

太平广记

(二)

(宋)李昉 等编著

目录

卷第九十八	异僧十二.....	1
卷第九十九	释证一.....	8
卷第一百	释证二.....	16
卷第一百一	释证三.....	24
卷第一百二	报应一（金刚经）.....	33
卷第一百三	报应二（金刚经）.....	41
卷第一百四	报应三（金刚经）.....	49
卷第一百五	报应四（金刚经）.....	56
卷第一百六	报应五（金刚经）.....	63
卷第一百七	报应六（金刚经）.....	70
卷第一百八	报应七（金刚经）.....	78
卷第一百九	报应八（法华经）.....	85
卷第一百一十	报应九（观音经）.....	96
卷第一百一十一	报应十（观音经）.....	107
卷第一百一十二	报应十一（崇经像）.....	117
卷第一百一十三	报应十二（崇经像）.....	127
卷第一百一十四	报应十三（崇经像）.....	134
卷第一百一十五	报应十四（崇经像）.....	141
卷第一百一十六	报应十五（崇经像）.....	149
卷第一百一十七	报应十六（阴德）.....	158
卷第一百一十八	报应十七（异类）.....	164
卷第一百一十九	报应十八（冤报）.....	172
卷第一百二十	报应十九（冤报）.....	181
卷第一百二十一	报应二十（冤报）.....	189

卷第一百二十二	报应二十一（冤报）	197
卷第一百二十三	报应二十二（冤报）	205
卷第一百二十四	报应二十三（冤报）	212
卷第一百二十五	报应二十四（冤报）	220
卷第一百二十六	报应二十五	226
卷第一百二十七	报应二十六	233
卷第一百二十八	报应二十七	240
卷第一百二十九	报应二十八（婢妾）	246
卷第一百三十	报应二十九（婢妾）	253
卷第一百三十一	报应三十（杀生）	259
卷第一百三十二	报应三十一（杀生）	268
卷第一百三十三	报应三十二（杀生）	276
卷第一百三十四	报应三十三（宿业畜生）	284
卷第一百三十五	征应一（帝王休征）	292
卷第一百三十六	征应二（帝王休征）	302
卷第一百三十七	征应三（人臣休征）	310
卷第一百三十八	征应四（人臣休征）	318
卷第一百三十九	征应五（邦国咎征）	326
卷第一百四十	征应六（邦国咎征）	335
卷第一百四十一	征应七（人臣咎征）	340
卷第一百四十二	征应八（人臣咎征）	345
卷第一百四十三	征应九（人臣咎征）	350
卷第一百四十四	征应十（人臣咎征）	359
卷第一百四十五	征应十一（人臣咎征）	367
卷第一百四十六	定数一	373
卷第一百四十七	定数二	381
卷第一百四十八	定数三	389

卷第一百四十九	定数四.....	394
卷第一百五十	定数五.....	401
卷第一百五十一	定数六.....	408
卷第一百五十二	定数七.....	413
卷第一百五十三	定数八.....	420
卷第一百五十四	定数九.....	427
卷第一百五十五	定数十.....	434
卷第一百五十六	定数十一.....	441
卷第一百五十七	定数十二.....	447
卷第一百五十八	定数十三.....	455
卷第一百五十九	定数十四（婚姻）.....	463
卷第一百六十	定数十五（婚姻）.....	469
卷第一百六十一	感应一.....	474
卷第一百六十二	感应二.....	484
卷第一百六十三	讖应.....	492
卷第一百六十四	名贤（讽谏附）.....	504
卷第一百六十五	廉俭（吝啬附）.....	513
卷第一百六十六	气义一.....	525
卷第一百六十七	气义二.....	531
卷第一百六十八	气义三.....	536
卷第一百六十九	知人一.....	541
卷第一百七十	知人二.....	552
卷第一百七十一	精察一.....	563
卷第一百七十二	精察二.....	573
卷第一百七十三	俊辩一.....	583
卷第一百七十四	俊辩二（幼敏附）.....	593
卷第一百七十五	幼敏.....	605

卷第一百七十六	器量一	614
卷第一百七十七	器量二	621
卷第一百七十八	贡举一	628
卷第一百七十九	贡举二	636
卷第一百八十	贡举三	643
卷第一百八十一	贡举四	650
卷第一百八十二	贡举五	658
卷第一百八十三	贡举六	666
卷第一百八十四	贡举七（代族附）	676
卷第一百八十五	铨选一	685
卷第一百八十六	铨选二	692
卷第一百八十七	职官	699
卷第一百八十八	权倖	708
卷第一百八十九	将帅一	715
卷第一百九十	将帅二（杂譎智附）	722
卷第一百九十一	骁勇一	729
卷第一百九十二	骁勇二	738
卷第一百九十三	豪侠一	745
卷第一百九十四	豪侠二	752
卷第一百九十五	豪侠三	760
卷第一百九十六	豪侠四	767
卷第一百九十七	博物	774

卷第九十八 异僧十二

李德裕

李德裕

唐相国李德裕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尝召一僧，问己之休咎。僧曰：“非立可知。愿结坛设佛像。”僧居其中，凡三日。谓公曰：“公灾戾未已，当万里南去耳。”公大怒，叱之。明日，又召其僧问焉，虑所见未仔细，请更观之。即又结坛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月矣。不可逃。”公益不乐，且曰：“然则吾师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愿陈目前事为验，庶表某之不诬也。”公曰：“果有说也。”即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请发之。”即命穷其下数尺，果得石函，启之亦无睹焉。公异而稍信之，因问：“南去诚不免矣？然乃遂不还乎？”僧曰：“当还耳。”公讯其事，对曰：“相国平生当食万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当还者，未尽五百羊耳。”公惨然而叹曰：“吾师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为丞相张公从事于北都，尝梦行于晋山，见山上尽目皆羊，有牧者十数，迎拜我。我因问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尝记此梦，不泄于人。今者果如师之说耶，乃知阴鹭固不诬也。”

后旬日，振武节度使米暨遣使致书于公，且馈五百羊。公大惊，即召告其事。僧叹曰：“万羊将满，公其不还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为相国所有。”

公戚然。旬日，贬潮州司马，连贬涯州司户。竟没于荒裔也。
(出《宣室志》)

齐州僧

史论在齐州时，出猎至一县界。憩兰若中，觉桃香异常，访其僧。僧不及隐。言近有一人，施二桃，因从经案下取出，献论。大如饭碗。论时饥，尽食之。核大如鸡卵。论因诘其所自，僧笑曰：“向实谬言之。此桃去此十余里，道路危险。贫道偶行脚见之，觉异，因掇数枚。”论曰：“愿去骑从，与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导论出荒榛中。经五里许，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论志诀往，乃依僧解衣，载之而浮。登岸，又经西北，涉二水，上山越涧，数里至一处。奇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数百株，枝干扫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论与僧各食一串，腹饱矣。论解衣，将尽力包之。僧曰：“此域灵境，不可多取。贫道常听长老说：“昔有人亦尝至此，怀五六枚，迷不得出！”论亦疑僧（僧原作生，据明抄本改）非常，取两颗而返。僧切戒论不言。论至州，使召僧，僧已逝矣。
(出《酉阳杂俎》)

抱玉师

抱玉师以道行闻，居长安中，师而事者千数。每夕独处一室，阖户撒烛。尝有僧于门隙视之，见有庆云自口中出。后年九十卒，时方大暑，而其尸无萎败。唐宰相第五琦与师善，及卒，来治丧。将以香乳灌其口，已而有祥光自口出，晃然四照。公甚奇之。或曰。佛有庆祥光，今抱玉师有之，真佛矣。(出

《宣室志》)

束草师

长安平康坊菩提寺，先有僧，不言姓名，常负束藁，坐卧于寺西廊下，不肯住院，经数年。寺纲维或劝其住房。曰：“尔厌我耶？”其夕，遂以束藁焚身。至明，唯灰烬耳，无血腥之臭。众方知为异人，遂塑灰为僧于佛殿上。世号为束草师。（出《酉阳杂俎》）

惠 宽

绵州静慧寺僧惠宽，先时年六岁，随父设黄篆斋。众礼石天尊像。惠宽时在，不肯礼，曰：“礼则石像遂倒，不胜致也。”既礼而天尊像果倒，腰已折矣。后出家在寺。寺近池，人多捕鱼为业。惠宽与受戒，且曰：“尔辈不当以此为给，吾能令汝所得，不失于旧。”因指其池畔，尽生菌蕈。鱼人采之，省力得利。后人呼为和尚蕈也。（出《成都记》）

素和尚

长安兴善寺素和尚院庭有青桐数株，皆素之手植。唐元和中，卿相多游此院。桐至夏有汗，污人衣如鞣脂，不可浣。昭国郑相，尝与丞郎数人避暑，恶其汗，谓素曰：“弟子为和尚伐此桐，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戏祝树曰：“我种汝二十余年，汝以汗为人所恶，来岁若复有汗，我必薪之。”自是无汗矣。素公不出院，转法华经三万七千部。夜常有狼子听经。斋

时，有乌鹊就案（酉阳杂俎续五案作掌）取食。长庆初，有僧玄幽题此院诗云：“三万华经三十春，半生不蹋院门尘。”当时以为佳句也。（出《酉阳杂俎》）

怀 信

扬州西灵塔，中国之尤峻峙者。唐武宗末，拆寺之前一年，有淮南词客刘隐之薄游明州。梦中如泛海，见塔东渡海。时见门僧怀信居塔三层，凭栏与隐之言曰：“暂送塔过东海，旬日而还。”数日，隐之归扬州，即访怀信。信曰：“记海上相见时否？”隐之了然省记。数夕后，天火焚塔俱尽，白雨如泻，旁有草堂，一无所损。（出《独异志》）

佛陀萨

有佛陀萨者，其籍编于岐阳法门寺。自言姓佛氏，陀萨其名也。常独行岐陇间，衣黄持锡。年虽老，然其貌类童騃。好扬言于衢中，或诟辱群僧。僧皆怒焉。其资膳裘紵，俱乞于里人。里人怜其愚，厚与衣食，以故资用独饶于群僧。陀萨亦转均于里中穷饿者焉，里人益怜其心。开成五年夏六月，陀萨召里中民告曰：“我今夕死矣，汝为吾塔瘞其尸。”果端坐而卒。于是里中之人，建塔于岐阳之西冈上，漆其尸而瘞焉。后月余，或视其首，发仅寸余，弟子即剃去。已而又生，里人大异，遂扃其户，竟不开焉。（出《宣室志》）

兴元上座

兴元县西墅有兰若，上座僧常饮酒食肉，群辈皆效焉。一

旦多作大饼，招群徒众，入尸阬林。以饼裹腐尸肉而食，数啖不已。众僧掩鼻而走。上座曰：“汝等能食此肉，方可食诸肉。”自此缁徒因成精进也。（出《云溪友议》）

赵 蕃

唐国子祭酒赵蕃，大和七年为南宫郎。忽一日，有僧乞食于门且谓，其家僮曰：“吾愿见赵公。可乎？”家僮告蕃，蕃即命延入与坐。僧乃曰：“君将有忧，然亦可禳去。”蕃即拜而祈之。僧曰：“遗我裁刀一千五百、庶可脱君之祸。不然，未旬日，当为东南一郡耳。”蕃许之，约来日就送焉，且访其名暨所居。僧曰：“吾居青龙寺，法安其名也。”言已遂去。明日，蕃即办送之。使者至寺，以物色访群僧，僧皆不类。且询法安师所止，周遍院宇，无影响踪迹。后数日，蕃出为袁州刺史。（出《宣室志》）

怀 浚

秭归郡草圣僧怀浚者，不知何处人。唐乾宁初到彼，知来藏往，皆有神验。爱草书，或经、或释、或老，至于歌诗鄙琐之言，靡不集其笔端。与之语，即阿唯而已，里人以神圣待之。刺史于公以其惑众，系而诘之。乃以诗代通状曰：“家在闽川西复西，其中岁岁有莺啼。如今不在莺啼处，莺在旧时啼处啼。”又诘之，复有诗曰：“家住闽川东复东，其中岁岁有花红。而今不在花红处，花在旧时红处红。”郡牧异而释之。详其诗意，似在海中，得非杯渡之流乎？行旅经过，必维舟而礼谒，告其吉凶，唯书三五行，终不明言，事往果验。荆南大校周崇

宾谒之，书字遗之曰：“付皇都勘。”尔后入贡，因王师南讨，遂繫于南府，竟就戮也。押衙孙道能谒之，书字曰：“付竹林寺。”其年物故，营葬乃古竹林寺基也。皇甫铉知州，乃画一人荷校，一女子在旁。后为娶民家女遭讼，辄身入府。波斯穆昭嗣幼好药术，随其父谒之，乃画一道士乘云把胡卢，书云：“指挥使高牒衙推。”穆生后以医药有效，南平王高从诲与巾裹，摄府衙推。王师伐荆州，师寄南平王诗云：“马头渐入扬州路。亲眷应须洗眼看。”是岁输诚淮海，获解重围。其他不可殫记。或一日，题庭前芭蕉叶上云：“今日还债。幸州县无更勘穷。”来日为人所害，尸首宛然，刺史高公为之荼毗之。（出《北梦琐言》）

智者禅师

唐越州山阴县有智禅师。院内有池，恒赎生以放之。有一鼉，长三尺，恒食其鱼。禅师患之，取鼉送向禹王庙前池中。至夜还来。禅师咒之曰：“汝勿食我鱼，即从汝在此。”鼉于是出外放粪，皆是青泥。禅师每至池上，唤鼉即出，于师前伏地。经数十年，渐长七八尺。禅师亡后，鼉亦不复见。（出《朝野僉载》）

法 本

晋天福中，考功员外赵洙言：近日有僧自相州来。云：“贫道于襄州禅院内与一僧名法本同过夏，朝昏共处，心地相洽。法本常言曰：‘贫道于相州西山中住持竹林寺，寺前有石柱。他日有暇，请必相访。’”其僧追念此言，因往彼寻访。洎至

山下村中，投一兰若寄宿。问其村僧曰，此去竹林寺近远。僧乃遥指孤峰之侧曰：“彼处是也。古老相传，昔圣贤所居之地。今则但有名存焉，故无院舍。”僧疑之，诘朝而往。既至竹林丛中，果有石柱，罔然不知其涯涘。当法本临别云：“但扣其柱，即见其人。”其僧乃以小杖扣柱数声。乃风雨四起，咫尺莫窥。俄然耳目豁开，楼台对峙，身在山门之下。逡巡，法本自内而出，见之甚喜，问南中之旧事。乃引其僧，度重门，升秘殿，参其尊宿。尊宿问其故，法本云：“早年相州同过夏，期此相访，故及山门也。”尊宿曰：“可饭后请出，在此无座位。”食毕，法本送至山门相别。既而天地昏暗，不知所进。顷之，宛在竹丛中石柱之侧，余并莫睹。即知圣贤之在世，隐显难涯，岂金粟如来独能化见者乎。（出《玉堂闲话》）

卷第九十九 释证一

僧惠祥

僧惠祥

东晋义熙初，金陵长干寺僧惠祥与法向连堂而居。夜四更中，惠祥遥唤向暂来。向往视祥，祥仰眠，交手胸（胸原作脑，据明抄本改）上。云：“可解我手足绳。”向曰：“并无绳也。”惠祥因得转动，云：“适有人众缚我手足，鞭捶交下，问何故啮虱，又语祥云：‘若更不止，当入于两山间磕之。’”祥自后戒于啮虱焉。（出《三教珠英》）

阿育王像

长沙寺有阿育王像，相传是阿育王女所造。太元中，夜浮至江津，渔人见异光如昼，而诸寺以千人迎之，巍然不动。长沙寺翼法师者，操行精苦，乃率十僧，至诚祈启，即使就辇。至齐末，像常夜行，不知者以槊刺之，作铜声而倒。每南朝大事及灾役，必先流汗数日。自像教以来，最为灵应也。（出《渚宫遗事》）

王淮之

宋王淮之字元曾，琅琊人也。世尚儒业，不信佛法。常谓身神俱灭，宁有三世耶？元嘉中，为丹阳令。十年，得病绝气，少时还复暂苏。时建康令贺道力省疾，适会下床。淮之语道力曰：“始知释教不虚，人死神存，信有征矣。”道力曰：“明府生平置论不尔，今何见而乃异之耶？”淮之敛眉答云：“神实不尽，佛教不得不信。”语讫而终。（出《冥祥记》）

惠凝

元魏时，洛中崇真寺有比丘惠凝死七日还活。云：“阎罗王检阅，以错名放免。”惠凝具说过去之事，有比丘五人同阅。一比丘云宝明寺智圣，以坐禅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诵涅槃经四十卷。亦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融觉寺昙谟最，讲涅槃、华严，领众千人。阎罗王曰：“讲经者，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比丘中第一粗行。今唯试坐禅诵经，不问讲经。”其昙谟最曰：“贫身立道已来，唯好讲经，实不谙诵。”阎罗王令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昙谟最向西北门，屋舍皆黑，似非好处。有一比丘云是禅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辈檀越，造一切经人中像十躯。”阎罗王曰：“沙门之体，必须摄心守道，志在禅诵。不干世事，不作有为。虽造作经像，正欲得他人财物，既得财物，贪心既起（明抄本、陈校本既起作即起，下又有既怀贪心四字）。便是三毒不出，具足烦恼。”亦付司，仍与昙谟最同入黑门。有一比丘云是灵觉寺宝明，自云：“出家之先，常（常原作帝，据明抄本、陈校本改）作陇西太守。造灵觉寺成，即弃官入道。虽不禅诵，礼拜不缺。

“阎罗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夺民财，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劳说此。’”亦付青衣送入黑门。时魏太后闻之，遣黄门侍郎徐纥依惠凝所说即访宝明等寺。城东有宝明寺、城中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觉、禅林、灵觉等三寺。并问智圣、道品、昙谟最、道弘、宝明等，皆实有之。即请坐禅僧一百人。常在殿中供养之。诏不听持经像在巷路乞索。若私用财物造经像者任意。惠凝亦入白鹿山，隐居修道。自此以后，京邑之比丘皆事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出《洛阳记》）

灵隐寺

高齐初，沙门宝公者，嵩山高栖士也。且从林虑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将禺中，忽闻钟声。寻向而进，岩岫重阻，登陟而趋，乃见一寺。独据深林，山门正南，赫奕辉焕。前至门所，看额灵隐寺。门外五六犬，其犬如牛，白毛黑喙，或踊或卧，回眸眄宝。宝怖将返，须臾，见胡僧外来。宝唤不应，亦不回顾，直入门内。犬亦随之。良久，宝见人渐次入门，屋宇四周，门房并闭。进至讲堂，唯见床榻高座俨然，宝入西南隅床上坐。久之，忽闻东间有声，仰视，见开孔如井大，比丘前后从孔飞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乞，自相借问，今日斋时，何处食来。或言豫章、成都、长安、陇右、蓟北、岭南、五天竺等，无处不至，动即千万余里。末后一僧从空而下。诸人竞问：“来何太迟？”答曰：“今日相州城东彼岸寺鉴禅师讲会，各各居义。有一后生聪俊，难问词音锋起，殊为可观。不觉遂晚。”宝本事鉴为和尚，既闻此语，望得参话，因整衣而起，白诸僧曰：“鉴是宝和尚。”诸僧直视宝。顷之，已失灵隐寺所在矣。宝但独坐于柞木之上，一无所见，唯睹岩谷。禽鸟翔集喧

乱。及出山，以问于尚统法师。法师曰：“此寺石赵时佛图澄法师所造者，年岁久远，贤圣居之、非凡所住、或沉或隐、迁徙无定。今山行者，犹闻钟声焉。（出《侯君素旌异记》）

侯 庆

宋南阳人侯庆有铜像一躯，可高尺余。庆有牛一头，拟货为金色，遇有急事，遂以牛与他用之。经二年，庆妻马氏忽梦此像谓之曰：“卿夫妇负我金色，久而不偿。今取卿儿丑多，以充金色。”马氏寤觉而心不安。至晓，丑多得病而亡。庆年五十余，唯有一子，悲哀之声，感于行路。丑多亡日，像忽自有金色，光照四邻，邻里之内，咸闻香气。道俗长幼，皆来观瞩焉。（出《法苑珠林》）

大业客僧

隋大业中，有客僧行至泰山庙求寄宿。庙令曰：“此无别舍，唯神庙庑下可宿，然而来此寄宿者辄死。”僧曰：“无苦也。”不得已从之，为设床于庑下。僧至夜，端坐诵经。可一更，闻屋中环佩声。须臾神出，为僧礼拜。僧曰：“闻此宿者多死，岂檀越害之耶？愿见护之。”神曰：“遇死者将至，闻弟子声，因自惧死，非杀之也。愿师无虑。”僧因延坐谈说，如食顷时，因问神曰：“闻世人传说云：‘泰山治鬼，宁有之耶。’”神曰：“弟子薄福有之，岂欲见先亡者乎？”僧曰：“有两同学僧先死，愿见之。”神问其名，曰：“一人已生人间，一人在狱罪重，不可唤来，师就见可也。”僧闻甚悦，因起出。不远而至一所，见狱火光焰甚盛。神将僧入一院，遥见

一人，在火中号呼，不能言，形变不复可识，而血肉焦臭，令人伤心。师不欲历观，愍然求出。俄而至庙，又与神坐，因问：“欲救同学，有得理耶？”神曰：“可，能有为写法华经者，便应得脱。”既而将曙，神辞僧入堂。旦而庙令视僧不死，怪异之。僧因为说。仍即时为写法华经一部。经既成，庄严毕，又将经就庙宿。其夜神出如初，欢喜礼拜，慰问来意。以事告之。神曰：“弟子知之。师为写经，始书题目，彼以脱免，令出生在人间也。然此处不洁，不可安经，愿师还为彼送向在寺中。”言语久之，将晓，辞诀而去。（出《冥报记》）

蛤 像

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逾数千万矣。忽有一蛤，椎击如旧，帝异之，安置几上。乙夜有光，及明，肉自脱，中有一佛二菩萨像。帝悲悔，誓不食蛤。（出《酉阳杂俎》）

一说，唐文宗皇帝好食蛤蜊。一日，左右方盈盘而进，中有劈之不（原无不字，据陈校补）裂者。文宗疑其异，即焚香祝之。俄顷之间，其蛤自开，中有二人，形貌端秀，体质悉备，螺髻瓔珞，足履菡萏，谓之菩萨。文宗遂置金粟檀香合，以玉屑覆之，赐兴善寺，令致敬礼。至会昌中，毁佛像，遂不知所在。（出《杜阳杂编》）

光明寺

洛阳宜寿里有苞信县令段晖宅，地下常闻钟声，时见五色光明，照于堂宇。晖甚异之，遂掘地，得金像一躯，可高三尺，

并有二菩萨，趺上铭云：“晋泰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书监荀勖造。”晖遂舍宅为光明寺。咸云，此是荀勖故宅。其后盗者欲窃此像，像与菩萨，合声喝贼。盗者惊怖，即时殒倒。众僧闻像叫声，遂擒之。（出《洛阳伽蓝记》）

十光佛

兴福寺西北隅有隋朝佛堂，其壁有画十光佛者，笔势甚妙，为天下之標冠。有识者云，此国手蔡生之迹也。蔡生隋朝以善画闻，初建堂宇既成，有僧以百金募善画者，得蔡生。既画，谓人曰：“吾平生所画多矣，独今日下笔，若有鬼神翼而成者。”由是长安中尽传其名。贞观初，寺僧以此堂年月稍久，虑一旦有摧圯，遂召数工，及土木之费，且欲新其制。忽一日，群僧斋于寺庭，既坐，有僧十人，俱白皙清瘦，貌甚古，相次而来，列于席。食毕偕起，入佛堂中，群僧亦继其后。俄而十人忽亡所见，群僧相顾惊叹者久之。因视北壁十光佛，见其风度，与向者十人果同。自是僧不敢毁其堂，且用旌十光之易也。（出《宣室志》）

李大安

唐陇西李大安，工部尚书大亮之兄也。武德中，大亮任越州总管，大安自京往省之。大亮遣奴婢数人从兄归，至谷州鹿桥，宿于逆旅。其奴有谋杀大安者，候大安眠熟，夜已过半，奴以小剑刺大安项，洞之，刃著于床。奴因不拔而逃。大安惊觉，呼奴，其不叛者奴婢欲拔刃，大安曰：“拔刃便死。可先取纸笔作书。”书毕，县官亦至，因为拔刃，洗疮加药，大安

遂绝。忽如梦者，见一物长尺余。阔厚四五寸，形似猪肉，去地二尺许，从户入。来至床前，其中有语曰：“急还我猪肉。”

“大安曰：“我不食猪肉。缘何负汝耶？”闻户外有言曰：“错也。”此物即还从户出。大安仍见庭前有池水，清浅可爱，池西岸上，有金像，可高五寸。须臾渐大，俄化为僧，披袈裟甚新净，语大安曰：“被伤耶，我今为汝痛将去，汝当平复。还家念佛修善也。”因以手摩大安颈疮而去。大安视其形状，见僧有红缁补袈裟，可方寸许，甚分明。既而大安觉，遂苏，而疮亦不复痛，能起坐食。数十日，京宅子弟迎至家。家人亲故来视，大安为说被伤由状及见像之事。有一婢在旁闻说，因言大安之初行也，安妻使婢请匠工为造一佛，初成，以彩画其衣，有一点朱污像之背上。当令工去之，不肯，今仍在，形状如郎君所说。大安因与妻及家人共起观相，乃同所见无异，其背点朱，宛然补处。于是叹异，信知圣教不虚，遂加崇信焉。

（出《冥报记》）

韦知十

唐右金吾卫曹京兆韦知十于永徽中煮一羊脚，半日犹生。知十怒。家人曰：“用柴十倍于常，不知何意如此？”知十更命重煮，还复如故。乃命割之，其中遂得一铜像，长径寸焉，光明照灼，相好成就。其家自此放生，不敢食酒肉。（出《冥报记》）

刘公信妻

唐龙朔三年。长安城内通轨坊三卫刘公信妻陈氏，母先亡，

陈因患暴死。见人将入地狱，备见诸苦，不可具述。末后见一地狱，石门牢固，有两大鬼，形容伟壮，守门左右，怒目瞋陈曰：“汝是何人到此。”见石门忽开，亡母在中受苦，不可具述。受苦稍歇，母子近门相见。母语女言：“汝还努力为吾写经。”女云：“娘欲写何经？”母曰：“为吾写法华经。”言讫，石门便闭。陈还得苏，具向夫说。即凭妹夫赵师子欲写法华经。其师子旧解写经，有一经生，将一部新写法华经未装潢者转向赵师子处质钱，且云经主姓范，师子许。乃与妇（妇原作父。据下文义改。）兄云：“今既待（待原作得。据法苑珠林五七改。）经，在家幸有此一部法华，兄赎取此经可否？”陈夫从之，装潢既讫，授与其妻，在家为母供养。后梦见母从女索经，云：“吾先遣汝为吾写一部法华，何因迄今不得？”女报母言：“已为（为原作得。据明抄本、陈校本改。）娘赎得一部法华，见装潢了，在家供养。”母语女言：“止为此经，吾转受苦，冥道中狱卒打吾脊破，汝看吾身疮，狱官语云：‘汝何因取他范家经将为已经？汝有何福？大是罪过。’”女见母说如此，更为母引写法华。其经未了，女梦中复见母来催经，即见一僧，手捉一卷法华，语母云：“汝女已为汝写经第一卷了，功德已成，何须急急。”后写经成，母来报女：“因汝为吾写经，今已得出冥途，好处受生。得汝恩力，故来报汝。汝当好住，善为妇礼，信心为本。”言讫，悲泪共别。后问前赎法华经主，果是姓苑。（出《法苑珠林》）

卷第一百 释证二

长乐村圣僧

长乐村圣僧

开元二十二年，京城东长乐村有人家，素敬佛教，常给僧食。忽于途中得一僧座具，既无所归，至家则宝之。后因设斋以为圣僧座。斋毕众散，忽有一僧扣门请餐。主人曰：“师何由知弟子造斋而来此也？”僧曰：“适到浣水，见一老师坐水滨，洗一座具，口仍怒曰：‘请我过斋，施钱半于众僧，污我座具，苦老身自浣之。’吾前礼谒，老僧不止。因问之曰：‘老阇梨何处斋来？何为自浣？’僧具言其由，兼示其家所在，故吾此来。”主人大惊，延僧进户。先是圣僧座，座上有羹汁翻污处。主人乃告僧曰：“吾家贫，卒办此斋，施钱少，故众僧皆三十，佛与圣僧各半之。不意圣僧亲临，而又污其座具。愚戆盲冥，心既差别，又不谨慎于进退，皆是吾之过也。”（出《纪闻》）

屈突仲任

同官令虞咸颇知名。开元二十三年春往温县，道左有小草堂，有人居其中，刺臂血朱和用写一切经。其人年且六十，色黄而羸瘠，而书经已数百卷。人有访者，必丐焉。或问其所从，

亦有助焉。其人曰：“吾姓屈突氏，名仲任。即仲将、季将兄弟也。父亦典邵，庄在温，唯有仲任一子，怜念其少，恣其所为。性不好书，唯以樗蒲弋猎为事。父卒时，家僮数十人，资数百万，庄第甚众。而仲任纵赏好色，荒饮博戏，卖易且尽。数年后，唯温县庄存焉。即货易田畴，拆卖屋宇，又已尽矣，唯庄内一堂岿然。仆妾皆尽，家贫无计。乃于堂内掘地埋数瓮，贮牛马等肉。仲任多力，有僮名莫贺咄，亦力敌十夫。每昏后。与僮行盗牛马，盗处必五十里外。遇牛即执其两角，翻负于背，遇马驴皆绳蓄其颈，亦翻负之。至家投于地，皆死。乃皮剥之，皮骨纳之堂后大坑，或焚之，肉则贮于地瓮。昼日，令僮于城市货之，易米而食。如此者又十余年。以其盗处远，故无人疑者。仲任性好杀，所居弓箭罗网叉弹满屋焉，杀害飞走，不可胜数，目之所见，无得全者。乃至得刺猬，赤以泥裹而烧之，且熟，除去其泥，而猬皮与刺，皆随泥而脱矣，则取肉而食之。其所残酷，皆此类也。后莫贺咄病死，月余，仲任暴卒，而心下暖。其乳母老矣，犹在，守之未瘞。而仲任复苏，言曰：“初见捕去，与奴对事，至一大院，厅事十余间，有判官六人，每人据二间。仲任所对最西头，判官不在，立仲任于堂下。有顷判官至，乃其姑夫郢州司马张安也。见仲任惊，而引之登阶。谓曰：“郎在世为恶无比，其所杀害千万头，今忽此来，何方相拔？”仲任大惧，叩头哀祈。判官曰：“待与诸判官议之。”乃谓诸判官曰：“仆之妻侄屈突仲任造罪无数，今召入对事。其人年命亦未尽，欲放之去，恐被杀者不肯。欲开一路放生，可乎？”诸官曰：“召明法者问之？”则有明法者来，碧衣跣跣。判官问曰：“欲出一罪人，有路乎？”因以具告。明法者曰：“唯有一路可出，然得杀者肯。若不肯，亦无益？”官曰：“若何？”明法者曰：“此诸物类，为仲任所杀，皆偿其身命，

然后托生。合召出来，当诱之曰：‘屈突仲任今到，汝食啗毕，即托生。羊更为羊，马亦为马，汝余业未尽，还受畜生身。使仲任为人，还依旧食汝。汝之业报，无穷已也。今令仲任略还，令为汝追福，使汝各舍畜生业，俱得人身，更不为人杀害，岂不佳哉？’诸畜闻得人身必喜，如此乃可放。若不肯，更无余路。”乃锁仲任于厅事前房中，召仲任所杀生类到。判官庭中，地可百亩。仲任所杀生命，填塞皆满。牛马驴骡猪羊獐鹿雉兔，乃至刺猬飞鸟，凡数万头。皆曰：“召我何为？”判官曰：“仲任已到。”物类皆咆哮大怒，腾振蹴踏之而言曰：“巨盗盍还吾债。”方忿怒时，诸猪羊身长大，与马牛比，牛马亦大倍于常。判官乃使明法入晓谕。畜闻得人身，皆喜，形复如故。于是尽驱入诸畜，乃出仲任。有狱卒二人，手执皮袋兼秘木至，则纳仲任于袋中，以木秘之，仲任身血，皆于袋诸孔中流出洒地。卒秘木以仲任血，遂遍流厅前。须臾，血深至阶，可有三尺。然后兼袋投仲任房中，又扃锁之。乃召诸畜等，皆怒曰：“逆贼杀我身，今饮汝血。”于是兼飞鸟等，尽食其血。血既尽，皆共舐之，庭中土见乃止。当饮血时，畜生盛怒，身皆长大数倍，仍骂不止。既食已，明法又告：“汝已得债，今放屈突仲任归，令为汝追福，令汝为人身也。”诸畜皆喜，各复本形而去。判官然后令袋内出仲任，身则如故。判官谓曰：“既见报应，努力修福。若刺血写一切经，此罪当尽。不然更来，永无相出望。”仲任苏，乃坚行其志焉。（出《经闻》）

婺州金刚

婺州开元寺门有二金刚，世称其神，鸟雀不敢近。疾病祈

祷者累有验，往来致敬。开元中，州判司于寺门楼上宴会，众人皆言金刚在此，不可。一人曰：“土耳，何能为？”乃以酒肉内口。须臾，楼上云昏电掣，既风且雷，酒肉飞扬，众人危惧。独污金刚者，曳出楼外数十丈而震死。（出《广异记》）

菩提寺猪

唐开元十八年。京菩提寺有长生猪，体柔肥硕，在寺十余年。其岁猪死。僧焚之，火既烬，灰中得舍利百余粒。（出《纪闻》）

李思元

唐天宝五载夏五月中，左清道率府府史李思元暴卒。卒后心暖，家不敢殓。积二十一日，夜中而才苏。即言曰：“有人相送来，且作三十人供。”又曰：“要万贯钱与送来人。”思元父为署令，其家颇富，因命具饌，且凿纸为钱。饌熟，令堂前布三十僧供。思元白曰：“蒙恩相送，薄饌单蔬，不足以辱大德。”须臾若食毕，因令焚五千张纸钱于庭中。又令具二人食，置酒肉，思元向席曰：“蒙恩释放，但怀厚惠。”又令焚五千张纸钱毕，然后偃卧。至天晓，渐平和。乃言曰：“被捕至一处，官不在，有两吏存焉，一曰冯江静，一曰李海朝。与思元同召者三人，两吏曰：“能遗我钱五百万，当舍汝。”二人不对，思元独许之，吏喜。俄官至，谓三人曰：“要使典二人，三人内办之。”官因领思元等至王所。城门数重，防卫甚备，见王居有高楼十间，当王所居三间高大，尽垂帘。思元至，未进，见有一人，金章紫授，形状甚贵，令投刺谒王。王召见，

思元随而进至楼下，王命却帘，召贵人登楼。贵人自阶陞方登，王见起，延至帘下。贵人拜，王答拜，谓贵人曰：“今既来此，即须置对，不审在生有何善事？”贵人曰：“无。”王曰：“在生数十年，既无善事，又不忠孝，今当奈何？”因嚬蹙曰：“可取所司处分。”贵人辞下，未数级，忽有大黑风到帘前，直吹贵人将去。遥见贵人在黑风中，吹其身忽长数丈，而状隳坏，或大或小，渐渐远去，便失所在。王见伫立，谓阶下人曰：“此是业风，吹此人入地狱矣。”官因白思元等，王曰：“可捻筹定之。”因帘下投三疋绢下，令三人开之。二人开绢，皆有当使字，唯思元绢开无有。王曰：“留二人，舍思元。”思元出殿门，门西墙有门东向，门外众僧数百，持幡花迎思元，云：“菩萨要见。”思元入院，院内地皆于清池，院内堂阁皆七宝，堂内有僧，衣金缕袈裟，坐宝床。思元之礼谒也，左右曰：“此地藏菩萨也。”思元乃跪。诸僧皆为赞叹声，思元闻之泣下。菩萨告众曰：“汝见此人下泪乎？此人去亦不久，闻昔之梵音，故流涕耳。”谓曰：“汝见此间事，到人间一一话之，当令世人闻之，改心修善。汝此生无杂行，常正念，可复来此。”因令诸僧送归。思元初苏，具三十人食，别具二人肉食，皆有赠益，由此也。思元活七日，又设大斋毕，思元又死。至晓苏云：“向又为菩萨所召，怒思元曰：‘吾令汝具宣报应事，何不言之？’将杖之，思元哀请乃放。”思元素不食酒肉，及得再生，遂乃洁净长斋，而其家尽不过中食。而思元每人集处，必具言冥中事，人皆化之焉。（出《纪闻》）

僧齐之

胜业寺僧齐之好交游贵人，颇晓医术，而行多杂。天宝五

载五月中病卒，二日而苏。因移居东禅定寺，院中建一堂，极华饰，长座横列等身像七躯。自此绝交游，精持戒。自言曰：“初死见录至鬼王庭，见一段肉，臭烂在地。王因问曰：‘汝出家人，何因杀人？’齐之不知所对。王曰：‘汝何故杖杀寺家婢？’齐之方悟。先是寺中小僧何马师与寺中青衣通，青衣后有异志，马师怒之，因构青衣于寺主。其青衣，不臧之人也，寺主亦素怨之，因众僧堂食未散，召青衣对众。且捶杀之。齐之谏寺主曰：‘出家之人，护身口意，戒律之制，造次不可违，而况集众杀乎？’马师赞寺主。寺主大怒，不纳齐之，遂捶朴交至，死于堂下。故齐之悟王之问，乃言曰：‘杀人者寺主，得罪者马师，今何为见问？’王前臭肉，忽有声曰：‘齐之杀我。’王怒曰：‘婢何不起而卧言？’臭肉忽起为人，则所杀青衣。与齐之辩对数反，乃言曰：‘当死时，楚痛闷乱，但闻旁有劝杀之声，疑是齐之，所以诉之。’王曰：‘追寺主。’阶吏曰：‘福多不可追。’曰：‘追马师。’吏曰：‘马师命未尽。’王曰：‘且收青衣，放齐之。’初齐之入，见王座有一僧一马。及门，僧亦出，齐之礼谒。僧曰：‘吾地藏菩萨也。汝缘福少，命且尽。所以独追。今可坚持僧戒，舍汝俗事，住闲静寺，造等身像七躯。如不能得钱，彩画亦得。’齐之既苏，遂乃从其言焉。（出《纪闻》）

张无是

唐天宝十二载冬，有司戈张无是居在布政坊。因行街中，夜鼓绝门闭，遂趋桥下而蜷。夜半，忽有数十骑至桥，驻马言：“使乙至布政坊，将马一乘往取十余人。”其二人，一则无是妻，一则同曲富叟王翁。无是闻之大惊。俄而取者至云：“

诸人尽得，唯无是妻诵金刚经，善神护之，故不得。”因喝所得人名，皆应曰：“唯。”无是亦识王翁，应声答曰毕，俄而鼓动。无是归家，见其妻犹诵经坐待。无是既至，妻曰：“汝常不外宿，吾恐汝犯夜，故诵经不眠相待。”天晓，闻南邻哭声，无是问之，则王翁死矣。无是大惧，因以具告其妻，妻亦大惧。因移出宅，谒名僧，发誓愿长斋，日则诵经四十九遍。由是得免。（出《纪闻》）

张 应

历阳张应本是魔家，娶佛家女为妇。妻病困，为魔事不差。妻曰：“我本佛家女，乞为佛事。”应便往精舍中见竺昙铠，铠曰：“佛普济众生，但当一心受持耳。昙铠明当往其家。”其夜，应梦见一人，长一丈四五尺，于南面趋走入门，曰：‘此家乃尔不净。’梦中见铠，随此人后而白曰：‘此处如欲发意，未可以一二责之。’应眠觉，遂把火作高座。铠明日食时往应家，高座已成，夫妻受戒，病亦寻瘥。咸康二年，应病甚，遣人呼铠，连不在。应死得苏，说时（说时原作时说，据明抄本改）有数人，以铁钩钩将北下一板岸，岸下见镬汤、刀山、剑树、楚毒之具。应忘昙铠字，但唤“和尚救我”，语（原无语字，据明抄本补）钩将去人曰：“我是佛子。”人曰：“汝和尚字何等？”应忘其字，但唤佛而已。俄转近镬汤，有一人长一丈四五尺，捉金杵欲撞。应走，人怖散去。长人将应归曰：“汝命尽，不得复生。与汝三日中，期诵三偈。取和尚字还。当令汝生（本书卷一一三张应条，当令汝生下有三日当复命过即生天矣十字）。遂推应著门内，便活。后三日复死。（出《神鬼传》）

道 严

有严师者，居于成都实历寺（明抄本实历作宝应）。唐开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于佛殿前轩，燃长明灯，忽见一巨手，在殿西轩。道严悸且甚，俯而不动。久之，忽闻空中语云：“无惧无惧，吾善神也，且不敢害师之一毫。何俯而不动耶？”道严既闻，惧少解，因问曰：“檀越为何人（明抄本人作佛）？匿其躯而见其手乎？”已而闻空中对曰：“天命我护佛寺之地。以世人好唾佛祠地，我即以背接之，受其唾。由是背有疮，渍吾肌且甚，愿以膏油傅其上。可乎？”道严遂以清油置巨手中，其手即引去。道严乃请曰：“吾今愿见檀越之形，使画工写于屋壁，且书其事以表之，冀世人无敢唾佛祠之地者。”神曰：“吾貌甚陋，师见之，无得栗然耶？”道严曰：“檀越但见其身，勿我阻也。”见西轩下有一神，质甚异，丰首巨准，严目呀口，体状魁硕，长数丈。道严一见，背汗如沃。其神即隐去。于是具以神状告画工，命图于西轩之壁。（出《宣室志》）

卷第一百一 释证三

邢曹进

邢曹进

唐故赠工部尚书邢曹进，至德已来，河朔之健将也。守职魏郡，因为田承嗣所縻。曾因讨叛，飞矢中肩，左右与之拔箭，而镞留于骨，微露其末焉。即以铁钳，遣有力者拔而出之，其镞坚然不可动。曹进痛楚，计无所施。妻孥辈但为广修佛事，用希慈荫。不数日，则以索缚身于床，复命出之，而特牢如故。曹进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昼寝，梦一胡僧立于庭中，曹进则以所苦诉之。胡僧久而谓曰：“能以米汁注于其中，当自愈矣。”及寤，言于医工。医工曰：“米汁即泔，岂宜渍疮哉！”遂令广询于人，莫有谕者。明日，忽有胡僧诣门乞食，因遽召入。而曹进中堂遥见，乃昨之所梦者也，即延之附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飴？当知其神验也。”曹进遂悟，飴为米汁。况所见复肖梦中，则取之，如法以点，应手清凉，顿减酸疼。其夜，其疮稍痒，即令如前镊之。钳才及脰，镞已突然而出。后傅药，不旬日而瘥矣。吁，西方圣人，恩祐显灼，乃若此之明征乎。（出《集异记》）

韦氏子

韦氏子有服儒而任于唐元和朝者，自幼宗儒，非儒不言，

故以释氏为胡法，非中国宜兴。有二女，长适相里氏，幼适胡氏。长夫执外舅之论，次夫则反之，常敬佛奉教，攻习其文字。其有不译之字读宜梵音者，则屈舌效之，久而益笃。及韦氏子寝疾，命其子曰：“我儒家之人，非先王之教不服。吾今死矣，慎勿为俗态，铸释饭僧，祈祐于胡神，负吾平生之心。”其子从之。既除服而胡氏妻死，凶问到相里氏，以其妇卧疾，未果卜之。俄而疾殆，其家泣而环之，且属纆焉。欬若鬼神扶持，骤能起坐，呼其妇曰：“妾季妹死已数月，何不相告？”因泣下呜咽，其夫给之曰：“安得此事？贤妹微恙，近闻平复，荒惑之见，未可凭也。勿遽惆怅，今疾甚，且须将息。”又泣曰：“妾妹在此，自言今年十月死，甚有所见，命吾弟兄来，将传示之。昨到地府西曹之中，闻高墉之内，冤楚叫悔之声，若先君声焉。观其上则火光迸出，焰若风雷。求入礼覲，不可，因遥哭呼之。先君随声叫曰：‘吾以平生谤佛，受苦弥切，无晓无夜，略无憩时，此中刑名，言说不及。惟有罄家回向，冥（明抄本“冥”作“竭”。）资撰福，可求万一。轮劫而受，难希降减。但百刻之中，一刻暂息，亦可略舒气耳。’妹虽宿罪不轻，以夫家积善，不堕地狱，即当上生天宫也。妾以君心若先君，亦当受数百年之责，然委形之后，且当神化为鸟。再七饭僧之时，可以来此。”其夫泣曰：“洪炉变化，物固有之。雀为蛤，蛇为雉，雉为鸽，鸠为鹰，田鼠为鴽，腐草为萤，人为虎、为猿、为鱼、为鳖之类，史传不绝。为鸟之说，岂敢深讶！然鸟群之来，数皆数十，何以认君之身而加敬乎？”曰：“尾底毛白者妾也。为妾谢世人，为不善者，明则有人诛，暗则有鬼诛，丝毫不差。因其所迷，随迷受化，不见天宝之人多而今人寡乎！盖为善者少，为恶者多。是以一厕之内，虫豸万计；一砖之下，蝼蚁千万。而昔之名城大邑，旷荡无人；美地

平原，目断草莽，得非其验乎！多谢世人，勉植善业。”言讫复卧，其夕遂卒。其为妇也，奉上敬，事夫顺，为长慈，处下谦，故合门怜之，悯其芳年而变异物。无幼无长，泣以俟乌。及期，乌来者数十，唯一止于庭树低枝，窥其姑之户，悲鸣屈曲。若有所诉者，少长观之，莫不呜咽，徐验其尾，果有二毛，白如霜雪。姑引其手而祝之曰：“吾新妇之将亡也，言当化为乌而尾白。若真吾妇也，飞止吾手。”言毕，其乌飞来，驯狎就食，若素养者，食毕而去。自是日来求食，人皆知之。数月之后，乌亦不来。（出《续玄怪录》）

僵 僧

唐元和十三年，郑滑节度使司空薛平、陈许节度使李光颜并准诏各就统所部兵自卫入讨东平，抵濮阳南七里，驻军焉。居人尽散，而村内有窳堵波者，中有僵僧，瞪目而坐，佛衣在身。以物触之，登时尘散。众争集视，填咽累日。有许卒郝义曰：“焉有此事？”因此刀刺其心，如杵上壤。义下塔不三四步，捧心大叫，一声而绝。李公遂令标薙其事，瘞于其下。明日，陈卒毛清曰：“岂有此乎？昨者郝义因偶会耳。”即以刀环筑去二齿。清下塔不三四步，捧颐大叫，一声而绝。李公又令标其事，瘞于其下。自是无敢犯者。而军人祈福乞灵，香火大集，往环三四里，人稠不得入焉。军人以钱帛衣装檀施，环一二里而满焉。司空薛公因令军卒之战伤疮重者，许其落籍居。不旬日，则又从军东入，而所聚之财，为盗贼挈去，则无怪矣。至今刀疮齿缺，分明犹在。（出《集异记》）

鸡 卵

唐敬宗皇帝御历，以天下无事。视政之余，因广浮屠教，由是长安中缁徒益多。及文宗嗣位，亲阅万机，思除其害于人者。曾顾左右曰：“自吾为天子，未能有补于人，今天下幸无兵革，吾将尽除害物者，使亿兆之民，指今日为尧、舜之世足矣。有不能补化而蠹于物者，但言之。”左右或对曰：“独浮屠氏不能有补于大化，而蠹于物亦甚，可以斥去。”于是文宗病之。始命有司，诏中外罢缁徒说佛书义，又有请斥其不修教者。诏命将行，会尚食厨吏修御膳，以鼎烹鸡卵。方燃火于其下，忽闻鼎中有声极微如人言者。迫而听之，乃群卵呼观世音菩萨也，声甚凄咽，似有所诉。尚食吏异之，具其事上闻。文宗命左右验之，如尚食所奏。文帝叹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乃如是耶！”翌日，敕尚食吏无以鸡卵为膳。因颁诏郡国，各于精舍塑观世音菩萨像。（出《宣室志》）

许文度

高阳许文度，唐太和中侨居岐阳郡，后以病热，近月余。一日卧于榻若沉醉状，后数日始寤。初文度梦有衣黄袍数辈与俱行田野，四望间，迥然无鸡犬声，且不知几百里。其时天景曛晦，愁思如结。有黄袍者谓文度曰：“子无苦，夫寿之与夭，固有涯矣，虽圣人安能逃其数。”文度忽悟身已死，恐甚。又行十余里，至一水，尽目无际，波若黑色，杳不知其深浅。黄衣人俱履水而去，独文度惧不敢涉。已而有二金人，皆长五寸余，奇光皎然，自水上来，黄衣者望见金人，沮色震栗，即辟易驰去，不敢偷视。二金人谓文度曰：“汝何为来地府中？我

今挈汝归生途，慎无恐。”文度惧稍解，因再拜谢之，于是金人与文度偕行数十里，俄望见里门，喜不胜。忽闻有厉声呼文度者，文度悸而醒，见妻子方泣于前，且奇且叹，而羸惫不能运支体，故未暇语其事。后旬日，疾少间，策而步于庭。忽见二金人皆长五寸余，在佛舍下，即昔时梦中所见者。视其仪状，无毫缕之异，心益奇之，始以其事告于妻。妻曰：“昨者以君病且亟，妾忧不解。然常闻释氏有救苦之力，由是弃资玩，铸二金人之像，每清旦，常具食祭之。自是君之苦亦瘳除，盖其力也。”文度感二金人报效之速，不食生牢，常阅佛书，因尽穷其指归焉。（出《宣室志》）

玄法寺

长安安邑坊玄法寺者，本里人张频宅也。频尝供养一僧，念法华经为业，积十余年。张门人谮僧通其婢，因以他事杀之。僧死后，合宅常闻经声不绝。张寻知其冤，惭悔不及，因舍宅为寺。（出《酉阳杂俎》）

商居士

有商居士者，三河县人。年七岁，能通佛氏书，里人异之。后庐于三河县西田中，有佛书数百编，手卷目阅，未尝废一日。从而师者百辈，往往独游城邑，偕其行者。闻居士每运支体，垆然若戛玉之音，听者奇之。或曰：“居士之骨。真锁骨也，夫锁骨连络如蔓。故动摇之体，则有清越之声，固其然矣。昔闻佛氏书言，佛身有舍利骨，菩萨之身有锁骨，今商居士者，

岂非菩萨乎！然荤俗之人，固不可辨也。”居士后年九十余，一日，汤沐具冠带，悉召门弟子会食，因告之曰：“吾年九十矣，今旦暮且死，汝当以火烬吾尸，慎无逆吾旨。”门弟子泣曰：“谨听命。”是夕坐而卒。后三日，门弟子焚居士于野，及视其骨，果锁骨也，支体连贯，若纫缀之状，风一拂则纤韵徐引。于是里人竞施金钱，建一塔，以居士锁骨瘞于塔中。（出《宣室志》）

黄山瑞像

鲁郡任城野黄山瑞像，盖生于石，状如胚混焉。昔有采相者，山中见像，因往祈祷，如愿必得，由是远近观者数千人。知盗官恐有奸起，因命石工破山石，辇瑞像，致之邑中大寺门楼下。于是邑人于寺建大斋，凡会数千人。斋毕众散，日方午，忽然大风，黑云覆寺，云中火起，电击门楼，飞雨河注。邑人惊曰：“门楼灾矣。”先是僧造门楼，高百余尺，未施丹牖，而楼势东倾，以大木撑之，及雨止，楼已正矣。盖鬼神以像故，而共扶持焉。（出《纪闻》）

马子云

泾县尉马子云，为人数奇，以孝廉三任为泾县尉，皆数月丁忧而去。在官日，充本郡租纲赴京。途由淮水，遇风船溺，凡沉官米万斛，由是大被拘系。子云在系，乃专心念佛，凡经五年。后遇赦得出，因逃于南陵山寺中，常一食斋。天宝十年，卒于泾县。先谓人曰：“吾为人坎坷，遂精持内教。今西方业成，当往生安乐世界尔。”明日沐浴，衣新衣，端坐合掌。俄

而异香满户，子云喜曰：“化佛来矣，且迎吾行。”言讫而歿。
(出《纪闻》)

云花寺观音

长安云花寺有观音堂，在寺西北隅。大中末，百姓屈岩患疮且死，梦一菩萨摩其疮曰：“我在云花寺。”岩惊觉汗流，数日而愈。因诣寺寻检，至圣画堂，见菩萨，一如其睹。倾城百姓瞻礼。岩遂立社，建堂移之。(出《酉阳杂俎》)

李舟

唐虔州刺史李舟与妹书曰：“释迦生中国，设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设教如释迦。天堂无则已，有则君子登；地狱无则已；有则小人入。”识者以为知言。(出《国史补》)

惠原

沙门惠原，本姓春氏，义阳人也，少以弓弩为业。至武陵山，射一孕鹿。将死能言曰：“吾先身只杀汝，汝今遂并杀害我母子，既是缘对，应为汝死。”复向言曰：“吾寻当成佛也。汝可行善，生生代代，勿复结冤。”惠原即悟前缘，遂落发于鹿死之处，而置迦蓝，名耆闍窟山寺。王融别传，言惠死后十年，有人于武当山下见之。(出《朗州图经》)

延州妇人

昔延州有妇女，白皙颇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

年少之子，悉与之游，狎昵荐枕，一无所却。数年而歿，州人莫不悲惜，共醵丧具为之葬焉，以其无家，瘞于道左。大历中，忽有胡僧自西域来，见墓，遂跌（明抄本“跌”作“敷”。）坐具，敬礼焚香，围绕赞叹。数日，人见谓曰：“此一淫纵女子，人尽夫也，以其无属，故瘞于此，和尚何敬耶？”僧曰：“非檀越所知，斯乃大圣，慈悲喜舍，世俗之欲，无不徇焉。此即锁骨菩萨，顺缘已尽，圣者云耳。不信即启以验之。”众人即开墓，视遍身之骨，钩结皆如锁状，果如僧言。

州人异之，为设大斋，起塔焉。（出《续玄怪录》）

镇州铁塔

唐天祐中，太原僧惠照因梦镇州南三十里废相国寺中埋铁塔，特往访之。至界上，为元戎王中令镒所知，延在衙署供养。衙将任友义虑是邻道谋人，或致不测，恳要诘而逐之。元戎始疑，惠具以寻塔为对。遽差于府南三十里访之，果得相国寺古墓，掘其殿砌之前，得铁塔，上刻三千人姓名，悉是见在常山将校亲军，唯任友义一人无名，乃知冥数前定。刻斯塔者，何神异哉。（出《北梦琐言》）

渭滨钓者

清渭之滨，民家之子，有好垂钓者。不农不商，以香饵为业，自壮及中年，所取不知其纪极。仍得任公子之术，多以油煎燕肉置于纤钩，其取鲜鳞如寄之于潭濑，其家数口衣食，纶竿是赖。忽一日，垂钓于大涯碛，竟日无所得。将及日晏，忽引其独茧，颇讶沉重。迤邐挽之，获一铜佛像。既闷甚，掷之

于潭心，遂移钓于别浦，亦无所得。移时，又牵出一铜佛。于是折其竿，断其纶，终身不复其业。（出《玉堂闲话》）

卷第一百二 报应一（金刚经）

卢景裕

卢景裕

后魏卢景裕字仲儒，节闵初，为国子博士，信释氏，注《周易》、《论语》。从兄神礼，据乡人反叛，逼其同力以应西魏，系晋阳狱。至心念金刚经，枷锁自脱。齐神武作相，特见原宥。（出《报应记》）

赵文若

隋赵文若，开皇初病亡。经七日，家人初欲敛，忽缩一脚，遂停。既苏云：被一人来追，即随行，入一宫城。见王曰：“卿在生有何功德？”答云：“唯持金刚经。”王曰：“此最第一。卿算虽尽，以持经之故，更为申延。”又曰：“诸罪中，杀生甚重。卿以猪羊充饱，如何？”即遣使领文若至受苦之处。北行可三二里，至高墙下，有穴，才容身。从此穴出，登一高阜，四望遥阔，见一城极高峻，烟火接天，黑气溢地。又闻楚痛哀叫之声不忍听，乃掩蔽耳目，叩头求出。仍觉心破，口中出血，使者引回见王曰：“卿既啖肉，不可空回。”即索长钉五枚，钉头及手足疼楚。从此专持经，更不食肉。后因公事至驿，忽梦一青衣女子求哀。试问驿吏曰：“有何物食。”报云

：“见备一羊，甚肥嫩。”诘之，云：“青牯也。”文若曰：“我不吃肉。”遂赎放之。（出《报应记》）

赵文昌

隋开皇十一年，大府寺丞赵文昌忽暴卒，唯心上微暖，家人不敢敛。后复活，说云：吾初死，有人引至阎罗王所，王问曰：“汝一生已来，作何福业？”昌答云：“家贫，无力可营功德，唯专心持诵金刚般若经。”王闻语，合掌低首，赞言：“善哉！汝既持般若，功德甚大。”王即使人引文昌，向经藏内取金刚般若经。文昌向西行五六里，见数十间屋，甚华丽，其中经典遍满，金轴宝帙，庄饰精好。文昌合掌闭目，信手抽取一卷开看，乃是金刚般若。文昌捧至王所，令一人执卷在西，文昌东立，面经读诵，一字不遗。王大欢喜，即放昌还家。令引文昌从南门出，至门首，见周武帝在门侧房内，著三重钳锁，唤昌云：“汝是我本国臣，暂来至此，要与汝语。”文昌即拜之，帝曰：“汝识我否？”文昌答云：“臣昔宿卫陛下。”武帝云：“卿既是我旧臣，今还家，为吾向隋皇帝说。吾诸罪并欲辩了，唯灭佛法罪重，未可得免。望与吾营少功德，冀兹福祐，得离地狱。”昌受辞而行。及出南门，见一大粪坑中，有人头发上出。昌问之，引入答云：“此是秦将白起，寄禁于此，罪尤未了。”昌至家得活，遂以其事上奏。帝令天下出口钱为周武帝转金刚般若经，设大供三日，仍录事状，入于隋史。（出《法苑珠林》）

新繁县书生

益州新繁县西四十里王李村，隋时有书生，姓苟氏，善王

书而不显迹，人莫能知之。尝于村东空（“空”原作“室”，据明抄本改。）中四面书金刚般若经，数日便了，云：“此经拟诸天读诵。”人初不之觉也。后值雷雨，牧牛小儿于书经处立，而不沾湿，其地干燥，可有丈余，及暗，村人怪之。尔后每雨，小儿常集其中，衣服不湿。唐武德中，有异僧语村人曰：“此地空中有金刚般若经，诸天于上设宝盖覆之，不可轻犯。”自尔于四周设栏楯，以阻人畜履践。每至斋日，村人四远就设佛供。常闻天乐，声震寥泬，繁会盈耳。（出《三宝感通记》）

蒯武安

隋蒯武安，蔡州人，有巨力，善弓矢，常射大虫。会嵩山南为暴甚，往射之。渐至深山，忽有异物如野人，手开大虫皮，冒武安身上，因推落涧下。及起，已为大虫矣。惶怖震骇，莫知所为，忽闻钟声，知是僧居，往求救。果见一僧念金刚经，即闭目俯伏。其僧以手摩头，忽爆作巨声，头已破矣，武安乃从中出，即具述前事。又抚其背，随手而开，既出，全身衣服尽在，有少大虫毛，盖先灸疮之所粘也。从此遂出家，专持金刚经。（出《报应记》）

睦彦通

睦彦通隋人，精持金刚经，日课十遍。李密盗起，彦通宰武牢，邑人欲杀之，以应义旗。彦通先知之，遂投城下，贼拔刀以逐之。前至深涧，迫急跃入，如有人接右臂，置磐石上，都无伤处。空中有言曰：“汝为念经所致，因得还家。”所接之臂，有奇香之气，累日不灭。后位至方伯，九十余终。（出

《报应记》)

杜之亮

隋杜之亮，仁寿中为汉王谅府参军。后谅于并州举兵反，败，亮与僚属皆系狱。亮惶惧，日夜涕泣。忽夜梦一僧曰：“汝但念诵金刚经，即此厄可度。”至晓，即取经，专诚习念。及主者并引就戮，亮身在其中，唱者皆死，唯无亮姓名。主典之者皆坐罚，俄而会赦得免。显庆中，卒于黄州刺史。（出《报应记》）

慕容文策

慕容文策隋人，常持金刚经，不吃酒肉。大业七年暴卒，三日复活，云：“初见二鬼，把文牒，追至一城门，顾极严峻。入行四五里，见有宫殿羽卫，王当殿坐，僧道四夷，不可胜数。使者入见，文策最在后，一一问在生作善作恶，东西令立。乃唱策名，问曰：“作何善？”对曰：“小来持金刚经。”王闻，合掌叹曰：“功德甚大，且放还。”忽见二僧，执火引策。即捉袈裟角问之，僧云：“缘公持经，故来相卫，可随烛行。”遂出城门，僧曰：“汝知地狱处否？”指一大城门曰：“此是也。”策不忍看，求速去。二僧即领至道，有一横垣塞路，僧以锡扣之，即开，云：“可从此去。”遂活。（出《报应记》）

柳 俭

唐邢州司马柳俭，隋大业十年任岐州岐阳宫监。义宁元年，

坐诬枉系大理寺。俭至心诵金刚般若经，有两纸未通，不觉眠睡。梦一婆罗门僧报云：“檀越宜诵经令遍，即应得出。”俭忽寤，勤诵不懈经二日，忽有敕唤，就朝堂放免。又俭别时，夜诵经至三更，忽闻有异香，散漫满宅，至晓不绝，盖感应所致也。俭至终，计诵经得五千余遍。（出《法苑珠林》）

萧 瑀

萧瑀，梁武帝玄孙，梁王岿之子。梁灭入隋，仕至中书令，封宋国公。女炀帝皇后，笃信佛法，常持金刚经。议伐高丽，不合旨，上大怒。与贺若弼、高颖同禁，欲置于法。瑀就其所，八日念金刚经七百遍，明日，桎梏忽自脱。守者失色，复为著。至殿前，独宥瑀，二人即重罚。因著《般若经灵验一十八条》，乃造宝塔贮经，檀香为之，高三尺。感一鎗石像，忽在庭中，奉安塔中，获舍利百粒。贞观十一年，见普贤菩萨，冉冉向西而去。（出《报应记》）

赵文信

唐遂州人赵文信，贞观元年暴死，三日后还苏。自说云：初死时，被人遮拥驱逐，同伴十人，相随至阎罗王所。其中有一僧，王先问云：“师在世修何功德？”师答云：“道徒自（明抄本“道徒自”三字作“贫道从”。）生以来，唯诵金刚般若经。”王闻此语，忽即惊起，合掌赞言：“善哉善哉！师审诵般若，当得升天，何因错来至此？”言未讫，忽有天衣来下，引师上天去。王复唤遂州人前曰：“汝在生有何功德？”其人报言：“臣一生以来，不读佛经，唯好庾信文章集。”王

言：“庾信是大罪人，见此受苦，汝见庾信，颇识否？”答云：“虽读渠文章，然不识其人。”王即令引出庾信，乃见是龟身，王又令引去，少时复作人来，语云：“我为生时好作文章，妄引佛经，杂揉俗书，又诽谤佛法，谓言不及孔老之教，今受罪报龟身，苦也。”此人活已，具述其事，遂州人多好捕猎，及闻所说，共相鉴戒，永断杀业，各发诚心，受持般若，迄今不绝。（出《法苑珠林》）

刘 弼

唐刘弼，贞观元年任江南县尉。忽一日，有乌于房前树上鸣。土人云：“是乌所止为不祥。”弼闻之恐惧，思欲修崇功德，不知何者为胜。夜梦一僧，偏赞金刚般若经，令诵百遍。及寤，依命即诵至百遍。忽有大风，从东北来，拔此树，隔舍遥掷巷外，其拔处土坎，纵广一丈五尺。察暴风来处，小枝纤叶，并随风回靡，风止还起如故。乃知经力不可思议。（出《法苑珠林》）

袁志通

唐袁志通，天水人，常持金刚经。年二十，被驱为军士，败走岩嶮，经日不得食。而觉二童子，持满盂饭来与之。志通拜，忽然不见，既食讫，累日不饥。后得还乡，贞观八年病死，两日即苏，曰：“被人领见王，王问在生善业，答云：‘常持金刚经。’王甚喜曰：‘且令送出。’遂活。”（出《报应记》）

韦克勤

唐韦克勤少持金刚经，为中郎将，从军伐辽，没高丽。贞观中，太宗征辽，克勤少持金刚经，望见官军，乃夜出投之。暗不知路，乃至心念经，俄见炬火前导，克勤随火而去，遂达汉军。（出《报应记》）

沈嘉会

唐沈嘉会，贞观中任校书郎，以事配兰州。思归甚切，每旦夕，常东向拜太山，愿得生还，积二百余日。永徽六年十月三日夜，见二童子，仪服甚秀，云是太山府君之子，府君愧公朝夕拜礼，故遣奉迎。嘉会云：“太山三千余里，何能可去？”童子曰：“先生闭目，勿忧道远。”即依其言，瞬息之间便到，宫殿宏丽，童子引入谒拜。府君即延入曲室，对坐谈笑，无所不知，谓嘉会曰：“人之为恶，若不为人诛，死后必为鬼得而治，无有徼幸而免者也。若日持金刚经一遍，即万罪皆灭，鬼官不能拘矣。”又云：“前府君有过，天曹黜之。某姓刘。嘉会亦不敢问其他也。尝与嘉会双陆，兼设酒肴。嘉会起，于小厅东见姑臧令慕容仁轨执笏端坐，云：“府君帖追到此，已六十日，未蒙处分。”嘉会坐启府君，便令召仁轨入，谓曰：“公县下有妇人阿赵，被县尉无状拷杀，阿赵来诉，遂误追公。”庭前有盆水，府君令洗面，仍遣一小儿送归。嘉会亦辞。复令二男送。凡在太山二十八日，家人但觉其精神昏昧，既还如旧。嘉会话仁轨于众，长史赵持满令人验之，无不同。自此常持金刚经，遇赦得归。（出《报应记》）

陆怀素

唐吴郡陆怀素，贞观二十年失火，屋宇焚烧，并从烟灭，惟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独存。函及标轴亦尽，惟经字竟如故。闻者莫不惊叹。怀素即高阳许仁则妻之兄也，仁则当时目睹，常与人言之。（出《冥报记》）

卷第一百三 报应二（金刚经）

司马乔卿

唐大理司直河内司马乔卿，天性纯谨，有志行。永徽中，为扬州司户曹。丁母忧，居丧毁瘠骨立，刺血写金刚般若经二卷。未几，于庐侧生芝草二茎，九日长尺有八寸，绿茎朱盖，日沥汁一升食之，味甘如蜜，取而复生。乔卿同寮数人并目睹其事。（出《法苑珠林》）

孙 寿

唐显庆中，平州人孙寿于海滨游猎，遇野火，草木荡尽。唯有一丛茂草，独不焚，疑草中有伏兽。遂烛之以火，竟不爇。寿甚怪之，入草中窥视，乃获一函金刚般若经，其傍又有一死僧，颜色不变。火不延燎，盖由此也。始知经像非凡所测，孙寿亲自说之。（出《法苑珠林》）

李 观

唐陇西李观，显庆中寓止荥阳。丁父忧，乃刺血写《金刚般若心经》、《随愿往生经》各一卷，自后院中恒有异香，非常馥烈，邻侧亦常闻之，无不称叹。中山郎徐（明抄本“徐”作“余”。）令过郑州，见彼亲友，具陈其事。（出《法苑珠林》）

豆卢夫人

唐陈国襄公夫人豆卢氏，芮公宽之姊也。夫人信罪福，常诵金刚般若经，未尽卷一纸许，忽头痛，至夜愈甚。夫人自念，倘死遂不得终经，欲起诵之。令婢然烛，而火悉已灭，婢空还，夫人深益叹恨。忽见厨中有烛炬，渐升堂陛，直入卧内，去地三尺许，而无人执，光明若昼。夫人惊喜，取经诵之。有顷，家人钻燧得火，烛光即灭。自此日诵五遍，以为常法。后芮公将死，夫人往视，公谓夫人曰：“吾姊以诵经之福，当寿万岁，生好处也。”夫人年至八十，无疾而终。（出《法苑珠林》）

尼修行

唐龙朔元年，洛州景福寺比丘尼修行房中。有侍童伍五娘，死后，修行为五娘立灵座。经月余日，其姊及弟于夜中，忽闻灵座上呻吟。其弟初甚恐惧，后乃问之，答曰：“我生时于寺中食肉，坐此大苦痛。我体上有疮，恐污床席，汝可多将灰置床上也。”弟依其言，置灰后，看床上大有脓血。又语弟曰：“姊患不能缝衣，汝太蓝缕，宜将布来，我为汝作衫及袜。”弟置布于灵床上，经宿即成。又语其姊曰：“儿小时染患，遂杀一螃蟹，取汁涂疮得差，今入刀林地狱，肉中见有折刀七枚，愿姊慈悯，为作功德救助之。姊煎迫，卒难济办，但随身衣服，无益死者，今并未坏，请以用之。”姊未报间，乃曰：“儿自取去。”良久又曰：“衣服以来，见在床上。”其姊试往观之，乃所斂之服也，遂送净土寺宝献师处，凭写金刚般若经。每写一卷了，即报云：“已出一刀。”凡写七卷了，乃云：“七刀并得出讫，今蒙福业助。即往托生。”与姊及弟，哭别而去。

吴兴沈玄法说，净土寺僧智整所说亦同。（出《冥报记》）

陈文达

唐陈文达，梓州郪县人。常持金刚经，愿与亡父母念八万四千卷，多有祥瑞。为人转经，患难皆免。铜山县人陈约曾为冥司所追，见地下筑台，问之，云：“此是般若台，待陈文达。”其为冥司所敬如此。（出《法苑珠林》）

高 纸

高纸，隋仆射颍之孙也。唐龙朔二年，出长安顺义门，忽逢二人乘马，曰：“王唤。”纸不肯从去，亦不知其鬼使，策马避之，又被驱拥。纸有兄，是化度寺僧。欲往寺内，至寺门，鬼遮不令入。纸乃殴鬼一拳。鬼怒，即拽落马，曰：“此汉太凶粗。”身遂在地，因便昏绝。寺僧即令舁入兄院，明旦乃苏，云：“初随二使见王，王曰：‘汝未合来，汝曾毁谤佛法，旦令生受其罪。’令左右拔其舌，以犁耕之，都无所伤。王问本吏曰：‘彼有何福德如此？’曰：‘曾念金刚经。’王称善，即令放还。因与客语。言次忽闷倒，如吞物状，咽下有白脉一道，流入腹中，如此三度。人问之。曰：‘少年盗食寺家果子，冥司罚令吞铁丸。’后仕为翊卫，专以念经为事。（出《报应记》）

白仁皙

唐白仁皙，龙朔中为虢州朱阳尉，差运米辽东。过海遇风，四望昏黑，仁皙忧惧，急念金刚经，得三百遍。忽如梦寐，见

一梵僧，谓曰：“汝念真经，故来救汝。”须臾风定，八十余人俱济。（出《报应记》）

窦德玄

窦德玄，麟德中为卿，奉使扬州。渡淮，船已离岸数十步，见岸上有一人，形容憔悴，擎一小袱坐于地。德玄曰：“日将暮，更无船渡。”即令载之。中流觉其有饥色，又与饭，乃济。及德玄上马去，其人即随行，已数里。德玄怪之，乃问曰：“今欲何去？”答曰：“某非人，乃鬼使也。今往扬州，追窦大使。”曰：“大使何名？”云：“名德玄。”德玄惊惧，下马拜曰：“某即其人也。”涕泗请计，鬼曰：“甚愧公容载，复又赐食，且放，公急念金刚经一千遍，当来相报。至月余，经数足，其鬼果来，云：“经已足，保无他虑，然亦终须相随见王。”德玄于是就枕而绝，一宿乃苏。云：“初随使者入一宫城，使者曰：“公且住，我当先白王。”使者乃入。于屏障后，闻王遥语曰：“你与他作计，漏泄吾事，遂受杖三十。”使者却出，袒以示公曰：“吃杖了也。”德玄再三愧谢，遂引入。见一著紫衣人，下阶相揖，云：“公大有功德，尚未合来，请公还。”出堕坑中，于是得活。其使者续至，云：“饥未食，及乞钱财。”并与之，问其将来官爵，曰：“熟记取，从此改殿中监，次大司宪，次太子中允，次同元太常伯，次左相，年至六十四。”言讫辞去，曰：“更不复得来矣。”后皆如其言。（出《报应记》）

宋义伦

唐宋义伦，麟德中为虢王府典签。暴卒，三日方苏，云：

被迫见王，王曰：“君曾杀狗兔鸽，今被论，君算合尽，然适见君师主云：君持金刚经，不惟灭罪，更合延年？我今放君，君能不吃酒肉，持念尊经否？”义伦拜谢曰：“能。”又见殿内床上，有一僧年可五六十，披衲，义伦即拜礼，僧曰：“吾是汝师，故相救，可依王语。”义伦曰：“诺。”王令随使者往看地狱。初入一处，见大镬行列，其下燃火，镬中煮人，痛苦之声，莫不酸恻。更入一处，铁床甚阔，人卧其上，烧炙焦黑，形容不辨。西顾有三人，枯黑伫立，颇似妇人，向义伦叩头云：“不得食吃，已数百年。”伦答曰：“我亦自无，何可与汝！”更入一狱，向使者云：“时热，恐家人见敛。”遂去。西南行数十步，后呼云：“无文书，恐门司不放出。”遂得朱书三行，字并不识。门司果问，看了放出，乃苏。（出《报应记》）

李 冈

唐兵部尚书李冈得疾暴卒，唯心上暖。三日复苏，云，见一人引见大将军，蒙令坐。索案看，云：“错追公。”有顷，狱卒擎一盘来，中置铁丸数枚。复舁一铛放庭中，铛下自然火出，铛中铜汁涌沸。煮铁丸，赤如火，狱卒进盘。将军以让冈，冈惧云饱。将军吞之，既入口，举身洞然；又饮铜汁，身遂火起。俯仰之际，吞并尽，良久复如故。冈乃前问之，答云：“地下更无他馐，唯有此物，即吸食之。若或不餐，须臾即为猛火所焚，苦甚于此。唯与写佛经十部，转金刚经千卷，公亦不来，吾又离此。”冈既复生，一依所约，深加敬异。（出《报应记》）

王 陀

唐王陀为鹰扬府果毅，因病遂断荤肉，发心诵金刚经，日五遍。后染瘴疾，见群鬼来，陀即急念经。鬼闻便退，遥曰：“王令追汝，且止诵经。”陀即为歇，鬼悉向前，陀乃昏迷欲绝。须臾又见一鬼来云：“念经人，王令权放六月。”既寤，遂一心持诵，昼夜不息。六月虽过，鬼亦不来，夜闻空中有声呼曰：“汝以持经功德，当寿九十矣。”竟如其言。（出《报应记》）

王令望

唐王令望少持金刚经。还邛州临溪，路极险阻，忽遇猛兽，振怖非常。急念真经，猛兽熟视，曳尾而去，流涎满地。曾任安州判司，过扬子江，夜风暴起，租船数百艘，相接尽没，唯令望船独全。后终亳州谯令。（出《报应记》）

陈惠妻

唐陈惠妻王氏初未嫁，表兄褚敬欲婚王氏，父母不许。敬诅曰：“若不嫁我，我作鬼，必相致。”后归于惠。惠为陵州仁寿尉，敬阴害之。卒后，王梦敬，旋觉有娠，经十七月不产。王氏忧惧，乃发心持金刚经，昼夜不歇。敬永绝交，鬼胎亦销，从此日持七遍。（出《报应记》）

何 滢

唐何滢，天授初任怀州武德令，常持金刚经。至河阳，水

涨桥倒，日已夕，人争上船，岸远未达，欲没。漂惧，且急念经，须臾近岸，遇悬芦，攀缘得出。余溺死八十余人。（出《报应记》）

张玄素

唐张玄素，洛阳人，少持金刚经。天授初，任黄梅宰，家有厄难，应念而消。年七十遘疾，忽有花盖垂空，遂澡浴，与家人诀别，奄然而卒。（出《报应记》）

李丘一

唐李丘一好鹰狗畋猎。通天元年，任扬州高邮丞。忽一旦暴死，见两人来追，一人自云姓段。时同被追者百余人，男皆著枷，女即反缚。丘一被锁前驱，行可十余里，见大槐树数十，下有马槽，段云：“五道大神每巡察人间罪福，于此歇马。”丘一方知身死。至王门，段指一胥云：“此人姓焦名策，是公本头。”遂被领见。王曰：“汝安忍无亲，好杀他命，以为己乐。”须臾，即见所杀禽兽皆为人语云：“乞早处分。”焦策进云：“丘一未合死。”王曰：“曾作何功德？”云：“唯曾造金刚经一卷。”王即合掌云：“冥间号金刚经最上功德，君能书写，其福不小。”即令焦策领向经藏，令验。至一宝殿，众经充满，丘一试抽一卷，果是所造之经。既回见王，知造有实，乃召所杀生类，令恳陈谢，许造功德。丘一依王命，愿写金刚经一百卷，众欢喜尽散。王曰：“放去。”焦策领出城门，云：“尽力如此，岂不相报。”丘一许钱三百千，不受，云：“与造经二十部。”至一坑，策推之，遂活。身在棺中，惟闻

哭声，已三日矣，惊呼人至，破棺乃起。旬日，写经二十卷了，焦策来谢，致辞而去。寻百卷亦毕。扬州刺史奏其事，敕加丘一五品，仍充嘉州招讨使。（出《报应记》）

卷第一百四 报应三（金刚经）

于 昶

唐于昶，天后朝任并州录事参军。每至一更后，即喘息流汗，二更后愈。妻柳氏将召医工，昶密曰：“自无他苦，但昼决曹务，夜判冥司，事力不任身。”每知有灾咎，即阴为之备，都不形言，凡六年。后丁母艰，持金刚经，更不复为冥吏，因极言此功德力，令子孙讽转。后为庆州司马，年八十四，将终，忽闻异香，非代所有，谓左右曰：“有圣人迎我往西方。”言讫而没。（出《报应记》）

裴宣礼

唐裴宣礼。天后朝为地官侍郎，常持金刚经。坐事被系，宣礼忧迫，唯至心念经，枷锁一旦自脱。推官亲访之，遂得雪免。御史任植同禁，亦念经获免。（出《报应记》）

吴思玄

唐吴思玄，天后朝为太学博士，信释氏。持金刚经日两遍，多有灵应。后稍怠，日夜一遍。□□思玄在京病，有巫褚细儿言事如神，星下祈祷。思玄往就见，细儿惊曰：“公有何术，鬼见皆走？”思玄私负于渭桥见一老人，年八十余，著粗服，问之，曰：“为所生母服。”思玄怪之，答曰：“母年四十三

时，有异僧教云：‘汝欲长寿否？但念金刚经。’母即发心，日念两遍，终一百七。姨及邻母诵之，并过百岁。今遵母业。已九十矣。”（出《报应记》）

银山老人

饶州银山，采户逾万，并是草屋。延和中火发，万室皆尽，唯一家居中，火独不及。时本州杨体几自问老人，老人对曰：“家事佛持金刚经。”（出《报应记》）

崔文简

唐崔文简，先天中任坊州司马。属吐蕃奄至州城，同被驱掠，锁械甚严。至心念经，三日，锁忽自开。虏疑有奸，捶挞，具以实对。问曰：“汝有何术？”答云：“念金刚经。”复令锁之，念未终又解。众皆叹异，遂送出境。（出《报应记》）

姚待

唐姚待，梓州人，常持金刚经，并为母造一百部。忽有鹿驯戏，见人不惊，犬亦不吠，逡巡自去。有人宰羊，呼待同食，食了即死。使者引去，见一城门上有额，遂令入见王。王呼何得食肉，待云：“虽则食肉，比元持经。”王称善，曰：“既能持经，何不断肉？”遂得生，为母写经。有屠儿李回奴请一卷，焚香供养。回奴死后，有人见于冥间，枷锁自脱，亦生善道。（出《报应记》）

吕文展

唐吕文展，开元三年任阆中县丞，雅好佛经，尤专心持诵金刚经，至三万余遍，灵应奇异。年既衰暮，三牙并落，念经恳请，牙生如旧。在阆中时，属亢旱，刺史刘浚令祈雨，仅得一遍，遂获沛然。又若霖潦，别驾使祈晴，应时便霁。前后证验非一，不能遍举。（出《报应记》）

长安县系囚

唐长安县死囚，入狱后四十余日，诵金刚经不辍口。临决脱枷，枷头放光，长数十丈，照耀一县。县令奏闻，玄宗遂释其罪。（出《广异记》）

李 虚

唐开元十五年，有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并拆除，功德移入侧近佛寺；堂大者，皆令闭封。天下不信之徒，并望风毁拆，虽大屋大像，亦残毁之。敕到豫州，新息令李虚嗜酒倔强，行事违戾，方醉而州符至，仍限三日报。虚见大怒，便约胥正，界内毁拆者死。于是一界并全。虚为人，好杀愎戾，行必违道，当时非惜佛宇也，但以忿限故全之，全之亦不以介意。岁余，虚病，数日死。时正暑月，隔宿即敛。明日将殓，母与子绕棺哭之。夜久哭止，闻棺中若指爪戛棺声。初疑鼠，未之悟也。斯须增甚，妻子惊走。母独不去，命开棺。左右曰：“暑月恐坏。”母怒，促开之，而虚生矣。身颇疮烂，于是浴而将养之，月余平复。虚曰：初为两卒拘至王前，王不在，见阶前典吏，

乃新息吏也，亡经年矣。见虚拜问曰：“长官何得来？”虚曰：“适被录而至。”吏曰：“长官平生，唯以杀害为心，不知罪福，今当受报，将若之何！”虚闻惧，请救之。吏曰：“去岁拆佛堂，长官界内独全，此功德弥大。长官虽死，亦不合此间追摄。少间王问，更勿多言，但以此对。”虚方忆之，顷王坐。主者引虚见王，王曰：“索李明府善恶簿来。”即有人持一通案至，大合抱，有二青衣童子亦随文案。王命启牒唱罪，阶吏读曰：“专好割羊脚。”吏曰：“合杖一百，仍割其身肉百斤。”王曰：“可令割其肉。”虚曰：“去岁有敕拆佛堂，毁佛像，虚界内独存之，此功德可折罪否？”王惊曰：“审有此否？”吏曰：“无”。新息吏进曰：“有福簿在天堂，可检之。”王曰：“促检，”殿前垣南有楼数间，吏登楼检之，未至。有二僧来至殿前，王问师何所有，一答曰：“常诵金刚经。”一曰：“常读金刚经。”王起合掌曰：“请法师登阶。”王座之后，有二高座，右金左银，王请诵者坐金座，读者坐银座。坐讫开经，王合掌听之。诵读将毕，忽有五色云至金座前，紫云至银座前，二僧乘云飞去，空中遂灭。王谓阶下人曰：“见二僧乎？皆生天矣！”于是吏检善簿至，唯一纸，因读曰：“去岁敕拆佛堂，新息一县独全，合折一生中罪，延年三十，仍生善道。”言毕，罪簿轴中火出，焚烧之尽。王曰：“放李明府归。”仍敕两吏送出城南门，见夹道并高楼大屋，男女杂坐，乐饮笙歌。虚好丝竹，见而悦之。两吏谓曰：“急过此无顾，顾当有损。”虚见饮处，意不能忍行，伫立观之。店中人呼曰：“来。”吏曰：“此非善处，既不相取信，可任去。”虚未悟，至饮处，人皆起，就坐，奏丝竹，酒至，虚酬酢毕，将饮之，乃一杯粪汁也，臭秽特甚。虚不肯饮，即有牛头狱卒，出于床下，以叉刺之，洞胸，虚遽连饮数杯，乃出。吏引虚南，

入荒田小径中，遥见一灯炯然，灯旁有大坑，昏黑不见底，二吏推堕之，遂苏。李虚素性凶顽，不知罪福，而被酒违戾，以全佛堂，明非己之本心也。然犹身得生天，火焚罪簿，获福若此，非为善之报乎！与夫日夜精勤，孜孜为善，既持僧律，常行佛言，而不离生死，未之有也。（出《纪闻》）

卢氏

唐开元中，有卢氏者，寄住滑州。昼日闲坐厅事，见二黄衫人入门，卢问为谁，答曰：“是里正，奉帖追公。”卢甚愕然，问何故相追，因求帖观，见封上作卫县字，遂开，文字错谬，不复似人书，怪而诘焉。吏言奉命相追，不知何故。俄见马已备在阶下，不得已上马去。顾见其尸，坐在床上，心甚恶之。仓卒之际，不知是死，又见马出不由门，皆行墙上，乃惊愕下泣，方知必死，恨不得与母妹等别。行可数十里，到一城，城甚壮丽。问此何城，吏言乃王国，即追君所司。入城后，吏欲将卢见王。经一院过，问此何院，吏曰：“是御史大夫院。”因问院大夫何姓名，云：“姓李名某。”卢惊喜，白吏曰：“此我表兄。”令吏通刺，须臾便出，相见甚喜，具言平昔，延入坐语。大夫谓曰：“弟之念诵，功德甚多，良由金刚经是圣教之骨髓，乃深不可思议功德者也。”卢初入院中，见数十人，皆是衣冠。其后大半系在网中，或无衣，或露顶。卢问：“此悉何人？”云是阳地衣冠，网中悉缘罪重，弟若能为一说法，见之者悉得升天。遂命取高座，令卢升座诵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网中人已出地上，或褒衣大袖，或乘车御云。诵既终，往生都尽。及入谒见，王呼为法师，致敬甚厚。王云：“君大不可思议，算又不尽，叹念诵之功。”

寻令向吏送之回。既至舍，见家人披头哭泣，尸卧地上，心甚惻然。俄有一婢从庭前入堂，吏令随上阶，及前，魂神忽已入体，因此遂活。（出《广异记》）

陈利宾

陈利宾者，会稽人，弱冠明经擢第。善属文，诗入《金门集》，（“入金门集”四字据明抄本补。）释褐长城尉。少诵金刚经，每至厄难，多获其助。开元中，宾自会稽江，行之东阳，会天久雨，江水弥漫，宾与其徒二十余船同发，乘风挂帆。须臾，天色昧暗，风势益壮，至界石窠上，水拥（原本此处空一格，据明抄本补“拥”字。）阂众流而下，波涛冲击，势不得泊。其前辈二十余舟，皆至窠口而败。舟人惧，利宾忙遽诵金刚经，至众流所，忽有一物，状如赤龙，横出扶舟，因得上。议者为诵经之功。（出《广异记》）

王 宏

王宏者，少以渔猎为事。唐天宝中，尝放鹰逐兔，走入穴。宏随探之，得金刚般若经一卷，自此遂不猎云。（出《广异记》）

田 氏

易州参军田氏，性好畋猎，恒养鹰犬为事。唐天宝初，易州放鹰，于丛林棘上见一卷书，取视之，乃金刚经也。自尔发心持诵，数年，已诵二千余遍，然畋猎亦不辍。后遇疾，暴卒数日，被追至地府，见诸鸟兽，周回数亩，从己徵命。顷之，

随到见王，问罪何多也，田无以对。王令所由领往推问。其徒十人，至吏局，吏令启口，以一丸药掷口中，便成烈火遍身。须臾灰灭，俄复成人，如是六七辈。至田氏，累三丸而不见火状，吏乃怪之。复引见王，具以实白，王问在生作何福业，田氏云：“初以畋猎为事。王重问，云：“在生之时，于易州棘上得金刚经，持诵已二千余遍。”王云：“正此灭一切罪。”命左右检田氏福簿，还白如言。王自令田氏诵经，才三纸，回视庭中禽兽，并不复见。诵毕，王称美之，云：“诵二千遍，延十五年寿。”遂得放还。（出《广异记》）

卷第一百五 报应四（金刚经）

李惟燕

建德县令李惟燕，少持金刚经。唐天宝末，惟燕为余姚郡参军。秩满北归，过五丈店，属上虞江埭塘破，水竭。时中夜晦暝，四回无人，此路旧多劫盗。惟燕舟中有吴绫数百匹，惧为贼所取，因持一剑，至船前诵经。三更后，见堤上两炬火，自远而至。惟燕疑是村人卫己，火去船百步，便却复回，心颇异之。愈益厉声诵经，亦窃自思云：火之所为，得非金刚经力乎！时塘水竭而塘外水满，惟燕便心念：塘破当得水助。半夕之后，忽闻船头有流水声，惊云：“塘阔数丈，何由得破？”久之，稍觉船浮，及明，河水已满。对船所一孔，大数尺，乃知诵金刚经之助云。惟燕弟惟玉见任虔州别驾，见其兄诵经有功，因效之。后泛舟出峡，水急橹折，船将欲败，乃力念经。忽见一橹随流而下，遂获济。其族人亦常诵金刚经。遇安禄山之乱，伏于荒草，贼将至，思得一鞋以走，俄有物落其背，惊视。乃新鞋也。（出《广异记》）

孙明

唐孙明者，郑州阳武人也，世贫贱，为卢氏庄客，善持金刚经，日诵二十遍，经二十年。自初持经，便绝荤血。后正念诵次，忽见二吏来追，明意将是县吏，便县去。行可五六里，至一府门，门人云：“王已出巡。”吏因闭明于空室中，其室

从广五六十间，盖若阴云。经七日，王方至，吏引明入府。王问：“汝有何福？答云：“持金刚经已二十年。”王言此大福也，顾谓左右曰：“昨得只洹家牒，论功也。”令吏送还舍。其家殡明已毕，神虽复体，家人不之知也。会猎者从殡宫过，闻号呼之声。投其家人，因尔得活矣。天宝末，明活已六七年，甚无恙也。（出《广异记》）

三刀师

唐三刀师者，俗姓张，名伯英，乾元中，为寿州健儿。性至孝，以其父在颍州，乃盗官马往以迎省。至淮阴，为守遏者所得，刺史崔昭令出城腰斩。时屠刽号“能行刀”，再斩，初不伤损；乃换利刀，罄力砍，不损如故。刽者惊曰：“我用刀砍，至其身则手懦，不知何也？”遽白之，昭问所以，答曰：“昔年十五，曾绝荤血，诵金刚经十余年。自胡乱以来，身在军中，不复念诵。昨因被不测罪，唯志心念经尔。”昭叹息舍之，遂削发出家，着大铁铃乞食，修千人斋供，一日便辨。时人呼为三刀师，谓是起敬菩萨。（出《广异记》）

宋参军

唐坊州宋参军少持金刚经，及之官，权于司士宅住。旧知宅凶，每夕恒诵经。忽见妇人立于户外，良久，宋问：“汝非鬼耶？”曰：“然。”又问：“幽明理殊，当不宜见，得非有枉屈之事乎？”妇人便悲泣曰：“然。”言身是前司士之妇，司士奉使，其弟见逼，拒而不从，因此被杀，以毡裹尸，投于堂西北角溷厕中，不胜秽积。人来多欲陈诉，俗人怯懦，见形

必惧，所以幽愤不达。凶恶骤闻，执事以持念为功，当亦大庇含识，眷言枉秽，岂不悯之。”宋云：“己初官位卑，不能独救，翌日，必为上白府君。”其鬼乃去。及明具白，掘地及溷，不获其尸。宋诵经，妇人又至，问何以不获，答云：“西北只校一尺，明当求之，以终惠也。”依言及获之，毡内但余骨在，再为洗濯，移于别所。其夕又来拜谢，欢喜诣曰：“垂庇过深，难以上答，虽在冥昧，亦有所通。君有二子，大者难养，小者必能有后，且有荣位。”兼言宋后数改（明抄本改作“政”。）官禄，又云：“大愧使君，不知何以报答。”宋见府君，具叙所记。府君令问，己更何官。至夕，妇人又至，因传使君意，云：“一月改官，然不称意，当迁桂州别驾。”宋具白，其事皆有验。初，宋问身既为人所杀，何以不报。云：“前人今尚为官，命未合死，所以未复云也。”（出《广异记》）

刘鸿渐

刘鸿渐者，御史大夫展之族子。唐乾元初，遇乱南徙，有僧令诵金刚经，鸿渐日诵经。至上元年，客于寿春。一日出门，忽见二吏云：“奉太尉牒令追。”鸿渐云：“初不识太尉，何以见命？”意欲抗拒。二吏忽尔直前拖曳，鸿渐请著衫，吏不肯放，牵行未久，倏过淮，至一村。须臾，持大麻衫及腰带令鸿渐著，笑云：“真醋大衫也。”因而向北行，路渐梗涩。前至大城，入城有府舍，甚严丽。忽见向劝读经之僧从署中出，僧后童子识鸿渐，经至其所，问十六郎何以至此，因走白和尚云：“刘十六郎适为吏追，以诵经功德，岂不往彼救之。”鸿渐寻至僧所，虔礼求救，僧曰：“弟子行无苦。”须臾，吏引鸿渐入诣厅事。案后有五色浮图，高三四尺，回旋转动。未及

考问，僧已入门，浮图变成美丈夫，年三十许，云是中丞，降阶接僧。问和尚何以复来，僧云：“刘鸿渐是己弟子，持金刚经，功力甚至，其算又未尽，宜见释也。王曰：“若持金刚经，当愿闻耳。”因令跪诵，鸿渐诵两纸讫，忽然遗忘。厅西有人，手持金钩龙头幡，幡上碧字，书金刚经，布于鸿渐前，令分明诵经毕，都不见人，但余堂宇阒寂。因尔出门，唯见追吏，忽有物状如两日，来击鸿渐。鸿渐惶惧奔走，忽见道傍有水，鸿渐欲止而饮之。追吏云：“此是人膏，澄久上清耳，其下悉是余皮烂肉，饮之不得还矣。”须臾至舍，见骸形卧在床上，心颇惆怅。鬼自后推之，冥然如入房户，遂活。鬼得钱乃去也。（出《广异记》）

张嘉猷

广陵张嘉猷者，唐宝应初为明州司马，遇疾卒，载丧还家，葬于广陵南郭门外。永泰初，其故人有劳氏者，行至郭南，坐浮图下，忽见猷乘白马自南来。见劳下马，相尉如平生，然不脱席帽，低头而语。劳问冥中有何罪福，猷云：“罪福昭然，莫不随所为而得。但我素持金刚经，今得无累，亦当别有所适，在旬月间耳。卿还，为白家兄，令为转金刚经一千遍，何故将我香炉盛诸恶物？卿家亦有两卷经，幸为转诵，增己之福。”言讫，遂诀而去。劳昏昧，久之方寤云。（出《广异记》）

魏 恂

唐魏恂，左庶子尚德之子，持金刚经。神功初，为监门卫大将军。时京有蔡策者，暴亡，数日方苏。自云：“初至冥司，

怪以追人不得，将搥其使者。使者云：‘将军魏恂持金刚经，善神拥护，追之不得。’即别遣使复追，须臾还报并同。冥官曰：‘且罢追。’恂闻，尤加精进。（出《广异记》）

杜思讷

唐潞州铜鞮县人杜思讷，以持金刚经力，疾病得愈。每至持经之日，必覩神光。（出《广异记》）

龙兴寺主

唐原州龙兴寺，因大斋会，寺主会僧。夏腊既高，是为宿德，坐丽宾头下。有小僧者，自外后至，以无坐所。唯寺主下旷一位，小僧欲坐，寺主辄叱之，如是数次。小僧恐斋失时，竟来就坐。寺主怒甚，倚柱而坐，以掌搥之。方欲举手，大袖为柱所压，不得下，合掌惊骇。小僧惭沮，不斋而还房。众议恐是小僧道德所致，寺主遂与寺众同往礼敬。小僧惶惧，自言初无道行，不敢滥受大德礼数，逡巡走去。因问平生作何行业，云：“二十年唯持金刚经。”众皆赞叹，谓是金刚护持之力，便于柱所焚香顶礼，咒云：“若是金刚神力，当还此衣。”于是随手而出也。（出《广异记》）

陈哲

唐临安陈哲者，家住余杭，精一行，持金刚经。广德初，武康草贼朱潭寇余杭，哲富于财，将搬移产避之。寻而贼至，哲谓是官军，问贼今近远。群贼大怒曰：“何物老狗，敢辱我！”

争以剑刺之。每下一剑，则有五色圆光经五六尺以蔽哲身，刺不能中。贼惊叹，谓是圣人，莫不惭悔，舍之而去。（出《广异记》）

丰州烽子

唐永泰初，丰州烽子暮出，为党项缚入西蕃养马。蕃王令穴肩骨，贯以皮索，以马数万蹄配之。经半岁，马息一倍，蕃王赏以羊革数百。因转近牙帐，赞普子爱其了事，遂令执纛左右，有剩肉余酪与之。又居半年，因与酪肉，悲泣不食。赞普问之，云有老母，频夜梦见。赞普颇仁，闻之怅然，夜召帐中语云：“蕃法严，无放还例。我与尔马有力者两匹，于某道纵尔归，无言我也。”烽子得马极骋，俱乏死，遂昼潜夜走。数日后，为刺伤足，倒碛中，忽风吹物窸窣过其前，因揽之裹足。有顷，不复痛，试起，步走如故，经宿方及丰州界。归家，其母尚存，悲喜曰：“自失尔，我唯念刚经，寝食不废，以祈见尔，今果其誓。”因取经，缝断，亡数幅，不知其由。子因道碛中伤足事，母令解足视之，裹疮乃数幅经也，其疮亦愈。（出《酉阳杂俎》）

张 镒

唐丞相张镒，父齐丘，酷信释氏。每旦更新衣，执经于像前，念金刚经十五遍，积数十年不懈。永泰初，为朔方节度使。衙内有小将负罪，惧事露，乃扇动军人数百，定谋反叛。齐丘因衙退，于小广闲行，忽有兵数十，露刃走入。齐丘左右唯奴仆，遽奔宅门，过小厅数步，回顾，又无人，疑是鬼物。将及

宅，其妻女奴婢复叫呼出门，云：“有两甲士，身出厅屋上。
“时衙队军健闻变，持兵乱入，至小厅前，见十余人，仡然庭中，垂手张口，投兵于地，众遂擒缚。五六人暗不能言，余者具首云：“欲上厅，忽见二甲士长数丈，瞋目叱之，初如中恶。
“齐丘闻之，因断酒肉。（出《酉阳杂俎》）

崔 宁

唐崔宁，大历初镇西蜀。时会杨林反，健儿张国英与战，射中腹，镞没不出。医曰：“一夕必死。”家人将备葬具，与同伍泣别。国英常持金刚经。至夜。梦胡僧与一丸药。至旦，泻箭镞出。疮便合瘥。（出《报应记》）

卷第一百六 报应五（金刚经）

太原孝廉

唐大历中，太原偷马贼诬一孝廉同情，拷掠旬日，苦极强服。推吏疑其冤，未具狱。其人唯念金刚经，其声哀切，昼夜不绝。一日，有竹两节坠狱中，转止其前，他囚争取之。狱卒意藏刃，破视，内有字两行云：“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书迹甚工，贼首悲悔，具承以旧嫌之故诬之地。（出《酉阳杂俎》）

李廷光

唐李廷光者，为德州司马，敬佛，不茹荤血。常持金刚经，每念经时，即有圆光在前。用心苦至，则光渐大；少怀懈惰，则光渐小暗。因此砥励，转加精进。陆康成

唐陆康成尝任京兆府法曹掾，不避强御。公退，忽见亡故吏抱案数百纸请押，问曰：“公已去世，何得来？”曰：“此幽府文簿。”康成视之，但有人姓名，略无他事。吏曰：“皆来年兵刃死者。”问曰：“得无我乎，有则检示。”吏曰：“有。”因大骇曰：“君既旧吏，得无情耶！”曰：“故我来启明公耳，唯金刚经可托。”即允之，乃遂读金刚经，日数十遍。明年，朱泚果反，署为御史，康成叱泚曰：“贼臣敢干国土！”泚震怒，命数百骑环而射之。康成默念金刚经，矢无伤者。泚曰：“儒以忠信为甲冑，信矣。”乃舍去。康成遂入隐于终南山，竟不复仕。（出《报应记》）

薛 严

唐薛严，忠州司马，蔬食长斋，日念金刚经三十遍。至七十二将终，见幢盖音乐来迎。其妻崔氏，即御史安俨之姑也，属纆次，见严随幢盖冉冉升天而去，呼之不顾，一家皆闻有异香之气。（出《报应记》）

任自信

任自信，嘉州人，唐贞元十五年，曾往湖南，常持金刚经，洁白无点。于洞庭湖中，有异物如云冒舟上，俄顷而散，舟中遂失自信，不知所在。久之，乃凌波而出。云至龙宫，谒龙王，四五人命升殿念金刚经，与珠宝数十事。二僧相送出宫，一僧凭附少信，至衡岳观音台绍真师付之，云是汝和尚送来，令转金刚经。至南岳访僧，果见，云和尚灭度已五六年矣。（出《报应记》）

段文昌

唐贞元十七年，段文昌自蕲入蜀，应南康王韦皋辟命。洎韦之暮年，为贼辟，（“辟”原作“嬖”，据《酉阳杂俎》续七改，）谗构，遂摄尉灵池县。韦寻卒，贼辟知留后，文昌旧与辟不合，闻之连夜离县。至城东门，辟寻有帖，不令诸县官离县，其夕阴风，及返，出郭二里，见火两炬夹道，百步为导。初意县吏迎候，怪其不前，高下远近不差，欲及县郭方灭。及问县吏，尚未知府帖也。时文昌念金刚经已五六年，数无虚日，信乎志诚必感，有感必应。向之道左右，乃经所著迹也。后辟

逆节渐露，诏以袁滋为节度使。文昌从弟少从军，知左营事，惧及祸，与监军定计，以蜡丸帛书通谋于袁。事旋发，悉为鱼肉，贼谓文昌知其谋于一时。文昌念经夜久，不觉困寐，门户悉闭。忽闻开户而入言“不畏”者再三，若物投案，暴然有声。惊起之际，音尤在耳，顾视左右，吏仆皆睡。俾烛桦四索，初无所见，向之门扃，已开辟矣。文昌受持此经十余万遍，征应孔著。（出《酉阳杂俎》）

刘逸淮

唐刘逸淮在汴时，韩弘为右厢虞侯，王某为左厢虞侯。与弘相善。或谓二人取军情，将不利于刘。刘大怒，召俱诘之。弘即刘之甥，因控地叩首大言，刘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战，不能自辩，刘叱令拉坐，仗三十。时新造赤棒，头径数寸，固以筋漆，立之不仆，数五六当死矣。韩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无哭声。又谓其不敢哭，访兵门卒，即云：“大使无恙。”弘素与熟，遂至卧内，问之，云：“我读金刚经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记初被坐时，见巨手如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韩，都无挞痕。韩旧不好释氏，由此始与僧往来，日自写十纸。及贵，计数百轴矣。后在中书，盛暑，有谏官因事见谒，韩方浣汗写经，谏官怪问之，韩乃具道王某事。（出《因话录》）

孙 咸

唐梁崇义在襄州，未（“未”原作“末”，据明抄本、许本改。）阻兵时，有小将孙咸暴卒，信宿却苏。言至一处如王者所居，仪卫甚严，有吏引一僧对事，僧法号怀秀，亡已经年。

在生极犯戒，及入冥，无善可录，乃给云：“我常嘱孙咸写法华经。”敕咸被追对。初咸不省，僧固执之，经时不决。忽见沙门曰：“地藏语云，若弟子招承，亦自获祐。咸乃依言，因得无事。又说对勘时，见一戎王，卫者数百，自外来。冥王降阶，齐级升殿。坐未久，乃大风卷去。又见一人，被考覆罪福，此人常持金刚经，又好食肉，左边有经数千轴，右边积肉成山，以肉多，将入重论。俄经堆中有火一星，飞向肉山，顷刻销尽，此人遂履空而去。咸问地藏：“向来外国王风吹何处？”地藏王云：“彼王当入无间，向来风即业风也。”因引咸看地狱。及门，烟焰煽赫，声若风雷，惧不敢视。临视镬汤，跳沫滴落左股，痛入心髓。地藏令一吏送归，不许漏泄冥事。及回如梦，妻儿环泣，已一日矣。遂破家写经，因请出家，梦中所滴处成疮，终身不差。（出《酉阳杂俎》）

僧智灯

唐贞元中，荆州天崇寺僧智灯，常持金刚经。遇疾死，弟子启手犹热，不即入木。经七日却活，云：“初见冥中若王者，以念经故，合掌降阶。因问讯曰：“更容上人十年在世，勉出生死。”又问人间众僧中后食薏苡仁及药食，此大违本教。灯报云：“律中有开遮条如何？”云：“此后人加之，非佛意也。”今荆州僧众中后（原无“后”字，据明抄本补。）无有饮药者。（出《酉阳杂俎》）

王氏

公安潺陵村百姓王从贵妹未嫁，常持金刚经。唐贞元中，

忽暴病卒。埋已三日，其家覆墓，闻冢中呻吟，遂发视之，果有气。舁归，数日能言，云：“初至冥间，冥吏以持经功德放还。”王从贵能治木，尝于公安灵化寺起造，其寺僧曙中尝见从贵说云。（出《酉阳杂俎》）

左营伍伯

唐南康王韦皋镇蜀时，有左营伍伯，于西山行营，与同火卒学念金刚经。性顽，初一日才得题目。其夜堡外拾薪，为蕃骑缚去。行百余里乃止。天未明，遂跣之于地，以发系枷，覆以驰罽。寝（“寝”原作“寤”，据明抄本改。）其上。此人唯念经题，忽见金一铤，放光止于前。试举首动身，所缚悉脱，遂潜起，逐金铤走。计行未得十余里，迟明，不觉已至家，家在府东市。妻儿初疑其鬼。具陈来由。到家五六日，行营将方申其逃。初韦不信，以逃日与至家日不差，始免之。（出《酉阳杂俎》）

宋 衍

宋衍，江淮人，应明经举。元和初，至河阴县，因疾病废业，为盐铁院书手，月钱两千，娶妻安居，不议他业。年余，有为米纲过三门者，因不识字，请衍同去，通管簿书，月给钱八千文。衍谓妻曰：“今数月不得八千，苟一月而致，极为利也。”妻杨氏甚贤，劝不令往，曰：“三门舟路，颇为险恶，身或惊危，利亦何救？”衍不纳，遂去。至其所，果遇暴风所击，彼群船尽没。唯衍入水，扔得栗藁一束，渐漂近岸，浮藁以出，乃活，余数十人皆不救。因抱藁以谢曰：“吾之微命，

尔所赐也，誓存没不相舍。”遂抱藁疾行数里，有孤姥鬻茶之所，茅舍两间，遂诣宿焉，具以事白。姥悯之，乃为设粥。及明旦，于屋南曝衣，解其藁以晒，于藁中得一竹筒。开之，乃金刚经也。寻以讯姥，且不知其详，姥曰：“是汝妻自汝来后，蓬头礼念，写经诚切，故能救汝。”衍感泣请归，姥指东南一径曰：“但寻此去，校二百里，可以后日到家也。”与米二升，拜谢遂发，果二日达河阴，见妻愧谢。杨媛惊问曰：“何以知之？”尽述根本。杨氏怪之，衍乃出经，杨媛涕泣，拜礼顶戴。衍曰：“用何以为记？”曰：“写时，执笔者误罗汉字，空维上无四，遂诣护国寺禅和尚处请添。和尚年老眼昏，笔点过浓，字皆昏黑。但十日来，不知其所在。”验之，果如其说。衍更呜咽拜其妻，每日焚香礼经于净室，乃谓杨媛曰：“河滨之姥，不可忘也。”遣使封茶及绢与之。使至，其居及人皆不见。诘于牧竖，曰：“比水涨无涯际，何有人鬻茶？”复云：“路亦并无，乃神化也。”数岁，相国郑公綯为东都留守，乃召衍及杨媛往，问其本末。并令将经来，与其男武职，食月给五千。因求其经，至今为郑氏所尊奉。故岳州刺史丞相弘农公因睹其事，遂叙之，名曰“杨媛徵验”。（出《报应记》）

陈 昭

唐元和初，汉州孔目典陈昭，因患病，见一人著黄衣至床前云：“赵判官唤尔。”昭问所因，云：“至自冥间，刘辟与窦悬对事，要召为证。”昭即留坐，逡巡又一人手持一物如球胞，前吏怪其迟，答曰：“只缘此，候屠行开。”因笑谓昭曰：“君勿惧，取生人气，须得猪胞，君可面东侧卧。”昭依其言，不觉已随二吏行，路甚平。可十里余，至一城，大如府城，

甲士守门。及入，见一人怒容可骇，即赵判官也，语云：“刘辟败东川，窦悬捕牛四十七头，送梓州，称准刘辟判杀。辟又云：‘先无牒’。君为孔目典，合知事实。”未及对，隔壁闻窦悬呼：“陈昭何在？”及问兄弟妻子存亡。昭即欲参见，冥吏云：“窦使君形容极恶，不欲相见。”昭乃具说杀牛实奉刘尚书委曲，非牒也，纸是麻，见在汉州莱私房架上。即令吏领昭至汉州取之，门馆扃锁，乃于节窍中出入。委曲至，辟乃无言。赵语昭：“尔自有一过知否？窦悬所杀牛，尔取一牛头。”昭未及答，赵曰：“此不同人间，不可假也。”须臾，见一卒挈牛头而至，昭即恐惧求救。赵令检格，合决一百，考五十日。因谓昭曰：“尔有何功德？”昭即自陈：“曾设若干斋，画佛像。”赵云：“此来生福耳。”昭又言：“曾于表兄家读金刚经。”赵曰：“可合掌请。”昭如言。有顷。见黄袱箱经自天而下，住昭前，昭取视之，即表兄所借本也，褱有烧处尚在。又合掌，其经即灭。赵曰：“此足以免。”便放回。令昭往一司。曰生录，按检出修短。吏报云：“昭本名钊，是金旁刀，至某年改为昭，更得十八年。”昭闻惆怅。赵笑曰：“十八年大得作乐事，何不悦乎！”乃令吏送昭，到半道，见一马当路，吏云：“此尔本属，可乘此。”即骑乃活，死半日矣。（出《酉阳杂俎》）

卷第一百七 报应六（金刚经）

王忠干

唐大（“大”原作“元”，按旧唐书讨李同在文宗大和间，“元”当是“大”字之误。）和三年，李同捷阻兵沧（原本“沧”下有州字，据明抄本删。）景，帝命李祐统齐德军讨之。初围德州城，城坚不拔。翌日又攻之，自卯至未，伤十八九，竟不能拔。时有齐州衙内八将官健儿王忠干，博野县人，长念金刚经，积二十余年，日数不缺。其日，忠干上飞梯，将及堞，身中箭如猬，为卯木击落。同火卒曳出羊马城外，置之水濠里岸。祐以暮夜，命抽军，其时城上矢下如雨，同火忙，忘取忠干尸。忠干即死，如梦，至荒野，遇大河，欲渡无因，仰天哭。忽闻人语声，忠干见一人，长丈余，疑其神人，因求指营路。其人云：“尔莫怕，我令尔可得渡此河。”忠干拜之，才头低未举，神人把腰，掷之空中，久方著地。忽如梦觉，闻贼城上交二更。初不记过水，亦不知疮，抬手扪面，血涂眉睫，方知伤损。乃举身强行，百余步却倒，复见向人持刀叱曰：“起起！”忠干惊惧，走一里余，坐歇，方闻本军喝号声，遂及本营。访同火卒，方如其身死水濠岸里，即是梦中所过的河也。（出《酉阳杂俎》）

王偁

王偁家于晋州，性顽鄙。唐元和四年，其家疾疫，亡者十

八九，唯偶偶免。方疾，食狗肉，目遂盲，不知医药，唯祷鬼神，数年无报。忽有一异僧请饭，谓曰：“吾师之文，有金刚经，能排众苦，报应神速，居士能受之乎？”偶辞愚，又无目，固不可记。僧劝写之。偶从其言，得七卷，请僧诵之。数日，梦前僧持刀决其目，乃惊寤，觉有所见，久而遍明，数月如旧。偶终身转经不替。（出《报应记》）

李元一

李元一，唐元和五年任饶州司马。有女居别院，中宵忽见神人，惊悸而卒，颜色不改。其夫严讷自秦来，至苍湖，恍惚见其妻行水上而至。讷惊问之，妻泣曰：“某已亡矣，今鬼也。”讷骇异之。曰：“近此雁浦村，有严夫子，教众学，彼有奇术，公往恳请哀救，某庶得复生矣。”讷后果见严夫子，拜谒泣诉，尽启根本。严初甚怒：“郎君风疾，何乃见凌！”讷又拜悲泣，久乃方许，曰：“杀夫人者，王将军也。葬在此堂内西北柱下，可为写金刚经，令僧转读，于其所祠焉，小娘子必当还也。”讷拜谢，疾往郡城。明日到，具白元一，写经，速令读之。七遍，女乃开目，久之能言，愧谢其夫曰：“兹堂某柱下，有王将军枯骨，抱一短剑，为改葬之，剑请使留，以报公德。”发之果验，遂改瘞，留其剑。元一因写经数百卷，以施冥冥。（出《报应记》）

鱼万盈

鱼万盈，京兆市井粗猛之人。唐元和七年，其所居宅有大毒蛇，其家见者皆惊怖。万盈怒，一旦持巨棒，伺其出，击杀

之，烹炙以食，因得疾，脏腑痛楚，遂卒，心尚微暖。七日后苏，云：初见冥使三四人追去，行暗中十余里，见一人独行，其光绕身，四照数尺，口念经。随走就其光，问姓字，云：“我姓赵名某，常念金刚经者，汝但莫离我。”使者不敢进，渐失所在。久之，至其家，万盈拜谢曰：“向不遇至人，定不回矣。”其人授以金刚经，念得遂还。及再生，持本重念，更无遗缺，所疾亦失。因断酒肉，不复杀害，日念经五十遍。（出《报应记》）

于李回

于李回举进士，唐元和八年，下第将归。有僧劝曰：“郎君欲速及第，何不读金刚经？”遂日念数十遍。至王桥宿，因步月，有一美女与言，遂被诱去。十余里至一村舍，戏笑甚喧，引入升堂，见五六人皆女郎。李回虑是精怪，乃阴念经，忽有异光自口出，群女震骇奔走。但闻腥秽之气，盖狐狸所定，榛棘满目，李回茫然，不知所适。俄有白犬，色逾霜雪，似导李回前行，口中有光，复照路，逡巡达本所。后至数万遍。（出《报应记》）

强伯达

唐强伯达，元和九年，家于房州，世传恶疾，子孙少小，便患风癩之病，二百年矣。伯达才冠便患，嘱于父兄：“疾必不起，虑貽后患，请送山中。”父兄裹粮送之岩下，泣涕而去。绝食无几，忽有僧过，伤之曰：“汝可念金刚经内一四句偈，或脱斯苦。”伯达既念，数日不绝。方昼，有虎来，伯达惧甚，

但瞑目至诚念偈。虎乃遍舐其疮，唯觉凉冷，如傅上药，了无他苦，良久自看，其疮悉已干合。明旦，僧复至，伯达具说。僧即于山边，拾青草一握以授，曰：“可以洗疮，但归家，煎此以浴。”乃呜咽拜谢。僧抚背而别。及到家，父母大惊异，因启本末。浴讫。身体鲜白。都无疮疾。从此相传之疾遂止，念偈终身。（出《报应记》）

僧惟恭

唐荆州法性寺僧惟恭，三十余年念金刚经，日五十遍，不拘僧仪。好酒，多是非，为众僧所恶。遇病且死，同寺有僧灵岍。其迹类惟恭，为一寺二害。因他故出，去寺一里，逢五六人，年少甚都，衣服鲜洁，各执乐器，如龟兹部，问灵岍：“惟恭上人何在？”灵岍即语其处所，疑寺中有供也。及晚回，入寺闻钟声，惟恭已死。因说向来所见。其日，合寺闻丝竹声，竟无乐人入寺。当时名僧云：“惟恭盖承经之力，生不动国，（“国”原作“罔”，据明抄本改。）亦以其迹勉灵岍也。”灵岍感悟，折节缁门。（出《酉阳杂俎》）

王 淝

唐元和中，严司空绶在江陵时，岑阳镇将王淝，常持金刚经。因使归州勘事，回至咤滩，船破，五人同溺。淝初入水，若有人授竹一竿，随波出没，至下牢镇，著岸不死。视手中物，乃金刚经也。咤滩至于下牢镇三百余里。（出《酉阳杂俎》）

董进朝

董进朝，唐元和中入军，时宿直城东楼上。一夕月明，忽见四人著黄从东来，聚立城下，说己姓名，状若追捕。因相语曰：“董进朝常持金刚经，以一分功德祝庇冥司，我辈蒙惠，如何杀之？须枉命相待。若此人他去，我等无所赖矣。”其一人云：“董进朝对门有一人，同年同姓，寿根相埒，可以代矣。”因忽不见，进朝惊异之。及明，闻对门哭声，问其故，死者父母云：“子昨宵暴卒。”进朝感泣说之，因为殓葬，供养其母。后出家，法名慧通，住兴元寺。（出《报应记》）

康仲戚

康仲戚，唐元和十一年往海东，数岁不归。其母唯一子，日久忆念。有僧乞食，母具语之。僧曰：“但持金刚经，儿疾回矣。”母不识字，令写得经，乃凿屋柱以陷之，加漆其上，晨暮敬礼。一夕，雷霆大震，拔此柱去。月余，儿果还，以锦囊盛巨木以至家，入拜跪母。母问之，仲戚曰：“海中遇风，舟破坠水，忽有雷震，投此木于波上，某因就浮之，得至岸。某命是其所与，敢不尊敬！”母惊曰：“必吾藏经之柱。”即破柱得经，母子常同诵念。（出《报应记》）

吴可久

吴可久，越人，唐元和十五年居长安，奉摩尼教。妻王氏，亦从之。岁余，妻暴亡，经三载，见梦其夫曰：“某坐邪见为蛇，在皇子陂浮图下，明旦当死，愿为请僧，就彼转金刚经，

冀免他苦。”梦中不信，叱之。妻怒，唾其面。惊觉，面肿痛不可忍。妻复梦于夫之兄曰：“园中取龙舌草，捣傅立愈。”兄寤走取，授其弟，寻愈。诘旦，兄弟同往，请僧转金刚经。俄有大蛇从塔中出，举首遍视，经终而毙。可久归佛，常持此经。（出《报应记》）

开行立

唐开行立，陕州人，不识字。长庆初，常持金刚经一卷随身，到处焚香拜礼。忽驮货出同州，遇十余贼，行立弃货而逃。不五六十斤，贼举之，竟不能动。相视惊异，追行立，问之。对曰：“中有金刚经，恐是神力。”贼发囊，果有经焉，却与百余千。请其去，誓不作贼，受持终身。（出《报应记》）

僧法正

唐江陵开元寺般若院僧法正，日持金刚经三七遍。长庆初，得病卒。至冥司，见若王者，问师生平作何功德。答曰：“常念金刚经。”乃揖上殿，登绣座，念经七遍。侍卫悉合掌，阶下考掠论对，皆停息而听。念毕，遣一吏引还，王下阶送曰：“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间，忽废读诵。”因随吏行数十里，至一大坑，吏因临坑，自后推之，若陨空焉。死已七日，惟面不冷。荆州僧常靖亲见其事。（出《酉阳杂俎》）

沙弥道荫

唐石首县，有沙弥道荫，常念金刚经。长庆初，因他出夜

归，中路忽遇虎，吼掷而前。沙弥知不免，乃闭目坐，默念金刚经，心期救护。虎遂伏草守之。及曙，村中人来往，虎乃去。视其蹲处，涎流于地。（出《酉阳杂俎》）

何 老

何老，鄂州人，常为商，专诵金刚经。唐长庆中，因佣人负货，夜憩于山路，忽困寐，为佣者刳其首，投于涧中。取货而趋市，方鬻，见何老来，惶骇甚。何曰：“我得诵经之力，誓不言于人。”遂相与为僧。（出《报应记》）

勾龙义

勾龙义，间州俚（“俚”原本作“里”。据明抄本改。）人。唐长庆中，于鄆县佣力自给。常以邑人有疾，往省之，见写金刚经，龙义无故毁弃而止绝之。归即喑哑，医不能愈，顽嚚无识，亦竟不悔。仅五六年，忽闻邻人有念是经者，惕然自责曰：“我前谤真经，得此哑病。今若悔谢，终身敬奉，却能言否。”自后每闻念经，即倚壁专心而听之，月余，疑如念得。数日，偶行入寺，逢一老僧，礼之。僧问何事，遂指口中哑。僧遂以刀割舌下，便能语。因与念经。正如邻人之声。久而访僧，都不复见。壁画须菩提，指曰：“此是也。”乃写经，画须菩提像，终身礼拜。（出《报应记》）

赵 安

赵安，成都人，唐大和四年，常持金刚经，日十遍。会蛮

寇退归，安于道中见军器，辄收置于家，为仇者所告。吏捕至门，涕泣礼经而去。为狱吏所掠，遂自诬服，罪将科断。到节帅厅，枷杻自解。乃诘之，安曰：“某不为盗，皆得之巷陌，每读金刚经，恐是其力。”节帅叱之不信。及过次，忽于安名下书一放字，后即云余并准法，竟不知何意也。及还，洗浴礼经，开匣视之，其经揉裂折轴，若壮夫之拉也。妻曰：“某忽闻匣中有声，如有斫扑。”乃安被考讯之时，无差失也。（出《报应记》）

卷第一百八 报应七（金刚经）

何 轸

何轸以鬻贩为业。妻刘氏，少断酒肉，常持金刚经。先焚香像前，愿年止四十五，临终心不乱，先知死日。至唐大和四年冬，四十五矣，悉舍资装供僧，欲入岁，遍别亲故。何轸以为病魅，不信。至岁除日，请僧授入关，沐浴更衣，独处一室，趺坐高声念经，及辨色悄然。儿女排室看之，已卒，顶热灼手。轸以僧礼塔葬，在荆州北部。（出《酉阳杂俎》）

王 殷

蜀左营卒王殷，常读金刚经，不茹荤饮酒。为赏设库子，前后为人误累，合死者数四，皆非意得免。至唐大和四年，郭钊镇蜀。郭性严急。小不如意皆死。王殷因呈锦纈，郭嫌其恶弱，令袒背，将毙之。郭有蕃狗，随郭卧起，非使宅人，逢之辄噬。忽吠声，立抱王殷之背，驱逐不去。郭异之，怒遂解。（出《酉阳杂俎》）

王 翰

唐大和五年，汉州什邡县百姓王翰，常在市日逐小利。忽暴卒，经三日却活，云：冥中有十六人同被追，十五人散配他处，翰独至一司。见一青衫少年，称是己侄，为冥官厅子，遂

引见推典。又云是己兄，貌皆不类。其兄语云：“有冤牛一头，诉尔烧畬，枉烧杀之，又曾卖竹与杀狗人作筓篲，杀狗二头，狗亦诉尔。尔今名未注死籍，尤可以免，为作功德。”翰欲为设斋，及写《法华经》、《金光明经》，皆曰：“不可”。乃请曰：“持金刚经七遍与之”。其兄喜曰：“足矣。”及活，遂舍业出家。（出《酉阳杂俎》）

宁 勉

宁勉者，云中人，年少有勇气，善骑射，能以力格猛兽，不用兵仗。北都守健其勇，署为衙将，后以兵四千军于飞狐城。时蓟门帅骄悍，弃天子法，反书闻阙下。唐文宗皇帝，诏北都守攻其南。诏未至，而蓟门兵夜伐飞狐，钲鼓震地，飞狐人汹然不自安，谓宁勉曰：“蓟兵豪健不可敌，今且至矣，其势甚急，愿空其邑以遁去。不然，旦暮拔吾城，吾不忍父子兄弟尽血贼刃下，悔宁可及。虽天子神武，安能雪吾冤乎？幸熟计之。”勉自度兵少，固不能折蓟师之锋，将听邑人语，虑得罪于天子；欲坚壁自守，又虑一邑之人悉屠于贼手。忧既甚而策未决，忽有谍者告曰：“贼尽溃矣！有弃甲在城下，愿取之。”勉即登城坦望，时月明朗，见贼兵驰走，颠蹶者不可数，若有大兵击其后。勉大喜，开邑门，纵兵逐之，生擒数十人，得遗甲甚多。先是勉好浮图氏，常阅佛书金刚经，既败蓟师，擒其虜以讯焉。虜曰：“向夕望见城上有巨人数四，长二丈余，雄俊可惧，怒目呿吻，袒荡执剑。蓟人见之，惨然汗栗，即走避。又安有斗心乎！”勉悟巨人乃金刚也，益自奇之。勉官御史中丞，后为清塞副使。（出《宣室志》）

倪 勤

倪勤，梓州人，唐大和五年，以武略称，因典涪州兴教仓，素持金刚经。仓有厅事面江，甚为胜概，乃设佛像，而读经其中。六月九日，江水大涨，惟不至此厅下，勤读诵益励。洎水退，周视数里，室屋尽溺，唯此厅略不沾渍，仓亦无伤。人皆礼敬。（出《报应记》）

高 涉

唐大和七年冬，给事中李石为太原行军司马，孔目高涉因宿使院。咚咚鼓起时，诣邻房，忽遇一人，长六尺余，呼曰：“行军唤尔。”涉遂行。行稍迟，其人自后拓之。不觉向北，约行数十里，至野外，渐入一谷底，后上一山，至顶四望，邑屋尽在眼下。至一曹司所，追者呼云：“追高涉到。”其中人多朱绿，当按者似崔行信郎中，判云：“付司对。”复至一处，数百人露坐，与猪羊杂处。领至一人前，乃涉妹婿杜则也，逆谓涉曰：“君初得书手时，作新人局，遣某买羊四口，记得否？今被相责，意甚苦毒。”涉遽云：“尔时只使市肉，非羊也。”则遂无言，因见羊人立啗则，逡巡被领他去。倏忽又见一处，露架方梁，梁上钉大铁环，有数百人，皆持刀，以绳系人头，牵入环中，割剔之。涉惧走出，但念金刚经。倏忽，逢旧相识杨演云：“李说尚书时，杖杀贼李英道为劫贼事，已于诸处受生三十年，今却诉前事，君常记得否？”涉辞己年幼，不省。又遇旧典段怡，先与涉为义兄弟，逢涉云：“弟先念金刚经，莫废忘否？向来所见，未是极苦处，勉树善业，今得还，亦经之力。”因送至家，如梦，死已经宿，向拓处数日青肿。（出

《酉阳杂俎》)

张 政

张政。邛州人。唐开成三年七月十五日暴亡。初见四人来捉，行半日，至大江，甚阔，度深三尺许，细看尽是脓血，便小声念金刚经。使者色变。入城，见胡僧长八尺余，骂使者曰：“何不依帖？乱捉平人。”尽皆惊拜。及领见王，僧与对坐，曰：“张政是某本宗弟子，被妄领来。”王曰：“待略勘问。”僧色怒，王判放去。见使者四人，皆著大枷。僧自领政出城，不见所渡之水。僧曰：“吾是汝所宗和尚，汝识我否？我是须菩提。”乃知是持经之力，再三拜礼。僧曰：“弟子合眼。”僧以杖一击，不觉失声，乃活。死已三日，唯心上暖。（出《报应记》）

李 琚

唐李琚，成都人。大中九年四月十六日忽患疫疾，恍惚之际，见一人自称“行病鬼王”。骂琚云：“抵犯我多，未领汝去。（“去”原本作“云”，据明抄本改。）明日复共三女人同来，速设酒食，皆我妻也。”琚亦酬酢曰：“汝何得三妻？”但闻呵叱啾唧，不睹人也。却四度来，至二十一日辞去，琚亦拜送。却回，便觉身轻，于佛堂作礼，将吃粥。却行次，忽被风吹去，住足不得，乃至一大山，见江海无涯，人畜随琚立岸边，不知所向。良久，有黄衫人问曰：“公是何人？随我来。”才四五步，已见江山甚远。又问：“作何善事？若无，适已于水上作猪羊等也，细说恐王问。”琚云：“在成都府，曾率

百余家于净众寺造西方功德一堵，为大圣慈寺写大藏经，已得五百余卷，兼庆赞了。”使者引去。约五十里，见一大城，入门数里，见殿上僧长六七尺，语王云：“此人志心造善，无有欺谄。”王诘黄衫人，如何处得文帖，追平人来。答云：“山下见领来，无帖追。”王云：“急送去。”便见所作功德在殿上，碑记分明，石壁造广利方在后。使者领去，又入一院，令坐，向琚说：“缘汉州刺史韦某亡，欲令某作刺史。”琚都不谕。六七日已来放归，凡过十二处，皆云王院，悉有侍卫，总云与写一卷金刚经。遂到家，使人临别执手，亦曰：“乞一卷金刚经。”便觉头痛，至一塔下，闻人云：“我是道安和尚，作病卓头两下，愿得尔道心坚固。”遂醒，见观音菩萨现头边立笑，自此顿寤。妻儿环哭云：“没已七日，唯心上暖。”写经与所许者，自诵不怠。（出《报应记》）

巴南宰

巴南宰韦氏，常念金刚经。唐光化中，至泥溪，遇一女人，著绯衣，挈二子偕行，同登山岭。行人相驻叫噪，见是赤狸大虫三子母也。逡巡，与韦分路而去，韦终不觉，是持经之力也。（出《述异记》。明抄本出《北梦琐言》）

元 初

唐元初，九江人，贩薪于市。年七十，常持金刚经。晚归江北，中流风浪大起，同涉得俱没，唯初浮于水上，即漂南岸。群舟泊者，悉是大商，见初背上光高数尺，意其贵人。既得活，争以衣服遗之，及更召以与饭，语渐熟，乃知村叟。因诘光所

自，云：“某读金刚经五十年矣，在背者经也。”前后厄难，无不获免，知是经之力也。（出《报应记》）

兖州军将

乾符中，兖州节度使崔尚书，法令严峻。尝有一军将衙参不到，崔大怒，令就衙门处斩。其军将就戮后，颜色不变，众咸惧之。是夜三更归家，妻子惊骇，谓是鬼物。军将曰：“初遭决斩时，一如醉睡，无诸痛苦。中夜，觉身倒街中，因尔还家。”妻子罔知其由。明旦入谢，崔惊曰：“尔有何幻术能致？”军将云：“素无幻术，自少读金刚经，日三遍，昨日诵经，所以过期。”崔问记得斩时否，云：“初领到戟门外，便如沉醉，都不记斩时。”崔又问所读经何在，云：“在家锁函子内。”及取到，锁如故。毁锁，见经已为两断。崔大惊自悔，慰安军将，仍赐衣一袭，命写金刚经一百卷供养。今兖州延寿寺门外。盖军将衙门就法并斩断经之像，至今尚存。（出《报应记》）

杨复恭弟

唐内臣姓杨，忘其名，复恭之弟也。陷秦宗权、鹿晏洪、刘臣容贼内，二十余年，但读金刚经，虽在城中，未尝废。会宗权男为襄阳节度使，杨为监军使，杨因人心危惧，遂诱麾下交赵德言攻杀宗权男，发表举德言为节度使。由是军府稍定，民复旧业矣。杨于课诵之功，益加精励。尝就牙门外柳树下，焚香课诵之次，欵有金字金刚经一卷，自空中飞下，杨拜捧而立，震撼心目：“得非信受精虔，获此善报也！”故陷于贼党二十年间，终能梟巨盗，立殊勋，克保福祿者，盖佛之冥祐也。

（出《报应记》）

蔡州行者

唐宋汶牧黄州日，秦宗权阻命作乱，将欲大掠四境。蔡州有念金刚经行者，郡人咸敬之，宗权差为细作，令入黄州探事。行者至黄州，未逾旬，为人告败。宋汶大怒，令于军门集众决杀。忽报有加官使到，将校等上言，方闻喜庆，不欲遽行杀戮，由是但令禁锢。逾月，使臣不到，又命行刑。出狴牢次，报使入境，复且停止。使已发，引出就刑，值大将入衙，见之，遽白于宋曰：“黄州士马精强，城垒严峻，何惧奸贼窥覷？细作本非恶党，受制于人，将军曲贷性命，足示宽恕。”汶然之，命髡发负钳，缘化财物，造开元新寺。寺宇将就之一夜，梦八金刚告曰：“负钳僧苦行如此，缔构既终，盍释其钳，以旌善类。”汶觉大异之，遂令释钳，待以殊礼。自后一州悉呼为金刚和尚。（出《报应记》）

贩海客

唐有一富商，恒诵金刚经，每以经卷自随。尝贾贩外国，夕宿于海岛，众商利其财，共杀之。盛以大笼，加巨石，并经沉于海。平明，众商船发。而夜来所治之岛，乃是僧院，其院僧每夕，则闻人念金刚经声，深在海底。僧大异之，因命善泅者沉于水访之，见一老人在笼中读经，乃牵挽而上。僧问其故，云：“被杀，沉于海，不知是笼中，忽觉身处宫殿，常有人送饮食，安乐自在也。”众僧闻之，悉普加赞叹，盖金刚经之灵验。遂投僧削发，出家于岛院。（出《报应记》）

卷第一百九 报应八（法华经）

沙门静生

西晋蜀郡沙门静生，出家以苦行致称，为蜀三贤寺主，诵法华经。每诵经时，常感虎来蹲前听，诵讫乃去。又恒见左右有四人为侍。年虽衰老，而精勤弥励，遂终其业云。（出《法苑珠林》）

释昙邃

晋有释昙邃，未详何许人。少出家，止河阴白马寺。蔬食布衣，诵法华经，又释达经旨，亦为人解说。常于夜中，忽闻扣户云：“欲请法师九旬说法。”邃不许。固清，乃赴之。而犹是睡中，觉已身已在白马岛神祠中，并一弟子，日日密往，余无知者。后寺僧经祠前过，见有两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讲说声。又闻有奇香之气，于是道俗共传神异。至夏竟（“竟”原作“觉”，据明抄本改。）神送白马一疋，白羊五头，绢九十疋。咒愿毕，于是遂绝。（出《法苑珠林》）

释慧庆

宋释慧庆，广陵人，出家止庐山寺。学通经律，清洁有戒行，诵法华经十地思、益维摩，每夜吟诵，常闻空中有弹指赞叹之声。曾于大雷遇风涛，船将覆没，庆惟诵经不辍。觉船在

浪中，如有人牵之，倏忽至岸。于是笃励，弥复精勤矣。（出《法苑珠林》）

费 氏

宋罗玓妻费氏者，宁蜀人，父悦为宁州刺史。费少而敬信，诵法华经数年，勤至不倦。后得病，忽苦心痛，阖门惶惧，属纆待时。费心念：我诵经勤苦，宜有善祐，庶不遂致死也。既而睡卧，食顷而寤，乃梦见佛于窗中援手，以摩其心，应时都愈。一堂男女婢仆，悉睹金光，亦闻香气。玓从妹于时省疾床前，亦具闻见。于是大兴信悟，虔戒至终，每以此端进化子侄焉。（出《迷异记》。《法苑珠林》九五作出《冥祥记》。）

赵 泰

赵泰字文和，清河贝丘人。公府辟不就，精进典籍，乡党称名，年三十五。宋（《辨正论》八注引“宋”作“晋”。）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夜半，忽心痛而死，心上微暖。身体屈伸。停尸十日，气从咽喉如雷鸣，眼开，索水饮，饮讫便起。说初死时，有二人乘黄马，从兵二人，但言捉将去。二人扶两腋东行，不知几里，便见大城，如锡铁崔嵬。从城西门入，见官府舍，有二重黑门，数十梁瓦屋，男女当五六十。主吏著皂单衫，将泰名在第三十。须臾将入，府君西坐，断勘姓名。复将南入黑门，一人绛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前，问生时所行事，有何罪过；行功德，作何善行。言者各各不同。主者言：“许汝等辞。恒遣六师督录使者，常在人间，疏记人所作善恶，以相检校。人死有三恶道，杀生祷祠最重。奉佛持五戒十善，慈心

布施，生在福舍，安稳无为。”泰答一无所为，上不犯恶。断问都竟，使为水官监作吏，将千余人，接沙著岸上，昼夜勤苦啼泣，悔言生时不作善，今堕在此处。后转水官都督，总知诸狱事，给马，东到地狱按行。复到泥犁地狱，男子六千人，有火树，纵广五十余步，高千丈，四边皆有剑，树上然火，其下十十五五，堕火剑上，贯其身体。云：“此人咒诅骂詈，夺人财物，假伤良善。”泰见父母及一弟，在此狱中涕泣。见二人赍文书来，敕狱吏，言有三人，其家事佛，为有寺中悬幡盖烧香，转法华经咒愿，救解生时罪过。出就福舍，已见自然衣服，往诣一门，云开光大舍，有三重黑门，皆白壁赤柱，此三人即入门。见大殿，珍宝耀日，堂前有二狮子并伏，负（“负”原作“象”，据明抄本改。）一金玉床，云名狮子之座。见一大人，身可长丈余，姿颜金色，项有日光，坐此床上。沙门立侍甚众，四坐名真人菩萨，见泰山府君来作礼。泰问吏何人，吏曰：“此名佛，天上天下度人之师。”便闻佛言：“今欲度此恶道中及诸地狱人皆令出。”应时云有万九千人，一时得出，地狱即空。（“空”原作“时”，据明抄本改。）见呼十人，当上生天，有车马迎之，升虚空而去。复见一城，云：“纵广二百余里，名为受变形城。”云：“生来不闻道法，而地狱考治已毕者，当于此城，受更变报。”入北门，见数千百土屋，中央有大瓦屋，广五十余步。下有五百余吏，对录人名，作善恶事状，受是变身形之路，从其所趋去。杀者云当作蜉蝣虫，朝生夕死；若为人，常短命。偷盗者作猪羊身，屠肉偿人。淫逸者作鹄鹭蛇身。恶舌者作鸱鸺鸱鸺，恶声，人闻皆咒令死。抵债者为驴马牛鱼鳖之属。大屋下有地房北向，一户南向，呼从北户，又出南户者，皆变身形作鸟兽。又见一城，纵广百里，其瓦屋安居快乐，云：“生时不作恶，亦不为善，当在鬼趣千

岁，得出为人。又见一城，广有五千余步，名为地中。罚谪者，不堪苦痛，（《辨正记》八注“不堪苦痛”下有“归家索代家为解谪皆在此城中”十三字。）男女五六万，皆裸形无服，饥困相扶，见泰叩头啼哭。泰按行毕还，主者问：“地狱如法否？卿无罪，故相挽为水官都督。不尔，与狱中人无异。”泰问人生何以为乐，主者言：“唯奉佛弟子，精进不犯禁戒为乐耳。”又问：“未奉佛时，罪过山积；今奉佛法，其过得除否？”曰：“皆除。”主者又召都录使者，问赵泰何故死来。使开滕检年纪之籍，云：“有算三十年，横为恶鬼所取，今遣还家。”由是大小发意奉佛，为祖及弟，悬幡盖，诵法华经作福也。（出《幽冥录》）

释慧进

前齐永明中，杨都高座寺释慧进者，少雄勇游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誓诵法华，用心劳苦，执卷便病。乃发愿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贼来索物，进示经钱，贼惭而退。尔后遂成百部，故病亦愈。诵经既广，情愿又满，回此诵业，愿生安养。闻空中告曰：“法愿已足，必得往生。”无病而卒，八十余矣。（出《祥异记》。

明抄本作《冥异记》，按见《冥祥记》。）沙门法尚齐武帝时，东山人握（“握”疑是“掘”。）土见一物，状如两唇，其中舌，鲜红赤色。以事奏闻，帝问道俗。沙门法尚曰：“此持法华者亡相不坏也。诵满千遍，其验征矣。”乃集持法华者，围绕诵经，才发声，其唇舌一时鼓动。见者毛竖，以事奏闻。诏石函殓之。（出梁《高僧传》。《法苑珠林》三五、八五两引俱作出《旌异记》，此北齐事，不当见梁《高僧

传》)

释弘明

齐释弘明，会稽山阴人也。少出家，贞苦有戒节，止山阴云门寺。诵法华，习禅定，精勤礼忏，六时不辍。每旦则水瓶自满实，感诸天童子，以为给使也。每明坐禅，虎常伏于室内。(出《法苑珠林》)

释志湛

后魏末，齐州释志湛者，住太山北邃谷中衔草寺。省事少言，人鸟不乱，恒诵法华。将终时，神僧宝志谓梁武帝曰：“北方衔草寺须陀洹圣僧，今日灭度。”湛之亡也。无恼而化。两手各舒一指，有梵僧云：“斯初果人也。”还葬山中。后发看之，唯舌如故。众为立塔表焉。(出《法苑珠林》)

五侯寺僧

后魏范阳五侯寺僧，失其名，诵法华为常业。初死，权殓堤下，后改葬，骸骨并枯，唯舌不坏。雍州有僧诵法华，隐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给。及死，置尸岩下，余骸并枯，唯舌不朽。(出《法苑珠林》)

释智聪

唐润州摄山栖霞寺释智聪，尝住扬州安乐寺。大业之乱，

思归无计，隐江荻中，诵法华经，七日不食。恒有虎绕之，聪曰：“吾命须臾，卿须可食。”虎忽发言曰：“造天立地，无有此理。”（“理”原作“礼”，据明抄本改。）忽有一老翁，榜舟而至，翁曰：“师欲渡江至栖霞寺，可即上船。”四虎一时泪流，聪曰：“尔与我有缘也。”于是挟四虎利涉，既达南岸，船及老人，不知所在。聪领四虎往栖霞舍利塔西，经行坐禅，众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所事，一虎入寺鸣号，以为恒式。聪至贞观中迁化，年九十九矣。（出唐《高僧传》）

昙韵禅师

唐昙韵禅师，定州人。隋末丧乱，隐于离石北山。常诵法华，欲写其经，无人同志，如此积年。忽有书生来诣之，仍以写经为请。禅师大欢喜，清旦食讫，澡浴，著净衣，入净室，受八戒，口含旃檀，烧香悬幡，寂然抄写，至暮方出。明复如初，曾不告倦。及缮写毕，乃至装褫，一如正法。书生告去，送至门，忽失所在。禅师持诵，曾无暂废。后遭胡贼，仓卒逃避，方箱盛其经，置高岩上。经年贼败，乃寻经，于岩下获之。中箱糜烂，应手灰灭，拨朽见经，如旧鲜好。（出《法苑珠林》）

李山龙

唐李山龙，冯翊人，左监门校尉。武德中，暴亡而心不冷，家人未忍殓殓。至七日而苏。自说云：当死时，见被收录，至一官署，甚广大。庭前有数千囚人，枷锁杻械，皆北面立。吏将山龙至庭，厅上大官坐高床，侍卫如王者，寻呼山龙至阶。王问汝平生作何福业，山龙对曰：“乡人每设斋，恒请施物助

之。”王曰：“汝身作何善业？”山龙曰：“诵法华经，日两卷。”王曰：“大善，可升阶来。”北间有高座，王曰：“可升座诵经。”王即起立，山龙坐讫，王乃向之而坐。山龙开经曰：“妙法莲华经序品第一。”王曰：“请法师下。”山龙复立阶下，顾庭前囚，已尽去矣。王曰：“君诵经之福，非唯自利，众因闻经，皆已获免，岂不善哉！今放君还。”谓吏曰：“可将此人历观诸狱。”吏即引东行百余步，见一铁城，甚广大，城旁多小窗，见诸男女，从地飞入窗中，即不复出。山龙怪问之，吏曰：“此是大地狱，中有分隔，罪计各随本业，赴狱受罪耳。”山龙闻之悲惧，称南无佛，请吏求出院。见有大镬，火猛汤沸，旁有二人坐卧。山龙问之，二人曰：“我罪报入此镬汤，蒙贤者称南无佛，故狱中诸罪人，皆得一日休息疲睡耳。”山龙又称南无佛。吏谓山龙曰：“官府数移改，今王放君去，可白王请抄。若不尔，恐他官不知，更复追录。”山龙即谒王请抄，王书一行字付吏，曰：“为取五道等署。”吏受命，将山龙更历两曹，各厅事侍卫亦如此，吏皆请其官署，各书一行讫，付山龙。出门，有三人谓之曰：“王放君去，各希多少见遗。”吏谓山龙曰：“彼三人者，是前收录使人。一人以赤绳缚君者，一人以棒击君头者，一人以袋吸君气者，今见君还，故来求乞。”山龙惶惧谢曰：“愚不识公，请至家备物，但不知何处送之。”三人曰：“于水边古树下烧之。”山龙诺。吏送归家，见亲眷哀哭，经营殡具，山龙至尸旁即苏，曰：“以纸钱束帛并酒食，自于水边烧之。”忽见三人来谢曰：“愧君不失信，重相赠遗。”言毕不见。（出《冥报记》）

苏长

苏长，武德中，为巴州刺史。赴任，至嘉陵江，风浪覆舟，

溺其家六十余人。唯一妾常读法华经，水入船中，妾头戴经函，誓与俱溺，随波泛滥。顷之著岸。逐经函而出，开视其经，了无湿污。独存其命。（出《法苑珠林》）

尼法信

唐武德时，河东有练行尼法信，常读法华经。访工书者一人，数倍酬直，特为净室，令写此经。一起一浴，然香更衣，仍于写经之室，凿壁通，加一竹筒，令写经人每欲出息，径含竹筒，吐气壁外。写经七卷，八年乃毕，供养殷重，尽其恭敬。龙门僧法端尝集大众讲法华经，以此尼经本精定，遣入请之，尼固辞不许。法端责让之，尼不得已，乃自送付。法端等开读，唯见黄纸，了无文字。更开余卷，悉皆如此。法端等惭惧，即送还尼。尼悲泣受，以香水洗函，沐浴顶戴，绕佛行道，七日夜不暂休息。既而开视，文字如初。故知抄写深加洁净，比来无验，只为不勤敬也。（出《冥报记》）

李氏

唐冀州封丘县，有老母姓李，年七十，无子孤老，唯有奴婢两人。家（原无“家”字，据《法苑珠林》九四引补。）镇沽酒，添灰少量，分毫经纪。贞观年中，因病死，经两日，凶器已具，但以心上少温，及苏说云：初有两人，并著赤衣，门前召出，云有上符遣追，便即随去。行至一城，有若州郭，引到侧院，见一官人，衣冠大袖，凭案而坐，左右甚多，阶下大有著枷锁人，防守如生。官府者遣问老母：“何因行滥沽酒，多取他物？拟作法华经，已向十年，何为不造？”老母具言：

“酒使婢作，量亦是婢。经已付钱一千文与隐师。”即遣追婢，须臾婢至，即笞四十放还。遣问隐师，报云是实。乃语老母云：“放汝七日去，经了当来，得生善处，遂尔得活。”勘校老母初死之时，婢得恶逆，久而始苏，腹皆青肿，盖是四十杖迹。隐禅师者，本是客僧，配寺顿丘，年向六七十，自从出家，即头陀乞食，常一食斋，未尝暂辍，远近大德，并皆敬慕。老母病死之夜，隐师梦有赤衣人来问，梦中答云：“造经是实。”老母乃屈乡闾眷属及隐禅师行道，顾诸（原本空一格，据明抄本补“诸”字。）经生，众手写经了，正当七日。还见往者二人来前，母曰：“使人已来，并皆好住。”声绝即死。隐师见存，道俗钦敬。（出《冥祥记》）

彻 师

唐绛州南孤山隐泉寺沙门彻禅师，曾行，遇癡人在穴中。彻师引出山中，为凿穴给食，念诵法华经。素不识字，加又顽鄙，句句授之，终不辞倦。诵经向半，梦有教者，后稍聪悟，已得五六卷。疮渐觉愈，一部了，须眉平复，容色如故。经云：“病之良药。”斯言验矣。（出《冥报拾遗》）

悟真寺僧

唐贞观中，有王顺山悟真寺僧，夜如蓝溪。忽闻有诵法华经者。其声纤远。时星月回临，四望数十里，阒然无睹。其僧惨然有惧，及至寺，且白其事于群僧。明夕，俱于蓝溪听之，乃闻经声自地中发，于是以标表其所。明日穷表下，得一颅骨，

在积壤中，其骨槁然，独唇吻与舌，鲜而且润，遂持归寺，乃以石函置于千佛殿西轩下。自是每夕，常有诵法华经声在石函中，长安士女，观者千数。后新罗僧客于寺，仅岁余，一日寺僧尽下山，独新罗僧在，遂窃石函而去。寺僧迹其往，已归海东矣，时开元末年也。（出《宣室志》）

释道俗

唐释道俗者，不测所由，止醴泉山原，诵法华经为业，乃至遍数千。贞观中，因疾将终，告友人慧廓禅师曰：“此虽诵经，意望有验。吾死之后，当以十年为限，试发视之。若舌朽灭，知诵无功，若舌如初，为起一塔，庶生俗信。”言讫而终。至十一年，依言发之，身肉都尽，唯舌不朽。一县士女，咸共赞叹，乃函盛舌本，起塔于甘谷岸上。（出《法苑珠林》）

史阿誓

唐郊南福水之阴有史村，史阿誓者，诵法华经，职充令史，往还步涉，未尝乘骑，以依经云，“哀愍一切”故也。病终本邑，香气充村，道俗惊怪，而莫测其缘。终后十年，其妻死，乃发冢合葬。见其舌根，如本生肉，斯诚转诵法华经之灵验也。（出《法苑珠林》）

石壁寺僧

唐并州石壁寺，有一老僧，禅诵为业，精进练行。贞观末，有鸽巢其房楹上，哺养二雏。法师每有余食，恒就巢哺之。鸽雏后虽渐长，羽翼未成，因学飞，俱坠地死，僧收瘞之。经旬

后，僧夜梦二小儿曰：某等为先有小罪，遂受鸽身，比来日闻法师诵法华，既闻妙法，得受人身，儿等今于此寺侧十余里某村姓名家，托生为男，十月之外，当即诞育。僧乃依期往视之，见此家妇，果同时诞育二子。因为作满月，僧呼为鸽儿，并应之曰：“唯”。（出《冥报拾遗》）

卷第一百一十 报应九（观音经）

窦 傅

晋窦傅者，河内人。永和中，并州刺史高昌、冀州刺史吕护各权部曲，相与不和。傅为昌所用，作官长。护遣骑抄击，为所俘执，同伴六七人，共系一狱，锁械甚严，克日当杀之。沙门支遁山时在护营中，先与傅相识，闻其执厄，（“厄”原作“尼”。据明抄本、许本改。）山至狱所候视之，隔户共语。傅谓山曰：“今困厄，命在漏刻，何方得相救？”山曰：“若能至心归请，必有感应。”傅先亦颇闻观世音，及得山语，遂专心属念，昼夜三日，至诚自归。观其锁械，如觉缓解，有异于常。聊试推荡，摧然离体，傅乃复致心曰：“今蒙哀祐，已令桎梏自解，而同伴尚多，无心独去，观世音神力普济，当令俱免。”言毕，复牵挽余人，皆以次解落，若有割剔之者。遂开户走出，于警徼之间，莫有觉者，便逾城逢去。行四五里，天明，不敢复进，共逃隐一林中。须臾，护觉失囚，人马络绎，四出寻捕，焚草践林，无不遍至。唯傅所隐一亩许地，终无至者，遂得免还。乡里敬信异常，咸信奉佛法，遁山后过江，为谢居士敷具说其事焉。（出《真傅拾遗》。明抄本作《冥祥记》）

周 瑯

晋周瑯，会稽剡人也，家世奉法。瑯年十六。便蔬食诵经，

正月长斋竟，延僧设八关斋，及请其师竺佛密、支法阶，佛密令持小品，斋转读。三日僧赴斋，忘持小品。至中食毕，欲读经，方忆，甚惆怅。瑯家在坂怡村，去寺三十里，无人遣取。至人定烧香毕，本家恨不得经，密益踟躇。有顷，闻叩门者，言送小品经。瑯愕然心喜，开门，见一年少，著单衣夹，先所不识，又非时人，疑其神异，便长跪受经。要使前坐，年少不肯进，曰：“斯夜当来听经。”比出不复见，香气满宅，既而视之，乃是密经也，道俗惊喜。密经先在厨中，缄钥甚谨，还视其钥，俨然如故。于是村中十余家，咸皆奉佛。瑯遂出家，字昙疑，讽诵众经二十万言。（出《冥祥记》）

竺法义

晋兴宁中，沙门竺法义，山居好善，住在始宁保山。后得病积时，攻治备至，而了不损，日就绵笃。遂不复自治，唯归诚观世音，如此数日。昼眠，梦见一道人来候其病，因为治之，剖出肠胃，湔洗脏腑，见有结聚不净物甚多。洗濯毕，还纳之，语义曰：“汝病已除。”梦觉，众患豁然，寻得复常业。故其经云：“或现沙门梵志之象。”意者义公梦其是乎！义以太原七年亡，宋尚书令傅亮撰其事迹。亮自云：“其先君与义游，义每说其事，辄凜然增肃焉。”（出《述异记》。《法苑珠林》十七、九五两引作出《冥祥记》）

王珉妻

晋琅琊王珉，其妻无子，尝祈观世音云乞儿。珉后路行，逢一胡僧，意甚悦之。僧曰：“我死，当为君作子。”少时道

人果亡，而珉妻有孕，及生能语，即解西域十六国梵音，大聪明，有器度，即晋尚书王洪明身也。故小名阿练，叙前生时，事事有验。（出《辩证论》）

竺长舒

晋有竺长舒者，本天竺人，专心诵观音经为业。后居吴中，于邑内遭火，屋宇连栋，薨檐相继，火至（“火至”二字原本无，据明抄本补。）皆焚。长舒家正住下，分意烧毁，一心念观世音。欲至舒家，风回火灭，合县惊异之。时有恶少，讶其灵应，到后夜风急，少年以火投屋，四投皆灭。少年嗟感，至明，乃叩头首过。舒云：“我无神力，常以诵观世音为业，每有事，恒得脱免。”（出《辨正论》）

潘道秀

潘道秀，吴郡人，年二十余，尝随军北征。既而军小失利，秀窜逸被掠，经数处作奴，俘虏异域，欲归无因。少信佛法，恒至心念观世音，每梦寐，辄见像，后既南奔，迷不知道，于穷山中，忽睹真形，如今行像，因作礼怡然。不觉安行，乃得还路，遂归本土。后精进弥笃。（出《冥祥记》）

栾荀

晋栾荀，不知何许人也。少奉法，尝作富平令。先从征卢循，值小失利，船舫遭火垂尽，贼亦交逼，正在中江，风浪骇目，荀恐怖分尽，尤念观世音。俄见江中有一人，挺然孤立，

腰与水齐。苟心知念经有感，便投水就之，体既浮涌，脚似履地，俄而天军遣船迎接败者，于是遂得济。（出《冥祥记》）

张 崇

晋张崇者，京兆杜陵人也。年少奉法，太元中，苻坚既败，长安百姓千有余家，南走归晋，为镇戎所拘，谓为游寇。崇与同等五人，手足杻械置坑中，埋筑（“筑”原作“禁”，据明抄本改。）至腰，各相去二十步，明日将驰马射之。崇虑望穷尽，唯洁心念观世音。夜中械忽自破，因得脱走，路经一寺，乃复称观世音名，至心礼拜。以一石置前，发誓愿云：“今欲过江东，诉辞晋帝，理此冤魂，救其妻息，心愿获果，此石当分为二。”崇拜，石即破焉。崇至京师，发白虎樽，具列冤状，帝乃加宥。已为人所略卖者，皆赎为编户。智生道人目所亲见其事者。（出《法苑珠林》）

释开达

晋沙门释开达，隆安二年，登陇采甘草，为羗所执。时年大饥，羗胡相啖，乃置达栅中，将食之。先在栅中十有余人，羗日夕烹菹，唯达尚存。自达被执，便潜诵观世音经，不懈于心。及明日，当见啖，其晨始曙，忽有大虎，遥逼群羗，奋怒号吼，羗各骇怖迸走，虎乃前噬栅木，得成小缺，可容人过，已而徐去。达初见虎噬栅，谓必见害。栅既穿不入，心疑其异，谓是观世音力，计诸羗未及，便即穿栅逃走，夜行昼伏，遂得免脱。（出《法苑珠林》）

竺法纯

晋沙门竺法纯，山阴显义寺主也。元兴中，起寺买材，路经湖道，材主是妇人，与同船俱行。既入湖，日暮暴风，波浪如山，船小水入，又与妇人俱行，命在瞬息，乃一心诵观世音经。时既入夜，行旅已绝，俄有大船流至，纯即乘度之，而此小船应时沦没。大舟随波鼓荡，俄得达岸也。（出《法苑珠林》）

释道泰

晋沙门释道泰，常山衡唐精舍僧。义熙中，尝梦人云：“君命当终六七。”泰年至四十二，遇笃疾，虑必不济，悉以衣钵之资，厚为福施。又归诚念诵观世音，昼夜四日，勤心不替。时所坐床前垂帷，忽于帷下见人跨户而入，足趺金色，光明照屋。泰乃褰帷遽视，奄然而灭。惊欣交萃，因大流汗，胸体即轻，所患平差。（出《法苑珠林》）

郭 宣

晋义熙十一年，太原郭宣、蜀郡文处茂，先与梁州刺史杨收敬为友。收敬有罪下狱，宣与处茂同被桎梏，念观世音。十日后，夜梦一菩萨慰谕之，告以大命无忧。俄而锁械自脱，及晓还著，如是复解，二人遂发愿：若得免罪，各出钱十万上明西寺作功德。少日俱免，宣依愿送钱向寺，处茂违誓不送。及卢循举兵，茂于香浦为流失所中，未死之间曰：“我有大罪。”语讫而死。（出《辨正论》）

吕 竦

晋吕竦字茂高，兖州人也。寓居始丰县，其南溪，流急岸峭，回曲如萦，又多巨石，白日行者，尤怀危惧。竦自说：其父尝行溪中，去家十余里，日向暮，大风雨，晦暝如漆，不复知东西，自分覆溺，唯归心观世音，且诵且念。须臾，有火光来岸，如人捉炬者，照见溪中了了，径得归家。火常在前后，去船十余步。竦后与郗嘉宾周旋，郗所传说。（出《法苑珠林》）

徐 荣

晋有徐荣者，琅琊人也。尝至东阳，还经定山，舟人不惯，误堕洄湊中，垂欲沉没，荣无复计，唯至心呼观世音名。须臾间，如有数十人齐力引舡者，踊出洄湊中，沿江而下。日已暮，天大昏暗，风雨甚驶，不知所向，而涌浪转盛，荣诵经不辍，忽望见山头有火焰赫奕，回舟趋之，径得达岸，既至，即不复见。明旦，问浦中人：“昨夜山上是何火？”众愕然曰：“风雨如此，岂有火耶？”乃知佛力冥祐矣。荣后为会稽府督护，谢敷尝闻荣说。时与荣同船者沙门支道蕴，谨笃士也，亦具其事，为傅亮言之，与荣所说同。（出《法苑珠林》）

刘 度

刘度，平原聊城人也。乡里千余家，并奉大法，造立形像，供养僧尼。值虓主木末之时，此县常有逋逃。末大怒，欲尽灭一城，众皆凶惧，分必殄尽。度乃虔诚率众，归命观世音。顷之，未见物从空下，绕其屋柱，惊视，乃观世音经。末大欢喜，

因省刑戮，于是此城即得免害。（出《冥祥记》）

南宫子敖

南宫子敖，始平人也。戍新平城，为獬狴虜儿长乐公所破，合城数千人皆被诛害。子敖虽分必死，而犹至心念观世音。既而次至子敖，群刃交下，或高或僻，持刀之人忽疲懈，四支不随，尔时长乐公亲自临刑，惊问之。子敖聊尔答云：“能作马鞍。”乃令原释。子敖亦不知所以作此言时。后遂得遁逸，乃造一观音小像，贮以香函，行则顶戴。（出《冥祥记》）

徐 义

苻秦徐义，高陆人，为尚书，少奉佛法。时兵革蜂起，贼获义，将加害，乃埋其两足，编发于树。至夜，义专念观世音，有顷，忽梦人谓之曰：“今事亟矣，何暇眠乎！”义便惊起，见防守者，并疲而寝，乃试自奋动，手发既解，足亦得脱，而遁百余步，隐草中，便闻追者交驰，秉炬无见者。迨明贼散，义归投邺寺，遂得免焉。（出《冥祥记》）

毕 览

苻秦毕览，东平人，少奉法，随慕容垂北征，没虏，单马逃窜。虏骑追将及，览至心诵念观世音，既得免脱。入山，迷惑失道，又专心持念。中夜见一道人，法服持锡，示以途径，安然至家。（出《冥祥记》）

释法智

沙门释法智，为白衣时，尝独行至大泽中。忽遇猛火，四方俱起，走路已绝，便至心礼诵观世音。俄而火过，一泽之草，无有遗茎者，唯法智所容身处不烧，始乃敬奉大法。后为姚兴将，从征索虏，军退失马，落在围里，乃隐沟边丛棘中，得蔽头，复念观世音，心甚勤至。隔沟人遥唤后军，指令杀之，而军过搜觅，辄无见者，遂得免。后径出家。（出《冥祥记》）

孙道德

宋孙道德，益州人也。奉道祭酒，年过五十，未有子息，居近精舍。景平中，沙门谓道德曰：“必愿有儿，当至心礼诵观世音经，此可冀也。”德遂罢不事道，丹心投诚，归诵观世音。少日之中，而有梦应，妇即有孕，产男。（出《冥祥记》）

张 兴

宋张兴，新兴人，颇信佛法，常从沙门僧融、昙翼时受八戒。元嘉初，兴尝为劫贼所引，逃避。妻系狱，掠笞积日。时县失火，出囚路侧，会融、翼同行，偶经囚边，妻惊呼：“阍梨何不赐救？”融曰：“贫道力弱，不能救如何？唯宜劝念观世音，庶获免耳。”妻便昼夜祈念，经十日许，夜梦一沙门以足蹶之曰：“咄咄，可起。”妻即惊起，钳锁桎梏俱解，然闭户警防，无由得出，虑有觉者，乃却自刎。又梦向者沙门曰：“户已开矣。”妻觉而驰出，守备俱寝，安步而逸。暗行数里，卒值一人，妻惧蹙地，已而相讯，乃其夫也。相见悲喜，夜投

僧翼，翼匿之，获免焉。（出《冥祥记》）

昙无竭

宋元嘉初，有黄龙沙门昙无竭者，诵观世音经，净修苦行。与徒属二十五人，往寻佛国，备经艰险。既达天竺舍卫，路逢山象一群，竭赍经诵念，称名“归命”。有狮子从林中出，象惊奔走，后有野牛一群，鸣吼而来，将欲加害。竭又如初归命，有大鹫飞来，牛便惊散，遂得免。（出《法苑珠林》）

车母

车母者，遭宋庐陵王青泥之难，为虏所得。在贼营中。其母先来奉佛，即然七灯于佛前，夜精心念观世音，愿子得脱。如是经年，其子忽叛还，七日七夜独行，自南走，常值天阴，不知东西，遥见有七段火光，望火而走，似村欲投，终不可至。如是七夕，不觉到家，见其母犹在佛前伏地，又见七灯，因乃发悟。母子共谈，知是佛力，自后恳祷，专行慈悲。（出《宣验记》）

释昙颖

宋长干寺有释昙颖，会稽人，少出家，谨于戒行，诵经十余万言，止长干寺。善巧宣唱，天然独绝。颖常患癖疾，积治不除。房内恒供养一观世音像，晨夕礼拜，求差此疾。异时，忽见一蛇，缘壁上屋。须臾，有一鼠子，从屋坠地，涎液沐身，状如已死。颖候以活，即取竹刮除涎液，又闻蛇所吞鼠，能疗

疮疾，即取涎以傅癣上。所傅既遍，鼠亦还活。信宿之间，疮疾顿尽，方悟蛇之与鼠，皆是祈请所致。于是王所重，名播遐迩，后卒所在，年八十一。（出《高僧传》）

邢怀明

宋邢怀明，河间人，为大将军参军。尝随南郡太守朱循之北伐，同见陷没，伺候间隙，俱遁南归。夜行昼伏，三日，犹惧追捕，乃遣人前覘虏候，数日不还。一夕，将雨阴暗，所遣人将晓忽至，乃惊曰：“向遥见火光甚明，故来投之，那得至而反暗。”循等惊愕。怀明先奉法，自出征，恒顶戴观世音经，诵读不废。夕亦暗诵，咸疑是经神力，遂得脱免。居于京师，忽有沙门诣怀明云：“贫道见此巷中及君家有血气，宜移避。”语毕去。怀明追而目之，出门便不见，意甚恶之。经二旬，邻人张景秀，伤父及杀妻，怀明以为血气之征，庶得无事。时与刘斌、刘敬文同在一巷，其年并以刘湛之党，被诛夷。（出《法苑珠林》）

王 球

宋王球字叔达，太原人，为涪陵太守。以元嘉元年，于郡失守，系在刑狱，防锁坚固。球先精进，用心尤至。狱中百余人，并多饥饿，球每食，皆分施之，日自持斋，至心念观世音。夜梦升高座，见一沙门，以一卷经与之，题名《光明按行品》。并诸菩萨名。球得而披读，忘第一菩萨名，第二观音，第三大势至。又见一车轮，沙门曰：“此五道门也。”既觉，锁皆断脱。球心知神力，弥增专志，因自钉治其锁。经三日而被原宥。

太平广记

· 106 ·

（出《法苑珠林》）

卷第一百一十一 报应十（观音经）

竺惠庆

宋沙门竺惠庆，广陵人也，经行修明。元嘉十二年，荆扬大水，惠庆将入庐山。船至江而暴风忽起，同旅已得依浦，唯惠庆舫飘扬中江。风疾浪涌，唯待沦覆。惠庆正心端意，诵观世音经。洲际之人，望见其舫，迎飙截流，如有数十人牵挽之者，径到其岸，一舫全济。（出《法苑珠林》）

卞悦之

宋居士卞悦之，济阴人也。作朝请，居在潮沟。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妇为取妾，复积载不孕。将祈求继嗣，发愿诵观音经千遍。其数垂竟，妾即有娠，遂生一男。时即元嘉十四年也。（出《冥祥记》）

张 畅

宋张畅，常奉持观音。南谯之构逆也，畅不从，王欲害之。夜梦观世音曰：“汝不可杀畅！”遂不敢害。及王败，畅系狱，诵观世音经千遍，锁寸寸断，狱司易之复断。吏白曰（吏白曰明抄本作少日。）：“释之。”（出《谈薮》）

王玄谟

宋太原王玄谟，爽迈不群。北征失律，军法当死。梦人谓之曰：“汝诵观世音千遍，可得免祸。”谟曰：“命悬旦夕，千遍何可得？”乃授云：“观世音，南无佛，与佛有因，与佛有缘，佛法相缘，常乐我情，朝念观世音，暮念观世音，念念从心起，念佛不离心。”既而诵满千遍。将就戮，将军沈庆之谏，遂免。历位尚书金紫豫州刺史。（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谈薮》）

释道罔

姚秦沙门释道珪，弘始十八年，师道懿遣至河南霍山采钟乳，与同道道朗等四人共行。持炬深穴，入且三里，遇一深流，横木而过。罔最先济，后辈坠水而死。时火又灭，冥然昏暗。罔生念已尽，恸哭而已，犹固一心呼观世音，誓愿若蒙出路，供百人会，表报威神。经一宿而见小光炯然，状若萤火，倏忽之间，穴中尽明。于是见路，得出岩下。由此信悟弥深，屡睹灵异。元嘉十九年，临川王作镇广陵，请罔供养。其年九月，于西斋中作十日观世音斋。已得九日，夜四更尽，众僧皆眠，罔起礼拜谢，欲坐禅，忽见四壁有无数沙门，悉半身出见。一佛螺髻，分明了了。有一长人，著平上帻，布裤褶，手把长刀，貌极雄异，捻香授道罔。道罔时不肯受，壁中沙门语云：“罔公可为受香，以覆护主人。”俄而霍然，无所复见。当此之时，都不见众会诸僧，唯睹置释迦文行像而已。（出《法苑珠林》）

伏万寿

伏万寿，平昌人。宋元嘉十九年在广陵为卫府参军，乞假

返州。四更初，涉江，长波安流，至中而风起如箭，时又夜，莫知所向。万寿光奉法，唯一心归命观世音，念无间。倏尔与船中数人，同睹北岸有光，状如村火，喜曰：“此必是阳火也。”回船趋之，未旦而至，问彼人，皆云：“昨夜无燃火者。”于是方悟神力焉。（出《法苑珠林》）

彭子乔

宋彭子乔者，益阳县人也。任本郡主簿，事太守沈文龙。建元元年，以罪被系。子乔少年尝出家，还俗后，常诵观世音经。时文龙盛怒，防械稍急，必欲杀之。子乔忧惧，无复余计，唯至诚诵经，至百余遍，疲而昼寝。同系者有十许人，亦俱睡。有湘西县吏杜道荣，亦系在狱，乍寐乍寤，不甚得熟。忽有双白鹤集子乔屏风上。有顷，一鹤下至子乔边，时复觉如美丽人。道荣起，见子乔双械脱在脚外，而械痕犹在焉。道荣惊视，子乔亦寤，共视械咨嗟，问道荣曰：“有所梦不。”答曰：“不梦。”道荣以所见说之，子乔虽知必己，尚虑狱家疑其欲叛，乃取械著之。经四五日而蒙释放。（出《法苑珠林》）

释慧和

宋慧和沙门者，京师众造寺僧也。元（《法苑珠林》二七引元作义，义嘉刘宋晋安王起兵时所建年号。见《宋书邓琬传》。）嘉之难，和犹为白衣，属刘胡部下。胡常遣将士数十人作谍东，和亦预行，行至鹄渚，而值台军西上，谍众离散，各逃草泽。和得窜，下至新林，见野老衣服缕弊，和乃以貌整裤褶易其衣，提篮负担，若类田人。时诸游军捕此散谍，视和

形色，疑而问之。和答对谬略。因被笞掠，登时见斩。和自散走，便恒诵念观世音经，至将斩时，祈恳弥至。既而军人挥刃屡跌，三举三折，并惊而释之。和于是出家，遂成精业。（出《法苑珠林》）

齐建安王

齐建安王患疮，念观音不息，夜梦见观音，手为傅药，明旦疮愈也。（出《感应传》）

毛德祖

荥阳人毛德祖，初投江南，偷道而过。道逢虏骑所迫，伏在路侧蓬蒿，半身犹露，分意受死。合家念观世音，俄然云起雨注，得免死也。（出《辨正论》）

李儒俊

队主李儒俊镇虎牢，为魏虏所围，危急欲降。夜逾城出，见贼纵横并卧，儒俊乃一心念观世音，便过贼处，趋空泽。贼即随来，儒俊便入草，未及藏伏，贼掩至。儒俊惊恐，一心专念观音经，忽得马驰去，因此遂得脱。（出《辨正论》）

沈 甲

吴郡人沈甲，被系处死。临刑市中日，诵观音名号，心口不息，刀刃自断，因而被放。一云，吴人陆晖系狱分死。乃令

家人造观音像，冀得免死。临刑三刀，其刀皆折。官问之故，答云：“恐是观音慈力。”及看像项上，乃有三刀痕现，因奏获免。（出《宣验记》）

张 达

张达有罪系狱，分当受死。乃专念观世音，锁械自脱，因遂获免，终身斋戒。（出《张氏传》）

孙敬德

东魏孙敬德，天平中，定州募士。奉释教，尝造观音像，自加礼敬。后为劫贼所引，不胜拷楚，忽梦一沙门，令诵救生观世音千遍。执缚临刑，诵念数满，刀自折为三段，肤颈不伤。三易其刀，终折如故。所司以状奏闻，丞相高欢表请免死。及归，睹其家观音像，项有刀迹三。敕写其经布于世，今谓“高王观世音经”。自晋、宋、梁、陈、秦、赵国，观音、地藏、弥勒、弥陀，称名念诵，得救者不可胜纪。（出《冥祥记》）

高 荀

荥阳高荀，年已五十。为杀人被收，锁顿地牢，分意必死，同牢人云：“努力共念观音。”荀云：“我罪至重，甘心受诬，何由可免。”同禁劝之，因（因原作日。据明抄本改。）始发心，誓当舍恶行善，专念观音，不离造次，若得免脱，愿起五层浮图，舍身作奴，供养众僧。旬日用心，钳锁自解。监司惊惧，语荀云：“若佛神怜汝，斩应不死。”临刑之日，举刀刀

断，奏得原免。（出《宣验记》）

史 隽

史隽有学识，奉道而慢佛，常语人云：“佛是小神，不足事也。”每见尊像，恒轻诮之。后因病脚挛，种种祈福，都无效验。其友人赵文谓曰：“经道福中第一，可试造观音像。”隽以病急，如言铸像。像成，梦观音。果得差。（出《宣验记》）

东山沙弥

隋开皇初，有扬州僧，忘其本名，诵通涅槃，自矜为业。岐州东山下村中沙弥，诵观世音经。二俱暴死，同至阎罗王所。乃处沙弥金高座，甚敬之。处涅槃僧银高座，敬心稍惰。僧情大恨，问沙弥住处。既苏，从南来至岐州，访得沙弥，具问所由。沙弥云：“每诵观音，于别所衣净衣，烧名香咒愿，然后乃诵，斯法不怠，更无他术。”谢曰：“吾罪深矣。所诵涅槃。威仪不整。身口不净。于今验矣。”（出《法苑珠林》）

徐善才

唐武德中，醴泉县人徐善才，常修斋戒，诵观世音经，逾千遍。曾往京城延兴寺，修营功德。及还家，道逢胡贼。贼所掠汉人千百，将向洪崖，次第杀之。善才知不免，唯至心念观音经。当杀之时，了不自觉，至初夜方悟，身在深涧树枝上，去岸三百余尺。以手摩项，觉微痛而无伤。渐下树。循涧南行，可五六十里，天渐晓，去贼已远，得官路，遂还家。琬法师尝

说此事。(出《法苑珠林》)

杜智楷

杜智楷，曹州离狐人。少好释典，不仕不娶，被僧衣，隐居太山，以读诵为事。唐贞观二十一年，于山中还，忽患疾垂死，以袈裟覆体，昏然如梦。见老母（原本无母字。据明抄本补）及美女十数屡来相扰，智楷端然不动。渐相逼斥，并云：“舆智楷掷置北涧里。”遂总近前，同执捉，有揽著袈裟者。忽齐声念佛，却后忏悔，请为造阿弥陀佛，诵观音菩萨三十余遍。少间，遂觉体上大汗，即愈。离狐今济阴也。（出《法苑珠林》）

张氏

陈玄范妻张氏，精心奉佛，恒愿自作一金像，终身供养。有愿莫从，专心日久，忽有观世音金像，连光五尺，现高座上。众叹其精感所致。（出《辩正论》）

许俨

唐龙朔麟德中，京师永兴坊许俨，取鱼为业。后患疾，冥然若死，身赤如火，痛似火炙，自云：“但见火车来烧身，官府责取鱼多，遣生受罪。”已经数日，乍生乍死。亲戚劝作功德，遂造观音像两躯，仍令合家不食酒肉，病遂差。（出《法苑珠林》）

僧道宪

唐圣善寺僧道宪，俗姓元氏。开元中，住持于江州大云寺，法侣称之。时刺史元某，欲画观世音七铺，以宪练行，委之勾当。宪令画工持斋洁己，诸彩色悉以乳头香代胶，备极清净。元深嘉之。事毕，往预宁斫排，造文殊堂。排成将还，忽然堕水，江流湍急，同侣求拯无由。宪堕水之际，便思念观世音。见水底有异光，久而视之，见所画七菩萨，立在左右，谓宪曰：“尔但念南无菩萨。”宪行李如昼。犹知在水底，惧未免死，乃思计云：念阿弥陀佛。又念阿弥佛，其七菩萨并来捧足，将至水上，衣服无所污染，与排相随，俱行四十余里。宪天宝初灭度，今江州大云寺七菩萨见在，兼画落水事云耳。（出《广异记》）

成珪

成珪者，唐天宝初，为长沙尉。部送河南桥木，始至扬州，累遭风水，遗失差众。扬州所司谓珪盗卖其木，拷掠行夫，不胜楚痛，妄云破用。扬州转帖潭府，时班景倩为潭府，严察之吏也。长沙府别将钱堂（明抄本堂作“唐”。）扬觐利其使，与景倩左右构成。景倩使觐来收珪等。觐至扬州，以小枷枷珪，陆路递行。至宁江，方入船，乃以连锁锁枷，附于船梁，四面悉皆钉塞，唯开小孔，出入饭食等。珪意若至潭府必死，发扬州，便心念救苦观世音菩萨。恒一日一食，或时不食，但饮水清斋。经十余日，至滁口，夕暮之际，念诵恳至。其枷及锁，忽然开解，形体萧然，无所累著。伺夜深，舟人尽卧，珪乃拆所钉。拔除出船背。至觐房上，呼曰：“杨觐，汝如我何！”

覲初惊起，问何得至此。珪曰：“当葬江鱼腹中，岂与汝辈成功耶？”因决意赴水。初至潭底，须臾遇一浮木，中有竖枝，珪骑木抱，得至水面。中夜黑暗，四顾茫然，木既至潭底，又复浮出。珪意至心念观世音，乃漂然。忽尔翻转，随水中木而行。知已至岸，便芦中潜伏。又江边多猛兽，往来顾视，亦不相害。至明，投近村，村中为珪装束，送至滁州。州官寮叹美，为市驴马粮食等，珪便入京，于御史台申理。初杨覲既失珪，一时溃散，覲因此亦出家焉。（出《卓异记》，明抄本作《广异记》）

王 琦

唐王琦，太原人也。居荥阳，自童孺不茹荤血。大历初，为衢州司户，性好常持诵观音经。自少及长，数患重病，其于念诵，无不差愈。（原本愈字下“复念诵无不差愈”六字，据明抄本删。）念诵之时，必有异类譎诡之状，来相触恼，以琦心正不能干。初琦年九岁时，患病五六日，因不能言。忽闻门外一人呼名云：“我来追汝！”因便随去。行五十里许，至一府舍，舍中官长大惊云：“何以误将此小儿来？即宜遣还。”旁人云：“凡召人来，不合放去，当合作使，方可去尔。”官云：“有狗合死。”令琦取狗，诉幼小，不任独行。官令与使者同去。中路，使者授一丸与琦，状如球子，令琦击狗家门。狗出，乃以掷之，狗吞丸立死。官云：“使毕可还。”后又遇病，忽觉四支内有八十二人，眉眼口鼻，各有所守。其有臂脚内者，往来攻其血肉，每至腕节之间，必有相冲击，病闷不可忍。琦问：“汝辈欲杀我耶？”答云：“为君理病，何杀之有！”琦言：“若理病，当致盛饌哺尔。”鬼等大喜叫肉中。翌

日为设食，食毕皆去，所病亦愈。琦先畜一净刀子，长尺余，每念诵即持之。及患天行，恒置刀床头，以自卫护。后疾甚，暗中乃力起，念观世音菩萨。暗忽如昼，见刀刃向上，有僧来，与琦偶坐，问琦此是何刀。琦云：“是杀魔刀。”僧遂奄减。俄有铁鎚空中下，击刀，累击二百余下，锤悉破碎，而刀不损。又见大铁鎚水罐可受二百余石，覆向下，有二大人执杵旁，问琦：“君识此否？”琦答云：“不识。”人云：“此铁鎚狱也。”琦云：“正要此狱禁魔鬼。”言毕并灭。又见床舁珍饌，可百床，从门而出。又见数百人，皆炫服，列在宅中，因见其亡父，手持一刀，怒云：“无屋处汝！”其人一时溃散，顷之疾愈。乾元中，在江陵，又疾笃，复至心念观音。遥见数百鬼，乘船而至，远来饥饿，就琦求食。遂令家人造食，施于庭中，群鬼列坐。琦口中有二鬼跃出，就坐食讫，初云未了。琦云：“非要衣耶？”鬼言正尔。乃令家人造纸衣数十对，又为绯绿等衫，庭中焚之，鬼著而散，疾亦寻愈。永泰中，又病笃，乃于灯下，澄心诵多心经。忽有一声如鸟飞，从坐处肉中浸淫向上，因尔口呿不得合，心念此必有魔相恼，乃益澄定，须臾如故。复见床前死尸肿胀，有蛇大如瓮，兼诸鬼，多是先识死人，撩乱烁己。琦闭目，至心诵经二十四遍，寂然而灭。至三十九遍，懈而获寐，翌日复愈。又其妻李氏，曾遇疾疫疠。琦灯下至心为诵多心经，得四五句。忽见灯下有三人头，中间一头，是李氏近死之婢。便闻李氏口中作噫声，因自扶坐，李瞪目不能言，但以手指东西及上下，状如见物。琦令奴以长刀，随李所指斩之，久乃寤云：“王三郎耶。”盖以弟呼琦。琦问所指云何，李云：“见窗中一人，鼻长数尺；复见床前二物，状如骆驼；又见屋上悉张朱帘幕，皆被奴刀斫获断破，一时消散。琦却诵经四十九遍，李氏寻愈也。（出《广异记》）

卷第一百一十二 报应十一（崇经像）

史世光

晋史世光，襄阳人。咸和八年，死于武昌，七日，沙门支法山转小品，疲而微卧，闻灵座上如有人声。史家有婢字张信，见世光在灵座，著衣具如平日，语信云：“我本应堕狱中，支和尚为我转经，昙护、昙坚迎我上第七梵天快乐处矣。”护、坚并是山之沙弥已亡者也。后支法山复往，为转大品，又来在座。世光生时，以二幡供养，时在寺中，乃呼张信持幡送我。信曰：“诺。”便绝死。将信持幡，俱西北飞上一青山，如琉璃色。到山顶，望见天门，世光乃自持幡，遣信令还。与一青香，如巴豆，曰：“以上支和尚。”信未还，便遥见世光直入天门。信复道而还，倏忽乃活，亦不复见手中香也，幡亦在故寺中。世光与信去时，其家有六岁儿见之，指语祖母曰：“阿爷飞上天，婆为见否？”世光后复与天人十余，俱还其家，徘徊而去。每来必见簪髻，去必露髻，信问之，答曰：“天上有冠，不著此也。”后乃著（“此也后乃著”五字据《法苑珠林》五补。）天冠与群天人鼓琴行歌，径上母堂，信问何用屡来，曰：“我来，欲使汝辈知罪福也，亦兼娱乐阿母。”琴音清妙，不类凡声，家人悉闻之，然其声如隔壁障，不得亲察也，唯信闻之独分明焉。有顷去，信自送，见世光入一黑门，寻即出来，谓信曰：“舅在此日见撈挞，楚痛难胜，省视还也，舅坐犯杀罪，故受此报。可告舅母，会僧转经，当稍免脱。”舅即轻（“

轻”字据明抄本补。)车将军。(出《冥祥记》)

董 吉

董吉，于潜人也，奉法三世，至吉尤精进，恒斋戒诵首楞严经。村中有病，辄请吉诵经，所救多愈。同县何晃亦奉法，卒得山毒之病困，(困原作“因”，据明抄本改。)晃兄惶遽，驰往请吉。董何二舍，相去六七十里，复隔大溪，五月中大雨，晃兄初渡时，水尚未至，吉与期设中食后，比往而山水暴涨不复可涉，吉不能泅，迟回叹息良久。吉既信直，必欲赴期，乃测然发心，自誓曰：“吾救人苦急，不计躯命，冀如来大士，当照乃诚。”便脱衣，以囊经戴置头上，径入水中，量其深浅，乃应至吉颈，及渡，才至膝耳。既得上岸，失囊经，甚悲恨，寻至晃家，三礼忏悔，流涕自责，俯仰之间，便见经囊在高座上，吉悲喜取看，浥浥如有湿气，开囊视经，尚燥如故。于是村人一时奉法。吉家西北，有山高险，中多妖魅，犯害居民。吉以经戒之力，欲降伏之。于山际四五亩地，手伐林木，构造小屋，安设高座，转首楞严经百余日，寂然无妖，民害稍止。后有数人至，与吉言语良久。吉思惟非于潜人，穷山幽绝，何因而来，疑是鬼神，乃谓之曰：“诸君得无是此中鬼耶？”答曰：“是也。闻君德行清肃，故来相观，并请一事，想必见听。吾世有此山，游居所托，君既来止，虑相犯冒，恒怀不安。今欲更作界分，当杀树为断。”吉曰：“仆贪此寂静，读诵经典，不相干犯，方喜为此，愿见祐助。”鬼答曰：“亦复凭君，不侵克也。”言毕而去。经宿，所芟地四际之外，树皆枯死，如焚焉。(出《冥祥记》)

宋吏国

宋有一国，与罗刹相近。罗刹数入境，食人无度。王与罗刹约言：自今已后，国中人家，各专一日，当分送往，忽复枉杀。有奉佛家，惟有一子，始年十岁，次当充行。舍别之际，父母哀号，便至心念佛，以佛威神力故，大鬼不得近。明日，见子尚在，欢喜同归。于兹遂绝，国人赖焉。（出《幽明录》）

张元

后周张元字孝始，河北万城人也。年十六，其祖丧明三载，元惧忧泣，昼夜经行，以祈福祐。复读《药师经》云：“盲者得视之言。”遂请七僧，燃七层灯，七昼夜转读《药师经》。每日行道祝曰：“元为孙不孝，使祖丧明，今以灯光，并施法界，乞祖目见明，元求代暗。”如此辛勤，至七日。其夜，梦有一翁，以金篦疗其祖目，谓元曰：“勿忧悲也，三日后，祖目必瘥。”元于梦中喜踊，惊觉，乃遍告家人。三日。祖目果瘥。（出《法苑珠林》）

释智兴

唐京师大庄严寺释智兴，洛州人也。励行坚明，依首律师，诵经持律，不辍昏晓。至大业五年仲冬，次当维那鸣钟。同寺僧名三果者，有兄从炀帝南幸江都，中路身亡。初无凶告，通梦于妻曰：“吾行达彭城，不幸病死，生无善行，今堕地狱，备经五苦。赖今月初十日，禅定寺僧智兴鸣钟发响，声振地狱，同受苦者，一时脱解，今生乐处。思报其恩，汝可具绢十匹奉

之，并陈意殷勤。”及寤说之，人无信者。寻复梦如初，后十余日，凶问与梦符同。乃以绢奉兴，合寺大德至，咸问兴曰：“何缘鸣钟，乃感斯应？”兴曰：“余无他术，见佛法藏传云：‘鬬膩吒王受苦，由鸣钟得停；及增一阿含经，鸣钟作福。’敬遵此事，励力行之。严冬登楼，风切皮肉，露手鸣椎，掌中破裂，不以为苦。鸣钟之始，先发善愿，诸贤圣同入道场，同受法食。愿诸恶趣，闻此钟声，俱时离苦，速得解脱。如斯愿行，察志常奉修，故致兹通感焉。”（出《异苑》，明抄本作出《高僧传》）

董 雄

唐董雄，河南人。贞观中，为大理丞。幼奉佛法，蔬食多年。因非累与同列李敬玄、王忻俱维縶。雄专念普门品，日三十遍，锁忽夜解落，雄惊告忻、玄。忻视其锁，坚全在地，而钩连不开，相离数尺，即告守者。御史张守一宿直，命吏烛之而甚怪，重锁封记而去。雄但诵经不辍，至五更，又解落有声，雄复告忻、玄等。至明，守一视之，封题如故，而锁自相离。敬玄素不信佛法，其妻读经，常谓曰：“何为胡神所媚而读此书耶？”及见雄此事，乃深悟不信之咎，方知佛大圣也。时忻亦诵八菩萨名，满三万遍，昼锁解落，视之如雄无异，不久俱免。（出《法苑珠林》）

孟知俭

唐孟知俭，并州人。少时病，忽亡，见衙府，如平生时，不知其死。逢故人为吏，谓曰：“因何得来？”具报之，乃知

是冥途。吏为检寻曰：“君平生无修福处，何以得还？”俭曰：“一生诵多心经及高王经，虽不记数，亦三四万遍。”重检获之，遂还。吏问欲知官乎，曰：“甚要。”遂以簿示之，云：“孟知俭合运出身，为曹州参军，转邓州司仓。”即掩却不许看。遂至荒榛，入一黑坑，遂活，不知运是何事。寻有敕募运粮，因放选，授曹州参军。乃悟曰：“此州吾不见，小书耳。”满授登州司仓，去任又选，唱晋州判司，未过而卒。（出《朝野佥载》）

崔善冲

崔善冲，先初任梓州桐山丞，嵩州刺史李知古奏充判官。诸蛮叛，杀知古，善冲等二十余人奔走，拟投昆明，夜不知道，冲专念尊经。俄见炬火在前，众便随之，至晓火灭，乃达昆明。（出《报应记》）

唐 晏

唐晏，梓州人，持经日七遍。唐开元初，避事晋州安岳县。与人有隙，谗于使君刘肱，肱令人捉晏。夜梦一胡僧云：“急去。”惊起便走，至遂州方义县。肱使奄至，奔走无路，遂一心念经。捕者交横，并无见者，由是获免。（出《报应记》）

张御史

张某，唐天宝中为御史判官，奉使淮南推覆。将渡淮，有黄衫人自后奔走来渡，谓有急事，特驻舟。泊至，乃云：“附

载渡淮耳。”御船者欲殴击之，兼责让，何以欲济而辄停留判官。某云：“无击。”反责所由云：“载一百姓渡淮，亦何苦也？”亲以余食哺之，其人甚愧恧。既济，与某分路。须臾，至前驿，已在门所。某意是嘱请，心甚嫌之，谓曰：“吾适渡汝，何为复至？可即遽去。”云：“已实非人，欲与判官议事，非左右所闻。”因屏左右云：“奉命取君，合淮中溺死，适承一饌，固不忘。已蒙厚恩，只可一日停留耳！”某求还至舍，有所遗嘱。鬼云：“一日之外，不敢违也，我虽为使，然在地下，职类人间里尹坊胥尔。”某欲前请救，鬼云：“人鬼异路，无宜相逼，恐不免耳。”某遥拜，鬼云：“能一日之内，转千卷续命经，当得延寿。”言讫出去，至门又回，谓云：“识续命经否？”某初未了知。鬼云：“即人间金刚经也。”某云：“今日已晚，何由转得千卷经？”鬼云：“但是人转则可。”某乃大呼传舍中及他百姓等数十人同转，至明日晚，终千遍讫。鬼又至云：“判官已免，会须暂谒地府。”众人皆见黄衫吏与某相随出门。既见王，具言千遍续命经足，得延寿命。取检云：“与所诵实同。”因合掌云：“若尔，尤当更得十载寿。”便放重生，至门前，所追吏云：“坐追判官迟回，今已遇捶。”乃袒示之，愿乞少钱。某云：“我贫士，且在逆旅，多恐不办。”鬼云：“唯二百千。”某云：“若是纸钱，当奉五百贯。”鬼云：“感君厚意，但我德素薄，何由受汝许钱，二百千正可。”某云：“今我亦鬼耳，夜还逆旅，未易办得。”鬼云：“判官但心念，令妻子还我，自当得之。”某遂心念甚至。鬼云：“已领讫。”须臾复至，云：“夫人欲与，阿奶不肯。”又令某心念阿奶，须臾曰：“得矣。”某因冥然如落深坑，因此遂活。求假还家，具说其事，妻云：“是夕梦君已死，求二百千纸钱，欲便市造。阿奶故云：‘梦中事何足信。’其夕，

阿奶又梦。”因得十年后卒也。(出《广异记》)

李 昕

唐李昕者，善持千手千眼咒，有人患疟鬼，昕乃咒之。其鬼见形谓人曰：“我本欲大困辱君，为惧李十四郎，不敢复往。”十四郎即昕也。昕家在东郡，客游河南，其妹染疾死。数日苏，说云：“初被数人领入坟墓间，复有数十人，欲相凌辱。其中一人忽云：‘此李十四郎妹也，汝辈欲何之？今李十四郎已还，不久至舍。彼善人也，如闻吾等取其妹，必以神咒相困辱，不如早送还之。’”乃相与送女至舍。女活后，昕亦到舍也。(出《广异记》)

牛 腾

唐牛腾字思远，唐朝散大夫郾城令，弃官从好，精心释教，从其志者终身，常慕陶潜五柳先生之号，故自称布衣公子，即侍中中书令河东侯炎之甥也。侯姓裴氏，未弱冠，明经擢第。再选右卫骑曹参军。公子沉静寡言，少挺异操，河东侯器其贤，朝廷政事皆访之。公子清俭自守，德业过人，故王勃等四人，皆出其门下。年壮而河东侯遇害，公子谪为牂牁建安丞。将行，时中丞崔察用事，贬官皆辞之。素有嫌者，或留之，诛殛甚众。时天后方任酷吏，而崔察先与河东侯不协，陷之。公子将见崔察，惧不知所为。忽衢中遇一人，形甚瑰伟，黄衣盛服，乃问公子：“欲过中丞，得无惧死乎？”公子惊曰：“然。”又曰：“公有犀角刀子乎？”曰：“有。”异人曰：“公有刀子甚善。授公以神咒，见中丞时，但俯伏掐诀，(言带犀角刀子，

掐手诀，乃可以诵咒。其诀，左手中指第三节横文，以大指爪掐之。）而密诵咒七遍，当有所见，可以无患矣。咒曰：‘吉中吉，迦戍律，提中有律，陀阿婆迦呵。’”公子俯而诵之，既得，仰视异人亡矣，大异之。即见察，同过三十余人，公子名当二十。前十九人，各呼名过，素有郤，察则留处绞斩者，且半焉。次至公子，如其言诵咒，察久不言。仰视之，见一神人，长丈余，仪质非常，出自西阶，直至察前，右拉其肩，左捩其首，面正当背。而诸人但见崔察低头不言，手注定字而已。公子遂得脱，比至屏回顾，见神人释察而亡矣。公子至牂牁，素秉诚信，笃敬佛道，虽已婚宦，如戒僧焉。口不妄谈，目不妄视，言无伪，行无颇，以是夷獠渐渍其化，遂大布释教于牂牁中。常摄郡长吏，置道场数处。居三年而庄州獠反，转入牂牁，郡人背杀长吏以应之，建安大豪起兵相应，乃劫公子坐于树下，将加戮焉。忽有夷人，持刀斩守者头，乃詈曰：“县丞至惠，汝何忍害若人？”因置公子于笼中，令力者负而走，于是兼以孥免。事解后，郡以状闻，诏书还公事，许其还归。后宰数邑，皆计日受俸，其清无以加，亦天性也。后弃官，精内教，甚有感焉。（出《纪闻》）

李元平

唐李元平，故睦州刺史伯诚之子，大历五年，客于东阳寺中。读书岁余，薄暮，见一女子，红裙繡襦，容色美丽，娥冶自若，领数青衣，来入僧院，元平悦之，而窥见青衣，问其所适及姓氏。青衣怒曰：“谁家儿郎，遽此相逼；俱为士类。不合形迹也。”元平拜求请见，不许。须臾，女自出院四顾，忽见元平，有如旧识。元平非意所望，延入，问其行李。女曰：

“亦欲见君，以论宿昔之事，请君无疑嫌也。”既相悦。经七日，女曰：“我非人，顷者大人曾任江州刺史，君前身为门吏长直，君虽贫贱，而容色可悦。我是一小女子，独处幽房，时不自思量，与君戏调，盖因缘之故，有此私情。才过十旬，君随物故。余虽不哭，殆不胜情，便潜以朱笔涂君左股，将以为志。常持千眼千手咒，每焚香发愿，各生富贵之家，相慕愿为夫妇，请君验之。”元平乃自视，实如其言。及晓将别，谓元平曰：“托生时至，不可久留，后身之父，见任刺史。我年十六，君即为县令，此时正当与君为夫妇未间，幸存思恋，慎勿婚也。然天命已定，君虽别娶。故不可得。”悲泣而去，他年果为夫妇。（出《异物志》）

长沙人

唐长沙人姓吴，征蛮卒夫也，平生以捕猎渔钓为业。常得白龟，羹而食之，乃遍身患疮，悉皆溃烂，痛苦号叫，斯须不可忍，眉鬓手足指皆堕落，未即死。遂乞于安南市中，有僧见而哀之，谓曰：“尔可回心念大悲真言，吾当口授，若能精进，必获善报。”卒依其言受之，一心念诵，后疮痍渐复，手足指皆生，以至平愈。遂削发为僧，号智益，于伏波将军旧宅建立精舍。住持泉州开元寺。通慧大德楚彤亲识智益，常语之。（出《报应录》）

乾符僧

唐乾符中，有僧忘其名号，恒以课诵为业，未常暂废。因下峡，泊舟白帝城。夜深群动息，持念之际，忽觉有腥秽之气，

见水面有一人，渐逼船来。僧问之，曰：“某非人也，姓许名道坤，唐初为夔牧，以贪残暴虐，殁受业报，为滢濛堆龙王三千年，于今二百四十年矣。适闻师持课，大有利益，故来逊谢耳。”僧问曰：“峡路险恶，多覆溺之患，盍敕诸龙而禁戢之，可乎？”曰：“此类实烦，皆业感所作，非常力而能制也。”僧甚异之，将复问，忽失所在。（出《报应录》）

卷第一百一十三 报应十二（崇经像）

张 应

晋张应，历阳人，本事俗神，鼓舞淫祀。咸和八年，移居芜湖。妻得病，应请祷备至，财产略尽。妻法家弟子也，谓曰：“今病日困，求鬼无益，乞作佛事。”应许之，往精舍中，见竺昙铠，谓曰：“佛如愈病之药，见药不服，虽事无益。”应许当事佛，昙谓期明日当往。应归，夜梦见人长丈余，从南来，入门曰：“此家何乃尔不净？”见昙铠随后曰：“始欲发意，未可责之。”应眠觉，便秉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昙铠明往，应说其梦，遂受五戒，屏除神影，大设福供。妻病有间，寻即痊愈。咸康二年，应至马沟市盐，还泊芜湖，夜宿，梦见三人，以钩钓之，应曰：“我佛弟子。”牵终不置，曰：“奴判走多时。”应恐，谓曰：“放我，当与君一升酒。”钓人乃放之，谓应曰：“但畏后人复取汝耳。”眠竟，腹泄痢，达家大困。应曰：（自“但畏”起十九字据明抄本补。）“昙铠阔绝已久。”病甚，遣请之，适值不在，应寻气绝，数日而苏。说有数人，以钩钓之将北去，下一坂岸，盛有镬汤刀剑楚毒之具，应悟是地狱，欲呼师名，忘昙铠字，但唤“和尚救我”，亦时唤佛。有顷，一人从西方，长丈余，执金杵欲撞，钓人皆怖散。长人引应去，谓曰：“汝命尽，不复久生，可暂还家，颂呗三偈，并取和尚名字，三日当复命过，即生天矣。”应即复苏，三日之中，持斋颂呗，遣人将疏取昙铠名。至日食毕，礼佛赞呗，与家人辞别，澡沐冠带，如睡而亡。（出《法苑珠

林》)

释道安

东晋恒山沙门释道安者，经石赵之乱，避地于襄阳。註般若道行密迹诸经析。（“析”原作“祈”，据明抄本改。）疑甄解二十余卷，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说不违理者，当见瑞相。”乃梦见一道人，头白眉长，语安曰：“君所注经，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当相助弘道，可时设食也。”后远公云：“昔和尚所梦，乃是宾头卢也。”于是立座享之，遂成永则。（出《法苑珠林》）

周 闵

周闵，汝南人，晋护军，世奉佛法。苏峻之乱，邑人皆东西播迁，闵家有大品一部，以半幅八丈素，反复书之，又有他经数部，大品亦杂在其中。既当避难单行，不能得尽持去，尤惜大品，不知在何部中，仓卒而去，徘徊叹惋。不觉大品忽自出外，闵惊喜持去，周氏遂世宝之。至今尚在。一说云，周嵩妇胡母氏有素书大品，其素广五寸，而大品一部尽在焉。又并有舍利，银罍置之，并緘于深篋中。永嘉之乱，胡母氏时避兵南奔，经及舍利自出篋外，因求怀之，以渡江东。又尝遇火，不暇取经，及屋尽火灭，得之于灰烬之下，俨然如故。会稽王道子就嵩曾孙云求以供养，后常暂在新渚寺。刘敬叔云：“曾亲见此经，字如麻子，点画分明，新渚寺今天安是也，此经盖得道僧慧则所写也。”或云：“尝在简靖，道尼转诵。”（出《冥祥记》）

王 懿

晋王懿字仲德，太原人，为车骑将军，世信佛法。父黄，为中山太守，为丁岑所害。懿与兄侍母南归，登涉饥疲，绝粮无计，唯归心三宝。忽见一童子牵青牛，见懿等各与一饭，因忽不见。时积雨大水，懿前望浩然，莫知揭厉。俄有一白狼驯绕其前，过水复返，似欲引导，如此者三。于是随狼行，水才至膝，得路归朝。后自五兵尚书为徐州刺史，尝欲设斋，宿昔洒扫，盛列香花经像。忽闻法堂有经呗声，清婉流畅，懿遽往视，见五沙门在佛座前，神仪伟异，懿心甚钦敬。沙门顾盼依然，瞻礼未竟，皆竦身飞空而去，亲宾见者，倍增信悟。（出《法苑珠林》）

谢 敷

谢敷字庆绪，会稽山阴人，镇军将军韞之兄子也。少有高操，隐于东山，笃信大法，精勤不倦。手写首楞严经，尝置都下白马寺中，寺为邻火所延，什物余经，并成煨烬，而此经止烧纸头界画外而已，文字悉存，无所毁失。敷死时，友人疑其得道，及闻此经，弥加惊异。（出《法苑珠林》）

僧法洪

晋世沙门僧法洪在瓦官寺。义熙二十年，时官禁镕铸，洪元发心铸丈六金像，私铸竟，犹在模，所司知觉，收洪楚械。洪念观音，每日百遍，忽梦所铸金像往狱，手摩头曰：“无虑。”其像胸前方一尺许，铜色焦沸。当洪禁日，国家牛马不肯入

栏，时以为怪。旬日有赦，洪得免，像即破模而自现也。（出《辨正论》）

刘式之

彭城刘式之，常供养一金像，无故失去，不知所在。式之夙夜思愆自责，至念冥通，经百日后，其像忽然自现本座，神光照室。全家惊喜，倍加倾心。（出《辨正论》）

刘 龄

宋刘龄，不知何许人，居晋陵东路城村，颇奉佛法，于宅中立精舍，时设斋。元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父暴亡，时巫祝并云：“家当更有三人丧亡。”邻家有事道祭酒魏巨，常为章符诳诱村里，语龄曰：“君家丧祸未已，由奉不明神也。若改事大道，必蒙福佑。不改意者，将灭其门。”龄遂敬延祭酒，罢不奉法。巨云：“宜焚经像，灾乃当除耳。”遂蕪精舍，炎炽移日，唯屋而已，经像幡座，俨然如故。像于中夜，大放赤光，其时诸祭酒有二十许人，有惧灵验密委去者。巨等师徒意犹不止，被发禹步，执（“执”原作“报”，据明抄本改。）持刀索，云：“斥佛还故国，不得留中夏为民害也。”龄于其处，如有人殴打，顿仆于地，家人扶起，方余气息，遂痿蹙不能行。魏巨体内发疽，日出血三升，不一月苦死。自外同伴，并患癰疾，邻人东安太守水立和，传于东阳，时多见者。（出《法苑珠林》）

陈安居

宋陈安居，襄阳县人也。伯父少事巫俗，鼓舞祭祀，神像盈宅。父独敬信释法，恒自斋戒。世父无子，以安居绍焉。安居虽即伯舍，而理行精至，废绝淫祀。忽得病发狂，则为諠神之曲，迷闷邪僻，如此弥岁，而执心愈固，常誓曰：“若我所执之志，偶当亏夺者，必先自齧截四体，乃就其事。”家人并见（“见”字原缺，空一格，据明抄本补。）之，安居不听。经三年，病发死，但心下微暖，家不敢殓。至七日夜，守者觉尸足间，如有风来，飘动衣衾，苏而有声。家人初惧尸蹶，皆走避之。既而稍能转动，仍求水浆。家人喜，问从何来，安居具说所经。初见有人若使者，侍从数十人，呼去。从者欲缚之，使者曰：“此人有福，未可缚也。”行可百余里，至一城府，屋宇甚整，使者将至府所，如局司之处。俄有人授纸笔，令安居曰：“可疏二十四通死名。”安居如言疏名成数通。有一人从内出，扬声大呼曰：“安（“安”字原缺，据《法苑珠林》六二补。）居可入。（“入”原作“人”，据《法苑珠林》六二改。）既入（“入”原作“义”。据明抄本改），称（原本“称”字下有“安”字，系上句居字上字误植，今删。）有教付刺奸。狱吏两人，一云：“与大械。”一云：“此人颇有福，只可三尺械。”议论不决，乃共视文书，久之，遂与三尺械。少顷，见一贵人，翼从数十，形貌都雅，谓安居曰：“汝那得来？”安居具陈所由。贵人曰：“汝伯有罪，但宜录治，以先殖小福，故今得击散乃敢告诉。吾与汝父幼少有旧，见汝依然，可随我共（“今得”下二十二字据明抄本补。）游观也。”狱吏不肯释械，曰：“府君无教，不敢专辄。”贵人曰：“但付我，不使走逸也。”乃释之。贵人将安居遍至诸地狱，备见若

楚，略与经文相符。游历未竟，有传教来云：“府君唤安居。
“安居惶惧，求救于贵人。贵人曰：“汝自无罪，但以实对，必无忧也。”安居至门，见有桎梏者数百，一时俱进，安居在第三。至阶下，一人冠冕立于囚前，读罪簿。其第一措行，昔者娶妻之始，夫妇为誓，有子无子，终不相弃。而其人本是祭酒，尝亦奉道供化，徒众中得一女弟子，因而奸之，遂弃本妻，妻尝诉冤。府君曰：“汝夫妇违誓，大义不终，罪一也；师资义著在三，而奸之，是父子相淫，无以异也，付法局详刑。”次读第二女人辞牒，忘其姓名，云：家在南阳冠军县黄水里，家安爨器于灶口，而此妇眠婴儿于灶上，匍匐走行，粪污爨器中。此妇还见，即请谢神祇，盥洗精洁。而其舅每骂此妇，言无有天道鬼神，致此恶妇，得行污秽。司命闻知，故录送之。府君曰：“眠灶非过，小儿无知，又且已请谢神，是无罪矣。舅骂无道，诬谤幽灵，可录之来，须臾而至。次到安居，阶下人具读明牒，为伯所诉。府君曰：“此人事佛，大德人也。其伯杀害无辜，訾谤百姓，罪宜穷治，以其有小福，故未加之罪耳，今复谤诉无辜，敕催录取来。”已而府君遣安居还：若可去，善成胜业，可寿九十三，努力勉之，勿复更来。将离府，局司云：“君可拔却死名。”于是安居以次抽名既毕，而至向游贵人所。贵人亦至云：“知汝无他罪得还，甚善，力修功德，身福微，不辨生天，受报于此，辅佐府君，亦优游富贵，神道之美。吾家在宛，姓某名某，君还为吾致意，尊奉法戒，勿犯偏禁，可具以所见示语之也。”乃以三人力士送安居，出门数百步，传教送符与安居，谓曰：“君可持此符，经关戍次，以示之，勿辄偷过，偷过有罪谪也。若有水碍，可以此符投水中，即得过矣。”安居受符而归，行久之，阻大江不得渡，安居依言投符，矇然如眩，乃是其家庭中也。正闻家中号恸，所送三

人，勒还就身，安居闻其身臭秽，曰：“吾不复能归。”此人乃强排之，仆于尸脚上。安居既愈，欲验黄水妇人，特往冠军县寻问，果有此妇。相见依然，如有旧识，云：“已死得生，舅即以其日亡。”说所闻见，与安居悉同。安居果寿九十三也。（出《法苑珠林》）

马处伯

宋马处伯，巴西阆中人也。少信佛法，尝作宣汉县令。元嘉十二年，七月夜，梦见天际有三人，长二丈余，姿容严厉，（“厉”明抄本作“丽”。）临云下观，诸天妓乐，盈于空中，告曰：“汝厄在荆楚，戊寅之年，八月四日。若处山泽，其祸克消。人中斋戒，亦可获免。若过此期，当悟道也。”时俯见相识杨暹等八人，并着锁械。又见道士胡辽，半身出空，天际人皆记八人命尽年月，唯语辽曰：“若能修立功德，犹可延长也。”暹等皆如期而亡。辽益惧，奉法山居，勤励弥至。处伯后为梁州西曹掾，州将萧思话也。萧转南蛮，复命为行参军，处伯思荆楚之言，心甚惧，求萧解职，将适衡山，萧苦不许。十三年即戊寅岁也，六月末得病，至八月危笃。其日黄昏后，忽朗然彻视，遥见西方有三人行，长可二丈。前一人衣袷垂鬓，项有光，后二人姿质金耀，仪相端备，列于空中，去地数仞，处伯委悉详视，犹是前所梦者也。顷之不见，余芳移时方歇，同居小大，皆闻香气，因而流汗，病即小差。处伯所居颇卑陋，于时自觉处在殿堂，廊壁焕耀，皆是珍宝，俄即所患平复。（出《冥祥记》）

卷第一百一十四 报应十三（崇经像）

费崇先

宋费崇先，吴兴人，少信佛法，精勤。泰始三年，受菩萨戒，寄斋于谢慧远家，二十四日，昼夜不懈。每听经，常以鹡尾香炉置膝前，初斋三夕，见一人，容服不凡，径来举炉去。崇先视膝前，炉犹在，方悟神异。自惟衣裳新濯，了无不净，唯坐侧有唾壶，既撤去壶。即复见此人还炉于前，未至席，犹见二炉，既至即合为一，然则此神人所提者，盖炉影耳。崇先又尝闻人说，福远寺有钦尼者，精勤得道，欣然愿见，未及得往，属意甚至，常斋于他家，中夜，忽见一尼，容仪端俨，著赭布袈裟，正立斋席之前，食顷而灭。崇先及见此尼，状貌被服，即前夜所睹者也。（出《法苑珠林》）

魏世子

宋魏世子，梁郡人，奉佛精进，儿女尊修，唯妇迷执不信。女年十四，病死，七日而苏，云：“可安施高座，并无量寿经。”世子即为具设经座，女虽持斋戒，未常看经，今即升座，诵声清利。下启父言：“儿死便往无量国，见父兄及己三人，池中已有芙蓉大花，后当化生其中。唯母独无。不胜此苦，故归启报。”语竟，复绝。母于是敬信法教。（出《冥祥记》）

何昙远

何昙远，庐江人，父万寿，御史中丞。昙远奉法持菩萨戒，年十八，丁父艰。哀毁成疾，殆将灭性，号踊之外，归心净土，庶祈感应。时请僧数人，昙远向僧舍忏悔宿业，终无感徵。僧舍每加奖励，不令懈怠。尔后因夜转经竟，众僧已眠，昙远忽自歌颂，僧舍惊而问之。昙远曰：“见佛身黄金色，光焰丈余，幡花翼从，充满虚空，佛自西至，呼令速去。”昙远素羸弱少力，此夕壮厉悦怿，便于合中取香著手中，并以园花散空。母曰：“汝今若去，不念吾耶？”昙远无所言而顿卧，宿信家中，闻此灵异，亦皆欣肃，不甚悲惧。昙远至五更，忽然而终，宅中芬馨数日。（出《冥祥记》）

陈秀远

宋陈秀远，颍川人，尝为湘州西曹，客居临湘县。少信奉三宝，年过耳顺，笃业不衰。元徽二年七月中，宴卧未寐，叹念万品死生，流转无定，惟已将从何来，一心祈念，冀通感梦，时夕结阴，室无灯烛。有顷，见枕边如萤火者，明照流飞，俄而一室尽明，连空如昼，秀远遽兴，合掌喘息。见庭中四五丈上，有一桥阁，危栏彩槛，立于空中。秀远了不觉升之，坐于桥侧，见桥上士女往还，衣装不异世人。末有一姬，年可三十，青袄白裳，行至秀远而立。有顷，又一妇人纯衣白布，偏环髻，持香花前，语秀远曰：“汝前身即我也，以此花供养佛故，得转身作汝。”复指青白姬曰：“此即复是我前身也。”言殫而去，后指者亦渐隐。秀远忽不觉还下之时，光亦寻灭。（出《冥祥记》）

葛济之

葛济之，句容人，稚川之后。妻同郡纪氏，体貌闲雅，有妇德。济之世事神仙，纪亦慕而心乐佛法，常存诚不替。忽一旦方织，俄觉云日开朗，空中清明，因投梭仰望四表，见西方有如来真形及宝盖幢幡映天，心独喜曰：经说无量寿（“寿”原本作“受”，据许本改。）者，即应此耶。便头面作礼，乃引济之，亦登时见半身及诸幡盖，俄而隐没。于是云日鲜华，五色烛耀，乡里备睹，移时方歇焉。（出《冥祥记》）

董青建

齐董青建者，不知何许人。父字贤明，建元初，为越骑校尉。初建母宋氏，孕建时，梦有人语云：“尔必生男，体上当有青志，可名为青建。”及生如言，即名焉。有容止，美言笑，性理宽和，家人未尝睹其愠色，见者咸异之。至年十四而州辟主簿。建元初，皇储镇樊汉，为水曹参军，二年七月十六日寝疾，自云：“不振济。”至十八日，临尽起坐，谓母曰：“罪尽福至，缘累永绝，愿母自爱。不须忧念。”因失声大哭，声尽而绝。将殡葬丧斋前，其夜灵语云：“生死道乖，勿安斋前，自当有造像道人来迎丧者。”明日，果有道人来，名昙顺，即依灵语，向昙顺说之。昙顺曰：“贫道住在南林寺，造丈八像垂成，贤子乃有此感应，寺西有少空地，可得安葬也。”遂葬寺边。三日，其母将亲表十许人，墓东见建如生，云：“愿母割哀还去，建今还在寺住。”母即止哭而还，举家菜食长斋。至闰月十一日，贤明梦见建云：“愿父暂出东斋。”贤明便香汤自浴，斋戒出东斋。至十四夜，于明中闻建唤声，惊起，见

建在斋前如生时。父问汝住在何处，建云：“从亡来，住在练神宫中，满百日，当得生忉利天，建不忍见父母兄弟哭泣伤恻，三七日礼诸佛菩萨，请四天王，故得暂还。愿父母从今已后，勿复啼哭祭祠。阿母已发愿求见建，不久当命终，即共建同生一处。父寿可得七十三，命终后，当三年受罪报，勤苦行道，可得免脱。”问曰：“汝从夜中来，那得有光明？”建曰：“今与菩萨诸天同下，此其身光耳。”又问曰：“汝天上识谁？”建曰：“见王车骑、张吴兴、外祖宋西河。”建曰：“非但此一门中生，从四十七年以来，至七死七生，已得四道果。先发七愿，愿生人间，故历生死，从今永毕，得离七苦。建临尽时，见七处生死，所以大哭者，与七家分别也。”问云：“汝皆生谁家？”建曰：“生江吏部、（“部”原作“用”，据《法苑珠林》五二改。）羊广州、张吴兴、王车骑、萧吴兴、梁给事、董越骑等家，唯此间生十七年，余处止三五年耳。自今已后，毒厉岁多，宜勤修功德，建见世人死，多堕三涂，生天者少。勤精进，可得免度，发愿生天，亦得相见，行脱差异，无相值期。”又问云：“汝母忧忆汝垂死，可令见汝否？”建曰：“不须相见，益怀煎苦耳，但依向言说之。诸天已去，不容久住。”惨有悲色，忽然不见。去后竹林左右犹有香气，家人亦并闻余香焉。建云所生七家：江概、羊希、张永、王玄宋（“宋”字疑是衍文。）谡、萧惠明、梁季文也。贤明遂以出家，名法藏。（出《法苑珠林》）

齐竟陵王

齐竟陵王，崇信内典，得热病，夜中垂死。梦见金像，手灌神汤，因遂平复。（出《辨正论》）

张逸

张逸为事至死，预造金像，朝夕祈命。临刑，刀折而项不伤。官问故，答曰：“唯以礼像为业。”其像项有二刀痕如血，因得免死。（出《感应传》）

释僧护

高齐时，有释僧护，守道直心，不求慧业，愿造丈八石像，咸怪其言。后于寺北谷中，见一卧石，可长丈八，乃顾匠营造。向经一周，面腹粗了，而背著地，以六具拗举之。始初不动，经夜至旦，忽然自翻，即就营造，移置佛堂。晋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齐，烧诸佛寺，此像独不变色。又欲倒之，大牛六十头挽不动。忽有异僧，以瓦木土壑垒而围之，寻失僧所在。像后降梦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寤而视焉，乃木伤其二指也。遂即补之。开皇十年，盗像幡盖者，梦丈八人入室责之，贼大怖悔而谢焉。其像见在。（出《法苑珠林》）

僧澄空

隋开皇中，僧澄空，年甫二十，誓愿于晋阳汾西铸铁像，高七十尺焉。鸠集金炭，经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办。于是造报遐迩，大集贤愚，然后选日而写像焉。及烟焰灭息，启炉之后，其像无成。澄空即深自咎责，稽首忏悔，复坚前约，再谋铸造。精勤艰苦，又三十年，事费复备，则又复写像焉。及启铸，其像又复无成，澄空于是呼天求哀，叩头请罪，大加贬挫，深自勤励。又二十年，功力复集，然后选日，复写像焉。

及期，澄空乃身登炉巔，百尺悬绝，扬声谓观者曰：“吾少发誓愿，铸写大佛，今虚费积年，如或踵前，吾亦无面见大众也。吾今俟其启炉，欲于金液而舍命焉，一以谢佞于诸佛，一以表诚于众善。倘大像圆满，后五十年，吾当为建重阁耳。”时观者万众，号泣谏止，而澄空殊不听览。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踊跃，澄空于是挥手辞谢，投身如飞鸟而入焉。及开炉，铁像庄严端妙，毫发皆备。自是并州之人，因起阁以覆之，而佛身洪大，功用极广，自非殊力，无由而致。唐开元初，李皓为太原军节度使，出游，因仰像叹曰：“如此好相，而为风日所侵，痛哉！”即施钱百万缗，周岁之内，而重阁成就，至今北都谓之平等阁者是也。计僧死像成日至皓，正五十年矣。以佛法推之，则皓也得非澄空之后身欤。（出《集异记》）

释慧侃

隋蒋州大归善寺释慧侃，曲阿人也，灵通幽显，世莫识之。而翘敬尊像，事同真佛，每见立像，不敢辄坐，劝人造像，唯作坐者。后往岭南，修禅法，大有悟解。住栖霞时，尝往扬都汤偃法师，偃异礼接之。将还山，偃请现神力。侃即从窗中出臂，解齐熙寺佛殿上额，因语偃云：“世人无远识，见多惊异，故吾所不为耳。”大业元年，终于大归善寺。初侃终日，以三衣还众僧：“吾今死去，徒众好住。”便还房内。大众惊起追之，乃见房中白骨一具，跏坐床上，就而撼之，锵然不散。（出《法苑珠林》）

释道积

唐蒲州普济寺释道积，河安邑县人也。博通经教，洞明

玄旨，河东英俊，莫与同风。先是沙门宝澄于普济寺创营大像百丈，功愿未终而卒。耆艾请积继之，积受众勤请，广行缘化，槐檀十迁，而大像成就，道俗庆赖，感彻人天。初积受请之夕，梦二狮子于大像侧，连吐明珠，相续不绝，既寤叹曰：“兽王自在，则表法流无滞，宝珠自涌，又喻檀施不穷。冥（“冥”原作“宜”，据《法苑珠林》六三改。）运潜符，徵效斯在。“即命工匠，图所梦于弥勒大像前，今犹存焉。其寺在蒲坂之阳，高爽华敞，东临州里，南望河山。像设三层，岩廊四合，上方下院，赫奕相临，园磴田蔬，周环俯就，佛事隆盛，咸积之功焉。（出《法苑珠林》）

释法诚

终南山悟真寺释法诚，雍州万年县人，事沙门僧和为师。和亦乡族之所推奉，曾有人欲害和，夜诣门，见房内猛火，腾焰升帐，遂即追悔。诚奉佩训勖，常诵法华，翘心奉行，朝夕不懈。梦感普贤，劝书大教，既悟，即入净行道。重村工匠，令书八部般若，香台宝轴，庄严成就。又于寺南横岭，造华严堂，凿山堙堑，列栋连甍，前对重峦，右临斜谷，吐纳云雾，下瞰烟虹，实奇观也。弘文馆学士张孝静者，善于书翰，诚乃请孝静写藏经，斋洁勤拳。大致感应，灵禽异兽，驯扰精庐。贞观十四年，忽谓侍者曰：“诸行无常，法缘有竭，九品往生，斯言验矣。吾今去世，汝无忧恼。”言毕，口光烛于楹，奄然而化。（出《高僧传》）

卷第一百一十五 报应十四（崇经像）

张法义

唐张法义，华州郑县人。年少贫野，不修礼度。贞观十一年，入华山伐树，见一僧坐岩穴中，法义就与语，晦冥不归。僧因设松柏末，以供食之，谓法义曰：“贫道久不欲外人知，檀越出，慎勿言相见，因为说俗人多罪累，死皆恶道，志心忏悔，可以灭之。”乃令净浴，被僧衣，为忏悔，旦而别去。十九年，法义病卒，埋于野外，贫无棺槨，以薪木瘞之而苏，自推木出归家。家人惊愕，法义自说，初有两人来取，乘空行，至官府，入门，又巡巷南行十许里，左右皆有官曹，门闾相对，不可胜数。法义至一曹院，见官人遥责使者曰：“是华州张法义也，本限三日至，何因乃淹七日？”使者云：“义家狗恶，兼有祝师，祝师见打甚苦，袒衣而背青肿。”官曰：“稽限过多，各与杖二十。”言讫，杖亦毕，血流洒地。官曰：“将法义过录事。”录事署发文书，令送付判官。召主典，取法义前案，簿盈一床。主典对法义前披检云：“其簿多先朱勾毕，有未勾者则录之，曰：贞观十一年，法义父使刈禾，法义反顾张目，私骂父，不孝，合杖八十。始录一条，即见昔岩穴中僧来。判官起迎，问何事，僧曰：‘张法义是贫道弟子，其罪尽忏悔灭除讫，天曹案中已勾毕，今枉追来，不合死。’主典云：‘经忏悔者，此案勾了。至如张目骂父，虽蒙忏悔，事未勾了。’僧曰：‘若不如此，当取案勘之，应有福利，仰判官。’令典将法义过王宫，殿宇宏壮，侍卫数十人，僧亦随至王所。王起

迎僧，王曰：“师当直来耶？”答曰：“未当次直。有弟子张法义被录来，此人宿罪，并贫道勾讫，未合死。”主典又以张目视父事过王，王曰：“张目忏悔，此不合免。然师为来请，到放七日。”法义白僧曰：“日既不多，后来恐不见师，请即往随师。”师曰：“七日七年也，可早去。”法义固请随，僧因请王笔，书法义掌中作一字，又请王印印之，曰：“可急去还家，凭作福报，后来不见我，宜以掌印呈王，王自放汝也。”法义乃辞出，僧令送出。至其家。内至黑，义不敢入。使者去之，遂活。觉在土中，甚轻薄，以手推排得出。因入山，就僧修福，义掌中所印处，文不可识，然皆为疮，终莫能愈，至今尚存焉。（出《法苑珠林》）

王弘之

唐王弘之，贞观中为沁州和川令。有女适博陵崔轨，于和川病卒。经数十日，其家忽于夜中闻崔语，初时倾家惊恐，其后乃以为常。云：“轨是女婿，虽不合于妻家立灵，然而苦无所依，但为置立也。”妻从其请，朝夕置食，不许置肉，唯要素食。恒劝礼佛，又具说地狱中事，云：“人一生恒不免杀生及不孝，自余之罪，盖亦小耳。”又云：“轨虽无罪，然大资福助，为轨数设斋供，并写法华、金刚、观音等经，各三两部，自兹已后，即不复来。”王家一依其言，写经设供。轨忽更来愧谢，因云：“今即取别。”举家哭而送之。轨有遗腹之子，已年四五六岁，轨云：“此子必有名官，愿善养育。”自此不复来矣。（出《法苑珠林》）

崔义起妻

唐司元少常伯崔义起，妻萧氏，父文铿，少不食荤茹酒肉。萧氏以龙朔三年五月亡，其家为修初七斋。僧方食，其婢素玉忽云：“夫人来语某曰：生时闻佛经说地狱，今身当之，苦不可言。赖男女等与我追福，蒙放暂归。”即向诸僧忏悔，欲去又云：“我至二十日更来，将素玉看受罪。”即如期，素玉便昏绝，三日乃苏，云：“初随夫人到一大城中，有一别院，夫人所住，亦兼有汤镬铁床来至，夫人寻被烧煮，酷毒难说。其夫人父文铿忽乘云在空中呼曰：‘早放素玉回。’语素玉女曰：‘我女生时不受戒，故恣行贪嫉，汝归，令崔郎多造功德，为拔此厄。’又见一婆罗门僧从空中下，作梵语，教素玉念金刚、法华、药师经各一遍，令去。既活。并不遗忘。”有梵僧听之，云：“素玉所传，如同西国语，与中国异也。”（出《报应记》）

襄阳老姥

唐神龙年中，襄阳将铸佛像，有一老姥至贫，营求助施，卒不能（“能”原作“成”。据明抄本改。）得。姥有一钱，则为女时母所赐也，宝之六十余年。及铸像时，姥持所有，因发重愿，投之炉中。及破炉出像，姥所施钱，著佛胸臆，因磨错去之。一夕，钱又如故，僧徒惊异，钱至今存焉。乃知至诚发心，必有诚应，姥心至诚，故诸佛感之，令后人生希有此事也。（出《纪闻》）

普贤社

开元初，同州界有数百家，为东西普贤邑社，造普贤菩萨

像，而每日设斋。东社邑家青衣，以斋日生子于其斋次，名之曰普贤。年至十八，任为愚竖，厮役之事，盖所备尝，后因设斋之日，此竖忽推普贤身像而坐其处。邑老观者，咸用怒焉，既加诟骂，又苦鞭撻。普贤笑曰：“吾以汝志心，故生此中。汝见真普贤不能加敬，而求此土像何益？”于是忽变其质为普贤菩萨身，身黄金色，乘六牙像，空中飞去，放大光明，天花采云，五色相映，于是遂灭。邑老方悟贤圣，大用惊惭。其西社为普贤邑斋者，僧徒方集，忽有妇人，怀妊垂产，云：“见欲生子。”因入菩萨堂中，人呵怒之，不可禁止。因产一男子，于座之前，既初产生，甚为污秽，诸人不可提挈出，深用诟辱。忽失妇人所在，男变为普贤菩萨，光明照烛，相好端丽，其所污秽，皆成香花，于是乘象腾空，稍稍而灭。诸父老自恨愚暗，不识普贤，刺眇其目者十余人。由是言之，菩萨变观。岂凡人能识。（出《纪闻》）

李 洽

山人李洽，自都入京，行至灞上，逢吏持帖，云：“追洽。”洽视帖，文字错乱，不可复识，谓吏曰：“帖书乃以狼籍。”吏曰：“此是阎罗王帖。”洽闻之悲泣，请吏暂还，与家人别。吏与偕行过市，见诸肆中馈饌，吏视之久。洽问：“君欲食乎？”曰：“然。”乃将钱一千，随其所欲即买。止（“止”原作“正”，据明抄本改。）得一味（“味”原作“床”，据明抄大改。），与吏食毕，甚悦，谓洽曰：“今可速写金光明经，或当得免。洽至家写经毕，（“毕”字原本无，据明抄本补。）别家人，与（“与”原作“毕”，据明抄本改。）吏去。行数十里，至城，壁宇峻严，因问此为何城，吏云：“

安禄山作乱，所司恐贼越逸，故作此城以遇之。”又问城主为谁，曰：“是邬元昌。”洽素与城主有故，请为通之。元昌召入，相见悲喜。须臾，有兵马数十万，至城而过，元昌留洽坐，出门迎候，久之乃回。洽问此兵云何，曰：“阎罗王往西京大安国寺也。”既至寺，登百尺高座，王将簿阅云：“此人新造金光明经，遂得延算，故未合死。”元昌叹羨良久，令人送回，因此得活。（出《广异记》）

王 乙

王乙者，自少恒持如意轮咒。开元初，徒侣三人，将适北河。有船夫求载乙等，不甚论钱直，云：“正尔自行，故不计价。”乙初不欲去，谓其徒曰：“彼贱其价，是诱我也，得非苞藏祸心乎！”舡人云：“所得资者，只以供酒肉之资，但因长者，得不滞行李尔。”其徒信之，乃渡。仍市酒共饮，频举酒属乙，乙屡闻空中言勿饮，心愈惊骇。因是有所疑。酒虽入口者，亦潜吐出，由是独得不醉。泊夜秉烛，其徒悉已大鼾。乙虑有非道，默坐念咒。忽见舡人，持一大斧，刀长五六寸，从水仓中入，断二奴头，又斩二伴。次当至乙，乙伏地受死，其烛忽尔遂灭。乙被斫三斧，背后有门，久已钉塞，忽有二人，从门扶乙投水。岸下水深，又投于岸，血虽被体，而不甚痛。行十余里，至一草舍，扬声云：“被贼劫。”舍中人收乙入房，以为拒闭。及报县，吏人引乙至劫所，见岸高数十丈，方知神咒（原本“咒”下有“明”字，据明抄本删。）之力。后五六日，汴州获贼，问所以，云：“烛光忽暗，便失王乙，不知所之。”一疮虽破，而不损骨，寻而平愈如故，此持如意轮咒之功也。（出《广异记》）

钳耳含光

竺山县丞钳耳含光者，其妻陆氏，死经半岁。含光秩满，从家居竺山寺，有大墩，暇日登望。忽于墩侧见陆氏，相见悲喜，问其死事，便尔北望，见一大城，云：“所居在此。”邀含光同去，入城，城中屋宇壮丽，与人间不殊。傍有一院，院内西行，有房数十间，陆氏处第三房。夫妇之情，不异平素，衣玩服具亦尔。久之日暮，谓含光曰：“地府严切，君宜且还，后日可领儿子等来，欲有所嘱，明日不烦来也。”及翌日，含光又往，陆氏见之惊愕曰：“戒卿勿来，何得复至？”顷之，有绯衣吏，侍从数十人来入院。陆氏令含光入床下，垂毡至地以障之，戒使勿视，恐主客有犯。俄闻外呼陆四娘，陆氏走出。含光初甚怖惧，后稍窃视，院中都有二十八妇人，绯衣各令解髻两两结，投釜中，冤楚之声，闻乎数里，火灭乃去。陆氏径走入房，含光见入，接手床上，良久闷绝。既寤，含光问：“平生斋菜诵经念佛，何以更受此苦？”答云：“昔欲终时，有僧见诣，令写金光明经，当时许之，病亟草草，遂忘遗嘱，坐是受妄语报，罹此酷刑。所欲见儿子者，正为造金光明经。今君已见，无烦儿子也。”含光还家，乃具向诸子说其事，悲泣终夕。及明往视，已不复见，但荒草耳。遂货家产，得五百千，刺史已下，各有资助，满二千贯文。乃令长子载往五台写经，至山中，遍历诸台，未有定居。寻而又上台，山路之半，遇一老僧。谓之曰：“写经救母，何尔迟回？留钱于台，宜速还写金刚经也。”言讫不见，其子知是文殊菩萨，留钱而还。乃至舍写经毕，上墩，又见地狱，因尔直入。遇闭门，乃扣之，门内问是谁，钳耳赞府即云“是我”。（明抄本无“谁”字“我”字，即作“耶”。）久之，有妇人出曰：“贵阁令相谢，写

经之力，已得托生人间，千万珍重。”含光乃问：“夫人何故居此？”答云：“罪状颇同，故复在此尔。”（出《广异记》）

席豫

唐开元初，席豫以监察御史，按覆河西。去河西两驿，下食，求羊肝不得，挹主驿吏。外白“肝至”，见肝在（“见”原作“问”。据明抄本改。）王，王曰：“杀生有道，何故生取其肝，独能忍乎？”豫云：“初虽求肝，肝至见动，实不敢食。”言讫，见一小佛从云飞下，王起顶礼。佛言如豫所陈。王谓羊曰：“他不食汝肝，今欲如何！”寻放豫还也。（出《广异记》）

裴休

唐开成元年，宰相裴休，留心释氏，精于禅律。师圭峰密禅师。得达摩顿间密师注法界观禅论，皆相国撰文序。常被毳衲，于歌妓院中，持钵乞食，自言曰：“不为俗情所染，可以说法为人。”每自发愿，愿世世为国王，弘护佛法。后于阆国王生一子，手文中有裴休二字，闻于中朝。其子弟请迎之，彼国不允而止。（出《北梦琐言》）

牙将子

唐东蜀大圣院有木像，制度瑰异，耆老相传云：顷自荆湘溯流而上，历归峡等郡，郡人具舟揖取之，纤夫牵挽，不至岸。至渝，州人焚香祈请，应声而往。郡守及百姓，遂构大圣院安

置之。东川有牙将者，其子常暗，忽一日画地，告其父曰：“某宿障深重，被兹业病，闻大圣院神通，欲舍身出家，依止供养，冀消除罪根耳。”父许之，由是虔洁焚修，夙夜无怠，经数载，倏尔能言，抗音清辩，超于群辈。复有跛童子者，睹兹奇异，发愿于大圣院终身苦行，忏悔求福，未逾期岁，忽能起行，筋骨自伸，步骤无碍。事悉具本院碑，殿有东庑，见有暗僧跛童子二画像并存焉。（出《报应录》）

卷第一百一十六 报应十五（崇经像）

谢 晦

宋尚书谢晦为荆州刺史，谓塔寺不宜在人间，当移之郭外，乃自率部下至新寺门，遣队士八十，持刀斧，毁坏浮图，尊像纵横，瓦木倾坠。俄而云雾暗天，风尘勃起，晦冥即怖走，队人惊散，莫知所以。晦等夜梦，咸见沙门，飞腾空中，光明显赫。又见二人，形悉丈余，容姿甚伟，厉声嗔曰：“所行反道，寻当自知。其后，队人满（明钞本“满”作“史”双字）身著癞疾，经时而死。余人并犯法就终，谢晦连年患瘡病，后因谋叛，合家被诛，皆非命而卒。（出《辨正论》）

尼智通

宋尼智通，京师简静尼也，年貌殊少，信道不笃。元嘉九年，师死罢道，嫁为魏郡梁甫妾，生一男，年七岁，家甚贫穷，无以为衣。智通为尼时，有数卷素无量寿法华等经，悉练捣之，以衣其儿。居一年而得病，恍惚惊悸，肌体坏烂，状若火疮，有细白虫，日去升余，惨痛烦毒，昼夜号叫。常闻空中语云：“坏经为衣，得此报也。”旬余而死。（出《冥祥记》）

王袭之

宋吴兴太守琅琊王袭之，有学问，爱老庄而不信佛，唯事

宰杀。初为晋西省郎中，性好宾客，于内省前养一双鹅，甚爱玩之。夜忽梦鹅口（“口”原本作“曰”，据明抄本改。）衔一卷经，可十纸许，取看皆说罪福之事，明旦果见，乃是佛经。因是不敢宰杀，笃信过人。（出《辨正论》）

周 宗

周宗者，广陵郡人也。宋元嘉七年，随到彦之北伐。王师失利，与同邑六人逃窜。间行于彭城北，遇一空寺，无有僧徒，中有形像，以水晶为相，因共窃取之，乃出村贷食。其一人羸病，等辈皆轻之，独不得分与。既而各还家，三四年中，宗等五人，相继病癩而死。不得分者独获免。（出《冥祥记》）

沈僧复

宋吴兴沈僧复，大明末，本土饥荒，逐食至山阳。昼入村野乞食，夜还寄寓寺舍左右。时山阳诸小形铜像甚众，僧复与其乡里数人，积渐窃取，遂囊筐数四悉满，复因将还家，共铸为钱。事既发觉，执送出都，入舡便云：“见人以火烧之。”昼夜叫呼，自称楚毒不可忍，未及刑坐而死，举体皆拆裂，状如火烧。吴郡朱亨，亲识僧复。具见其事。（出《冥祥记》）

僧道志

宋沙门僧道志者，北多宝僧也。尝为众僧令知殿塔，自窃幡盖等宝饰。所取甚众，后遂偷像眉间珠相，既而开穿垣壁，若外盗者，故僧众不能觉也。积旬余而得病，便见异人，以戈

矛刺之，时来时去，辄惊叫，应声流血。初犹日中一两如此，其后病甚，刺者稍数，疮痍变遍体，呻呼不能声。同寺僧众，颇疑其有罪，欲为忏悔。始问，犹讳而不言。将尽二三日，乃具自陈列，泣涕请救曰：“吾愚悖不通，谓无幽途，失意作罪，招此殃酷，生受楚拷，死婴刀镞，已糜之身，唯垂哀恕，今无复余物，唯衣被毡履，或足充一会。”并频请愿，具为忏悔者。偷像相珠有二枚，一枚已属姬人，不可复得；一以质钱，在陈昭家，令赎回。道志既死，诸僧合集，赎得相珠，并设斋忏。初工人复相珠时，展转回趣，终不安合，众僧复为礼拜烧香，乃得著焉。年余，而同学等于昏夜间，闻空中有语，详听即道志声也。自说云：“自死已来，备婴痛毒，方累年劫，未有出期。赖蒙众僧哀怜救护，赎像相珠，故苦酷之中，时有间息，感恩无已，故暂来称谢。”言此而已，闻其语时，腥腐臭气，苦痛难过。言终久之，乃稍歇。（出《冥祥记》）

唐文伯

宋唐文伯，东海赣榆人也。弟好蒲博，家资都尽。村中有寺，经过人或以钱上佛，弟屡窃取。后病癞，卜者云：“崇由盗佛钱。”父怒曰：“佛是何神，乃令我儿致此！吾当试更虏夺，若复能病，可也。”前县令何欣之妇，上织成宝盖带四枚，乃盗取为腰带。不百日，复得恶病。发疮之始，起腰带处。（出《冥祥记》）

崔平业

梁人崔平业者，善弓马，为武士监军。一生以偷佛熔铜为

业，卖铜以供酒肉，心无惭惧。年五十，妻子兄弟并死，业一身忽病目障，饥寒并至，饿死。（出《辨正论》）

王镇恶

梁人进（《辨正论》注八“进”作“道”）士王镇恶，有学问而无善心，出言多所非毁，亦为时人所嫌。轻慢佛法，见僧必侮谑。后以教学为业，时有鹿溪寺僧法满寄铜钟一口于其学内，未取之间，镇恶盗以铸钱。后与僧法满对誓，经年重病，而舌弯缩，口不得言。既知负誓，乃舍资铸钟赎罪。至死，口不得言。（出《王氏戒》）

郭祖深

梁人郭祖深，上梁武一十八条事，请废郭内小寺及无业僧尼，梁武不纳。后梦见神唾之，遂病癞，虽悔不差。（出《辨正论》）

卫元宗

卫元宗毁法之后，身著热风，委顿而死。（出《辨正论》）

姜胜生

冀州故观城人姜胜生，唐武德末年，忽遇恶疾，遂入蒙山医疗，积年不损。后始还家，身体疮烂，手足指落。夜眠，忽梦见一白石像，可长三尺许，谓之曰：“但为我续手，令尔即

差。”至旦，忽忆于武德初年，在黍地里打雀，于故村佛室中，取维摩经裂破，用系杖头吓雀。有人见者云：“盗裂经大罪。

“胜生反更恶骂，遂入堂中，打白石像右手落，梦中所见，宛然旧像。遂往佛前，头面作礼，尽心悔过。顾匠续其像手，造经四十卷，营一精舍。一年之内，病得痊，乡人号为圣像。（出《冥报记》，明抄本作出《冥报拾遗记》）

傅奕

唐太史令傅奕，本太原人，隋末，徙至扶风。少好博学，善天文历数，聪辩，能剧谈。自武德贞观中，尝为太史令，性不信佛法，每轻僧尼，至以后像为砖瓦之用。贞观十四年秋，暴病卒。初奕与同伴傅仁均、薛颐，并为太史令，颐先负仁均钱五千，未偿而仁均死，后颐梦见仁均，言语如平常。颐因问曰：“先所负钱，当付谁人？”仁均曰：“可以付泥犁人。”问是谁，答曰：“太史令傅奕是也。”既而寤。是日夜，少府监冯长命又梦已在一处，多见先亡人，长命问经文说罪福之报，未知审定有否，答曰：“皆悉有之。”又问如傅奕者，生平不信，死受何报，答曰：“罪福定有，然傅奕已配越州为泥犁矣。”（出《地狱苦记》）

并州人

并州有人解画，曾陷北虏，突厥可汗遣画佛像。此人时偷彩色，恐被搜获，纸裹塞鼻中，鼻中血出数升。此人后为僧，唐贞观中，于山东住寺，渐渐患鼻。二三年，后鼻中生肉，甚大如桃，脓血狼藉，酸痛不已。后请僧灵顓忏悔，病亦不愈，

十年始亡。灵顓尝住慈恩寺，说其事。（出《广古今五行记》）

薛孤训

唐贞观二十年，征龟兹。有薛孤训者，为行军仓曹。军及屠龟兹后，乃于精舍剥佛面金，旬日之间，眉毛尽落。还至伊州，乃于佛前悔过，以所得金皆为造功德。未几，眉毛复生。（出《冥祥记》）

嵩州县令

唐贞观中，有人任嵩州一县令，往高昌，于寺得一真珠像。至京师，诸大寺欲与千贯钱买之，不肯，遂毁破，卖得一千三百贯。后月余患肿，寤寐之间，见一僧云：“何因毁坏尊像？”遂遣人拔其舌，长尺余，苦痛呻吟，数日而死。德安县令薛逵备知此事。（出《冥祥记》，明抄本作出《广古今五行记》）

丁 零

相州邺城中，有丈六铜立像一躯。贼丁零者，志性凶悖，无有信心，乃弯弓射像，箭中像面，血下交流，虽加莹饰，血痕犹在。又选五百力士，令挽仆地，消铸为铜，拟充器用。乃口发大声，响烈雷震，力士亡魂丧胆，人皆仆地，迷闷宛转，怖不能起。由是贼侣惭惶，归信者众。丁零后时著疾，被诛乃死。（出《宣验记》）

唐武宗

长安城北有古冢，高十数丈，传云周穆王陵也。唐会昌六年，正月十五日，有人夜行至陵下，闻人语于林间，意其盗也，因匿于草莽中伺焉。俄有人自空而来，朱衣执版，宣曰：“冢尉何在？”二吏出曰：“在位。”因曰：“录西海君使者，何时当至？”吏曰：“计程十八日方来。”朱衣曰：“何稽？”对曰：“李某（武宗名）坐毁圣教，减一纪算，当与西海君同日录其魂。”忽有贾客铃声自东来，朱衣与二吏俱不复见。后数月，帝果晏驾。帝英毅有断，勤于庶政，至如迎贵主以破羌族，复内地而歼狡穴，武功震耀，肃宪之次也。然金人之教，不可厚诬，则秦时焚书坑儒，后华山中有告祖龙之死者，事不谬矣。（出《传神录》，明抄本作《传记补录》）

王义逸

唐会昌中，有王义逸者，护凤翔军，值武宗斥毁佛刹。义逸以家财易诸瓦木，取其精者，遂大营市邸，并治其第，为岐下之甲焉。居三年，一日有小吏入告，有不便事，且泣曰：“某适方就室假寐，有紫衣人招入一朱户，则类将军之第也。见丝竹绮罗，宾客列坐满堂，独无将军。紫衣人指阶下一径曰：‘此路可见公主。’因北趋，见荆棘满地，其路才可容人，步至低屋，排户而入，见将军卧于床上，系其手足，有人持火至，方熬其发，因出涕而言曰：‘吾不幸，生好贾贩僧寺材础，以贪其利，今系于此，后三日当死。君归为我告其家，速毁邸第，以归佛寺，不可辄留。既而焰炽，不能尽言，’义逸怒而叱之。明日，果脑发痛，三日而卒。（出《传记附录》，明抄本作《传记补录》）

赘 肉

释氏因果，时有报应。近岁有一男子，既贫且贱，于上吻忽生一片赘肉，如展两手许大，下覆其口，形状丑异，殆不可言。其人每饥渴，则揭赘肉以就饮啜，颇甚苦楚。或问其所因。则曰：“少年无赖，曾在军伍，常于佛寺安下，同火共刲一羊，分得少肉，旁有一佛像，上吻间可置之，不数日婴疾，遂生此赘肉焉。”（出《玉堂闲话》）

西明寺

长安城西明寺钟，寇乱之后，缙徒流离，阒其寺者数年。有贫民利其铜，袖锤鋏往窃凿之，日获一二斤，鬻于闾閻。如是经年，人皆知之，官吏不禁。后其家忽失所在，市铜者亦讶其不来。后官欲徙其钟于别寺，见寺钟平堕在阁上，及仆之，见盗钟者抱锤鋏，俨然坐于其间，既已干枯矣。（出《玉堂闲话》）

明相寺

凤州城南有明相寺，佛数尊，皆饰以金焉。乱罹之后，有贫民刮金，鬻而自给，迨至时宁，金彩已尽。于是遍身生癣，痒不可忍，常须以物自刮，皮尽至肉，肉尽至骨而死焉。毁佛之咎，昭报如此。（出《冥祥记》）

僧义孚

僧义孚，青社人，解琴。寓于江陵龙兴寺，行止诡譎。府

主优容之，俾贳钱帛，诣西川写藏经。或有人偷窃社户所造藏经出货，义孚以廉价赎之，其羡财遂为所有。一旦发觉，卖经者毙于枯木下。此僧虽免罪，未久得疾，两唇反引，有以驴口，其热痛不可忍也，人皆畏见，苦楚备极而死。同寺有数辈，贩鬻经像，惧而舍财，修功德，以孚为鉴戒。（出《冥报记》，明抄本作出《北梦琐言》。）开照寺盗

伪蜀金堂县三学山开照寺，夜群寇入寺，劫掠缁徒罄尽。寺元有释迦藕丝袈裟，为千载之异物也，贼曹分取，与其妻拆而易之。夫妻当时，手指节节堕落，须鬓俱坠，寻事败。戮于市。（出《儆戒录》）

僧绍明

伪蜀大慈寺赐紫慈昭大师绍明，主持文殊阁，常教化钱物，称供养菩萨圣像。积有星岁，所获太半入己。后染病，恒见火烧顶至足，周而复始，不胜其苦。悔过忏悔，唱施衣，竟不获免。（出《儆戒录》）

潼江军

伪蜀潼江，起军攻取阆州，兵火烧劫，闾里荡尽。佛寺有大钟在地，有一卒运大石击钟，令碎而鬻之。钟破裂流迸，正中卒胫，双折而死。（出《儆戒录》）

卷第一百一十七 报应十六（阴德）

孙叔敖

楚孙叔敖为儿，出游还，忧而不食。母问其故，泣曰：“见两头蛇，恐死。”母曰：“今蛇安在？”曰：“敖闻见两头蛇者死，恐后人又见，杀而埋之矣。”母曰：“无忧矣！闻有阴德，天报之福。”（出《贾子》）

崔敬嗣

唐崔敬嗣为房州刺史，中宗安置在房州，官更多无礼。敬嗣独申礼敬，供给丰赡，中宗常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长史崔敬嗣。既同名姓，每进拟官。皆御笔超拜之者数四，后引与语，知误。访敬嗣已卒，遣安石授其子注官，后官至显达，其孙即光远也。（出《谭宾录》）

裴 度

唐中书令晋国公裴度，质状眇小，相不入贵，屡屈名场，颇亦自惑。会有相工在洛中，大为缙绅所神。公特造之，问命，相工曰：“郎君形神，稍异于人，不入相。若不至贵，即当饿死。今则殊未见贵处，可别日垂访，为君细看。”公然之。他日出游香山寺，徘徊于廊庑间，忽见一素衣妇人，致缙褶于僧伽栏楯之上，祈祝良久，瞻拜而去。少顷，度方见缙褶在旧处，知其遗忘也，又料追付不及，遂收取，以待妇人再至，日暮竟不至，度挈归

逆旅。诘旦，复携往，寺门始辟，睹昨日妇人，疾趋而至，恸声惋叹，若有非横。度从而问之，妇人曰：“阿父无罪被系，昨贵人假得玉带二犀带一，直千余缗，以赂津要，不幸失去于此。今老父不测之祸，无所逃矣。”度恍然，复细诘其物色，因而授之。妇人拜泣，请留其一，度笑而遣之。寻诣昔相者，相者审度，声色顿异，惊叹曰：“此必有阴德及物，前途万里，非某所知也。”度因以前事告之。度果位极人臣。（出《摭言》）

刘 轲

唐侍御刘轲者，韶州人也。幼之罗浮九疑，读黄老书，欲学轻举之道。又于曹溪探释氏关戒，遂被僧服，故释名海纳。北之筠川方山等寺，又居庐岳东林寺，习南山钞及百法论，咸得宗旨焉。独处一室，数梦一人衣短褐曰：“我书生也，顷因游学，逝于此室，以主寺僧不闻郡邑，乃瘞于牖下，而尸骸局促。死者从真，何以安也，君能迁葬，必有酬谢。”乃访于缙属，果然。刘解所著之衣，覆其骸骼。具棺改窆于虎溪之上。是夜梦书生来谢，将三鸡子，劝轲立食之，轲嚼一而吞其二焉。后乃精于儒学，而善属文章，因策名第，历任史馆。欲书梦中之事，不可自为传记，吏部侍郎韩愈素知焉，曰：“待余暇，当为一文赞焉。”愈左迁，其文不就也。（出《云溪友议》）

刘弘敬

唐彭城刘弘敬，字元溥。世居淮淝间，资财数百万，常修德不耀，人莫知之。家虽富，利人之财不及怨，施人之惠不望报。长庆初，有善相人，于寿春道逢元溥曰：“噫，君子且止，

吾有告也。”元溥乃延入馆而讯焉，曰：“君财甚丰矣。然更二三年，大期将至，如何？”元溥涕泗曰：“夫寿夭者天也，先生其奈我何！”相人曰：“夫相不及德，德不及度量，君虽不寿，而德且厚，至于度量尤宽，且告后事。但二三年之期，勤修令德，冀或延之。夫一德可以消百灾，犹享爵禄，而况于寿乎，勉而图之，吾三载当复此来。”言讫而去，元溥流涕送之，乃为身后之计，有女将适，抵维扬，求女奴资行，用钱八十万，得四人焉。内一人方兰荪者，有殊色，而风骨姿态，殊不类贱流，元溥诘其情，久而乃对曰：“贱妾死罪，无复敢言。”主君既深讶之，何敢潜隐。某代为名家，家本河洛，先父以卑官淮西，不幸遭吴寇跋扈，因缘姓与国（“国”原作“寇”，据明抄本改。）同，疑为近属，身委锋刃，家仍没官，以此湮沈，无处告诉，其诸骨肉，寇平之后，悉被官军收勅为俘，不可复知矣。贱妾一身再易其主，今及此焉，元溥太息久之，乃言曰：“夫履虽新不加于首，冠虽旧不践于地，虽家族丧亡，且衣冠之女，而又抱冤如此，三尺童子，犹能发愤，况丈夫耶！今我若不振雪尔冤，是为神明之诛焉。”因问其亲戚，知其外氏刘也。遂焚其券，收为甥，以家财五十万，先其女而嫁之。长庆二年，春三月辛卯，兰荪既归，元溥梦见一人，被青衣秉简，望尘而拜，迫之潸然曰：“余则兰荪之父也。感君之恩，何以报之，某闻阴德所以动天地也，今君寿限将尽，余当为君请于上帝，故奉告。”言讫乃去。后三日，元溥复梦兰荪之父立于庭，紫衣象简，侍卫甚严，前谢元溥曰：“余不佞，幸得请于帝，帝许我延君寿二十五载，而富及三代，子孙无复后祸。其所残害吾家者，悉获案理之，存者祸身，没者子孙受衅，帝又悯余之冤，署以重职，获主山川于淮海之间。”因呜咽再拜而去，诘旦，元溥依依，未所甚信。后三年，果相者复至，迎

而贺元溥曰：“君寿延矣！且君自眉至发而视之。”元溥侧冠露额，曰：“噫，有阴德上动于天者。自今后二十五载，庆及三代。”元溥始以兰荪之父为告，相者曰：“昔韩子阴存赵氏，太史公以韩氏十世而位至王侯者，有阴德故也。况兰荪之家无后矣，兰荪之身贱隶矣，如是而能不顾多财之与殊色，而恤其孤，岂不谓阴德之厚哉。（出《阴德传》）

萧 倣

唐丞相兰陵公萧倣，清誉俭德，时所推伏。尝统戎于番禺，有酌泉投香之誉，以是夷估幅凑，至于长安宝货药肆，咸丰衍于南方之物，由此人情归美。僖宗诞圣于壬午，龙飞于癸巳，皇算十有二载矣。思命耆德，佐佑大化，乃自奉常卿起为上相，时年八十有三。居台席数载，汲引才俊，导畅皇慈，俭德既彰，浇风少革，及薨于位，上甚追悼，而废常朝者三日。册赠之礼，有加等焉。议者曰：高位重禄，苟有其分，阴灵必助其寿考。不然，安有过悬车之岁，而命相之主始生也。太公晚年七十而遇文王，今逾钓渭之年一纪。则知荣辱之分，岂偶然哉。（出《唐厥史》）

孙 泰

唐孙泰，山阳人，少师皇甫颖，守操颇有古贤之风。泰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为托曰：“其长者损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姊”原作“娣”，据唐摭言改。）或诘之，泰曰：“其人有废疾，非泰何适？”众皆伏泰之义。尝于都市，遇铁灯台市之，而命磨洗，即银也，泰

亟往还之。中和中，将家于义兴，置一别墅，用缗二百千。既半授之矣，泰游吴兴郡，约回日当诣所止。居两月，泰回，倚舟墅前，复以余资授之，俾其人他徙。于时睹一老姬，长恻数声，泰惊悸，召诘之，姬曰：“老妇尝迨事舅姑于此，子孙不肖，为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恍然久之，因始曰：“吾适得京书，已别除官，固不可驻此也，所居且命尔子掌之。”言讫，解维而逝，不复返矣。子展，进士及第，入梁为省郎。（出《摭言》）

李 质

唐咸通中，吉州牙将李质，得疾将死忽梦入冥。见主吏曰：“尝出七人性命，合延十四年。”吏执簿书，以取上命。久之，出谓质曰：“事毕矣。”遂命使者领送还家，至一高山，推落乃寤。质潜志其事，自是疾渐平愈，后果十四年而终。（出《报应录》）

范明府

唐范明府者，忘其名，颇晓术数。选授江南一县宰，自课其命云：“来年秋，禄寿俱尽。”将出京，又访于日者，日者曰：“子来年七月数尽，胡为远官哉？”范曰：“某固知之，一女未嫁，利薄俸以资遣耳。”及之任，买得一婢子，因诘其姓氏，婢子曰：“姓张，父尝为某堰官，兵寇之乱，略卖至此。”范惊起，问其父名，乃倣昔之交契也。谓其妻曰：“某女不忧不嫁，悉以女妆奁，择邑客谨善者配之。”秩满归京，日者大骇曰：“子前何相给之甚！算子禄寿俱尽，今乃无恙，非甲

子差缪，即当有阴德为报耳！”范曰：“俱无之。”日者诘问不已，范以嫁女仆事告之。日者曰：“此即是矣。子之福寿，未可量也。”后历官数任而终。（出《报应录》）

程彦宾

伪蜀罗城使程彦宾，临淄人也。攻取遂宁，躬率百夫，直冒矢石。城破。获处女三人，蔚有姿容，彦宾以别室处之。浹旬间，父母持金请赎，公还金归女，告以全人，父母泣而谢曰：“愿公早建旄节。”彦宾笑而答曰：“吾所愿寿终时无病耳。”后年逾耳顺。果无疾而终。（出《儆戒录》）

卷第一百一十八 报应十七（异类）

汉武帝

昆明池，汉武帝凿之，习水战。中有灵沼神池，云：尧时洪水，停船此池，池通白鹿原，人钓鱼于原，纶绝而去。鱼梦于武帝，求去其钩。明日，帝游戏于池，见大鱼衔索，曰：“岂非昨所梦乎？”取鱼去钩而放之，帝后得明珠。（出《三秦记》）

东方朔

汉武帝宴于未央，方啖黍臠，忽闻人语云：“老臣冒死自诉。”不见其形。寻觅良久，梁上见一老翁，长八九寸，面目赭皱，须发皓白，拄杖僂步，笃老之极。帝问曰：“叟姓字何？居在何处？何所病苦？而来诉朕？”翁缘柱而下，放杖稽首，嘿而不言。因仰头视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见。帝骇愕，不知何等，乃曰：“东方朔必识之。”于是召方朔以告，朔曰：“其名为藻，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潜深河，陛下顷日，频兴造宫室，新伐其居，故来诉耳。仰头看屋，而复俯指陛下脚者，足也。愿陛下宫室足于此。”帝感之，既而息役。幸瓠子河，闻水底有弦歌声，前梁上翁及年少数人，绛衣素带，纓佩甚鲜，皆长八九寸，有一人长尺余，凌波而出，衣不沾濡，或有挟乐器者，帝方食，为之辍膳，命列坐于食案前。帝问曰：“闻水底奏乐，为是君耶？”老翁对曰：“老臣前昧死归诉，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即息斧斤，得全其居，不胜欢喜。故

私相庆乐耳。”帝曰：“可得奏乐否？”曰：“故赍乐来，安敢不奏。”其最长人便弦而歌，歌曰：“天地德兮垂至仁，愍幽魄兮停斧斤，保窟宅兮庇微身，愿天子兮寿万春。”歌声小大，无异于人，清彻绕越梁栋。又二人鸣管抚节，调契声谐。帝欢悦，举觞并劝曰：“不德不足当雅贶。”老翁等并起拜受爵，各饮数升不醉，献帝一紫螺壳，中有物，状如牛脂。帝问曰：“朕暗无以识此物。”曰：“东方生知之耳。”帝曰：“可更以珍异见贻。”老翁顾命取洞穴之宝，一人受命，下没渊底，倏忽还到，得一大珠，经数寸，明耀绝世，帝甚爱玩。翁等忽然而隐，帝问朔：“紫螺壳中何物？”朔曰：“是蛟龙髓，以傅面，令人好颜色。又女子在孕，产之必易。”会后宫产难者，试之，殊有神效。帝以脂涂面，便悦泽。又曰：“何以此珠名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数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故以名焉。”帝既深叹此事，又服朔之奇识。（出《幽明录》）

毛 宝

晋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宝戍邾城。有一军人，于武昌市买得一白龟，长四五寸，置瓮中养之，渐大，放江中。后邾城遭石氏败，赴江者莫不沉溺，所养人被甲入水中，觉如堕一石上。须臾视之。乃是先放白龟，既得至岸，回顾而去。（出《幽明录》）

孔愉

孔愉尝至吴兴余不亭，见人笼龟于路，愉买而放之。至水，

反顾视愉。及封此亭侯而铸印，龟首回屈，三铸不正，有似昔龟之顾，灵德感应如此。愉悟，乃取而佩焉。（出《会稽先贤传》）

宗叔林

晋阳守宗叔林，得十头龟，付厨曰：“每日以二头作脯。”其夜梦十丈夫，皂衣袴褶，扣头求哀。明夜，复梦八人求命，方悟，乃放之。后梦八人来谢。（出《梦隼》）

桓邈

桓邈为汝南，郡人赍四乌鸭作礼。大儿梦四乌衣人请命，觉，忽见鸭将杀，遂救之，买肉以代。还梦四人来谢而去。（出《梦隼》）

刘 枢

宋文帝元嘉三年春，彭城刘枢，字正一，自江陵归鄂下，宿上明洲。时夜月微明，吟宴次，忽二人扣舟，高呼正一，云：“我自鄂下来，要见正一。”枢引首望之，于岸下见二人，各长五尺余，容貌华饰皆白服，便出与语。乃语枢曰：“久欲奉谒，今会良时。”枢曰：“卿自鄂下来，有何相谓？”一人曰：“闻君儒者也，故修谒耳。”遂与同宴。夜阑，二人俱醉，于饮处便卧。枢甚异之，及左右，皆相目不敢言，乃以被覆之。及明尚寝，欲唤，因举被，见二鱼各长五六尺，眼虽动而甚困矣，不敢杀，乃舁致江中。是夕，枢梦二人衣白衣，各执一珠，

放枢卧前，不语而去。及晓。枕前二珠各径寸，乃是双白鱼也。
(出《三吴记》)

蔡喜夫

宋景平中，东阳大水，永康蔡喜夫，避住南塋。夜有大鼠，浮水而来，伏喜夫奴床角，奴愍而不犯，每以饭与之。水势既退，喜夫得返故居，鼠以前脚捧青囊，囊有三寸许珠，留置奴床前，啾啾状如欲语也。(出《异苑》)

刘 沼

秣陵令中山刘沼，梁天监三年，为建康监。与门生作食次，灶里得一龟，长尺许，在灰中，了不以燔炙为弊，刘为设斋会，放之于娄湖，刘俄迁秣陵令。(出《续异记》)

刘之亨

梁刘之亨仕南郡，尝梦二人姓李，诣之亨乞命，之亨不解其意。既明，有人遗生鲤两头，之亨曰：“必梦中所感。”乃放之。其夕梦二人谢恩云：“当令君延一算。”(出《渚宫旧事》)

严 泰

陈宣帝时，扬州人严泰，江行逢渔舟。问之，云：“有龟五十头。”泰用钱五千赎放之，(“放之”原作“之放”，据

明抄本改。)行数十步，渔舟乃覆。其夕，有乌衣五十人，扣泰门，谓其父母曰：“贤郎附钱五千，可领之，缙皆濡湿。”父母虽受钱，怪其无由。及泰归问，乃说赎龟之异。因以其居为寺，里人号曰严法寺。(出《独异志》)

程灵铄

歙州歙县黄墩湖，其湖有蜃，(蛟蜃之蜃也)。常为吕湖蜃所斗，湖之近村有程灵铄者，卓越不羁，好勇而善射。梦蜃化为道士，告之曰：“吾甚为吕湖蜃所厄，明日又来，君能助吾，必厚报。”灵铄遂问：“何以自别？”道人曰：“束白练者吾也。”既异之，明日与村人少年，鼓噪与湖边，须臾，波涛涌激，声若雷霆，见二牛相驰，其一甚困，而腹肚皆白。灵铄弯弓射之，正中后蜃，俄而水变为血，不知所之，其伤蜃遂归吕湖，未到而毙，后人名其死处为蜃滩，吕湖亦从此渐涨塞，今才余寻丈之广。居岁余，灵铄偶出，有一道人诣其母求食，食讫曰：“劳母设食，无以报之，今贫窶到此，当为求善墓地。使母随行上山，以白石识其地。”曰：“葬此可以暴贵矣，寻而灵铄还。”母语之，灵铄驰求之，了无所见。遂迁葬于其所，后侯景作乱，率郡乡万余众，保据新安，遂随陈武帝平贼，累有奇功，军中谓之程虎。及陈武受梁禅，灵铄以佐命功臣，与周文昱、侯安都为三杰，如汉之萧张焉，后官止丹阳尹，按灵铄宅湖东二里，宅南有楮树，其大数十围，树有灵，今村人数有祈祷，其祝辞号为“千年树”。其墓在湖西北黄牢山下，故检校刑部郎中程皓，即其后也。(出《歙州图经》)

韦 丹

唐江西观察史韦丹，年近四十，举五经未得。尝乘蹇驴，至洛阳中桥，见渔者得一鼃，长数尺，置于桥上，呼呻余喘，须臾将死。群萃观者，皆欲买而烹之，丹独悯然，问其直几何，渔曰：“得二千则鬻之。”是时天正寒，韦衫袄裤。无可当者，乃以所乘劣卫易之。既获，遂放于水中，徒行而去。时有胡芦先生，不知何所从来，行止迂怪，占事如神。后数日，韦因问命，胡芦先生倒屣迎门，欣然谓韦曰：“翹望数日，何来晚也。”韦曰：“此来求谒。”先生曰：“我友人元长史。谈君美不容口，诚托求识君子，便可偕行。”韦良久思量，知闻间无此官族，因曰：“先生误，但为某决穷途。”胡芦曰：“我焉知，君之福寿，非我所知。元公即吾师也，往当自详之。”相与策杖至通利坊，静曲幽巷，见一小门，胡芦先生即扣之。食顷，而有应门者开门延入，数十步，复入一板门，又十余步，乃见大门，制度宏丽，拟于公侯之家。复有丫鬟数人，皆及妹美，先出迎客，陈设鲜华，异香满室。俄而有一老人，须眉皓然，身長七尺，褐裘韦带，从二青衣而出。自称曰：“元濬之。”向韦尽礼先拜。韦惊，急趋拜曰：“某贫贱小生，不意丈人过垂采录，韦未喻。”老人曰：“老夫将死之命，为君所生，恩德如此，岂容酬报。仁者固不以此为心，然受恩者思欲杀身报效耳。”韦乃矍然，知其鼃也，然终不显言之，遂具珍羞，流连竟日，既暮，韦将辞归，老人即于怀中出一通文字，授韦曰：“知君要问命，故辄于天曹，录得一生官禄行止所在，聊以为报，凡有无，皆君之命也，所贵先知耳。”又谓胡芦先生曰：“幸借吾五十千文，以充韦君改一乘，早决西行，是所愿也。”韦再拜而去。明日，胡芦先生载五十缗至逆旅中，赖以救济。

其文书具言：明年五月及第；又某年平判入登科，受咸阳尉；又明年登朝，作某官。如是历官一十七政，皆有年月日。最后年迁江西观察使，至御史大夫，到后三年，厅前皂荚树花开，当有迁改北归矣，其后遂无所言。韦常宝持之。自五经及第后，至江西观察使。每授一官，日月无所差异。洪州使厅前，有皂荚树一株，岁月颇久，其俗相传，此树有花，地主大忧。元和八年，韦在位，一旦树忽生花，韦遂去官，至中路而卒，初韦遇元长史也，颇怪异之。后每过东路，即于旧居寻访不获。问于胡芦先生，先生曰：“彼神龙也，处化无常，安可寻也？”韦曰：“若然者，安有中桥之患？”胡芦曰：“逆难困厄，凡人之与圣人，神龙之于蛆蠕；皆一时不免也，又何得异焉？”（出《河东记》）

熊 慎

唐豫章民有熊慎者，其父以贩鱼为业，尝载鱼宿于江浒。闻船内千百念经佛声，惊而察之，乃船中诸鱼也。遂叹异而悉取放之，不复以渔为业。后鬻薪于石头，穷苦至甚，尝暮宿于江上。忽见沙中光焰高尺余，就掘之，得黄金数斤。明日，赍诣都市货之。市人云：“此所谓紫磨金也。”酬缗数十万，熊氏由此殖产钜富，子孙于今存焉。（出《报应录》）

王行思

伪蜀渠阳麟山，有富民王行思，尝养一马，甚爱之，刍粟喂饲，倍于他马。一日因乘往本郡，遇夏潦暴涨，舟子先渡马，回舟以迎王氏。至中流，风起船覆，其马自岸奔入骇浪，接其

主。苍茫之间，遽免沉溺。（出《儆戒录》）

陈弘泰

伪蜀广都县百姓陈弘泰者，家富于财。尝有人假贷钱一万，弘泰征之甚急。人曰：“请无虑，吾先养虾蟆万余头，货之，足以奉偿。”泰闻之惻然，已其债，仍别与钱十千，令悉放虾蟆于江中。经月余，泰因夜归，马惊不进，前有物光明，视之，乃金虾蟆也。（出《儆戒录》）

卷第一百一十九 报应十八（冤报）

杜 伯

杜伯名曰恒，入为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鸠，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鸠诉之宣王曰：“窃与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使薛甫与司空锜杀杜伯，其友左儒九谏而王不听。杜伯既死，为人见王曰：“恒之罪何哉？”王召祝，而以杜伯语告，祝曰：“始杀杜伯，谁与王谋之？”王曰：“司空锜也。”祝曰：“何以不杀锜以谢之？”宣王乃杀锜，使祝以谢之。伯犹为人而至，言其无罪。司空又为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为我谋而杀人，吾杀者又皆为人而见诉，奈何？”皇甫曰：“杀祝以谢，可也。”宣王乃杀祝以兼谢焉，又无益，皆为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此为罪而杀臣也？”后三年，宣王游圃田，从人满野。日中，见杜伯乘白马素车，司空锜为左，祝为右，朱冠起于道左，执朱弓彤矢，射王中心，折脊，伏于弓衣而死。（出《还冤记》）

公孙圣

吴王夫差，杀其臣公孙圣而不以罪。后越伐吴，王败走，谓太宰嚭曰：“吾前杀公孙圣，投于胥山之下，今道由之。吾上畏苍天，下惭于地，吾举足而不能进，心不忍往。子试唱于前，若圣犹在，当有应声。”嚭乃登余杭之山，呼之曰：“公孙圣！”圣即从上应曰：“在。”三呼而三应。吴王大惧，仰天叹曰：“苍天平，寡人岂可复归乎！”吴王遂死不返。（出

《还冤记》)

燕臣庄子仪

燕臣庄子仪，无罪而简公杀之，子仪曰：“死者无知则已，若其有知，不出三年，当使君见之。”明年，简公将祀于祖泽。燕之有祖泽。犹宋之有桑林，国之太祀也，男女观之。子仪起于道左，荷朱杖击公。公死于车上。(出《还冤记》)

游 敦

游敦，字幼齐，汉世为羽林中郎将。先与司隶校尉胡轸有隙，遂诬敦杀之。敦死月余，轸病，目睛遂(遂字下十三字据明抄本补。)脱，但言伏罪，游幼齐将鬼来，于是遂死。(出《还冤记》)

王宏

汉王宏，字长文，为扶风太守，与司徒王允俱为李傕等所害。宏素与司隶校尉胡伸不相能，伸因就狱竟其事，宏临死叹曰：“胡伸小子，勿乐人之祸，祸必及汝。”伸后病，头不得举，眼若睡，见宏来，以大杖击之，数日死。(出《还冤记》)

宋皇后

汉灵帝宋皇后，无宠而居正位，后宫幸姬，众共谮毁。初，中常侍王甫枉诛渤海王悝及妃，妃即后之姑也。甫恐后怒，乃

与大中大夫程何，共诬后执左道咒诅。灵帝信之，收后玺绶。后自致暴室，以忧死，父及兄弟俱被诛。诸常侍大小黄门在省署者，皆怜宋氏无罪。帝后梦见桓帝曰：“宋皇后何罪过？而听用邪嬖，使绝其命。”昔渤海王惲，既已自贬，又受诛毙。今宋后及惲，皆诉于天，上帝震怒，罪在难救。”梦殊明察，帝既觉而惧，以事问羽林左监许永：“此为何祥？其可禳乎？”永对以宋后及渤海无辜之状，并请改葬，以安冤魂，还宋家之徙，复渤海之封，以消灾咎。帝弗能用，寻亦崩焉。（出《还冤记》）

徐 光

徐光在吴，常行术市里间。种梨桔枣栗，立得食，而市肆卖者，皆已耗矣。凡言水旱甚验，常过大将军孙綝门，褰衣而趋，左右唾践。或问其故，答曰：“流血臭腥不可耐。”綝闻而杀之。斩其首无血。及綝废幼帝，更立景帝，将拜陵，上车，车为之倾。因顾见徐光在松柏树上，附手指挥，嗤笑之。綝问侍从，无见者。綝恶之，俄而景帝诛綝。（出《还冤记》）

王 陵

司马宣王功业日隆，又诛魏大将军曹爽，篡夺之迹稍彰。王陵时为扬州刺史，以魏帝制于强臣，不堪为主，楚王彪年长而有才，欲迎立之。兖州刺史董莘，以陵阴谋告宣王。宣王自将中军讨陵，卒至，陵自知势穷。乃单舸出迎。宣王遂送陵还京师，至项城，过贾逵庙侧，陵呼曰：“贾梁道，吾固尽心于魏之社稷，唯尔有神知之。”陵遂饮药酒死，三族皆诛。其年，

宣帝有病，白日见逵来，并陵为祟，因呼陵字曰：“彦云缓我！”宣王身亦有打处，少时遂卒。（出《还冤记》）

夏侯玄

魏夏侯玄，字太初，以当时才望，为司马景王所忌而杀之。玄宗族为之设祭，见玄来灵座，脱头置其旁，悉敛果肉食物以纳头，既而还自安颈而言曰：“吾得诉于上帝矣，司马子元无嗣也。”既而景王薨，遂无子。文王封次子攸为齐王，继景王后，攸薨。攸子冏嗣立，又被杀。及永嘉之乱，有巫见宣王泣云：“我国倾覆，正由曹爽、夏侯玄二人，诉冤得申故也。”（出《还冤记》）

金玄

晋明帝杀力士金玄，谓持刀者曰：“我头多筋，斫之必令即断，吾将报汝。”刀者不能留意，遂斫数疮，然后绝。后见玄绛冠朱服，赤弓彤矢，射持刀者，呼云：“金玄缓我！”少时而死。（出《还冤记》）

经旷

河间国兵张粗、经旷，二人相与谐善。晋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共升钟岭，坐于山椒。粗酒酣失性，拔刀斩旷。旷托梦于母，自说为粗所杀，尸在涧间，脱裳覆腹，寻觅之时，必难可得，当令裳飞起此处也。明晨追捕，一如所言。粗知事露，将谋叛逸，出门，见旷手执双刀，来拟其面，遂不得去。母遂

报官，粗伏辜。（出《还冤记》）

万 默

晋山阴县令石密，先经为御史，枉奏杀句容令万默。密寻白日见默来，杀密死。（出《还冤记》）

曲 俭

前凉张天锡元年，西域校尉张颀杀曲俭。俭临死，具言取之。后颀后见白狗，以刀斫之，不中，颀便倒地不起。左右见俭在旁，遂暴卒。（出《还冤记》）

太乐伎

宋元嘉中，李龙等夜行掠劫。于时丹阳陶继之为秣陵县令，令人密寻捕，遂擒龙等，引入是太乐伎。劫发之夜，此伎与同伴往就人宿，共奏音声。陶不详审，为作款引，随例申上。而所宿主人及宾客，并相明证。陶知枉滥，但以文书已行，不欲自为通塞，并诸劫十人，于郡门斩之。此伎声价艺态，又殊辨慧，将死之日曰：“我虽贱隶，少怀慕善，未尝为非，实不作劫。陶令已当具知，枉见杀害。若无鬼则已。有鬼必自陈诉。”因弹琵琶，歌数曲而就死。众知其枉，莫不陨泣。经月余，陶遂梦伎来至案前云：“昔枉见杀，实所不忿，诉天得理，今故取君。”便跳入陶口，乃落腹中。陶即惊寤，俄而倒，状若风癫，良久苏醒。有时而发，发即夭矫，头乃著背，四日而亡。亡后家便贫瘁，二儿早死，余有一孙，穷寒路次。（出《还冤

记》)

邓 琬

宋泰始元年，江州刺史邓琬，立晋安王子勋为帝，作乱。初南郡太守张悦得罪，锁归扬都，及湓口，琬赦之，以为冠军将军，共纲纪军事，袁顗既败，张悦惧诛，乃称暴疾，伏甲而召邓琬。既至，谓之曰：“卿首唱此祸，今事急矣，计将安出？”琬曰：“斩晋安王以待王师，或可以免。”悦怒曰：“卿始此祸，而欲卖罪少帝乎？”命斩于床前，并杀其子，以琬头降。至五年，悦卧疾，见琬为厉，遂死。（出《还冤记》）

孔 基

会稽孔基勤学有志操，族人孔敞使其二子从基为师。而敞子并凶狠，趋向不轨，基屡言于敞，此儿常有忿志。敞寻丧亡，服制既除，基以宿旧，乃赍羊酒往看二子。二子犹怀宿怨，潜遣奴路侧杀基。奴还未至，乃见基来，张目攘袂，厉声言曰：“奸丑小竖，人面兽心，吾蒙顾存昔，敦旧（《法苑珠林》九一“旧”作“戢”，敦煌卷子本《还冤记》亦作“戢”）平生，有何怨恶，候道见害，反天忘父，人神不容，要当断汝家种。从此之后，数日见形孔氏。无几，大儿向厕，忽便绝倒，络绎往看，已毙于地。次者寻复病疽而死，卒致兄弟无后。（出《还冤记》）

昙摩忏

沮渠蒙逊时，沙门昙摩忏者，博达多识，为蒙逊之所信重，

魏氏遣李顺拜蒙逊为凉王，乃求昙摩忏，蒙逊怯而不与。昙摩忏意欲入魏，屡从蒙逊请行，蒙逊怒杀之。既而左右当白日中，见昙摩忏以剑击蒙逊，因以疾而死。（出《还冤记》）

支法存

支法存者，本自胡人，生长广州，妙善医术，遂成巨富。有八九尺髡髻。百种形象，光彩曜目。又有沉香八尺板床，居常芬馥。王谭为广州刺史，大儿劭之，屡求二物，法存不与。王因状法存豪纵，杀而籍没家财焉。死后，形见于府内，辄打阁下鼓，似若称冤，如此经月。王寻得病，恒见法存守之，少时遂亡。劭之比至扬都，又死焉。（出《还冤记》）

张 超

高平金乡张超，先与同县翟愿不和。愿以宋元嘉中，为方輿令，忽为人所杀。咸疑是超。超后除金乡县令，解职还家，入山伐材。翟兄子铜乌，执弓持矢，并赍酒礼，就山馈之。斟酌已毕，铜乌曰：“明府昔害我叔，无缘同戴天日。”即引弓射之，超乃死。铜乌其夜见超云：“我不杀汝叔，横见残害。今已上诉，故来相报。”引刀刺之，吐血而死。（出《还冤记》）

袁粲幼子

齐高祖欲禅，宋尚书令袁粲举兵不从，被害。其幼子，乳母潜将投粲门生狄灵庆，灵庆杀之。经年，忽见儿骑狗戏如常，后复有一狗，走入灵庆家。遇灵庆，便噬杀之，其妻子并死于

狗。(出《古今记》)

庾宏奴

庾宏为竟陵王府佐，家在江陵。宏令奴无患者，载米饷家。未达三里，遭劫被杀。尸流泊查口村，时岸旁有文欣者，母病。医云：“须得髑髅屑服之，即差。”欣重赏募索。有邻妇杨氏见无患尸，因断头与欣。欣烧之，欲去皮肉，经三日夜不焦，眼角张转。欣虽异之，犹惜不弃，因刮耳颊骨，与母服之。即觉骨停喉中，经七日而卒。寻而杨氏得疾，通身洪肿，形如牛马，见无患头来骂云：“善恶之报，其能免乎？”杨氏以语儿，言终而卒。(出《幽明录》)

魏辉俊

北齐阳翟太守张善，苛酷贪叨，恶声流布。兰台遣御史魏辉俊，就郡治之，赃贿狼籍，罪当合死。善于狱中，使人通诉，反诬辉俊为纳民财，枉见推缚。文宣帝大怒，以为法司阿曲，必须穷正，令尚书令左丞卢斐复验之。斐遂希旨，成辉俊罪状，奏报，于州斩决。辉俊遗语令史曰：“我之情理，是君所见，今日之事，可复如之。当办纸百番，笔二管，墨一锭，以随吾尸，若有灵祇，必望报卢。”令史哀悼，为之殓敛，并备纸笔。十五日，善得病，唯云叩头，旬日而死。才两月，卢斐坐讥驳魏使，为魏收奏，文宣帝鸩杀之。(出《还冤记》)

真子融

真子融，北齐世尝为并陘关收租使，脏货甚，为人所纠。

齐主欲以行法。意在穷治，乃付并州城局参军崔法瑗，与中书舍人蔡晖，共拷其狱。然子融罪皆在赦前，法瑗等观望上意，抑为赦后。子融临刑之际，怨诉百端，既不得理，乃曰：“若使此等平直，是无天道。”后十五日，法瑗无病死。经一年许，蔡晖患病，肌肉烂堕都尽，苦楚日加，方死。（出《还冤记》）

卷第一百二十 报应十九（冤报）

梁武帝

梁武帝萧衍杀南齐主东昏侯，以取其位，诛杀甚众。东昏死之日，侯景生焉。后景乱梁，破建业，武帝禁而饿终，简文幽而压死，诛梁子弟，略无子遗。时人谓景是东昏侯之后身也。（出《朝野佥载》）

张 裨

下邳张裨者，家世冠族，末叶衰微。有孙女，殊有姿貌，邻人欲聘为妾，裨以旧门之后而不许。邻人忿之，乃焚其屋，裨遂烧死。其息邦，先行不在，后还，亦知情状，而畏邻人之势，又贪其财而不言，嫁女与之。后经一年，邦梦见裨曰：“汝为儿子，逆天不孝，弃亲就怨，潜同凶党。”便捉邦头，以手中桃杖刺之。邦因病两宿，呕血而死。邦死日，邻人又见裨排门户直入，张目攘袂曰：“君恃势纵恶，酷暴之甚，枉见杀害。我已上诉，事获申雪，却后数日，令君知之。”邻人得病，寻亦陨歿。（出《还冤记》）

羊道生

梁太山羊道生，为邵陵王中兵参军。其兄海珍，任涿州刺史。道生乞假省之，临别，兄于近路设顿，祖送道生。道生见

缚一人于树，就视，乃故旧部曲也。见道生涕泣哀诉云：“涪州欲赐杀，乞求救济。”道生问：“汝何罪。”答云：“失意逃叛。”道生便曰：“此最可忿。”即下马，以佩刀割其眼睛吞之，部曲呼天大哭。须臾海珍来。又嘱兄决斩。道生良久，方觉眼睛在喉内，噎不下。索酒咽之，顿尽数杯，终不能去。转觉胀塞，遂不成咽而别。在路数日死，当时莫不以为有天道焉。（出《还冤记》）

释僧越

梁东徐州刺史张皋，仆射永之孙也。尝因败入北，有一土民，与皋盟誓，将送还南。土民遂即出家，法名僧越，皋供养之。及在东徐，且随至任，恃其勋旧，颇以言语忤皋。皋怒，遣两门生，夜往杀之。尔后忽梦见僧越，云：“来报怨。”少时出射，而箭括伤指，才可见血，不以为事。后因破梨，梨汁浸渍，乃加脓烂。停十许日，膊上无故复生一疮，脓血与指相通，月余而死。（出《还冤记》）

江陵士大夫

江陵陷时，有关内人梁元晖，俘获一士大夫，姓刘。此人先遭侯景丧乱，失其家口，唯余小男，始数岁，躬自担负，又值雪泥，不能前进。梁元晖监领入关，逼令弃儿。刘甚爱惜，以死为请。遂强夺取，掷之雪中，杖捶交下，驱蹙使去。刘乃步步回顾，号叫断绝，辛苦顿毙，加以悲伤，数日而死。死后，元晖日见刘伸手索儿，因此得病。虽复悔谢，来殊不已，元晖载病到家而卒。（出《还冤记》）

徐铁臼

东海徐甲，前妻许氏，生一男，名铁臼。而许氏亡，甲改娶陈氏，凶虐之甚，欲杀前妻之子。陈氏产一男，生而祝之曰：“汝若不除铁臼，非吾子也。”因名之为铁杵，欲以捣臼也。于是捶打铁臼，备诸毒苦，饥不给食，寒不加絮。甲性暗弱，又多不在舍，后妻得意行其酷暴。铁臼竟以冻饿甚，被杖死，时年十六。亡后旬余，鬼忽还家，登陈氏床曰：“我铁臼也，实无罪，横见残害，我母诉怨于天，得天曹符，来雪我冤，当令铁杵疾病，与我遭苦时同，将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声如生时，家人不见其形，皆闻其语，恒在屋梁上住。陈氏跪谢，频为设奠，鬼云：“不须如此，饿我令死，岂是一餐所能酬谢？”陈氏夜中窃语道之，鬼应声云：“何故道我？今当断汝屋栋。”便闻锯声，屑亦随落，拉然有声响，如栋实崩。举家走出，炳烛照之，亦无异。又骂铁杵曰：“杀我，安坐宅上为快耶？当烧汝屋。”即见火然，烟烂火盛，内外狼籍，俄而自灭，茅茨俨然，不见亏损。日日骂詈，时复讴歌，歌云：“桃李花，严霜落奈何。桃李子，严霜落早已。”声甚伤凄，似是自悼不得成长也。于是铁杵六岁，鬼至，病体痛腹大，上气妨食。鬼屡打之，打处青廕，月余而死，鬼便寂然。（出《还冤记》）

萧 续

梁庐陵王萧续，为荆州刺史。时有武宁太守张延康，甚便弓马，颇为人伏。代下将还，王要伏（“要伏”二字据明抄本补。）事，延康意贪进上，辞不肯留。王遂寻延康为郡时罪，

锁系在狱，发使启申，意望朝廷委州行决。梁主素识延康，兼疑王启不实，乃敕送都。王既怀恨，又惧延康申雪，翻复获罪，乃未宣敕，使狱卒说延康曰：“如闻王欲见杀，君何不拔身还都自理，若能去，当为方便。”延康然之，遂夜逃。王遣游军设伏，刺延康于城下，乃表叛狱格战而死。又有支江令吴某，将还扬州，被王要结，亦不肯住，遂使人于道击杀之，举家数十口，并从沉溺。后数年得疾，王日夜常见张吴二人，王但曰：“宽我宽我。”少时而薨。（出《还冤记》）

乐盖卿

庐陵王在荆州时，尝遣从事量括民田，南阳乐盖卿，亦充一使。公府舍人韦破虏，发遣诫敕，失王本意。及盖卿还，以数误得罪，破虏惶惧，不敢引愆，但诳盖云：“自为分雪，无劳诉也。”数日之间。遂斩于市，盖卿号叫，无由自陈，唯语人以纸笔随殓。死后少日，破虏在槽上看牛，忽见盖卿挈头而入，持一碗蒜齋与之。破虏惊呼奔走，不获已而服之，因得病，未几卒。（出《还冤记》）

康季孙

康季孙性好杀，滋味渔猎故恒事。奴婢愆罪，亦或死之。常病笃，梦人谓曰：“若能断杀，此病当差，不尔必病。”即于梦中，誓不复杀。惊悟战悸，汗流浹体，病亦渐瘳。后数年，三门生窃其两妾以叛，追获之，即并殴杀。其夕，复梦见前人来曰：“何故负信，此人罪不至死，私家不合擅杀，今改亦无济理。”迨明呕血，数日而卒。（出《还冤记》）

张 绂

梁武昌太守张绂，尝乘船行，有一部曲，役力小不如意，绂便躬捶之，杖下臂折，无复活状，绂遂推江中。须臾，见此人从水而出，对绂抚手曰：“罪不当死，官枉见杀，今来相报。”即跳入绂口，因得病，少日而殂。（出《还冤记》）

杨思达

梁杨思达为西阳郡守，值侯景乱，时复旱歉。饥民盗田中麦。思达遣一部曲守视，所得盗者，辄截手腕，凡戮十余人。部曲后生一男，自然无手。（出《还冤记》）

弘 氏

梁武帝欲为文皇帝陵上起寺，未有佳材，宣意有司，使加采访。先有曲阿人姓弘，家甚富厚，乃共亲族，多赀财货，往湘州治生。经年营得一筏，可长千步，材木壮丽，世所稀有。还至南津，南津校尉孟少卿，希朝廷旨，乃加绳墨。弘氏所卖衣裳繒綵，犹有残余，诬以涉道劫掠所得，并造作过制，非商贾所宜，结正处死，没入其财充寺用，奏遂施行。弘氏临刑之日，敕其妻子，可以黄纸笔墨置棺中，死而有如，必当陈诉，又书少卿姓名数十吞之。经月，少卿端坐，便见弘来，初犹避捍，后乃款服，但言乞恩，呕血而死。凡诸狱官及主书舍人，预此狱事署奏者，以次殂殁，未及一年，零落皆尽。其寺营构始讫，天火烧之，略无纤芥，所埋柱木，亦入地成灰。（出《还冤记》）

朱 贞

梁秣陵令朱贞，以罪下狱，廷尉虞献者覆其事，结正入重。贞遣相知谓献曰：“我罪当死，不敢祈恩，但犹冀主上万一弘宥我。明日即是国家忌日，乞得过此奏闻，可乎？”献答曰：“此于理无爽，何谓不然，谨闻命矣，而朱事先明日奏来。”献便遇客共饮，颇醉，遂忘抽文书。旦日，家人合束，内衣箱中，献复不记。比至帝前，顿束香案上，次第披之，方见此事。势不可隐，便尔上闻，武帝以为合死，付外详决。贞闻之，大恨曰：“虞小子，欺罔将死之人，鬼若无知，固同灰土；倘有识，誓必报之。”于市始当命绝，而献已见其来。自尔之后，时时恒见，献甚恶之。又梦乘车在山下行，贞于山上推石压之。居月余，献除曲阿令，拜之明日。诣谢张门下。其妇平常，“（平常”二字原书缺，据明抄本补。）于宅暴卒，献狼狈而还，入室哭妇。举头见贞在梁上，献曰：“朱秣陵在此，我妇岂得不死！”于时屋无故忽崩，献及男女婢使十余人，一时并命。虞鸞是其宗室，助丧事，见献如是，走下堂避之，仅乃得免。（出《还冤记》）

北齐文宣帝

北齐文宣高洋既死，太子嗣位，年号乾明。文宣母弟常山王演，在并州，权势甚重。因文宣山陵，留为录尚书事，王遂怒，潜生异计。上省之日，内外官僚，皆来奔集，即收缚乾明腹心尚书令杨遵彦等五人，皆为事状，奏斩之。寻废乾明而自立，是为孝昭帝。后在并州，望气者奏邺中有天子气。平秦王高归彦，劝杀乾明，遂录向并州，尽杀之。其年，孝昭数见文

宣作诸妖怪，就其索儿，备为厌襁，终不能遣而死。（出《还冤记》）

梁武帝

陈霸先初立梁元帝第九子晋安王为主，而辅戴之。会稽虞涉本梁武世为中书舍人尚书右丞，于时梦见梁武帝谓涉曰：“卿是我旧左右，可语陈公，篡杀于公不利。”事甚分明，涉即未见篡杀形迹，不敢言之，数日，复梦如此，并语涉曰：“卿若不传意，卿亦不佳。”涉虽嗟惋，决无言理。少时之间，太史启云：“殿有急兵。”霸先曰：“急兵正是我耳。”仓卒遣乱兵害少主而自立。尔后涉便得病，又梦梁武曰：“卿不为我语，致令祸及，卿与陈主，寻当知也。”涉方封启报梦之由。陈主为人，甚信鬼物，闻此大惊，遣舆迎涉，面相询问，乃尤涉曰：“卿那不道奇事？”六七日涉死，寻有韦戴之事。（出《还冤记》）

韦 戴

陈武帝霸先既害梁大司空王僧辩，次讨诸将。义兴太守韦戴，黄门郎放之第四子也，为王公固守。陈主频遣攻围，不克。后重征之，诱说戴曰：“王公亲党，皆已殄灭，此一孤城，何所希冀？过尔相拒耶？若能见降，不失富贵。”戴曰：“士感知己，本为王公抗御大军，致成仇敌。今亦承明公尽定江左，穷城自守，必无路活。但锋刃屡交。杀伤过甚，军人忿怨，恐不见全。老母在堂，弥惧祸及，所以苟延日月，未能束手耳。必有誓约，不敢久劳神武。”乃遣刑白马为盟，戴遂开门，陈

主亦宽信还扬都。后陈主即位，遣戴从征，以小迟晚，因宿憾斩之，寻于大殿视事，便见戴来，惊走入内。移坐光严殿，戴又逐入，顾访左右，皆无所见，因此得病死。（出《还冤记》）

隋庶人勇

隋炀帝元德太子寝疾，帝遣见鬼人崔善影看崇。善影幼来无目，而言见庶人勇，瞋目攘袂，大呼云：“我不放你！”善影具述勇状貌，如旧相识。（出《法苑珠林》）

京兆狱卒

隋炀帝大业中，京兆狱卒失其名，酷暴诸囚，囚不堪其苦，而狱卒以为戏乐。后生一子，颐下肩上，有若肉枷，无颈，数岁不能行而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邛人

唐武德中，邛人姓韦，与一妇人言，誓期不相负。累年宠衰，妇人怨恨，韦惧其反己，自缢杀之。后数日，韦遍身痒，因发癩疮而死。（出《法苑珠林》）

卷第一百二十一 报应二十（冤报）

杜通达

唐齐州高苑人杜通达，贞观年中，县承命令送一僧向北。
（“县承命”句明抄本作“常夜有一僧求宿”。）通达见僧经箱，谓意其中是丝绢，乃与妻共计，击僧杀之。僧未死，闻诵咒三两句，遂有一蝇飞入其鼻，久闷不出。通达眼鼻遽闭，眉发即落，迷惑失道，精神沮丧。未几之间，便遇恶疾，不经一年而死。临终之际，蝇遂飞出，还入妻鼻，其妻得病，岁余复卒。（出《法苑珠林》）

邢文宗

唐河间邢文宗，家接幽燕，秉性粗险。贞观年中，忽遇恶风疾，旬日之间，眉发落尽，于后就寺归忏。自云：近者向幽州，路逢一客，将绢十余匹，迥泽无人，因即劫杀，此人云：“将向房州，欲买经纸。”终不得免。少间，属一老僧复欲南去，遇文宗，惧事发觉，挥刀拟僧，僧叩头曰：“乞存性命，誓愿终身不言。”文宗杀之，弃之草间。经二十余日，行还，过僧死处，时当暑月，疑皆烂坏，试往视之，俨若生日。文宗因以马下策筑僧之口，口出一蝇，飞鸣清彻，直入宗鼻，久闷不出，因得大病，岁余而死。长孙无忌

唐赵公长孙无忌奏别敕长流，以为永例。后赵公犯事，敕长流岭南，至死不复回，此亦为法之弊。（出《朝野僉载》）

娄师德

娄师德以殿中充河源军使，唐永和中，破吐蕃于白羊涧，八纵七捷，优制褒美，授左骁骑（明抄本作“卫”。）郎将。高宗手诏曰：“卿有文武才干，故授卿武职，勿辞也。”累迁纳言。临终数日，寝兴不安，无故惊曰：“抚我背者谁？”侍者曰：“无所见。”乃独言，以有所争者，曰：“我当寿八十，今追我何也？”复自言为官误杀二人，减十年，词气若有屈伏，俄而气绝。以娄公之明恕，尚不免滥，为政得不慎之欤！（出《大唐新语》）

王 瑱

唐冀州刺史王瑱，性酷烈。时有敕史至州，瑱与使语，武强县尉蔺奖曰：“日过。移就阴处。”瑱怒，令典狱扑之，项骨折而死。至明日，狱典当州门限垂脚坐，门扇无故自发，打双脚胫俱折。瑱病，见奖来，起，自以酒食求之，不许。瑱恶之，回面向梁，奖在屋梁，旬日而死。（出《朝野僉载》）

江 融

唐左使江融，耿介正直。扬州徐敬业反，被罗织。酷吏周兴等枉奏杀之，斩于东都都亭驿前。融将被诛，请奏事引见，兴曰：“囚何得奏事？”融怒叱之曰：“吾无罪枉戮，死不舍汝。”遂斩之，尸乃激扬而起，蹭蹬十余步，行刑者踏倒。还起坐，如此者三，乃绝。虽断其头，似怒不息，无何周兴死。（出《朝野僉载》）

李昭德

唐凤阁侍郎李昭德，威权在己。宣出一敕云：“自今已后，公坐徒，私坐流，经恩百日不首，依法科罪。”昭德先受孙万荣贿财，奏与三品，后万荣据营州反，货求事败，频经恩赦，以百日不首，准脏断绞。（出《朝野僉载》）

弓嗣业

唐洛州司马弓嗣业、洛阳令张嗣明，造大枷，长六尺，阔四尺，厚五寸。倚前，人莫之犯。后嗣明及嗣业，资遣逆贼徐真北投突厥，事败，业等自著此枷，百姓快之也。（出《朝野僉载》）

周 兴

唐秋官侍郎周兴，与来俊臣对推事。俊臣别奉（奉原本作奏，据明抄本改。）进止鞠兴，兴不之知也。及同食，谓兴曰：“囚多不肯承，若为作法？”兴曰：“甚易也，取大瓮，以炭四面炙之，令囚人处之其中，何事不吐？”即索大瓮，以火围之，起谓兴曰：“有内状勘老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咸即款伏，断死，放流岭南。所破人家，流者甚多，为仇家所杀。传曰：“多行无礼必自及”，信哉！（出《朝野僉载》）

鱼思叟

唐鱼思叟有沈思，极巧。上欲造匱，召工匠，无人作得者。

咍应制为之，甚合规矩，遂用之。无何有人投匭言咍，云：“徐敬业在扬州反，咍为敬业作刀轮以冲阵，杀伤官军甚众。”推问具承，诛之。为法自毙，乃至于此。（出《朝野僉载》）

索元礼

唐索元礼，为铁笼头以讯囚。后坐赃贿，不承，使人曰：“取公铁笼头。”礼即承伏。（出《朝野僉载》）

张楚金

唐张楚金为秋官侍郎，奏反逆人持（持明抄本作特，下同。）敕免死，家口即绞斩及配没入官为奴婢等。并入律。后楚金被罗织反，持敕免死，男子十五以上斩，妻子配没。识者曰：为法自毙，所谓交报也。（出《朝野僉载》）

崔日知

唐京兆尹崔日知处分长安万年及诸县左降流移人，不许暂停，有违晷刻，所由决杖。无何，日知贬歙县丞，被县家催，求与妻子别不得。（出《朝野僉载》）

苏 颢

唐尚书苏颢，少时有人相之云：“当至尚书，位终二品。”后至尚书三品，病亟，呼巫覡视之，巫云：“公命尽，不可复起。”颢因复论相者之言，巫云：“公初实然，由作桂府时

杀二人，今此二人地下诉公，所司减二年寿，以此不至二品。
“ 颀夙莅桂州，有二吏诉县令，颀为令杀吏。乃嗟叹久之而死。
(出《广异记》)

李 之

唐王悦为唐昌令，杀录事李之而不辜。之既死，长子作灵语曰：“王悦不道，枉杀予，予必报。”其声甚厉。经数日，悦昼坐厅事，忽拳殴其腰，闻者殷然，惊顾无人。既暮，击处微肿焉，且痛。其日，李之男又言曰：“吾已击王悦，正中要害处，即当杀之。”悦疾甚，则至蜀郡谒医，不愈。未死之前日，李之命其家造数人饌，仍言曰：“吾与客三人至蜀郡，录王悦，食毕当行。”明日而悦死。”悦肿溃处。正当右肾，即李之所为也。(出《纪闻》)

唐王皇后

唐惠妃武氏，有专房之宠，将谋夺嫡。王皇后性妒，稍不能平。玄宗乃废后为庶人。肤受日闻，及太子之废也，玄宗访于张九龄。对曰：“太子天下本也，动之则摇人心。太子（原本太子作九龄，据明抄本改。）自居东宫，未闻大恶，臣闻父子之道，天性也，子有过。父恕而掩之，无宜废绝。且其恶状未著，恐外人窥之，伤陛下慈父之道。”玄宗不悦，隐忍久之。李林甫等秉政，阴中计于武妃，将立其子以自固，武妃亦结之。乃先黜九龄而废太子，太子同生鄂王瑶、光王琚同日拼命，海内痛之，号为三庶。太子既冤，武氏及左右屡见为祟，宫中终夜相恐，或闻鬼声叫笑，召覛巫视之，皆曰三庶为厉。先是收

鄂王光王，行刑者射而瘞之，乃命改葬，祝而酹之。武妃死，其厉乃息，玄宗乃立肃宗为太子，林甫之计不行，惕然惧矣。三庶人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死，武妃至十二月而薨，识者知有神通焉。（出《大唐新语》）

杨慎矜

唐监察御史王抆为朔方节度判官，乘驿，在途暴卒，而颜色不变，犹有暖气，惧不敢殓。凡十五日复生，云：至冥司，与冥吏语，冥吏悦之，立于房内。吏出，抆试开其案牘，乃杨慎矜于帝所讼李林甫、王鉷也，已断王鉷族灭矣，于是不敢开，置于旧处而谒王。王庭前东西廊下皆垂帘，坐抆帘下，慎矜兄弟入，见王称冤。王曰：“已族王鉷，即当到矣。”须臾，锁鉷至。兼其子弟数人，皆械系面缚，七窍流血，王令送讯所。于是与慎矜同出，乃引抆即苏。月余，有邢鉷之事，王鉷死之。（出《纪闻》）

师夜光

唐师夜光者，蓟门人。少聪敏好学，雅尚浮屠氏，遂为僧，居于本郡。仅十年，尽通内典之奥。又有沙门惠达者，家甚富，有金钱巨万，贪夜光之学，因与为友。是时玄宗皇帝好神仙释氏，穷索名僧方士，而夜光迫于贫，不得西去，心常快快。惠达知之，因以钱七十万资其行，且谓夜光曰：“师之学艺材用，愚窃以为无出于右者，圣上拔天下英俊，吾子必将首出群辈，沐浴恩渥。自此托迹缁徒，为明天子臣，可翹足而待也。然当是时，必有拥簪子门，幸无忘（忘原作忌，据明抄本改。）半

面之旧。”夜光谢曰：“幸师厚赐我得遂西上，倘为君之五品，则以报师之惠矣。”夜光至长安，因赂九仙公主左右，得召见（召见二字原作以，据《唐书·师夜光传》改。温泉。（泉字下明抄本空九字，当有脱文。））命内臣选硕学僧十辈，与方士议论，夜光在选，演畅玄奥，发挥疑义，群僧无敢比者。上奇其辩，诏赐银印朱绶，拜四门博士，日侍左右，赐甲第，洎金钱绶綵以千数，时号幸臣。惠达遂自蓊门入长安访之，夜光闻惠达至，以为收债于己，甚不悻。惠达悟其旨，因告去。既以北归月余，夜光虑其再来，即密书与蓊门帅张廷珪：“近者惠达师至鞏下，诬毁公缮完兵革，将为逆谋，人亦颇有知者。以公之忠，天下莫不闻之，积毁销金，不可不戒。”廷珪惊怒，即召惠达鞭杀之。后数日，夜光忽见惠达来庭中，骂夜光曰：“我以七十万钱资汝西上，奈何遽相诬谤，使我冤死，何负我之深也！”言讫，遂跃而上，珪拽夜光，久之乃亡所见，师氏家僮咸见之。其后数日，夜光卒。（出《宣室志》）

崔尉子

唐天宝中，有清河崔氏，家居于荥阳。母卢氏，干于治生，家颇富。有子策名京都，受吉州大和县尉，其母恋故产，不之官。为子娶太原王氏女，与财数十万，奴婢数人。赴任，乃谋赁舟而去，仆人曰：“今有吉州人姓孙，云空舟欲返，佣价极廉，倘与商量，亦恐稳便。”遂择发日，崔与王氏及婢仆列拜堂下，泣别而登舟。不数程，晚临野岸，舟人素窥其囊橐，伺崔尉不意，遽推落于深潭，佯为拯溺之势。退而言曰：“恨力救不及矣！”其家大恟，孙以刃示之，皆惶惧。无复喘息。是夜，抑纳王氏。王方娠，遂以财物居于江夏，后王氏生男，舟

人养为己子，极爱焉。其母亦窃诲以文字，母亦不告其由。崔之亲老在郑州，讶久不得消息。积望数年。天下离乱，人多飘流，崔母分与子永隔矣。尔后二十年，孙氏因崔财致产极厚，养子年十八九，学艺已成，遂遣入京赴举。此子西上，途过郑州，去州约五十里，遇夜迷路，常有一火前引，而不见人。随火而行，二十余里，至庄门，扣开以寄宿。主人容之，舍于厅中，乃崔庄也。其家人窃窥，报其母曰：“门前宿客，面貌相似郎君。”家人又伺其言语行步，辄无少异，又白其母。母欲自审之，遂召入升堂，与之语话，一如其子，问乃孙氏矣。其母又垂泣，其子不知所以。母曰：“郎君远来，明日且住一食。”此子不敢违长者之意，遂诺之。明日，母见此子告去，遂发声恸哭，谓此子曰：“郎君勿惊此哭者。昔年唯有一子，顷因赴官，遂绝消息，已二十年矣。今见郎君状貌，酷似吾子，不觉悲恸耳。郎君西去，回日必须相过，老身心孤，见郎君如己儿也。亦有奉赠，努力早回。”此子至春，应举不捷，却归至郑州，还过母庄。母见欣然，遂留停歇数日，临行赠赀粮，兼与衣一副曰：“此是吾亡子衣服，去日为念，今既永隔，以郎君貌似吾子，便以奉赠。”号哭而别，他时过此，亦须相访。此子却归，亦不为父母言之。后忽著老母所遗衣衫，下襟有火烧孔。其母惊问：“何处得此衣？”乃述本末。母因屏人，泣与子言其事：“此衣是吾与汝父所制，初製之时，误遗火所爇，汝父临发之日，阿婆留此以为念。比为汝幼小，恐申理不了，岂期今日神理昭然。”其子闻言恸哭，诣府论冤，推问果伏。诛孙氏，而妻以不早自陈，断合从坐，其子哀请而免。（出《原化记》）

卷第一百二十二 报应二十一（冤报）

陈义郎

陈义郎，父彝爽，与周茂方皆东洛福昌人。同于三乡习业，彝爽擢第，归娶郭愔女，茂方名竟不就，唯与彝爽交结相誓。唐天宝中，彝爽调集，受蓬州仪陇令。其母恋旧居，不从子之官。行李有日，郭氏以自织染缣一匹，裁衣欲上其姑，误为交刀伤指，血沾衣上。启姑曰：“新妇七八年温清晨昏，今将随夫之官，远违左右，不胜咽恋。然手自成此衫子，上有剪刀误伤血痕，不能浣去，大家见之。即不忘息妇。”其姑亦哭。彝爽固请茂方同行。其子义郎，才二岁，茂方见之，甚于骨肉。及去仪陇五百余里，磴石临险，巴江浩渺，攀萝游览，茂方忽生异志，命仆夫等先行，为吾邮亭具馔。二人徐步，自牵马行，忽于山路斗拔之所，抽金鎚击彝爽，碎颞，挤之于浚湍之中，佯号哭云：“某内逼，北回，见马惊践长官殂矣，今将何之？”一夜会丧，爽妻及仆御致酒感恻，茂方曰：“事既如此，如之何？况天下四方人一无知者，吾便权与夫人乘名之官，且利一政俸禄，速可归北。”即与发哀，仆御等皆悬厚利，妻不知本末，乃从其计。到任，安帖其仆。一年已后，谓郭曰：“吾志已成，誓无相背。”郭氏藏恨，未有所施，茂方防虞甚切。秩满，移官，家于遂州长江，又一选，授遂州曹掾。居无何，已十七年，子长十九岁矣，茂方谓必无人知，教子经业，既而欲成，遂州秩满，挈其子应举。是年东都举选，茂方取北路，

令子取南路，茂方意令覘故园之存没。涂次三乡，有鬻饭媪留食，再三瞻瞩。食讫，将酬其直，媪曰：“不然，吾怜子似吾孙姿状。”因启衣筐，出郭氏所留血污衫子以遗，泣而送之。其子秘于囊，亦不知其由，与父之本末。明年下第，归长江，其母忽见血迹衫子，惊问其故，子具以三乡媪所对。及问年状，即其姑也，因大泣。引子于静室，具言之：“此非汝父，汝父为此人所害，吾久欲言，虑汝之幼，吾妇人，谋有不臧，则汝亡父之冤，无复雪矣，非惜死也。今此吾手留血襦还，乃天意乎？”其子密砺霜刃，候茂方寝，乃断吭，仍挈其首诣官。连帅义之，免罪，即侍母东归。其姑尚存，且叙契阔，取衫子验之，歔歔对泣，郭氏养姑三年而终。（出《乾鐏子》）

达奚珣

唐肃宗收复两都，崔器为三司使，性刻乐祸，阴忍寡恩。希旨深文，奏陷贼官据合处死。李岷执之曰：“夫事有首从，情有轻重，若一概处死，恐非含弘之义。昔者明王用刑，歼厥渠魁，协以罔理。况河北残寇，今尚未平，苟容漏网，适开自新之路。若尽行诛，是坚叛逆之心。”守文之吏，不识大体，累日方从岷奏，陈希烈已下，定六等科罪。吕涇骤荐器为吏部侍郎御史大夫，器病脚肿，月余渐亟。瞑目即见达奚珣，但口称：“叩头大尹，不自由。”左右问之，良久答曰：“达奚尹诉冤，我求之如此。”经三月。不止而死。（同《谭宾录》）

华阳李尉

唐天宝后，有张某为剑南节度史。中元日，令郭下诸寺，

盛其陈列，以纵士女游观。有华阳李尉者，妻貌甚美，闻于蜀人，张亦知之。及诸寺严设，倾城皆至，其从事及州县官家人看者，所由必白于张。唯李尉之妻不至，异之，令人潜问其邻，果以貌美不出。张乃令于开元寺选一大院，遣蜀之众工绝巧者，极其妙思，作一铺木人音声，关戾在内，丝竹皆备，令百姓士庶，恣观三日，云：“三日满，即将进内殿。”百里车舆阗噎。两日，李君之妻亦不来。三日欲夜人散，李妻乘兜子从婢一人而至，将出宅，人已奔走启于张矣。张乃易其衣服先往，于院内一脱空佛中坐，觐觑之。须臾至，先令探屋内都无人，乃下。张见之，乃神仙之人，非代所有。及归，潜求李尉之家来往者浮图尼及女巫，更致意焉。李尉妻皆惊而拒之。会李尉以推事受赃，为其仆所发，张乃令能吏深文按之，奏杖六十，流于岭徼，死于道。张乃厚赂李尉之母，强取之，适李尉愚而陋，其妻每有庸奴之恨，遂肯。置于州，张宠敬无与伦此。然自此后，亦常仿佛见李尉在于其侧，令术士禳谢，竟不能止。岁余，李之妻亦卒。数年，张疾病，见李尉之状，亦甚分明。忽一日，睹李尉之妻，宛如平生，张惊前问之，李妻曰：“某感公恩深，恩有所报。李某已上诉于帝，期在此岁，然公亦有人救援。但过得兹年，必无虞矣。彼已来迎，公若不出，必不敢升公之堂，慎不可下。”言毕而去。其时华山道士符篆极高，与张结坛场于宅内，言亦略同。张数月不敢降阶，李妻亦同来，皆教以谨慎之道。又一日黄昏时，堂下东厢有丛竹，张见一红衫子袖，于竹侧招己者，以其李妻之来也。都忘前所戒，便下阶，奔往赴之。左右随后叫呼，止之不得，至则见李尉衣妇人衣，拽张于林下，殴击良久，云：“此贼若不著红衫子招，肯下阶耶？”乃执之出门去。左右如醉，及醒，见张仆于林下矣，眼鼻皆血，唯心上暖，扶至堂而卒矣。（出《逸史》）

段秀实

唐朱泚败，奔泾州，京师副元帅李晟，收复宫阙。朱泚既败走，收残兵士，才余一二百人。忽昏迷，不辨南北，因问路于田父。田父曰：“岂非朱太尉耶？”伪宰相源休止之曰：“汉皇帝。”田父曰：“天地不长凶恶，蛇鼠不为龙虎，天网恢恢，去将何适？”泚怒，欲杀之，俄而亡其所在。及去泾州百余里，泚于马上，忽叩头连称“乞命”，手足纷纭，若有拒捍，因之坠马，良久却苏。左右问其故，曰：“见段司农。”寻被韩旻梟斩。（出《广德神异录》）

马奉忠

唐元和四年，宪宗伐王承宗，中尉吐突承璀获恒阳生口马奉忠等三十人，驰诣阙。宪宗令斩之于东市西坡资圣寺侧。斩毕，胜业坊王忠宪者，属羽林军，弟忠弁，行营为恒阳所杀。忠宪含弟之仇，闻恒阳生口至，乃佩刃往视之。敕斩毕，忠宪乃剖其心，兼两肉，归而食之。至夜，有紫衣人扣门，忠宪出见。自云“马奉忠”，忠宪与坐。问所须，答何以苦剖我心，割我肉。”忠宪曰：“汝非鬼耶？”对曰：“是。”忠宪云：“我弟为汝逆贼所杀，我乃不反兵之仇，以直报怨，汝何怪也？”奉忠曰：“我恒阳寇是国贼，我以死谢国矣。汝弟为恒阳所杀，则罪在恒阳帅。我不杀汝弟，汝何妄报吾？子不闻父子之罪，尚不相及，而汝妄报众仇，则汝仇极多矣。须还吾心，还吾，则怨可释矣。”忠宪如失，理云：“与汝万钱可乎？”答曰：“还我无冤，然亦贵公岁月可矣。”言毕遂灭，忠宪乃设酒饌纸钱万贯于资圣寺前送之，经年，忠宪两渐瘦，又言

语倒错惑乱，如失心人，更三岁而卒。则知志于报仇者，亦须详而后报之。（出《博异志》）

郢 卒

唐元和末，王师讨平郢。汴卒有食郢士之肉者，数岁暴疾，梦其所食卒曰：“我无宿憾，既已杀之，又食其肉，何不仁也！我已诉于上帝矣，当还我肉，我亦食之，征债足矣。”汴卒惊觉流汗，及晓，疼楚宛转，视其身唯皮与骨，如人腊，一夕毙矣。（出《逸史》）

乐 生

唐中丞杜式方，为桂州观察使，会西原山贼反叛，奉诏讨捕。续令郎中裴某，承命招抚，及过桂州，式方遣押衙乐某，并副将二人当直。至宾州，裴命乐生与副将二人，至贼中传诏命，并以书遗其贼帅，诏令归复。乐生素儒士也，有心义。既至，贼帅黄少卿大喜，留燕数日。悦乐生之佩刀，恳请与之，少卿以小婢二人酬其直。既复命，副将与生不相得，遂告于裴云：“乐某以官军虚实露于贼帅，昵之，故赠女口。”裴大怒，遣人搜检，果得。乐生具言本末，云：“某此刀价直数万，意颇宝惜，以方奉使，贼帅求之，不得不与，彼归其直，二口之价，尚未及半，某有何过！”生使气者，辞色颇厉，裴君愈怒，乃禁于宾州狱。以书与式方，并牒诬为大过，请必杀之。式方以远镇，制使言其下受贿于贼，方将诛剪，不得不置之于法，然亦心知其冤。乐生亦有状具言，式方遂令持牒追之，面约其使曰：“彼欲逃避，汝慎勿禁，兼以吾意语之。”使者至，传

式方意，乐生曰：“我无罪，宁死；若逃亡，是有罪也。”既至，式方乃召入，问之，生具述根本，式方乃此制使书牒示之曰：“今日之事，非不知公之冤，然无路以相救矣，如何？”遂令推讯，乐生问推者曰：“中丞意如何？”曰：“中丞以制使之意，押衙不得免矣。”曰：“中丞意如此，某以奚诉！”遂索笔通款，言受贼帅赃物之状。式方颇甚怜悯，将刑，引入曰：“知公至屈，有何事相托？”生曰：“无之。”式方曰：“公有男否？”曰：“一人。”“何职？”曰：“得衙前虞侯足矣。”式方便授牒，兼赠钱百千文，用为葬具。又问所欲，曰：“某自诬死，必无逃逸，请去桎梏，沐浴，见妻子，嘱付家事。”公皆许。至时，式方乃登州南门，令引出，与之诀别。乐生沐浴中栢，楼前拜启曰：“某今死矣，虽死不已。”式方曰：“子怨我乎？”曰：“无，中丞为制使所迫耳。”式方洒泣，遂令领至球场内，厚致酒饌。餐讫，召妻子别，问曰：“买得棺未？可速买，兼取纸一千张，笔十管，置棺中。吾死，当上诉于帝前。”问监刑者曰：“今何时？”曰：“日中。”生曰：“吾日中死，至黄昏时，便往宾州，取副将某乙。及明年四月，杀制使裴郎中。”举头见执捉者一人，乃虞侯所由，乐曾摄都虞侯，语之：“汝是我故吏，我今分死矣，尔慎忽折吾颈，若如此，我亦死即当杀汝。”所由至此时，亦不暇听信，遂以常法，拉其头杀之，然后笞，笞毕，拽之于外。拉者忽惊蹶，面仆于地死矣。数日，宾州报，副将以其日黄昏，暴心痛疼。制者裴君，以明年四月卒。其年十月，式方方于球场宴敕使次，饮酒正洽，忽举首瞪目曰：“乐某，汝今何来也？我亦无过。”索酒沥地祝之，良久又曰：“我知汝屈，而竟杀汝，亦我之罪。”遂暗不语，昇到州，及夜而殒。至今桂州城南门，乐生死所，方圆丈余，竟无草生。后有从事于桂者，视之信然。

自古冤死者亦多，乐生一何神异也。（出《逸史》）

宋申锡

唐丞相宋申锡，初为宰相，恩渥甚重，申锡亦颇以致升平为己任。时郑注交通纵放，以擅威柄，欲除去之。乃以友人王璠为京兆尹，密与之约，令察注不法，将献其状，擒于京兆府，杖杀之。既约定，璠翻覆小人也，以注方为中贵所爱，因欲亲厚之，乃尽以申锡之谋语焉。注因报知右军，不旬日，乃伪作申锡之罪状，令人告之云：“以文字结于诸王，图谋不轨，以衣物金宝奇玉为质。”且令人仿其手疏，皆至逼似。（似原作以，据明抄本改。）狱成于内，公卿众庶无不知其冤也。三事已降，迭入论之，方得谪为开州司马。至任数月，不胜其愤而卒。明年，有恩诏，令归葬京城。至大和元（元明抄本作丸。）年春，其夫人亭午于堂前假寐次，见申锡从中门入，不觉惊起。申锡以手招之，乃下阶，曰：“且来，有少事，要令君见。”便引出城，似至浚水北去数里，到一墟开，见一大坑，坑边有小竹笼及小板匣者数枚，皆有封记。申锡乃提一示夫人曰：“此是那贼。”因愤怒叱吒，问曰：“是谁？”曰：“王璠也，我得请于上帝矣。”复诘其余，曰：“即自知。”言讫，拂然而醒，遍身流汗，当时言于家人及亲属，且以笔记于衣箱中。至其年十一月，璠果以事腰斩于市，同受戮者数人，皆同坎埋于城外，乃知宋公之神灵为不诬矣。（出《逸史》）

蜀营典

唐蜀将尹偃，营有卒，晚点后数刻不至，偃将责之。卒被

酒，自理声高，偃怒，杖数十，几至死。卒弟为营典，性友爱，不平偃。乃以刀斨肌，作杀尹两字，以墨涅之。偃阴知，乃以他事杖杀典，及大和中，南蛮入寇，偃领众数万，保邛偃关。偃膂力绝人，常戏左右，以棘节杖击其胫，随击筋胀拥肿。恃其力，悉众出关，逐蛮数里。蛮伏发，夹攻之，大败马倒，中数十枪而死。初出关时，忽见所杀典，拥黄案，大如毂，在前引，心甚恶之，问左右，咸无见者，竟死于阵。（出《酉阳杂俎》）

卷第一百二十三 报应二十二（冤报）

胡 激

唐胡激者，前岭南节度使诞（诞明抄本作证。）之子也。宰相贾餗知举，登进士第。大和中，甘露之变，北军方捕餗，有禁军牙校，利激家富，白仇士良曰：“恐餗在激所。”因遣士卒理其家，既不获餗，擒激以诣士良，士良命戮于辕门外，尽没其财。时激弟湘，在河东郡，忽一日，家僮见一人无头，著绿衣，上皆流血，甚异之。及凶问至，询其由，则激死之日也。后士良死，亦破其家，餗其报也。（出《补录记传》）

秦匡谋

唐太傅汾国公杜惊，节度江陵。咸通十四年，黔南廉使秦匡谋以蛮寇大举，兵力不敌来奔。既谒见公，公怒其不趋庭，退而使吏让之曰：“汝凤翔一民也，惊两为凤翔节度使，汝今靡认桑梓也。”匡谋报曰：“某虽家世岐下，然少离中土，太傅拥节之日，已忝分符，实不曾趋走台阶。比日况在荆南，若论桑梓，恐非仪也。”惊怒，遣縶之，发函与韦相保衡云：“秦匡谋擅弃城池，不能死王事，请诛之。”韦以惊国之元臣，兼素有旧恩，遂奏请以惊处置。敕既降，惊乃亲临都市监戮。匡谋将就法，谓其子曰：“今日之死，实冤枉无状，奈申诉非及，但多烧纸墨，当于泉下理之耳。”行刑，观者驾肩接踵，挥刃之际，惊大惊，骤得疾，遂舆而返。俄有旋风暴作，飞卷

尘埃，直入府署乃散。是夕，狱吏发狂，自呼姓名叱责曰：“吾已惠若钱帛非少，奚复隐吾受用诸物？”举体自扑而殒。其年六月十三日杀秦匡谋，七月十三日，惊乃薨。将归葬洛阳，为束身楸函而即路。欲惊之夕，主吏觉函短，忧惧甚，又难于改易。遂厚赂阴阳者，给杜氏诸子曰：“太傅薨死时甚凶，就木之际，若临近，必有大祸。”诸子信然，于是尽率家人，待于别室。及举尸就敛，楸函果短，遂陷胸折项骨而入焉，无有知者。及抵东洛，长子无逸，相次而逝。岁月既久，其事稍闻于世，议者以惊恃权贵，枉刑戮，获兹报焉。（出《南楚新闻》）

韦判官

唐博陵崔应任扶沟令，亭午独坐，有老人请见应。应问之，老人对曰：“某通于灵祇也。今者冥司韦判官来拜谒，幸望厚礼以待之。请备香案，屏去侍从，当为延入。”应依命，老人即出迎之。及庭，隐隐然不见其形，自通名衔，称（许本黄本衔作，衔称作称。）思穆，叙拜俟（俟原作时，据明抄本改。）候。应亦答拜，揖让再三，乃言曰：“某冥司要职也，侧闻长官宏才令器，冠于当时，辄将心事，且愿相托，故俟亭午务隙拜谒，幸无惊异。”应曰：“某闻神明不昧，今乃不虚，孱劣幽薄，独事蒙鄙，何幸明灵俯降，但揣微贱，力不副心。苟可施于区区，敢不从命，幸示指南，愿效勤劳。”冥使曰：“某谢去人世数载，得居冥职。自弃掷妻孥，家事零替。爱子文卿，少遭悯凶，鄙野无文，职居郑滑院，近经十载，交替院务之日，不明簿书，欠折数万贯疋，实非己用。欲冒严明，俯为存庇。”应俯然曰：“噫，某扶沟令也，焉知郑滑院。”使者曰：“不然，以阁下材器禄位，岂一院哉！自今已后，历官清显，雄

居方镇，位极人臣。然数月后，当与郑滑院交职，倘不负今日之言，某于冥司，当竭微分，仰护荣贵，非止一身，抑亦庆及后嗣。”应曰：“某虽鄙陋，敢不惟命是听。”冥使感泣，于是叙别而去。应闻淮南杜相惊方求政理，偶具书启，兼录为县课绩。驰使扬州，意者以思穆之言，且于验试其事。时相国都督维扬，兼判盐铁，奏应知郑滑院事。及交割帐籍钱帛，欠折数万贯足，收录家资填偿外，尚欠三四万无所出。初应在扶沟，受思穆寄托，事实丁宁。比及郑滑，遂违前约，且曰：“欠折数广，何由辨明？文卿虽云赃非己用，积年不申论，须抵严刑，以恣慢易。穷达既定，鬼何能移？若弃法徇神，是陷而求福。

“乃拘縶文卿而白于使。文卿自度必死，乃预怀毒于衣带之间，比及囚縶，数欲服之，辄失其药，搜求不获。及文卿以死论，是日，思穆见于文卿前而告曰：“呜呼，无信之人，陷汝家族，吾为汝上告于帝，帝许我夺崔应之录，吾之族亦灭矣。”文卿匍匐拜哭，忽失其父，乃得所怀之药，仰而死焉。于是应与巡官李擅、滑州朱程、戎曹贾均就非所将刑之。文卿既已死，应方悔悟，乃礼葬文卿，身衣缟素而躬送之。应后加殿中，时有人自邯郸将美人曰金闰来献于应，应纳而嬖之。崔君始惑于声色，为政之心怠矣。后二年，加侍御史，知杨子院，与妻卢氏及金闰偕行。寻除浙西院，应自至职，金闰宠爱日盛，中门之外，置别馆焉，华丽逾于正寝。视事之罢，经日不履内，前后历任宝货，悉置金闰之所。无何，复有人献吴姝，艳于金闰，应纳之，宠嬖愈甚，每歌舞得意，乃夺金闰宝货而赐新姝。因是金闰忿逆，与亲弟陈行宗置毒药于酒中，夜以献应。饮之，俄顷而卒，潜迁应于大厅。诘旦，家人乃觉，莫知事实，卢氏慈善，不能穷究。金闰乃持宝货，尽室而去。诸姬分散，崔氏门馆日微。后陇西李君知浙西院，闻金闰艳丽，求而纳之。李

君与金闺白昼开筵，应乃见形于庭，叱金闺曰：“汝已鸩我，又纳于李君，后不得意，复欲祸李君耶？”金闺惧而辞归。后李君方欲捕金闺，案理旧事，雪崔生之冤，金闺忽而逃去不知所在。（出《阴德传》）

杨 收

唐丞相杨收，贬死岭外。于时郑愚尚书镇南海，忽一日，宾司报云：“杨相公在客次，欲见尚书。”愚惊骇，以收近有后命，安得来此，乃延接之。杨曰：“某为军容使杨玄价所譖，不幸遭害，今已得请于上帝，赐阴兵以复仇，欲托尚书宴犒，兼借钱十万缗。”郑诺之，唯钱辞以军府事多，许其半。杨相曰：“非铜钱也，烧时幸勿著地。”愚曰：“若此则固得遵副。”从容长揖而灭。愚令于北郊具酒饌素钱以祭之。杨犹子有典寿阳者。见收乘白马，臂朱弓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马，谓之曰：“今上帝许我仇杀杨玄价，我射中之，必死也。”俄而杨中射暴得疾而死。蜀毛文锡，其先为潮州牧，曾事郑愚，熟详其事。（出《北梦琐言》）

宋 柔

唐僖宗之狩于岷蜀也，黄巾尚游魂于三辅。中和辛丑岁，诏丞相晋国公王铎，为诸道行营都统，执操旗鼓，乘三峡而下，作镇南燕，为东诸侯节度。又诏军容使西门季玄为都监。秋七月，铎至滑，都监次于临汝，郡当兵道，邮传皆焚，乃舍于龙兴北禅院。其西廊小院，即都监下都押衙何群处之。群滑人也，世为本军剧职，群少凶险，亲姻颇薄之。乃西走上京，以干中

贵人，而西门纳焉。至是擢为元从都押衙，戎事一以委焉。群志气骄佚，肉视其从。尝一日，汝州监军使董弘贇，令孔目官宋柔，奉启于都监。致命将出，值群方据胡床于门下，怒其不先礼谒也，叱数卒捽以入，击以马挝而遣之。弘贇闻之大恐，笞宋柔数十，仍斥去，不复任使，驰书使谢群，群亦无忤。复数旬，日将夕，宋柔徒行，经寺门，又值群自外将入。瞥见发怒，连叱驺皂，录之入院，候曛黑，杀而支解，纳诸溷中。既张灯，宛见宋柔被发徒跣，浴血而立灯后。群矍起，奋剑击刺。欻然而灭，厥后夜夜见之。暮秋月，都监迁于荥阳郡，舍于开元寺，子城东南隅之地。至是群神情恹怳，渐不自安，乃与其裨将窦思礼等谋叛，将大惊郡中，而奔于江左。都监部曲三百许人，皆畏群而唯诺。会太守杜真府符请都监夜宴，启至，群谓思礼等曰：“机不旋踵，时不再来，必发今宵，无贻后悔。”思礼等遂潜勒部分，至晡时，都监赴宴。群令亲信十数人从，戒曰：“至三更，汝焚六司院门，寺中必举火相应。”其夕一鼓，群假寝帐中，乃梦宋柔向群大叱曰：“吾仇雪矣。”遂惊觉，召思礼语之，对曰：“此乃思也，是何能为？”二鼓将半，乃令其徒擐甲，使一卒登佛殿西大梓树，瞰子城内。无何，郡都虞侯游巡到僧纲，启门入，至殿隅，仰视木杪，心动，命爇炬于下，乃见介者蹲于枝间。方诘所从，群连声谓曰：“走卒店作。遂逃于上，无他也。”都虞侯色变，驰出戒严。群呼思礼等谓曰：“事亟矣，不速行，将为竖子所殄。”乃拥其徒，斩东门关而出奔。若走两舍，而群心荡，无所从其适。下稍稍亡去，倦憩水侧，遥闻严鼓声，乃仆射陂东北隅墉也。思礼觉（觉明抄本作却。）乃前，请启密语，群将耳附之。思礼拔佩刀，疾斫群首坠于地。余众大器而散，思礼携群首，迟明，归命于都监。贯其罪，使招其散卒焉。（出《三水小牋》）

王 表

河东裴光远，唐龙纪己酉岁，调授滑州卫南县尉。性贪婪，冒于货贿，严刑峻法，吏民畏而恶之。尤好击鞠，虽九夏蒸郁，亦不暂休息。畜一白马，骏健能驰骋，竟以暑月不胜其役，而致毙于广场之内。有里长王表者，家虽富赡，早丧其妻。唯一子，可七八岁。白皙端丽，常随父来县曹。光远见而怜之，呼令入宅，遗以服玩，自是率以为常。光远令所亲谓表曰：“我无子，若能以此儿相饷，当善待汝，纵有大过，亦不汝瑕疵也。”表答曰：“某诚贱微，受制于上，骨肉之间，则无以奉命。况此儿襁褓丧母，岂可复离其父乎，设使以此获罪于明公，亦甘心矣。”光远闻而衔之。后数日，乃遣表使于曹南，使盗待诸境上，杀之而取其子。大顺辛亥岁春，光远遘疾，逾月委顿，或时若鬼物所中，独言曰：“王表来也，当还尔儿。”又为表言曰：“某虽小吏，慎密未尝有过，反招贱贼，规夺赤子，已诉于天，令来请命。”又为己语：“今还尔儿，与尔重作功德，厚赂尔阴钱，免我乎？”皆曰：“不可。”少顷曰：“白马来也。”则代马语曰：“为人乘骑。自有年限。至于负载驰骤。亦有常程。筋力之劳，所不敢惮。岂有盛夏之月，击鞠不止，毙此微命，实由于君，已诉上天，今来奉取。”又为己语，祈之如王表，终不听。数日，光远遂卒。（出《三水小牋》）

乾宁宰相

唐乾宁二年，邠州王行瑜会李茂贞、韩建入觐，决谋废立。帝既睹三帅齐至，必有异谋，乃御楼见之。谓曰：“卿等不召而来，欲有何意？”茂贞等诿背不能对，但云：“南北司紊乱

朝政，因疏韦昭度讨西川失谋，李磎麻下，为刘崇鲁所哭，陛下不合违众用之。”乃令宦官诏害昭度已下，三帅乃还镇。内外冤之。初王行瑜跋扈，朝廷欲加尚书令，昭度力止之曰：“太宗以此官总政而登大位，后郭子仪以六朝立功，虽有甚名，终身退让。令行瑜安可轻授焉。”因请加尚父，至是为行瑜所憾而被害焉，后追赠太师。李磎字民望，拜相麻出，刘崇鲁抱之而哭，改授太子少傅。乃上十表，及讷谏五篇，以求自雪，后竟登庸，且讪崇鲁之恶。时同列崔昭纬与韦昭度及磎素不相协，王行瑜专制朝廷，以判官崔磎入阙奏事，与昭纬关通，因托致意。由是行瑜率三镇胁君，磎亦遇祸。其子磎，有高才，亦同日害之。磎著书百卷，号李书楼，后追赠司徒。太原李克用破王行瑜后，崔昭纬贬而赐死。昭皇切齿下诏捕崔磎，亦冤报之验也。（出《北梦琐言》）

卷第一百二十四 报应二十三（冤报）

王简易

唐洪州司马王简易者，常暴得疾，腹中生物如块大，随气上下，攻击脏腑，伏枕余月。一夕，其块逆上筑心，沈然长往，数刻方寤，谓所亲曰：“初梦见一鬼使，自称丁郢，手执符牒云：‘奉城隍神命，来追王简易。’某即随使者行，可十余里，方到城隍庙。门前人相谓曰：‘王君在世，颇闻修善，未合身亡，何得遽至此耶？’寻得见城隍神，告之曰：‘某未合殂落，且乞放归。’城隍神命左右将簿书来，检毕，谓简易曰：‘犹合得五年活，且放去。’”至五年，腹内物又上筑心，逡巡复醒云：“适到冥司，被小奴所讼，辞气不可解。”其妻问小奴何人也，简易曰：“某旧使僮仆，年在妙龄，偶因约束，遂致毙。今腹中块物，乃小奴为祟也。适见前任吉州牧钟初，荷大铁枷，着黄布衫，手足械系。冥司勘非理杀人事，款问甚急。妻遂诘云：‘小奴庸下，何敢如是？’简易曰：‘世间即有贵贱，冥司一般也。’妻又问阴间何罪最重，简易曰：

“莫若杀人。”言讫而率。（出《报应录》）

樊光

交趾郡廂虞侯樊光者，在廨宇视事，亭午间，风雷忽作，光及男并所养一黄犬并震死。其妻于霆击之际，欻见一道士，撮置其身于别所，遂得免。人问其故，妻云：“尝有二百姓相

论讼，同系牢狱，无理者讷赂于光，光即出之，有理者大被拷掠，抑令款伏。所送饮食。光悉夺与男并犬食之，其囚饥饿将死间，于狱内被发诉天，不数日，光等有此报。（出《报应录》）

李彦光

李彦光为秦内外都指挥使，主帅中书令李崇委任之，专其生杀，虐酷黠货，遭枉害者甚众。部将樊某者，有骡一头，甚骏。彦光使人达意求之，樊吝之不与，因而蓄憾，以他事构而囚之。伪通辞款，承主帅醉而呈之，帅不复详察，光即矫命斩之。樊临刑曰：“死若无知则已，死若有知，当刻日而报。”及死未浹旬，而彦光染疾，樊则形见，昼夜不去。或来自屋上，或出自墙壁间，持杖而前，亲行鞭捶，左右长幼皆散走。于是便闻决罪之声，不可胜忍，唯称死罪，如是月余方卒。自尔持权者颇以为戒。（出《玉堂闲话》）

侯 温

梁朝与河北相持之时，有偏将侯温者，军中号为骁勇。贺瑰为统率，专制忌前，以事害之。其后瑰寝疾，弥留之际，左右只闻公呼侯九者数日，颇有祈祷之词，深自克责。有侍者见一丈夫自壁间出，瑰环于地，侍者惊呼，左右俱至，瑰已死矣。昔汉窦婴、灌夫为武安侯田蚡所构而死，及蚡疾，巫者视鬼，见窦灌夹而笞之，蚡竟卒，事相类耳。（出《玉堂闲话》）

沈 申

湖南帅马希声，在位多纵率。有贾客沈申者，常来往番禺

间，广主优待之。令如北中求玉带，申于洛汭间市得玉带一，乃奇货也。回由湘潭，希声窃知之，召申诣衙，赐以酒食，抵夜送还店。预戒军巡，以犯夜戮之，湘人俱闻，莫不嗟悯。尔后常见此客为祟，或在屋脊，或据栏槛，不常厥处。未久，希声暴卒。其弟希范嗣立，以玉带还广人。（出《北梦琐言》）

法曹吏

庐陵有法曹吏，尝劾一僧，曲致其死，具狱上州。尔日，其妻女在家，方纫缝于西窗下，忽有二青衣卒，手执文书，自厨中出，厉声谓其妻曰：“语尔夫，无枉杀僧。”遂出门去。妻女皆惊怪流汗，久之乃走出，视其门，扃闭如故。吏归，具言之，吏甚恐。明日将窃取其案，已不及矣，竟杀其僧。死之日，即遇诸涂。百计禳谢，旬月竟死。（出《稽神录》）

刘 存

刘存为舒州刺史，辟儒生霍某为团练判官，甚见信任。后为左右所谮，因构其罪，下狱，白使府请杀之。吴帅知其冤，使执送杨都，存遂缢之于狱。既而存迁鄂州节度使，霍友人在舒州，梦霍素服自司命祠中出，抚掌大笑曰：“吾已获雪矣。”俄而存帅师征湖南，霍表兄马邺，为黄州制史。有夜扣齐安城门者曰：“舒州霍判官将往军前，马病，白使君借马。”守陴者以告，邺叹曰：“刘公枉杀霍生，今此人往矣，得无祸乎。”因画马数匹，焚之水际。数日存败绩，死之。（出《稽神录》）

袁州录事

袁州录事参军王某尝劾一盗，狱具而遇赦，王以盗罪不可恕，乃先杀之而后宣赦。罢归至新喻，邑客冯氏，具酒请王。明日当往，晚止僧院，乃见盗者曰：“我罪诚合死，然已赦矣，君何敢匿王命而杀我？我今得请于所司矣，君明日往冯家耶？不往亦可。”言讫乃歿，院僧但见其与人言而不见也。明日方饮，暴卒。（出《稽神录》）

刘 璠

军将刘璠性强直勇敢，坐法徙海陵。郡守褚仁规嫌之，诬其谋叛，诏杀于海市。璠将死，谓监刑者曰：“为我白诸儿，多置纸笔于棺中，吾必讼之。”后数年，仁规入朝，泊舟济滩江口，夜半，闻岸上连呼：“褚仁规，尔知当死否？”舟人尽惊起，视岸上无人，仁规谓左右曰：“尔识此声否？刘璠也。”立命酒食，祭而谢之。仁规至都，以残虐下狱，狱吏夜梦一人，长大黧面，从二十余人，至狱，执仁规而去。既寤，为仁规所亲说之，其人抚膺叹曰：“吾君必死，此人即刘璠也。”其日中使至，遂缢于狱矣。（出《稽神录》）

吴 景

浙西军校吴景者，丁酉岁，设斋于石头城僧院。其夕既陈设，忽闻妇女哭声甚哀，初远渐近，俄在斋筵中矣。景乃告院僧曰：“景顷岁从军克豫章，获一妇人。殊有姿色。未几，其夫求赎，将军令严肃，不可相容，景即杀之，后甚以为恨。今

之设斋，正为是也。”即与僧俱往，乃见妇人在焉，僧为之祷告。妇人曰：“我从吴景索命，不知其他。”遽前逐之，景走上佛殿，大呼曰：“还尔命。”于是颠仆而卒。（出《稽神录》）

高安村小儿

高安村人有小儿作田中，为人所杀，不获其贼。至明年死日，家人为设斋。尔日，有里中儿方见其一小儿谓之曰：“我家死儿也，今日家人设斋，吾与尔同往食乎。”里中儿即随之，至其家，共坐灵床，食至辄餐，家人不见也。久之，其舅后至，望灵床而哭，儿即径指之曰：“此人杀我者也，吾恶见之。”遂去。儿既去，而家人见里中儿坐灵床上，皆大惊。问其故，儿具言之，且言其舅杀之。因执以送官，遂伏罪。（出《稽神录》）

陈 勋

建阳县录事陈勋，性刚狷不容物，为县吏十人共诬其罪，竟坐弃市。至明年死日。家为设斋，妻哭毕，独叹于灵前曰：“君平生以刚直称，今枉死逾年，精魄何寂然耶。”是夕，即梦勋曰：“吾都不知死，向闻卿言，方大悟尔。若尔，吾当报仇，然公署非可卒入者，卿明日为我入县诉枉，吾当随之。”明日，妻如言而往，出门，即见奔至临川，乃得免。勋家在盖竹，乡人恒见之，因为立祠，号陈府君庙，至今传其灵。（出《稽神录》）

钟 遵

江南大理评事钟遵南平王傅之孙也，历任贪浊，水部员外郎孙岳，素知其事，密纵于权要，竟坐下狱。会赦除名，遵既以事在赦前，又其祖尝赐铁券，恕子孙二死，因复诣阙自理。事下所司，大理奏赃状明白，遂弃市。临刑，或与之酒，遵不饮，曰：“我当讼于地下，不可令醉也。”遵死月余，岳方与客坐，有小青蛇出于栋间。岳视之，惊起曰：“钟评事，钟评事。”变色而入，遂病，翌日死。（出《稽神录》）

韦处士

韦承皋者，伪蜀时将校也。有待诏僧名行真，居蜀州长平山，尝于本州龙兴寺构木塔，凡十三级，费钱银万计，寻为天火所焚。第三次营构，方能就，人谓其有黄白之术也。及承皋典眉州，召行真至郡。郡有卢敬芝司马者，以殖货为业，承皋尝谓之曰：“某顷军中，与行真同火幕，遇一韦处士，授以作金术。适来鄙夫老矣，故召行真，同修旧药，药成，当得分惠，谓吾子罢商贾之业可乎？”卢敬诺。药垂成，韦牧坐罪贬茂州参军。临行，卢送至驇颐律，韦牧沈药鼎于江中，谓卢生曰：“吾罪矣！先是授术韦处士者，吾害之而灭口。今日之事，药成而祸及，其有神理乎！”蜀国更变，以拒魏王之师，诛死。（出《北梦琐言》）

张 进

伪蜀给事中王允光性严刻，吏民有犯，无贷者。及判刑院，

本院杖直官张进，因与宅内小奴子诵火井县令蒋贻恭《咏王给事绝句》云：“厥父元非道郡奴，允光何事太侏儒。可中与个皮裋著，擎得天王左脚无。”奴子记得两句，时念诵之。允光问谁人教汝，对云：“杖直官张进。”允光大怒，寻奏进受罪人钱物，遂置极法。后允光病寒热，但见张进执火炬烧四体，高声唱“索命”。允光连叱不去，痛楚备极，数日而终。（出《儆诫录》）

郝溥

伪蜀华阳县吏郝溥日追欠税户，街判司勾礼遣婢子阿宜赴县，且嘱溥云：“不用留禁，残税请延期输纳。”郝溥不允，决阿宜五下，仍纳税了放出。明年，县司分擘百姓张琼家物业，郝溥取钱二万。张琼具状论诉，街司追勘，勾礼见溥，大笑曰：“你今日来也，莫望活，千万一死。”令司吏汝勋构成罪，遂杀之。不数日，汝勋见郝溥来索命，翌日暴卒。勾礼晨兴，忽见郝溥升堂，罗拽殴打，因患背疮而死。（出《儆诫录》）

裴垣

伪蜀宁江节度使王宗黯生日，部下属县，皆率醵财货，以为贺礼。巫山令裴垣以编户羸贫，独无庆献。宗黯大怒，召裴至，诬以他事，生沈湮湮堆水中，三日尸不流。宗黯遣人命挽而下，经宿逆水复上，卓立波面，正视衙门。宗黯颇不自安，神识烦挠，竟得疾暴卒。（出《北梦琐言》）

苏 铎

伪蜀王宗信，镇凤州。有角觝人苏铎者，委之巡警，尝与宗信左右孙延膺不协。宗信因暇日登楼，望见苏铎，锦袍束带，似远行人之状，宗信讶之。铎本岐人也，延膺因谮曰：“苏铎虽受公蓄养，其如苞藏祸心，久欲逃去。”宗信大怒，立命擒至，先断舌脔肉，然后斩之。及延膺作逆，其被法之状，一如铎焉。（出《倣诚录》）

赵 安

蜀郭景章，豪民也。因醉，以酒注子打贫民赵安，注子嘴入脑而死。安有男，景章厚与金帛，随隐其事，人莫知之。后景章脑上忽生疮，可深三四分，见骨，脓血不绝，或时睹赵安，疮透喉，遂死。（出《倣诚录》）

卷第一百二十五 报应二十四（冤报）

榼头师

梁有榼头师者，极精进，梁武帝甚敬信之。后敕使唤榼头师，帝方与人棋，欲杀一段，应声曰：“杀却。”使遽出而斩之。帝棋罢，曰：“唤师。”使咨曰：“向者陛下令人杀却，臣已杀讫。”帝叹曰：“师临死之时，有何所言？”使曰：“师云：‘贫道无罪，前劫为沙弥时，以锹划地，误断一曲蟾。帝时为蟾，今此报也。’”帝流泪悔恨，亦无及焉。（出《朝野佥载》）

唐 绍

唐绍幼而通悟，知生前事，历历备记，而未尝言于人，虽妻子亦不知之也。后为给事中，同里对门，有一郎中李邕者，绍休沐日，多召邕与之言笑，情好甚笃。或时为具馔，中堂偶食，中郎亦不知其所谓。其妻诘绍曰：“君有盛名，官至清近，宜慎所交。李邕非类，君亟与之狎，窃为君不取。”绍默然，久之曰：“非子所知，吾与李邕情好逾厚。”唐开元初，骊山讲武，绍时摄礼部尚书，玄宗援桴击鼓，时未三合，兵部尚书郭元振遽令诏奏毕。神武赫怒，拽元振坐于纛下。张说跪奏于马前，称元振于社稷有保获大功，合赦殊死。遂释，尤恨而斩绍。先是一日，绍谓妻子曰：“吾善李邕，须死而言，今时至矣。遂为略言之：吾自幼即具前生事，明日讲武，吾其不免。”

吾前世为某氏女，即笄，适灞陵王氏子为妻，姑待吾甚严。吾年十七，冬至先一日，姑令吾躬具主馔。比毕，吾闕怠亦甚，姑又令吾缝罗裙，迟明，服以待客。吾临灯运针，虑功之不就，夜分不息。忽一犬冲扉入房，触灯，灯僵，油仆裙上，吾且惧且恨，因叱犬，犬走突扉，而扉反阖。犬周章却伏床下，吾复照烛，将理裙污，而狼籍殆遍。吾惧姑深责，且恨犬之触灯，遂举床，以剪刀刺犬。偶中其颈，而剪一股亦折，吾复以一股重刺之，俄而犬毙。诘朝持裙白姑，姑方责骂，而吾夫适自外至。询其故，遂于床下引毙犬，陈于姑前，由是少解。吾年十九而卒，遂生于此身。往者毙犬，乃今之李邕也。吾明日之死，盖缘报也，行戮者必是李邕乎。报应盖理之常，尔无骇焉。及翌日讲武，坐误就戮，果李邕执刀。初一刀不殊而刀折，易刀再举，乃绝焉。死生之报，固犹影响，至于刀折杀亦不异，谅明神不欺矣。唐书说明皇寻悔恨杀绍，以李邕行戮太疾，终身不更录用。（出《异杂篇》）

李 生

唐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间。少有膂力，恃气好侠，不拘细行，常与轻薄少年游。年二十余，方折节读书，为歌诗，人颇称之。累为河朔官，后至深州录事参军。生美风仪，善谈笑，曲晓吏事，廉谨明干。至于击鞠饮酒，皆号为能，雅为太守所知。时王武俊帅成德军，恃功负众，不顾法度，支郡守畏之侧目。尝遣其子士真巡属部，到深州，太守大具牛酒，所居备声乐，宴士真。太守畏武俊，而奉士真之礼甚谨，又虑有以酒忤士真者，以故僚吏宾客，一不敢召。士真大喜，以为他郡莫能及。饮酒至夜，士真乃曰：“幸使君见待之厚，欲尽欢于

今夕，岂无嘉宾？愿得召之。”太守曰：“偏郡无名人，惧副大使（士真时为武俊节副大使。）之威，不敢以他客奉宴席。唯录事参军李某，足以侍谈笑。”士真曰：“但命之。”于是召李生入，趋拜。士真目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真愈不悦，瞪顾攘腕，无向时之欢矣。太守惧，莫知所谓，顾视生，靦然而汗，不能持杯，一坐皆愕。有顷，士真叱左右，缚李某系狱。左右即牵李袂疾去，械狱中，已而士真欢饮如初。迨晓宴罢，太守且惊且惧，乃潜使于狱中讯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尝言，固非忤于王君，君宁自知耶？”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常闻释氏有现世之报，吾知之矣。某少贫，无以自资，由是好与侠士游，往往掠夺里人财帛。常驰马腰弓，往还大行道，日百余里，一日遇一年少，鞭骏骡，负二巨囊，吾利其资，顾左右皆岩崖万仞，而日渐曛黑，遂力排之，堕于崖下。即疾驱其骡逆旅氏，解其囊，得缁绮百余段。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闭门读书，遂仕而至此，及今凡二十七矣。昨夕君侯命与王公之宴，既入而视王公之貌，乃吾曩时所杀少年也。一拜之后，中心惭惕，自知死不朝夕，今则延颈待刃，又何言哉！为我谢君侯。幸知我深，敢以身后为托。”有顷，士真醉悟，忽召左右，往李某取首，（“往李某取其首”明抄本作“往取李某首来。”）左右即于狱中斩其首以进，士真熟视而笑。既而又与太守大饮于郡斋，酒醉，太守因欢，乃起曰：“某不才，幸得守一郡。而副大使下察弊政，宽不加罪，为恩厚矣。昨日副大使命某召他客，属郡僻小无客，不足奉欢宴者。窃以李某善饮酒，故请召之，而李某愚戆，不习礼法，大忤于明公，实某之罪也。今明公既已诛之，宜矣。窃有所未晓，敢以上问李某之罪为何，愿得明数之，且用诫于将来也。”士真笑曰“李生亦无罪，但吾一见之，遂忿然激吾心，已有戮之之意。今既

杀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无复言。”及宴罢，太守密讯其年，则二十有七矣，盖李生杀少年之岁，而士真生于王氏也。太守叹异久之，因以家财厚葬李生。（出《宣室志》）

卢叔伦女

长安城南，曾有僧至日中求食，偶见一女子采桑树上，问曰：“此侧近何处有信心，可乞饭者？”女子曰：“去此三四里，有王家，见设斋次，见和尚来必喜，可速去也。”僧随所指往，果有一群僧，方就坐，甚慰。延入，斋讫，主姥异其及时至也，问之，僧具以实告，主人夫妻皆惊曰：“且与某同往，访此女子。”遂俱去，尚在桑树上，乃村人卢叔伦女也。见翁姥，遂趋下，弃叶笼奔走归家，二人随后逐之。到所居，父母亦先识之。女子入室，以床扃户，牢不可启。其母惊问之，曰：“某今日家内设斋，有僧云小娘子遣来，某作此功德，不曾语人，怪小娘子知，故来视看，更非何事。”其母推户遣出，女坚不肯出。又随而骂之，女曰：“某不欲见此老兵老嫗，亦岂有罪过？”母曰：“邻里翁婆省汝，因何故不出？”二人益怪异（“异”原本作“厚”，据明抄本改。）祈请之。女忽大呼曰：“某年月日，贩胡羊父子三人今何在？”二人遂趋出，不敢回顾。及去，母问之，答曰：“某前生曾贩羊，从夏州来，至此翁庄宿，父子三人并为其害，劫其资货。某前生乃与之作儿，聪黠胜人，渠甚爱念。十五患病，二十方卒，前后用医药，已过所劫数倍。渠又为某每岁亡日作斋，夫妻涕泣，计其泪过三两石矣。偶因僧问乞饭处，某遂指遵之耳，亦是偿债了矣。”翁姥从此更不复作斋也。（出《逸史》）

崔无隐

唐元和中，博陵崔无隐言其亲友曰：“城南杜某者，尝于汴州招提院，与主客僧坐语。忽有一客僧，当面鼻额间，有故刀瘢，横断其。乃讯其来由，僧良久嚬惨而言曰：某家于梁，父母兄嫂存焉，兄每以贾贩江湖之货为业。初一年，自江南而返大梁，获利可倍。二年往而不返，三年，乃有同行者云：兄溺于风波矣。父母嫂俱服未阕，忽有自汉南贾者至于梁，乃访召某父姓名者。某于相国精舍，应曰唯。贾客曰：“吾得汝兄信。”某乃忻骇未言，且邀至所居，告父母，而言曰：“师之兄以江西贸折，遂浪迹于汉南，裨将怜之，白于元戎，今于汉南。虽缙纆且尽，而衣衾似给，以卑贫所系，是未获省拜，故凭某以达信耳。”父母嫂悲忻泣不胜。翌日，父母遣师之汉南，以省兄。师行可七八日，入南阳界，日晚，过一大泽中，东西路绝，目无人烟，四面阴云且合。渐暮，遇寥落三两家，乃欲寄宿耳。其家曰：“师胡为至此？今为信宿前有杀人者，追逐未获，索之甚急，宿固不可也，自此而南三五里，有一招提所，师可宿也。”某因（“某因”二字原本无，据明抄本补。）言而往，阴风渐急，飒飒雨来。可四五里，转入荒泽，莫知为计，信足而步。少顷，前有烛光，初将咫尺，而可十里方到。风雨转甚，不及扣户而入，造于堂隍，寂无生人，满室死者。瞻视次，雷声一发，师为一女人尸所逐，又出。奔走七八里，至人家，雨定，月微明，遂入其家。中门外有小厅，厅中有床榻。卧未定，忽有一夫，长七尺余，提白刃，自门而入。师恐，立于壁角中。白刃夫坐榻良久，如有所候。俄而白刃夫出厅东，先是有粪积，可乘而覘宅中。俄又闻宅中有三四女人，于墙端切切而言。须臾，白刃夫携一衣袱入厅，续有女人从之，乃计

会逃逝者也，白刃夫遂云：“此室莫有人否？”以刃绕壁画之，师帖壁定立，刃画其面过，而白刃夫不之觉，遂携袱领奔者而往。师自料不可住，乃舍此又前走，可一二里，扑一古井中。古井中已有死人矣，其体暖，师之回遑可五更。主觉失女，寻趣至古井，以火照，乃尸与师存焉。执师以闻于县。县尹明辩，师以画壁及墙上语者具狱，于宅中姨姑之类而获盗者，师之得雪。南征垂至汉南界，路逢大桧树，一老父坐其下，问其从来，师具告。父曰：“吾善易，试为子推之。”师呵蓍，父布卦嘘唏而言曰：“子前生两妻，汝俱辜焉，前为走尸逐汝者，长室也。为人杀于井中同处者，汝侧室也。县尹明汝之无辜，乃汝前生母也。我乃汝前生（“母也”下七字据明抄本补。）之父，汉南之兄已（“已”原作“俱”。据明抄本改。）无也。“言毕，师泪下，收泪之次，失老父所在。及至汉南，寻访其兄，杳无所见，其刀瘢乃白刃夫之所致也。噫，乃宿冤之动作，征应委曲如是，无隐云。杜生自有传，此略而记之。（出《博异记》）

卷第一百二十六 报应二十五

程 普

程普，字嘉谋，吴孙权将也，领江夏太守荡寇将军。尝杀叛者数百人，皆使投火。即日普病热，百余日便死。（原阙出处，今见《三国志·吴志·普传》裴注引《吴书》）

羊聃

羊聃，字彭祖，晋庐江太守，为人刚克粗暴。恃国姻亲，纵恣尤甚，睚眦之嫌，辄加刑戮。征西大将军庾亮槛送，具以状闻。右司马奏聃杀郡将吏及民简良等二百九十人，徙谪一百余人，应弃市，依八议请宥。显宗诏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议之有？下（下明抄本作可。）狱所赐命。”聃兄子贲，先尚南郡公主，自表解婚，诏不许。琅琊孝王妃山氏，聃之甥也，苦以为请。于是司徒王导启聃罪不容恕，宜极重法。山太妃忧感动疾，陛下罔极之恩，宜蒙生全之宥。于是诏下曰：“山太妃唯此一舅，发言摧鯁，乃至吐血，情虑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抚育之恩，同于慈亲。若不堪难忍之痛，以致顿毙，朕亦何颜自处。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阳之恩。”于是除名为民。少时，聃病疾，恒见简良等曰：“枉岂可受，今来相取，自由黄泉。”经宿死。（出《还冤记》）

刘毅

宋高祖平桓玄后，以刘毅为抚军荆州刺史。到州，便收牧牛寺主，云藏桓家儿庆为沙弥，并杀四道人。后梦见此僧来云：“君何以枉杀贫道？贫道已白于天帝，恐君亦不得久。”因遂得疾不食，日弥羸瘦。当毅发扬都时，多有争竞，侵袭宰辅，宋高祖因遣人征之。毅败后，夜单骑突投牧牛寺僧，僧曰：“抚军昔枉杀我师，我道人，自无报仇之理，然何宜来此！主师屡有灵验，云天帝当收抚军于寺杀之。”毅便叹吒出寺，因上大树，自缢而死。（出《还冤记》）

张和思

北齐张和思，断狱囚，无问善恶贵贱，必被枷锁杻械，困苦备极。囚徒见者，破胆丧魂，号生罗刹。其妻前后孕男女四人，临产即闷绝求死。所生男女，皆著肉锁，手脚并有肉杻束缚，连绊堕地。后和思为县令，坐法杖死。梁元帝

后周文帝宇文泰，初为魏丞相。值梁朝丧乱，梁孝元帝为湘东王，时在荆州，遣使通和，礼好甚至，与泰断金立盟，结为兄弟。后平侯景，孝元即位，泰犹人臣，颇行凌侮。又求索无厌，乃不惬意，遂遣兵袭江汉，虏系朝士，至于民庶，百四十万口，而害孝元。又魏文帝先纳茹茹主郁久闾阿那坏女为后，亲爱殊笃。害梁主之明年，坏为齐国所败，因率余众数千奔魏。而突厥旧与茹茹怨仇，即遣饷泰马三千匹，求诛坏等。泰许诺，伏突厥兵马，与坏宴会，醉便缚之，即日灭郁久闾姓五百余人。茹茹临死，仰天而诉。明年冬，泰猎于陇右，得病，见孝元及坏为祟。泰发怒肆骂，命索酒食与之，两月泰卒。窦轨

唐洛州都督鄴国公窦轨，太穆皇后三从兄，性刚严好杀。为益州行台仆射，多杀将士，又害行台尚书韦云起，贞观二年，在洛病甚，忽言有人饷我瓜来。左右报之：冬月无瓜，轨曰：“一盘好瓜，何谓无耶？”即而惊视曰：“非瓜，并是人头。”轨曰：“从我偿命。”又曰：“扶我起见韦尚书。”言毕而薨。武攸宁

唐建昌王武攸宁，任（明抄本“任”作“别”。）置勾任，（明抄本“任”作“使”。）法外枉征财物，百姓破家者十而九。告冤于天，吁嗟满路。为大库，长百步，二百余间。所征获者，贮在其中，天火烧之，一时荡尽，众口所咒。攸宁寻患足肿，粗于瓮，其酸楚不可忍，数月而终。崔进思

唐虔州参军崔进思，侍郎中孙尚容之力，充纲入都，送五千贯，每贯取三百文裹头，百姓怨叹，号天哭地。至瓜步江，遭风船没，无有子遗。家资田园，货卖并尽，解官落职，求活无处。此所谓聚敛之怨。祁万寿

唐乾封县录事祁万寿，性好杀人。县官每决罚人，皆从索钱，时未得与间，即取粗杖打之。如此死者，不可胜数，囚徒见之，皆失魂魄。有少不称心，即就狱打之，困苦至垂死。其妻生子，或著肉枷，或有肉扭，或无口鼻，或无手足，生而皆死。郭霸

唐侍御史郭霸，奏杀宋州三百人，暴得五品。经月患重，台官问疾，见老巫曰：“郭公不可救也，有数百鬼，遍体流血，攘袂齧齿，皆云不相放。有一碧衫人喝绯衣人曰：‘早合去，何因许时？’答曰：‘比缘未得五品，未合放。’”俄而霸以刀子自刺乳下，搅之，曰：“大快”。家人走问之，曰：“御史孙容师刺我。”其子经御史顾琮讼容师，琮以荒乱言不理。其夜而卒，容师以明年六月霸死日而终，皆不知其所以。司勋

郎中张元一云：“自春大旱，至霸死雨足，天后问在外有何事，元一曰：“外有三庆，旱降雨，一庆；中桥新成，万代之利，二庆；郭霸身死，百姓皆欢，三庆也。”天后笑曰：“霸见憎如此耶！”曹惟思

唐蜀郡法曹参军曹惟思，当章仇兼琼之时，为西山运粮使，甚见委任。惟思白事于兼琼，琼与语毕，令还运。惟思妻生男有疾，因以情告兼琼，请留数日。兼琼大怒，叱之令出，集众斩之。其妻闻之，乘车携两子与之诀，惟思已辮发束缚，兼琼出监斩之。惟思二男叩头乞命，来抱马足，马为不行，兼琼为之下泣云：“业已斩矣。”犹未释。郡有禅僧，道行至高，兼琼母师之。禅僧乃见兼琼曰：“曹法曹命且尽，请不须杀，免之。”兼琼乃赦惟思。明日，使惟思行卢府长史事，赐绯鱼袋，专知西山转运使，仍许与其妻行。惟思至泸州，因疾，梦僧告之曰：“曹惟思一生中，负心杀人甚多，无分毫善事，今冤家债主将至，为之奈何。”惟思哀祈甚至，僧曰：“汝能度两子为僧，家中钱物衣服，尽用施寺，仍合家素餐，堂前设道场，请名僧，昼夜诵经礼忏，可延百日之命。如不能，即当死矣。”惟思曰：“诸事易耳。然苦不食，若之何！”僧曰：“取羊肝水浸，加以椒酱食之，即能餐矣。”既觉，具言其妻，妻赞之。即僧二子，又如言置道场转经，且食羊肝，即饭矣，如是月余。晨坐，其亡母亡姊皆来视之，惟思大惊，趋走迎候。有一鬼子，手执绛幡前引，升自西阶，植绛幡焉。其亡姊不言，但于幡前下俛，僂僂不辍。其母泣曰：“惟思在生不知罪，杀人无数，今冤家欲来，吾不忍见汝受苦辛，故来视汝。”惟思命设祭母，母食之。其姊舞更不已，不交一言。母食毕，与姊皆去。惟思疾转甚，于是羊肝亦不食，常卧道场中，昼日眠觉。有二青衣童子，其长等焦侥也，一坐其头，一坐其足。惟思问

之，童子不与语。而童子貌甚闲暇，口有四牙，出于唇外。明日食时，惟思见所杀人，或披头溃肠，断截手足，或斩首流血，盛怒来诟惟思曰：“逆贼与我同事，急反杀我灭口，我今诉于帝，故来取汝。”言毕升阶，而二童子推之，不得进，但谩骂曰：“终须去。”惟思知不免，具言其事。如此每日常来，皆为童子所推，不得至惟思所。月余，忽失二童子，惟思大惧，与妻子别。于是死者大至，众见惟思如被曳状。坠于堂下，遂卒。惟思不臧人也，自千牛备升为泽州相州判司，常养贼徒数十人，令其所在为盗而馆之。及事发，则杀之以灭口，前后杀百余人，故祸及也。邢璣

唐邢璣之使新罗也，还归，泊于炭山。遇贾客百余人，载数船物，皆珍翠沈香象犀之属，直数千万。璣因其无备，尽杀之，投于海中而取其物。至京，惧人知也，则表进之，敕还赐璣，璣恣用之。后子綽与王鉷谋反，邢氏遂亡，亦其报也。万国俊

唐侍御史万国俊，令史出身，残忍为怀，楚毒是务。奏六道使，诛斩流人，杀害无数。后从台出，至天津桥南，有鬼满路，遮截马足，不得前进。口云：“叩头缓我。”连声忍痛，俄而据鞍，舌长数尺，遍身青肿。輿至宅，夜半而卒。王瑶

会昌中。有王瑶者，自云：远祖本青州人，事平卢节使。时主公姓李，不记其名，常患背疽，众医莫能愈。瑶祖请以牲币祷于岱宗，遂感现形，留连顾问，瑶祖因叩头泣血，愿垂矜悯。岳神言曰：“尔之主师，位居方伯，职在养民，而虐害生灵，广为不道，淫刑滥罚，致冤魂上诉。所患背疮，盖鞭笞之验，必不可愈也。天法所被，无能宥之。”瑶祖因拜乞一见主公，泊归青丘，主公已殂歿矣。瑶祖具以泰山所睹之事，白于

主公夫人，云：“何以为验？”瑶祖曰：“某当在冥府之中，亦虑归之不信，请谒主公，备窥縲紲，主公遂裂近身衣袂，方圆寸余，以授某曰：‘尔归，将此示吾家。’具衣袂见在。”夫人得之，遂验临终服之衣，果有裁裂之处，疮血犹在，知其言不谬矣。（出《耳目记》）

陈岷

闽王审知初入晋安，开府多事，经费不给。孔目吏陈岷献计，请以富人补和市官，恣所征取，薄酬其直。富人苦之，岷由是宠，迁为支计官。数年，有二吏执文书诣岷里中，问陈支计家所在。人问其故，对曰：“渠献计置和市官，坐此破家者众，凡破家者祖考，皆诉于水西大王，王使来追尔。”岷方有势，人惧不敢言。翌日，岷自府驰归，急召家人，设斋置祭，意色惶惶。是日，里中复见二吏入岷家，遂暴卒。初审知之起事，其兄潮首倡，及审知据闽中，为潮立庙于水西，故俗谓之水西大王云。萧怀武

伪蜀有寻事团，亦曰中团，小院使萧怀武主之，盖军巡之职也。怀武自所团捕捉贼盗多年，官位甚隆，积金巨万，第宅亚于王侯，声色妓乐，为一时之冠。所管中团百余人，每人各养私名十余辈，或聚或散，人莫能别，呼之曰狗。至于深坊僻巷，马医酒保，乞丐佣作，及贩卖童儿辈，并是其狗。民间有偶语者，官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勋贵家，当庖看厩，御车执乐者，皆是其狗。公私动静，无不立达于怀武，是以人怀恐惧，常疑其肘臂腹心，皆是其狗也。怀武杀人不知其数，蜀破之初，有与己不相协，及积金藏镪之夫，日夜捕逐入院，尽杀之。冤枉之声，闻于街巷。后郭崇韬入蜀，人有告怀武欲谋

变者，一家百余口，无少长戮于市。（出《王氏见闻》）

李龟祯

乾德中，伪蜀御史李龟祯久居宪职。尝一日出至三井桥，忽睹十余人，摧头及被发者，叫屈称冤，渐来相逼。龟祯畏惧，回马径归，说与妻子。仍诫其子曰：“尔等成长筮仕，慎勿为刑狱官，以吾清慎畏惧，犹有冤枉，今欲悔之何及。”自此得疾而亡。陈洁

伪蜀御史陈洁，性惨毒，谳刑定狱，尝以深刻为务。十年内，断死千人。因避暑行亭，见蟪蛄悬丝面前，公引手接之，成大蜘蛛，衔中指，拂落阶下，化为厉鬼，云来索命。惊讶不已，指渐成疮，痛苦十日而死。

卷第一百二十七 报应二十六

苏 娥

汉何敞为交趾刺史，行部苍梧郡高要县。暮宿鹊奔亭，夜犹未半，有一女从楼下出，白云：“妾姓苏名娥，字始珠，本广信县修里（“广”信原作“信广”，据下文及明抄本改。）理”明抄本作“里”。）人。早失父母，又无兄弟，夫亦久亡。有杂缯帛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孤穷羸弱，不能自振，欲往傍县卖缯，就同县人王伯赁车牛一乘，直钱万二千，载妾并缯，令致富执轡。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时已暮，行人既绝，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长舍乞浆取火，亭长龚寿操刀持戟，来至车傍，问妾曰：‘夫人从何所来？车上何载？丈夫安在？何故独行？’妾应之曰：‘何劳问之。’寿因捉臂欲汗妾。不从，寿即以刀刺胁，妾立死，又杀致富。寿掘楼下，埋妾并婢，取财物去，杀牛烧车，杠及牛骨，投亭东空井中。妾死痛酷，无所告诉，故来告于明使君。敞曰：“今欲发汝尸骸，以何为验？”女子曰：“妾上下皆著白衣，青丝履，犹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寿，拷问具服，下广信县验问，与娥语同，收寿父母兄弟皆系狱。敞表寿杀人，于常律不至族诛。但寿为恶，隐密经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自诉，千载无一，请皆斩之，以助阴诛，上报听之。（出《还冤记》）

涪令妻

汉王恽，字少琳，为郿县令。之郿亭，亭素有鬼。恽宿楼上，夜有女子，称欲诉冤，无衣自进。恽以衣与之，进曰：“妾本涪令妻也，欲往官，过此亭宿。亭长杀妾大小十口，埋在楼下，取衣裳财物，亭长今为县门下游徼。”恽曰：“当为汝报之，无复妄杀良善也。”鬼投衣而去。恽且召游徼问，即服。收同时十余人，并杀之。掘取诸丧，归其家葬之，亭永清宁。（原阙出处，今见《还冤记》）

诸葛元崇

琅琊诸葛覆，宋永嘉年为九真太守，家累悉在扬都，唯将长子元崇赴职。覆于郡病亡，元崇始年十九，送丧欲还。覆门生何法僧贪其资，与伴共推元崇堕水而死，因分其财。元崇母陈氏梦元崇还，具叙父亡及身被杀委曲，尸骸流漂，怨酷无双。奉迷累载，一旦长辞，衔悲茹恨，如何可说。覩歎不能自胜，又云：“行速疲极，因卧窗下床上，以头枕窗，明日视儿眠处，足知非虚矣。”陈氏悲怛惊起，把火照儿眠处，沾湿犹如人形。于是举家号泣，便如发闻。于时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为长史，道立即陈氏从姑儿也。具疏梦，托二徐验之。徐道立遇诸葛丧船，验其父子亡曰，悉如鬼语。乃收行凶二人，即皆款服，依法杀之，差人送丧还扬都。（出《还冤记》）

吕庆祖

宋永康人吕庆祖，家甚殷富，常使一奴名教子守视墅舍。

庆祖自往案行，忽为人所杀。族弟无期，先贷举庆祖钱，咸谓为害。无期便斋酒脯至枢所而祝曰：“君荼酷如此，乃谓是我，魂而有灵，使知其全。”既还，至三更，见庆祖来云：“近履行，见奴教子畦畴不理，许当痛治。奴遂以斧砍我背，将帽塞口，因得啗奴三指，悉皆破碎。便取刀刺我颈，曳著后门。初见杀时，从行人亦在其中，而不同，执罪之失也。奴今欲叛，我已钉其头著壁。”言卒而遂灭。无期具以告其父母，潜视奴所住壁，果有一把发，以竹钉之。又看其指，并见伤破，录奴诘验，承伏。又问汝既反逆，何以不叛，奴曰：“头如被击，欲逃不得，诸同见者事相符。即焚教子，并其二息。”（出《还冤记》）

元徽

后魏庄帝永安中，北海王颢入洛。庄帝北巡，城阳王徽舍宅为宣中寺，尔朱兆擒庄帝，徽投前洛阳令寇祖仁。祖仁闻尔朱兆购徽，乃斩徽首送兆。兆梦徽曰：“我有金二百斤，马一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于是悬祖仁首于高树，以大石坠其足，鞭捶之，问得金及马。而祖仁死，时以为祸报。（出《广古今五行记》，明抄本作《伽蓝记》及《还冤记》）

李义琰

唐陇西李义琰，贞观年中，为华州县尉。此县忽失一人，莫知所在，其父兄疑一仇家所害，诣县陈情。义琰案之，不能得决，夜中执烛，委细穷问。至夜，义琰据案俛首，不觉死人即在，犹带被伤之状，云：“某乙打杀，置于某所井中，公可

早验，不然，恐被移向他处，不可寻觅。”义琰即亲往，果如所陈，而仇家始具款伏。当闻见者，莫不惊叹。（出《法苑珠林》）

岐州寺主

唐贞观十三年，岐州城内有寺主，共都维那为隙，遂杀都维那，解为十二段，置于厕中。寺僧不见都维那久，遂告别驾杨安共来验检，都无踪迹。别驾欲出，诸僧送别驾，见寺主左臂上袈裟，忽有些鲜血。别驾勘问，云：“当杀之夜，不著袈裟，有其鲜血，是诸佛菩萨所为。”竟伏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馆陶主簿

唐冀州馆陶县主簿姓周，忘其名字。显庆中，奉使于临渝关牙市。当去之时，佐使等二人从往，周将钱帛稍多，二人乃以土囊压而杀之。所有钱帛，咸盗将去，唯有随身衣服充敛。至岁暮，妻梦，具说被杀之状，兼言所盗财物之处。妻乃依此诉官。官司案辨，具得实状，钱帛并获，二人皆坐处死。相州智力寺僧慧永云，尝亲见明庭观道士刘仁宽说之。（出《法苑珠林》）

僧昙畅

唐乾封年中，京西明寺僧昙畅，将一奴二骡向岐州棱法师处听讲。道逢一人，著衲帽弊衣，掐数珠，自云贤者五戒，讲。

夜至马嵬店宿，五戒礼佛诵经，半夜不歇，畅以为精进一练。至四更，即共同发，去店十余里，忽袖中出两刃刀子，刺杀畅，其奴下马入草走，其五戒骑骡驱驮即去。主人未晓，梦畅告云：“昨夜五戒杀贫道。”须臾奴走到，告之如梦。时同宿三卫子，披持弓箭，乘马趁四十余里，以弓箭拟之，即下骡乞死。缚送县，决杀之。（出《朝野僉载》）

午桥民

唐卫州司马杜某尝为洛阳尉，知捕寇。时洛阳城南午桥，有人家失火，七人皆焚死。杜某坐厅事，忽有一人为门者所执，狼狈至前。问其故，门者曰：“此人适来，若大惊恐状，再驰入县门，复驰出，故执之。”其人曰：“某即杀午桥人家之贼也，故来归命。尝为伴五人，同劫其家，得财物数百千，恐事泄，则杀其人，焚其室，如自焚死者，故得人不疑。将财至城，舍于道德里，与其伴欲出外，辄坎轲不能去。今日出道德坊南行，忽见空中有火六七团，大者如瓠，小者如杯，遮其前，不得南出。因北走，有小火直入心中，熬其心肺，痛热发狂。因为诸火遮绕，驱之令入县门，及入则不见火，心中火亦尽。于是出门，火又尽在空中，遮不令出，自知不免，故备言之。由是命尽取其党及财物，于府杀之。（出《纪闻》）

卢叔敏

唐卢叔敏，居缙氏县，即故太傅文贞公崔祐甫之表侄。时祐甫初拜相，有书与卢生，令应明经举。生遂自缙氏赴京，行李贫困，有驴，两头叉袋，一奴才十余岁而已。初发县，有一

紫衣人，擎小幘，与生同行，云：“送书状至城。”辞气甚谨。生以僮仆小，甚利其作伴，扶接鞍乘。每到店，必分以茶酒，紫衣者亦甚知愧。至鄂岭，早发十余里，天才明，紫衣人与小奴驱驴在后。忽闻奴叫呼声，云：“被紫衣殴击。”生曰：“奴有过但言，必为科决，何得便自打也。”言讫，已见紫衣人怀中抽刀，刺奴洞肠流血。生乃惊走，初尚乘驴，行数十步，见紫衣人趁在后，弃驴并靴，驰十数步，紫衣逐及，以刀刺倒，与奴同死于岭上。时缙氏尉郑楚相，与生中外兄弟。晨起，于厅中忽困睡，梦生被发，血污面目，谓尉曰：“某已被贼杀矣。”因问其由，曰：“某枉死，然此贼今捉未得。”乃牵白牛一头来，跛左脚，曰：“兄但记此牛，明年八月一日平明，贼从河中府，与同党买牛来，于此过，入西郭门，最后驱此者即是。”郑君惊觉，遂言于同僚。至明日，府牒令捉贼，方知卢生已为贼所杀。于书帙中得崔相手札，河南尹捕捉甚急，都无踪迹。至明年七月末，郑君与县宰计议，至其日五更，潜布弓矢手力于西郭门外，郑君领徒自往，伏于路侧。至日初出，果有人驱牛自西来者。后白牛跛脚，行迟，不及其队，有一人驱之，其牛乃郑君梦中所见卢生牵者，遂擒掩之，并同党六七尽得。驱跛牛者，乃杀卢生贼也，问之悉伏，云：“此郎君于某有恩，某见其囊中书，谓是绫绢，遂劫杀之。及开之，知非也，唯得绢两疋耳。自此以来，常仿佛见此郎君在侧，如未露，尚欲归死，已就执，岂敢隐讳乎！”因具言其始末，与其徒皆死于市。（出《逸史》）

郑生

唐荥阳郑生，善骑射，以勇悍趫捷闻，家于巩雒之郊。尝

一日乘醉，手弓腰矢，驰捷马，独驱田野间，去其居且数十里。会天暮，大风雨，生庇于大木下。久之，得雨霁，已夕矣，迷失道，纵马行，见道旁有门宇，乃神庙也。生以马系门外，将止屋中，忽栗然心动，即匿身东庑下，闻庙左空舍中窸窣然，生疑其鬼，因引弓震弦以伺之。俄见一丈夫，身長衣短，后卓衣负囊仗剑自空舍中出，既而倚剑扬言曰：“我盗也，尔岂非盗乎？”郑生曰：“吾家于巩雒之郊，向者独驱田间，适遇大风雨，迷而失道，故匿身于此。”仗剑者曰：“子既不为盗，得无害我之心乎？且我遁去，道必经东庑下，愿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去，不然，且死于竖子矣。”先是生常别以一弦致袖中，既解弦，投于剑客前，密以袖中弦系弓上。贼既得弦，遂至东庑下，将杀郑生以灭口。急以矢系弦，贼遂去，因曰：“吾子果智者，某罪固当死矣。”生曰：“我不为害，尔何为疑我？”贼再拜谢。生即去西庑下以避贼。既去，生惧其率徒再来，于是登木自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见一妇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于庭。问之，妇人曰：“妾家于村中，为盗见诱至此，且利妾衣装，遂杀妾空舍中，弃其尸而去，幸君子为雪其冤。”又曰：“今夕当匿于田横墓，愿急逐之，无失。”生诺之，妇人谢而去。及晓，生视之，果见尸。即驰马至洛，具白于河南尹郑叔则。尹命吏捕之，果得贼于田横墓中。（出《宣宝志》）

卷第一百二十八 报应二十七

公孙绰

唐王屋主簿公孙绰，到官数月，暴疾而殒。未及葬，县令独在厅中，见公孙具公服，从门而入。惊起曰：“与公幽显异路，何故相干？”公孙曰：“某有冤，要见长官请雪，尝忝僚佐，岂遽无情！某命未合尽，为奴婢所厌，以利盗窃。某宅在河阳县，长官有心，倘为密选健吏，赍牒往捉，必不漏网。宅堂檐从东第七瓦垞下，有某形状，以桐为之，钉布其上，已变易矣。”言讫而没。令异甚，乃择强卒素为绰所厚者，持牒并书与河阴宰，其奴婢尽捕得，遂于堂檐上搜之，果获人形，长尺余，钉绕其身。木渐为肉，击之哑然有声，绰所贮粟麦，以俟闲居之费者，悉为所盗矣。县遂申府，奴婢数人，皆殪枯木。（出《逸史》）

王安国

泾之北鄙农人有王安国者，力穡，衣食自给。唐宝历三年冬，夜有二盗窬墙而入，皆执利刃。安国不敢支梧，而室内衣裘，摯之无子遗。安国一子，名何七，年甫六七岁，方眠惊起，因叫有贼，登时为贼射，应弦而毙。安国门外有二驴紫色者，亦为攘去。迟明，村人集聚，共商量捕逐之路。俄而何七之魂登房门而号：“我死自是命，那复多痛，所痛者，永诀父娘耳。”遂冤泣久之。邻人会者五六十人，皆为雪涕。因曰：“勿谋

追逐。明年五月，当自送死。”乃召安国，附耳告之名氏，仍期勿。（勿下疑脱泄字。）洎麦秋，安国有麦半顷，方收拾，晨有二牛来，蹊践狼籍，安国牵归，遍谓里中曰：“谁牛伤暴我苗？我已系之，牛主当赍偿以购；不尔，吾将诣官焉。”里中共往，皆曰：“此非左侧人之素畜者。”聚视久之，忽有二客至曰：“我牛也。昨暮惊逃，不虞至此，所损之田，请酬倍资而归我畜焉。”共里人诘所从，因验契书，其一乃以紫驴交致也。安国即醒何七所谓，及询名姓皆同，遂缚之，曰：“尔即去冬射我子尽我财者。”二盗相顾，不复隐，曰：“天也命也，死不可追也。”即述其故，曰：“我既行劫杀，遂北窜宁庆之郊，谓事已积久，因买牛将归岐上，昨牛抵村北二十里，徘徊不进，俟夜黑，方将过此。既寐，梦一小儿五岁许，裸形乱舞，纷纭相迷，经宿方寤。及觉，二牛之縻引不断，如被解脱，则已窜矣。因踪迹之，由径来至此。去冬之寇，讎敢逃焉。”里人送邑，皆准于法。（出《集异记》）

尼妙寂

尼妙寂，姓叶氏，江州浔阳人也。初嫁任华，浔阳之贾也。父升，与华往复长沙广陵间。唐贞元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复。过期数月，妙寂忽梦父，被发裸形，流血满身，泣曰：“吾与汝夫，湖中遇盗，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许复仇，但幽冥之意，不欲显言，故吾隐语报汝，诚能思而复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隐语云何？”升曰：“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俄而见其夫，形状若父，泣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抚膺而哭，遂为女弟所呼觉。泣告其母，阖门大骇，念其隐语，杳不可知。访于邻叟及乡闾之有知者，皆不

能解。秋诣上元县，舟楫之所交处，四方士大夫多憩焉。而又邑有瓦棺寺，寺上有阁，倚山瞰江，万里在目，亦江湖之极境，游人弭棹，莫不登眺。吾将缁服其间，伺可问者，必有醒吾惑者。于是褐衣上元，舍力瓦棺寺，日持箕帚，洒扫阁下，闲则徙倚栏槛，以伺识者。见高冠博带，吟啸而来者，必拜而问。居数年，无能辩者。十七年，岁在辛巳，有李公佐者，罢岭南从事而来，揽衣登阁，神彩隽逸，颇异常伦。妙寂前拜泣，且以前事问之，公佐曰：“吾平生好为人解疑，况子之冤愆，而神告如此，当为子思之。”默行数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杀汝父者申兰，杀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呜咽，拜问其说。公佐曰：“夫猴申生也，车去两头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门，门而东，非兰字耶！禾中走者，穿田过也，此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盖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交错其言。”妙寂悲喜，若不自胜，久而掩涕拜谢曰：“贼名既彰，雪冤有路，苟或释惑，誓报深恩，妇人无他，唯洁诚奉佛，祈增福海。初，泗州普光王寺有梵氏戒坛，人之为僧者必由之，四方辐辏，僧尼繁会，观者如市焉。公佐自楚之秦，维舟而往观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旧识者，每过必凝视公佐，若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将去，其尼遽呼曰：“侍御贞元中不为南海从事乎？”公佐曰：“然。”“然则记小师乎？”公佐曰：“不记也。”妙寂曰：“昔瓦官寺阁求解车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获贼否？”对曰：“自悟梦言，乃男服，易名士寂，泛佣于江湖之间。数年，闻蕲黄之间有申村，因往焉。流转周星，乃闻其村北隅有名兰者。默往求佣，辄贱其价，兰喜召之。我又闻其从父弟有名春者，于是勤恭执事，昼夜不离。见其可为者，不顾轻重而为之，未尝待命。兰家器之，昼与郡佣苦作，夜寝他席，无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干，兰逾敬念，视士寂，

即目视其子不若也。兰或农或商，或畜货于武昌，关锁启闭悉委焉。因验其柜中，半是己物，亦见其父及夫常所服者，垂涕而记之。而兰春叔出季处，未尝偕出，虑其擒一而惊逸也，衔之数年。永贞年重阳，二盗饮既醉，士寂奔告于州，乘醉而获。一问而辞伏就法，得其所丧以归，尽奉母而请从释教，师洪州天宫寺尼洞微，即昔时受教者也。妙寂一女子也，血诚复仇，天亦不夺。遂以梦寐之言，获悟于君子，与其仇者，得不同天，碎此微躯，岂酬明哲。梵宇无他，唯虔诚法象，以报效耳。”公佐大异之，遂为作传。大和庚戌岁，陇西李复言游巴南，与进士沈田会于蓬州。田因话奇事，持以相示，一览而复之。录怪之日，逐纂于此焉。（出《续幽怪录》）

李文敏

唐李文敏者，选授广州录事参军。将至州，遇寇杀之，沈于江，俘其妻崔氏。有子五岁，随母而去。贼即广州都虞候也。其子渐大，令习明经，甚聪俊，诣京赴举下第，乃如华州。及渭南县东，马惊走不可制，及夜，入一庄中，遂投庄宿，有所衣天净纱汗衫半臂者，主姬见之曰：“此衣似顷年夫人与李郎送路之衣，郎既似李郎，复似小娘子。”取其衣视之，乃顷岁制时，为灯烬烧破，半臂带犹在其家，遂以李文敏遭寇之事说之。此子罢举，径归问母，具以其事对，乃白官。官乃擒都虞候，系而诘之，所占一词不谬，乃诛之。而给其物力，令归渭南焉。（出《闻奇录》）

樊宗谅

唐樊宗谅为密州刺史。时属邑有群盗，提兵入邑毗殷氏家，

掠夺金帛，杀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急，月余不获。有钜鹿魏南华者，寓居齐鲁之间，家甚贫，宗谅命摄司法掾。一夕，南华梦数人皆被发，列诉于南华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无罪而死，愿明公雪其冤。”南华曰：“杀汝者为谁？”对曰：“某所居东十里，有姓姚者，乃贼之魁也。”南华许诺，惊寤。数日，（“数日”明抄本作“即日”。）宗谅谓南华曰：“盗杀吾毗，且一月矣，莫穷其迹，岂非吏不奉职乎！尔为司法官，第往验之。”南华驰往，未至，忽见一狐起于路旁深草中，驰入里人姚氏所居。噪而逐者以百数，其狐入一穴中，南华命以锄发之，得金帛甚多，乃群盗劫殷氏财也。即召姚氏子，讯其所自，自动词讞，即收劾之，果盗之魁也。自是尽擒其支党，且十辈。其狐虽匿于穴中，穷之卒无所见也，岂非冤魂之所假欤！时大和中也。（出《宣室志》）

荥阳氏

唐盈州令将之任，夜止属邑古寺。方寝，见老姬，以桐叶蒙其首，伛偻而前。令以拄杖拂其叶，姬俯拾而去，俄亦复来。如是者三，久之不复来矣。顷有衰裳者，自北户升阶，褰帘而前曰：“将有告于公，公无惧焉。”令曰：“是何妖物？”曰：“实鬼也，非妖也，以形容衰瘵，不敢干谒。向者窃令张奶少达幽情，而三遭柱杖之辱，老奶固辞，耻其复进，是以自往哀诉，冀不逢怒焉。某荥阳氏子，严君牧此州，未逾年，锤家祸，乃护丧归洛，夜止此寺。继母赐冶葛花汤，并室妹同夕而毙。张奶将哭，首碎铁锤，同瘞于北墙之竹阴。某陇西先夫人即日诉于上帝，帝敕云：‘为人之妻，已残戮仆妾，为人之母，又毒杀孤婴，居暗室，事难彰明，在天鉴，理宜诛殛。以死酬

死，用谢诸孤。’付司命处置讫报。是日，先君复诉于上帝云：‘某游魂不灵，乖于守慎，致令鬻室，害及孤孩，彰此家风，黷于天听，岂止一死，能谢罪名。某三任县令，再剖符竹，实有能绩，以安黎甿。岂图余庆不流，见此狼狈，悠扬丹旌，未越属城。长男既已无辜，孀妇又俾酬死，念某旅櫟，难为瘞埋，伏乞延其生命，使某得归葬洛阳，获祔先人之莹阡，某无恨矣。’明年继母到洛阳，发背疽而卒。上帝谴怒，已至如此，今某即无怨焉。所苦者，被僧徒筑溷于骸骨之上，粪秽之弊，所不堪忍。况妹为厕神姬仆，身为厕神役夫，积世簪纓，一日凌坠，天门阻越，上诉无阶，籍公仁德，故来奉告。”令曰：“吾将奈何？”答曰：“公能发某朽骨，沐以兰汤，覆以衣衾，迁于高原之上，脱能赐木皮之棺，苹藻之奠，亦望外也。”令曰：“诺，乃吾反掌之易尔。”鬼呜咽再拜，令张奶密召鸾娘子同谢明公。张奶遂至，疾呼曰：“郭君怒晚来轩屏狼藉，已三召矣。”于是可颜却惶惶而去。明旦，令召僧徒，具以所告。遂命土工，发溷以求之，三四尺，乃得骸骨，与改瘞焉。

卷第一百二十九 报应二十八（婢妾）

王济婢

晋王济侍者，常于闺中就婢取济衣物，婢遂欲奸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不从我，我当大叫，此人卒不肯。婢遂呼云：“某甲欲奸我。”济即令杀之，此人具陈说，济不信，故牵将去。顾谓济曰：“枉不可受，要当讼府君于天。”济乃病，忽见此人语之曰：“前具告实，既不见理，便应去。”济数日而死。（出《还冤记》）

王范妾

晋富阳县令王范妾桃英，殊有姿色，遂与阁下丁丰、史华期二人奸通。范当出行不还，帐内督孙元弼闻丁丰户中有环珮声，觇视，见桃英与同被而卧，无弼扣户叱之。桃英即起，揽裙理发，蹑履还内。元弼又见华期带佩桃英麝香。二人惧元弼告之，乃共谤元弼与桃英有私，范不辩察，遂杀元弼。有陈超者，当时在座，劝成元弼罪。后范代还，超亦出都看范，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径曳将去，入荒泽中。雷光照见一鬼，面甚青黑，眼无瞳子，曰：“吾孙元弼也。诉怨皇天，早见申理，连时候汝，乃今相遇。”超叩头流血。鬼曰：“王范既为事主，当先杀之。贾景伯、孙文度在泰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录。桃英魂魄，亦取在女青亭。”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杨都诣范，未敢谢之，便见鬼从外来，径入范

帐。至夜，范始眠，忽然大魇，连呼不醒，家人牵青牛临范上，并加桃人左索。向明小苏，十数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乃逃走长干寺，易姓名为何规。后五年二月三日，临水酒酣，超云：“今当不复畏此鬼也。”低头，便见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许，数日而死。（出《冥报志》。明抄本作出《还冤记》）

宋宫人

宋少帝子业常使妇人裸形相逐。有一女子不从，命斩之。其夜，梦有一女子骂曰：“汝悖逆，明年不及熟矣。”帝怒，于宫中求得似梦见者，斩之。其夕，复梦所戮者曰：“汝枉杀我，我已诉上帝，集群巫与六宫捕鬼。”帝寻被杀。（出《广古今五行记》）

金荆

后魏末，嵩阳杜昌妻柳氏甚妒。有婢金荆，昌沐，令理发，柳氏截其双指。无何柳被狐刺，螫指双落。又有一婢，名玉莲，能唱歌，昌爱而叹其善。柳氏乃截其舌。后柳氏舌疮烂，事急，就稠禅师忏悔。禅师已先知，谓柳氏曰：“夫人为妒，前截婢指，已失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断舌。悔过至心，乃可以免。”柳氏顶礼求哀，经七日，禅师大张口咒之，有二蛇从口出，一尺以上，急咒之，遂落地，舌亦平复。自是不复妒矣。（出《朝野僉载》）

杜疑妾

梁襄阳杜疑新纳一妾，年貌兼美，宠爱特甚。妾得其父书，倚帘读之。疑外还，而妾自以新来，羞以此事闻疑，因嚼吞之。疑谓是情人所寄，遂命剖腹取书。妾气未断，而书已出，疑看讫，叹曰：‘吾不自意，忽忽如此，伤天下和气，其能久乎。’其夜见妾诉冤，疑旬日而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子后周女

后周宣帝在东宫时，武帝训督甚严，恒使宦者成慎监察之，若有纤毫罪失而不奏，慎当死。于是慎常陈太子不法之事，武帝杖之百余。及即位，顾见髀上杖痕，问及慎所在。慎于时已出为郡，遂敕追之，至便赐死。慎奋厉曰：“此是汝父为，成慎何罪？悖逆之余，滥以见及，鬼若有如，终不相放。”于时宫掖禁忌，相逢以目，不得转共言笑，分置监官，记录愆罪。左皇后下有女子欠伸泪出，因被劾，谓有所思，奏使敕拷讯之。初击其头，帝便头痛，更击之，亦然。遂大发怒曰：“此冤家耳。”乃使拉折其腰，帝复腰痛。其夜出南宫，病渐重，明旦还，腰痛不得乘马。御车而归，所杀女子之处，有黑晕如人形，时谓是血，随刷之，旋复如故，如此再三。有司掘除旧地，以新土填之，一宿之间如故。因此七八日，举身疮烂而崩，及初下尸，诸局脚床，牢不可脱，唯此女子所引（明抄本引作卧。）之床，独是直脚，遂以供用，盖亦鬼神之意焉。帝崩去成慎死，仅二十许日焉。（出《还冤记》）

张公瑾妾

唐魏郡马嘉运，以贞观六年正月居家，日晚出大门，忽见

两人各捉马一匹，先在门外树下立，嘉运问是何人，答云：“东海公迎马生耳。”嘉运素有学识，知名州里，每台使及四方贵客多请见之。及是弗复怪也。谓使者曰：“吾无马。”使者进马，嘉运即于树下上马而去，其身倒卧于树下也。俄至一官曹，将入大门，有男女数十人，门外如讼者。有一妇人，先与嘉运相识，是同郡张公瑾妾，姓元氏，手执一纸文书，迎谓嘉运曰：“马生尚相识否？昔张总管交某数相见，总管无状，非理杀我，我诉天曹，于今三年，为王天主救护公瑾。故常见抑，今乃得申，官已追之，不久将至。疑我独见枉害，马生那亦来耶？”嘉运先知元氏被杀，及见方自知死。使者引入门，门者曰：“公眠未可谒，宜可就霍司刑。”乃益州行台郎中霍璋也，见嘉运延坐，曰：“此府记室官阙，东海公闻君才学，欲屈为此官耳。”嘉运曰：“贫守妻子，不愿为官，得免幸甚。”璋曰：“若不能作，自陈无学，君当有相识，可举令作。”俄有人来云：“公眠已起。”引嘉运入，见一人在厅事坐，肥短黑色，呼嘉运前，谓曰：“闻君才学，欲屈为记室耳，能为之乎？”嘉运拜射曰：“幸甚！但鄙夫田野，颇以经业教授后生，不足以当记室之任耳。”公曰：“识霍璋否？”答曰：“识之。”因使召璋，问以嘉运才术，璋曰：“平生知其经学，不见作文章。”公曰：“谁有文章者？”嘉运曰：“有陈子良者，解文章。”公曰：“放马生归。”即命追子良，嘉运辞去，璋与之别。嘉运问曰：“向见张公瑾妾，所言天主者为谁？”璋曰：“公瑾乡人王五戒者，死为天主，常救公瑾，故得到今，今已不免矣。”言毕而别，遣使者送嘉运至一小涩道，指令由此路归。其年七月，绵州人姓陈子良暴死，经宿而苏，自言见东海公，用为记室，辞不识文字。别有是人陈子良卒，公瑾亦亡。至贞观中，车驾在九成宫，闻之，使中书侍郎岑文本就问

其事，文本录以奏云尔。嘉运后为国子博士，卒官。（出《冥报记》）

范略婢

唐贞观中，濮阳范略妻任氏。略先幸一婢，任以刀截其耳鼻，略不能制。有顷，任有娠，诞一女，无耳鼻。女年渐大，其婢仍在，女问婢，具说所由。女悲泣，以恨其母。母深有愧色，悔之无及。（出《朝野佥载》）

胡亮妾

唐广州化蒙县丞胡亮从都督周仁轨讨僚，得一首领妾，幸之，将至县。亮向府不在，妻贺氏，乃烧钉烙其双目，妾遂自缢死。后贺氏有娠，产一蛇，两目无睛。以问禅师，师曰：“夫人曾烧钉烙一女妇眼，以夫人性毒，故为蛇报。此是被烙女妇也，夫人好养此蛇，可以免难，不然，祸及身矣。”贺氏养蛇，一二年渐大，不见物，唯在衣被中，亮不知也。发被见蛇，大惊，以刀砍杀之。贺氏两目俱枯，不复见物，悔无及焉。（出《朝野佥载》）

梁仁裕婢

唐梁仁裕为骁卫将军，先幸一婢。妻李氏，甚妒而虐，缚婢击其脑。婢号呼曰：“在下卑贱，制不自由，娘子锁项，苦毒何甚！”婢死后月余，李氏病，常见婢来唤。李氏头上生四处瘰疽，脑溃，昼夜鸣叫，苦痛不胜，数月而卒。（出《朝野

金载》)

张景先婢

唐荆州枝江县主簿夏荣判冥司。县丞张景先宠一婢，其妻杨氏妒之。景出使不在，妻杀婢，投之于厕。景至，给之曰：“婢逃矣。”景以妻酷虐，不问也。”婢讼之于荣，荣追对之，问景曰：“公夫人病困。”说形状，景疑其有私也，怒之。荣曰：“公夫人枉杀婢，投于厕，今见推勘，公试问之。”景悟，问其妇。妇病甚，具首其事。荣令厕内取其骸骨，香汤浴之，厚加殡葬。婢不肯放，月余日而卒。(出《朝野金载》)

李训妾

唐左仆射韦安石女，适太府主簿李训。训未婚以前，有一妾，成亲之后，遂嫁之，已易两主。女患传尸瘦病，恐妾厌禱之。安石令河南令秦守一捉来，榜掠楚苦，竟以自诬，前后决三百以上，投井死。不出三日，其女遂亡，时人咸以为冤魂之所致也。安石坐贬蒲州，太极元年八月卒。(出《朝野金载》)

花严

唐王弘，冀州衡水人，少无赖，告密罗织善人。曾游河北赵定，(定原作具。据明抄本改。)见老人每年作邑斋，遂告杀二百人，授游击将军，俄除侍御史。时有告胜州都督王安仁者，密差弘往推，索大枷夹颈，安仁不承伏，遂于枷上斫安仁死，便即脱之，其男从军，亦擒而斩之。至汾州，与司马毛公

对食，须臾喝下，斩取首，百姓震悚。后坐诬枉，流雷州，将少姬花严，素所宠也。弘于舟中，伪作敕追，花严谏曰：“事势如此，何忍更为不轨乎？”弘怒曰：“此老姬欲败吾事！”缚其手足，投之于江，船人救得之，弘又鞭二百而死，埋于江上。俄而伪敕友，御史胡元礼推之，锢身领回，至花严死处，忽云：“花严来唤对事。”左右皆不见，唯弘称叩头死罪，如授枷棒之声，夜半而卒。（出《朝野僉载》）

晋阳人妾

唐牛肃舅之尉晋阳也。县有人杀其妾，将死言曰：“吾无罪，为汝所杀，必报！”后数年，杀妾者夜半起，至母寝门呼。其母问故，其人曰：“适梦为虎所啗，伤至甚，遂死。觉而心悸，甚惊恶，故启之。”母曰：“人言梦死者反生，梦想颠倒故也，汝何忧！然汝夜来未饭牛，亟饭之。”其人曰：“唯。暗中见物，似牛之脱也，前执之，乃虎矣，遂为所噬，其人号叫竟死。虎既杀其人，乃入院，至其房而处其床，若寝者。其家何其寝，则闭锁其门而白于府。季休光为留守，则使取之。取者登焉，破其屋，攒矛以刺之，乃死。舅方为留守判官，得其头，漆之为枕。至今时人以虎为所杀之妾也。（出《纪闻》）

卷第一百三十一 报应二十九（婢妾）

窦凝妾

唐开元二十五年，晋州刺史柳涣外孙女博陵崔氏，家于汴州。有扶风窦凝者，将聘焉，行媒备礼。而凝旧妾有孕，崔氏约遣妾后成礼。凝许之，遂与妾俱之宋州，扬舲下至车道口宿，妾是夕产二女，凝因其困羸毙之，实沙于腹，与女俱沈之。既而还汴，给崔氏曰：“妾已遣去。”遂择日结亲。后一十五年，崔氏产男女数人，男不育，女二人，各成长。永泰二年四月，无何，几上有书一函，开见之，乃凝先府君之札也。言汝枉魂事发，近在暮月，宜疾理家事，长女可嫁汴州参军崔延，幼女嫁前开封尉李駘，并良偶也。凝不信，谓其妻曰：“此狐狸之变，不足征也。”更旬日，又于室内见一书：“吾前已示汝危亡之兆，又何颠倒之甚也。”凝尚犹豫，明日，庭中复得一书，词言哀切，曰：“祸起旦夕。”凝方仓惶，妻曰：“君自省如何？宜禳避之。”凝虽秘之，而实心惮妾事。五月十六日午时，人皆休息，忽闻扣门甚急。凝心动，出候之，乃是所杀妾，盛妆饰，前拜凝曰：“别久安否？”凝大怖，疾走入内隐匿，其鬼随踵至庭，见崔氏。崔氏惊问之，乃敛容自叙曰：“某是窦十五郎妾。凝欲娶娘子时，杀妾于车道口，并二女同命。但妾无负凝，而凝枉杀妾，凝欲娶妻，某自屏迹，奈何忍害某性命，以至于此。妾以贱品，十余年，诉诸岳渎，怨气上达，闻于帝庭。上帝降鉴，许妾复仇，今来取凝，不干娘子，无惧也。”崔氏悲惶请谢：“愿以功德赎罪，可乎？”鬼厉色曰：“凝

以命还命足矣，何功德而当命也？臂杀娘子，岂以功德可计乎！”词不为屈，乃骂凝曰：“天纲不漏，何用狐伏鼠窜！”便升堂擒得凝，而啮咬掐捺，宛转楚毒，竟日而去，言曰：“汝未虑即死，且可受吾能事耳。”如是每日辄至，则啗嚼支体，其鬼或奇形异貌，变态非常，举家危惧，而计无从出，并搏二女，不堪其苦。于时有僧昙亮，颇善持咒，凝请之。置坛内阁，须臾鬼至，不敢升阶。僧让之曰：“鬼道不合干人，何至是耶！吾召金刚，坐见糜碎。”鬼曰：“和尚事佛，心合平等，奈何掩义隐贼。且凝非理杀妾，妾岂干人乎？上命照临，许妾仇凝，金刚岂私杀负冤者耶！”言讫登阶，擒凝如初。崔氏令僧潜求聘二女，鬼知而怒曰：“和尚为人作媒，得无忤乎！”僧惭而去。后崔氏李氏聘女遁逃，而鬼不追，乃言曰：“吾长缚汝足，岂能远耶！”数年，二女皆卒。凝中鬼毒，发狂，自食支体，入水火，啗糞秽，肌肤焦烂，数年方死。崔氏于东京出家，众共知之。（出《通幽记》）

严武盗妾

唐（“唐”原作“广”，据明抄本、许本改。）西川节度使严武，少时仗气任侠。尝于京城，与一军使邻居，军使有室女，容色艳绝。严公因窥见之，乃赂其左右，诱至宅，月余，遂窃以逃，东出关，将匿于淮泗间。军使既觉，且穷其迹，亦讯其家人，乃暴于官司，亦以状上闻。有诏遣万年县捕贼官专往捕捉。捕贼乘递，日行数驿，随路已得其踪矣。严武自巩县，方雇船而下，闻制使将至，惧不免，乃以酒饮军使之女，中夜乘其醉，解琵琶弦缢杀之，沈于河。明日制使至，搜捕严公之船，无迹乃已。严公后为剑南节度使，病甚，性本强，尤不信

巫祝乏类，有云云者，必罪之。忽一日亭午，有道士至衙门，自云从峨眉山来，欲谒武。门者初不敢言，道士声厉，不得已，遂进白。武亦异之，引入，见道士至阶呵叱，若与人论难者，良久方止。寒温毕，谓武曰：“公有疾，灾厄至重，冤家在侧，公何不自悔咎，以香火陈谢，奈何反固执如是。”武怒不答。道士又曰：“公试思之，曾有负心杀害人事否？”武静思良久，曰：“无。”道士曰：“适入至阶前，冤死者见某披诉。某初谓山精木魅，与公为祟，遂加呵责。他云，上帝有命，为公所冤杀，已得请矣。安可言无也。”武不测，且复问曰：“其状若何？”曰：“女人年才十六七，项上有物是一条，如乐器之弦。”武大悟，叩头于道士曰：“天师诚圣人矣。是也，为之奈何？”道士曰：“他即欲面见公，公当自求之。”乃令洒扫堂中，撤去余物，焚香于内，乃舁武于堂门内，遣清心，具衫笏，留小僮一人侍侧。堂广外东间，有一阁子，亦令洒扫垂帘，道士坐于堂外，含水喷嗽。又以柳枝洒地却坐，瞑目叩齿。逡巡，阁子中有人吁嗟声，道士曰：“娘子可出。”良久，见一女子被发，项上有琵琶弦，结于咽下，褰帘而至。及堂门，约发于后，向武拜。武见惊惭甚，且掩其面。女子曰：“公亦太忍，某从公，是某之失行，于公则无所负。公惧罪，弃某于他所即可，何忍见杀。”武悔谢良久，兼欲厚以佛经纸缙祈免，道士亦恳为之请。女子曰：“不可。某为公手杀，上诉于帝，（“帝”原作“是”，据明抄本改。）仅三十年，今不可矣。期在明日日晚。”言毕却出，至阁子门，拂然而没，道士乃谢去。严公遂处置家事，至其日黄昏而卒。（出《逸史》）

缘翹

唐西京咸宜观女道士鱼玄机，字幼微，长安里家女也。色

既倾国，思乃入神，喜读书属文，尤致意于一吟一咏。破瓜之岁，志慕清虚。咸通初，遂从冠帔于咸宜，而风月赏玩之佳句，往往播于士林。然蕙兰弱质，不能自持，复为豪侠所调，乃从游处焉。于是风流之士，争修饰以求狎。或载酒诣之者，必鸣琴赋诗，间以谑浪，懵学辈自视缺然。其诗有“绮陌春望远，瑶徽秋兴多”；又“殷勤不得语，红泪一双流”；又“焚香登玉坛，端简礼金阙”；又“云情自郁争同梦，仙貌长芳又胜花。”此数联为绝矣。一女僮曰缘翘，亦明慧有色。忽一日，机为邻院所邀，将行，诫翘曰：“无出，若有客，但云在某处。”机为女伴所留，迨暮方归院。缘翘迎门曰：“适某客来，知练师不在，不舍辔而去矣。”客乃机素相暱者，意翘与之私。及夜，张灯扃户，乃命翘入卧内讯之。翘曰：“自执中盟数年，实自检御，不令有似是之过，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翘隔阖报云：‘练师不在。’客无言策马而去。若云情爱，不蓄于胸襟有年矣，幸练师无疑。”机愈怒，裸而笞百数，但言无之。既委顿，请杯水酹地曰：“练师欲求三清长生之道，而未能忘解珮荐枕之欢，反以沈猜，厚诬贞正，翘今必毙于毒手矣，无天则无所诉，若有，谁能抑我强魂？誓不蠢蠢于冥冥之中，纵尔淫佚。”言讫，绝于地。机恐，乃坎后庭瘞之，自谓人无知者，时咸通戊子春正月也。有问翘者，则曰：“春雨霁逃矣。”客有宴于机室者，因搜于后庭，当瘞上，见青蝇数十集于地，驱去复来，详视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窃语其仆。仆归，复语其兄。其兄为府街卒，尝求全于机，机不顾，卒深衔之。闻此，遽至观门覘伺，见偶语者，乃诘不睹缘翘之出入。街卒复呼数卒，携锄具，突入玄机院发之，而缘翘貌如生。卒遂录玄机京兆，府吏诘之辞伏，而朝士多为言者。府乃表列上，至秋竟戮之。在狱中亦有诗曰：“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明

月照幽隙，清风开短襟。”此其美者也。（出《三水小牋》）

马全节婢

魏帅侍中马全节，尝有侍婢，偶不惬意，自击杀之。后累年，染重病，忽见其婢立于前。家人但讶全节之独语，如相问答。初云：“尔来有何意？”又云：“与尔钱财。”复曰：“为尔造像书经。”哀祈移时，其亡婢不受，但索命而已。不旬日而卒。（出《玉堂闲话》）

鲁思鄆女

内臣鲁思鄆女，生十七年。一日临镜将妆，镜中忽见一妇人，披发徒跣，抱一婴儿，回顾则在其后，因恐惧顿仆，久之乃苏。自是日日恒见。积久，其家人皆见之。思鄆自问其故，答云：“己杨子县里民之女，往岁建昌县录事某以事至杨子，因聘己为侧室，君女即其正妻，岁余，生此子。后录事出旁县，君女因投己于井，并此子，以石填之，诈其夫云逃去。我方讼于所司，适会君女卒，今虽后身，固当偿命也。”思鄆使人驰至建昌验事，其录事老犹在，如言发井，果得骸骨。其家多方以禳之，皆不可。其女后嫁褚氏，历愈甚，旦夕惊悸，以至于卒。（出《稽神录》）

鄂州小将

鄂州小将某者，本田家子，既仕，欲结豪族，而谋其故妻。因相与归宁，杀之于路，弃尸江侧，并杀其同行婢。已而奔告

其家，号哭云：“为盗所杀。”人不之疑也。后数年，奉使至广陵，舍于逆旅。见一妇人卖花，酷类其所杀婢。既近，乃真是婢，见己亦再拜。因问为人耶鬼耶，答云：“人也。往者为贼所击，幸而不死，既苏，得贾人船，寓载东下。今在此，与娘子卖花给食而已。”复问娘子何在，曰：“在近，可见之乎？”曰：“可。”即随之而去。一小曲中，指一贫舍曰：“此是也。”婢先入，顷之，其妻乃出，相见悲涕，各述艰苦。某亦忱然，莫之测也。俄而设食具酒，复延入内室，置饮食于从者，皆醉，日暮不出。从者稍前覘之，寂若无人，因直入室中，但见白骨一具，衣服毁裂，流血满地。问其邻云：“此空宅久无居人矣。”金卮

蜀青石镇陈洪裕妻丁氏，因妒忌，打杀婢金卮，潜于本家埋瘞，仍榜通衢云：“婢金卮逃走。”经年，迁居夹江，因夏潦飘坏旧居渠岸，见死婢容质不变。镇将具状报州，追勘款伏。其婢尸一夕坏烂，遂置丁氏于法。（出《儆戒录》）

卷第一百三十一 报应三十（杀生）

田 仓

后汉溪夷田强，遣子鲁，居上城；次子玉，居中城，小子仓，居下城。三垒相次，以拒王莽。光武二十四年，遣威武将军刘尚征之，尚未至。仓获白鳖为臠，举烽请两兄，兄至无事。及刘尚军来，仓举火，鲁等以为不实，仓遂战死焉。（出《酉阳杂俎》）

临海人

吴末，临海人入山射猎。夜中，有人长一丈，着黄衣白带，来谓射人曰：“我有仇，克明当战，君可见助，当有相报。”射人曰：“自可助君耳，何用谢为？”答曰：“明食时，君可出溪边。敌从北来，我南往应，白带者我，黄带者彼。”射人许之。明出，果闻岸北有声，状如风雨，草木四靡，视南亦尔。唯见二大蛇，长十余丈，于溪中相遇，便相盘绕，白鳞势弱。射人因引弩射之，黄鳞者即死。日将暮，复见昨人来辞谢，云：“住此一年猎，明年以去，慎勿复来，来必有祸。”射人曰：“善。”遂停猎。数年后，忽忘前言，更往猎。复见白带人告曰：“我语君不能见用，仇子已甚，（甚明抄本作“前长”二字。）今必报君，非我所知。”射人闻之甚怖，便欲走，乃见三乌衣人，俱张口向之，射人即死。（出《续搜神记》）

陈甲

吴郡海盐县北乡亭里，有士人陈甲，本下邳人。晋元帝时，寓居华亭，猎于东野大藪。欸见大蛇长六七丈，形如百斛船，玄黄五色，卧冈下，士人即射杀之，不敢说。三年后，与乡人共猎，至故见蛇处，语同行云：“昔在此杀大蛇。”其夜梦见一人，乌衣黑帻，来至其家，问曰：“我昔昏醉，汝无状杀我。吾昔醉，不识汝面，故三年不相知，今自来就死。”其人即惊觉，明旦腹痛而卒。（出《搜神记》）

麻姑

晋孝武大元八年，富阳民麻姑者，好噉脰。华本者，好噉蟹臠。二人相善。麻姑见一蟹，大如釜盖，头尾犹是大蛇，系之。经一月，尽变蟹，便取作臠，报华本食之，非常味美。麻姑不肯食，华本强令食之。麻姑遂噉一脰，便大恶心，吐逆委顿，遂生病，喉中有物，塞喉不下。开口向本，本见有一蛇头，开口吐舌。本惊而走，姑仅免。本后于宅得一蛇，大二围，长五六尺，打杀作脰，唤麻姑。麻姑得食甚美，苦求此鱼。本因醉，唤家人捧蛇皮肉来。麻姑见之，呕血而死。（出《齐谐记》）

谢盛

晋安帝隆安中，曲阿民谢盛，乘船入湖采菱。见一蛟来向船，船回避。又从其后，盛便以叉杀之，惧而还家。至兴宁中，普天亢旱，盛与同族数人，步至湖中，见先叉杀在地，拾取之，云：“此是我叉。”人问其故，具以实对。行数步，乃得心痛，

还家，一宿便死。（出《幽冥录》）

李婴

东晋义熙中，鄱阳李婴、李滔兄弟二人，善于用弩，尝射大麋，解其四足，悬著树间，以脏为炙。方欲共食，遥见山下有人，长三丈许，鼓步而来，手持大囊。既至，敛取麋头骨骼皮骨，并火上杂肉，悉内囊中，径负入山。婴兄弟须臾俱卒。（出《广古今五行记》）

许宪

晋义熙中，余杭县有仇王庙。高阳许宪为县令，宪男于庙侧放火猎，便秽祠前。忽有三白獐从屋走出，男引弓射，忽失所在。复以火围之，风吹火反，覆其面，欲去莫从，遂烧死。而宪以事免官。（出《广古今五行记》）

益州人

宋元嘉初，益州刺史遣三人入山伐樵。路迷，忽见一龟，大如车轮，四足各蹶一小龟而行，又有百余黄龟从其后，三人叩头，请示出路。龟乃伸颈，若有意焉。因共随逐，即得出路。一人无故取小龟，割以为臠，食之。须臾暴死，唯不啖者无恙。（出《异苑》）

章安人

宋元嘉中，章安县人尝屠虎。至海口，见一蟹，匡大如笏，脚长三尺，取食甚美。其夜，梦一少姬语云：“汝啖我肉，我食汝心。”明日，其人为虎所食。（出《广古今五行记》）

元稚宗

宋元穆宗者，河东人也。元嘉十六年，随钟离太守阮懔在郡，懔使稚宗行至远村，郡吏盖苟、边定随焉。行至民家，恍惚如眠，便不复寤。民以为死，舁出门外，方营殓具，经夕能言。说初有一百许人，缚稚宗去，数十里至一佛图，僧众供养，不异于世。有一僧曰：“汝好猎，今应受报。”便取稚宗，皮剥脔截，具如治诸性兽之法。复纳于澡水，钩口出之，剖破解切，若为脍状。又镬煮炉炙，初悉糜烂，随以还复，痛恼苦毒，至三乃止。问欲活否，稚宗便叩头请命，道人令其蹲地，以水灌之，云：“一灌除罪五百。”稚宗苦求多灌，沙门曰：“唯三足矣。”见有蚁类数头，道人曰：“此虽微物，亦不可杀，无复论巨此者也，鱼肉自此可戒（“戒”原作“噉”。据明抄本改。）耳。斋会之日，悉著新衣，无新可浣也。”稚宗因问：“我行旅有三，而独婴苦，何也？”道人曰：“彼二人自知罪福，知而无犯。唯尔愚豪，不识缘报，故以相戒。”因而便苏，数日能起，由是遂断渔猎云。（出《祥异记》）

王昙略

宋谯国城父人王昙略，常以牛作脯为业。欲杀一牛，牛见刀，辄跳踯欲走去。昙略怒，乃先以刀刺牛目。经少时，其人眼无故血流出。（出《广古今五行记》）

广州人

宋元嘉中，广州有三人，共在山中伐木。忽见石窠有三卵，大如升，取煮之。汤始热，闻林中如风雨声，须臾，一蛇大十围，长四五丈，迳来汤中，衔卵而去。三人无几皆死。（出《搜神记》）

东兴人

临川东兴，有人入山，得猿子，便将归。猿母自后逐至家，此人缚猿子于庭中树上，以示之。其母便搏颊向人，若（“若原作”欲”，据明抄本改。）哀乞，直是（“是”原作”谓”，据明抄本改。）口不能言耳。此人既不能放，竟击杀之，猿母悲唤，自踰而死。此人破肠视之，皆断裂矣。未半年，其人家疫，一时死尽灭门。（出《搜神后记》）

陈莽

临川陈莽，少以射猎为业。与人逐鹿入山，有一大树，可三十围，莽息其下。忽有白气，去地十丈许，莽因射之，若有所中，洒血布地。闻空中语云：“正中大王。”俄见一大蛇挂树，身有箭。顷刻。有群蛇辘轳向莽，莽虽驱击，而来者数多，盘绕莽身，啞啞有声，须臾散去。视莽，唯见一聚白骨。（出《广古今五行记》）

沛国人

沛国有一士人，同生三子，年将弱冠，皆有声无言。忽有一人从门过，因问曰：“此是何声？”答曰：“是仆之子，皆不能言。”客曰：“君可内省，何以致此？”主人异其言，思忖良久，乃谓客曰：“昔为小儿时，当床上有燕巢，中有三子，其母从外得哺，三子皆出口受之，积日如此。试以指内巢中，燕雏亦出口受之。因以三蒿茨食之，既而皆死。昔有此事，今实悔之。”客曰：“是也。”言讫，其三子之言语，忽然周稳，盖能知过之故也。（出《续搜神记》）

齐朝请

齐国有一奉朝请，家甚豪侈，非手杀牛，则噉之不美。年三十许，病笃，见大牛来，举体如被刀刺，叫呼而终。又江陵高伟，入齐凡数年，向幽州淀中捕鱼。后病，每见群鱼啗之而死。（出《颜氏家训》）

伍寺之

南野人伍寺之，见社树上有猴怀孕，便登树摆杀之。梦一人称神，责以杀猴之罪，当令重谪。寺之乃化为大虫，入山，不知所在。（出《述异记》）

苏巷

新野苏巷，常与妇佃于野舍。每至田时，辄有一物来，其

状似蛇，长七八尺，五色光鲜，巷异而饷之。径数载，产业加焉。妇后密打杀，即得能食之病，进三斛饭，犹不为饱。少时而死也。（出《异苑》）

阮倪

阮倪者，性特忍害。因醉出郭，见有放牛，直探牛舌本，割之以归，为炙食之。其后倪生一子，无舌，人以为牛之报也。（出《述异记》）

邵文立

梁小庄严寺，在建业定阴里，本是晋零陵王庙地，天监六年，度禅师起造。时有邵文立者，世以烹屠为业，尝欲杀一鹿。鹿跪而流泪，以为不祥，鹿怀一麀，寻当孕育，就庖哀切，同被割割。因斯患疾，眉须皆落，身疮并坏。后乃深起悔责，求道度禅师，发大誓愿，罄舍家资，回买此地，为立伽兰。（出《梁京寺记》）

梁元帝

梁元帝讳绎，母阮修容，曾失一珠。元帝时绝幼，吞之，谓是左右所盗，乃炙鱼眼以厌之。信宿之间，珠便出，帝寻一目致眇，盖鱼之报也。（出《韵对》）

望蔡令

梁孝元在江州时，有人为望蔡县令。经刘敬躬乱，县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将牛酒作礼，县令以牛击杀，屏除像（“像”字据明抄本补。）设，铺陈床座，于堂上接宾客。未杀之顷，牛解，径来至阶而拜，县令大笑，遂令左右宰之。饮噉醉饱，便卧于檐下，及醒，即觉体痒，爬搔隐疹，因而成癩，十许年死。（出《颜氏家训》）

僧昙欢

后周武帝时，敷州义阳寺僧昙欢有羊数百口，恒遣沙弥及奴放于山谷。后沙弥云：“频有人来驱逐此羊。”欢乃多将手力，自往伺之。后见此人，立于东岸树下，遥谓欢曰：“汝之畜养猪羊，其罪最甚，不久自知，何劳护惜。”欢骤马绕谷就之，而觅不见。少时灭法教，资财并送官府，公私牵挽，并皆分散。欢还俗，贫病而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释僧群

释僧群，清贫守节，蔬食持经。居罗江县之霍山，构立茅屋，孤在海中。上有石盂，水深六尺，常有清流。古老相传，是群仙所宅，群因绝粒。其庵舍与石盂，隔一小涧，常以木为梁，由之以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见一折翅鸭，舒翼当梁头，群将举锡拨之。恐有转伤，因此回归，遂绝水数日而终。临终，谓左右曰：“我少时，曾折一鸭翅，验此以为报也。”（出《高僧传》）

竺法惠

竺法惠，本关中人，方直有戒行。行至嵩高山，忽谓弟子法昭曰：“汝过去时，折一鸭脚，其殃即至。”俄而昭为人所掷物折脚，遂永疾废焉。（出《高僧传》）

冀州小儿

隋开皇初，冀州外邑中，有小儿，年十三，常盗邻卵，烧煨食之。翌日侵旦，有人叩门，呼此儿声。父令儿出应之，见一人云：“官唤汝。”儿曰：“呼我役者，入取衣粮。”使者曰：“不须也。”因引儿去。村南旧是桑田，耕讫未下种，此小儿忽见道右有一小城，四面门楼，丹素甚严，此儿怪曰：“何时有此城？”使者呵之勿言，因至城北门，令小儿前入。小儿入阊，城门忽闭，不见一人，唯是空城，地皆热灰碎火，深才没踝。小儿忽呼叫，走趋南门，垂至即闭。又走趋东西，亦皆如是，未到则开，既至便阖。时村人出田采桑，男女甚众，皆见儿在耕田中啼泣，四方驰走，皆相谓曰：“此儿狂耶？旦来如此，游戏不息。”至于食时，采者皆归，儿父问曰：“见吾儿否？”桑人答曰：“父儿在村南走戏，唤不肯来。”父出村外，遥见儿走，大呼其名，一声便住，城灰忽然不见。父儿倒，号泣言之。视其足，半胫已上，血肉焦干，膝已下，红烂如炙。抱归养疗，髀已上肉如故，膝已下遂为枯骨。邻里闻之，看其走处，足迹通利，了无灰火，良因实业，触处见狱。有道惠法师，本冀州人，与小儿邻邑，亲见其事。（出《冥报记》）

卷第一百三十二 报应三十一（杀生）

王将军

骁骑将军王某者，代郡人，隋开皇末年，出镇蒲州，性好畋猎，所杀无数。有五男，无女。后生一女，端美，见者皆爱怜之，父母犹钟爱。既还乡里，女年七岁，一旦忽失所在，皆疑邻里戏藏匿之，访问不见。诸兄骑马远寻，去家三十余里，得于荒野中，冥然已无所识，口中唯作兔鸣，足上得荆棘盈掬。经月余，不食而死，父母悲痛甚，以为畋猎杀害之报也。后合家持斋，不复食肉。大理寺丞蔡宣明，曾为代府法曹，亲说之。（出《冥报记》）

姜略

隋鹰扬郎将天水姜略，少好畋猎，善放鹰犬。后遇病，见群鸟千数，皆无头，围绕略床，叫鸣曰：“急还我头来！”略辄头痛气绝。久而后苏，因请众僧，急为诸鸟追福，许之皆去，既而得愈。终身绝酒肉，不杀生命。姜略尝自说其事。（出《冥报记》）

贺悦

唐武德中，隰州大宁人贺悦，为邻人牛犯其稼，乃以绳勒牛舌断。后生三子，并皆喑哑，不能言。（出《法苑珠林》）

李寿

唐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寿，贞观初，罢职归京第，性好畋猎，常笼鹰数联，杀邻狗喂鹰。既而公疾，见五犬来责命，公谓之曰：“杀汝者奴通达之过，非我罪也。”犬曰：“通达岂得自任耶？且我等既不盗汝食，自于门首过，而枉杀我等，要当相报，终不休也。”公谢罪，请为追福，四犬许之。一白犬不许，曰：“既无罪杀我，我未死间，汝又生割我肉，离离苦痛，我思此毒，何有放汝耶？”俄见一人，为之请于犬曰：“杀彼于汝无益，放令为汝追福，不亦善乎！”方山开。

唐曹州武城人方山开，少善弓矢，尤好游猎，以之为业，所杀无数。贞观十一年死，经一宿苏，云，初死时，被二十人引去，行可十余里，即上一山。三鬼共引山开，登梯而进，上欲至顶。忽有一大白鹰，铁为觜爪，飞来，攫山开左颊而去。又有一黑鹰，亦铁觜爪，攫其右肩而去。及至山顶，引至厅事，见一官人，被服绯衣，首冠黑帻，谓山开曰：“生平有何功德？可具言之。”对曰：“立身已来，不修功德。”官曰：“可宜引向南院观望。”二人即引南行，至一城，非常险峻。二人扣城北门数下，门遂开，见其城中赫然，总是猛火。门侧有数毒蛇，皆长十余丈，头大如五斗斛，口中吐火，如欲射人。山开恐惧，不知所出，唯知叩头念佛而已。门即自开，乃还见官人，欲遣受罪。侍者谏曰：“山开未合即死，但恐一入此城，不可得出，未若且放，令修功德。”官人曰：“善”。令前二人送之，依旧道而下，复有鹰欲攫之，赖此二人援护得免。及下山，见一大坑，极秽恶，忽被二人推入，须臾即苏。面及右膊之上，爪迹宛然，终身不灭。遂舍妻子，以宅为佛院，恒以诵经为业。（出《法苑珠林》）

王遵

唐王遵者，河内人也。兄弟三人，并时疾甚。宅有鹊巢，旦夕翔鸣，忿其喧噪，兄弟共恶之。及病瘥，因张鹊，断舌而放之。既而兄弟皆患口齿之疾，家渐贫，以至行乞。（出《宣验志》。明抄本作《宣室志》，按御览七四引作出《灵验记》）

李知礼

唐陇西李知礼，少矫捷，善弓射，能骑乘，兼攻放弹，所杀甚多，有时捕鱼，不可胜数。贞观十九年，病数日即死。乃见一鬼，并牵马一匹，大于俗间所乘之马，谓知礼曰：“阎罗王追公。”乃令知礼乘马，须臾之间，忽至王前。王约束云：“遣汝讨贼，必不得败，败即杀汝。”有同侣二十四人，向东北望，贼不见边际，天地尽昏，埃下如雨。知礼等败，知礼语同行曰：“王教严重，宁向前死，不可败归。”知礼回马，射三箭以后，诸贼已稍退却。箭五发，贼遂败散。事毕谒王，王责知礼曰：“（“曰”原作“汝”。据明抄本改。）”敌虽退，何为初战之时？（“之时”《法苑珠林》四二作“即败”。）即便以麻辫发，并缚手足，卧在石上，以大石镇而磨之。前后四人，体并溃烂。次列知礼，厉声叫曰：“向者贼退，（原本无“退”字，据明抄本补。）并知礼之力，还被王杀，无以励后。”王遂释放不管束。凡经三日，忽向西北出行，入一墙院。见飞禽走兽，可满三四亩，总来索命，渐相逼近。曾射杀一雌犬，此犬直向前啗其面，次及身体，无不被伤。复见三大鬼，各长丈余，其剥知礼皮肉，须臾总尽，面及（明抄本“面”上有“唯”字。无“及”字。）目白骨，并五脏等得存。乃以此肉

分乞禽兽，其肉剥而复生，生而复剥，如此三日，苦毒之甚，不可胜记。事毕，大鬼及禽兽等，忽然总失。知礼回顾，不见一物，遂穿墙南走，莫知所之。意中似如一跳千里，复有一鬼逐及知礼，乃以铁笼罩之。有无数鱼竞来啖食，食毕，鬼遂倒回，鱼亦不见。其家旧供养一僧，其僧先死，来与知礼去笼，语知礼曰：“檀越大饥。”授以白物三丸，如枣，令知礼噉之，应时而饱，乃云：“檀越宜还家。”僧亦别去。知礼所居宅北，见一大坑，其中有诸枪稍攒植，不可得过。见其兄女并婢赍箱，箱内有钱绢，及别置一器饮食，在坑东北。知礼心中，谓此婢及侄女游戏，意甚怪之。回首北望，即见一鬼，挺剑直进。知礼恐惧，委身投坑，即得苏也。自从初死，至于重生，凡经六日。后问家中，乃是侄女持纸钱绢及饭馔为奠礼，当时所视，乃是铜钱丝绢也。（出《冥报记》）

陆孝政

唐雍州陆孝政，贞观中为右卫隰川府左果毅。孝政为性躁急，多为残害。府内先有蜜蜂一窠，分飞聚于宅南树上，孝政遣人移就别窠。蜂未去之间，孝政大怒，遂以汤就树沃死，殆无子遗。至明年五月，孝政于厅昼寝，忽有一蜂螫其舌上，遂即红肿塞口，数日而死。（出《法苑珠林》）

果毅

唐贞观永徽间，周至鄠县界有果毅。每客来，恒买豚设馔，卫士家生十豚，总买尽。其最后买者，煮尚未熟，果毅对客坐，遂闻妇人哭声。意疑其妻，向家看之，不哭。至厅，又闻哭声，

看妻还不哭，如此数回。后更向家，即闻哭声在门外；若门外，即闻哭声在家中。其客大惊，不安席，似闻哭声云：“男女生十个，总被果毅吃尽。”其客数遍听之，了了闻此，客恻之即去。果毅惊，因此得病，数旬而终。长安（“安”原作“客”。据明抄本改。）共传此事焉。（出《法苑珠林》）

刘摩儿

唐汾州孝义县泉村人刘摩儿，显庆四年八月，遇病而终。男师保，明日又死。父子平生，行皆险诋。比邻有祁陇威，因采樵，被车碾死，经数日而苏。乃见摩儿男师保，在镬汤中，须臾之间，皮肉俱尽，无复人形，唯见白骨。如此良久，还复本形。陇威问其故，对曰：“我为射猎，故受此罪。”又谓保曰：“卿父何在？”对曰：“我父罪重，不可卒见。卿既即还，请白家中，为修斋福。”言讫，被使催促，前至府舍，见馆宇崇峻，执杖者二十余人。一官人问曰：“汝比有何福业？”对曰：“陇威去年正月，在独村看诵一切经，脱衫一领布施，兼受五戒，至今不犯。”官人乃云：“若如所云，无量功德，何须来此！”遂索簿勘，及见簿，乃曰：“其人合死不虚。侧注云：受戒布施福助，更合延寿。”乃遣人送还，当时苏活。（出《法苑珠林》）

店妇

唐显庆中，长安城西路侧有店家新妇诞一小男。月满日，亲族庆会，欲杀羊，羊数向屠人跪拜。屠人报家内，家内大小不以为征，遂即杀之，将肉就釜煮。余人贪料理葱蒜饼食，令

产妇抱儿看煮肉。抱儿火前。釜忽然自破，汤冲灰火，直射母子，母子俱亡。店人见闻之者，多断杀生焉。（出《法苑珠林》）

屠人

唐总章、咸亨中，京师有屠人，积代相传为业。因病遂死，乃被众羊悬之，一如杀羊法，两羊捉手，诸羊捉脚，一羊持刀刺颈，出血数斗，乃死。少顷还苏。此人未活之前，家人见绕颈有鲜血，惊共看之，颈有被刺处，还似刺羊，一边刀孔小，一边刀孔大。数年疮始合。（出《广古今五行记》）

刘知元

唐虔州司士刘知元摄判司仓。大酺时，司马杨舜臣谓之曰：“买肉必须含胎，肥脆可食，余瘦不堪。”知元乃拣取怀孕牛犊及猪羊驴等杀之，其胎仍动，良久乃绝。无何，舜臣一奴，无病而死，心上仍暖。七日而苏，云：“见一水犊白额，并子随之，见王诉云：‘怀胎五个月，枉杀母子。’须臾，又见猪羊驴等，皆领子来诉。见刘司士答款，引杨司马处分如此。”居三日而知元卒亡，又五日而舜臣死。（出《朝野僉载》）

季全闻

唐则天初，京兆人季全闻家富于财，性好杀戮。猪羊驴犊，皆烹宰于前。常养鹰鹞数十联，春夏采鱼鳖，秋冬猎狐兔。常与诸子取鸟雀，以刀齐刈其头，即放飞，看其飞得远，远者为胜，近者为负，以此戏乐。在家极严残，婢妾及奴客，有小事，

或悬开其心，或剜去其眼。其妻初生一子，白眼上睽，有皮垂下，至于鼻。从额已后，又有一片皮，垂至于项，有似人着帽焉。后生一子，牙爪如虎，口似鹰吻。又生一子，从项至腰有缝，拨看，见其心肺五脏，生而俱死。其人有兄，亦好鹰犬弋猎，性又残忍酷毒。其妻生男，项上有肉枷，或如鸟兽鱼鳖形，或无眼鼻者数矣。（出《广古今五行记》）

当涂民

吴俗，取鲜鱼皆生之，欲食则投之沸汤，偃转移时乃死。天宝八载，当涂有业人取鳝鱼，是春得三头鳝，其子去鳝皮，断其头，燃火将羹之。其鳝则化为蛇，赤文斑斓，长数尺，行趋门外，其子走反顾，余二鳝亦已半为蛇，须臾化毕，皆去。其子遂病，明日死。于是一家七人，皆相继死，十余日且尽。当涂令王休悋，以其无人也，命葬之。（出《纪闻》）

张纵

唐泉州晋江县尉张纵者，好啖鲙。忽被病死，心上犹暖，后七日苏。云：初有黄衫吏告云：“王追。”纵随行，寻见王。王问吏：“我追张纵，何故将张纵来，宜速遣去。”旁有一吏白王曰：“此人好啖脍，暂可罚为鱼。”王令纵去作鱼。又曰：“当还本身。”便被所白之吏引至河边，推纵入水，化成小鱼，长一才许，日夕增长，至七日，长二尺余。忽见罟师至河所下网，意中甚惧，不觉已入网中，为罟师所得，置之船中草下。须臾闻晋江王丞使人求鱼为鲙，罟师初以小鱼与之，还被杖。复至网所搜索，乃于草下得鲤，持还王家。至前堂，见丞

夫人对镜理妆，偏袒一膊。至厨中，被脍人将刀削鳞，初不觉痛，但觉铁冷泓然。寻被剪头，本身遂活。时殿下侍御史李萼左迁晋江尉，正在王家餐鲙，闻纵活，遽往视之。既入，纵迎接其手，谓萼曰：“餐脍饱耶？”萼因问何以得知，纵具言始末，方知所餐之鳞，是纵本身焉。（出《广异记》）

卷第一百三十三 报应三十二（杀生）

朱 化

洛阳人朱化者，以贩羊为业。唐贞元初，西行抵邠宁，回易其羊。有一人见化谓曰：“君市羊求利，当求丰贍，君见羊之小者，以为不可易也。殊不知小者不久而大也，自小而易，及货而大，其利不亦博乎！易之大者，其羊必少，易之小者，其羊必多，羊多则利厚也，羊少则利寡也。”化然之，乃告其人曰：“尔知有小羊，我当尽易之。”其人数日乃引一羊主至，化遂易得小羊百十口，大小羊相杂为群，回归洛阳。行至关下，一夕所易之小羊，尽化为鬼而走。化大骇，莫测其由。明年复往邠宁，见前言小羊之人，化甚怒，将执之诣官府。其人曰：“我何罪也？”化曰：“尔以小羊回易，我驱至关下，尽化为鬼，得非汝用妖术乎！”其人曰：“尔贩卖群羊，以求厚利，杀害性命，不知纪极，罪已弥天矣。自终不悟，而反怒我，我即鬼也，当与群羊执尔而戮之。”言论而灭，化大惊惧，寻死于邠宁焉。（出《奇事》）

李詹

唐李詹，大中七年崔瑶下擢进士第。平生广求滋味，每食鳖，辄絀其足，暴于烈日。鳖既渴，即饮以酒而烹之，鳖方醉，已熟矣。复取驴繫于庭中，围之以火，驴渴即饮灰水，荡其肠

胃，然后取酒，调以诸辛味，复饮之，驴未绝而为火所逼烁，外已熟矣。詹一日，方巾首，失力仆地而卒。顷之，詹膳夫亦卒。一夕，膳夫复苏曰：“某见詹，为地下责其过害物命，詹对以某所为，某即以詹命不可违。答之。詹又曰：‘某素不知，皆狄慎思所传。’故得以回。”无何，慎思复卒。慎思亦登进士第，时为小谏。（出《玉泉子》）

王公直

唐咸通庚寅岁，洛师大饥，谷价腾贵，民有殍于沟塍者。至蚕月，而桑多为虫食，叶一斤直一铖。新安县慈润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数十株，特茂盛荫翳，公直与妻谋曰：“歉俭若此，家无见粮，徒竭力于此蚕，尚未知其得失。以我计者，莫若弃蚕，乘贵货叶，可获钱十万，蓄一月之粮，则接麦矣，岂不胜为馁死乎？”妻曰：“善。”乃携锄坎地，卷蚕数箔瘞焉。明日凌晨，荷桑诣都市鬻之，得三千文，市彘肩及饼饵以归。至徽安门，门吏见囊中殷血，连洒于地，遂止诘之。公直曰：“适卖叶得钱，市彘肉及饼饵贮囊，无他也。”请吏搜索之。既发囊，唯有人左臂，若新支解焉。群吏乃反接送于居守，居守命付河南府尹正瑯琊王公凝，令纲纪鞠之。其欵示：某瘞蚕卖桑叶，市肉以归，实不杀人，特请检验。尹判差所由监领，就村检埋蚕之处。所由领公直至村，先集邻保，责手状，皆称实知王公直埋蚕，别无恶迹。乃与村众及公直，同发蚕坑，中唯有箔角一死人，而缺其左臂，取得臂附之，宛然符合。遂复领公直诣府，白尹，尹曰：“王公直虽无杀人之事，且有坑蚕之咎，法或可恕，情在难容。蚕者天地灵虫，绵帛之本，故加剿绝，与杀人不殊，当置严刑，以绝凶丑。”遂命于市杖杀之。

使验死者，则复为腐蚕矣。（出《三水小牋》）

黄敏

江西都校黄敏者，因御寇坠马，折其左股，其下遂速以石碎生龟，傅之，月余乃愈。而龟头尚活，龟腹间与髀肉相连而生，敏遂恶之，他日割去。欲下刃，痛楚与己肉无异，不能而止。龟目所视，亦同己所见也。（出《闻奇录》）

陈君棱

曹宋二州西界有大鹤陂，陂左村人陈君棱，少小捕鱼为业。后得患，恒被众鱼所食，痛苦不能自持。若以鱼网盖之，痛即止。后为村人盗网去，数日间，不胜痛而死。德州刺史邓某曾任考城令，知此事。（出《奇闻录》）

王洞微

唐汾州景云观道士王洞微者，家于孝义县，初为小胥，性喜杀，常钓弋渔猎。自弱冠至壮年，凡杀狼狐雉兔，泊鱼鳖飞鸟，计以万数。后为里尹，患病热月余，忽觉室内有禽兽鱼鳖万数，环其榻而噬之，疮痍被身，殆无完肤。中夕之后，其父母兄弟，俱闻洞微卧内，有群鸟啁啾，历然可辨。凡数年，疾益甚，或有谓洞微父曰：“汝子病且亟，宜迁居景云观。”于是卜日徙居。月余，会群道士修斋授录，是夕洞微瘳。后十年，竟以疾卒。（出《宣室志》）

孙季贞

唐孙季贞，陈州人，少好捕网飞走，尤爱啗鸡卵，每每欲食，辄焚而熟之，卒且三年矣。邻有张生者，亦以病卒三日也。忽便起坐，既行，乃径往孙氏家，称季贞，听（“听”原作“云”，据明抄本改。）其言，实季贞，其形故张生也。张氏之族，即诣官以诉。孙云：“先是吾不当死，以生平多害物命，故为冤债所诉，以食鸡卵过甚，被驱入于空城中，比入则户阖矣。第见满城火灰，既为烧烁，不知所为。东顾，方见城户双启，即奔从之，至则复阖矣。西顾，从之复然。南顾北顾，从之亦然。其苦楚备尝之矣。一旦，王谓季贞曰：‘尔寿未尽，然死且三年矣，何以复还？’主者曰：‘邻有张某，死才三日，可借此以托其神魂。’王然之，今我实季贞也。”官不能断。郡牧刘尚书廙，亲呼问之，曰：“宜以平生一事，人无知者以为验。”季贞曰：“某未死前，尝藏佛经两卷于屋瓦，人实无知者。”命探之，存焉，断归孙氏。（出《玉泉子》）

崔道纪

唐前进士崔道纪，及第后，游江淮间。遇酒醉甚，卧于客馆中。其仆使井中汲水，有一鱼随桶而上，仆者得之，以告道纪。道纪喜曰：“鱼羹甚能醒酒，可速烹之。”既食良久，有黄衣使者，自天而下，立于庭中，连呼道纪，使人执捉，宣敕曰：“崔道纪，下土小民，敢杀龙子，官合至宰相，寿命七十，并宜除。”言讫，升天而去。是夜道纪暴卒，时年三十五。（出《录异记》）

何泽

唐何泽者，容州人也，尝摄广州四会县令。性豪横，唯以饮啖为事，尤嗜鹅鸭。乡胥里正，恒令供纳，常豢养鹅鸭千万头，日加烹杀。泽只有一子，爱怜特甚。尝一日烹双鸡，爨汤以待沸，其子似有鬼物撮置镬中。一家惊骇，就出之，则与双鸡俱溃烂矣。（出《报应录》）

岳州人

唐咸通中，岳州人有村人，涸湖池取鱼，获龟犹倍多。悉剖其肉，载龟板至江陵鬻之，厚得金帛。后归家，忽遍身患疮，楚痛号叫，邻里不忍闻。须得大盆贮水，举体投水中，渐变作龟形。逾年，肉烂腐坠而死。（出《报应记》）

徐可范

唐内侍徐可范，性好畋猎，杀害甚众。尝取活鳖，凿其甲，以热油注之，谓之鳖堆。又性嗜龙驴，以驴縻绊于一室内，盆盛五味汁于前，四面迫以烈火，待其渴饮五味汁尽，取其肠胃为馔。前后烹宰，不记其数。后扈从僖宗幸蜀，得疾。每睡，见群兽鸟雀啄食其肉，痛苦万状。又须于床下布火，及以油醋灌其身，乃以罟网盖覆，方暂得睡。以日继夜，常须如此，命将尽，惟一束黑骨而已。（出《报应记》）

建业妇人

近岁建业有妇人，背生一瘤，大如数斗囊，中有物如茧栗

甚众，行即有声。恒乞于市，自言村妇也，常与娣姒辈分养蚕，已独频年损耗，因窃其姒一囊茧焚之。顷之，背患此疮，渐成此瘤。以衣覆之，即气闭闷，常露之乃可，而重如负囊矣。（出《搜神记》）

广陵男子

广陵有男子行乞于市，每见马矢，即取食。自云：尝为人饲马，慵不能夜起，其主恒自检视，见槽中无草，督责之。乃取乌梅并以饲马，马齿楚，不能食，竟以是致死。已后因患病，见马矢，辄流涎欲食，食之，与乌梅味正同，了无秽气。（出《稽神录》）

何马子

遂州人何马子好食蜂儿，坐罪，令众于市。忽有大蜂数个，螫其面，痛楚叫呼。守者驱而复来，抵暮方绝，如此经旬乃死。（出《儆戒录》）

章邵

章邵者，恒为商贾，巨有财帛，而终不舍路歧，贪猥诛求。因逢鹿，避人而去，鹿子为邵之所获。邵便打杀，弃之林中，其鹿母遥见悲号，其声不已。其日，邵欲夜行，意有所谋也。邵只有子一人，年方弱冠，先父一程行，及困，于大树下憩歇，以伺其父。未间，且寝于树阴中，邵乃不晓是子，但见衣袂在旁，一人熟寐而已。遂就抽腰刀，刺其喉，取衣袂而前行。及

天渐晓，见其衣襟，乃知杀者是己子也。嗟乎，章邵凶率如此，报应亦宜然。（出《野人闲话》）

韩立善

蜀金雁桥，有韩立善者，作钓钩，积有年矣。因食鱼，鲠喉成疮，颌脱而死。（出《儆戒录》）

僧修准

蜀郡大慈寺律师修准，虽云奉律，性甚褊躁。庭前植竹，多蚊子缘栏槛。准怒，伐去竹，尽取蚊子，弃灰火中。准后忽患癣，疮遍头面。医者云蚊漏疮，不可医，后竟终。（出《儆戒录》）

宇文氏

宇文氏，伪蜀之富家也。孀居国之东门，尝闻寝室上有人行，命仆隶升屋视之，获得野狸三头并狸母，宇文氏杀狸母而存其子焉。未期岁，宇文氏适护戎王承丕。丕杀判官郭延钧一家，宇文氏并前夫一男二女，下狱定罪，赦男女，斩宇文氏。吁，得非杀狸母之所报也。（出《儆戒录》）

李贞

蜀锦浦坊民李贞家，养狗名黑儿，贞因醉，持斧击杀之。李贞临老，与邻舍恶少白昌祚争竞，昌祚承醉，以斧击贞死焉。

时昌祚年十九岁，与杀狗年正同，昌祚小字黑儿。冤报显然，不差丝发。（出《儆戒录》）

僧秀荣

蜀郡金华寺法师秀荣，院内多松柏，生毛虫，色黄，长三二寸。莫知纪极，秀荣使人扫除埋瘞，或弃于柴积内，僧仁秀取柴煮料，于烈日中晒干，虫死者无数。经月余，秀荣暴卒。金华寺有僧入冥，见秀荣荷铁枷，坐空地烈日中，有万万虫啮噬。僧还魂，备说与仁秀，仁秀大骇。遂患背疮，数日而卒。（出《儆戒录》）

毋乾昭

蜀人毋乾昭有庄在射洪县，因往庄收刈，有鹿遭射逐之，惊忙走投乾昭。昭闭于空房中，说与邻僧法惠，法惠笑曰：“天送食物，岂宜轻舍。”乃杀之，沽酒炙鹿，共僧饮啖。僧食一块，忽大叫云：“刀割我心。”呕血，至夕而死。（出《儆戒录》）

李绍

蜀民李绍好食犬，前后杀犬数百千头。尝得一黑犬，绍怜之，蓄养颇厚。绍因醉夜归，犬迎门号吠，绍怒，取斧击犬。有儿子自内走出，斧正中其首，立死。一家惶骇，且捕犬，犬走，不知所之。绍后得病，作狗嗥而死。（出《儆戒录》）

卷第一百三十四 报应三十三（宿业畜生）

竹永通

隋并州孟县竹永通，曾贷寺家粟六十石，年久不还。索之，云：“还讫。”遂于佛堂誓言云：“若实未还，当与寺家作牛。”此人死后，寺家生一黄犊，足有白文，后渐分明，乃是竹永通字。乡人渐知，观者日数千。此家已知，遂用粟百石，于寺赎牛，别立一屋，事之如生。仍为造像写经，月余遂死。（出《异录》）

宜城民

隋大业八年，宜州城东南里民姓皇甫，其家兄弟四人，大兄小弟，并皆勤事生业。其第二弟名迁，交游恶友，不事生活。母尝取钱，欲令市买，且置床上。母向舍后，迁从外来，入堂不见人，便偷钱去。母还，觅钱不得，遂勘合家良贱，并云不知。母怒，悉加鞭捶，大小皆怨。至后年迁亡，其家猪生一犭子，八月社至，卖与远村社家，遂托梦于妇曰：“我是汝夫，为盗取婆钱，枉及合家，浪受楚拷。今我作猪来偿债，将卖与社家，缚我欲杀。汝是我妇，何忍不语男女赎我。”妇初梦，忽寤，仍未信之。复眠，其梦如初，因起报姑。姑曰：“吾梦亦如之。”迟明，令兄赍钱诣社官，收赎之，后二年方死。长安弘法寺静琳师，是迁之邻里，亲见其猪，尝话其事焉。（出

《法苑珠林》)

韦庆植

唐贞观中，魏王府长史韦庆植有女先亡，韦夫妇痛惜之。后二年，庆植将聚亲宾客，备食，家人买得羊，未杀。夜，庆植妻梦见亡女，着青练裙白衫，头发上有一双玉钗，是平生所服者，来见母，涕泣言：“昔常用物，不语父母，坐此业报，今受羊身，来偿父母命。明旦当见杀，青羊白头者是，特愿慈恩，垂乞性命。”母惊寤，旦而自往观，果有青羊，项膊皆白，头侧有两条白，相当如玉钗形。母对之悲泣，止家人勿杀，待庆植至，放送之。俄而植至催食，厨人白言：“夫人不许杀青羊。”植怒，即令杀之。宰夫悬羊欲杀，宾客数人已至，乃见悬一女子，容貌端正，诉客曰：“是韦长史女，乞救命。”客等惊愕，止宰夫。宰夫惧植怒，但见羊鸣，遂杀之。既而客坐不食，植怪问之，客具以言。庆植悲痛发病，遂不起。京下士人多知此事。(出《法苑珠林》)

赵太

唐长安市里风俗，每岁至元日已后，递饮食相邀，号为传坐。东市笔生赵太，次当设之。有客先到，勿后，见其碓上有童女，年十三四，着青衫白帽，以急索系颈，属于碓柱，泣泪谓客曰：“我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时，盗父母钱，欲买脂粉，未及而死。其钱今在舍厨内西北角壁中，然我未用。既以盗之，坐此得罪，今当偿父母命。”言毕，化为青羊白头。客惊告主人，主人问其形貌，乃是小女，死已二年矣。于厨壁取得钱，

似久安处。于是送羊僧寺，合门不复食肉。（出《法苑珠林》）

李信

唐居士李信者，并州文水县之太平里人也，身为隆政府卫士。至显庆年冬，随例往朔州赴审，乘赤草马一匹，并将草驹。是时岁晚凝阴，风雪严厚，行十数里，马遂不进。信以程期逼促，挝之数下。马遂作人语，语信曰：“我是汝母，为生平避汝父，将石余米与女，故获此报，此驹即是汝妹也。以力偿债向了，汝复何苦敦逼如是！”信闻之，惊愕流涕，不能自胜。乃拜谢之，躬弛鞍辔，谓曰：“若是信母，当自行归家。”马遂前行，信负鞍辔，随之至家。信兄弟等见之，悲哀相对，别为厂枋养饲，有同事母，屈僧营斋，合门莫不精进。乡闾道俗，咸叹异之。时工部侍郎孙无隐，岐州司司法张金庭为丁艰在家，闻而奇之，故就信家顾访，见马犹在，问其由委，并如所传。（出《冥报拾遗》）

谢氏

唐雍州万年县阎村，即灞渭之间也。有妇女谢，适周县元氏，有女适回龙村人来阿照。谢氏永徽末亡，龙朔元年八月，托梦于来氏女曰：“我生时酤酒，小作升，乃取价太多，量酒复少，今坐此罪，子北山下人家为牛。近被卖与法界寺夏侯师，今将我向城南耕稻田，非常辛苦。”乃寤，其女涕泣为阿照言之。至二年正月，有法界寺尼至阿照村，女乃问尼，尼报云：“有夏侯师是实。”女即就寺访之，云：“近于北山下买得一牛，见在城南耕地。”其女涕泣求请，寺尼乃遣人送其女就之。此牛平常唯一人禁制，若遇余

人，必陆梁抵触。见其女至，乃舐其遍体，又流泪焉。女即是就夏侯师赎之，乃随其女去。今现在阿照家养饲，女常为阿娘承奉不阙。京师王侯妃媵，多令召视，竞施财物。（出《冥报记》）

王珍

唐定州安嘉县人王珍，能金银作。曾与寺家造功德，得娟五百疋，同作人私费十疋，王珍不知。此人死，后（“后”原作“从”，据明抄本改。）王家有礼事，买羊未杀间，其羊频跪无数，珍已怪之。夜系于柱，珍将寝，有人扣房门甚急，看之无所见。珍复卧，又闻之，起看还无所见，怪之。遂开门卧，未睡，见一人云：“昔日与公同作功德，偷十疋绢私用，公竟不知，今已作羊，公将杀之，叩头乞命。”再三恳苦，言讫，出房门，即变作羊。王珍妹于别所，见此人叩头，一如珍所见，遂放羊作长生。珍及妹家即断食肉，珍以咸亨五年，入海运，船上无菜，人皆食肉，珍不食，唯餐空饭而已。（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会师

唐京都西市北店，有王会师者，母亡，服制已毕，其家乃产一青黄牝狗。会师妻为其盗食，乃以杖击之数下，狗遂作人语曰：“我是汝姑，新妇杖我大错。我为严酷家人过甚，遂得此报。今既被打，羞向汝家。”因即走出。会闻而涕泣，抱以归家，而复还去，凡经四五。会师见其意正（正明抄本作“坚”）。乃于市北己店大墙后，作小舍安置，每日送食。市人及

行客就观者极众，投饼与者，不可胜数。此犬恒不离此舍，过斋时即不食。经一二岁，莫知所之。（出《法苑珠林》）

解奉先

洛阳画工解奉先为嗣江王家画像壁，未毕而逃。及见擒，乃妄云：“功直已相当。”因于像前誓曰：“若负心者，愿死为汝家牛。”岁余，奉先卒，卒后，王家牝牛产一騂犊，有白毛于背，曰“解奉先”。观者日夕如市焉。（出《国史纂异》）

童安玓

唐大中末，信州贵溪县乳口镇有童安玓者，乡里富人也。初甚贫窶，与同里人郭珙相善，珙尝假借钱六七万，即以经贩，安玓后遂丰富。及珙征所借钱，安玓拒讳之。珙焚香告天曰：“童安玓背惠忘义，借钱不还，倘神理难诬，愿安玓死后作牛，以偿某。”词甚恳苦，安玓亦给言曰：“某若实负郭珙钱，愿死作一白牛，以偿珙债。”未逾月，安玓死。死后半年，珙家牝牛，生一白牯犊，左肋有黑毛，作字曰“童安玓”，历历然。远迩闻之，观者云集。珙遣人告报安玓妻，玓妻子并亲属等往视之，大以为耻，厚纳金帛，请收赎之。郭珙愤其欺负，终不允许，以牛母并犊，别栏喂饲。安玓家率童仆，持白梃劫取。珙多置人守御，竟不能获。（出《报应录》）

刘自然

唐天佑中，秦州有刘自然者，主管义军校。因连帅李继宗

点乡兵捍蜀，成纪县百姓黄知感者，妻有美发，自然欲之，谓知感曰：“能致妻发，即免是行。”知感之妻曰：“我以弱质托于君，发有再生，人死永诀矣。君若南征不返，我有美发何为焉？”言讫，揽发剪之，知感深怀痛愍，既迫于差点，遂献于刘。知感竟亦不免繇戍，寻歿于金沙之阵，黄妻昼夜祷天号诉。是岁，自然亦亡。后黄家牝驴，忽产一驹，左胁下有字，云“刘自然”。邑人传之，遂达于郡守。郡守召其妻子识认，刘自然长子曰：“某父平生好饮酒食肉，若能饮啖，即是某父也。”驴遂饮酒数升，啖肉数脔，食毕，奋迅长鸣，泪下数行。刘子请备百千赎之，黄妻不纳，日加鞭捶，曰：“犹足以报吾夫也。”后经丧乱，不知所终，刘子竟惭憾而死。（出《儆戒录》）

李明府

唐前火井县令（“令”字原阙，据明抄本、黄本补。）李明府，经过本县，馆于押司录事私第。主人将设酒馔，欲剖一白羊，方有胎。其夜李明府梦一素衣妇人将二子拜明府乞命，词甚哀切，李不测其由，云：“某不曾杀人。”妇人哀祈不已。李睡觉，思惟无端倪，又寝，复梦前妇人乞命，称“某命在须臾，忍不救也。”李竟不谕其意，但惊怛不已。再寝，又梦前妇人曰：“长官终不能相救，某已死讫，然亦偿债了。某前身即押司录事妻，有女仆方妊，身怀二子，时某嫉妒，因笞杀之，给夫云：‘女仆盗金钗并盒子，拷讯致毙。’今获此报，然已还其冤债。其金钗并盒子，在堂西拱料内。为某告于主人，请不食其肉，为作功德。”李惊起，召主人诘曰：“君剖一白羊耶？有双羔否？”曰：“是。”具话夜来之梦，更叹异。及寻

拱料内，果得二物。乃取羊埋之，为作功德追荐焉。（出《报应录》）

刘钥匙

陇右水门村有店人曰刘钥匙者，不记其名。以举债为家，业累千金，能于规求，善聚难得之货，取民间资财，如秉钥匙，开人箱篋帑藏，盗其珠珍不异也，故有“钥匙”之号。邻家有殷富者，为钥匙所饵，放债与之，积年不问。忽一日，执券而算之，即倍数极广。既偿之未毕，即以年系利，略无期限，遂至资财物产，俱归“钥匙”，负债者怨之不已。后“钥匙”死，彼家生一犊，有钥匙姓名，在腓肋之间，如毫墨书出。乃为债家鞭捶使役，无完肤，“钥匙”妻男广，以重货购赎之，置于堂室之内，事之如生。及毙，则棺敛葬之于野，盖与刘自然之事仿佛矣。此则报应之道，其不诬矣。（出《玉堂闲话》）

上公

宜春郡东安仁镇有齐觉寺，寺有一老僧，年九十余，门人弟子有一二世者，彼俗皆只呼为“上公”，不记其法名也。其寺常住庄田，孳畜甚多。上公偶一夜，梦见一老姥，衣青布之衣，拜辞而去，云：“只欠寺内钱八百。”上公觉而异之，遂自取笔写于寝壁，同住僧徒亦无有知之者。不三五日后，常住有老牯牛一头，无故而死，主事僧于街市鬻之，只酬钱八百。如是数处，不移前价。主事僧具白上公云：“常住牛死，欲货之，屠都数辈，皆酬价八百。上公叹曰：“偿债足矣。”遂令主事僧入寝所，读壁上所题处，无不嗟叹。（出《玉堂闲话》）

施汴

庐州营田吏施汴，尝恃势夺民田数十顷，其主退为其耕夫，不能自理。数年，汴卒。其田主家生一牛，腹下有白毛，方数寸，既长，稍斑驳，不逾年，成“施汴”字，点画无缺。道士邵修默，亲见之。（出《稽神录》）

公乘通

渚宫有民公乘通者，平生隐匿，人或难知。死后，湖南民家生一黑驴驹，白毛作“荆南公乘通”字。其子孙闻之怀耻，竟不能寻赎，江陵人知之。（出《北梦琐言》）

僧审言

云顶山慈云寺，四方归辏，供食者甚厚。寺主僧审言，性贪鄙，欺隐本寺施财，饮酒食肉，畜养妻子，无所不为。僧众稍孤洁者，必遭凌辱。一旦疾笃，自言见空中绳悬一石臼，有鼠啮之，绳断，正中其心，大叫气绝。久而复苏，如此数十度，方卒。逾年，寺下村中牛生一犊，腹下分明有“审言”二字。（出《儆戒录》）

卷第一百三十五 征应一（帝王休征）

帝 尧

秦始皇时，宛渠国之民，乘螺舟而至，云：“臣国去轩辕之丘十万里，臣国先圣，见冀州有黑风，应出圣人，果庆都生尧。”（出王子年《拾遗记》）

周武王

纣之昏乱，欲杀诸侯，使飞廉、恶来诛戮贤良，取其宝器，埋于琼台之下。使飞廉等于所近之国，侯服之内，使烽燧相续。纣登台以望火之所在，乃与师往伐其国，杀其君，囚其民，收其女乐，肆其淫虐。神人愤怒，时有朱鸟衔火，如星之照耀，以乱烽燧之光，纣木德将灭，水祚方盛。”文皆大篆，记殷之世历已尽，而姬之圣德方隆，是以三分天下，而二分归周。乃元元之类，嗟殷亡之晚，恨周来之迟。（出《拾遗录》）

越王

越王入吴国，有丹鸟夹王飞，故句践之霸也。起望鸟台，言丹鸟之瑞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临洮长人

秦始皇时，长人十二见于临洮，皆夷服。于是铸铜为十二枚，以写之。盖汉十二帝之瑞也。（出《小说》）

汉高祖

荥阳南原上有厄井，父老云：“汉高祖曾避项羽于此井，为双鸪所救。”故俗语云：“汉祖避时难，隐身厄井间，双鸪集其上，谁知下有人。汉朝每正旦，辄放双鸪，起于此。”（出《小说》）

陆贾

樊将军哙问于陆贾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于天，云有瑞应，岂有是乎？”陆贾应之曰：“有。夫目眴得酒食，灯火花得钱财，午鹊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征，大亦宜然。故曰：“目眴则咒之，灯火花则拜之，午鹊噪则喂之，蜘蛛集则放之。况天下之大宝，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宝信也，天以宝为信，应人之德，故曰瑞应。天命无信，不可以力取也。”（出《小说》）

汉元后

元后在家，尝有白燕衔石，大如指，堕后绩筐中。后取之，石自剖其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后地。”乃合之，遂复还合，乃宝录焉。乃为皇后，常置之玺笥中，谓为天玺也。（出《西

京杂记》)

后汉章帝

后汉章帝永宁五年，条支国献异鸟，名鵠鵠。其高七尺，解人言语，国太平则群翔鸣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吴大帝

吴孙权猎于武昌樊山下，见一老母，问权何获，曰：“只获一豹。”曰：“何不竖其尾？”忽然不见。权称尊号，立庙于山下。(出《武昌记》)

魏明帝

魏明帝时，泰山下出连理文石。高十二丈，状如柏树，其文色彪发，如人雕镂，自上及下皆合而中开，广五尺。父老云：当秦末，二石相去百余步，芜没无有蹊径。及明帝之始，稍觉相近，如双阙形。土王阴类，魏为土德，斯为灵征。又沛国有戊己之地，土德之嘉祥也。乃修戊己坛，黄星炳夜，又起毕昂台祭之，言魏之分野。岁时皆修祀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晋司马氏

水星之精，坠于张掖郡柳谷中，化为黑石，广一丈余，高三尺。后汉之末，渐有文彩，未甚分明。魏青龙年，忽如雷震，闻声百余里。其石自立，白色，有牛马仙人及镶玉玦文字之像。

后司马氏受命，以符金德焉。（出《录异记》）

白燕

魏禅晋之岁，北阙下有一白燕，以为神物，以金笼盛，置于宫中，旬日不知所在，论者以晋金德之瑞。昔师旷时，有白燕来巢，以为瑞应，师旷事晋。古今之议相符矣。（出《王子年拾遗记》）

晋武帝

晋武帝为抚军时，府内后堂，忽生草三株，茎黄叶绿，若总金抽翠，花条冉弱似金簪。有羌人姚覆，字世分，在厩中养马，解阴阳之术，云：“此草应金德之瑞。”帝以草赐张华，华作金簪赋云：“玩九茎于汉庭，美三珠于兹馆，贵表祥乎金德，比名类而相乱。”（出《王子年拾遗记》）

晋惠帝

高堂隆尝刻邺宫柱云：“后若干年，当有天子居此。”及晋惠帝幸邺，年历当矣。（出《异苑》）

晋元帝

晋中宗为丞相时，有鸡雏者而雀飞集其背，驱而复来，如此再三。占者云：“鸡者酉，酉者金，夫雀变而来赴之，即王践祚之象也。”又云：“元帝时，三雀共登一雄鸡背，三入安

东厅。”占者以为当进三爵为天子。(出《洞林记》)

蜀李雄

蜀长老言：“宕渠故赛国，今有赛城、卢城。”秦始皇时，有人长二十五丈，见宕渠。秦史胡毋敬曰：“是后五百年外，必有异人为大人者。”及李雄之王，其祖出自宕渠，有识者皆以为应焉。(出《华阳国志》)

宋高祖

晋安帝时，冀州桑门释法珍告其弟子普严曰：“嵩山神告我，江东有刘将军，汉家苗裔，当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枚，并镇金一饼与之，刘氏卜代之数也。”严告同学法义。以安帝义熙十三年，于嵩庙石坛下，得宝璧三十二枚。三十二者世，宋有天下，相承八帝，享祚六十年。(出《广古今五行记》)

宋孝武帝

宋元嘉七年五月，武陵洪水，善德山崩。两石高丈余，如人，雕刻精奇，形备古制式。占者云：“武陵出天子。”其时八月，孝武始诞后宫。十五年，封武陵王，三十年即帝位。(出《洽闻记》)

宋明帝

南朝宋明帝自序云：“予初封湘东王，居侍中卫尉府。孝

武皇帝为予（“予”原作“子”，据明抄本改。）置萧惠开宅邸，经营方始，凿池，获赤玉一枚，色如练朱，半圆半方，重五斤，光润如莹。世祖崩，少帝继位，予自姑熟入朝，居西邸。少帝狂暴，恶闻直言，醉为非法。予骤谏之，大怒，乃使仗士防守。左右文武，悉惊怖奔走，西邸遂空。于是百姓悉入邸，适意取物，纤毫毕尽。至夜，少帝醉醒，意颇解释。明日，左右文武方还，予于是不喜居于西邸。历阳太守建平王景素，私起宅于建阳门外，始成，予别觅一宅换之，少帝许焉。予自西邸移新宅，新宅在清溪西，旧邸今湘宫寺。河洛讖曰：‘灵曜豫见东南隅。’予二邸皆处宫城之东南，且在巽（“巽”原作“吴”，据明抄本改。）地，盖天应也。”（出《宋明帝自序》）

齐太祖

齐太祖在淮阴，理城堑，掘得古锡九枚，下有篆书，荀伯玉诸人皆不能识。时纪僧贞独言曰：“何须辨此久远之物。锡而有九，九锡之征也。”帝喜而赏之。（出《谈薮》）

北齐神武

北齐神武，少曾与刘贵、贾智为奔走之友。贵曾得一白鹰，猎于沃野，见一赤兔，每搏辄逸，遂至迴泽。有一茅屋，兔将奔入，犬噬之，鹰兔俱死。神武怒，以鸣镝射犬，犬毙。屋中有二大人出，持神武衣甚急，其母目盲。曳杖呵二子：“何故触大家？”因出瓮中酒，烹羊以饭客。自云有知，遍扪诸人，言并“当贵”，至神武，曰：“皆由此人。”饮竟而出。还更访问之，则本无人居，乃知向者非人境也。由是诸人益加敬异。

(出《三国典略》)

后周太祖

后周太祖时，有李顺兴者，世传汉筑长安城之日，已为北面军王（明抄本“王”作“主”。）或隐或见，愚圣莫测。魏自永熙之后，权雄分据。齐神武兴军数十万，次沙苑，太祖地狭兵少，惧不当敌，计尽力穷。须臾兴来，太祖请其策谋。更无余语，直云：“黄狗逐黑狗，急走出筋斗。一过出筋斗，黄狗夹尾走。”语讫便去。于时东军旗帜服色尚黄，西兵用黑，太祖悟其言，遂力战，大破武于沙苑。（出《广古今五行记》）

陈高祖

陈高祖武帝受禅之日，其夜，有会稽人史溥，梦朱衣人，戴武冠，自天而下，手持金板，上有文字。溥视之，其文曰：“陈氏五主，三十四年。”遂凌空而上。（出《谈薮》）

隋文帝

长安朝堂，即旧杨兴村，村门大树今见在。初周代有异僧，号为柁公，言词恍惚，后多有验。时村人于此树下集言议，柁公忽来逐之曰：“此天子坐处，汝等何故居此？”及隋文帝即位，便有迁都意。（出《西京记》）

隋炀帝

隋末望气者云：“乾门有天子气，连太原甚盛。”故炀帝置离宫，数游汾阳以厌之。后唐高祖起义兵汾阳，遂有天下。（出《感定录》）

唐高祖

唐高祖武德三年，老君见于羊角山。秦王令吉善行入奏，善行告老君云：“入京甚难，无物为验。”老君曰：“汝到京日，有献石似龟者，可为验。”既至朝门，果有邵州献石似龟，下有六字，曰：“天下安，千万日。”（出《录异记》）

唐太宗

太宗诞之三日也，有书生皆高祖曰：“公是贵人，有贵子。”因目太宗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也，公贵因此儿，二十必能安民矣。”（出《感定录》）

唐齐王元吉

唐齐王元吉于晋阳宫获青石，若龟形，文有丹书四字，曰：“李渊万吉。”元吉遣使献之，文字暎澈，宛若龟形，见者咸异焉。高祖曰：“不足信也。”乃令水渍磨以验之，数日浸而经宿磨之，其字愈明。于是内外毕贺。高祖曰：“上天明命，赐以万吉，孤陋寡薄，宁堪预此。宜以少牢祀石龟而酹送之。”（出《广德神异记》）

唐中宗

唐中宗为天后所废于房陵，仰天而叹，心祝之。因抛一石于空中曰：“我后帝，此石不落。”其石遂为树枝富挂，至今犹存。又有人渡水，拾得古镜，进之。帝照面，其镜中影人语曰：“即作天子。”未浹旬，复居帝位。（《出独异志》）

唐相王

唐安州都督杜鹏举，父子皆知名。中宗在位，韦后方盛，而鹏举暴卒。在冥司，鞠讯未毕，至王殿前，忽闻官曰：“王今当立相王为皇帝。”王起至阶下，见人身皆长二丈，共扶辇者百人。相王被衮冕，在辇中，鬼王见之迎拜，相王下辇答拜，如是礼成而出。鹏举既苏言之，时相王作相矣。后岁余，书皇后将危李氏，相王子临淄王，兴兵灭之，而尊相王为皇帝。乃召鹏举，迁其官。（出《记闻》）

潞州别驾

唐玄宗为潞州别驾，将入朝，有军州韩凝礼，自谓知五兆，因以食箸试之。既而布卦，一箸无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观者以为大吉。既而诛韦氏，定天位，（“位”原作“保”，据明抄本改。）因此行也。凝礼起官至五品。（出《国史纂异》）

金蜗牛

唐玄宗在藩邸，有蜗牛成天子字，在寝室之壁。上心惧之，以泥涂去。数日复如旧，如是者三。及即位，铸金银蜗牛数百枚，于功德前供养之。又有琢玉为之，后人时有得之者。（出

太平广记

· 270 ·

《录异记》)

卷第一百三十六 征应二（帝王休征）

唐玄宗

唐玄宗之在东宫，为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纤微必闻于上。而宫闱左右，亦潜持两端，以附太平之势。时元献皇后方妊，玄宗惧太平，欲令服药除之，而无可以语者。张说以侍读得进见太子宫，玄宗从容谋及说，说亦密赞其事。他日，说又入侍，因怀去胎药三煮剂以献。玄宗得药喜，尽去左右，独构火于殿中，煮未熟，怠而假寝。胎动之际，有神人长丈余，马具饰，身被金甲，操戈，绕药鼎三匝，煮尽覆无余焉。玄宗起视异之，复增构火，又投一剂，煮于鼎，因就榻，瞬息以伺之。而神见，复煮如初。凡三煮，皆覆之，乃止。则明日说又至，告之。说降阶肃拜，贺曰：“天所命也，不可去之。”厥后元献皇后思食酸，玄宗亦以告说，说每因进讲，辄袖木瓜以献。故开元中，说恩泽莫与为此。肃宗之于说子均、垕，若亲戚昆弟云。（出《柳氏史》）

叱金像

初唐有神像，用金而制，传云：周隋间有术士熔范而成之。天后朝，因命置于宫中，扃其殿宇甚严。玄宗尝幸其殿，启而观焉。时肃宗在中宫，代宗尚稚，俱侍上。上问内臣力士曰：“此神像何所异，亦有说乎？”力士曰：“此前代所制，可以

占王者在位之几何年耳。其法当厉声而叱之，苟年甚永，则其像摇震亦久。不然，一撼而止。”上即严叱之，其像若有惧，摇震移时，仆于地。上喜笑曰：“诚如说，我为天子几何时？”力士因再拜贺。上即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孙叱之，亦动摇久之。上曰：“吾孙似我。”其后玄帝在位五十载，肃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十九年，尽契其占也。（出《宣室志》）

天宝符

唐开元末，于弘农古函谷关得宝符，白石赤文，正成来字。识者解之云：“来者四十八，所以示圣人御历之数也。”及帝幸蜀之来岁，正四十八年。得宝之时，天下歌之曰：“得宝耶，弘农耶；弘农耶，得宝耶。”得宝之年，遂改元为天宝。（出《开天传信记》）

蜀当归

僧一行将卒，遗物一封，令弟子进于帝。帝发视之，乃蜀当归也。帝初不喻，及幸蜀回，乃知微旨，深叹异之。（出《开天传信记》）

万里桥

玄宗幸东都，偶然秋霁，与一行师共登天宫寺阁。临眺久之，上遐顾凄然，发叹数四，谓一行曰：“吾甲子得终无患乎？”一行进曰：“陛下行幸万里，圣祚无疆。”西狩初至成都，前望大桥，上举鞭问左右：“是桥何名？”节度崔圆跃马前进

曰：“万里桥。”上因追叹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无忧矣。”（出《松窗录》）

唐肃宗

肃宗在东都，为李林甫所构，势几危者数矣，无何，鬓发斑白。常早朝，上见之愀然曰：“汝疾归院，吾当幸汝。”及上至，顾见宫中庭宇不洒埽，乐器屏帟，尘埃积其间，左右使令，无有女妓。上为动容，顾谓力士曰：“太子居如此，将军盍使我闻乎？”（上在禁中，尝呼力士为将军。原注“尝呼”作“不知”，“为”上有“呼”字，据明抄本改。）力士奏曰：“臣尝欲上言，太子不许。云：‘无以动上念。’”上即诏力士，下京兆尹，亟选人家子女颇长洁白者五人，将以赐太子。力士趋去，复还奏曰：“臣他日尝宣旨京兆，阅致子女。人间器器，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为口实。臣以为掖庭令，故衣冠以事没入其家者，宜可备选。”上大悦，使力士诏掖庭令，按籍阅视，得三人，乃以赐太子，而章敬吴皇后在选中。顷之，后侍寝，厌不寤，吟呼若有痛，气不属者。肃宗呼之不解，窃自计曰：“上赐我，卒无状不寤，上安知非吾护视不谨耶？”遽秉烛视之，良久乃寤。肃宗问之，后手掩其左胁曰：“妾向梦中，有神人长丈余，介金甲而操剑，顾谓妾曰：‘帝命吾与汝为子。’自左胁剑决而入，痛殆不可忍，（“忍”原作“痛”，据明抄本改。）及今尚未之已也。”肃宗检之于烛下，则若有縫而赤者存焉，遽以状闻，遂生代宗，代宗之载生三日也，上幸东宫，赐之金盆，命以浴。吴皇后年弱，皇孙龙体未舒，负姬惶惑，乃以宫中诸王子，同日诞而体貌丰硕者以进。上视之不乐，曰：“此儿非吾儿也。”负姬叩头具服。上睨曰：“

非尔所知，取吾儿来！”于是以太子进见。上大喜，置诸掌内，向日视之，笑曰：“此儿福祿远过甚父。”上还宫，尽留内乐，谓力士曰：“比一殿有三天子，乐乎哉！可与太子饮乎。”（出《柳氏史》）

唐武宗

唐会昌末年，武宗忽改御名为火下火。及宣宗以光王龙飞，于古文，光字实从糞焉。噫，先兆之明若是耶。（出《真陵十七史》）

唐宣宗

唐宣宗在藩时，常从驾回，而误坠马，人不之觉。比二更，方能兴。时天大雪，四顾悄无人声。上寒甚，会巡警者至，大惊。上曰：“我光王也，不悟至此，方困且渴，若为我求水。”警者即于旁近得水以进，遂委而去。上良久起，举瓯将饮，顾瓯中水，尽为芳醪矣。上喜，独自负，举一瓯，已而体微暖有力，步归藩邸，后遂即帝位。（出《真陵十七史》）

迎光王

太子宾客卢真，有犹子，曾为沙门。会昌中，沙汰归俗，荫补为光王府参军。一日，梦前师至其家而问讯焉，卢则告卑（“卑”原作“毕”，据明抄本改。）官屑屑然，非其愿也，常思落发，再披缁褐。师曰：“汝诚有是志，像教兴复，非晚也。”语未竟，俄四面见日月旌旆，千乘万骑，喧言迎光王即

皇帝位。未几，武帝崩，光王果即皇帝位。至是竟符其事焉。
(出《宣室志》)

唐懿宗

唐懿宗器度沈厚，形貌瑰伟。在藩邸时，疾疹方甚，而郭淑妃见黄龙出于卧内。上疾稍退，妃具以状告，上曰：“无泄是言，贵不相忘。”更尝大雪盈尺，而上寝室辄无分寸，诸王见者无不异之。大中末，京城小儿，叠布蘸水。向日张之，谓掠晕。及上自郾王即位，掠晕之言应矣。宣宗制《泰边陲曲》，撰其词云：“海岳晏咸通”，上垂拱而号咸通。上仁孝之道，出于天性。郑太后厌代，而蔬素悲毁，同土人之礼。公卿奉慰者，无不动容。(出《杜阳杂编》)

唐僖宗

唐丞相陇西公李蔚建大旆于广陵日，时咸通十二年也。泗州状言：有女僧二人，至普光寺，将祈礼者，睚眦顾视，如病风狂，云：“后二年，国有变乱，此寺大圣和尚，当履宝位。”循廊喧叫，聚人甚众，不迹其来。释徒大恐，且欲拘縻之际，则齐登峻塔，投身而下。其一不救，其一坠伤，狂痛昏迷，诘问不获。丞相立命焚其状，仍牒州杖杀之。至十四年，果懿皇晏驾。八月，僖宗即位，乃是普王。(出《唐史》)

李邵

唐李邵为贺州刺史，与妓人叶茂莲江行。因撰《骰子选》，

谓之叶子。咸通以来，天下尚之，殊不知应本朝年祚。正体书叶字，廿世木子，自武德至天祐，恰二十世。（出《感定录》）

后唐太祖

后唐太祖，在妊十三月而生。载诞之夕，母后甚危，令族人市药于雁门。遇神人，教以率部人，被介持旄，击钲鼓，跃马大噪，环所居三周而止，果如所教而生。是时虹光烛室，白气充庭，井水暴溢，及能言，喜道军旅。年十二三，善骑射。曾于新城北，酒酺于毗沙门天王塑像，请与交谈。天王被甲持矛，隐隐出于壁间，所居帐内，时有火聚，或有龙形，人皆异之。尝随火征庞勋，临阵出没如神，号为龙虎子。（出《北梦琐言》）

后唐明宗

后唐明宗皇帝微时，随蕃将李存信巡边，宿于雁门逆旅。逆旅媼方妊，帝至，不时具食。腹中儿语谓母曰：“天子至，速宜具食。”声闻于外。媼异之，遽起亲奉庖爨，敬事尤谨。帝以媼前倨后恭，诘之，曰：“公贵不可言也。”问其故，具道娠子腹语事。帝曰：“老妪逊言，慎吾辱耳。”后果如言。（出《北梦琐言》）

潞王

清泰之在岐阳也，有马步判官何某，年逾八十，忽暴卒。云有使者拘录，引出，冥间见阴君曰：“汝无他过，今放汝还。”

与吾言于潞王曰：‘来年三月，当帝天下。’可速返，达吾之旨。”言讫引出，使者送归。及苏，遂以其事密白王之左右，咸以妖妄而莫之信，由是不得闻于王。月余，又暴卒入冥，复见阴君。阴君怒而责之曰：“何故受吾教而竟不能达耶？”徐曰：“放汝去，可速导吾言，仍请王画吾形及地藏菩萨像。”何惶恐而退。见其庭院廊庑之下，簿书杂乱，吏胥交横。何问之，使者曰：“此是朝代将变，升降去留，将来之官爵也。”及再活，托以词讼见王。及见之，且曰：“某有密事上白。”王因屏左右问之，备述所见，王未之信。何曰：“某年逾八十，死在旦夕，岂敢虚妄也。”王默遣之。来春，果下诏攻岐阳，唯何叟独喜，知其必验。至期，何叟之言，毫发无差矣。清泰即位，擢何叟为天兴县令。固知冥数前定，人力其能遏之乎。（出《王氏见闻录》）

晋高祖

清泰中，晋高祖潜龙于并部也。常一日从容谓宾佐云：“近因昼寝，忽梦若顷年在洛京时，与天子连镳于路。过旧第，天子请某入其第。其逊让者数四，不得已，即促辔而入。至厅事下马，升自阼阶，西向而坐。天子已驰车去矣。”其梦如此，群僚莫敢有所答。是年冬，果有鼎革之事。（出《玉堂闲话》）

伪蜀主舅

伪蜀主之舅，累世富盛，于兴义门造宅。宅内有二十余院，皆雕墙峻宇，高台深池，奇花异卉，丛桂小山，山川珍物，无所不有。秦州董城村院，有红牡丹一株，所植年代深远，使人

取之，掘土方丈，盛以木柜，自秦州至成都，三千余里，历九折、七盘、望云、九井、大小漫天，隘狭悬险之路，方致焉。乃植于新第，因请少主临幸。少主叹其基构华丽，侔于宫室，遂戏命笔，于柱上大书一“孟”字，时俗谓孟为不堪故也。明年蜀破，孟氏入成都，据其第。忽睹楹间有绛纱笼，迫而视之，乃一“孟”字。孟曰：“吉祥也，吾无易此居。”孟之有蜀，盖先兆也。（出《王氏见闻录》）

卷第一百三十七 征应三（人臣休征）

吕 望

吕望钓于渭滨，获鲤鱼。剖腹得书曰：吕望封于齐。（出《说苑》）

仲尼

周灵王二十一年，孔子生鲁襄之代。夜有二神女，擎香露，沐浴征在。天帝下奏钧天乐，空中有言曰：“天感生圣子，故降以和乐。”有五老，列征在之庭中。（五者者，盖五星精也。）夫子未生之前，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文云：“水精子，继衰周为素王。”征在以繡绂系麟之角，相者云：“夫子殷汤之后，水德而为素王。”至定公二十四年，鉏商畋于大泽，得麟，示夫子，系绂尚存。夫子见之，抱而解绂，涕下沾襟。（出《王子年拾遗记》）

文翁

汉文翁当起田，斫柴为陂。夜有百十野猪，鼻载土著柴中，比晓塘成。稻常收。尝欲断一大树，欲断处，去地一丈八尺，翁先咒曰：“吾得二千石，斧当著此处。”因掷之，正砍所欲，后果为蜀郡守。（出《小说》）

董仲舒

汉董仲舒常梦蛟龙入怀中，乃作《春秋繁露》。（出《小说》）

何比干

汉何比干梦有贵客，车骑满门，觉以语妻子。未已，门首有老姥，年可八十余，求避雨，雨甚盛而衣不沾濡。比干延入，礼待之。乃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尧至晋有阴功，今天赐君策。”如简，长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之曰：“子孙能佩者富贵。”言讫出门，不复见。（出《幽明录》）

五鹿充宗

汉五鹿充宗受学于弘成子。成子少时，尝有人过己，授以文石，大如燕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为天下通儒。成子后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又为名学也。（出《西京杂记》）

王溥

后汉永初三年，国用不足，令民吏入钱者得为官。琅琊王溥，其先吉，为昌邑中尉。溥奕世衰凌，及安帝时，家贫无货，不得仕。乃挟竹简，摇笔洛阳市佣书。为人美形貌，又多文词，僦其书者，丈夫赐其衣冠，妇人遗其金玉。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积粟十廩，九族宗亲。莫不仰其衣食。洛阳称为善而富也。溥先时家贫，穿井得铁印，铭曰：“佣力得富至亿缗，一土三田军门主。”溥以亿钱输官，得中垒校尉。三田一土垒

字，校尉掌北军垒门，故曰军门主也。（出《拾遗录》）

应枢

后汉汝南应枢生四子，见神光照社。枢见光，以问卜人。卜人曰：“此天符也，子孙其兴乎。”乃探得黄金。自是诸子官学，并有才名。至场，七世通显。（出《孝子传》）

袁安

汉袁安父亡，母使安以鸡酒诣卜工，问葬地。道逢三书生，问安何之，具以告。书生曰：“吾知好葬地。”安以鸡酒礼之，毕，告安地处，云：“当此世为贵公。”便与别，数步顾视，皆不见。安疑是神人，因葬其地。遂登司徒，子孙昌盛，四世五公焉（出《幽明录》）

陈仲举

陈仲举微时，尝行宿主人黄申家。申家夜产，仲举不知。夜三更，有扣门者，久许，闻应云：“门里有贵人，不可前，宜从后门往。”俄闻往者还，门内者问之：“见何儿？名何？当几岁？”还者云：“是男儿，名阿奴，当十五岁。”又问曰：“后当若为死？”答曰：“为人作屋，落地死。”仲举闻此，默志之。后十五年，为豫章太守，遣吏往问，昔儿阿奴所在，家云：“助东家作屋，堕栋而死矣。”仲举后果大贵。（出《幽明录》）

张承

孙氏怀张承时，乘轻舸于江浦，忽见白蛇长三丈，腾入舟中。咒曰：“若为吉祥，勿毒噬我。”萦而将还，置于房中，一宿不复见，母嗟惜之。邻中相谓曰：“昨者张家有白鹄，耸翮入云，以告承母。母使筮之。筮者曰：“吉祥。鹄是延年之物，从室入云，自卑升高之象。昔吴阖闾葬其妹，殉以美人宝剑珍物，穷江南之富。未及千年，雕云覆其溪谷，美女游于塚上，白鹄翔乎林中，白虎啸于山侧，皆昔时之精灵。今出于世，当使子孙位极人臣，擅名江表。若生子，可以名为白鹄。”后承生昭，位辅吴将军，年九十，蛇鹄之祥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张氏

晋长安有张氏者，昼独处室，有鸱自外入。止于床。张氏恶之，披怀而咒曰：“鸱，尔来为我祸耶，飞上承尘，为我福耶，飞入我怀。”鸱飞入怀，乃化为一铜钩。从尔资产巨万。（出《法苑编珠》，明抄本作《法苑珠林》）

司马休之

晋司马休之，安帝族子，遇难出奔。所乘骖，常于床前养之，忽连鸣不食，注目视鞍。休之即试鞴之，则不动。休之还坐，马又惊。因骑马，即骤出，行十里余，慕容超收使已至，奔驰，仅得归晋。（出《广古今五行记》）

杜慈

秦符生、寿光年，每宴集，后入者皆斩之。尚书郎杜慈奔驰疲倦，假寝省中，梦一人乘黑驴曰：“宁留而同死，将去而独生。”慈闻惊觉，取马遁走，乃免。余皆斩。（出《广古今五行记》）

武士彠

唐武士彠，太原文水县人。微时，与邑人许文宝，以鬻材为事。常聚材木数万茎，一旦化为丛林森茂，因致大富。士彠与文宝读书林下，自称为厚材，文宝自称枯木，私言必当大贵。及高祖起义兵，以铠胄从入关，故乡人云：“士彠以鬻材之故，果逢构厦之秋。”及士彠贵达，文宝依之，位终刺史。（出《太原事迹》）

张文成

唐率更令张文成，杲晨鸣于庭树。其妻以为不祥，连唾之。文成云：“急洒扫，吾当改官。”言未毕，贺客已在门矣。（出《国史异纂》）

又一说，文成景云二年，为鸿胪寺丞，帽带及绿袍，并被鼠啮。有蜘蛛大如栗，当寝门悬丝上。经数日，大赦，加阶，授五品。男不宰，鼠亦啮腰带欲断，寻选授博野尉。（出《朝野僉载》）

上官昭容

唐上官昭容者，侍郎仪之孙也。仪子有罪，妇郑氏填宫，遗腹生昭容。其母将诞之夕，梦人与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文士。”郑氏冀其男也，及生昭容，母视之曰：“秤量天下，岂是汝耶？”口中呕呕，如应曰“是”。（出《嘉话录》）

崔行功

唐秘书少监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鸛鹄，衔一物入其室，置案上去，乃鱼袋钩铁。不数日，加大夫也。（出《国史异纂》）

唐李正己本名怀玉，侯希逸之内弟也。侯镇淄青，署怀玉为兵马使。寻构飞语，侯怒囚之，将置于法。怀玉抱冤无诉，于狱中叠石像佛，默祈冥助。时近腊月，心慕同侪，叹咤而睡。觉有人在头上语曰：“李怀玉，汝富贵时至。”即惊觉，顾不见人，天尚黑，意甚怪之。复睡，又听人谓曰：“汝看墙上有青鸟子噪，即是富贵时至。”即惊觉，复不见人。有顷天曙，忽有青鸟数十，大如雀，时集墙上。俄闻三军叫呼，逐出希逸，坏锁。取怀玉，权知留后。（出《酉阳杂俎》）

李揆

唐代宗将（“将”原作“帝”，据明抄本改。）临轩送上计郡守，百僚外办，御辇俯及殿之横门。帝忽驻辇，召北省官谓曰：“我常记先朝每钱计吏，皆有德音，以申诫励，今独无有，可乎？”宰相勿遽不暇奏对，帝曰：“且罢朝撰词，以俟

异日。”中书舍人李揆越班伏奏曰：“陛下送计吏，敕下已久，远近咸知，今忽临朝改移，或恐四方乍闻，妄生疑惑。今止须制词，臣请立操翰，伏乞陛下稍驻銮辂。”帝俞之，遂命纸笔，即令御前起草。随遣书工写录，顷刻而毕。及宣诏，每遇要处，帝必目揆于班。中外日俟揆之新命，时方盛暑，揆夜寝于堂之前轩，而空其中堂，为昼日避暑之所。于一夜，忽有巨狐鸣噪于庭，仍人立跳跃，目光迸射，久之，逾垣而去。揆甚恶之，是夜未艾，忽闻中堂动荡喧豗，若有异物，即令执烛开门以视。人辈惊骇返走，皆曰：“有物甚异。”揆即就窥，乃有暇蟆，大如三斗釜，两目朱殷，蹲踞嚼沫。揆不令损害，阶前素有渍瓜果大铜盆，可受一斛，遂令家人覆其盆而合之。因扃其门，亦无他变。将晓，揆入朝，其日拜相。及归，亲族列贺，因话诸怪，即遣启户，揭盆视之，已失其物矣。（出《异苑》）

贾隐林

唐德宗欲西幸，有知星者奏云：“逢林即住。”帝曰：“岂敢令朕止于林木间？”姜公辅曰：“不然，但地亦应。”乃奉天尉贾隐林谒帝于行在，帝观隐林气色雄杰，兼是忠烈之家，而名叶星者所奏之语。隐林即天宝末贾修之犹子，帝因召于卧内，以探筹略之深浅。隐林于御榻前，以手板画地，陈攻守之策，帝甚异之。隐林奏曰：“臣昨梦日堕于地，臣以头戴日上天。”帝曰：“朕此来也，乃已前定。”遂拜隐林为侍御史，纠劾行在，寻迁左常侍。（出《神异录》）

张子良

唐永贞二年，春三月，彩虹入润州大将张子良宅。初入浆

（“浆”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瓮，水尽，入井饮之。是月九日，节度使李锜，诏召不赴阙，欲乱。令子良领兵收宣歙，子良翻然反兵围城，李锜就擒，子良拜金吾将军，寻拜方镇。（出《祥异集验》）

郑綯

唐丞相郑綯宅，在昭国坊南门，忽有物来投瓦砾，五六夜不绝。及移于安仁西门宅避之，瓦砾又随而至。久之，复迁昭国。郑公归心释门，宴处常在禅室，及归昭国，入方丈，綯子满室悬丝，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数。其夕瓦砾亦绝，翌日拜相。（出《祥异集验》）

卷第一百三十八 征应四（人臣休征）

裴 度

唐中书令晋公裴度微时，羁寓洛中。常乘蹇驴，入皇城，方上天津桥。时淮西不庭，已数年矣。有二老人倚桥柱而立，语云：“蔡州用兵日久，征发甚困于人，未知何时平定。”忽睹度，惊愕而退。有仆者携书囊后行，相去稍远，闻老人云：“适忧蔡州未平，须待此人为将。”既归，仆者具述其事。度曰：“见我龙钟相戏耳！”其秋，果领乡荐，明年及第。洎秉钧衡，朝廷议授吴元济节钺，既而延英候对。宪宗问宰臣，度奏曰：“贼臣跋扈四十余年，圣朝姑务含弘，盖虑凋伤一境。不闻归心效顺，乃欲坐据一方，若以旄钺授之，翻恐恣其凶逆。以陛下聪明神武，藩镇皆愿勤王，臣请一诏进兵，可以平荡妖孽。”于是命度为淮西节度使，兴师致讨。时许滑三帅，先于鄆城县屯军。度统精甲五万会之，受律鼓行而进，直造蔡州城下，才两月。擒贼以献，淮西遂平。后入朝居廊庙，大拜正司徒，为侍中中书令。儒生武德，振辉古今，洎留守洛师，每话天津桥老人之事。出征淮西，请韩愈自中书舍人为掌书记。及贼平朝觐，乐和李仆射方为华州刺史，戎服囊鞬，迎于道左。愈有诗云：“荆山行尽华山来，日照潼关四扇开。刺史莫嫌迎候远，相公亲破蔡州回。”（出《剧谈录》）

段文昌

唐丞相邹平公段文昌，负才傲俗，落拓荆楚间。常半酣，鞞屐于江陵大街往来。雨霏泥甚，街侧有大宅，门枕流渠，公乘醉，于渠上脱屐濯足，旁若无人。自言我作江陵节度使。必买此宅，闻者皆笑。其后果镇荆南，遂买此宅。又尝佐太尉南康王韦皋为成都馆驿巡官，忽失意，皋逐之，使摄灵池尉。羸童劣马，奔迫就县。县去灵池六七里，日已昏黑，路绝行人。忽有两炬前引，更呼曰：“太尉来。”既及郭门，两炬皆灭。先时为皋奉使入长安，素与刘禹锡深交。禹锡时为礼部员外，方与日者从容，文昌入谒，日者匿于箔下。既去，日者谓禹锡曰：“员外若图省转，事势殊远，须待十年后。此客入相，方转本曹正郎耳。”是时禹锡失意，连授外官。后十余年，文昌入相，方除禹锡礼部郎中。（出《录异记》）

李逢吉

唐丞相凉公李逢吉，始从事振武日，振武有金城佛寺，寺有僧，年七十余。尝一日独处，负壁而坐，忽见一（“一”原作“妇”，据明抄本改。）人，介甲持矛，由寺门而入，俄闻报李判官来。僧具以告，自是逢吉与僧善。每造其室，即见其人先逢吉而至，率以为常矣。故逢吉出入将相，二十余年，竟善终于家。（出《补录记传》）

牛僧孺

唐河南府伊阙县前大溪，每僚佐有入台者，即水中先有小

滩涨出，石砾金沙，澄澈可爱。丞相牛僧孺为县尉，一旦忽报滩出。翌日，邑宰与同僚列筵于亭上观之，因召耆宿备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台之命。若是西台，滩上当有鸂鶒双立，前后邑人以此为验。”僧孺潜揣，县僚无出于己，因举杯曰：“既有滩，何惜一双鸂鶒。”宴未终，俄有鸂鶒飞下。不旬日，拜西台监察。（出《剧谈录》）

王智兴

唐王智兴始微时，尝为徐州门子。有道士寓居门侧，智兴每旦起持帚，因屏秽于道，必埽其道士之门，道士深感之。后智兴母终，辞焉。道士谓智兴曰：“吾善审墓地，若议葬，当为子卜之。”智兴他日引道士出视地，道士以智兴所执竹策，表一处，道士曰：“必窆此，君当寿，而两世位至方伯。”及智兴再往埋穴，其竹策有枝叶丛生，心甚异之，遂葬焉。智兴又曾自郡赍事赴上都，宿鄠城逆旅，遇店妇将产。见二人入智兴所寝之舍，惊曰：“徐州王待中在此。”又曰：“所生子后五岁，当以金疮死。”智兴志之。及期，复过店，问妇所生子，云：“近因斧伤，已卒矣。”（出《唐年补录纪传》）

牛师

唐长庆中，鄂州里巷间人，每语辄以牛字助之。又有一僧，自号牛师，乍愚乍智，人有忤之，必云：“我兄即到，岂奈我何！”未几，奇章公牛僧孺以旧相节度武昌军，其语乃绝，而牛师尚存。方知将相之任，岂偶然耶！先是元和初，韩尚书皋，镇夏口，就加节度使，自后复为观察使。长庆三年，崔相国植，

由刑部尚书除观察使。明年冬，僧孺实来。宰臣建节镇夏口，自僧孺始也。（出《因话录》）

杜中立

唐杜皋，字中立，少年时，赡于财产，他无所采取。其与游徒，利于酒炙，其实蔑视之也。一日，同送迎于城外。客有善相者，历观诸宾侣，独指中立曰：“此子异日当为将矣。”一坐大笑。中立后尚真源公主，竟为沧州节度使。初李瑒之出镇，旗竿道折，乃钁杀其执旗者。中立在道亦然，杖之二十。瑒竟无患，而中立卒焉，岂杀之可以应其祸。（出《玉泉子》）

李蟪

唐司空李蟪，始名虬。赴举之秋，偶自题名于屋壁，经宵，忽睹名上为人添一画，乃成虱字矣。蟪曰：“虱者蟪也”，遂改名蟪。明年果登第。（出《南楚新闻》）

马植

唐丞相马植，罢安南都护。与时宰不通，又除黔南，殊不得意。维舟峡中古寺，寺前长堤，堤畔林木，夜月甚明。见人白衣，缓步堤上，吟曰：“截竹为筒作笛吹，凤凰池上凤凰飞。劳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钧万类时。”历历可听，吟者数四。遣人邀问，即已失之矣。后自黔南入为大理卿，迁刑部侍郎，判盐铁，遂作相。（出《本事诗》）

高骈

唐燕公高骈微时。为朱叔明司马，总兵巡按。见双雕，谓众曰：“我若贵，矢当叠双。”乃伺其上下，果一矢贯二雕。众大惊异，因号为落雕公。（出《感定录》）

孔温裕

唐河南尹孔温裕，任补阙日，谏讨党项事，贬郴州司马。久之，得堂兄尚书温业书，报云：“宪府欲尔作侍御史，日望敕下。”忽又得书云：“宰相以右史处之。”皆无音耗。一日，有鹊喜于庭，直若语状。孩稚拜且祝云：“愿早得官。”鹊既飞去，坠下方寸纸，有“补阙”二字，极异之。无几，却除此官。（出《因话录》）

孙偓

长安城有孙家宅，居之数世，堂室甚古。其堂前一柱，忽生槐枝。孙氏初犹障蔽之，不欲人见。期年之后，渐渐滋茂，以至柱身通体而变，坏其屋上冲，秘藏不及。衣冠士庶之来观者，车马填咽。不久，偓处岩廊，储居节制。人以为应三槐之朕，亦甚异也。近有孙炜，乃偓之嗣，备言其事。（出《玉堂闲话》）

李全忠

唐乾符末，范阳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学。

曾为棣州司马，忽有芦一枝，生于所居之室，盈尺三节焉。心以为异，告于别驾张建章。建章博古之士也，乃曰：“昔蒲洪以池中蒲生九节为瑞，乃姓蒲，后子孙昌盛。芦苇也，合生陂泽间，而生于室，非其常矣，君后必有分茅之贵。三节者，传节钺三人，公其志之。”全忠后事李可举，为戎校，诸将逐可举而立全忠，累加至检校太尉，临戎甚有威政。全忠死，子匡威，为三军所逐。弟匡侔，挈家赴阙，至沧州景城，为卢彦盛所害。先是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节，以饮博为事。曾一日与诸游侠辈钓于桑乾赤栏桥之侧，自以酒酹曰：“吾若有幽州节制分，则获大鱼。”果钓得鱼长三尺，人甚异焉。（出《北梦琐言》）

侯弘实

侯弘实，本蒲坂人也。幼而家贫，长为军外子弟，年方十三四。常寐于檐下，天将大雨，有虹自河饮水，俄贯于弘实之口。其母见，不敢惊焉。良久，虹自天没于弘实之口，不复出焉。及觉，母问有梦否，对曰：“适梦入河饮水，饱足而归。”母闻之默喜，知其必贵矣。后数月，忽有蜀僧诣门求食。临去，谓侯母曰：“女弟子当有后福，合得儿子力。”侯母呼弘实出，请僧相之。僧视之曰：“此蛻龙也。但离去乡井，近江海客宦，方有显荣。”又曰：“此子性识惨毒，必有生灵之患。倘敬信三宝，即得善终。”言讫而去。弘实后果自行伍出身，至于将领。同光三年，从兴圣太子收蜀。蜀平之后，无何，与陕府节度使康延孝等作叛。及延孝诛灭，弘实得赦，寻为眉州刺史，节度夔州。复自宁江，迁于黔府，一州二镇，皆近大江，官业崇高。敬奉三宝，信心无怠。然于临戎理务，持法御下，

伤于严酷，是知蜀僧所云不谬矣。（出《鉴戒录》）

戴思远

梁朝将戴思远，任浮阳日，有部曲毛璋，为性轻悍。常与数十卒追捕盗贼，还宿于逆旅，毛枕剑而寝。夜分，其剑忽大吼，跃出鞘外。从卒闻者，愕然惊异。毛亦神之，乃持剑咒曰：“某若异日有此山河，尔当更鸣跃，否则已。”毛复寝未熟，剑吼跃如初，毛深自负之。其后戴离镇，毛请留，戴从之。未几，毛以州归命于唐庄宗，庄宗以毛为其州刺史。后竟帅沧海。（出《玉堂闲话》）

张钱

密牧张钱少年时，常有一飞鸟，状若尺鷃，衔一青铜钱，墮于张怀袖间。张异之，常系钱于衣冠间。其后累财巨万，至死物力不衰。即飞鸟墮钱，将富之祥也。（出《玉堂闲话》）

齐州民

齐州有一富家翁，郡人呼曰刘十郎，以鬻醋油为业。自云：“壮年时，穷贱至极，与妻佣舂以自给。忽一宵，舂未竟，其杵忽然有声，视之，已中折矣。夫妇相顾愁叹，久之方寐。凌旦既寤，一新杵在臼旁，不知自何而至。夫妇前视，且惊且喜。自是因穿地，颇得隐伏之货。以碓杵为神鬼所赐，（“赐原作伤”，据明抄本改。）乃宝而藏之。遂弃舂业，渐习商估。数年之内，其息百倍，家累千金。夫妇神其杵，即被以

文绣，置于匱匣中，四时致祭焉。”自后夫妇富且老，及其死也，物力渐衰，今则儿孙贫乏矣。（出《玉堂闲话》）

朱庆源

婺源尉朱庆源，罢任方选，家在豫章之丰城。庭中地甚爽垲，忽生莲一枝。其家骇惧，多方以禳之。莲生不已，乃筑堤汲水以回之，遂成大池，芡荷甚茂。其年，庆源选授南丰令。后三岁，入为大理评事。（出《稽神录》）

卷第一百三十九 征应五（邦国咎征）

池阳小人

王莽建国三年，池阳有小人，长一尺余，或乘马，或步行，操持万物，小人皆自相称。三日乃止。莽甚恶之。自后兵盗日盛，而竟被杀。（出《广古今五行记》）

背明鸟

黄龙元年，吴始都武昌。时越鵩之南献背明鸟，形如鹤状，止不向明，巢常对北，多肉少毛，其声百变，闻钟磬笙竽之声则奋翅摇头。时人以为吉瑞。是岁迁都建业，殊方多贡珍奇。吴人语讹，呼为背亡鸟。国中以为大妖，不及百年，当有丧乱背叛流亡之事，散逸奔逃，墟无烟火。果如斯言。后此鸟不知所在。（出《王子年拾遗记》）

王琬

晋武帝太康七年，郊坛下有一白狗，高三尺，光色鲜明，恒卧坛侧。觉见人前则去。骑督王琬，以骏马追之。狗徐行，马不可及，射又逃，琬去复还。郊丘非狗所守，后遂大乱。又武帝时，幽州有狗，鼻行地三百余步。帝不思和峤之言而立惠帝，以致衰乱。（出《郭颁世语》，明抄本“颁”作“颀”）

张聘

晋惠帝太安中，江夏张聘所乘牛言曰：“天下乱，乘我。聘惧而还。犬又言曰：“归何早？”寻牛人立而行。聘□□□□曰：“天下将乱，非止一家。”其年张昌作乱，先（“先”明抄本作“将”）。略江夏，众推为（“江夏众推为”五字原空阙，据黄本补。）帅。于是五州残乱，聘方族灭。（出《广古今五行记》）

张林

晋怀帝永嘉中，嘉兴张林有狗名阿永。时天下饥荒，狗行欲倒。林言：“阿永汝言得肉（明抄本“言”作“前”，“肉”作“食”）。故健，今饿不复行耶。狗忽语云：“我道天下人饥死！”狗语不已，闻者怖走。时天下荒乱，帝没于胡。（出《广古今五行记》）

东瀛公

晋东瀛公腾，字元迈，以永嘉元年镇邺。时大雪，当其门前方十数步，独液不积。腾怪而掘之，得玉马，高尺许，齿皆缺。腾以为马者国姓，称吉祥马。或谓马无齿则不食。未几，晋大乱。（出《异苑》）

长广人

宋文帝元嘉末，长广人病瘥，便能食而不得卧，一饭辄觉

身長。如此数日，头遂出屋。段究为刺史，度之为三丈，复还渐缩如旧，经日而亡。俄而文帝为元凶所害。（出《广古今五行记》）

黄丘村

宋江陵黄丘村，有羊生羔，两头一颈，在上者鸣，在下者不鸣。俄而刘义、司马休之相继作乱，人多兵死。（出《渚宫旧事》）

韩僧真

后魏肃宗熙平二年，并州祁县人韩僧真女，从母右肋而出。胡太后令付掖庭养之。太后临朝，为元义、刘腾幽于永巷，后竟被尔朱荣沈于河。魏室因兹大乱。（出《广古今五行记》）

洛阳金像

后魏普泰元年，洛阳金像生毛眉鬓发，悉皆具足。尚书左丞魏季景谓人曰：“张天锡有此事，其国遂灭，此亦不祥之征。”至明年，而广陵被废死焉。（出《洛阳伽蓝记》）

梁武帝

梁武帝大同元年，幸玄武湖。湖中鱼皆骧者，见于水上，若顾望焉，帝入宫方没。此下人将举兵睥睨乘輿之象。寻有侯景之乱。（出《广古今五行记》）

惠昭师

齐末惠昭师者，不知从何许而来。骑一竹枝为马，振策驰驿，盘蹙回转。或时厉声云：“某处追兵甚急，何不差遣？”遂放杖驰走，不遑宁息。或晨往南殿，暮至北城。如其所言，果有烽檄之急。每遥见黑云飞乌群豕，但是黑之物，必低身恭敬。忽自称云，伏喽罗语。国人见者，莫不怪笑。京内咸识。不知名字者，呼为伏喻调马。（“伏喻调马”四字原阙，据明抄本补。）齐末动之前，惠昭走杖马，来到殿西骑省，密告诸贵唐邕等，急救东方，吴儿大欲入，晓夕孜孜，守阙不去。数日，吴明彻自广陵北侵淮楚。国家遣兵将救，始集兵马。惠昭已去城四十里，于白壁南待军，指麾号令。大将至，谓齐安王高敬德曰：“努力，好慎浆水！”后吴人纵水淹渍，齐军多有伤没。在京百官朝集，惠昭亦骑杖执策，立于武成之后。敕付天平寺，常令三人守之。勿（“勿”原作“忽”，据明抄本改。）听浪语。昭狂言如旧，不可止约。后于天平寺宿，与一大德僧共密语：“天地开辟，上古无为。’下至君臣父子、道德仁义、老经佛法，优劣多少？”凡所顾涉幽隐之事，无所不论。迨至天晓将去，谓曰：“慎莫漏我此语！若泄，打杀汝。”去后，此僧语一二老宿名德者云，伏喻乃是大圣人，非寻常，不可轻忽。闻其所说，诸佛得道者，咸经亲事，序述犹如指掌。见语勿道，恐诸不知，怀骄慢心，将来获罪，所以相告。午后，惠昭密将拳石手巾裹来，语此僧云：“戒你莫说乃不能忍。”以巾打之，一下死。寺家执以奉闻，恕而不问。齐将破之时，北宫东北角割十步为弘善寺，惠昭曾到寺宿。其夜蹇墙住太子宫院，盗入宫人房里，被捉。昭曰：“不久人人皆入，何为独自约我？”又以状奏，诏复舍之。时宫校贵人内外戚妃媵出家者，

朔望参谒，车马衣服，侍从绮丽。惠炤寻逐车后，眼语挑弄，云：“罢道之日，与我作妇。”官者驱逐。且语且前。贵人等以炤狂悖，为后主所容，但笑而不责。每逢见僧众，则恶骂嗔打，手执砖瓦，不避头面。云：“无用之时除剪！”僧徒值者亦必避之。于后失经五六日，忽复自来，则厕上而眠。或把杖坐睡。云：“官府甚多，军马遍满，昼夜供承，不可周悉。图籍不得不造。及周兵入晋阳，炤到太后寺浮图前，合掌落泪云：“法轮倾！”即伏地不起。武帝平东夏，不收图籍，府库典诰，州县户口，洛京故实，并为军人毁灭。至今大比民贯，（“至今大比民贯”六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创始营造。炤所说造籍，悉符验焉。而炤竟不知所在。（出《广古今五行记》）

周靖帝

周靖帝大象元年夏，荥阳汴水北，有龙斗。初见白光直属天，自东方而来，有白龙长十许丈，西北向，舐掌而鸣。西北有黑龙，亦乘云而至。风雷相击，乍合乍离，暴雨大注，自午至申。白龙升天，黑龙坠地。复有大鲤鱼三，从小鱼无数，乘空而斗。雷雨又甚，大风发屋，至暝乃止。鱼不复见。明日，有两黑蛇，大者长丈五，小者半之，并伤腰颈，死于寝前。黑蛇者，周天元帝及靖帝之象，大鱼三而斗者，尉迟回、王谦、司马消难，（“消难”二字原阙。据明抄本补。）三方起兵乱之异。（出《广古今五行记》）

苏氏

周靖帝大象中，阳武苏氏，家临河。闻园中有犬声，往视

之，见三兽，状如水牛，一黄一赤一黑者。斗久之，黑者死，黄赤者俱入于河。黑者周所尚色也，死者灭亡之象。后数岁，周遂灭。隋有天下，旗牲尚赤，戎服尚黄。（出《广古今五行记》）

突厥首领

隋开皇初，突厥阿波未叛之前，有首领数十骑，逐一兔至山。山上有鹿，临崖告人云：你等无事触他南方圣人之国，不久当灭。俄而国内大乱。（出《广古今五行记》）

陈后主

陈后主时，秣陵有泉，深不可测，产鱼鳖甚众。恒有声如牛，邑人惧之，不敢犯。无何，忽见牛头于岸下，里民牵而出之。于是争捕，其鱼乃尽。江东旧以牛头山为天关，今牛头已获，盖示国将灭而关毁也。后年，隋平陈。（出《广古今五行记》）

渭南人

隋时，渭南有人寄宿他家。夜中闻二豕对话，其一曰：“岁将尽，阿耶明杀我供岁，何处避之？”其一答曰：“可向水北妇家，”因相随而去。天将晓，主人觅豕不得。宿客言状，至人如其言得豕。其后蜀王秀得罪，将杀，乐平公主救之得全。后数岁而帝崩，天下大乱，秀竟被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猫鬼

隋大业之季，猫鬼事起。家养老猫为厌魅，颇有神灵，递相诬告。京都及郡县被诛戮者，数千余家。蜀王秀皆坐之。隋室既亡，其事亦寝。（出《朝野佥载》）

长星

唐仪凤年中，有长星半天，出东方，三十余日乃灭。自是吐蕃叛、匈奴反、徐敬业乱、白铁余作逆、博豫骚动、忠万强梁、契丹翻营府、突厥破赵定，麻仁节、张玄遇、王孝杰等，皆没百万众。三十余年，兵革不息。（出《朝野佥载》）

大乌

唐调露之后，有乌大如鸠，色如乌雀，飞若风声，千万为队。时人谓之鸛雀，亦名突厥雀。若来，突厥必至。后则无差。（出《朝野佥载》）

虾蟆

唐高宗尝患头风，召名医于四方，终不能疗。宫人有自陈世业医术，请修药饵者，帝许之。初穿地置药炉，忽有一虾蟆跃出，色如黄金，背有朱书武字。宫人不敢匿，奏之。帝颇惊异，遽命放于苑池。宫人别穿地，得虾蟆如初。帝深以为不祥，命杀之。其夕，宫人暴卒。后武后竟革命。（出《潇湘录》）

幽州人

天授中，则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讳。有幽州人寻如意，上封云：“国字中或，或乱天象。请□中安武以镇之。”则天大喜，下制即依。月余，有上封者云：“武退在□中，与囚字无异。不祥之甚。”则天愕然，遽追制，改令中为八方字。后孝和即位，果幽则天于上阳宫。（出《朝野僉载》）

默啜

唐长安二年九月一日，太阳蚀尽，默啜贼到并州。至十五日，夜月蚀尽，贼并退尽。俗谚云：枣子塞鼻孔。悬楼阁却种。又云：蝉鸣蛰螭唤，黍种糕糜断。又谚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头生耳，鹊巢下近地，其年大水。（出《朝野僉载》）

张易之

唐长安四年十月，阴雨雪，一百余日不见星。正月诛逆贼张易之、昌宗等，则天废。（出《朝野僉载》）

孙俭

唐幽州都督孙俭之入贼也，薛讷与之书曰：“季月不可入贼，大凶也。”俭曰：“六月宣王北伐，讷何所知？有敢言兵出不复者斩。”出军之日，有白虹垂头于军门。其夜，大星落于营内。兵将无敢言者。军行后，幽州界内鸦乌鸱鸢等并失，

皆随军去。经二旬而军没，乌鸢食其肉焉。（出《朝野僉载》）

太白昼见

唐延和初七日，（按《通鉴》卷二百十：“延和秋七月彗星出西方”，“日”疑是“月”。）太白昼见经天。其月，太上皇逊帝位。此易主之应也。至八月九月，太白又昼见，改元先天。至二月七日。（按《唐书·玄宗纪》：“先天二年七月甲子诛太平公主萧至忠岑义等”，“二月七日”疑是“二年七月”。）太上皇废，诛中书令萧至忠、侍中岑羲，流崔湜，寻诛之。（出《朝野僉载》）

卷第一百四十四 征应六（邦国咎征）

大 星

唐开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夜，大流星如瓮。或如盆大者，贯北斗，并西北落。小者随之无数。天星尽摇，至晓乃止。（“止”原作“上”。据明抄本、黄本改。）七月，襄王崩，谥殇帝。十月，吐蕃入陇右，掠羊马，杀伤无数。其年六月，大风拔树发屋，长安街中树，连根出者十七八。长安城初建，隋将作大匠高颖所植槐树，殆三百余年，至是拔出。终南山竹，开花结子，绵亘山谷，大小如麦。其岁大饥，其竹并枯死。岭南亦然。人取而食之，醴泉雨面，如米颗，人可食之。后汉襄楷云：国中竹柏枯者，不出三年，主当之。人家竹结实枯死者，家长当之。终南竹花枯死者，开元四年而太上皇崩。（出《朝野僉载》）

火灾

开元五年，洪潭二州，复有火灾。昼日，人见火精赤燄燄，所诣即火起。东晋时，王弘为吴郡太守，亦有此灾。弘挹部人，将为不慎。后坐厅事，见一物赤如信幡，飞向人家舍上，俄而火起。方知变不复由人，遭爇人家，遂免笞罚。（出《朝野僉载》）

水灾

唐开元八年，契丹叛。关中兵救营府，至澠池缺门，营于穀水侧。夜半水涨，漂二万余人。唯行纲夜樗蒲不睡，接高获免。村店并没尽，上阳宫中水溢，宫人死者十七八。其年，京兴道坊一夜陷为池，没五百家。初邓州三鸦口见二小儿以水相泼；须臾，有大蛇十围已上，张口向天。人或有斫射者，俄而云雨晦冥，雨水漂二百家。小儿及蛇，不知所在。（出《朝野僉载》）

僧一行

唐开元十五年，一行禅师临寂灭，遗表云：他时慎勿以宗子为相，蕃臣为将。后李林甫擅权于内，安禄山弄兵于外，东都为贼所陷。天宝中，乐人及闾巷好唱胡《渭州》，以回纥为破。后逆胡兵马，竟被回纥击破。国风兴废，潜见于乐音。时两京小儿，多将钱摊地，于穴中更争胜负，名曰投胡。后土庶果投身于胡庭。两京童谣曰：“不怕上兰单，唯愁答辯难。无钱求案典，生死任都官。”及克复，诸旧僚朝士，系于三司狱，鞠问罪状，家产罄尽，骨肉分散，申雪无路，即其兆也。（出《广德神异录》）

汪凤

唐苏州吴县毗汪凤，宅在通津，往往怪异起焉。不十数年，凤之妻子洎仆使辈，死丧略尽。凤居不安，因货之同邑盛忠。忠居未五六岁，其亲戚凋陨，又复无几。忠大忧惧，则损其价

而標货焉。吴人皆知其故，久不能售。邑胥张励者，家富于财，群从强大，为邑中之蠹横，居与忠同里。每旦诣曹，路经其门，则遥见二青气，粗如箭竿，而紧锐彻天焉。励谓实玉之藏在下，而精气上腾也。不以告人，日日视之。因诣忠，请以百缗而交关焉。寻徙入，复晨望，其气不衰。于是大具畚鍤，发其气之所萌也。掘地不六七尺，遇盘石焉。去其石，则有石柜，雕镌制造，工巧极精，仍以铁索周匝束缚，皆用铁汁固缝，重以石灰密封之。每面各有朱记七窠，文若缪篆，而又屈曲勾连，不可知识，励即加钳锤，极力开拆。石柜既启，有铜釜，可容一斛，釜口铜盘覆焉，用铅锡锢护。仍以紫印九窠，回旋印之，而印文不类前体，而全如古篆。人无解者。励拆去铜盘，而釜口以绋纆三重幂之。励才揭起，忽有大猴跳而出。众各惊骇，无敢近者。久之，超逾而莫如所诣。励因视釜中，乃有石铭云：祯明元年，七月十五日，茅山道士鲍知远，囚猴神于此。其有发者，发后十二年，胡兵大扰，六合烟尘，而发者俄亦族灭。祯明即陈后主叔宝年号也。励以天宝二年十月发，至十四年冬，禄山起戎，自是周年，励家灭矣。（出《集异记》）

僧普满

唐大历中，泽潞有僧，号普满，随意所为，不拘僧相，或歌或笑，莫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验，故时人待之为万回。建中初，于潞州佛舍中题诗数篇而亡。所记者云：“此水连泾水。双珠血满川。青牛将赤虎，还号太平年。”题诗后，人莫能知。及贼泚称兵，众方解悟。此水者泚字，泾水者，自泾州兵乱也。双珠者，泚与滔也，青牛者，兴元二年乙丑岁，乙者木也，丑者牛也。明年改元贞元，岁在丙寅。丙者火也，寅者虎

也。至是贼已平，故云青牛将赤虎，还号太平年。（出《广德神异录》）

秦城芭蕉

天水之地，迤于边陲，土寒，不产芭蕉。戎师使人于兴元求之，植二本于亭台间。每至入冬，即连土掘取之，埋藏于地窟。候春暖，即再植之。庚午辛未之间，有童谣曰：“花开来裹，花谢束裹。”而又节气变而不寒，冬即和煦。夏即暑毒，甚于南中，芭蕉于是花开。秦人不识，远近士女来看者，填咽衢路。寻则蜀人犯我封疆，自尔年年一来，不失芭蕉开谢之候。乙亥岁，岐陇援师不至，自陇之西，竟为蜀人所有。暑湿之候，一如巴邛者。盖剑外节气，先布于秦城。童谣之言，不可不察。（出《玉堂闲话》）

睿陵僧

睿陵之侧，有贫僧居之。草衣芒履，不接人事。尝爇木取灰贮之，亦有施其资镪者，得即藏于灰中，无所使用。出入必挽一拖车，谓人曰：“此是驷马车，汝知之乎？他日，必有龙舆凤辇，萃于此地。”居人罔测其由。及汉高祖皇帝，因山于此，陵寝陶器，所用须灰。僧贮灰甚多，至于毕功，资用不阙。又于灰积中颇获资镪。辇辂之应，不差毫厘。因山既毕，僧亦化灭。睿陵行礼官寮，靡不知者。（出《玉堂闲话》）

兴圣观

蜀城旧有兴圣观，废为军营，庭宇堙毁，已数十年。军中

生子者，奕世擢甲矣，殊不知此为观基。甲申岁，为蜀少主生日，僚属将率俸金营斋。忽下令，遣将营斋之费，及修兴圣观。左徒藏事，急如星火，不日而观成。丹雘未晞，兴圣统师而入蜀。嗟乎，国之兴替，运数前定，其可以苟延哉。（出《王氏见闻录》）

骆驼杖

蜀地无骆驼，人不识之。蜀将亡，王公大人及近贵权幸出入宫省者，竟执骆驼杖以为礼，自是内外效之。其杖长三尺许，屈一头。傅以桦皮。识者以为不祥。明年，北军至，骆驼塞剑栈而来，般辇珍宝，填满城邑，至是方验。（《出王氏见闻录》）

卷第一百四十一 征应七（人臣咎征）

孔 子

孔子谓子夏曰：“得麟之月，天当有血书鲁端门。”孔圣没，周室亡。子夏往观，逢一郎云：“门有血，飞为赤鸟，化而为书云。”（出《说题辞》）

萧士义

后汉黄门郎萧士义，和帝永元二年被戮。数日前，家中常所养狗，来向其妇前而语曰：“汝极无相禄，汝家寻当破败，当奈此何？”其妇默然，亦不骇。狗少时自去。及士义还内，妇仍学说狗语。未毕，收捕便至。（出《续异记》）

王导

晋丞相王导梦人欲以百万钱买长豫。导甚恶之，潜为祈祷者备矣。后作屋，忽掘得一窖钱，料之百亿。大不欢，一皆藏闭。俄而长豫亡。长豫名悦，导之次子也。（出《世说新书》）

谢安

东晋谢安于后府接宾。妇刘氏，见狗衔安头来。久之，乃

失所在。是月安薨。(出《异苑》)

庾亮

晋庾亮初镇武昌，出石头，百姓看者，于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飞鸟；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流旒。”又曰：“庾公初上时，翩翩如飞鸦；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旒车。”后连征不入，寻薨，还都葬之。(出《世说新书》)

王仲文

王仲文为河南主簿，居缑氏县。夜归，道经大泽中，顾车后有一白狗，甚可爱，便欲呼取。忽变为人，形长五六尺，状似方相，或前或却，如欲上车。仲文大怖，走至舍，捉火来视，便失所在。月余日，仲文将奴共在路，忽复见，与奴并顿伏，俱死。(出《幽明录》)

诸葛侃

诸葛侃，晋孝武大和中于内寝妇高平张氏窗外闻有如鸡雏声，甚畏。惊而视之，见有龟蛇之象，似今画玄武之形。侃位登九棘，而竟被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刘波

刘波字道则，晋孝武太元年，移居京口。昼寝，闻屏风外悒咤声。开屏风，见一狗蹲地而语，语毕自去。波，隗孙也，

后为前将军，败见杀。（出《异苑》）

郑微

晋时信安郑微，少见一老公，以囊与微，云：“此是命，慎勿令零落。若有破碎，便为凶兆。”言讫，失所在。后密开看，是一挺炭。意甚秘之，虽家人不知也。后遭卢龙寇乱，恒保录之。至宋永初三年，微年八十三，疾笃，语弟云：“吾齿尽矣，可试启此囊。”见炭悉碎折，于是遂卒。（出《广古今五行记》）

周超

宋初，义兴周超为谢晦司马。在江陵，妻许氏在家，遥见屋里有光，人头在地，血流甚多。大惊怪，即便失去。后超被法。（出刘义庆《幽明录》）

谢南康

宋永初三年，谢南康家婢行，逢一黑狗，语婢曰：“汝看我背后人！”婢举头，见一人长三尺，有两头。婢惊怖返走，人狗亦随婢后。至家庭中，举家避走。婢问狗：“汝来何为？”狗云：“欲乞食耳！”于是婢与设食，并食食讫，两头人出。婢因谓狗曰：“人已去。”狗曰：“正已复来。”良久没，不知所在。后家人死丧。（出《续搜神记》）

傅亮

宋永初中，北地傅亮为护军。兄子珍，住府西，夜忽见北窗外树有物，面广三尺，眼横竖，状若方相。珍遽，以被自蒙。久乃自灭。后亮被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徽之

王徽之，宋文帝元嘉四年为交州刺史。在道，有客，命索酒炙。炙至，取自割之，终不入。投地怒，顾视向炙，已变为徽之头，又睹其首在空中。至州便殒。（出《异苑》）

刘兴道

零陵太守广陵刘兴道，罢郡住斋中，安床在西壁下。忽见东壁边有一眼，斯须之间，便有四。渐渐见多，遂至满室。久乃消散，不知所在。又见床前有头发，从土中稍稍繁多，见一头而出，乃是方相头，奄忽自灭。刘忧怖，沈疾不起。（出《续异记》）

郭仲产

宋郭仲产为南郡王从事。宅有枇杷树。元嘉末，起斋屋，以竹为桷。竹遂渐生枝叶，条长数尺，扶疏翡翠，郁然如林。仲产以为吉祥。俄而同义室之谋，被诛焉。（出《渚宫故事》）

沈庆之

宋太尉沈庆之求致仕，上不许。庆之曰：“张良名贤，汉高犹许其退。臣有何用，为圣朝所须？”乃启颡流涕。帝有诏，授开府，便诣廷尉待罪。庆之目不识字，手不知书，而聪悟过人。尝对上为诗，令仆射颜师伯执笔，庆之口占曰：“微生值多幸。”得逢时运昌，衰朽筋骨尽，徒步还南冈。辞荣此圣代，何愧张子房。”并叹其辞意之美。庆之尝岁旦梦人饷绢两疋，曰：“此绢足度！”觉而叹曰：“两疋八十尺，足度无盈余，老子今年不免矣。”其年，果为原（按《宋书》：“废帝纪元景和，”“原”疑“景”之误。）和所诛。（出《谈薮》）

卷第一百四十二 征应八（人臣咎征）

刘德愿

宋太始中，豫州刺史彭城刘德愿镇寿阳。住内屋，闭户未合，辄有人头进门扉，窥看户内。是丈夫，露髻团面。内人惊告，把火搜觅，了不见人。刘明年被诛。（出《异苑》）

李镇

庐山自南行十余里，有鸡山。山上有石鸡，冠距如生。道士李镇于此下住，常宝玩之。鸡一日忽摧毁，镇告人曰：“鸡忽如此，吾其终乎！”因与知故诀别，后月余遂卒。（出《幽明录》）

柳元景

宋骠骑大将军河东柳元景，大明八年，少帝即位，元景乘车行还。使人于中庭洗车，卸轭晒之。有飘风中门而入，直来冲车。明年而阖门被诛。（出《神鬼传》）

向玄季

宋河南向玄季为南郡太守。其妻煮练，忽烂如粥，汁赤如血。夜有人扣阁而呼曰：“府君今可去矣！俄而刺史南郡王义

宣作逆，玄季力弱，不能自固，以附于逆。父子并伏法。（出《渚宫故事》）

滕景直

宋滕景直家在广州。元徽中，使婢炊，釜中有声如雷。婢惊白，景直及家人走视，釜声更壮。釜上花数十，渐长如莲花而大，赤色，俄顷萎绝。旬日，景直病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晏

齐王晏字休默，位势隆极，而骄盈怨望，伏诛焉。其将及祸也，见屋桷悉是大蛇，就视之则灭焉。晏恶之，乃令以纸裹桷，犹纸内动摇，簌簌有声。（出《广古今五行记》）

留宠

东阳留宠字道弘，居于湖熟。每夜，门庭自有血数升，不知所从来，如此三四。后宠为折冲将军，受命北征，将行而炊饭尽变为虫。其家人蒸麴，亦变为虫。其火逾猛，其虫逾壮。宠遂北征，军败于坛丘，为徐龙所杀。（出《法苑珠林》）

尔朱世隆

后魏仆射尔朱世隆，昼寝。妻奚氏，忽见有一人，携世隆头出。奚氏遽往视之，隆寝如故。及隆觉，谓妻曰：“向梦见

有人，断我头将去。”数日被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刘敏

梁侯景乱。支江人刘敏于江中接得一豫章木，大数十围。敏求以施入寺。陆法和曰：“此木正可与君家自用。”敏不悟此语。后十余日，敏妇亡，即解用此木为棺。法和曰：“犹未了。”更一月，敏弟亡，用此木仅足。（出《广古今五行记》）

李广

北齐文宣天保年，御史李广勤学博物，拜侍御史。夜梦见一人，出于其身中，谓广曰：“君用心过苦，非精神所堪。”因而惚恍，数日便遇疾，积年而终。（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氏

北齐后主武平初，平邑王氏与同邑人李家为婚，载羊酒，欲就亲家宴会。行不过三里，日没渐暗，见东南五十步外，有赤物大如升，若流星曳影，直来著车轮。牛即不动，见者并怖。其妻遂下车，向而再拜，张裙引之。便入裙下，升车还家，照看乃真金，遂盛于库柜。每至良晨，恒以香火祈恩。后四方异货，毕集其家，田蚕每年百倍。至春，其庭生一桑树，枝叶异于众木。数年之间，遍满一院。奇禽异鸟，莫不栖集。其家大富，将三十年。王氏妻以老病终。后凌朝有白鸟似鹭，飞至桑树侧，吐血久之，堕地而死。日午后，西北大旋风，涨天而来，绕旋此树，竦上其枝柯，如扫帚形。不经十日，奴婢逃走，首

尾相继，家资略尽。及开柜取金，唯见萤火蚰蜒腐草之余耳。
(出《广古今五行记》)

张雕虎

北齐末，监吏待诏张雕虎，未死一日前，骑马在路。有人望，不见其头。俄而见杀。(出《广古今五行记》)

强练

后周武帝时，有强练者，岐山人，佯狂，号曰强练。冢宰晋国公宇文护未败之日，强练执一瓠，到其门前，扑破之，云：“瓠破，怜你子苦。”护被杀，护之诸子皆楚毒而卒。时皋公侯龙思兄弟被冢宰宠遇，燠灼当时。强练度其门，思妻姬等遣婢呼入，为设饮食，察其言语。练谓思等云：“与我作婢。”众姬大笑。练又云：“作婢会不免。他人将去，安能胜我。”未几冢宰诛，思兄弟亦同被戮。(出《广古今五行记》)

李密

隋李密即会众，屯洛口，设坛，大张旌旗，告天即公位。其夜，狐狸鸣于坛侧。翌日，临行事，大风四起，飞沙拔木，旗竿有折者。其后果败。(出《感记录》)

张鷟

唐永徽年中，张鷟筑马槽厂，宅正北掘一坑丈余。时阴阳

书云：“子地穿，必有人堕井死。”鷲有奴名永进，淘井土崩，压死。又鷲故宅，有一桑，高四五丈，无故枯死。寻而祖亡。没后，有明阴阳云：“乔木先枯，众子必孤。”此其验也。

（出《朝野僉载》）

唐咸亨四年，洛州司户唐望之，冬选科五品，进止未出。闻有一僧来觅。初不相识，延之共坐。少顷云：“贫道出家人，得饮食亦少。以公名人，故暗相鷲，能设一顿鲙否？”司户欣然，即处置买鱼。此僧云：“看有蒜否？”司户家人云：“蒜尽。”此僧云：“既蒜尽，去也。”即起。司户留之，云：“蒜尽，遣买即得。”僧云：“蒜尽不可更住者，留不得。”司户无疾，至夜暴亡。蒜者算也，年尽，所以异僧告之。

卷第一百四十三 征应九（人臣咎征）

徐 庆

唐高宗时，徐庆为征辽判官。有一典，不得姓名。庆在军，忽梦已化为羊，为典所杀。觉后悸惧流汗。至晓，此典诣庆，庆问夜来有所梦否。典云：“梦公为羊，手加屠割。意甚不愿，为官所使制不自由。”（“所使制不自由”六字明抄本作“则解制使之惑”。）庆自此不食羊肉矣。（“庆自此不食羊肉矣”八字明抄本作“庆慰留之遂不食荤”。）至则天时，庆累加至司农少卿雍州司马，时典已任大理狱丞。后庆被诬与内史令裴炎通谋，应节（明钞本“节”作“接”）英公徐敬业扬州反，被执送大理。忽见此丞押狱，庆便流涕谓之曰：“征辽之梦，今当应之。”及被杀戮之日，竟是此丞引出。（出《广古今五行记》）

周仁轨

唐周仁轨，京兆万年人也，孝和皇后韦氏母党，累迁金吾大将军，除并州长史。性残酷好杀。在州，忽于堂阶下见一人臂，如新断来，血流沥沥。仁轨令人送去州二十余里外。数日令看，其臂尚在。时盛暑毒，肉色无变。人咸怪之。其月，孝和崩，仁轨以韦氏党伏诛。介士抽刀斫之，仁轨举臂，承刃所中，其臂堕地，与比见者无异。又驰骑往于先送处看之，至彼

一无所见。(出《广古今五行记》)

徐敬业

唐徐敬业举兵，有大星蓬蓬如筐笼，经三宿而失。俄而敬业败。(出《朝野僉载》)

杜景佺

唐司刑卿杜景佺授并州长史，驰驿赴任。其夜，有大星如斗，落于庭前，至地而没。佺至并州祁县界而卒。群官迎祭，回所上食为祭盘。(出《朝野僉载》)

黑齿常之

唐将军黑齿常之镇河源军。城极严峻。有三口狼入营，绕官舍，不知从何而至。军士射杀。黑齿恶之，移之外。奏讨三曲党项，奉敕许。遂差将军李谨行充替。谨行到军，旬日病卒。(出《朝野僉载》)

顾琮

唐天官侍郎顾琮新得三品。有子婿来谒。时大门造成，琮乘马至门，鼓鼻踣地不进。鞭之，跳跃而入，从骑亦如之。有顷，门无故自倒。琮不悦，遂病。郎中员外已下来问疾，琮云：“未合入三品，为诸公成就至此。自知不起矣。”旬日而薨。(出《朝野僉载》)

路敬淳

唐则天如意中，著作郎路敬淳庄在济源。有水碾，碾上柱去水五六尺，一柱将坏，已易之，家人取充樵。柱中有一鲇鱼尺余，尚活。至数年，敬淳坐罪被杀。（出《广古今五行记》）

张易之

唐张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壮丽，计用数百万。红粉泥壁，文柏帖柱，琉璃沉香为饰。夜有鬼书其壁曰：“能得几时？”易之令削去，明日复书之。前后六七削。易之乃题其下曰：“一月即令足。”自是不复更书。经半年，易之籍没，入官。（出《朝野僉载》）

郑蜀宾

唐长寿中，有荥阳郑蜀宾颇善五言，竟不闻达。年老，方授江左一尉。亲朋饯别于上东门，蜀宾赋诗留别曰：“畏途方万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将白首，何处入黄泉。”酒酣自咏，声调哀感，满座为之流涕。竟卒于官。（出《大唐新语》）

刘希夷

唐刘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华，好为宫体诗。词旨悲苦，不为时人所重。善弹琵琶，尝为白头翁咏云：“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诗讖，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也。”乃更作一联云：“年年岁岁花相

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叹曰：“此句复似向讖矣，然死生由命，岂复由此。”乃两存之。诗成未周岁，为奸人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后孙昱撰《正声集》，以希夷诗为集中之最，由是大为时人所称。（出《大唐新语》）

崔玄暉

唐崔玄暉初封博陵王，身为益府长史。受封，令所司造辂初成，有大风吹其盖倾折。识者以为不祥。无何，弟暉为云阳令，部人杀之雍州衙内。暉三从以上，长流岭南。斯亦咎征之先见也。（出《朝野僉载》）

宋善威

唐瀛州饶阳人宋善威曾任一县尉。尝昼坐，忽然取靴衫笏，走出门迎接，拜伏引入。诸人不见，但闻语声。威命酒饌乐饮，仍作诗曰：“月落三株树，日暎九重天；良夜欢宴罢，暂别庚申年。”后威果至申年而卒。（出《朝野僉载》）

李处鉴

唐开元三年，有熊昼日入广府城内，经都督门前过。军人逐十余里，射杀之。后月余，都督李处鉴死。自后长史朱思贤被告反，禁身半年，才出即卒。司马宋庆宾、长史窦崇嘉相继而卒。（出《朝野僉载》）

曲先冲

唐开元四年，尚书考功院厅前一双桐树，忽然枯死。旬日，考功员外郎邵某卒。寻而曲先冲为郎中，判邵旧案。月余，西边树又枯死。省中忧之，未几而先冲又卒。（出《朝野僉载》）

吕崇粹

唐开元中，谏议大夫吕崇粹，东平人，美秀魁梧，薄有词彩。宅在京永崇坊。于家忽见数个小儿脚胫，自膝下自踝已上，流血淋漓，如新截来。旬日，粹遇疾而卒。（出《广古今五行记》）

源乾曜

唐源乾曜为宰相，移政事床。时姚元崇归休。及假满来，见床移，忿之。曜惧下拜。玄宗闻之，而停曜。宰相讳移床，移则改动。曜停后，元崇罢。此其应也。（出《朝野僉载》）

毋旻

唐右补阙毋旻，博学有著术才。上表请修古史，先撰目录以进。玄宗称善，赐绢一百疋。性不饮茶，著代饮茶序。其略曰：“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累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貽患则不谓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云。”后直集贤，无何以热疾暴终。初尝梦著衣冠上北邙山，亲友相送。及至山顶，回顾不见一人。意甚恶之。及卒，僚友

送葬北邙，果如初梦。玄宗闻而悼之，赠朝散大夫。（出《大唐新语》）

杨慎矜

唐杨慎矜，隋室之后。其父崇礼，太府卿，葬少陵原。封域之内，草木皆流血。守者以告，慎矜大惧。问史敬忠。忠有术，谓慎矜，可以禳之免祸。乃于慎矜后园大陈法事。罢朝归，则裸袒桎梏，坐于丛棘。如是者数旬，而流血亦止。敬忠曰：“可以免祸。”慎矜愧之。遣侍婢明珠，明珠有美色，路由八姨门。（贵妃妹也）姨方登楼。临大道，姨与敬忠相识，使人谓曰：“何得从车乎？”敬忠未答。使人去帘观之，姨于是固留。邀敬忠坐楼，乃曰：“后车美人，请以见遗。”因驾其车以入。敬忠不敢拒。姨明日入宫，以侍婢从。帝见而异之，问其所来。明珠曰：“杨慎矜家人也，近赠史敬忠。”帝曰：“敬忠何人，而慎矜辄遗其婢？”明珠乃具言厌胜之事。上大怒，以告林甫。林甫素忌慎矜才，必为相。以吉温阴害。有憾于慎矜，遂构成其事，下温案之。温求得敬忠于汝州，诬慎矜以自谓亡隋遗裔，潜谋大逆，将复宗祖之业，於是赐自尽，皆不全其族。（出《明皇杂录》）

王儼

唐太子仆通事舍人王儼，肃宗克复后降官。为人所告，系御史台。儼未系之前年九月，儼与嬖姬夜坐堂下，有流星大如盎，光明照耀，坠于井中，在井久犹光明。使人求之，无所得。儼惧出宅，竟徙播州。儼殊不意，行至凤州，疽背裂死。（出

《纪闻》)

崔曙

唐崔曙举进士，作明堂火珠诗赎帖。曰：“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当时以为警句。及来年曙卒。唯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谶也。(出《本事诗》)

元载

唐元载为相时，正昼有书生诣焉。既见，拜语曰：“闻公高义好士。”辄献诗一篇，以寄其意。词曰：“城南路长无宿处，荻花纷纷如柳絮；海燕衔泥欲作窠，空屋无人却飞去。”载亦不晓其意。既出门而没。后岁余，载被法家破矣。(出《通幽录》)

彭偃

唐大历中，彭偃未仕时，尝有人谓曰：“君当得珠而贵，后且有祸。”寻为官得罪，谪为澧州司马。既至，以江中多（“多”原作“名”，据明抄本改）蚌。偃喜，以为珠可取。即命人采之，获蚌甚多。而卒无有应。及朱泚反，召偃为伪中书舍人。偃方悟得珠乃朱泚也。后诛死。(出《宣室志》)

刘泚

唐贞元中，淮西用兵。时刘泚为小将，每捉生蹋伏，泚必

在数，前后重创，将死数四。后因月黑风甚，又令捉生。淝愤激深入，意必死。行十余里，因坐将睡。忽有人觉之，授以双烛，曰：“君方大贵，但心存此烛在，即无忧也。”淝后拜将，常见烛影在双旌上。后不复见烛，乃舆疾归京卒。（出《酉阳杂俎》）

韩滉

唐丞相韩滉自金陵入朝。岁余后，于杨子江中，有龟鳖满江浮下，而悉无头。当此时，滉在城中薨。人莫知其故。（出《戎幕闲谈》）

严震

唐司空严震，梓州盐亭县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鸣，即严氏一人必殒。或一日，有亲表对坐，闻鹿鸣，其表曰：“釜戴山中鹿又鸣。”严曰：“此际多应到表兄。”其表兄遽对曰：“表兄不是严家子，合是三兄与四兄。”不日，严氏子一人果亡。是何异也。（出《北梦琐言》）

李德裕

唐卫公李德裕，初为太原从事。睹公牒中文水县解牒称：武士護文水县墓前有碑。元和中，忽失龟头所在。碑上有武字十一处，皆镌去之。其碑大高于华岳者，非人力攀削所及。不经半年，武相遇害。（出《戎幕闲谈》）

李师道

唐李师道既以青齐叛。章武帝将讨之，凡数年而王师不胜。师道益骄。尝一日坐于堂，其榻前有银鼎，忽相鼓，其一鼎耳足尽坠。后月余，刘悟手刃师道，青齐遂平。盖银鼎相鼓之兆也。（出《宣室志》）

韦温

唐韦温为宣州，病疮于首，因托后事于女婿。且曰：“予年二十九，为校书郎，梦渡浚水，中流见二吏，赍牒相召。一吏言：‘彼坟至大，功须万日，今未也。’今正万日，予岂免乎！”累日而卒。（出《酉阳杂俎》）

卷第一百四十四 征应十（人臣咎征）

吕 群

唐进士吕群，元和十一年下第游蜀。性粗褊不容物，仆使者未尝不切齿恨之。时过褒斜未半，所使多逃去，唯有一厮养。群意凄凄。行次一山岭，复歇鞍放马，策杖寻径，不觉数里。见杉松甚茂，临溪架水。有一草堂，境颇幽邃，似道士所居，但不见人，复入后斋，有新穿土坑，长可容身，其深数尺，中植一长刀，旁置二刀。又于坑旁壁上，大书云：‘两口加一口，即成兽矣。’群意谓术士厌胜之所，亦不为异。即去一二里，问樵人，向之所见者，谁氏所处。樵人曰：“近并无此处。”因复窥之，则不见矣。后所到众会之所，必先访其事。或解曰：“两口君之姓也，加一口品字也。三刀州字，亦象也，君后位至刺史二千石矣。”群心然之。行至剑南界，计州郡所获百千，遂于成都买奴马服用，行李复泰矣。成都人有曰南竖者，凶猾无状，货久不售。群则以二十缗易之，既而鞭撻毁骂。奴不堪命，遂与其佣保潜有戕杀之心，而伺便未发耳。群至汉州，县令为群致酒宴。时群新制一绿绫裘，甚华洁。县令方燃蜡炬，将上于台，蜡泪数滴，污群裘上。县令戏曰：“仆且拉君此裘。”群曰：“拉则为盗矣。”复至眉州，留十余日。冬至之夕，逗宿眉西之正见寺。其下且欲害之。适遇院僧有老病将终，侍烛不绝。其计不行。群此夜忽不乐，乃于东壁题诗二篇。其一曰：“路行三蜀尽，身及一阳生。赖有残灯火，相依坐到明。”

“其二曰：‘社后辞巢燕，霜前别蒂蓬；愿为蝴蝶梦，飞去觅关中。’”题讫，吟讽久之，数行泪下。明日冬至，抵彭山县。县令访群，群形貌索然。谓县令曰：“某殆将死乎？”意绪不堪，寥落之甚。县令曰：“闻君有刺使三品之说，足得自宽也。”县令即为置酒，极欢。至三更，群大醉，舁归馆中。凶奴等已于群所寝床下，穿一坑，如群之大，深数尺。群至，则舁置坑中，断其首，又以群所携剑，当心钉之，覆以土讫，各乘服所有衣装鞍马而去。后月余日，奴党至成都，货鬻衣物略尽。有一人分得绿裘，径将北归，却至汉州街中鬻之。适遇县令偶出见之，识其烛泪所污，擒而问焉，即皆承伏。时丞相李夷简镇西蜀，尽捕得其贼。乃发群死处，于囊中所见，如影响焉。（出《河东记》）

朱克融

唐宝历二年春，范阳节度使朱克融猎鹿。鹿胆中得珠，如弹丸，黑色，初软后硬，如石光明。或问麻安石曰：“是何祥也？”安石曰：“此事自古未有。请以意推之。”鹿胆得珠，克融以为己瑞。鹿者禄也，鹿死是禄尽也。珠初软后硬，是珠变也。禄尽珠变，必有变易之事。衰亡之兆也。自此克融言辞轻发。是年五月，果帐下军乱，而全家被杀。（出《祥验集》）

王涯

唐丞相王涯，大和九年掌邦赋，又主簿盐铁。其子仲翔尝一日避暑于山亭，忽见家僮数十皆无首，被血来仲翔前。仅食顷，方不见。仲翔惊异且甚，即具白之，愿解去权位。涯不听，

是岁冬十一月，果有郑注之祸。（出《宣室志》）

温造

新昌里尚书温造宅，桑道茂尝居之。庭有二柏树甚高。桑生曰：“夫人之所居，古木蕃茂者，皆宜去之。且木盛则土衰，由是居人有病者，乃土衰之致也。”于是以铁数十钩，镇于柏树下。既而告人曰：“后有居，发吾所镇之地者，其家长当死。”唐大和九年，温造居其宅。因修建堂宇，遂发地，得桑生所镇之铁。后数日，造果卒。（出《宣室志》）

李宗闵

唐丞相李宗闵，大和七年夏出镇汉中。明年冬，再入相。又明年夏中，尝退朝于靖安里第。其榻前有熨斗，忽跳掷久之，宗闵异且恶。是时李训、郑注，以奸诈得幸。数言于帝。训知之，遂奏以致其罪。后旬日，有诏贬为明州刺史，连贬朝州司户。盖其兆也。（出《宣室志》）

柳公济

柳公济尚书，唐大和中奉诏讨李同捷。既出师，无何，麾枪忽折。客有见者叹曰：“夫大将军出师，其门旗及麾枪折者，军必败。不然，上将死。”后数月，公济果薨。凡军出征，有乌鸢随其后者，皆败亡之征。有曾敬云者，尝为北都裨将。李师道叛时，曾将行营兵士数千人。每出军，有乌鸢随其后，即军必败，率以为常。后舍家为僧，住于太原凝定寺。大和九年，

罗立言为京兆尹，尝因入朝。既冠带，引镜自视，不见其首。遂语于季弟约言。后果为李训连坐，诛死。（出《宣室志》）

王涯

唐（“唐”原作“宋”，据明抄本、陈校本改。）永宁王相涯三怪。浙米作人苏闰，本是王家炊人，至荆州方知。因问王家咎征。言宅南有一井，每夜常沸涌有声。昼窥之，或见铜叵罗，或见银熨斗者，水腐不可饮。又王相内斋有禅床，柘材丝绳，工极精巧。无故解散。各聚一处。王甚恶之，命焚于灶下。又长子孟博晨兴，见堂地上有凝血数沥，踪至大门方绝。孟博遽令铲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数月及难。（出《酉阳杂俎》）

王潜

唐大和，王潜为荆南节度使。无故有白马驰入府门而毙，僵卧塞途。是岁而潜卒，此近马祸也。（出《因话录》）

韩约

韩约，唐大和中为安南都护。时土产有玉龙膏，南人用之，能化银液。耆旧相传，其膏不可赍往，犯者则为祸耳。约不之信，及受代还阙，贮之以归。时为执金吾，果首罹甘露之祸，乃贪利冒货之所致也。（出《补录记传》）

王氏

唐河阳城南百姓王氏庄，有小池，池边巨柳数栽。开成末，

叶落池中，旋化为鱼，大小如叶，食之无味。至冬，其家有官事。（出《酉阳杂俎》）

王哲

唐虔州刺史王哲在平康里治第西偏。家人掘地，拾得一石子，朱书其上曰：“修此不吉。”家人揩拭，转分明。乃呈哲。哲意家人惰于畚鍤，自磨，朱深若石脉。哲甚恶之。其月哲卒。（出《酉阳杂俎》）

杜牧

唐杜牧自宣城幕除官入京，有诗留别云：“同来不得同归去，故国逢春一寂寥。”其后二十余年，连典四郡。后自湖州刺史拜中书舍人，题汴河云：“自怜流落西归疾，不见春风二月时。”自郡守入为舍人，未为流落，至京果卒。（出《感定录》）

卢献卿

范阳卢献卿，唐大中中举进士，词藻为同流所推。作《愍征赋》数千言，时人以为庾子山《哀江南》之亚。连年不中第，荡游衡湘，到郴而病。梦人赠诗云：“卜筑郊原古，青山唯四邻；扶疏绕屋树，寂寞独归人。”献卿旬日而歿。郴守为葬之近郊。果以夏初，皆符所梦者。（出《本事诗》）

卢骈

唐卢骈员外，才俊之士。忽一日晏抵青龙精舍，休僧院，词气凄惨，如蓄甚忧，其呼嗟往复于轩槛间。僧问不对。逮夜将整归骑，徘徊四顾，促命毫砚，题于南楣曰：“寿夭虽云命，荣枯亦太偏；不知雷氏剑，何处更冲天。”题毕，草草而去。涉旬出官，未逾月卒。其诗至今在院，僧逢其人，辄话其异。（出《唐阙史》）

封望卿

唐封望卿，仆射敖之子。杜邠公惊镇岐下，自省中请为判官。其所常居室壁，有笔洒墨迹者。望卿一日，忽以指爪尽掐去之，其色如丧。洎侍儿或问其故，望卿默不应。无何病甚，谓侍儿曰：“记吾前日以指爪掐墨迹否？吾其时恶之，不能语汝。每点乃一鬼字。数日而卒。”（出《玉泉子》）

崔彦曾

荥阳郡城西有永福湖，引郑水以涨之。平时环岸皆台树花木，乃太守郊劳班饯之所。西南壩多修竹乔林，则故徐帅崔常侍彦曾之别业也。唐咸通中，庞勋作乱。彦曾为贼执，湖水赤如凝血者三日。未几而凶问至。昔河间王之征辅公祐也，江行，舟中宴群帅，命左右以金碗酌江水。将饮之，水至忽化为血，合座失色。王徐曰：“碗中之血，公祐授首之征。”果破之，则祸福之难明也如是。（出《三水小牋》）

崔雍

崔雍起居，誉望清美，尤嗜古书图画。故钟王韩展之迹，萃于其家；常宝太真上马图一轴，以为画品之上者。唐咸通戊子岁，授禄二千石于和州。值庞勋构逆，丰沛间贼锋四掠，历阳么（“么”原作“历”，据明抄本改。）郡。右史儒生，非枝拒所及矣，乃命小将赍持牛酒犒贼师，且以全雉蝶活黎庶为请，由是境亡剽戮之患。虽矫为款谕，而密表自陈。时宰有不协者，因置之以法。士君子相吊。后有得崔君所宝画者，轴杪题云：“上蔡之犬堪嗟，人生到此，华亭之鹤虚唳。天命如何。“字虽真迹，不书时日。识者云，闻命之后，无暇及此，其予知耶？复偶然耶？（出《唐阙史》）

庞从

唐昭宗乾宁丙辰岁，朱梁太祖诛不附己者。兖师朱瑾亡命淮海，梁祖命徐师庞从，（旧名“师古”）会军五万于青口。（东晋命谢安伐青州，堰吕梁山，树栅，立七埭为埭，拥其流以利运漕，故谓之青州埭，其实泗水也。浮磬石在下邳。）所屯之地，盖兵书谓之绝地。人不驾肩，行一舍，方至夷坦之处。时梁祖命腹心者监护之，统师莫之能御。（明抄本“之能御”作“敢自主”。）未信宿，朱瑾果自督数万而至。从闻瑾亲至，一军丧魄。及战，无敢萌斗志，或溺或浮，唯一二获免。先是瑾军未至前，部伍虚异，尤多怪惊，刁斗架自行于军帐之前。家属在徐州，亦凶怪屡见。使宅之后，素有妖狐之穴，或府主有灾即见。时命僧于雕堂建道场。（盖多狐妖，故画雕于中。）统未亡之前，家人望见燕子楼上，有妇人衣红，白昼凭栏而立。

见人窥之，渐移身退后而没。时登楼之门，皆扃鐍之。不数日，凶问至。（出《玉堂闲话》）

卷第一百四十五 征应十一（人臣咎征）

李 钧

唐李钧之莅临汝也，郡当王仙芝大兵之后。民间多警。李钧以兵力单寡，抗疏闻奏。诏以昭义军三千五百人镇焉。乾符戊戌岁也，兵至，营于郡西郭。明年春，钧节制上党杂报到，于是镇兵部将，排队于州前通衢，率其属入衙，展君臣之礼。忽有暴风扬尘，起自军门而南，蟠折行伍，拔大旆十余以登。州人愕眙而顾，没于天际。明日，州北二十里大牛谷野人，得旆以献，帛无完幅，枝干皆摺拉矣。钧至上党，统众出雁门，兵既不戢，暴残居民，遂为猛虎军所杀矣。（出《三水小牋》）

高 骈

唐光启三年，中书令高骈，镇淮海。有蝗行而不飞，自郭西浮濠，缘城入子城，聚于道院，驱除不止。松竹之属，一宿如剪。幡帟画像，皆啗去其头。数日之后，又相啖食。九月中，暴雨方霁，沟渎间忽有小鱼，其大如指，盖雨鱼也。占有兵丧。至十月，有大星夜堕于延和阁前，声若奔雷，迸光碎响，洞照一庭。自十一月至明年二月，昏雾不解。或曰：“下谋上之兆。”是时粒食腾贵，殆逾十倍。寒僵雨仆，日辇数十口，弃之郭外。及霁而达坊静巷，为之一空。是时浙西军变，周宝奔毗陵。

骈闻之大喜，遽遣使致书于周曰：“伏承走马，已及奔牛。（“奔牛”堰名，在常州西。）今附齏一瓶，葛粉十斤，以充道途所要。”盖讽其齏粉也。三月，使院致看花宴，骈有与诸从事诗。其末句云：“人间无限伤心事，不得樽前折一枝。”盖亡灭之讖也。及为秦彦幽辱，计口给食。自五月至八月，外围益急，遂及于难。（出《妖乱志》）

钜鹿守

唐文德戊申岁，钜鹿郡南和县街北有纸坊，长垣悉曝纸。忽有旋风自西来，卷壁纸略尽，直上穿云，望之如飞雪焉。此兵家大忌也。夏五月，郡守死。（出《三水小牋》）

陕师

唐乾宁末，分陕有蛇鼠斗于南门之内，观者如堵。蛇死而鼠亡去。未旬而陕师遇祸。则知内蛇死而郑厉入，群鼠奔向蒲山亡。妖由人兴，可为戒惧。（出《三水小牋》）

严遵美

唐左军容使严遵美，阉官中仁人也。尝言北司为供奉官，胯衫给事，无秉简之仪。又云：“枢密使廨署，三间屋书柜而已，亦无视事之厅。堂状后帖黄，指挥公事，乃杨复泰。（“泰”明抄本作“恭”。）夺宰相权也。遵美尝发狂，手足舞蹈之。旁有一猫一犬，猫谓犬曰：“军容改常也。”犬曰：“何用管。”俄而舞定，且异猫犬之言。遇昭宗播迁凤翔，乃求致

仕汉中，寻徙于剑南青城山下，卜别墅以居之。年过八十而终。其忠正谦约，与西门李玄为季孟。于时诛宦官，唯西川不奉诏，由是脱祸。家有北司治乱记八卷，备载阉宦忠佞好恶，盖巷伯之流也，未必俱为邪僻。良由南班轻忌大过，以致怨怒，盖邦国不幸也。先是路岩自成都移镇渚宫，所乘马忽作人语，且曰：“芦荻花，此花开后路无家。”不久及祸。然畜类之语，岂有物凭之乎？石言于晋，殆斯比也。（出《北梦琐言》）

成汭

荆州成汭，唐天复中准诏统军救援江夏，帅次公安县。寺有二金刚神，土人号曰二圣，颇有灵验。舫舟而谒之，且以胜负为禡。汭兆皆不吉。汭惑之，孔目官杨师厚曰：“公业已行，安可疑阻？”于是不得已而进。竟有覆军之败，身死家亡，非偶然也。（出《北梦琐言》）

刘知俊

梁彭城王刘知俊镇同州日，因筑营墙，掘得一物，重八十斤，状若油囊。召宾幕将校问之。或曰地囊，或曰飞廉，或曰金神七杀。独留源曰：“此是冤气所结也。古来囹圄之地或有焉，昔王充据洛阳。修河南府狱，亦获此物，而远祖记之。乃冤死囚人，精爽入地，聚为此物。经百千年，凝结不散。源闻酒能忘忧，请奠以醇醪，或可消释耳。然此物之出，亦非吉征也。”知俊命具酒饌视酹，复瘞之。寻有扳城背主奔秦之事，乃验之矣。（出《鉴戒录》）

田頔

宣州节度田頔，将作乱。一日向暮，有鸟赤色，如雉而大，尾有火光，如散星之状，自外飞入，止戟门而不见。翌日，府中大火，曹局皆尽，唯甲兵存焉。頔资以起事，明年遂败。（出《稽神录》）

桑维翰

魏公桑维翰，尹开封。一日，尝中夜于正寝独坐，忽大惊悸，如有所见，向空厉声云：“汝焉敢此来！”如是者数四。旬日愤懣不已，虽齐（明抄本“齐”作“贴”）体亦不敢有所发问。未几，梦已整衣冠。严车骑，将有所诣。就乘之次，忽所乘马亡去，追寻莫之所在。既寤，甚恶之，不数日及难。（出《玉堂闲话》）

钟傅

南平王钟傅，在江西，有衙门吏孔知让，新治第。昼有一星陨于庭中。知让甚恶之，求典外戎，以空其地。岁余，御史中丞薛绍纬，贬官至豫章，傅取此地第以居之，遂卒于此。（出《稽神录》）

顿金

袁州刺史顿金，罢郡还都。有人以紫袱包一物，诣门遗之。开视，则白烂衫也。遽追其人，则亡矣。其年金卒。（出《稽

神录》)

湖南马氏

湖南武穆王巡边，回舟至洞庭宜春江口，暴风忽至，波如连山，乃见波中，恢诡譎怪，蛟螭出没，云雾昏蒙，有如武夫执戈戟者，有文吏具襴简者，有如捧盘盂者，或绯或绿，倏闪睚眦，莫知何物。左右大骇，衣服器皿悉投之。舟人欲以姬妾为请，王不听。移时风定，仅获存焉。后数年，武穆王薨于位。（出《北梦琐言》）

王慎辞

江南通事舍人王慎辞，有别墅在广陵城西，慎辞常与亲友游其上。一日，忽自爱其冈阜之势，叹曰：“我死必葬于此。”是夜，村中间太吠。或起视之，见慎辞独骑徘徊于此。逼之，遂不见。自是夜夜恒至。月余，慎辞卒，竟葬其地。（出《稽神录》）

安守范

伪蜀彭州刺史安思谦，男守范，尝与宾客游天台禅院，作联句诗。守范云：“偶到天台院，因逢物外僧。”定戎军推官杨鼎夫云：“忘机同一祖，出语离三乘。”前怀远军巡官周述云：“树老中庭寂，窗虚外境澄。”前眉州判官李仁肇云：“片时松柏下，联续百千灯。”因记于僧壁而去。翌日，有贫子乞食见之，朗言曰：“人道有初无尾，此则有尾无初。却后五

年，首颌俱碎，泊不如尾句者。”抚掌大笑。院僧驱迓之。贫子走且告曰：“此后主人，不远千里，即欲到来。”众以为狂，莫测其由。后数年，守范伏法，鼎夫暴亡，此首领俱碎之义。周与李，累授官资，此不如尾句之义也。院主僧寻亦卒。相承住持者，来自兴元，则主不远千里也。贫子之说，一无谬焉。（出《野人闲话》）

卷第一百四十六 定数一

宝 志

梁简文之生，志公谓武帝：“此子与冤家同年生。”其年侯景生于雁门。乱梁，诛萧氏略尽。（出《朝野僉载》）

史溥

陈霸先未贵时，有直阁史史溥，梦有人朱衣执玉简，自天而降。简上金字书曰：“陈氏五世，三十四年。”及后主降隋，史溥尚在。（出《独异志》）

耿询

隋大业中，耿询造浑仪成，进之。帝召太史令袁克。少府监何稠等检验。三辰度数，昼夜运（“运”原作“不”，据明抄本改。）转，毫厘不差。帝甚嘉之，赐物一百段，欲用为太史令。询闻（“闻”原作“问”，据明抄本改。）之，笑曰：“询故未得此官，六十四五，所不论耳。然得太史令即命终。”后宇文化及篡逆，询为太史令。询知化及不识，谋欲归唐，事觉被害，时年六十五。观询之艺能数术，盖亦张衡、郭璞之流。（出《大业拾遗记》）

尉迟敬德

隋末，有书生居太原，苦于家贫，以教授为业。所居抵官库，因穴而入，其内有钱数万贯，遂欲携挈。有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钱，可索取尉迟公帖来，此是尉迟敬德钱也。”书生访求不见，至铁冶处，有煅铁尉迟敬德者，方袒露蓬首。锻炼之次，书生伺其歇，乃前拜之。尉迟公问曰：“何故？”曰：“某贫困，足下富贵，欲乞钱五百贯。得否？”尉迟公怒曰：“某打铁人，安有富贵？乃侮我耳！”生曰：“若能哀悯，但赐一帖，他日自知。”尉迟不得已，令书生执笔，曰：“钱付某乙五百贯。”具月日，署名于后。书生拜谢持去。尉迟公与其徒，拊掌大笑，以为妄也。书生既得帖，却至库中，复见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系于梁上高处。遣书生取钱，止于五百贯。后敬德佐神尧，立殊功，请归乡里。敕赐钱，并一库物未曾开者，遂得此钱。阅簿，欠五百贯，将罪主者，忽于梁上得帖子。敬德视之，乃打铁时书帖。累日惊叹，使人密求书生，得之，具陈所见。公厚遣之，仍以库物分惠故旧。（出《逸史》）

魏征

唐魏征为仆射，有二典事之。长参时，征方寝。二人窗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职，总由此老翁。”一人曰，总由天上。”征闻之，遂作一书，遣由此老翁者，送至侍郎处。云：“与此人一员好官。”其人不知，出门心痛。凭由天人者送书。明日引注，由老人者被放，由天者得留。征怪之，问焉，具以实对，乃叹曰：“官职禄料由天者，盖不虚也。”（出《朝野

金载》)

娄师德

唐娄师德为扬州江都尉，冯元常亦为尉，共见张罔藏。罔藏曰：“二君俱贵，冯位不如娄。冯唯取钱多，官益进。娄若取一钱，官即败。”后冯为浚仪尉，多肆惨虐。巡察以为强，奏授云阳尉。又缘取钱事雪，以为清强监察。娄竟不敢取一钱，位至台辅，家极贫匮。冯位至尚书左丞，后得罪，赐自尽。娄至纳言卒。(出《朝野金载》)

王显

唐王显，与文武皇帝有严子陵之旧，每掣褌为戏，将帽为欢。帝微时，常戏曰：“王显抵老不作茧。”及帝登极而显谒，因奏曰：“臣今日得作茧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显独不及。谓曰：“卿无贵相，朕非为卿惜也！”曰：“朝贵而夕死足矣。”时仆射房玄龄曰：“陛下既有龙潜之旧，何不试与之。”帝与之三品，取紫袍金带赐之，其夜卒。(出《朝野金载》)

张宝藏

贞观中，张宝藏为金吾长史。(原本无“史”字，据明抄本补。)常因下直，归栢阳。路逢少年畋猎，割鲜野食，倚树叹曰：“张宝藏身年七十，未尝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旁有一僧指曰：“六十日内，官登三品，何足叹也！”言讫

不见。宝藏异之，即时还京。时太宗苦于气痢，众医不效，即下诏问殿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当重赏之。时宝藏曾困其疾，即具疏以乳煎葷拨方。上服之立瘥。宣下宰臣，与五品官。魏征难之，逾月不进拟。上疾复发，问左右曰：吾前饮乳煎葷拨有效，复命进之，一啜又平。因思曰：“尝令与进方人五品官，不见除授，何也？”征惧曰：“奉诏之际，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岂不及汝耶？”乃厉声曰：“与三品文官，授鸿胪卿。”时正六十日矣。（出《独异志》）

授判冥人官

唐太宗极康豫。太史令李淳风见上，流泪无言。上问之，对曰：“陛下夕当晏驾。”太宗曰：“人生有命，亦何忧也！”留淳风宿。太宗至夜半，上奄然入定，见一人云：“陛下暂合来，还即去也。”帝问：“君是何人？”对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见，判官问六月四日事，即令还，向见者又迎送引导出。淳风即观玄象，不许哭泣，须臾乃寤。至曙，求昨所见者，令所司与一官，遂注蜀道一丞。上怪问之。选司奏：“奉进止与此官。”上亦不记，旁人悉闻，方知官皆由天也。王无碍

唐王无碍，好博戏，善鹰鹞。文武圣皇帝微时，与无碍捕戏争彩，有李阳之宿憾焉。帝登极，碍藏匿不出。帝令给使，将一鹞子于市卖之，索钱二十千。碍不之知也，酬钱十八贯。给使以闻，帝曰：“必王无碍也。”遂召至，惶惧请罪。帝笑而赏之，令于春明门，待诸州庸车三日，并与之。碍坐三日，属灞桥破，唯得麻三车，更无所有。帝知其命薄，更不复赏。

频请五品，帝曰：“非不与卿，惜卿不胜也。”固请，乃许之。其夜遂卒。（出《朝野佥载》）

宇文融

刘禹锡曰：“官不前定，何名真宰乎？”永徽中，卢齐卿卒亡。及苏，说见其舅李某，为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为宰相。”舅曰：“宇文融岂堪为宰相？”吏曰：“天曹符已下，数日多少。”即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既而拜宰相，果百日而罢。（出《嘉话录》）

路潜

怀州录事参军路敬潜遭綦连辉事，于新开推鞠，免死配流。后诉雪，授睦州遂安县令。前邑宰皆卒于官。潜欲不赴，其妻曰：“君若合死，新开之难，早已无身。今得县令，岂非命乎？”遂至州，去县水路数百里上。寝堂西间，有三殡坑，皆埋旧县令。潜命坊夫填之。有梟鸣于屏风，又鸣于承尘上。并不以为事。每与妻对食，有鼠数十头，或黄或白，或青或黑。以杖驱之，则抱杖而叫。自余妖怪，不可具言。至一考满，一无损失。选授卫令，除卫州司马，入为郎中，位至中书舍人。（出《朝野佥载》）

甘子布

周甘子布，博学有才，年十七，为左卫长史，不入五品。登封年病，以驴輿强至岳下，天恩加两阶，合入五品，竟不能

起。乡里亲戚来贺，衣冠不得，遂以绯袍覆其上，贴然而终。
(出《朝野佥载》)

李迥秀

李迥秀为兵部尚书。有疾，朝士问之。秀曰：“仆自知当得侍中，有命固不忧也。”朝士退，未出巷而薨。有司奏，有诏赠侍中。(出《定命录》)

狄仁杰

唐狄仁杰之贬也，路经汴州，欲留半日医疾。开封县令霍献可追逐当日出界，狄公甚衔之。及回为宰相，霍已为郎中，狄欲中伤之而未果。则天命择御史中丞，凡两度承旨，皆忘。后则天又问之，狄公卒对，无以应命，唯记得霍献可，遂奏之。恩制除御史中丞。后狄公谓霍曰：“某初恨公，今却荐公，乃知命也，岂由于人耶？”(出《定命录》)

崔元综

崔元综，则天朝为宰相。令史奚三儿云：“公从今六十日内，当流南海。六年三度合死，然竟不死。从此后发初，更作官职。后还于旧处坐，寿将百岁。终以饿死。”经六十日，果得罪，流于南海之南。经数年，血痢百日，至困而不死。会赦得归，乘船渡海，遇浪漂没，同船人并死。崔公独抱一板，随波上下。漂泊至一海渚，入丛苇中。板上长钉，刺脊上，深入数寸，其钉板压之。在泥水中，昼夜忍痛呻吟而已。忽遇一

船人来此渚中，闻其呻吟，哀而救之，扶引上船，与踏血拔钉，良久乃活。问其姓名，云是旧宰相。众人哀之，济以粮食，随路求乞。于船上卧，见一官人著碧，是其宰相时令史。唤与语，又济以粮食，得至京师。六年之后，收录乃还。选曾以旧相奏上，则天令超资与官。及过谢之日，引于殿庭对。崔公著碧，则天见而识之。问得何官，县以状对。乃诏吏部，令与赤尉。及引谢之日，又赦与御史。自御史得郎官，思迁至中书侍郎。九十九矣，子侄并死，唯独一身，病卧在床。顾令奴婢取饭粥，奴婢欺之，皆笑而不动。崔公既不能责罚，奴婢皆不受处分，乃感愤不食，数日而死矣。（出《定命录》）

苏味道

苏味道三度合得三品，并辞之。则天问其故，对曰：“臣自知不合得三品。”则天遣行步，视之曰：“卿实道今得（“道今得”明抄本作“得不合”。）三品。”十三年中书侍郎平章事，不登三品。其后出为眉州刺史，改为益州长史，敕赐紫绶。至州日，衣紫毕。其夜暴卒。（出《定命录》）

卢崇道

唐太常卿卢崇道，坐女婿中书令崔湜反，羽林郎将张仙坐与薛介然口陈欲反之状，俱流岭南。经年，无日不悲号，两目皆肿，不胜凄恋，遂并逃归。崇道至都宅藏隐，为男娶崔氏女，未成。有内给使来，取克贵人。崇道乃赂给使，别取一崔家女去。入内事败，给使具承，掩崇道，并男三人，亦被纆捉。敕杖各决一百，俱至丧命。（出《朝野僉载》）

刘仁轨

唐青州刺史刘仁轨，知海运，失船极多。除名为民，遂辽东效力。遇病，卧平襄城下。褰幕看兵士攻城，有一卒直来前头背坐。叱之不去。仍恶骂曰：“你欲看，我亦欲看。何预汝事？”不肯去。须臾，城头放箭，正中心而死。微此兵，仁轨几为流矢所中。（出《朝野僉载》）

任之选

唐任之选，与张说同时应举。后说为中书令，之选竟不及第。来谒张公，公遣绢一束，以充粮用。之选将归至舍，不经一两日，疾大作。将绢市药，绢尽，疾自损。非但此度，余处亦然。何薄命之甚也。（出《朝野僉载》）

卷第一百四十七 定数二

田 预

唐奉御田预，自云：“少时见奚三儿患气疾，寝食不安。田乃请与诊候，出一饮子方剂愈。”三儿大悦云：“公既与某尽心治病，某亦当与公尽心，以定贵贱。”可住宿，既至晓，命纸录一生官禄，至第四政，云：“作桥陵丞。”时未有此官，田诘之。对云：“但至时，自有此官出。”又云：“当二十四年任奉御。”及大帝崩，田果任桥陵丞，后为奉御。二十四年而改。（出《定命录》）

王峻

王峻任渭南已数载。自云：“久厌此县，但得蒲州司马可矣。”时奚三儿从北来，见一鬼云：“送牒向渭南，报明府改官。”问何官，云改蒲州司马，便与相随来渭南，见峻云：“公即改官为蒲州司马。”当时鬼在厅阶下曲躬立。三儿言讫，走出。果三数日改蒲州司马。改后二十余日，敕不到。问三儿，三儿后见前鬼，问故。鬼云：“缘王在任剩请官钱，所以折除，今折欲尽，至某时，当得上。后验如其言。”（出《定命录》）

高智周

高智周，义兴人也。少与安陆郝处俊、广陵来济、富阳孙处约同寓于石仲览。仲览宣城人，而家于广陵，破产以待此四人，其相遇甚厚。尝夜卧，因各言其志。处俊先曰：“愿秉衡轴一日足矣。”智周、来济愿亦当然。处约于被中遽起曰：“丈夫枢轴或不可冀，愿且为通事舍人，殿庭周旋吐纳足矣。”仲览素重四人，尝引相工视之，皆言贵及人臣，顾视仲览曰：“公因四人而达。”后各从官州郡。来济已领吏部，处约以瀛州书佐。因选引时，随铨而注。济见约，遽命笔曰：“如志如志。”乃注通事舍人，注毕下阶，叙平生之言，亦一时之美也。智周尝出家为沙门，乡里惜其才字，勉以进士充赋，擢第，授越王府参军，累迁费县令，与佐官均分俸钱，迁秘书郎，累迁中书侍郎，知政事，拜银青光禄大夫。智周聪慧，举朝无比，日诵数万言，能背碑覆局。淡泊于冠冕，每辞职辄迁，赠越州都督，谥曰定。（出《御史台记》）

王儼

唐太子通事舍人王儼曰：“人遭遇皆系之命，缘业先定，吉凶乃来，岂必诫慎。昔天后诛戮皇宗，宗子系大理当死。宗子叹曰：‘既不免刑，焉用污刀锯？夜中，以衣领自缢死。晓而苏，遂言笑饮食，不异在家。数日被戮，神色不变。初苏言曰：‘始死，冥官怒之曰：‘尔合戮死，何为自来？速还受刑！’宗子问故，官示以冥簿，及前世杀人，今偿对乃毕报。宗子既知，故受害无难色。（出《纪闻》）

裴佑先

工部尚书裴佑先，年十七，为太仆寺丞。伯父相国炎遇害。佑先废为民，迁岭外。佑先素刚，痛伯父无罪，乃于朝廷封事请见，面陈得失。天后大怒，召见，盛气以待之，谓佑先曰：“汝伯父反，干国之宪，自贻伊戚，尔欲何言？”佑先对曰：“臣今请为陛下计，安敢诉冤？且陛下先帝皇后，李家新妇。先帝弃世，陛下临朝，为妇道者，理当委任大臣，保其宗社。东宫年长，复子明辟，以塞天人之望。今先帝登遐未几，遽自封崇私室，立诸武为王，诛斥李宗，自称皇帝。海内愤惋，苍生失望。臣伯父至忠于李氏，反诬其罪，戮及子孙。陛下为计若斯，臣深痛惜。臣望陛下复立李家社稷，迎太子东宫。陛下高枕，诸武获全。如不纳臣言，天下一动，大事去矣。产、禄之诚，可不惧哉？臣今为陛下用臣言未晚。”天后怒曰：“何物小子，敢发此言！”命牵出。佑先犹反顾曰：“陛下采臣言实未晚。”如是者三。天后令集朝臣于朝堂，杖佑先至百，长隶攘州。佑先解衣受杖，笞至十而先死，数至九十八而苏，更二笞而毕。佑先疮甚，卧驴舆中，至流所，卒不死。在南中数岁，娶流人卢氏，生男愿。卢氏卒，佑先携愿，潜归乡。岁余事发，又杖一百，徙北庭。货殖五年，致资财数千万。佑先贤相之侄，往来河西，所在交二千石。北庭都护府城下，有夷落万帐，则降胡也，其可汗礼佑先，以女妻之。可汗唯一女，念之甚，赠佑先黄金马牛羊甚众。佑先因而致门下食客，常数千人。自北庭至东京，累道致客，以取东京息耗。朝廷动静，数日佑先必知之。时补阙李秦授寓直中书，封事曰：“陛下自登极，诛斥李氏及诸大臣，其家人亲族，流放在外者，以臣所料，且数万人。如一旦同心招集为逆，出陛下不意，臣恐社稷必危。

讖曰：‘代武者刘。’夫刘者流也。陛下不杀此辈，臣恐为祸深焉。”天后纳之，夜中召入。谓曰：“卿名秦授，天以卿授朕也，何启予心，即拜考功员外郎，仍知制诰，敕赐朱绂，女妓十人，金帛称是。与谋发敕使十人于十道，安慰流者。”（其实赐墨敕与牧守，有流放者杀之。）敕既下，佺先知之。会宾客计议，皆劝佺先入胡。佺先从之。日晚，舍于城外，因装，时有铁骑果毅二人，勇而有力，以罪流。佺先善待之，及行，使将马装橐驼八十头，尽金帛，宾客家僮从之者三百余人。甲兵备，曳犀超乘者半。有千里足马二，佺先与妻乘之。装毕遽发，料天晓人觉之，已入虏境矣。即而迷失道，迟明，唯进一舍，乃驰。既明，侯者言佺先走，都护令八百骑追之，妻父可汗又令五百骑追焉，诫追者曰：“舍佺先与妻，同行者尽杀之。货财为赏。”追者及佺先于塞，佺先勒兵与战，麾下皆殊死。日昏，二将战死，杀追骑八百人，而佺先败。缚佺先及妻于橐驼，将至都护所。既至，械系阱中，具以状闻。待报而使者至，召流人数百，皆害之。佺先以未报故免。天后度流人已死，又使使者安抚流人曰：“吾前使十道使安慰流人，何使者不晓吾意，擅加杀害，深为酷暴。”其辄杀流人使，并所在锁项，将至害流人处斩之，以快亡魂。诸流人未死，或他事系者，兼家口放还。由是佺先得免，乃归乡里。及唐室再造，宥裴炎，赠以益州大都督。求其后，佺先乃出焉，授詹事丞。岁中四迁，遂至秦州都督，再节制桂广。一任幽州帅，四为执金吾，一兼御史大夫，太原京兆尹太府卿，凡任三品官向四十政。所在有声绩，号曰唐臣，后为工部尚书东京留守薨，寿八十六。（出《纪闻》）

张文瓘

张文瓘少时，曾有人相云：“当为相，然不得堂饭食吃。及在此位，每升堂欲食，即腹胀痛霍乱，每日唯吃一碗浆水粥。后数年，因犯堂食一顿，其夜便卒。”（出《定命录》）

袁嘉祚

袁嘉祚为滑州别驾。在任得清状，出官未迁。（“官未迁三字原本无，据明抄本补。”）接萧岑二相自言，二相叱之曰：“知公好踪迹，何乃躁求！”袁惭退，因于路旁树下休息，有二黄衣人见而笑之。袁问何笑，二人曰：“非笑公笑彼二相耳！”三数月间并家破，公当断其罪耳。”袁惊而问之，忽而不见。数日，敕除袁刑部郎中。经旬月，二相被收，果为袁公所断。（出《定命录》）

齐瀚

东京玩敲师，与侍郎齐瀚游往。齐自吏部侍郎而贬端州高安县尉。僧云：“从今十年，当却回，亦有权要。”后如期，入为陈留采访使。师尝云：“侍郎前身曾经打杀两人，今被谪罪，所以十年左降。”（出《定命录》）

张守珪

张守珪，曾有人录其官禄十八政，皆如其言。及任括州刺史，疾甚，犹谓人曰：“某当为凉州都督，必应未死。”既而

脑发痒，疮甚，乃曰：“某兄弟皆有此疮而死，必是死后赠凉州都督。”遂与官吏设酒而别，并作遗书，病五六日卒。。后果赐凉府都督。（出《定命录》）

裴有敞

唐杭州刺史裴有敞疾甚，令钱塘县主簿夏荣看之。荣曰：“使君百无一虑，夫人早须崇福禳之。”而崔夫人曰：“禳须何物？”荣曰：“使君娶二姬以压之，出三年则危过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语，儿在身无病。”荣退曰：“夫人不信，荣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妇，若不更娶，于夫人不祥。”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当也。”其年夫人暴亡，敞更娶二姬。荣言信矣。（出《朝野僉载》。）

王超

王超者，尝为汜水县令。严损之曰：“公从此为京官讫，即为河北二太守。”后果入为著作郎，出为真定太守，又改为京城守，超又谓汜水令严迥云：“公宜修福。”严不信。果被人诉，解官除名，配流身亡也。（出《定命录》）

张齐丘

张齐丘妻怀妊，过期数月不产。谓是病，方欲合药疗之。吴郡尼宝珠见之曰：“慎勿服药，后必生一卫佐。”既而果生男。齐丘贵后，恩敕令与一子奉御官。齐丘奏云：“两侄早孤，愿与侄。”帝嘉之，令别与两侄六品已下官。齐丘之子，仍与

东宫卫佐，年始十岁。（出《定命录》）

冯七言事

陈留郡有冯七者，能饮酒，每饮五斛，言事无不中者。无何，语郡佐云：“城中有白气，郡守当死。”太守裴敦（“敦原作”郭”，据明抄本改。）复闻而召问。冯七云：“其气未全，急应至半年已来。裴公即经营求改。改后韦恒为太守，未到而卒。人问得应否？曰：“未！”寻又张利贞主郡，卒于城中。杜华尝见陈留僧法晃云：“开封县令沈庠合改畿令，十五月作御史中丞。”华信之，又遇冯七问焉。冯七云：“沈君不逾十日。”皆不之信。经数日，沈公以病告，杜华省之，沈云：“但苦头痛，忍不堪。”数日而卒。（出《定命录》）

桓臣范

汝州刺史桓臣范自说：“前任刺史入考，行至常州，有暨生者，善占事。三日，饮之以酒，醉。至四日，乃将拌米并火炷来。暨生以口衔火炷，忽似神（“似神”原作“以伸”，据明抄本改。）言。其时有东京缙氏庄，奴婢初到，桓问以庄上有事。暨生云：“此庄姓卢，不姓桓。”见一奴，又云：“此奴即走，仍偷两贯钱。”见一婢，复云：“此婢即打头破血流。”桓问今去改得何官，暨生曰：“东北一千里外作刺史，须慎马厄。”及行至扬府，其奴果偷两千而去。至徐州界，其婢与夫相打，头破血流。至东京，改瀛州刺史。方始信之。常慎马厄。及至郡，因拜跪，左脚忽痛，遂行不得。有一人云解针，针讫，其肿转剧，连膝焮痛。遂请告，经一百日停官。其针人

乃姓马，被上佐械系责之，言马厄者，即此人也。归至东都，于伊阙住，其缙氏庄卖与卢从愿。方知诸事无不应者。桓公自此信命，不复营求。（出《定命录》）

张嘉贞

张嘉贞未遇，方贫困时，曾于城东路，见一老人卖卜。嘉贞访焉。老人乃粘纸两卷，具录官禄，从始至末，仍封令勿开。每官满，即开看之，果皆相当。后至宰相某州刺史，及定州刺史。病重将死，乃云：“吾犹有一卷官禄未开，岂能即死？今既困矣，试令开视。”乃一卷内并书空字，张果卒也。（出《定命录》）

僧金师

睢阳有新罗僧，号金师，谓录事参军房琯云：“太守裴宽当改。”琯问何时，曰，“明日日午，敕书必至。当与公相见于郡西南角。”琯专候之。午前有驿使，而封牒到不是，琯以为谬也。至午，又一驿使送牒来，云：“裴公改为安陆别驾。”房遽命驾迎僧，身又自去，果于郡西南角相遇。裴召问之，僧云：“官虽改，其服不改。然公甥侄各当分散。”及后敕至，除别驾，紫绂犹存，甥侄之徒，各分散矣。（出《定命录》）

卷第一百四十八 定数三

韦 氏

唐平王诛逆韦。崔日用将兵杜曲，诛诸韦略尽，縑子中婴孩，亦捏杀之。诸杜滥及者非一。浮休子曰：“此逆韦之罪，疏族何辜？亦如冉闵杀胡，高鼻者横死；董卓诛阉人，无须者狂戮。死生命也。”（出《朝野僉载》）

张嘉福

唐逆韦之变，吏部尚书张嘉福河北道存抚使，至怀州武陟驿，有敕所至处斩之。寻有敕放。使人马上昏睡，迟行一驿。比至，已斩讫。命非天乎？天非命乎？（出《朝野僉载》）

宋恠

明皇在府之日，与绛州刺史宋宣远兄恠有旧。及登极之后，常忆之，欲用为官。恠自知命薄，乃隐匿外州，缘亲老归侍。至定鼎门外，逢一近臣。其人入奏云：“适见宋恠。”上喜，遂召入。经十数年，每欲与官，即自知无禄，奏云：“若与恠官，是速微命。”后因国子监丞杜幼奇除左赞善大夫，诏令随例与一五品官，遂除右赞善大夫。至夜卒。（出《定命录》）

房琯

开元中，房琯之宰卢氏也。邢真人和璞自太山来。房瑾虚心礼敬，因与携手闲步，不觉行数十里。至夏谷村，遇一废佛堂，松竹森映。和璞坐松下，以杖叩地，令侍者掘深数尺。得一瓶，瓶中皆是娄师德与永公书。和璞笑谓曰：“省此乎？”房遂洒然，方记其为僧时，永公即房之前身也。和璞谓房曰：“君歿之时，必因食鱼鲙。既歿之后，当以梓木为棺。然不得歿于君之私第，不处公馆，不处玄坛佛寺，不处亲友之家。”其后谴于阆州，寄居州之紫极宫。卧疾数日，使君忽具鲙，邀房于郡斋。房亦欣然命驾。食竟而归，暴卒。州主命攒槨於宮中，棺得梓木为之。（出《明皇杂录》）

孙生

开元末，杭州有孙生者，善相人。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僚吏。时房琯为司户，崔涣自万年县尉贬桐庐丞。孙生曰：“二君位皆至台辅。然房神器大宝，合在掌握中；崔后合为杭州刺史。某虽不见，亦合蒙其恩惠。”既而房以宰辅赉册书自蜀往灵武授肃宗，崔后果为杭州刺史。下车访孙生，即已亡旬日矣，署其子为牙将，以粟帛赈恤其家。张嘉贞

开元中，上急于为理，尤注意于宰辅，常欲用张嘉贞为相，而忘其名。夜令中人持烛，于省中访其直宿者谁。（“谁”原作“诸”，据明抄本改。）还奏中书侍郎韦抗。上即令召入寝殿，上曰：“朕欲命一相，常记得风标为当时重臣，姓张而重名，今为北方侯伯，不欲访左右。旬日念之，终忘其名，卿试言之。”抗奏曰：“张齐丘今为朔方节度。”上即令草诏。仍

令宫人持烛，抗跪于御前，援笔而成。上甚称其敏捷典丽，因促命写诏，敕抗归宿省中，上不解衣以待旦。将降其诏书，夜漏未半。忽有宫人复促抗入见。上迎谓曰：“非张齐丘，乃太原节度张嘉贞。”别命草诏，上谓抗曰：“谁朕志先定，可以言命矣。适朕因阅近日大臣章疏，首举一通，乃嘉贞表也。因此洒然，方记得其名。此亦天启，非人事也。”上嘉其得人，复叹用舍如有人主张。（出《明皇杂录》）

杜暹

杜暹幼时，曾自蒲津济河。河流湍急。时入舟者众，舟人已解缆。岸上有一老人，呼杜秀才可暂下，其言极苦。暹不得已往见，与语久之。船人待暹不至，弃袂于岸便发。暹与老人交言未尽，顾视船去，意甚恨恨。是日风急浪粗，忽见水中有数十手攀船没。徒侣皆死，唯暹获存。老人谓暹曰：“子卿业贵极，故来相救。”言终不见。暹后累迁至公卿。（出《广异记》）

郑虔

开元二十五年，郑虔为广文博士。有郑相如者，年五十余，自陇右来应明经，以从子谒虔。虔待之无异礼。他日复谒，礼亦如之。相如因谓虔曰：“叔父颇知某之能否？夫子云：‘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几于此。若存孔门，未敢邻于颜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固无所让。”虔大异之，因诘所验，其应如响。虔乃杜门，累日与言狎。因谓之曰：“若然，君何不早为进取，而迟暮如是？”相如曰：“某来岁方合成

名，所以不预来者，时未至耳。” 虔曰：“君当为何官？” 曰：“后七年，选授衢州信安县尉。秩满当年。” 虔曰：“吾之后事，可得闻乎？” 曰：“自此五年，国家当改年号。又十五年，大盗起幽蓟，叔父此时当被玷污。如能赤诚向国，即可以迁谪，不尔，非所料矣。” 明年春，相如果明经及第。后七年，调改衢州信安尉。将之官，告以永诀，涕泣为别。后三年，有考使来，虔问相知存否，曰：“替后数月，暴终于佛寺。” 至二十九年，改天宝。天宝十五年，安禄山乱东都，遣伪署西京留守张通儒至长安，驱朝官就东洛。虔至东都，伪署水部郎中。乃思相如之言，佯中风疾，求摄市令以自污，而亦潜有章疏上。肃宗即位灵武，其年东京平，令三司以按受逆命者罪。虔以心不附贼，贬温州司户而卒。（出《前定录》）

崔圆

崔相国圆，少贫贱落拓，家于江淮间。表丈人李彦允为刑部尚书。崔公自南方至京，候谒，将求小职。李公处于学院，与子弟肄业，然待之蔑如也。一夜，李公梦身被桎梏，其辈三二百人，为兵杖所拥，入大府署，至厅所，皆以姓名唱入，见一紫衣人据案，彦允视之，乃崔公也，遂于阶下哀叫请命。紫衣笑曰：“且收禁。” 惊觉甚骇异，语于夫人。夫人曰：“（原本无”曰”字，据明抄本补。）” 宜厚待之，安知无应乎！” 自此优礼日加，置于别院，会食中堂。数月，崔公请出，将求职于江南。李公及夫人因具盛饌，儿女悉坐。食罢，崔公拜谢曰：“恩慈如此，不如何以报效？某每度过分，未测其故。愿丈人示之。” 李公笑而不为答。夫人曰：“亲表侄与子无异，但虑不足，亦何有恩慈之事。” 李公起，夫人因谓曰：“贤丈

人昨有异梦，郎君必贵。他日丈人违难，事在郎君，能特达免之乎？”崔公曰：“安有是也？”李公至，复重言之。崔公踟躇而已，不复致词。李公云：“江淮路远，非求进之所。某素熟杨司空，以奉托。”时国忠以宰相领西川节度，崔既谒见，甚为杨所礼，乃奏崔公为节度巡官，知留后事。发日，李公厚以金帛赠送。至西川，未一岁，遇安禄山反乱。玄宗播迁，遂为节度使，旬日拜相。时京城初克复，协从伪官陈希烈等并为诛夷。彦允在数中，既议罪。崔公为中书令，详决之，果尽以兵仗围入，具姓名唱过，判云准法。至李公，乃呼曰：“相公记昔年之梦否？”崔公颌之，遂判收禁。既罢，具表其事，因请以官赎彦允之罪。肃宗许之，特诏免死，流岭外。（出《逸史》）

卷第一百四十九 定数四

曲思明

赵冬曦任吏部尚书。吏部参选事例，每年铨曹入吏，旧例各合得一员外。及论荐亲族，众人皆悉论请。有令史曲思明一人，二年之内，未尝有言。冬曦谓曰：“铨曹往例。”各合得一官，或荐他人亦得。”思明又不言，但唯而退。冬曦益怪之。一日又召而谓曰：“以某今日之势，三千余人选客，某下笔，即能自贫而富，舍贱而贵，饥之饱之，皆自吾笔。人人皆有所请，而子独不言何也？”思明曰：“夫人生死有命，富贵关天。官职是当来之分，未遇何以怅然？三千之人，一官一名，皆是分定，只假尚书之笔。思明自知命未亨通，不敢以闲事挠于尚书。”冬曦曰：“如子之言，当贤人也，兼能自知休咎耶？”思明曰：“贤不敢当。思明来年，始合于尚书下授一官，所以未能有请也。”冬曦曰：“来年自授何官？”思明曰：“此乃忘之矣！”冬曦曰：“如何？”思明曰：“今请于阶下书来年于尚书下授官月日，及请授俸料多少，亦请尚书同封记。请坏厅上壁，内书记，却泥封之。若来年授官日，一字参差，请死于阶下。”乃再拜而去。冬曦虽不言，心常怪之要诞，常拟与注别异一官。忽一日，上幸温泉，见白鹿升天，遂改会昌县为昭应，敕下吏部，令注其官。冬曦遂与思明注其县焉。及事毕，乃召而问之曰：“昨上幸温泉，白鹿升天，改其县为昭应，

其县与长安万年不殊，今为注其官。子且妄语，岂能先知此乎？”思明拜谢曰：“请尚书坏壁验之。”遂乃拆壁开封，看题云：来年某月日，上幸温泉，改其县为昭应，蒙注授其官，及所请俸料。一无差谬。冬曦甚惊异之。自后凡有事，皆发使问之，莫不神验。冬曦罢吏部，差人问思明，当更得何官。思明报云：向西得一大郡。且却后旬日，上召冬曦，问江西风土。冬曦奏对称旨，乃曰：“冬曦真豫章父母。遂除江南观察使。到郡之后，有事发使问之，无不克应。却后二年，疾病危笃。差人问之，思明报云：“可部署家事。冬曦知其不免，其疾危困而卒。（出《会昌解颐》）

马游秦

吏部令史马游秦，开元中，以年满当选。时侍郎裴光庭，以本铨旧吏。问其所欲，游秦不对。固问之，曰：“某官已知矣，不敢复有所闻。”光庭曰：“当在我，安得之？”游秦不答，亦无惧色。光庭怒曰：“既知可以言乎。游秦曰：“此可誌之，未可言之。”乃命疏其目，藏于楹栋之间，期注唱后而发之。后老君见于骊山，銮舆亲幸其地，因改会昌县为昭应县。光庭以旧无昭应之名，谓游秦莫得而知也，遂补其县录事。及唱官之日，发栋间所誌之书，则如其言尔。（出《前定录》）

萧华

萧华虽陷贼（“贼”原作“城”，据明抄本改。）中，李泌尝荐之。后泌归山，肃宗终相之。唯举薛胜掌纶诰，终不行。或问于泌，泌云：“胜官卑，难于发端。”乃置其《拔河赋》

于案，冀肃宗览之，遂更荐。肃宗至，果读之，不称旨，曰：‘天子者君父。’而以天子玉齿对金钱荧煌乎？”他日复荐，终不得。信命也。（出《感定录》）

一行

沙门一行，开元中，尝奏玄宗云：“陛下幸万里，圣祚无疆。”故天宝中，幸东都，庶盈万数。及上幸蜀，至万里桥，方悟焉。（出《传记》）

术士

玄宗时，有术士，云：“判人食物，一一先知。”公卿竞延接。唯李大夫栖筠不信，召至谓曰：“审看某明日餐何物。”术者良久曰：“食两盘糕糜，二十碗桔皮汤。”李笑，乃遣厨司具饌，明日会诸朝客。平明，有教（“教”明抄本，陈校本作“敕”。）召对。上谓曰：“今日京兆尹进新糯米，（原本“米”下有“糕”字，据明抄本删。）得糕糜，卿且唯（“唯”字明抄本，陈校本作“住”。）吃。”良久，以金盘盛来。李拜而餐，对御强食。上喜曰：“卿吃甚美，更赐一盘，又尽。”既罢归，腹疾大作，诸物绝口，唯吃桔皮汤，至夜半方愈。忽记术士之言，谓左右曰：“我吃多少桔皮汤？”曰：“二十碗矣。”嗟叹久之，遽邀术士，厚与钱帛。（出《逸史》）

杜鹏举

杜相鸿渐之父名鹏举，父子而似兄弟之名，盖有由也。鹏

举父（原本无“父”字，据明抄本补。）尝梦有所之，见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者刊名于柱上。有杜家儿否？曰：“有。”任自看之。视之，记得姓下有鸟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子为鹏举。而谓之曰：“汝不为相，即世世名字，当鸟旁而曳脚也。”鹏举生鸿渐，而名字亦前定矣，况其官与寿乎？（出《集话录》）

李栖筠

李大夫栖筠未达，将赴选。时扬州田山人，烟霞之士也，颇有前知。往见之，问所得官。答曰：“宣州溧阳尉。”李公曰：“某朝列之内，亦有亲故。所望之官，实不至此。”良久曰：“胜则不可。某亦未审，将一书与楚州白鹤观张尊师，师当知矣。”李公至，寻得观院，蒿藜塞径，若无人居。扣门良久，方有应者，乃引入，见张生甚古。叟曰：“田子无端，妄相告郎君语。郎君岂不要知官否，彼云何？”曰：“宣州溧阳尉。”曰：“否，魏州馆陶主簿。然已后任贵，声华煊赫，无介意于此也。”及到京，授溧阳尉，李公惊异，以为张道士之言不中。数日，敕破铨注，改馆陶主簿，乃知田张相为发明。后两人皆不知所之。田生弟作江州司马，名士颙。（出《逸史》）

杜思温

贞元初，有太学生杜思温，善鼓琴。多游于公侯门馆，每登临宴，往往得与。尝从宾客夜宿城荀家髻。中夜山月如画，而游客皆醉，思温独携琴临水闲泛。忽有一叟支颐来听。思温谓是座客，殊不回顾。及曲罢，乃知非向者同游之人，遽置琴

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是秦时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难，身没于此中。平生好鼓琴，向来闻君抚琴，弦轸清越，故来听耳。知音难遇，无辞更为我弹之。”思温奏为《沉湘》。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尝寻之，其间音指稍异此。”思温因求其异。随而正之，声韵涵古，又多怨切，时人莫之闻也。叟因谓思温曰：“君非太学诸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求于名誉，而常为王门之伶人乎？”思温竦然曰：“受教。且问穷达之事。”叟曰：“余之少子，主管人间禄籍，当为君问之。”此后二日，当再会于此。至期而思温往见，叟亦至焉。乃告曰：“惜哉，君终不成名，亦无正官。然有假禄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绝。然慎勿为武职，当有大祸，非襁所免。誌之誌之。”言讫，遂不见。思温明年又下第，遂罢举，西游抵成都，以所艺谒韦令公。公甚重之，累署要籍，随军十七八年，所请杂俸，月不下二万。又娶大将军女，车马第宅甚盛。而妻父尝欲思温在辕门，思温记老人之言，辄辞不就。后二日，密请韦令公，遂补讨击使。牒出方告，不敢复辞。而常惧祸至，求为远使，竟不果。及刘辟反叛时，思温在鹿头城。城陷，为官军所杀。家族不知所在也。（出《前定录》）

柳及

柳及，河南人，贞元中进士登科殊之子也。家于澧阳。尝客游至南海。元帅以其父有名于缙绅士林间，俾假掾于广。未几，娶会长岑氏之女。生一男，名甌甌。及以亲老家远，不克迎候，乃携妻子归宁于澧阳。未再岁后，以家给不足，单车重游南中，至则假邑于蒙，于武仙再娶沈氏。会公事之郡，独沈氏与母孙氏在县廨。时当秋，夜分之后，天晴月皎。忽于牖中

见一小儿，手招沈氏曰：“无惧无惧，某几郎子也。”告说事状，历然可听。沈氏以告其母。母乃问是何人，有何所请。答曰：“某甌甌也，以去年七月身死，故来辞别。”凡人夭逝，未满七岁者，以生时未有罪状，不受业报。纵使未即托生，多为天曾权禄驱使。某使当职役，但送文书来往地府耳。天曹记人善恶，每月一送地府，其间有暇，亦得闲行。”沈氏因告曰：“汝父之郡会计，亦当即至。”俄尔及归，沈氏具告。及固不信，曰：“荒徼之地，当有妖怪，假托人事，殆非山精木魅之所为乎？”其夕，即又于牖间以手招及。及初疑，尚正辞诘之，乃闻说本末，知非他鬼，乃歔歔涕泗，因询其夭横之由。答曰：“去年七月中，戏弄得痢疾，医药不救，以致于此，亦命也。今为天曹收役，亦未有托生之期。”及曰：“汝既属冥司，即人生先定之事可知也，试为吾检穷达性命，一来相告。”答云：“诺。”后夕乃至，曰：“冥官有一大城，贵贱等级，咸有本位，若棋布焉。世人将死，或半年，或数月内，即先于城中呼其名。时甌甌已闻呼父名也，辄绌而对。”既而私谓沈氏曰：“阿爷之名，已被呼矣，非久在人间。他日有人求娶沈氏者，慎勿许之。若有姓周，职在军门者，即可许之，必当偕老，衣食盈羨。”其余所述近事，无不征验。后一夕又来曰：“某以拘役有限，不得到人间，从此永诀矣。”言词凄怆，歔歔而去。后四月，及果卒。沈氏寻亦萍泊南海。或有求纳者，辄不就。后有长沙小将姓周者，部本郡钱帛，货殖于广州，求娶沈氏。一言而许之。至今在焉。平昌孟弘微与及相识，具录其事。（出《前定录》）

韦泛

韦泛者，不知其所来。大历初，罢润州金坛县尉。客游吴

兴，维舟于兴国佛寺之水岸。时正月望夜，士女繁会。泛方寓目，忽然暴卒。县吏捕验，其事未已，再宿而苏。云：“见一吏持牒来，云：‘府司追。’遂与之同行。约数十里，忽至一城，兵卫甚严，入见多是亲旧往还。泛惊问吏曰：‘此何许也？’吏曰：‘此非人间也。’泛方悟死矣。俄见数骑呵道而来，中有一人，衣服鲜华，容貌甚伟。泛前视之，乃故人也，惊曰：‘君何为来此？’曰：‘为吏所追。’其人曰：‘某职主召魂，未省追子。因思之曰：‘嘻，误矣！所追者非追君也，乃兖州金乡县尉韦泛也！’遽叱吏送之归。泛既喜得返，且恃其故人，因求其禄寿。其人不得已，密谓一吏，引于别院，立泛于门。吏入，持一丹笔来，书其左手曰：‘前杨复后杨，后杨年年强。七月之节归玄乡。’泛既出，前所追吏亦送之。”既醒，具述其事。沙门法宝好异事，尽得其实，因传之。后六年，以调授太原杨曲县主簿，秩满至京师。适遇所亲与盐铁使有旧，遂荐为杨子县巡官。在职五年。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将赴选，以暴疾终于广陵旅舍，其日乃立秋日也。（出《前定录》）

卷第一百五十一 定数五

玄 宗

唐德宗降诞三日，玄宗视之。肃宗、代宗以次立（“视之”九字原本作“肃宗次之代宗又次之”）。保母襁褓德宗来呈，德宗色不白皙，龙身仆前，肃宗、代宗皆不悦。二帝以手自下递传，呈上玄宗。玄宗一顾之曰：“真我儿也。”谓肃宗曰：“汝不及他。”又谓代宗曰：“汝亦不及他。仿佛似我。”德宗（德宗二字原作是不及也。后明皇幸蜀，至中路曰：“岿郎亦一遍到此来里。”及德宗幸梁，是验也。乃知圣人应天授命，享国年深，岂是徒然。（出《嘉话录》）

乔琳

乔琳以天宝元年冬，自太原赴举。至大梁，舍于逆旅。时天寒雪甚，琳马死，佣仆皆去。闻浚仪尉刘彦庄喜宾客，遂往告之。彦庄客申屠生者，善鉴人，自云八十已上，颇箕踞傲物，来客虽知名之士，未尝与之揖让。及琳至，则言款甚狎，彦庄异之。琳既出，彦庄谓生曰：“他宾客贤与不肖，未尝见先生之一言。向者乔生一布衣耳，何词之密欤？”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当为君之长吏，宜善视之，必获其报。向与之言，盖为君结欢耳。然惜其情反于气，心不称质，若处极位，不至

百日。年过七十，当主非命。子其志之。”彦庄遂馆之数日，厚与车马，遂至长安。而申屠生亦告去，且曰：“吾辱君之惠，今有以报矣，请从此辞。”竟不知所在。琳后擢进士第，累佐大府。大历中，除怀州刺史。时彦庄任修武令，误断狱有死者，为其家讼冤，诏下御史劾其事。及琳至，竟获免。建中初，微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罢。后朱泚构逆，琳方削发为僧。泚知之，竟逼受逆命。及收复，亦陈其状。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不可，遂诛之。时年七十一。（出《前定录》）

张去逸

肃宗张皇后祖母窦氏，玄宗之姨母也。玄宗先后早薨，窦有鞠养之恩。景云中，封邓国夫人，帝甚重之。其子去惑、去盈、去奢、去逸，依倚恩宠，颇极豪华。一日，弟兄同猎渭曲。忽有巨蛇长二丈，腾赶草上，迅捷如飞。去逸因踪辔弯弧，一发而中，则命从骑挂之而行。俄顷雾起于渭上，咫尺昏晦，骤雨惊电，无所遁逃。偶得野寺，去逸既弃马，径依佛庙。烈火震霆，随而大集。方霆火交下之际，则闻空中曰：“勿惊仆射，”霆火遽散，俄而复臻。又闻空中曰：“勿惊司空！”霆火登止。俄复聚集，又闻空中曰：“勿惊太尉！”既而阴翳廓然，终无所损。然死蛇从马，则已失矣。去逸自负坐须富贵。不数年，染疾而卒，官至太仆卿。天宝中，其女选东宫，充良媛。及肃宗收复两京，良媛颇有辅佐之力，至德二载，册为淑妃。乾元元年，诏中书令崔圆持节册为皇后。而去逸以后父，前后三赠官，皆如空中之告耳。（出《纪闻》）

李泌

天宝十四载，李泌三月三日，自洛乘驴归别墅。从者未至，路旁有车门，而驴径入，不可制。遇其家人，各将乘驴马群出之次。泌因相问，遂并入宅。邀泌入。既坐，又见妻子出罗拜。泌莫测之，疑是妖魅。问姓奚，潜令仆者问邻人，知实姓奚。泌问其由，答曰：“奚廷芬。且请宿。”续言之，势不可免，泌遂宿，然甚惧。廷芬乃言曰：“中桥有筮者胡芦生，神之久矣。昨因筮告某曰，不出三年，当有赤族之祸，须觅黄中君方免。问如何觅黄中君？曰，问鬼谷子。又问安得鬼谷子？言公姓名是也。宜三月三日，全家出城觅之。不见，必籍死无疑；若见，但举家悉出衷祈，则必免矣。适全家方出访觅，而卒遇公，乃天济其举族命也。”供待备至。明日请去，且言归颍阳庄。廷芬坚留之，使人往颍阳，为致所切，取季父报而还。如此住十余日，方得归。自此献遗不绝。及禄山乱，肃宗收西京，将还秦，收陕府，获刺史奚廷芬。肃宗令诛之而籍其家。又以玄宗外家而事贼，固囚诛戮。泌因具其事，且请使人问之，令其手疏验之。肃宗乃遣使。使回，具如泌说。肃宗大惊，遽命赦之。因问黄中君鬼谷子何也？廷芬亦云不知，而胡芦生已卒。肃宗深感其事。因曰：“天下之事，皆前定矣。”（出《感定录》）

刘邈之

刘邈之，天宝中，调授岐州陈仓尉。邈之从母弟吴郡陆康，自江南同官（《前定录》无“同官”二字，疑应在“来”字下）来。有主簿杨豫、尉张颖者，闻康至，皆来贺邈之。时冬寒，因饮酒。方酣适，有魏山人琮来。邈之命下帘帷，迎于庭，且

问其所欲。琮曰：“某将入关（“关”原本作“门”，据《前定录》改）。请一食而去。”邈之顾左右，命具刍米于馆。琮曰：“馆则虑不及，请于此食而过。”邈之以方饮，有难色。琮曰：“某能知人。若果从容，亦有所献。”邈之闻之而喜，遂命褰帷，而坐客亦乐闻其说，咸与揖让而做。时康以醉卧于东榻，邈之乃具饌。既食之，有所请。琮曰：“自此当再名闻，官止二邑宰而不主务，二十五年而终。”言讫将去，豫、颖固止之，皆有所问。谓豫曰：“君后八月，勿食驴肉，食之遇疾，当不可救。”次谓颖曰：“君后政官，宜与同僚善。如或不叶，必为所害。”豫、颖不悦。琮知其意，乃曰：“某先知者，非能为君祸福也。”因指康曰：“如醉卧者，不知为谁，明年当成名，历官十余政，寿考禄位，诸君子不及也。”言讫遂去，亦不知所往。明年，逆胡陷两京，玄宗幸蜀，陈仓当路。时豫主邮务，常念琮之言，记之于手板。及驿骑交至，或有与豫旧者，因召与食，误啖驴肠数膋。至暮，胀腹而卒。颖后为临濮丞，时有寇至，郡守不能制，为贼所陷。临濮令薛景元率吏及武士持兵与贼战，贼退郡平。节度使以闻，既拜景为长史，领郡务。而颖果常与不叶，及此因事陷（陷原作答。据明抄本改）之，遂阴污而卒。邈之后某下登科，拜汝州临汝县令，转润州上元县令。在任无政，皆假掾（“掾”明抄本作“禄”）以终考。明年，康明经及第，授秘书省正字，充陇右巡官。府罢，调授咸阳尉，迁监察御史周至令比部员外郎。连典大郡，历官二十二考。（出《前定录》）

张仁祔

唐沈君亮，见冥道事。上元年中，吏部员外张仁祔延坐问

曰：“明公看祔何当迁？”亮曰：“台郎坐不暖席，何虑不迁？”俄而祔如厕，亮谓诸人曰：“张员外总十余日活，何暇忧官职乎？”后七日而祔卒。（出《朝野僉载》）

裴谕

宝应二年，户部郎中裴谕出为卢州刺史。郡有二迁客，其一曰武彻，自殿中侍御史贬为长史；其一曰于仲卿，自刑部员外郎贬为别驾。谕至郡三日，二人来候谒。谕方与坐，俄而吏持一刺云：寄客前巢县主簿房观请谒。谕方与二客话旧，不欲见观，语吏云：“谢房主簿相访，方对二客，请俟他日。”吏以告观，观曰：“某以使君有旧，宜以今日谒，固不受命。”吏又入白谕，谕曰：“吾中外无有房氏为旧者。”乃令疏其父祖官讳，观具以对。又于怀中探一纸旧书，以受吏。谕览之愀然，遽命素服，引于东庑而吊之，甚哀。既出，未及易服。顾左右问曰：“此有府职月请七八千者乎？”左右曰：“有名逐要者是也。”遽命吏出牒以署观。时二客相顾，甚异之，而莫发问。谕既就榻叹息，因谓二客曰：“君无为复患迁谪？事固已前定，某（原作“其”，据许本改）开元七年，罢河南府文学。时至大梁，有陆仕佳为浚仪尉。某往候之，仕佳座客有陈留尉李揆、开封主簿崔器方食，有前襄州功曹参军房安禹继来。时坐客闻其善相人，皆请。安禹无所让，先谓仕佳曰：“官当再易，后十三年而终。”次谓器曰：“君此去二十年，当为府寺官长，有权位而不见曹局，亦有寿考。”次谓揆曰：“君今岁名闻至尊，十三年间，位极人臣。后十二年，废弃失志，不知其所以然也。”次谓某曰：“此后历践清要，然无将相。年至八十。”言讫将去，私谓某曰：“少间有以奉托，幸一至

逆旅。”安禹既归，某即继往。至则言款甚密，曰：“君后二十八年，当从正郎为江南郡守。某明年当有一子，后合为所守郡一官。君至三日，当令奉谒。然此子命薄，不可厚禄，顾假俸十千已下，”此即安禹子也。彻等咸异其事，仕佳后再受监察御史卒，器后为司农丞。肃宗在灵武，以策称旨，骤拜大司农。及归长安，累奉使。后十余年，竟不至本曹局。揆其年授右拾遗，累至宰相。后与时不叶，放逐南中二十年。除国子祭酒，充吐蕃会盟使。既将行而终。皆如其言。安禹开元二十一年进士及第，官止南阳令。（出《前定录》）

李揆

李相国揆以进士调集在京师，闻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问之。王生每以五百文决一局，而来者云集，自辰及酉，不次而有空反者。揆时持一缣晨往，生为之开卦曰：“君非文章之选乎？当得河南道一尉。”揆负才华，不宜为此，色悒忿而去。王生曰：“君无怏怏，自此数月，当为左拾遗，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驾。”揆以书判不中第，补汴州陈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征。后诣之，生于几下取一缄书，可十数纸，以授之曰：“君除拾遗，可发此缄，不尔当大咎。揆藏之，既至陈留。时采访使倪若冰以揆才华族望，留假府职。会郡有事须上请，择与中朝通者，无如揆，乃请行。开元中，郡府上书姓李者，皆先谒宗正。时李璆为宗长，适遇上尊号。揆既谒璆，璆素闻其才，请为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表，无如卿者，朕甚嘉之。”璆顿首谢曰：“此非臣所为，是臣从子陈留尉揆所为。”乃下诏召揆，时揆寓宿于怀远坊卢氏姑之舍，子弟闻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

以推择，遂出。既见，乃宣命宰臣试文词。时陈黄门为题目三篇，其一曰《紫丝盛露囊赋》，二曰《答吐蕃书》，三曰《代南越献白孔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请曰：前二道无所遗限，后一首或有所疑，愿得详之。及许拆其缄，涂八字，旁注两句。既进，翌日授左拾遗。旬余，乃发王生之缄视之，三篇皆在其中，而涂注者亦如之。遽命驾往宣平坊访王生，则竟不复见矣。（出《前定录》）

道昭

永泰中，有沙门道昭，自云兰州人，俗姓康氏。少时因得疾不救，忽寤云：“冥司见善恶报应之事，”遂出家。住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将来之事。初若隐晦，后皆明验。尝有二客来，一曰姚邈，举明经，其二曰张氏，以资荫，不记名。僧谓张曰：“君授官四政，慎不可食禄范阳。四月八日得疾，当不可救。”次谓邈曰：“君不利簪笏，如能从戎，亦当三十年无乏。有疾勿令胡人疗之。”其年。张授官于襄邓间。后累选，常求南州，亦皆得之。后又赴选，果授虢州卢氏县令。到任两日而卒。卒之日，果四月八日也。后方悟范阳即卢氏望也。邈后举不第，从所知于容州。假军守之名，三十年累转右职。后因别娶妇求为宾者，因得疾，服姬黄氏之药而终。后访黄氏本末，乃洞主所放出婢，是胡女也。（出《前定录》）

卷第一百五十一 定数六

李 棱

故殿中侍御史李棱，贞元二年擢第。有别业在江宁，其家居焉。是岁浑太师城镇蒲津，请棱为管记从事。棱乃曰：“公所欲棱者，然奈某不闲检束。夙好蓝田山水，据使衙合得畿尉。虽考秩浅，如公勋望崇重，特为某奏请，必谐矣。某得此官，江南迎老亲，以及寸禄，即某之愿毕矣。”浑遂表荐之，德宗令中书商量，当从浑之奏。棱闻桑道茂先生言事神中，因往诣焉。问所求成败。茂曰：“公求何官？”棱具以本末言之。对曰：“从此二十年，方合授此官，如今则不得。”棱未甚信。经月余，棱诣执政，谓曰：“足下资历浅，未合入畿尉。如何凭浑之功高，求侥幸耳？”遂检吏部格上。时帝方留意万机，所奏遂寝。棱归江南，果丁家艰。已近七八年，又忽得臂疾，殆将一纪。元和元年冬，始入选，吏曹果注得蓝田县尉。一唱，忻而授之。乃具说于交友。（出《续定命录》）

豆卢署

豆卢署，本名辅真。贞元六年，举进士下第。将游信安，以文谒郡守郑武（前定录武作式）瞻。瞻甚礼之，馆给数日，稍狎，因谓署曰：“子复姓，不宜两字为名。将改之，何如？”

“署因起谢，且求其所改。武瞻书数字，若著者、助者、署者，曰：“吾虑子宗从中有同者，故书数字，当自择之。”其夕宿于馆，梦一老人谓署曰：“闻使君与子更名，子当四举成名，四者甚佳。后二十年，为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以建亭台。”既寤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为名。既二年，又下第。以为梦无征。知者或诮之。后二年，果登第。盖自更名后四举也。大和九年，署自秘书少监为衢州刺史。既至，周览郡内，得梦中所指隙地，遂构一亭，因名之曰“征梦亭”矣。（出《前定录》）

孟君

贞元中，有孟员外者，少时应进士举，久不中第，将罢举，又无所归。托于亲丈人省郎殷君宅，为殷氏贱厌，近至不容。染瘴疰日甚。乃白于丈人曰：“某贫薄，疾病必不可数。恐污丈人华宇，愿委运，乞待尽他所。”殷氏亦不与语，赠三百文。出门不知所适。街西有善卜者，每以清旦决卦，尽后则闭肆下帘。孟君乃谒之，具陈羈蹇，将填沟壑，尽以所得三钁环为卜资。卜人遂留宿，及时为决一卦。封成惊曰：“郎君更十日，合处重职，俸入七十千钱，何得言贫贱？”卜人遂留厚供给。已至九日，并无消息。又却往殷君宅，殷氏见甚薄之，亦不留连，寄宿马廐。至明，有敕以禁兵将为贼境观察使，其人与殷友善，驰扣殷氏之门。武人都不知书，云：“便须一谢表，兼镇抚寇勦。事故颇多，公有亲故文士，颇能相助否？”殷良久思之，无可应者。忽记得孟君久曾应举，可以充事。遽引见之，令草一表，词甚精敏。因请为军中职事，知表奏。数日授官，月俸正七十千。乃卜后十日也。（出《逸史》）

卢常师

秘书少监卢常师，进士擢第。性淡薄，不乐轩冕。于世利蔑然，弃官之东洛。谓所亲曰：“某浙西鱼尚书故旧，旬日看去。”又曰：“某前生是僧，座禅处犹在会稽，亦拟自访遗迹。”家人亦怪其欲远行而不备舟楫。不逾旬遂歿矣。（出《逸史》）

韩滉

韩晋公晃在中书，尝召一吏。不时而至，公怒将撻。吏曰：“某有所属，不得遽至，乞宽其罪。”晋公曰：“宰相之吏，更属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属阴司。”晋公以为不诚，乃曰：“既属阴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已上食料。”晋公曰：“若然，某明日当以何食？”吏曰：“此非细事，不可显之。请疏于纸，过后为验。”乃恕之而系其吏。明旦，遽有诏命，既对，适遇太官进食，有糕糜一器，上以一半赐晋公。食之美，又赐之。既退而腹胀，归私第，召医者视之曰：“有物所壅，宜服少橘皮汤。至夜，可啖浆水粥。明旦疾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视其书，则皆如其所云。因复问：“人间之食，皆有籍耶？”答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已上而有权位者旬支，凡六品至于九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禄者岁支。（出《前定录》）

李頎

贞元中，有举人李頎，方就举，声价极振。忽梦一人紫衣云：“当礼部侍郎顾少连下及第。”寐觉，省中朝并无姓顾者。

及顷，有人通刺，称进士顾少连谒。頔惊而见之，具述当为门生。顾曰：“某才到场中，必无此事。来年，頔果落第。自此不入试，罢归。至贞元九年，顾少连自户部侍郎权知贡举，頔犹未第，因潜往造焉。临放榜，时相特嘱一人，頔又落，但泣而已。来年秋，少连拜礼部侍郎，頔乃登第。（出《感定录》）

崔造

崔丞相造，布衣时，江左士人号为白衣夔。时有四人，一是卢东美，其余亡姓字。崔左迁在洪州，州帅曹王将辟为頔。时德宗在兴元，以曹王有功且亲，奏无不允。时有赵山人言事多中。崔问之曰：“地主奏某为副使，且得过无？”对曰：“不过。”崔诘曰：“以时以事，必合得时。”山人曰：“却得一刺史，不久敕到，更远于此。”崔不信，再问：“必定耳，州名某亦知之，不可先言。”且曰：“今月某日敕到，必先吊而后贺。”崔心惧久之，盖言其日，既崔之忌日也。即便呼赵生谓曰：“山人言中，奉百千；不中则轻挞五下，可乎？”山人哂曰：“且某不合得崔员外百千，只合得崔员外起一间竹屋。”其语益奇。崔乃问之：“且我有宰相分否？”曰：“有。”即远近，曰：“只隔一雨政官，不致三矣。”又某日私忌，同僚诸公皆知其说。其日夕矣，悉至江亭，将慰崔忌。众皆北望人信。至酉时，见一人从北岸入舟，袒而招舟甚急。使人遥问之，乃曰：“州之脚力。”将及岸，问曰：“有何除政？且有崔员外奏副使过否？”曰：“不过。”却得虔州刺史敕牒在兹。诸公惊笑。其暮果先慰而后贺焉。崔明日说于曹王，曹王与赵山人镏百千，不受。崔与起竹屋一间，欣然徙居之。又谓崔曰：“到虔州后，须经大段惊惧，即必得入京也。”既而崔

舅源休与朱泚为宰相，忧闷，堂帖追入，甚忧惕。时故人窦参作相，拜兵部郎中，俄迁给事中平章事，与齐映相公同制。（出《嘉话录》）

薛邕

薛邕侍郎，有宰相望。时有张山人善相。崔造方为兵部郎中，与前进士姜公辅同在薛侍郎坐中。薛问张山人：“且坐中有宰相否？”心在己身多矣。张答云：“有。”薛曰：“几人？”曰：“有两人。”薛意其一人即己也。曰：“何人？”曰：“崔姜二公必宰相也，同时耳。”薛讶忿之，默然不悦。既而崔郎中徐问张曰：“何以同时？”意谓姜公今披褐，我已正郎，势不相近也。张曰：“命合如此，事须同时，仍郎中在姜后。”后姜为京兆功曹，充翰林学士。时众知泾将姚令言入城取朱泚，泚曾帅泾，得军人心。姜乃上疏请察之。疏入十日，德宗幸奉天，悔不纳姜言，遂于行在擢姜为给事中平章事。崔后姜半年，以夕郎拜相。果同时而在姜之后。薛竟终于列曹。始知前辈不可忽后辈。（出《嘉话录》）

卷第一百五十二 定数七

郑德璘

贞元中，湘潭尉郑德璘，家居长沙。有亲表居江夏，每岁一往省焉。中间涉洞庭，历湘潭，多遇老叟棹舟而鬻菱芡，虽白发而有少容。德璘与语，多及玄解。诘曰：“舟无糗粮，何以为食？”叟曰：“菱芡耳。”德璘好酒，长挈松醪春过江夏，遇叟无不饮之，叟饮亦不甚璘荷。德璘抵江夏，将返长沙。驻舟于黄鹤楼下，傍有醴贾韦生者，乘巨舟。亦抵于湘潭。其夜与邻舟告别饮酒。韦生有女，居于舟之舵櫓。邻女亦来访别。二女同处笑语。夜将半，闻江中有秀才吟诗曰：“物触轻舟心自知，风恬浪静月光微。夜深江上解愁思，拾得红蕖香惹衣。”邻舟女善笔札，因睹韦氏妆奁中，有红笺一幅，取而题所闻之句。亦吟哦良久，然莫晓谁人所制也。及时，东西而去。德璘舟与韦氏舟，同离鄂渚信宿。及暮又同宿。至洞庭之畔，与韦生舟楫，颇以相近。韦氏美而艳，琼英腻云，莲蕊莹波，露濯蕤姿，月鲜珠彩。于水窗中垂钩。德璘因窥见之，甚悦。遂以红绡一尺，上题诗曰：“纤手垂钩对水窗，红蕖秋色艳长江。既能解珮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双。”强以红绡惹其钩，女因收得。吟玩久之，然虽讽读，即不能晓其义。女不工刀札，又耻无所报，遂以钩丝而投夜来邻舟女所题红笺者。德璘谓女所制，凝（“凝”原作“疑”，据明抄本改）思颇悦，喜畅可知。然莫晓诗之意义，亦无计遂其款曲。由是女以所得红绡系臂，

自爱惜之。明月清风，韦舟遽张帆而去。风势将紧，波涛恐人。德璘小舟，不敢同越。然意殊恨恨。将暮，有渔人语德璘曰：“向者贾客巨舟，已全家歿于洞庭耳。”德璘大骇。神思恍惚，悲婉久之，不能排抑。将夜，为吊江妹诗二首曰：“湖面狂风且莫吹，浪花初绽月光微。沉潜暗想横波泪，得共蛟人相对垂。”又曰：“洞庭风软荻花秋，新没青蛾细浪愁。泪滴白苹君不见，月明江上有轻鸥。”诗成，酌而投之。精贯神祇，至诚感应，遂感水神，持诣水府，府君览之，召溺者数辈曰：“谁是郑生所爱？”而韦氏亦不能晓其来由。有主者搜臂，见红绡而语府君，曰：“德璘异日是吾邑之明宰，况曩有义相及，不可不曲活尔命。”因召主者，携韦氏送郑生。韦氏视府君，乃一老叟也，逐主者疾趋而无所碍。道将尽，睹一大池，碧水汪然，遂为主者推堕其中。或沉或浮，亦甚困苦。时已三更，德璘未寝，但吟红笺之诗，悲而益苦。忽觉有物触舟。然舟人已寝，德璘遂秉炬照之，见衣服彩绣似是人物。惊而拯之，乃韦氏也，系臂红绡尚在。德璘喜骤。良久，女苏息。及晓，方能言。乃说府君感而活我命。德璘曰：“府君何人也？”终不省悟。遂纳为室，感其异也，将归长沙。后三年，德璘常调选，欲谋醴陵令。韦氏曰：“不过作巴陵耳。”德璘曰：“子何以知？”韦氏曰：“向者水府君言是吾邑之明宰，洞庭乃属巴陵，此可验矣。”德璘志之。选果得巴陵令。及至巴陵县，使人迎韦氏。舟楫至洞庭侧，值逆风不进。德璘使佣篙工者五人而迎之，内一老叟，挽舟若不为意，韦氏怒而唾之。叟回顾曰：“我昔水府活汝性命，不以为德，今反生怒。”韦氏乃悟，恐悸，召叟登舟，拜而进酒果，叩头曰：“吾之父母，当在水府，可省覲否？”曰：“可。”须臾，舟楫似没于波，然无所若。俄到往时之水府，大小倚舟号恸。访其父母。父母居止俨然，第舍与

人世无异。韦氏询其所须，父母曰：“所溺之物，皆能至此。但无火化，所食唯菱芡耳。”持白金器数事而遗女曰：“吾此无用处，可以赠尔。不得久停。”促其相别。韦氏遂哀恻别其父母。叟以笔大书韦氏巾曰：“昔日江头菱芡人，蒙君数饮松醪春。活君家室以为报，珍重长沙郑德璘。”书讫，叟遂为仆侍数百辈，自舟迎归府舍。俄顷，舟却出于湖畔。一舟之人，咸有所睹。德璘详诗意，方悟水府老叟，乃昔日鬻菱芡者。岁余，有秀才崔希周投诗卷于德璘，内有江上夜拾得芙蓉诗，即韦氏所投德璘红笺诗也。德璘疑诗，乃诘希周。对曰：“数年前，泊轻舟于鄂渚，江上月明，时当未寝，有微物触舟，芳馨袭鼻。取而视之，乃一束芙蓉也。因而制诗既成，讽咏良久。德璘叹曰：“命也。”然后不敢越洞庭。德璘官至刺史。（出《德璘传》，《类说》三二引作《传奇》）

赵璟 卢迈

赵璟、卢迈二相国皆吉州人，旅众呼为赵七卢三。赵相自微而著，盖为是姚旷女婿，姚与独孤问俗善，因托之，得湖南判官，累奏官至监察。萧相复代问俗为潭州，有人又荐于萧，萧留为判官，至侍御史。萧入，主留务，有美声，闻于德宗，遂兼中丞，为湖南廉使（“使”原作“史”，据许本改）。及李泌入相，不知之。俄而以李元素知璟湖南留务事，而诏璟归阙。璟居京，慕静，深巷杜门不出。元素访之甚频。元素乃泌相之从弟。璟因访别元素于青龙寺，谓之曰：“赵璟亦自合有官职，誓不敢怨人。诚非偶然耳，盖得于日者。”仍密问元素年命。曰：“据此年命，亦合富贵人也。”元素因自负，亦不言泌相兄也。顷之，德宗忽记得璟，赐封，拜给事中。泌相不

测其由。会有和戎使事，出新相关播为大使，张荐、张或为判官。泌因判奏璟为副使。未至蕃，右丞有缺，宰相上多。德宗曰：“赵璟堪为此官。”追赴拜右丞。不数月，迁尚书左丞平章事。作相五年，薨于位。（出《嘉话录》）

赵璟

赵相璟为入蕃副使，谓二张判官曰：“前几里合有河，河之边有柳树，树下合有一官人，着惨服立。”既而悉然，官人置顿官也。二张问之，赵曰：“某年三十前，已梦此行，所以不怨他时相。”赵相将薨之时，长安诸城门金吾家，见一小儿，豹犊鼻，携五色绳子，觅赵相其人。见者知异。不经数日，赵薨。（出《嘉话录》）

包谊

唐包谊者，江东人也，有文词。初与计偕，至京师，赴试期不及。宗人祭酒佶怜之，馆于私第。谊多游佛寺。无何，搪突中书舍人刘太真。太真睹其色目，即举人也。命一价询之，谊勃然曰：“进士包谊，素不相识，何劳致问？”太真甚衔之。以至专访其人于佶。佶闻谊所为，大怒，因诘责，遣徙他舍。谊亦无忤色。明年，太真主文，志在致其永弃，故过杂文，俟终场明遣之。既而自悔曰：“此子既忤我，从而报之，是我为浅丈夫也。但能永废其人，何必在此。”于是放入策。太真将放榜，先呈宰相。榜中有姓朱人及第。时宰以璟近为大逆，未欲以此（“此”字原本无，据摭言补）姓及第，亟遣易之。太真错愕趋出，不记他人，唯记谊。及谊（“及谊”二字原本无，

据摭言补）谢恩，方悟己所恶也。因明言。及知得丧非人力也，盖假手而已。（出《摭言》）

薛少殷

河东薛少殷举进士。忽一日，暴卒于长安崇义里。有一使持牒，云：“大使追。”引入府门。既入，见官府，即鲜于叔明也。少殷欲有所诉。叔明曰：“寒食将至，何为镂鸡子食也？”东面有一僧，手持宝塔。扇双开，少殷已在其中。叔明曰：“日某方欲上事，和尚何为救此人？”乃迫而出，令引少殷见判官。及出门之西院，阍者入白。逡巡，闻命素服乃入。所见乃亡兄也。叙泣良久，曰：“吾以汝未成名，欲荐汝于此，分主公事。故假追来，非他也。”少殷时新婚，恳不愿住。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职居西曹。汝既来此，可以一谒而去。”乃命少殷于西院见之，接待甚厚。俄闻备馔，海陆毕备。未食，王判官忽起，顾见向者持塔僧。僧曰：“不可食，食之则无由归矣。”少殷曰：“饥甚，奈何？”僧曰：“唯蜜煎姜可食。”乃取食之。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少殷复出，诣兄泣，且请去。兄知不可留，乃入白官府，许之。少殷曰：“既得归人间，愿知当为何官？”兄曰：“此甚难言，亦何用知之？”恳请，乃召一吏，取籍寻阅，不令见之。曰：“汝后年方成名，初任当极西得之，次历畿赤簿尉，又一官极南。此外吾不得知。”临别，兄曰：“吾旧使祇承人李俊，令随汝去。有危急，即可念之。”既去，每遇危际，皆见其僧前引。少殷曰：“弟子素不相识，和尚何乃见护如此？”僧曰：“吾为汝持金刚经，故相护尔。”既醒，具述其事。后年春，果及第。未几，授秘书省正字，充和蕃判官。及回，改同官主

簿。秩满，遇赵昌为安南节度，少殷与之有旧，求为从事，欲厌极南之官。昌许之。曰：“乘递之镇，未暇有表。至江陵，当以表请。及表至，少殷寻以丁母忧。服除，选授万年县尉。时青淄卒吏与驸马家童斗死，京兆府不时奏。德宗赫怒，时少殷主贼曹（“贼曹”原作“戒唐”，据明抄本改）一日，乃贬高州雷泽县尉。十余年备历艰苦，而李俊常有所护。及顺宗嗣位，有诏收录贬官，少殷移至桂（“桂”原作“圭”，据明抄本、陈校改）阳，与贬官李定同行，过水勒马，与一从人言，即李俊也。云：“某月日已足，拜别而去。”少殷曰：“吾兄言官止于此，李俊复去，将不久矣。”李定惊惨其事，因问，具以告之。数日而卒。（出《前定录》）

袁孝叔

袁孝叔者，陈郡人也。少孤，事母以孝闻。母尝得疾恍惚，逾日不痊。孝叔忽梦一老父谓曰：“子母疾可治。”孝叔问其名居，不告，曰：“明旦迎吾于石坛之上，当有药授子。”及觉，乃周览四境，所居之十里，有废观古石坛，而见老父在焉。孝叔喜，拜迎至于家。即于囊中取九灵丹一丸，以新汲水服之，即日而瘳。孝叔德之，欲有所答，皆不受。或累月一来，然不详其所止。孝叔意其能历算爵禄，常欲发问，而未敢言。后一旦来而谓孝叔曰：“吾将有他适，当与子别。”于怀中出一编书以遗之。曰：“君之寿与位，尽具于此。事以前定，非智力所及也。今之躁求者，适足徒劳耳。君藏吾此书，慎勿预视。但受一命，即开一幅。不尔，当有所损。”孝叔跪受而别。后孝叔寝疾，殆将不救。其家或问后事。教叔曰：“吾为神人授书一编，未曾开卷，何遽以后事问乎？”旬余，其疾果愈。后

孝叔以门荫调授密州诸城县尉，五转蒲州临晋县令。每之任，辄视神人之书，时日无差谬。后秩满，归闾乡别墅，因晨起，欲就中栳，忽有物坠于镜中，类蛇而有四足。孝叔惊仆于地，因不语，数日而卒。后逾月，其妻因阅其笥，得老父所留之书，犹余半轴。因叹曰：“神人之言，亦有诬矣。书尚未尽，而人已亡。”乃开视之，其后唯有空纸数幅，画一蛇盘镜中。（出《前定录》）

卷第一百五十三 定数八

李 公

唐贞元中，万年县捕贼官李公，春月与所知街西官亭子置鲙。一客偶至，淹然不去，气色甚傲。众问所能，曰：“某善知人食料。”李公曰：“且看今日鲙，坐中有人不得吃者否？”客微笑曰：“唯足下不得吃。”李公怒曰：“某为主人，故置此鲙，安有不得吃之理？此事若中，奉五千，若是妄语，当遭契阔。请坐中为证，因促吃。将就，有一人走马来云：“京兆尹召。”李公奔马去，适会有公事，李公惧晚，使报诸客但餐，恐鲙不可停。语庖人：“但留我两碟。”欲破术人之言。诸客甚讶。良久，走马来，诸人已餐毕，独所留鲙在焉。李公脱衫就座，执箸而骂。术士颜色不动，曰：“某所见不错，未知何故？”李公曰：“鲙见在此，尚敢大言。前约已定，安知某不能忽忽酬酢……”言未了，官亭子仰泥土壤，方数尺，堕落，食器粉碎，鲙并杂于粪埃。李公惊异，问厨者更有鲙否？曰：“尽矣。”乃厚谢术士，以钱五千与之。（出《逸史》）

李宗回

李宗回者，有文词，应进士举，曾与一客自洛至关。客云：“吾能先知人饮饌，毫厘不失。”临正旦，一日将往华阴县。

县令与李公旧知，先遣书报。李公谓客曰：“岁节人家皆有异饌，况县令与我旧知。看明日到，何物吃？”客抚掌曰：“大哥（“哥”疑是“奇”字）与公各饮一盞椒葱酒，食五般馄饨，不得饭吃。”李公亦未信。及到华阴县，县令传语，遣鞍马驮乘，店中安下，请二人就县。相见喜曰：“二贤冲寒，且速暖两大盞酒来，着椒葱。”良久台盘到，有一小奴与县令耳语。令曰：“总煮来。”谓二客曰：“某有一女子，年七八岁，常言何不令我勾当家事？某昨恼渠，遣检校作岁饭食。适来云，有五般馄饨，问煮那般？某云，总煮来。”逡巡，以大碗盛，二客食尽。忽有佐吏从外走云，“敕使到。”旧例合迎。县令惊，忙揖二客，鞭马而去，客遂出。欲就店终餐，其仆者已归，结束先发，已行数里。二人大笑，相与登途，竟不得饮吃。异哉，饮啄之分也。（出《逸史》）

崔朴

唐渭北节判崔朴，故荥阳太守祝之兄也。常会客夜宿，有言及宦途通塞，则曰：“崔琯及第后，五任不离释褐，令狐相七考河东廷评，六年太常博士。”尝自赋诗，嗟其蹇滞曰：“何日肩三署，终年尾百僚。其后出入清要，张宿遭遇，除谏议大夫，宣慰山东。宪宗面许，回日与相。至东洛都亭驿暴卒。崔元章在举场无成，为执权者所叹。主司要约，必与及第。入试日中风，不得一名如此。”朴因话家世曾经之事：朴父清，故平阳太守。建中初，任蓝田尉。时德宗初即位，用法严峻。是月，三日之内，大臣出贬者七，中途赐死者三，刘晏、黎干，皆是其数。户部侍郎杨炎贬道州司户参军，自朝受责，驰驿出城，不得归第。炎妻先病，至是炎虑耗达，妻闻惊，必至不起。

其日，炎夕次蓝田，清方主邮务。炎才下马，屈崔少府相见。便曰：“某出城时，妻病绵缀。闻某得罪，事情可知。欲奉烦为申辞疾，请假一日，发一急脚附书，宽两处相忧，以俟其来耗，便当首路，可乎？”清许之，邮知事吕华进而言曰：“此故不可，敕命严迅。”清谓吕华：“杨侍郎迫切，不然，申府以阙马，可乎？”华久而对曰：“此即可矣。”清于是以闻于京府，又自出俸钱二十千，买细毡，令选毡舁，顾夫直诣炎宅，取炎夫人。夫人扶病登舁，仍戒其丁勤夜行。旦日达蓝田，时炎行李简约，妻亦病稍愈，便与炎偕往。炎执清之手，问第行，清对曰：“某第十八。”清又率俸钱数千，具商于已来山程之费。至韩公驿，执清之袂，令妻出见曰：“此崔十八，死生不相忘，无复多言矣。炎至商於洛源驿，马乏，驿仆王新送骡一头。又逢道州司仓参军李全方挽运入奏，全方辄倾囊以济炎行李。后二年秋，炎自江华除中书侍郎，入相，还至京兆界，问驿使：崔十八郎在否？驿吏答曰：在。炎喜甚。顷之，清迎谒于前。炎便止之曰：“崔十八郎，不合如此相待。今日生还，乃是子之恩也。”仍连轡而行，话湘楚气候。因曰：“足下之才，何适不可？老夫今日可以力致。柏台谏署，唯所选择。”清因逊让，无敢希侥幸意。炎又曰：“勿疑，但言之。”清曰：“小谏闲且贵，敢怀是望？”炎曰：“吾闻命矣，无虑参差。”及炎之发蓝田，谓清曰：“前言当一月有期。”炎居相位十日，追洛源驿王新为中书主事，仍奏授鄂州唐年县尉李全方监察御史，仍知商州洛源监。清之所约沉然。清罢职，特就炎第谒之。初见则甚喜。留坐久之，但饮数杯而已，并不及前事。逾旬，清又往焉。炎则已有怠色，清从此退居，不复措意。后二年，再贬崖州，至蓝田，喟然太息若负者。使人召清，清辞疾不往。乃自咎曰：“杨炎可以死矣，竟不还他崔清官。”（出

《续定命录》)

李藩

李相藩，尝寓东洛。年近三十，未有宦名。夫人即崔构（“构”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庶子之女。李公寄托崔氏，待之不甚厚。时中桥胡芦生者善卜，闻（“闻”字下原本有“女”字，据明抄本删）人声，即知贵贱。李公患脑疮，又欲挈家居扬州，甚愁闷。及与崔氏弟兄访胡芦生，芦生好饮酒，人诣之，必携一壶，故谓为胡芦生。李公与崔氏各携钱三百。生倚蒲团，已半酣。崔氏弟兄先至，胡芦不为之起，但伸手请坐。李公以疾后至，胡芦生曰：“有贵人来。”乃命侍者扫地，即毕，李公已到，未下驴，胡芦生笑迎执手曰：“郎君贵人也。”李公曰：“某贫且病，又欲以家往数千里外，何有贵哉？”芦生曰：“纱笼中人，岂畏违厄。”李公请问纱笼之事，终不说。遂往扬州。居于参佐桥，使院中有一高员外，与藩往还甚熟。一旦来诣藩，既去，际晚又至，李公甚讶之。既相见，高曰：“朝来拜候，却归困甚。昼寝，梦有一人，召出城外，于荆棘中行，见旧使庄户，卒已十年，谓某曰，员外不合至此，为物所诱，且便须回，某送员外去。却引至城门。某谓之曰，汝安得在此。云，我为小吏，差与李三郎当直。某曰，何外李三郎？曰，住参佐桥之（明抄本、陈校之作“知”）员外。与李三郎往还，故此祇候。某曰，三郎安得如此？曰，是纱笼中人。诘之不肯言。因曰，某饥，员外能与少酒饭钱财否？子城不敢入，某与城外置之。某谓曰，就是三郎宅中得否？曰，若如此，是杀某也。遂觉。已令于城外与置酒席，且奉报好消息。”李公微笑，数年，张建封仆射镇扬州，奏李公为巡官校书郎。会有新罗僧，

能相人，且言张公不得为宰相。甚怀快，因令于便院中，看郎宦有得为宰相者否？遍视良久：曰，并无。张公尤不乐。曰，莫有郎官未入院否？报云，李巡官未入。便令促召，逡巡至，僧降阶迎，谓张公曰，巡官是纱笼中人，仆射且不及。张公大喜，因问纱笼中之事。僧曰，宰相冥司必潜纱笼护之，恐为异物所扰，余官即不得也。方悟胡芦生及高所说。李公竟为宰相也。信哉，人之贵贱分定矣。（出《逸史》）

韦执谊

韦执谊自相贬太子宾客，又贬崖州司马。执谊前为职方员外，所司呈诸州图。每至岭南州图，必速令将去，未尝省之。及为相，北壁有图。经数日，试往阅焉，乃崖州图矣。意甚恶之。至是，果贬崖州。二年死于海上。（出《感定录》）

袁滋

复州清溪山，焕丽无比。袁相公滋未达时，复郢间居止。因晴日，登临此山。行数里，幽小，渐奇险，阻绝无踪。有儒生以卖药为业，宇于山下。袁公与语，甚相狎，因留宿。袁公曰：“此处合有灵仙隐士。”儒生曰：“有道者五六人，每三两日即一来。不知居处。与其虽熟，即不肯细言。”袁公曰：“求修谒得否？”曰：“彼甚恶人，然颇好酒。足下但得美酒一榼，可相见也。”袁公辞归。后携酒再往，经数宿，五人果来。或鹿巾纱帽，杖藜草履，遥相与通寒温，大笑，乃临涧濯足，戏弄儒生。儒生为列席致酒，五人睹甚喜。曰：“何处得此物？且各三五盏。”儒生曰：“非某所能致，有客携来，愿

谒先生。”乃引袁公出，历拜，五人相顾失色，悔饮其酒，并怒儒生曰：“不合以外人相扰。”儒生曰：“此人志诚可赏，且是道流。稍从容，亦何伤也？”意遂渐解。见袁众谦恭甚，及时与笑语，目袁生曰：“座。”袁公再拜就席。少顷酒酣，乃注视袁公，谓曰：“此人大似西华坐禅和尚。”良久云：“直是。”便屈指数，此僧亡来四十七年。问袁公之岁，正四十七。抚掌曰：“须求官职，福祿已至。”遂与袁公握手言别。前过洞，上山头，扞萝跳跃，翩翩如鸟飞去，逡巡不见。袁公果拜相，为西川节度使。（出《逸史》）

裴度

故中书令晋国公裴度，自进士及第，博学宏词制策三科，官途二十余载。从事浙右，为河南掾。至宪宗朝，声闻隆赫，历官三署，拜御史中丞。上意推重，人情翕然。明年夏六月，东平帅李师道包藏不轨，畏朝廷忠臣，有贼杀宰辅意。密遣人由京师靖安东门禁街，候相国武元衡，仍暗中传声大呼云：“往驿坊，取中丞裴某头。”是时京师始重扬州毡帽。前一日，广陵师献公新样者一枚，公玩而服之。将朝，烛下既栉，及取其盖张焉。导马出坊之东门。贼奄至，唱杀甚厉。贼遂挥刀中帽，坠马。贼为公已丧元矣，掠地求其坠颇急。驂乘王义遽回鞚，以身蔽公。贼知公全，再以刀击义，断臂且死。度赖帽子顶厚，经刀处，微伤如线数寸，旬余如平常。及升台衮，讨淮西，立大勋，出入六朝，登庸授钺。门馆僚吏，云布四方。其始终遐永也如此。（出《续定命录》）

张轅

吴郡张轅，自奉天尉将调集。时李庶人锜在浙西，兼榷管。轅与之有旧，将往谒。具求资粮，未至，梦一人将官诰至，云：“张轅可知袁州新喻县令。”轅梦中已曾为赤尉，不宜为此，固不肯受。其人曰：“两季之俸，支牒已行，不受何为？”遂委之而去。轅觉，甚恶之。及见锜，具言将选，告以乏困。锜留之数日，将辞去。锜因谓曰：“足下选限犹远，且能为一职乎？亦可资桂玉之费。”轅不敢让，因署毗陵郡盐铁场官。轅以职虽卑而利厚，遂受之。既至所职，及视其簿书所用印，乃袁州新喻废印也。轅以四月领务，九月而罢。两季之俸，皆如其言。（出《前定录》）

赵昌时

元和十二年，宪宗平淮西。赵昌时为吴元济裨将，属张伯良。于青陵城与李诉九月二十七日战，项后中刀（“刀”原作“乃”，据明抄本改）堕马死。至夜四更，忽如睡觉。闻将家点阅兵姓名声，呼某乙，即闻唱唯应声。如是可点千余人。赵生专听之，将谓点名姓。及点竟，不闻呼之。俄而天明，赵生渐醒，乃强起，视左右死者，皆是夜来闻呼名字者也。乃知冥中点阅耳。赵生方知身不死。行归，月余疮愈。方知战死者亦有宿命耳。（出《博异志》）

卷第一百五十四 定数九

李顾言

唐监察御史李顾言，贞元末，应进士举，甚有名称。岁暮，自京西客游回，诣南省，访知己郎官。适至，日已晚，省吏告郎官尽出。顾言竦轡而东，见省东北街中，有一人挈小囊，以乌纱蒙首北去，徐吟诗曰：“放榜只应三月暮，登科又校一年迟。”又稍朗吟，若令顾言闻。顾言策马逼之，于省北有惊尘起，遂失其人所在。明年，京师自冬雨雪甚，畿内不稔，停举。贞元二十一年春，德宗皇帝晏驾，果三月下旬放进士榜。顾言元和元年及第。（出《续定命录》）

元和二相

元和中，宰相武元衡与李吉甫齐年，又同日为相。及出镇，又分领扬益。至吉甫再入，元衡亦还。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以吉甫生月遇害，年五十八。先长安忽有童谣云：“打麦，麦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曰：“以为打麦刈麦时也，麦打谓暗中突击也，三三三谓六月三日也，舞了谓元衡卒也。至元和六月，盗杀元衡，批其颅骨而去。元衡初从蜀归，荧惑犯上相星，云：“三相皆不利，始轻末重。月余，李绛以足疾免，明年十月，李吉甫暴卒，又一年，元衡

遇害。(出《感定录》)

李源

李源，洛城北惠林寺住。以其父愷为禄山所害，誓不履人事，不婚，不役僮仆。暮春之际，荫树独处。有一少年，挟弹而至。源爱其风秀，与之驯狎。问其氏行，但曰武十三。甚依阿，不甚显扬。讯其所居，或东、或西、或南、或北不定。源叔父为福建观察使，源修觐礼，武生亦云，有事东去，同舟共载。行及宋之谷熟桥，携手登岸。武曰：“与子诀矣。”源惊讯之，即曰：“某非世人也。为国掌阴兵百有余年，凝结此形。今夕，托质于张氏为男子。十五得明经，后终邑令。”又云：“子之禄亦薄。年登八十，朝廷当以谏议大夫征。后二年当卒矣。我后七年，复与君相见。”言讫，抵村户，执手分袂。既而张氏举家惊喜，新妇诞一男。源累载放迹闽南。及还，省前事，复诣村户，见一童儿形貌类武者，乃呼曰：“武十三相识耶？”答曰：“李七健乎？”其后宪宗读国史，感叹李愷、卢奕之事，有荐源名，遂以谏议大夫征，不起。明年，源卒于惠林寺。张终于宣州广德县令。(出《独异志》)

郑权

初有日者，梦沧州衙门署榜，皆作权字。以告程执恭，遂奏请改名。未几，朝命郑权代之。时人深异其事。(出《广德神异录》)

樊阳源

唐山南节判殿中侍御史樊阳源，元和中，入奏。岐下诸公携乐，于岐郊漆方亭饯饮。从事中有监察陈庶、独孤乾礼皆在幕中六七年，各叹淹滞。阳源乃曰：“人之出处，无非命也。某初名源阳，及第年，有人言至西府与取事。某时闲居洛下。约八月间，至其年七月，有表兄任密县令，使人招某骤到密县。某不得已遂出去。永通门宿。夜梦见一高冢，上一著麻衣人，似欲乡饮之礼。顾视左右，又有四人。冢上其人，乃以手招阳源，阳源不乐去。次一人从阳源前而上，又一人蹑后而上，左右四人皆上，阳源意忽亦愿去，遂继陟之。比及五人，见冢上袖一文书，是河南府送举解，第六人有樊阳源。时无樊源阳矣。及觉，甚异之。不日到密县，便患痢疾。联绵一月，困惫甚。稍间，径归洛中，谓表兄曰：“两府取解，旧例先须申。某或恐西府不得，兄当与首送密宰矣。”曰：“不可处。”但令密县海送，固不在托。及到洛中，已九月半。洛中还往，乃劝不如东府取解。已与西府所期违（“违”明抄本作“连”）矣。阳源心初未决。忽见密县解申府，阳源作第六人，不得源阳。处士石洪曰：“阳源实胜源阳。”遂话梦于洪，洪曰：“此梦固往冢者丘也，岂非登冢为丘徒哉。于此大振，亦未可知。况县申名第，一如梦中，未必比府榜出，阳源依县申第六人。孟容怒，责试官，阳源以梦告。明年，权侍郎不及第。（出《续定命录》）

吴少诚

吴少诚，贫贱时为官健，逃去，至上蔡，冻馁，求丐于侪

辈。上蔡县猎师数人，于中山得鹿。本法获巨兽者，先取其腑脏祭山神，祭毕，猎人方欲聚食。忽闻空中有言曰：“待吴尚书。”众人惊骇，遂止。良久欲食，又闻曰：“尚书即到，何不且住。”逡巡，又一人是脚力，携小袱过，见猎者，揖而坐。问之姓吴，众皆惊。食毕，猎人起贺曰：“公即当贵，幸记某等姓名。”具述本末，少诚曰：“某辈军健儿，苟免擒获，效一卒之用则足矣，安有富贵之事？”大笑执别而去。后数年为节度使，兼工部尚书。使人求猎者，皆厚以钱帛赉之。（出《续定命录》）

陈彦博

陈彦博与谢楚同为大学广文生。彦博将取解，忽梦至都堂，见陈设甚盛，若行大礼然。庭中帟幄，饰以锦绣。中设一榻，陈列几案。上有尺牋，望之照耀如金字。彦博私问主事曰：“此何礼也？”答曰：“明年进士人名，将送上界官司阅视之所。”彦博惊喜，因求一见。其人引至案旁，有一紫衣，执象简。彦博见之，敛衽而退。紫衣曰：“公有名矣，可以视之。”遂前，见有三十二，彦博名在焉。从上二人皆姓李，而无谢楚。既悟独喜，不以告人。及与楚同策试，有自中书见名者，密以告楚，而不言彦博。彦博闻之，不食而泣。楚乃谕曰：“君之能岂后于我。设使一年未利，何若是乎？”彦博方言其梦。且曰：“若果无验，吾恐终无成矣。”大学诸生曰：“诚如说，事未可知。”明旦视榜，即果如梦中焉。彦博以元和五年崔枢侍郎及第，上二人李顾行、李仍叔。谢楚明年于尹躬下擢第。（出《前定录》）

陆宾虞

陆宾虞举进士，在京师。常有一僧曰惟瑛者，善声色，兼知术数。宾虞与之往来。每言小事，无不必验。至宝历二年春，宾虞欲罢举归吴，告惟瑛以行计。瑛留止一宿。明旦，谓宾虞曰：“若来岁成名，不必归矣。但取京兆荐送，必在高等。”宾虞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事。今岁之事，尤觉甚难。”瑛曰：“不然，君之成名，不以京兆荐送，他处不可也。至七月六日，若食水族，则殊等与及第必矣。”宾虞乃书于晋昌里之牖，日省之。数月后，因于靖恭北门，候一郎官。适遇朝客，遂回憩于从孙闻礼之舍。既入，闻礼喜迎曰：“向有人惠双鲤鱼，方欲候翁而烹之。”宾虞素嗜鱼，便令做羹，至者辄尽。后日因视牖间所书字，则七月六日也。遽命驾诣惟瑛，且诒之曰：“将游蒲关，故以访别。”瑛笑曰：“水族已食矣，游蒲关何为？”宾虞深信之，因取荐京兆府，果得殊等。明年入省试毕，又访惟瑛。瑛曰：“君已登第，名籍不甚高，当在十五人之外。状元姓李，名合曳脚。”时有广文生朱侏者，时议当及第。监司所送之名未登料。宾虞因问其非姓朱乎？瑛曰：“三十三人无姓朱者。”时正月二十四日，宾虞言于从弟（原本无“弟”字，据明抄本补）符，符与石贺书（“书”原作“聿”，据明抄本改）壁。后月余放榜，状头李愔，宾虞名在十六，即三十人也。惟瑛又谓宾虞曰：“君成名后，当食禄于吴越之分，有一事甚速疾。”宾虞后从事于越，半年而暴终。（出《前定录》）

王璠

王璠以元和五年登科，梦为河南尹，平坦视事，有二客来

谒，一衣紫而东坐，一衣绯而西坐。绯者谓紫者曰：“仑邦如何处置？”曰：“已决二十，递出界讫。”觉，乃书于告牒之后别纸上。后二十年，果除河南尹。既上，洛阳令与分司郎官皆故人，从容宴语。郎官谓令曰：“仑邦如何处置？”令曰：“已决二十，递出界。”璠闻之，遽起还内，良久不出。二客甚讶曰：“吾等向者对答率易，王尹得非怒耶？”顷之，璠持告牒所记，出示二客。徐征其人，乃郎官家奴，窃财而遁，擒获送县，县为断之如此。（出《续定命录》）

崔玄亮

元和十一年，监察御史段文昌，与崔植同前入台。先是御史崔玄亮，察院之长。每以二监察后至，不由科名，接待间多所脱略。段与崔深衔之。元和十五年春，穆宗皇帝龙飞，命二公入相。段自翰林中书舍人拜，植自御史中丞拜。同在中书。时玄亮罢密州刺史，谒宰相。二相相顾，掏玄亮名曰：“此人不久往他役，而有心求官。”时门下侍郎萧俯亦在长安，因问二相。二相具以事对。萧相曰：“若如此，且令此汉闲三五年可矣。”不数日，宣州奏歙州刺史阙。其日印在段相宅，便除歙州刺史。明日，段入朝，都忘前事，到中书大怒，责吏房主事阳述云：“威权在君，更须致宰相。必是此贼纳贿除官，若不是人吏取钱，崔玄亮何由得歙州刺史？”述惶怖谢罪云：“文书都不到本房，昨日是相公手书拟名进黄。”及检勘，翻省述忘，实是自书。植欲改拟覆奏。段曰：“安知不是天与假吾手耳。”遂放敕下。（出《续定命录》）

韦贯之

武元衡与韦贯之，同年及第。武拜门下侍郎，韦罢长安尉，赴选，元衡以为万年丞。过堂日，元衡谢曰：“某与先辈同年及第，元衡遭逢，滥居此地。使先辈未离尘土，元衡之罪也。”贯之呜咽流涕而退。后数月，除补阙。是年，元衡帅西川。三年后入相。与贯之同日宣制。（出《续定命录》）

卷第一百五十五 定数十

卫次公

唐吏部侍郎卫次公，早负耿介清直之誉。宪宗皇帝将欲相之久矣。忽夜召翰林学士王涯草麻，内两句褒美云：“鸡树之徒老风烟，凤池之空淹岁月。”诘旦，将宣麻。案出，忽有飘风坠地，左右收之未竟，上意中辍，令中使止其事。仍云，麻已出，即放下，未出即止。由此遂不拜。终于淮南节度。（出《续定命录》）

李固言

相国李固言，元和六年，下第游蜀。遇一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镜下及第，后二纪拜相，当镇蜀土，某此不复见郎君出将之荣也，愿以季女为托。”明年，果状头及第。诗赋有人镜芙蓉之目。后二十年，李公登庸。其姥来谒，李公忘之。姥通曰：“蜀民老姥，尝嘱李氏者。”李公省前事，具公服谢之，延入中堂。见其女。坐定又曰：“出将入相定矣。”李公为设盛饌，不食。唯饮酒数杯，便请别。李固留不得，但言乞庇我女。因赠金皂襦帽，并不受，唯取其妻牙梳一枚，题字记之。李公从至门，不复见。及李公镇蜀日，卢氏外孙子，九龄不语，忽弄笔砚。李戏曰：“尔竟不语，何用笔砚为？”忽曰：“但庇成都老姥爱女，何愁笔砚无用耶？”李公惊悟，即遣使分访之。有巫董氏者，事金天神，即姥之女。言能语此儿，请祈华

岳三郎。李公如巫所说，是儿忽能言。因是蜀人敬（“人敬”二字原本无，据《酉阳杂俎续》二补）董如神，祈无不应。富积数百金，怙势用事，莫敢言者。洎相国崔郸来镇蜀，遽毁其庙，投土偶于江，仍判事金天王董氏杖背，递出西界。寻在贝州，李公婿卢生舍于家，其灵歇矣。（出《酉阳杂俎》）

又

李固言初未第时，过洛。有胡芦先生者，知神灵间事，曾诣而问命。先生曰：“纱笼中人，勿复相问。”及在长安，寓归德里。人言圣寿寺中有僧，善术数。乃往诣之，僧又谓曰：“子纱笼中人。”是岁元和七年，许孟容以兵部侍郎知举。固言访中表间人在场屋之近事者，问以求知游谒之所（未详姓氏）。斯人且以固言文章，甚有声称，必取甲科。因诒之曰：“吾子须首谒主文，仍要求见。”固言不知其误之，则以所业径谒孟容。孟容见其著述甚丽，乃密令从者延之，谓曰：“举人不合相见，必有嫉才者。”使诒之，固言遂以实对。孟容许第固言于榜首，而落其教者姓名。乃遣秘焉。既第，再谒圣寿寺，问纱笼中之事。僧曰：“吾常于阴府往来，有为相者，皆以形貌，用碧纱笼于庑下。故所以知。”固言竟出入将相，皆验焉。（出《蒲录记传》）

又

元和初，进士李固言就举。忽梦去看榜，见李固言第二人上第。及放榜，自是顾言，亦第二人。固言其年又落。至七年，许孟容下状头登第。（出《感定录》）

杨收

唐国相杨收，江州人。祖为本州都押衙，父维直，兰溪县主簿，生四子：发、嘏、收、严，皆登进士第。收即大拜。发已下皆至丞郎。发以春为义，其房子以祝以乘为名；嘏以夏为义，其房子以照为名；收以秋为义，其房子以巨、鱗、鉴为名；严以冬为义，其房子以注、涉、洞为名。尽有文学，登高第，号曰修行杨家。与静恭诸杨，比于华盛。收少年，于庐山修业。一日，寻幽至深隐之地，遇一道者谓曰：“子若学道，即有仙分；若必作官，位至三公，终焉有祸。能从我学道乎？”收持疑，坚进取之心，忽其道人之语。他日虽登廊庙，竟罹南荒之殒。（出《北梦琐言》）

郑朗

长庆中，青龙寺僧善知人之术。知名之士，靡不造焉。进士郑朗特谒，了不与语。及放榜，朗首登第焉。朗未之信也。累日，内索重试，朗果落。后却谒青龙僧，怡然相接，礼过前时。朗诘之：僧曰：“前时以朗君无名，若中第，却不嘉。自此位极人臣。”其后果历台铉。（出《感定录》）

段文昌

故西川节帅段文昌，字景初。父锬，为支江宰，后任江陵令。文昌少好蜀文。长自渚宫，困于尘土，客游成都，谒韦南康皋。皋与奏释褐。道不甚行，每以事业自负。与游皆高士之名（原本“名”在“士”上，据明抄本改。疑当作“高名之士”）。

遂去南康之府。金吾将军裴邠之镇梁川，辟为从事，转假廷评。裴公府罢，因抵兴元之西四十里，有驿曰鹄鸣，滨汉江，前倚巴山。有清僧依其隈，不知何许人也，常嘿其词。忽复一言，未尝不中。公有府游，闻清僧之异，径诣清公求宿，愿知前去之事。自夕达旦，曾无词。忽问蜀中闻极盛旌旆而至者谁？

公曰：“岂非高崇文乎？”对曰：“非也，更言之。”公曰：“代崇文者，武黄门也。”清曰：“十九郎不日即为此人，更盛更盛。”公寻征之，便曰：“害风妄语，阿师不知。

“因大笑而已。由是颇亦自负。户部员外韦处厚，出开州刺史。段公时任都官员外，判盐铁案。公送出都门，处厚素深于释氏，泊到鹄鸣，失访之，清喜而迎处厚。处厚因问还期，曰：“一年半岁，一年半岁。”又问终止何官？对曰：“宰相，须江边得。”又问终止何处？僧遂不答。又问段十九郎何如？答曰：“已说矣，近也近也。”及处厚之归朝，正三岁，重言一年半岁之验。长庆初，段公自相位节制西川，果符清师之言。处厚唯不喻江边得宰相，广求智者解焉。或有旁征义者，谓处厚必除浙西夏口，从是而入拜相。及文宗皇帝践阼自江邸，首命处厚为相。至是方验。与邹平公同发帅修清公塔，因刻石记其事焉。又赵宗儒节制兴元日，问其移动。遂命纸作两句诗云：“梨花初发杏花初，旬邑南来庆有余。”宗儒遂考之。清公但云：“害风阿师取次语。”明年二月，除检校右（“右”字原本作“太后”，按《唐书》一百五十八“郑余庆传”。元和九年拜检校右仆射兼兴元尹）仆射。郑余庆代其位。（出《定命录》）

崔从

宝历二年，崔从镇淮南。五月三日，瓜步镇申浙右试竞渡

船十艘，其三船平没于金山下，一百五十人俱溺死。从见申纸叹愤。时军司马皇甫曙入启事，与从同异之。座有宋生归儒者语曰：“彼之祸不及怪也。此亦有之，人数相类，但其死不同耳。”浹日，有大宴，陈于广场，百戏俱呈。俄暴风雨，庭前戏者并马数百匹，系在庑下。迅雷一震，马皆惊奔，大庑数十间平塌，凡居其下者俱压死。公令较其数，与浙右无一人差焉。（出《独异志》）

郭八郎

河中少尹郑复礼始应进士举，十上不第，困厄且甚。千福寺僧弘道者，人言昼闭关以寐，夕则视事于阴府。十祈叩者，八九拒之。复礼方蹇蹶愤惋，乃择日斋沐候焉。道颇温容之，且曰：“某未尝妄泄于人。今茂才抱积薪之叹且久，不能忍耳。勉旃进取，终成美名。然其事类异，不可言也。”郑拜请其期，道曰：“唯君期，须四事相就，然后遂志。四缺其一，则复负冤。如是者骨肉相继三榜。三榜之前，犹梯天之难。三榜之后，则反掌之易也。”郑愕视不可喻，则又拜请四事之目。道持疑良久，则曰：“慎勿言于人，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亦可以为异矣。其一，须国家改元第二年；其二，须是礼部侍郎再知贡举；其三，须是第二人姓张；其四，同年须有郭八郎。四者阙一，则功亏一篑矣。如是者贤弟、侄三榜，率须依此。”郑虽大疑其说。郁郁不乐，以为无复望也，敬谢而退。长庆二年，人有导其名姓于主文者，郑以且非再知贡举，意甚疑之，果不中第。直至改元宝历二年，新昌杨公再司文柄，乃私喜其事，未敢泄言。来春果登第。第二人姓张，名知实，同年郭八郎，名言杨。郑奇叹且久，因纪于小书之抄。私自谓曰，道言三榜

率须如此，一之已异，其可至于再乎？至于三乎？次至故尚书右丞韩（韩明抄本作讳）宪应举。大和二年，颇有籍甚之誉。以主文非再知举，试日果有期周之恤。尔后应（原本作应后。据阙史改）大和九年举，败于垂成。直至改元开成二年，高锴再司文柄，右辖私异事，明年果登上第。二人姓张，名棠；同年郭八郎，名植。因又附于小书之末。三榜虽欠其一，两榜且无小差。闺门之内，私相谓曰：“岂其然乎？”时僧弘道已不知所往矣。次至故驸马都尉颢应举，时誉转洽。至改元会昌之二年，礼部柳侍郎璟再司文柄，都尉以状头及第。第二人姓张，名潜；同年郭八郎，名京。弘道所说无差焉。（出《野史》）

张宣

杭州临安县令张宣，宝历中，自越府户曹掾调授本官。以家在浙东，意求萧山宰。去唱已前三日，忽梦一女子年二十余，修刺来谒。宣素真介，梦中不与女子见。女子云：“某是明年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见耶？”宣遂见之。礼貌甚肃。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贵境，有年数矣。今闻明府将至，故来拜谒。”宣因问县名，竟不对。宣告其族人曰：“且志之。及后补湖州安吉县令，宣以家事不便，将退之。其族人曰：“不然，前夕所梦女子，非“安”字乎？十一口非吉字乎？此阴鹭已定，退亦何益。”宣悟且笑曰：“若然，固应有定。”遂受之。及秩满，数年又将选。时江淮水歉，宣移家河南，固求宋毫一官，将引家往。又梦前时女子，颜貌如旧，曰：“明府又当宰邑，妾之邑也。”宣曰：“某前已为夫人之邑，今岂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罢秩，当即迁之居。今之所止，非旧地。然往者家属，凋丧略尽，今唯三口为累耳。明府到后数月，亦当

辞去。”言讫，似若凄怆，宣亦未谕。及唱官，乃得杭州临安县令。宣叹曰：“三口临字也。数月而去，吾其忧乎？”到任半年而卒。（出《前定录》）

韩皋

昌黎韩皋，故晋公滉之支孙。博通经史。太和五年，自大理丞调选，平判入第。名第既不绝高，又非驰逐而致，为后辈所讪。时太常丞冯荒除岳州刺史，因说人事固有前定。德皇之末，荒任太常寺奉礼。于时与皋同官。其年前进士时元佐，任协律郎。三人同约上丁日释奠武成王庙行事。荒住常乐，皋任亲仁，元佐任安邑。荒鼓动，拉二官同之太平兴道西南角。元佐忽云：“某适马上与二贤作一善梦，足下二人皆判入等，何也？请记之。”荒固书之，纪于篋中。宪宗六年，荒判入等，授兴平县尉。皋实无心望于科第，此后二十七八年，皋方判入等，皆不差忒，荒临发岳阳，召皋，特说当时之事，并取篋中所记以示之，曰：“诸公何足为讪，命使之然。”皋亦去（“去”疑是“云”字），未尝暂忘，则仆与公，何前后相悬如此？皋其年授大理正。（出《续定命录》）

卷第一百五十六 定数十一

庞 严

唐京兆尹庞严为衢州刺史，到郡数月，忽梦二僧入寝门。严不信释氏，梦中呵之。僧曰：“使君莫怒，余有先知，故来相告耳。严喜闻之，乃问曰：“余为相乎？”曰：“无。”有节制乎？”曰：“无。”然则当为何官？”曰：“类廉察而无兵权，有土地而不出畿内。过此已往，吾非所知也。曰：“然寿几何？”曰：“惜哉，所乏者寿。向使有寿，则何求不可。”曰：“何日当去此？”曰：“来年五月二十二日及明年春有除替。先以状请于廉使，愿得使下相待。时廉使（“愿得”九字原本无，据明抄本补）元稹素与严善，必就谓得请。行有日矣。其月晦日，因宴，元公复书云：“请俟交割。”严发书曰：“吾固知未可以去。”具言其梦于座中。竟以五月二十二日发。其后为京兆尹而卒。（出《前定录》）

张正矩

秘书监刘禹锡，其子咸允，久在举场无成。禹锡愤惋宦途，又爱咸允甚切，比归阙。以情诉于朝贤。太和四年，故吏部崔群与禹锡深于素分。见禹锡蹭蹬如此，尤欲推挽咸允。其秋，群门生张正谏充京兆府试官，群特为禹锡召正谏，面以咸允托之，凯首选焉。及榜出，咸允名甚居下。群怒之，戒门人曰：

“张正谏来，更不要通。”正谏兄正矩，前河中参军，应书判拔萃。其时群总科目人，考官糊名考讫，群读正矩判，心窃推许。又谓是故工部尚书正甫之弟，断意便与奏。及敕下，正矩与科目人谢主司。独正矩启叙，前致词曰：“某杀身无地以报相公深恩。一门之内，兄弟二人，俱受科名拔擢。粉骨齑肉，无以上答。”方泣下。语未终，群忽悟是正谏之兄弟。勃然曰：“公是张正谏之兄，尔贤弟大无良，把群贩名，岂有如此事，与贼何异？公之登科命也，非某本意，更谢何为。”（出《续定命录》）

刘遵古

故刑部尚书沛国刘遵古，大和四年，节度东蜀军。先是蜀人有富蓄群书。刘既至，尝假其数百篇，然未尽详阅。明年夏，涪江大泛，突入壁垒，溃里中庐舍。历数日，水势始平。而刘之图书器玩，尽为暴雨濡污。刘始命列于庭以曝之。后数日，刘于群书中，得周易正义一轴，笔势奇妙，字体稍古，盖非近代之书也。其卷末有题云：“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读周易，著此正义。从兹易号十二三，岁至一人八千口，当有大水漂溺，因得舒转晒曝。衡阳道士李德初。”刘阅其题，叹且久，穷其所自，乃蜀人所蓄之书也。于是召宾掾以视之，所谓易号十二三，岁至一人八千口者，一人八千口，盖大和字也。自上元历宝应、广德、永泰、大历、建中、兴元、贞元、永贞、元和、长庆、宝历至大和。凡更号十有三矣。与其记果相契。然不知李德初何人耳。抑非假其名以示于后乎。（出《宣室志》）

舒元舆

李太尉在中书，舒元舆自侍御史，辞归东都迁奉（“奉”字原本阙，据明抄本补）。太尉言：“近有僧自东来，云有一地，葬之必至极位。何妨取此？”元舆辞以家贫，不办别觅，遂归启护。他日，僧又经过，复谓太尉曰：“前时地，已有人用之矣。”询之，乃元舆也。元舆自刑部侍郎平章事。（出《感定录》）

李德裕

李德裕自润州，年五十四除扬州，五十八再入相，皆及吉甫之年。缙绅荣之。（出《感定录》）

又

德裕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时，尝闻一僧，善知人祸福。因召之，僧曰：“公灾未已，当南行万里。”德裕甚不乐。明日，复召之，僧且曰：“虑言之未审，请结坛三日。”又曰：“公南行之期定矣。”德裕曰：“师言以何为验？”僧即指其地，此下有石函。即命发之，果得焉。然启无所睹。德裕重之。且问南行还乎？曰：“公食羊万口，有五百未满，必当还矣。”德裕叹曰：“师实至人，我于元和中，为北部从事，尝梦行至晋山，尽目皆羊。有牧者数十，谓我曰，此侍御食羊也。尝志此梦，不泄于人。今知冥数，固不诬矣。”后旬余，灵武帅送（本书卷九八引《宣室志李德裕》条无“送”字）米暨馈羊五百。大惊，召僧告其事，且欲还之。僧曰：“羊至此，是已

为相国有矣，还之无益。南行其不返乎？”俄相次贬降，至崖州掾，竟终于贬所，时年六十三。（出《补录记传》）

李言

有进士李岳，连举不第。夜梦人谓曰：“头上有山，何以得上第？”及觉。不可名“狱”。遂更名“言”。果中第。（出《感定录》）

王沐

王沐者，涯之再从弟也。家于江南，老且穷。以涯执相权，遂跨蹇驴而至京师，索米僦舍。住三十日，始得一见涯于门屏。所望不过一簿一尉耳。而涯见沐潦倒，无雁序情。大和九年秋，沐方说涯之嬖奴，以导所欲。涯始一召，拟许以微官处焉。自是旦夕造涯之门，以俟其命。及涯就诛，仇士良收捕家人，时沐方在涯私第，谓其王氏之党，遂不免于腰领。（出《杜阳杂编》）

舒元谦

舒元谦，元舆之族。聪敏慧悟，富有春秋，元舆礼遇颇至。十年，元舆处之犹子，荐取明经第，官历校书郎。及持（“持原作”时”，据杜阳杂编中改）相印，许为曹郎命之。无何，忽以非过怒谦，至朔旦伏谒，顿不能见。由是日加谴责，为僮仆轻易。谦既不自安，遂置书于门下，辞往江表，而元舆亦不问。翌日，办装出长安，咨嗟蹇分，惆怅自失，即驻马回望，

涕泗涟如。及昭应，闻元舆之祸，方始释然（是时于宰相宅收捕家口。不问亲疏。并皆诛戮之）。当时论者，以王舒祸福之异，定分焉。（出《杜阳杂编》）

杜惊外生

杜惊与李德裕同在中书。他日，德裕谓惊曰：“公家有异人，何不遣一相访？”惊曰：“无。”德裕曰：“试思之。”曰：“但有外生，自远来求官尔。”德裕曰：“此是也。”及归，遣谒德裕。德裕问之，对曰：“太尉位极人臣，何须问也。凡人细微尚有定分，况功勋爵禄乎？且明日午时，有白兽自南窗屋而来，有小童卅角衣紫，年七岁，执竹竿，长五尺九节，驱兽，兽复南往。小童非宅内人也，试伺之。”翌日及午，果有白猫，自南窗屋而来，有卅角小童衣紫，逐之，猫复南去。乃召问之，曰：“年七岁。”数其所执竹，长五尺而九节。童乃宅外元从之子也。”略无毫发差谬。事无大小，皆前定矣。（出《闻其录》）

石雄

石雄初与康诜同为徐州帅王智兴首校。王公忌二人骁勇，奏守本官，雄则许州司马也。寻授石州刺史。有李弘约者，以石使君许下之日，曾负弘约资货，累自窘索。后诣石州，求其本物。既入石州境，弘约迟疑，恐石怒。遇里有神祠，祈享皆谓其灵。弘约乃虔启于神。神祝父子俱称神下，索纸笔，命弘约书之。又不识文字，求得村童，口占之曰：“石使君此去，当有重臣抽擢，而立武功。合为河阳凤翔节度。复有一官失望。

所以此事须秘密，不得异耳闻之。”弘约以巫祝之言，先白石君。石君相见甚悦。寻以潞州刘从谏背叛，朝廷议欲讨伐。李德裕为宰相，而亟用雄。雄奋武力，夺得天井关。后共刘振又破黑山诸蕃部落，走南单于，迎公主归国，皆雄之效也。然是鹰犬之功，非良宰不能驱驰者。及李公以太子少保分洛。石仆射诣中书论官曰：“雄立天井关及黑山之功，以两地之劳，更希一镇养老。”相府曰：“仆射潞州之功，国家已酬河阳节度使，西塞之绩，又拜凤翔。在两镇之重，岂不为酬赏也。”石乃复为左右统军，不惬其望。悉如巫者之方。德裕谪潮州，有客复陈石雄神祇之验，明其盛衰有数，稍抑其一郁矣。（出《云溪友议》）

又

会昌四年，刘稹败。当从谏时，有一人称；石雄七千人至，从谏戮之。至是石雄果七千人入潞州。（出《感定录》）

贾岛

贾岛字浪仙，元和中，元白尚轻浅，岛独变格入僻，以矫艳。虽行坐寝食，吟咏不辍。尝跨驴张盖，横截天街。时秋风正厉，黄叶可扫。岛忽吟曰：落叶满长安。求联句不可得。因搪突大京兆刘栖楚，被系一夕而释之。又尝遇武宗皇帝于定水精舍，岛尤肆侮慢，上讶之。他日有中旨，令与一官谪去，特授长江县尉，稍迁普州司仓而终。（出《摭言》）

崔洁

太府卿崔公名洁在长安，与进士陈彤同往街西寻亲故。陈

君有他见知，崔公不信。将出，陈君曰：“当与足下于裴令公亭飧鲙。”崔公不信之，笑不应。过天门街，偶逢卖鱼甚鲜。崔公都忘陈君之言，曰：“此去亦是闲人事，何如吃鲙。”遂令从者取钱买鱼，得十斤。曰：“何处去得？”左右曰：“裴令公亭子甚近。”乃先遣人计会，及升亭下马，方悟陈君之说，崔公大惊曰：“何处得人斫鲙？”陈君曰：“但假刀砧之类。当有第一部乐人来。”俄顷，紫衣三四人，至亭子游看。一人见鱼曰：“极是珍鲜，二君莫欲作鲙否？某善此艺，与郎君设手。”诘之，乃梨园第一部乐徒也。余者悉去，此人遂解衣操刀，极能敏妙。鲙将办，陈君曰：“此鲙与崔兄飧，紫衣不得鲙也。”既毕，忽有使人呼曰：“驾幸龙首池，唤第一部音声。”切者携衫带，望门而走，亦不暇言别。崔公甚叹异之。两人既飧，陈君又曰：“少顷，有东南三千里外九品官来此，得半碗清羹吃。”语未讫，延陵县尉李耿至，将赴任，与崔公中外亲旧，探知在裴令公亭子，故来告辞。方吃食羹次，崔公曰：“有脍否？”左右报已尽，只有清羹少许。公大笑曰：“令取来，与少府啜。”乃吃清羹半碗而去。延陵尉乃九品官也。食物之微，冥路已定，况大者乎？（出《逸史》）

卷第一百五十七 定数十二

李景让

唐宣宗将命相，必采中外人情合为相者三两人姓名，捻之致案上，以碗覆之。宰相阙，必添香虔祝，探丸以命草麻，上切于命。故李孝公景让，竟探名不著，有以见其命也。（出《卢氏杂记》）

李敏求

李敏求应进士举，凡十有余上，不得第。海内无家，终鲜兄弟姻属。栖栖丐食，殆无生意。大和初，长安旅舍中，因暮夜，愁惋而坐。忽觉形魂相离，其身飘飘，如云气而游。渐涉丘墟，荒野之外，山川草木，无异人间。但不知是何处。良久，望见一城壁，即趋就之，复见人物甚众，呵呼往来，车马繁闹。俄有白衣人走来，拜敏求。敏求曰：“尔非我旧佣保耶？”其人曰：“小人即二郎十年前所使张岸也。是时随从二郎泾州岸，不幸身先犬马耳。”又问曰：“尔何所事？”岸对曰：“自到此来，便事柳十八郎，甚蒙驱使。柳十八郎今见在太山府君判官，非常贵盛。每日判决繁多，造次不可得见。二郎岂不共柳十八郎是往今事须见他？”岸请先入启白。须臾，张岸复出，引敏求入大衙门。正北有大厅屋，丹楹粉壁，壮丽穷极。

又过西庑下一横门，门外多是著黄衫惨绿衫人。又见著绯紫端简而伫立者；披白衫露髻而倚墙者；有被枷锁，牵制于人而俟命者；有抱持文案，窥觑门中而将入者。如丛约数百人。敏求将入门，张岸挥手于其众曰：“官客来。”其人一时俯首开路。俄然谒者揖敏求入见，著紫衣官人具公服，立于阶下。敏求趋拜讫，仰视之，即故柳澥秀才也。澥熟顾敏求，大惊，未合与足下相见。乃揖登席，绸缪叙话，不异平生。澥曰：幽显殊途，今日吾人此来，大是非意事，莫有所由妄相追摄否？仆幸居此处，当为吾人理之。”敏求曰：“所以至此者，非有人呼也。”

“澥沉吟良久曰：‘此固有定分。然宜速返。’”敏求曰：“受生苦穷薄，故人当要路，不能相发挥乎？”澥曰：“假使公在世间作官职，岂可将他公事，从其私欲乎？苟有此图，谪罚无容逃遁矣。然要知禄命，乍（“乍”原作“非”，据明抄本改）可施力。”因命左右一黄衫吏曰：“引二郎至曹司，略示三数年行止之事。”敏求即随吏却出。过大厅东，别入一院。院有四合大屋，约六七间，窗户尽启，满屋唯是大书架，置黄白纸书簿，各题签榜，行列不知纪极。其吏止于一架，抽出一卷文，以（“以”原作“似”，据明抄本改）手叶却数十纸，即反卷十余行，命敏求读之。其文曰：“李敏求至大和二年罢举。其年五月，得钱二百四十贯。侧注朱字，其钱以伊宰卖庄钱充。又至三年得官，食禄张平子。”读至此，吏复掩之。敏求恳请见其余，吏固不许，即被引出。又过一门，门扇斜开，敏求倾首窥之，见四合大屋，屋内尽有床榻，上各有铜印数百颗，杂以赤斑蛇，大小数百余。更无他物。敏求问吏：“用此何为？”吏笑而不答。遂却至柳判官处。柳谓敏求曰：“非故人莫能至此，更欲奉留，恐误足下归计。”握手叙别。又谓敏求曰：“此间甚难得扬州毡帽子，他日请致一枚。”即顾谓张岸：可

将一两个了事手力，兼所乘鞍马，送二郎归。不得妄引经过，恐动他生人。”敏求出至府署外，即乘所借马。马疾如风，二人引头，张岸控辔，须臾到一处，天地漆黑。张岸曰：“二郎珍重。”似被推落大坑中，郎如梦觉。于时向曙，身乃在昨宵愁坐之所。敏求从此遂不复有举心。后数月，穷饥益不堪。敏求数年前，半被伊慎诸子求为妹婿，时方以修进为己任，不然纳之。至是有人复语敏求，敏求即欣然欲之。不旬，遂成姻娶。伊氏有五女，其四皆已适人，敏求妻其小者。其兄宰，方货城南一庄，得钱一千贯，悉将分给五妹为资装。敏求既成婚，即时领二百千。其姊四人曰：“某娘最小，李郎又贫，盍各率十千以助焉。”由是敏求获钱二百四十贯无差矣。敏求先有别色身名，久不得调。其年，乃用此钱参选。三年春，授邓州向城尉。任官数月，间步县城外，坏垣藁莽之中，见一古碑，文字磨灭不可识。敏求偶令涤去苔藓，细辨其题篆，云：“晋张衡碑。”因悟食禄张平子，何其昭昭欤？（出《河东记》）

又一说：李敏求暴卒，见二黄衣人追去。至大府署，求窥之，见马植在内，披一短褐，于地铺坐吃饭，四隅尽是文书架。马公早登科名，与敏求情善。遽入曰：“公安得在此？”马公惊甚，且不欲与之相见，回面向壁。敏求曰：“必无事。”乃坐从容。敏求曰：“此主何事？”曰：“人所得钱物，遂岁支足。”敏求曰：“今既得见，乃是天意，切要知一年所得如何。”马公乃为检一大叶子簿，黄纸签标，书曰，“卢弘宣年支二千贯。”开数幅，至敏求，以朱书曰，“年支三百贯，以伊宰卖宅钱充。”敏求曰：“某乙之钱簿已多矣，幸逢君子，窃欲饶求。”马公曰：“三二十千即可，多即不得。”以笔注之曰：“更三十千，以某甲等四人钱充。”复见老姥年六十余，乃

敏求姨氏之乳母，家在江淮。见敏求喜曰：“某亦得回，知郎君与判官故旧，必为李奶看年支。”敏求婴儿时，为李乳养，不得已却入，具言于马公。令左右曰：“速检来。”大贴文书曰：“阿李年支七百。”敏求趋出，见老奶告知，嗟怨垂泪。使者促李公去，行数十里，却至壕城，见一坑深黑，使者自后推之，遂觉。妻子家人，围绕啼泣，云卒已两日。少顷方言，乃索纸笔细纪。敏求即伊慎之婿也。妻兄伊宰为军使，卖伊公宅，得钱二百千。至岁尽，望可益三十千。亦无望焉。偶于街中。遇亲丈人赴选。自江南至。相见大喜。邀食。与乡里三人，皆以敏求情厚者，同赠钱三十千，一如簿中之数。卢弘宣在城，有人知者，为卢公话之，卢公计其俸禄，并知留后使所得钱，毕二千贯无余。李奶已流落，不在姨母之家，乞食于路。七百之数，故当箕敛，方可致焉。（出《逸史》）

李君

行至昭应，曰：“某隐居，饮西岳，甚荷郎君相厚之意。有故，明旦先径往城中，不得奉陪也。莫要知向后事否？”君再拜恳请，乃命纸笔，于月下凡书三封。次第缄题之。”“甚急则开之。”乃去。五六举下第。欲归无粮食。将住，求容足之地不得，曰：“此为穷矣。仙兄书可以开也。”遂沐浴，清旦焚香启之，曰：“某年月日，以困迫无资用，开一封。可青龙寺门前坐。”见讫遂往。到已晚矣。望至昏时，不敢归。心自笑曰：“此处坐，可得钱乎？”少顷，寺主僧领行者至，将闭门。见李君曰：“何人？”曰：“某驴弱居远，前去不得，将寄宿于此。”僧曰：“门外风寒不可，且向院中。”遂邀入，牵驴随之。具馔烹茶。夜艾，熟视李君，低头不语者良久。乃

曰：“郎君何姓？”曰：“姓李。”僧惊曰：“松滋李长官识否？”李君起颦蹙曰：“某先人也。”僧垂泣曰：“某久故旧，适觉郎君酷似长官。然奉求已多日矣，今乃遇。”李君涕流被面。因曰：“郎君甚贫，长官比将钱物到求官。至此狼狈。有钱二千贯，寄在某处。自是以来，如有重负。今得郎君分付，老僧此生无事矣。明日留一文书，便可挈去。”李君悲喜。及旦，遂载辎而去。鬻宅安居，遽为富室。又三数年不第，尘土困悴，欲罢去，思曰：“乃一生之事，仙兄第二缄可以发也。”又沐浴，清旦启之，曰：“某年月日，以将罢举，可开第二封，可西市鞦轳行头坐。”见讫复往。至即登楼饮酒。闻其下有人言，交他郎君平明即到此，无钱，即道，元是不要钱及第。李君惊而问之，客曰：“侍郎郎君有切故，要钱一千贯，致及第。昨有共某期不至者，今欲去耳。”李君问曰：“此事虚实？”客曰：“郎君见在楼上房内。”李君曰：“某是举人，亦有钱，郎君可一谒否？”曰：“实如此，何故不可。”乃却上，果见之，话言饮酒。曰：“侍郎郎君也。云，主司是亲叔父。乃面定约束。明年果及第。后官至殿中江陵副使，患心痛，少顷数绝，危迫颇甚。谓妻曰：“仙师第三封可以开矣。”妻遂灌洗，开视之云：“某年月日，江陵副使忽患心痛，可处置家事。”更两日卒。（出《逸史》）

马举

淮南节度使马举讨庞勋，为诸道行营都虞侯。遇大阵，有将在皂旗下，望之不入贼，使二骑斩之，骑回云：“大郎君也。”举曰：“但斩其慢将，岂顾吾子。”再遣斩之，传首阵上，不移时而败贼。后大军小衄，举落马，坠桥下而死。夜深复苏，

见百余人至，云：“马仆射在此。”一人云：“仆射左肋一骨折。”又一人云：“速换之。”又曰：“无以换之。”又令取柳木换，遂换之。须臾便晓，所损乃痊，并无所苦。及镇扬州，检校左仆射。（出《闻奇录》）

郑延济

宰相堂饭，常人多不敢食。郑延昌在相位，一日，本厅欲食次，其弟延济来，遂与之同食。延济手秉饘飧，餐及数口，碗自手中坠地。遂中风痹，一夕而卒。（出《中朝故事》）

李生

契贞先生李义范，住北邙山玄元观。咸通末，已数年矣，每入洛城徽安门内，必改服歇辔焉。有李生者，不知何许人，年貌可五十余，与先生叙宗从之礼，揖诣其所居。有学童十数辈，生有一女一男。其居甚贫窶，日不暇给。自此先生往来，多止其学中，异常款狎。忽一夕，诣邙山，与先生为别。拥炉夜话，问其将何适也？生曰：“某此别辞世矣，非远适也。某受命于冥曹，主给一城内户口逐日所用之水。今月限既毕，不可久住。后三日死矣。五日，妻男葬某于此山之下，所阙者顾送终之人。比少一千钱，托道只贷之，故此相嘱，兼告别矣。”因曰：“人世用水，不过日用三五升，过此必有减福折算，切宜慎之。问其身后生计，生曰：“妻聘执丧役夫姓王，某男后当为僧。然其僧在江南，二年外方至，名行成。未至间，且寄食观中也。”先生（“生”下疑脱“曰”字）使令入道可乎？生曰：“伊是僧材，不可为道。非人力所能遣。此并阴鹭品

定。言讫，及晓告去。”自是累阻寒雪，不入洛城。且五日矣，初霁，李生之妻与数辈诣先生，云：“李生谢世，今早葬于山下，欠一千钱，云尝托先生助之，故来取耳。仍将男寄先生院。”后江南僧行成果至，宿于先生室，因以李生之男委之，行成欣然携去。云：“既承有约，当教以事业，度之为僧。”二岁余，行成复至，已为僧矣。诵法华经甚精熟焉。初先生以道经授之，经年不能记一纸。人之定分，信有之焉。（出《录异记》）

卷第一百五十八 定数十三

成 汭

唐天祐中，淮师围武昌，杜洪中令乞师于梁王。梁与荆方睦，乃讽成中令汭帅兵援之。汭欲往亲征，乃力造巨舰一艘，三年而成，号曰和州载。舰上列厅宇泊司局，有若衙府之制。又有齐山截海之名。其余华壮，即可知也。饰非拒谏，断自其意。幕寮俯仰，不措一辞。唯孔目吏杨厚赞成之。舟次破军山下，为吴师纵燎而焚之，汭竟溺死，兵士溃散。先是改名曰汭，字即水内也。水内之死，岂前兆乎。湖南及朗州军入江陵，俘载军民职掌伎巧僧道伶官，并归长沙，改汭之名。和州之说，前定矣。（出《北梦琐言》）

杨蔚

唐杨蔚使君典洋源。道者陈休复每到州，多止于紫极宫。弘农甚思一见，而颖川辄便他适。乃谓诸道士曰：“此度更来，便须申报。”或一日再至，遽令申白。俄而州将拥旆而至，遂披揖。杨公曰：“向风久矣，幸获祇奉。敢以将来禄算为请，勿讶造次。”颖川呼人为卿，乃谓州牧曰：“卿三为刺史，了更无言。”杨不悻，以其曾典两郡，至此三也。自是常以见任为终焉之所。迨后秩满无恙，不谕其言。无何又授此州，亦终考限。罢后又除是郡。凡三任。竟殁于邦。即三为刺史之说，果在于此乎？杨公季弟汭，为愚话之。（出《北梦琐言》）

欧阳澥

欧阳澥者，四门之孙也。薄善词赋，出入场中，近二十年。善和韦中令在阁下，澥则行

卷及门。凡十余载，未尝一面，而澥庆吊不亏。韦公虽不言，而意甚怜之。中和初，公随驾至西川，命相。时澥寓居汉南，公访知行止，以私书令襄帅刘巨容，俾澥计偕。巨容得书大喜，待以厚礼，首荐之外，资以千余缗，复大宴于府幕。既而撰日遵路。无何，一夕心病而卒。巨容因籍澥答书，呈于公。公览之抚然。因曰：“十年不见，灼然不错。”（出《摭言》）

伊璠

黄巢污践宫阙，与安朱之乱不侔。其间尤异，各为好事传记。轩裳农贾，挈妻孥潜迹而出者，不可胜记。至有积月陷寇终日逃避，竟不睹贼锋者。独前泾阳令伊璠，为戎所得，屡脱命于刃下。其后血属相失，村服晦行，及蓝关，为猛兽搏而食之。患祸之来，其可苟免？（出《唐阙史》）

顾彦朗

东川顾彦朗，以蔡叔向为副使。感微时之恩，惟为戎倖而尝加敬。其弟彦晖嗣袭，酷好洁净，尝嫌人臭，左右薰香而备给使。幕寮皆中朝子弟，亦涉轻薄。韦太尉照度，收复蜀城，以彦晖为招讨副使。在军中，每旦率幕官同谒掌武，而蜀先主预焉，共轻忽之。虽昭度亦嫌其不恭。彦晖袭兄位。尔后为蜀主所破，手刃一家，郎官温术等毙焉，先是蔡叔向（“向”字

原本阙，据明抄本补）职居元寮，乃顾氏之心膂，与所辟朝士，优游樽俎，不相侔矣。小顾既是尊崇，嫌其掣肘。王先生因其隙，宣言以间之。且曰：“拈却蔡中丞，看尔得否？”由是叔向辞职闲居，王乃举军而伐之。在蜀，有术士朱洽者，常谓人曰：“二顾虽位尊方镇，生无第宅，死无坟墓。”人莫谕之。或曰：二顾自天德军小将，际会立功，便除东川，弟兄迭据。大顾相薨，遗命焚骸，归葬丰州，会多事未果。至小顾狼狽之日，送终之礼又阙焉。即朱氏言，于斯验矣。（出《北梦琐言》）

李甲

唐天祐初，有李甲，本常山人。逢岁饥谨，徙家邢台西南山谷中。樵采鬻薪，以给朝夕。曾夜至大明山下，值风雨暴至，遂入神祠以避之。俄及中宵，雷雨方息。甲即寝于庙宇之间，松柏之下。须臾有呵殿之音，自远而至。见旌旗闪闪，车马阗阗，或擐甲胄者，或执矛戟者，或危冠大履者，或朝衣端简者，揖让升阶，列坐于堂上者十数辈，方且命酒进食。欢语良久，其东榻之长，即大明山神也，体貌魁梧，气岸高迈。其西榻之首，即黄泽之神也，其状疏而瘦，其音清而朗。更其次者，云是漳河之伯。余即不知其名。坐谈论，商榷幽明之事。其一曰：“禀命玉皇，受符金阙。太行之面，清漳之湄，数百里间，幸为人主，不敢逸豫怠惰也，不敢曲法而徇私也，不敢恃尊而害下也。兢兢惕惕，以承上帝，用治一方。故岁有丰登之报，民无扎瘥之疾。我之所治，今兹若是。”其一曰：“清冷之域，泱泱之区，西聚大巔，东渐巨浸，连陂凑泽，千里而遥。余奉帝符，宅兹民庶，虽雷电之作由己也，风波之起由己也，鼓怒驰骤，人罔能制予。予亦非其诏命，不敢有为也；非其时会，

不敢沿溯也。正而御之，静而守之，遂致草木茂焉，鱼鳖蕃焉，感卤磊块而滋殖，萑蒲蓊郁而发生。上天降鉴，亦幸无横沴尔。

“又一曰：‘岭之地，嶠之都，分块圻之一隔，总飞驰之众类。熊罢虎豹，乌鹄雕鹗。动止咸若，罔敢害民。此故予之所职耳，何假乎备言。’座上僉曰：‘唯唯。’大明之神，忽扬目盱衡，咄嗟长叹而谓众实曰：‘诸公镇抚方隅，公理疆野，或水或陆，各有所长。然而天地运行之数，生灵厄会之期，巨盗将兴，大难方作。虽群公之善理，其奈之何？’众咸问：‘言何谓也？’大明白曰：‘余昨上朝帝所，窃闻众圣论将来之事，三十年间，兵戎大起。黄河之北，沧海之右，合屠害人民六十余万人。当是时也，若非积善累仁，忠孝纯至者，莫能免焉。兼西北方有华胥遮毗二国，待兹人众，用实彼土焉。岂此生民寡祐，当其杀戮乎？’众皆顰蹙相视曰：‘非所知也。’食既毕，天亦将曙，诸客各登车而去。大明之神，亦不知所在。及平旦，李甲神思恍然，有若梦中所遇。既归，具以始末书而志之。言于邻里之贤者，自后三十余载，庄皇与梁朝对垒河岸，战阵相寻。及晋宋，戎虏乱华，干戈不息，被其涂炭者，何啻乎六十万焉。今详李生所说，殆天意乎？非人事乎？（出《刘氏耳目记》）

房知温

故青帅房公知温，少年与外弟徐裯（“裯”字原本阙，据明抄本补）为盗于袞郛之境，昼则匿于古墓。一夕遇雨未出间，二鬼至。一鬼曰：“此有节度上（明抄本“上”作“土”）主，宜缓之。”与外弟俱闻之。二人相问曰：“适闻外面语否？”徐曰：“然。”房曰：“吾与汝未知孰是？来宵汝当宿于他

所，吾独在此以验之。”迨夕，二鬼又至。一鬼复曰：“昨夜贵人尚在矣。”房闻之喜。后果节制数镇，官至太师中书令东平王。则知晋书说魏阳元闻鬼以三公呼之，为不谬矣。（出《玉堂闲话》）

窦梦征

朱梁翰林窦学士梦征，以文学称于世。时两浙钱尚父有元帅之命。窦以钱公无功于本朝，僻在一方，坐邀渥泽，不称是命，乃抱麻哭于朝。翌日，窦谪掾于东州。及失意被谴，尝郁郁不乐。曾梦有人谓曰：“君无自苦，不久当复故职。然将来慎勿为丞相。苟有是命，当万计避之。”其后窦复居禁职。有顷，迁工部侍郎。窦忽忆梦中所言，深恶其事。然已受命，不能逊避。未几果卒。（出《玉堂闲话》）

许生

汴州都押衙朱仁忠家有门客许生，暴卒，随使者入冥。经历之处，皆如郡城。忽见地堆粟千石，中植一牌曰：“金吾将军朱仁忠食禄。”生极讶之。洎至公署，使者引入一曹司。主吏按其簿曰：“此人乃误追之矣。”谓生曰：“汝可止此，吾将白于阴君。然慎勿窥吾簿。”吏既出，生潜目架上有签牌曰：“人间食料簿。”生潜忆主人朱仁忠不食酱，可知其由。遂披簿求之，多不晓其文。逡巡，主吏大怒。已知其不慎，裊目责之。生恐惧谢过，告吏曰：“某乙平生受朱仁忠恩，知其人性不食酱，是敢窃食簿验之。愿恕其罪。”吏怒稍解，自取食簿，于仁忠名下，注大豆三合。吏遂遣前使者引出放还。其径

路微细，随使者而行。忽见一妇女，形容憔悴，衣服褴褛，抱一孩子，拜于道旁。谓生曰：“妾是朱仁忠亡妻，顷年因产而死，竟未得受生。饥寒尤甚，希君济以准资缗数千贯。”生以无钱辞之。妇曰：“所求者楮货也。君还魂后，可致而焚之。兼望仁忠与写金光明经一部忏之，可指生路也。”既而先行，直抵相国寺，将其阄，为使者所推，踣地而寤。仁忠既悲喜，问其冥间之事。生曰：“君非久，必任金吾将军。”言其牌粟之事，又话见君亡妻，言其形实无差。后与仁忠同食，乃言自君亡后，忽觉酱香，今嗜之颇甚，乃是注大豆三合之验也。自尔朱写经毕，许生燔纸数千。其妇于寐中辞谢而去。朱果为金吾将军。显晦之事，不差毫厘矣。（出《玉堂闲话》）

杨鼎夫

进士杨鼎夫富于词学，为时所称。顷岁，会游青城山。过皂江，同舟者约五十余人。至于中流，遇暴风飘荡，其船抵巨石，倾覆于洪涛间。同济之流，尽沉没底。独鼎夫似有物扶助，既达岸，亦困顿矣。遽有老人以杖接引，且笑云：“元是盐里人，本非水中物。”鼎夫未及致谢，旋失老人所之。因作诗以记。后归成都，话与知己。终莫究盐里人之义。后为权臣安思谦幕吏，判榷盐院事，遇疾暴亡。男文则，以属分料盐百余斤裹束，将上蜀郊营葬。至是盐里之词方验。鼎夫旧记诗曰：“青城山峭皂江寒，欲度当时作等闲。棹逆狂风趋近岸，舟逢怪石碎前湾。手携弱杖仓皇处，命出洪涛顷刻间。今日深恩无以报，令人差记雀衔环。”（出《北梦琐言》）

牛希济

蜀御史中丞牛希济，文学繁赡，超于时辈。自云：早年未出学院，以词科可以俯拾。或梦一人介金曰：“郎君分无科名，四十五已上，方有官禄。”觉而异之。旋遇丧乱，流寓于蜀，依季父也（大阮即给事中峤也）。仍以气直嗜酒，为季父所责。旅寄巴南，旋聆开国，不预劝进。又以时辈所排，十年不调。为先主所知，召对，除起居郎，累加至宪长。是知向者之梦，何其神也。（出《北梦琐言》）

阴君文字

顷岁有一士人，尝于寝寐间若被官司追摄，因随使者而去。行经一城，云是镇州，其间人物稀少。又经一城，云是幽州，其间人物众广。士人乃询使者曰：“镇州萧疏，幽州繁盛，何其异乎？”使者曰：“镇州虽然少人，不日亦当似幽州矣。”有顷至一处，有若公府。中有一大官，见士人至前，即曰：“误追此人来，宜速放去。”士人知是阴司，乃前启阴官曰：“某虽蒙放还，愿知平生官爵所至。”阴官命取纸一幅，以笔墨画纸，作九个围子。别取青笔，于第一个围子中，点一点而与之。士人置诸怀袖，拜谢而退。及寤，其阴君所赐文字，则宛然在怀袖间，士人收藏甚秘。其后镇州兵士，相继杀伤甚众。故知阴间镇州，即日人众，当不谬耳。其士人官至冀州录事参军，缣缕而卒。阴官画九围子者，乃九州也，冀州为九州之第一，故点之；其点青者，言士人只止于录事参军，绿袍也。（出《玉堂闲话》）

贫妇

谚云：一饮一啄，系之于分。斯言虽小，亦不徒然。常见前张宾客澄言，顷任镇州判官日，部内有一民家妇，贫且老，平生未尝获一完全衣。或有哀其穷贱，形体袒露，遗一单衣。其妇得之，披展之际，而未及体，若有人自后掣之者，举手已不知衣所在。此盖为鬼所夺也。（出《玉堂闲话》）

支戡

江左有支戡者，余干人，世为小吏，至戡，独好学为文。窃自称秀才。会正月望夜，时俗取饭箕，衣之衣服，插箸为嘴，使画盘粉以卜。戡见家人为之，即戏祝曰：“请卜支秀才他日至何官？”乃画粉宛成司空字。又戡尝梦至地府，尽阅名簿，至己籍云：“至司空，年五十余。”他人籍不可记，唯记其友人郑元枢云：“贫贱无官，年四十八。”元枢后居浙西，廉使徐知谏宾礼之，将荐于执政，行有日矣，暴疾而卒。实年四十八。戡后为金陵观察判官，检校司空。恒以此事话于亲友，竟卒于任，年五十一。（出《稽神录》）

卷第一百五十九 定数十四（婚姻）

定婚店

杜陵韦固，少孤，思早娶妇，多岐，求婚不成。贞观二年，将游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马潘昉女为议者，来旦期于店西龙兴寺门。固以求之意切，旦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巾囊，坐于阶上，向月检书。覩之，不识其字。固问曰：“老父所寻者何书？固少小苦学，字书无不识者。西国梵字，亦能读之。唯此书目所未覩，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间书，君因得见。”固曰：“然则何书也？”曰：“幽冥之书。”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平，非某不当来也。凡幽吏皆主人生之事，主（“主”原作“生”，据明抄本改）人可不行其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辨耳。”固曰：“然则君何主？”曰：“天下之婚牍耳。”固喜曰：“固少孤，尝愿早娶，以广后嗣。尔来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者人有期此，与议潘司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君之妇适三岁矣。年十七，当入君门。”因问囊中何物？曰：“赤绳子耳，以系夫妇之足，及其坐则潜用相系。虽仇敌之家，贵贱悬隔，天涯从宦，吴楚异乡，此绳一系，终不可追。君之脚已系于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为？”曰：“此店北卖菜家姬女耳。”固曰：“可见乎？”曰：“陈尝抱之来，卖菜于是。能随我行，当示君。”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书揭囊而行。固逐之入菜（“菜”原本作“

米”，据明抄本改）市。有眇姬，抱三岁女来，弊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杀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当食大禄，因子而食邑，庸可杀乎？”老人遂隐：“固磨一小刀，付其奴曰：“汝素干事，能为我杀彼女，赐汝万钱。”奴曰：“诺。”明日，袖刀入菜肆中，于众中刺之而走。一市纷扰，奔走获免。问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间。”尔后求婚，终不遂。又十四年，以父荫叅相州军（“军”原作“君”，据明抄本改）。刺史王泰俾摄司户掾，专鞫狱，以为能，因妻以女。可年十六七，容色华丽。固称惬之极。然其眉间常贴一花钿，虽沐浴闲处，未尝暂去。岁余，固逼问之，妻潸然曰：“妾郡守之犹子也，非其女也。畴昔父曾宰宋城，终其官。时妾在襁褓，母兄次歿。唯一庄在宋城南，与乳母陈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给朝夕。陈氏怜小，不忍暂弃。三岁时，抱行市中，为狂贼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间，叔从事卢龙，遂得在左右，以为女嫁君耳。”固曰：“陈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因尽言之，相敬逾极。后生男鯤，为雁门太守，封太原群左夫人。知阴鹭之定，不可变也。宋城宰闻之，题其店曰“定婚店”。（出《续幽怪录》）

崔元综

崔元综任益州叅军日，欲娶妇，吉日已定。忽假寐，见人云：“此家女非君之妇，君妇今日始生。”乃梦中相随，向东京履信坊十字街西道北有一家，入宅内东行屋下，正见一妇人生一女子，云：“此是君妇。”崔公惊寤，殊不信之。俄而所平章女，忽然暴亡。自此后官至四品，年五十八，乃婚侍郎韦

陟堂妹，年始十九。虽嫌崔公之年，竟嫁之。乃于履信坊韦家宅上成亲，果在东行屋下居住。寻勘岁月，正是所梦之日，其妻适生。崔公至三品，年九十。韦夫人与之偕老，向四十年，食其贵禄也。（出《定命录》）

卢承业女

户部尚书范阳卢承庆，有兄子，将笄而嫁之，谓弟尚书左丞承业曰：“吾为此女，择得一婿乃曰裴居道。其相位极人臣。然恐其非命破家，不可嫁也。”承业曰：“不知此女相命，终他富贵否？”因呼其侄女出，兄弟熟视之。承业又曰：“裴即位至郎官，其女即合丧逝，纵后遭事，不相及也。年嫁与之。居道官至郎中，其妻果歿。后居道竟拜中书令，被诛籍没，久而方雪。”（出《定命录》）

琴台子

赵郡李希仲，天宝初，宰偃师。有女曰闲仪，生九岁，嬉戏于廨署之花栏内。忽有人遽招闲仪曰：“鄙有恳诚，愿托贤淑，幸毕词，勿甚惊骇。”乃曰：“鄙为崔氏妻，有二男一女。男名琴台子，鄙尤钟念。生六十日，鄙则谢去。夫人当为崔之继室，敢以念子为托。实仁愍之。”因悲恻怨咽，俄失所在。闲仪亦沉迷无所觉知矣。家人善养之，旬日无恙。希仲秩满，因家洛京。天宝末，幽蓟起戎，希仲则挈家东迈，以避兵乱。行至临淮，谒县尹崔祈。既相见，情款依然。各叙祖（“祖”原作“相”，据明抄本改）姻。崔乃内外三从之昆仲也。时崔丧妻半岁，中馈无主，幼稚零丁。因求娶于希仲。希仲家贫时

危，方为远适，女况成立，遂许成亲。女既有归，将谋南度。偃师故事，初不省记。一日，忽闻崔氏中堂，沉痛大哭。即令询问，乃闲仪耳。希仲遇自询问，则出一女孩曰：“此花栏所谓琴台子者也。”因是倍加抚育，名之灵遇，及长，官至陈郡太守。（出《续玄怪录》）

武殷

武殷者，邺郡人也。尝欲（原本无“欲”字，据前定录补）娶同郡郑氏，则殷从母之女。姿色绝世，雅有令德，殷甚悦慕，女意亦愿从之。因求为婿，有诚约矣。无何，迫于知己所荐，将举进士。期以三年，从母许之。至洛阳，闻勾龙生善相人，兼好饮酒，时特造焉。生极喜，与之意夕。因为殷曰：“子之禄与寿甚厚，然而晚遇，未至七十而有小厄。”殷曰：“今日之虑，未暇于此。请以近事言之。”生曰：“君言近事，非名与婚乎？”殷曰：“然。”生曰：“自此三年，必成大名。如婚娶，殊未有兆。”殷曰：“约有所娶，何言无兆？”生笑曰：“君之娶郑氏乎？”曰：“然。”生曰：“此固非君之妻也。君当娶韦氏，后二年始生，生十七年而君娶之。”时当官，未逾年而韦氏卒。殷异其言，固问郑氏之夫，曰：“即同郡郭子元也。子元娶五年而卒。然将嫁之夕，君其梦之。”既二年，殷下第，有内黄人郭绍，家富于财，闻郑氏美，纳赂以求其婚。郑氏之母聚族谋曰：“女年既笄，殷未成事。吾老矣，且愿见有所适。今有郭绍者求娶，吾欲许之，何如？”诸子曰：“唯命。”郑氏闻之泣恚，将断发为尼者数四。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若将不救。时殷在京师，其夕梦一女，呜咽流涕，似有所诉。视之即郑氏也。乃惊问，久之言曰：“某尝慕君子之德，

亦知君之意，且曾许事君矣。今不幸为尊长所逼，将适他氏。没身之叹，知复何言。”言讫，相对而泣。因惊觉悲惋，且异其事。乃发使验之，则果适人。问其姓氏，则郭绍也。殷数日，思勾龙生言颇验，然疑其名之异耳。及肃宗在储名绍，遂改为子元也。殷明年擢第。更二年而子元卒。后十余年，历位清显。每求娶，辄不应。后自尚书郎谪官韶阳，郡守韦安贞固以女妻之。殷念勾龙生之言，恳辞不免。娶数月而韦氏亡矣。其后皆验，如勾龙生之言尔。（出《前定录》）

卢生

弘农令之女既笄，适卢生。卜吉之日，女巫有来者。李氏之母问曰：“小女今夕适人，卢郎常来，巫当屡见，其人官禄厚薄？”巫者曰：“所言卢郎，非长髯者乎？”曰：“然。然则非夫人之子婿也。夫人之婿，中形而白，且无须也。”夫人惊曰：“吾之女今夕适人，得乎？”巫曰：“得”。夫人曰：“既得适人，又何以云非卢郎乎？”曰：“不知其由，则卢终非夫人之子婿也。”俄而卢纳采，夫人怒巫而示之。巫曰：“事在今夕，安敢妄言。”其家大怒，共唾而逐之。及卢乘轩车来，展亲迎之礼。宾主礼具。解珮约花，卢生忽惊而奔出，乘马而遁，众宾追之不返。主人素负气，不胜其愤。且恃其女之容，邀容皆入，呼女出拜。其貌之丽，天下罕敌。指之曰：“此女岂惊人者耶？令而不出，人其以为兽形也。”众人莫不愤叹。主人曰：“此女已奉见，宾客中有能聘者，愿赴今夕。”时郑某官某，为卢之宾，在坐起拜曰：“愿示门馆。”于是奉书择相，登车成礼。巫言之貌宛然。乃知巫之有知也。后数年，郑任于京，逢卢问其事。卢曰：“两眼赤，且太如朱盏，牙长

数寸，出口之两角。得无惊奔乎？”郑素与卢相善，骤出其妻以示之，卢大惭而退。乃知结缡之亲，命固前定，不可苟而求之也。（出《续玄怪录》）

郑还古

太学博士郑还古，婚刑部尚书刘公之女。纳吉礼后，与道士寇璋宿昭应县。夜梦乘车过小三桥，至一寺后人家，就与婚姻。主人姓房。惊觉，与寇君细言，以纸笔记其事。寇君曰：“新婚偶为此梦，不足怪也。”刘氏寻卒，后数年，向东洛，再娶李氏。于昭城寺后假宅拜席日，正三桥，宅主姓韩。时房直温为东洛少尹，是妻家旧，筵饌之类，皆房公所主。还古乃悟昔年之梦，话于宾客，无不叹焉。（出《逸史》）

卷第一百六十 定数十五（婚姻）

秀师言记

唐崔晤、李仁钧二人中外弟兄，崔年长于李。在建中末，偕来京师调集。时荐福寺有僧神秀，晓阴阳术，得供奉禁中。会一日，崔李同诣秀师。师泛叙寒温而已，更不开一语。别揖李于门扇后曰：“九郎能惠然独赐一宿否？小僧有情曲欲陈露左右。”李曰：“唯唯。”后李特赴宿约。饌且丰洁，礼甚谨敬。及夜半，师曰：“九郎今合选得江南县令，甚称意。从此后更六年，摄本府虬曹。斯乃小僧就刑之日，监刑官人即九郎耳。小僧是吴儿，酷好瓦棺寺后松林中一段地，最高敞处。上元佳境，尽在其间。死后乞九郎作宰堵坡（梵语浮图）于此，为小师藏骸骨之所。”李徐曰：“斯言不谬，违之如皎日。”秀泫然流涕者良久。又谓李曰：“为余寄谢崔家郎君，且崔只有此一政官，家事零落，飘寓江徼。崔之孤，终得九郎殊力。九郎终为崔家女婿。秘之秘之。”李诘旦归旅舍，见崔，唯说秀师云，某说终为兄之女婿。崔曰：“我女纵薄命死，且何能嫁与田舍老翁作妇？”李曰：“比昭君出降单于，犹是生活。”二人相顾大笑。后李补南昌令，到官有能称。罢摄本府虬曹。有驿递流人至州，坐泄宫内密事者。迟明宣诏书，宜付府笞死。流人解衣就刑次，熟视监刑官，果李虬也。流人即神秀也。大呼曰：“瓦棺松林之请，子勿食言。”秀既死，乃掩泣请告，捐俸赁扁舟，择干事小吏，送尸柩于上无县。买瓦棺寺松林中地，垒浮图以葬之。时崔令即弃世已数年矣。崔之异母弟晔，

携孤幼来于高安。晔落拓者，好旅游。惟小妻殷氏独在（殷氏号太乘，又号九天仙也）就学秦筝于常守坚，尽传其妙。获食孤女，甚有恩意。会南昌军伶能筝者，求丐高安，亦守坚之弟子，故殷得见之。谓军伶曰：“崔家小娘子，容德无比。年已及笄，供奉与他（“他”原作“把”，据明抄本改）取家状。到府日，求秦晋之匹可乎？”军伶依其请。至府，以家状历抵士人门，曾无影响。后因谒盐铁李侍御（即李仁钧也），出家状于怀袖中，铺张几案上。李悯然曰：“余有妻丧，已大期矣。侍余饥饱寒燠者，顽童老嫗而已。徒增余孤生半死之恨，蚤夜往来于心。矧崔之孤女，实余之表侄女也。余视之，等于女弟矣。彼亦视余犹兄焉。征曩秀师之言，信如符契。纳为继室，余固崔兄之夙眷也。”遂定婚崔氏。（出《异闻录》）

李行修

故谏议大夫李行修娶江西廉使王仲舒女。贞懿贤淑，行修敬之如宾。王氏有幼妹，尝挈以自随。行修亦深所鞠爱，如己之同气。元和中，有名公与淮南节度李公鄴论亲，诸族人在洛下。时行修罢宣州从事，寓居东洛。李家吉期有日，固请行修为宾。是夜礼竟，行修昏然而寐。梦己之再娶，其妇即王氏之幼妹。行修惊觉，甚恶之。遽命驾而归。入门，见王氏晨兴，拥膝而泣。行修家有旧使苍头，性颇凶横，往往忤王氏意。其时行修意王氏为苍头所忤，乃骂曰：“还是此老奴。”欲杖之，寻究其由，家人皆曰：“老奴于厨中自说，五更作梦。梦阿郎再娶王家小娘子。”行修以符己之梦，尤恶其事，乃强喻王氏曰：“此老奴梦，安足信？”无何，王氏果以疾终。时仲舒出牧吴兴，及凶问至，王公悲恻且极。遂有书牒，意托行修续亲。

行修伤悼未忘，固阻王公之请。有秘书卫随者，即故江陵尹伯玉之子，有知人之鉴，言事屡中。忽谓行修曰：“侍御何怀亡夫人之深乎？如侍御要见夫人，奚不问稠桑王老。”后二三年，王公屡讽行修，托以小女，行修坚不纳。及行修除东台御史，是岁，汴人李介逐其帅，诏征徐泗兵讨之。道路使者星驰，又大掠马。行修缓辔出关，程次稠桑驿。已闻敕使数人先至，遂取稠桑店宿。至是日迨曛暝，往逆旅间，有老人自东而过。店之南北，争牵衣请驻。行修讯其由，店人曰：“王老善录命书，为乡里所敬。”行修忽悟卫秘书之言，密令召之，遂说所怀之事。老人曰：“十一郎欲见亡夫人，今夜可也。”乃引行修，使去左右。屣屣，由一径入土山中。又陡一坡，近数仞，坡侧隐隐若见丛林。老人止于路隅。谓行修曰：“十一郎但于林下呼妙子，必有人应。应即答云，‘传语九娘子，今夜暂将妙子同看亡妻’。”行修如王老教，呼于林间。果有人应，仍以老人语传人。有顷，一女子出，行年十五，便云：“九娘子遣随十一郎去。”其女子言讫，便折竹一枝跨焉。行修观之，迅疾如马。须臾，与行修折一竹枝，亦令行修跨，与女子并驰，依依如抵。西南行约数十里，忽到一处。城阙壮丽，前经一大宫，宫有门。仍云：“但循西廊直北，从南第二院，则贤夫人所居。内有所睹，必趋而过，慎勿怪。”行修心记之。循西廊，见朱里缙幕下灯明，其内有横眸寸余数百。行修一如女子之言，趋至北廊。及院，果见行修十数年前亡者一青衣出焉，迎行修前拜，乃赉一榻云：“十一郎且坐，娘子续出。”行修比苦肺疾，王氏尝与行修备治疾皂荚子汤。自王氏之亡也，此汤少得。至是青衣持汤，令行修啜焉，即宛是王氏手煎之味。言未竟，夫人遽出，涕泣相见。行修方欲申离恨之久，王氏固止之曰：“今与君幽显异途，深不愿如此，貽某之患。苟不忘平生，但得

纳小妹鞠养，即于某之道尽矣。所要相见，奉托如此。”言讫，已闻门外女子叫：“李十一郎速出！”声甚切，行修食卒而出。其女子且怒且责：“措大不别头脑，宜速返。”依前跨竹枝同行。有顷，却至旧所，老人枕块而寐。闻行修至，遽起云：“岂不如意乎？”行修答曰：“然。”老人曰：“须谢九娘子，遣人相送。”行修亦如其教。行修困惫甚，因问老人曰：“此等何哉？”老人曰：“此原上有灵应九子母祠耳。”老人行，引行修却至逆旅，壁釭荧荧，枥马啖刍如故。仆夫等昏惫熟寐。老人因辞而去。行修心愤然一呕，所饮皂荚子汤出焉。时王公亡，移镇江西矣。从是行修续王氏之婚，后官至谏议大夫。（出《续定命录》）

灌园婴女

顷有一秀才，年及弱冠，切于婚娶。经数十处，托媒氏求间，竟未谐偶。乃诣善易者以决之，卜人曰：“伉俪之道，亦系宿缘。君之室，始生二岁矣。”又问当在何州县？是何姓氏？卜人曰：“在滑州郭之南，某姓某氏。父母见灌园为业，只生一女，当为君嘉偶。”至则于滑郭之南寻访，果有一蔬圃。问老圃姓氏，与卜人同。又问有息否？则曰：“生一女，始二岁矣。”秀才愈不乐。一日，伺其女婴父母外出，遂就其家，诱引女婴使前，即以细针内于颧中而去。寻离滑台，谓其女婴之死矣。是时，女婴虽遇其酷，竟至无恙。生五六岁，父母俱丧。本乡县以孤女无主，申报廉使。廉使即养育之。一二年间，廉使怜其黠慧，育为己女，恩爱备至。廉使移镇他州，女亦成长。其问卜秀才，已登科第，兼历簿官。与廉使素不相接，因行李经由，投刺谒廉使。一见慕其风采，甚加礼遇。问及婚娶，

答以未婚。廉使知其衣冠子弟，且慕其为人，乃以幼女妻之。潜令道达其意，秀才欣然许之。未几成婚，廉使资送甚厚，其女亦有殊色。秀才深过所望，且忆卜者之言，颇有责其谬妄耳。其后每因天气阴晦，其妻辄患头痛，数年不止。为访名医。医者曰：“病在顶脑间。”即以药封脑上。有顷，内溃出一针，其疾遂愈。因潜访廉使之亲旧，问女子之所出，方知圃者之女。信卜人之不谬也。襄州从事陆宪尝话此事。（出《玉堂闲话》）

朱显

射洪簿朱显，顷欲婚郫县令杜集女。甄定后，值前蜀选入宫中。后咸康归命，显作掾彭州，散求婚媾，得王氏之孙，亦宫中旧人。朱因与话，昔欲婚杜氏，尝记得有通婚回书云。但惭南阮之贫，曷称东床之美。王氏孙乃长叹曰：“某即杜氏，王氏冒称。自宫中出后，无所托，遂得王氏收集。”朱显悲喜，夫妻情义转重也。（出《玉溪编事》）

侯继图

侯继图尚书本儒素之家，手不释卷，口不停吟。秋风四起，方倚槛于大慈寺楼。忽有木叶飘然而坠，上有诗曰：“试翠敛双蛾，为郁心中事。搦管下庭秋，书成相思字。此字不书石，此字不书纸。书向秋叶上，愿逐秋风起。天下负心人，尽解相思死。”后贮巾筐，凡五六年。旋与任氏为婚，尝念此诗。任氏曰：“此是书叶诗。时在左绵书，争得至此？”侯以今书辨验，与叶上无异也。（出《玉溪编事》）

卷第一百六十一 感应一

张 宽

张宽字叔文，汉时为侍中，从祀于甘泉。至渭桥，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长七尺。上怪其异，遣问之，女曰：“帝后第七车，知我所来。”时宽在第七车，对曰：“天星主祭祀者，斋戒不严，即女人星见。”（出《汉武故事》）

汉武帝

汉武帝尝微行造主人家，家有婢国色，帝悦之，仍留宿。夜与主婢卧。有一书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见客星将掩帝座，甚逼，书生大惊惧，连呼咄咄，不觉声高。仍又见一男子，操刀将入户。闻书生声急，谓为己故，遂缩走，客星应时而退。如此者数过。帝闻其声，异而问之。书生具说所见。帝乃悟曰，必此人媚也，将欲肆凶恶于朕。仍召集期门羽林，语主人曰：“朕天子也。”于是擒奴，问而款服，乃诛之。帝叹曰：“斯盖天启书生之心，以扶祐朕躬。”乃厚赐书生焉。（原阙出处，陈校本作出《幽明录》）

醴泉

太行之东有醴泉，其形如井，本体是石也。欲取饮者，皆洗心跪而挹之，则泉水如流，多少足用。若或污慢，则泉缩焉。

盖神明之常志者也。(出《法苑珠林》)

淮南子

淮南子曰：“东风至而酒泛溢。”许慎云：“东风震方也。酒泛清酒也。木味酸，相感故也。”高诱云：“酒泛为米面曲之泛者，风至而沸动。”李淳风又按：今酒初熟，瓮上澄清时，恒随日转。在旦则清者在东畔，午时在南，日落在西，夜半在子。恒清者随日所在。又春夏间，于地荫下停春酒者，瓮上蚁泛，皆逐风而移。虽居深密，非风所至，而感召动也。(出《感应经》)

扬雄

扬雄读书，有人语云：“无为自苦，玄故难传。”忽然不见。雄著玄，梦吐白凤皇集上，顷之而灭。(出《西京杂记》)

刘向

汉刘向，于成哀之际，校书于天禄阁，专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黄衣，藜杖扣阁而进。见向暗中独坐诵书，老人乃吹杖端，烂然火明，因以照向。说开辟已前事，乃授洪范五行之文。向裂衣及绅，以记其言。至曙而去，请问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闻金卯之姓，有博学者，下而观之焉。”乃出怀中竹榜，有关天文地图之事。子歆，从向授此术。(出王子年《拾遗记》)

袁安

袁安为阴平长，有惠化。县先有雹渊，冬夏未尝消释。岁中辄出，飞布十数里，大为民害。安乃推诚洁斋，引愆贬己。至诚感神，雹遂为之沉沦，伏而不起，乃无苦雨凄风焉。（出《小说》）

樊英

汉樊英善图纬，洞达幽微。永泰（“泰”字疑误，据《汉书》一一二上樊英传。英值汉安帝顺帝时，然两代均无永泰字者，疑以、宁”字为近）中，见天子，因西向南唾。诏问其故，对曰：“成都今日火。”后蜀郡上言火灾，如英所道。云，时有雨从东北来，故火不为大害。英尝忽被发拔刀，斫击舍中。妻怪问其故，英曰：“郗生遇贼。”郗生者名巡，是英弟子，时远行。后还说，于道中逢贼，赖一被发老人来相救，故得免。永建时，殿上钟自鸣，帝忧之，公卿莫能解。乃问英。英曰：“蜀岷山崩，母崩子故鸣，非圣朝灾也。”寻上蜀山崩事。（出《英列传》）

五石精

《论衡》曰：阳燧取火，方诸取水，二物皆当以形势得。阳燧若偃月，方诸若圜杯。若二器如板状，安能得水火也。铸阳燧，用五月丙午日午时，炼五色石为之，形如圆镜，向日即得火。方诸，以十一月壬子夜半时，炼五色石为之，状如圜杯，向月即得津水。今取大蚌蛤向月，亦有津润。《淮南子》云：

阳燧见日，烧而为火。方诸见月，津而为水。注云，皆五石之精。阳燧圆以仰日，得火；方诸圻而向月，得水。又云，阳燧之取火于日，方诸之取露于月，天地之间，玄微忽恍，巧历所不能推其数。然以掌握之中，引类于太极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阴阳相感动然之也。（出《感应经》）

律吕

《物理论》云：十二律吕候气，先于平地为室三重，重有三重壁，扬子所谓九闭之巾也。外室南户，以布为幔；次室北户；内室南户，并以布为幔。皆上圆下方，闭密无风。人居其中，三日观之，十二律各以木为按，每律各内庖外高，以律加其上，依位安置之。以河内葭莩灰实其端，若气至，吹灰去管首，小动为和，大动为臣强。李淳风云：自古言乐声律吕者，皆本于十二管，以气应灰飞为验。后魏末，孙僧化造六甲一周历，其序云，以管律候某月某时律气应推校。前后五六事，皆不与算历家术数相符。此外诸书，无言候气得应验者。以理推寻，恐无实录。后魏信都芳，自云，造风扇候二十四气，每一气至，其扇辄举。斯又验矣。（出《感应经》）

陈业

陈业字文理。业兄渡海倾命。时同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烂，而不可辨别。业仰皇天誓后土曰：“闻亲戚者，必有异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应时歃血，余皆流去。（出“会稽先贤传”）陈实

颍川陈实有子元方，次曰仲方，并以名德称。兄弟孝养，闺门雍睦，海内慕其风。四府并命，无所屈就。兄弟尝过同郡荀爽，夜会饮宴，太史奏：德星聚。（出《汝南先贤传》）

三州人

晋三州人，纪为父子。父令二人作舍于大泽中，欲成，父曰：“不如河边。”乃徙焉。又几成，父曰：“不如河中。”二人乃负土填河，三旬不立。有书生过，为缚两土豚投河中。父乃止二人曰：“何尝见江河填耶？吾观汝行耳。”明回至河边，河中土为高丈余，袤广十余里，因居其上。（出《孝子传》）

魏任城王

魏任城王章薨，如汉东平王礼葬。及丧出，闻空中数百人泣声。送者言，昔乱军杀伤者皆无棺槨，王之仁惠，收其朽骨。死者欢于地下，精灵以之怀感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吕虔

魏长沙郡久雨。太守吕虔令户曹掾斋戒，在社三日三夜，祈晴。梦见白头翁曰：“汝来迟，明日当霁。”果然。（出《长沙传》）

管宁

管宁死辽东三十七年，归柩而阻海风。同行数十船俱没，

惟宁船望见火光，投之得岛屿。及上岸，无火亦无人。玄晏先生以为积善之感。（出《独异志》）

河间男子

晋武帝世，河间郡有男女相悦，许相配适。既而男从军积年，父母以女别适人。无几而忧死。男还悲痛，乃至冢所，始欲哭之，不胜其情。遂发冢开棺，即时苏活，因负还家，将养数日平复。其夫乃往求之。其人不还，曰：“卿妇已死。天下岂闻死人可复活耶？此天赐我，非卿妇也。”于是相讼，郡县不能决；谳于廷尉，廷尉奏以精诚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更生，在常理之外，非理之所处，刑之所裁。断以还开冢者。（出《法苑珠林》）

宜阳女子

晋永嘉之乱，郡县无定主，强弱相暴。宜阳县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余口，为长沙贼所杀。时娥负器出汲于溪间，贼至走还，正见墙壁已破，不胜其哀，与贼相格。贼缚娥，驱出溪边，将杀之。溪际有大山，石壁高数十丈。仰呼曰：“皇天宁有神否？我为何罪，而当如此。”因奔走向山，山立开广数丈，平路如砥，群贼亦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贼皆压死，娥遂隐不复出。娥所舍汲器，化为石，形似鸡。土人因号曰石鸡山女娥潭。（出《幽冥录》）

张应

晋历阳郡张应，先奉魔，娶佛家女为妇。咸和八年，移居

芜湖。妻病，因为魔事，家财略尽，而病不瘥。妻曰：“我本佛家女，为我作佛事。”应即往精舍中，见竺昙镜。镜曰：“普济众生，但君当一心受持耳。”昙镜期明，当向其家。应夕梦一人，长五六尺，趋步入门曰：“此家寂寂，乃尔不净。”见镜随此人后，白曰：“此家始欲发意，未可责之。”应眠觉，便把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镜食时往，高座之属，具足已成，应具向说梦，遂夫妻受五戒，病亦得瘥。（出《辩正论》）

南郡掾

晋南郡议曹掾姓欧，得病经年，骨消肉尽，巫医备至，无复方计。其子夜如得睡眠，梦见数沙门来视其父。明旦，便往诣佛图。见诸沙门。问佛为何神？沙门为说事状。便将诸道人（“人”原作“何”，据明钞本改）归，请读经。再宿，病人自觉病如轻。昼得小眠，如举头，见门中有数十小儿，皆五彩衣，手中有持幡杖者，持刀矛者，于门走入。有两小儿在前，径至帘前。忽便还走，语后众小人云：“住居中总是道人。”遂不复来前。自此后病渐渐得差。（出《灵鬼志》）

蒲坂精舍

宋元嘉八年，河东蒲坂城大失火，不可救。惟精舍大小俨然，及白衣家经像，皆不损坠。百姓惊异，倍共发心。（出《辩正论》）

吴兴经堂

宋元嘉中，吴兴郡内尝失火，烧数百家荡尽。惟有经堂草

舍，俨然不烧。时以为神。（出《宣验记》）

南徐士人

宋少帝时，南徐有一士子，从华山往云阳。见客舍中有一女子，年可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成心疾。母问其故，具以启母。母往至华山云阳，寻见女子，具说之。女闻感之，因脱蔽膝，令母密藏于席下，卧之当愈。数日果瘥。忽举席，见蔽膝，持而泣之，气欲绝，谓母曰：“葬时从华山过。”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打不行，且待须臾。女妆点沐浴竟而出，歌曰：“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君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言讫，棺木开，女遂透棺中。因合葬，呼曰神士冢。（出《系蒙》）

徐祖

嘉兴徐祖，幼孤，叔隗养之如所生。隗病，祖营侍甚勤。是夜，梦一神人告云：“汝叔应合死也。”祖扣头祈请哀愍，二神人云：“念汝如此，为汝活。”祖觉，叔乃瘥。（出《搜神记》）

刘京

临江郡民刘京，孝行乡里推敬。时江水暴溢，居者皆漂溺。京负其母号泣。忽有大龟至其前，举家七口，俱上龟背。然行十许里，及一高岸，龟遂失之。（出《九江记》）

何敬叔

何敬叔少奉佛法。作一檀像，未有木。先梦一沙门，衲衣杖锡来云：“县后何家桐甚惜，苦求遮可得。如梦求之，果获。”（《梦隽》）

萧子懋

齐晋安王萧子懋，字云昌，武帝之子也。始年七岁，阮淑媛尝病危笃，请僧行道。有献莲华供佛者，众僧以铜罍盛水浸之，如此三日而花不萎。子懋流涕礼佛。誓曰：“若使阿姨因此胜缘，遂获冥祐，愿华竟斋如故。”七日斋华，色更鲜红。看视罍中，稍有根须。淑媛病寻瘥，当世称其孝感。（出《法苑珠林》）

萧睿明

齐松滋令兰陵萧睿明，母患积年，睿明昼夜祈祷。时寒冻，睿明下泪，凝结如箸。额上扣血，成水不溜。忽有一人，以石函授之曰：“此能治太夫人病。”睿明跪而受之，忽然不见。以函奉母，中惟三寸绢，丹书为日月字。母病即愈。（出《谈薮》）

解叔谦

齐雁门解叔谦，征为朝请，不赴。母疾，叔谦夜于庭中，稽顙祈福。闻空中云：“得丁公藤为酒便差。”访医及本草，

无识者。乃崎岖求访，至宜都境，遥见山中老翁伐木，问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治风尤验。”叔谦再拜流涕，具款行求之意。此翁怆然，以藤与之，并示其渍酒之法。叔谦受领，此人不复知处。依法为酒，母疾便愈。（出《谈薮》）

宗元卿

齐南阳宗元卿有至行，早孤，为母所养。母病，元卿在远，辄心痛：“大病则大痛，小病则小痛。以此为常则。乡里宗敬，率号宗曾子。（出《谈薮》）

匡昕

齐庐陵匡昕隐金华山，服食不与常人交。母亡已经数日，昕奔还号叫，母便苏。孝感致也。（出《谈薮》）

曾康祖

齐扶风曾康祖，母患乳痛，诸医不能疗。康祖乃跪，以两手捧乳，大悲泣。母痛即瘥。（出《谈薮》）

卷第一百六十二 感应二

崔恕

谯郡有功曹润，天统中，济南来府君，出除谯郡。功曹清河崔恕，弱冠有令德于人。时春夏积旱，送别者千余人。至此润上，众渴甚，来公有思水之色。恕独见一青鸟，于润中乍飞乍止。怪而就焉。鸟起，见一石，方五六寸。以鞭拨之，清泉涌注。盛以银瓶，瓶满，水立竭。惟来公与恕供饮而已。议者以为德感所致焉。时人异之，故以为目。（出《酉阳杂俎》）

何瑚

梁何瑚字重宝，为北征咨议。博问强学，幼有令名。性淳深，事亲恭谨。母病求医，不乘车马。忽感圣僧，体质殊异，手执香炉，来求斋食，而至无早晚。故疑其非常。如此十余日，母病有瘳，僧便辞去。留素书般若经一卷。因执手曰：“贫道是二十七贤圣，不近相人（《辩正论》八“近”作“退”）。感檀越至心，故来看。病者已瘥，贫道宜还。”言讫前行，忽不见，而炉烟香气，一句方歇。精诚所感，朝野叹嗟。因舍别宅为目（明抄本“目”作“因”）爱寺也。（出《辩正论》）

陈遗

吴人陈遗少为郡吏。母好食焦饭。遗在役，恒带囊，每煮

食，漉其焦以献母。孙恩作乱，遗随例奔逃。母忆遗，昼夜哭泣，遂失明。遗脱难还家，入门见母，再拜号泣，母目忽然开朗。（出《孝子传》）

王虚之

王虚之，庐陵西昌人。年十三，丧父母。二十年盐酢不入口。后得重病。忽有一人来诣，谓之曰：“君病寻瘥。”俄而不见。又所住屋室，夜有异光，庭中橘树，隆冬三实。病果寻愈。咸以至孝所感。（出《孝子传》）

河南妇人

隋大业中，河南妇人养姑不孝。姑两目盲，妇以蚯蚓为羹以食之。姑怪其味，窃藏其一盂，留示儿。儿见之号泣，将录妇送县。俄而雷雨暴作，失妇所在。寻见妇自空堕地，身及服玩如故，而首变为白狗，言语如恒。自云：“不孝于姑，为天神所罚。”夫乃斥去之。后乞食于道，不知所在。（出《冥报记》）

岑文本

唐中书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诵法华经普门品。曾乘船于巨江中，船坏，人尽死，文本没有水中，闻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既而随波涌出，已着北岸，遂免死。后于江陵设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独后去，谓文本曰：“天下方乱，君幸不预其灾，终逢太平，致富贵也。”

“言讫，趋出外不见。既而文本就斋，于自食碗中得舍利二枚。后果如其言。（出《法苑珠林》）

郑鲜

唐郑鲜字道子，善相法，自知命短，念无以可延。梦见沙门问之：“须延命耶？可大斋日，放生念善，持斋奉戒，可以延龄得福。”鲜因奉法，遂获长年。（出《宣验记》）

张楚金

唐则天朝，刑部尚书张楚金为酷吏周兴构陷。将刑，乃仰叹曰：“皇天后土，岂不察忠孝乎？奈何以无辜获罪。”因泣下数行，市人皆为齟齬。须臾，阴云四塞，若有所感。旋降敕释罪。宣示讫，天地开朗，庆云纷纭。时议言其忠正所致也。（出《御史台记》）

罗道惊

唐司竹园罗道惊上书忤旨，配流。时有同流者道病卒，泣曰：“所恨委骨异壤。”退惊曰：“吾若生还，当取同归。”遂瘞之而去。及还，为大水漂荡，失其所在。道惊哭告之，请示其灵。俄而水际沸涌，又咒曰：“如真在此下，更请一沸。”又然，遂得之，志铭可验，负之还乡。（出《广德神异录》）

陵空观

唐景龙四年，洛州陵空观失火，万物并尽。惟有一真人，

岿然独存，乃泥塑为之。乃改为圣真观。（出《朝野僉载》）

皇甫氏

唐仆射裴遵庆，母皇甫氏，少时常持经。经函中有小珊瑚树。异时，忽有小龙骨一具，立于树侧。时人以为裴氏休祥，上元中，遵庆遂居宰辅云尔。（出《广异记》）

田仁会

唐田仁会为郢州刺史，自暴得雨。人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诚为人上天闻。田中致雨山出云，但愿常在不患贫。”（出《广德神异录》）

徐州军士

唐王智兴在徐州，法令甚严。有防秋官健交代归，其妹婿于家中设饌以贺，自于厨中磨刀，将就坐（明钞本就坐二字作生）割羊脚。磨讫，持之疾行。妻兄自堂走入厨，仓卒相值，锋正中妻兄心，即死。所由擒以告。智兴讯问，但称过误，本无恶意。智兴不之信，命斩之。刀辄自刑者手中跃出，径没于地。三换皆然。智兴异之，乃不杀。（出《因话录》）

唐宣宗

唐大中初，京师尝淫雨涉月，将害粢盛。分命祷告，百无一应。宣宗一日在内殿，顾左右曰：“昔汤以六事自责，以身

代牺牲。虽甚旱，卒不为灾。我今万姓主，远惭汤德。而灾若是，兆人谓我何？”乃执炉，降阶践泥，焚香仰视，若自责者。久之，御服沾湿，感动左右。旋踵而急雨止，翌日而凝阴开，比秋而大有年。（出《真陵十七史》）

李彦佐

李彦佐在沧景。唐太和九年，有诏诏浮阳兵北渡黄河。时冬十二月。至济南，郡使击冰进舟，冰触舟，舟覆诏失。彦佐惊惧，不寝食六日，鬓发白，至貌侵肤削，从事亦谬其仪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诏尽死。吏惧，且请一祝祷于河，吏凭公诚明，以死索之。彦佐乃令具爵酒，及祝传语诘河。其旨，明天子在上，川渎山岳，祝史咸秩。予境之望，祀未尝匮，而（“而”原作“两”，据明钞本改）河伯泊鳞介之长，当卫天子诏，何反溺之乎？或不获，予将斋告于天，天将谪尔。吏酹冰辞已，忽有声如震，河冰中断，可三十丈。吏知彦佐精诚已达，乃沉钩索而出。封角如旧，惟篆印微湿耳。彦佐所至，令严务简，推诚于物，著声于官。如河水色浑驶流，大木与纤芥，顷刻千里矣，安有舟覆六日，一酹而坚冰陷，一钩而沉诏获，得非诚之至乎？（出《阙史》）

胡生

列子终于郑，今墓在效薮。谓贤者之迹，而或禁其樵采焉。里有胡生者，家贫，少为洗镜镀钉之业。遇甘果名茶美酝，辄祭于御寇之垄，似求聪慧而思学道。历稔，忽梦一人，刀划其腹开，以一卷之书，置于心腑。及觉，而吟咏之意，皆绮美之

词，所得不由于师友也。既成卷轴，尚不弃于猥贱之业，真隐者之风。远近号为胡钉铰。太守名流，皆仰瞩之，而门多长者。或有遗赂，必见拒也。或持茗酒而来，则忻然接奉。其文略说数篇，喜圃田韩少府见访云：“忽闻梅福来相访，笑著荷衣出草堂。儿童不惯见车马，争入芦花深处藏。”又观郑州崔郎中诸妓绣样云：“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江际小儿垂钓云：“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苍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恐畏鱼惊不应人。”（出《云溪友议》）

刘行者

唐庐陵闾閻中，有一刘行者。以钉铰为业。性至孝。母亲患眼二十余年，行者恳苦救疗。一日，忽有衲僧，携净水铜瓶子，觅行者磨洗，出百金为酬，行者不受。告云：“家有母亲患眼多年，和尚莫能有药疗否？”僧云：“待磨洗瓶子了，与医。”磨洗毕，便出门，而行者随问之，僧云：“但归去，已与医了。”言讫，失僧所在。行者奔还家，见母亲忽自床坠地，双目豁开。阖家惊喜，方知向者僧是罗汉。遂画其形影供养。至今存焉。（出《报应录》）

王法朗

唐夔州道士王法朗，舌大而长，呼文字不甚典切，常以为恨。因发愿读道德经。梦老君与剪其舌。觉而言词轻利，精诵五千言，颇有征验。（出《录异记》）

郝法遵

唐道士郝法遵居庐山简寂观，道行精确。独力检校，已历数年，全无徒弟。忽梦玄中法师谓之曰：“汝无人力，甚见勤劳。今有二童子，所恨年小耳。”既觉，话于众。出山过民王家，有孩子，年才一晬。见法遵，抱其足不肯舍。遵去，昼夜啼号不息。遵复至则欣然。后数年，父母即舍为童子。又一小儿姓刘，眼有五色光，父母疑其怪异，因灸眼屋，其光遂绝。已四五岁，亦舍在观中，相次入道。果符玄中梦授之语矣。（出《录异记》）

王晖

西蜀将王晖尝任集州刺史。集州城中无水泉，民皆汲于野外。值岐兵急攻州城，且绝其水路，城内焦渴。旬日之间，颇有死者。王公乃中夜有所祈请，哀告神祇。及寐，梦一老父告曰：“州狱之下，当有美泉。”言讫而去，王亦惊寤。迟明，且命畚鍤，于所指之处掘数丈，乃有泉流。居人饮之，蒙活甚众。岐兵比知城中无水，意将坐俟其毙。王公命汲泉水数十罍，于城上扬而示之，其寇乃去。是日神泉亦竭。岂王公精诚之所感耶？勒拜井之事，固不虚耳。王后致仕，家于雍州，尝言之，故记耳。（出《玉堂闲话》）

李梦旗

伪蜀拔山军卒李梦旗经敌擒归岐阳，老母悲泣，因瞽双目。梦旗在岐阳，虔祈切至，愿见慈母，三载方还。梦旗刺股血点

母眼，即时如故。乃知孝道感通，其昭然耳。（出《倣诚录》）

孟熙

蜀孟熙，贩果实养父母，承颜顺旨，温清定省，出告反面，不惮苦辛。父常云：“我虽贫，养得一曾参。”及父亡，绝浆哀号，几至灭性。布苫于地，寝处其上。三年不食盐酪。远近叹服。因见鼠掘地，得黄金数千两，自此巨富焉。（出《倣诚录》）

卷第一百六十三 讖应

历阳媪

历阳县有一媪，常为善。忽有少年过门求食，媪待之甚恭。临去谓媪曰：“时往县门，见门阃有血可登山避难。”自是媪日往之，门吏问其状，媪具以少年所教答之。吏即戏以鸡血，涂门阃。明日，媪见有血，乃携鸡笼走上山。其夕，县陷为湖，今和州历阳湖是也。（出《独异记》）

孙权

淝口城，汉高祖六年灌婴所筑。建安中，孙权经住此城，自标作井地，遂得故井。井中有铭石云：“汉六年，颍阴侯开此井。卜云，三百年当塞，塞后不度百年，当为应运者所开。”权见铭欣悦，以为己瑞。人咸异之。（出《张僧鉴浚阳记》）

高颖

西京朝堂北头有大槐树，隋曰唐兴村门首。文皇帝移长安城，将作木（明抄本“木”作“大”）匠高颖常坐此树下检校。后栽树行不正，欲去之。帝曰：“高颖坐此树下，不须杀之。”至今先天一百三十年，其树尚在。柯叶森竦，根株盘石礪，与诸树不同。承天门正当唐兴村门首，今唐家居焉。（出《朝野僉载》）

神尧

隋炀帝与神尧高祖俱是独孤外家。然则神尧与炀帝常悔吝（明抄本“然则”作“因是”，“悔吝”作“侮狎”）。每朝谒退，炀帝背有词然（明抄本“背”作“皆”，“然”作“謔”）。后因赐宴，炀帝于众，因戏神尧。神尧高颜面皱，帝目为阿婆面，神尧忿恚不乐。泊归就第，快怅不已。见文皇已下，告文皇皆无言（“告文皇皆无言”六字明抄本作“但流涕而不言”）。次告窦皇后曰：“某身世可悲，今日更被上显毁云阿婆面，据是子孙不免饥冻矣。”窦后欣跃曰：“此言可以室家相贺。”神尧不喻，谓是解免之词。后曰：“公封于唐，阿婆乃是堂主，堂者唐也。”神尧涣然冰释。喜悦，与秦齐诸王，私相贺焉。（出《芝田录》）

唐高祖

唐北京受瑞坛，隋大业十三年，高祖令齐王元吉留守。辛丑，获青石，若龙形，文有丹书四字，曰“李渊万吉”。齐王献之，文字映澈，宛若龟形。帝乃令水渍磨以验之。数日，其字愈明。内外毕贺，帝曰：“上天明命，赐以万吉。宜以少牢祀石龟，而爵龟人。”因立受瑞坛。（出《太原事迹杂记》）

太行山

唐武德初，太行山大声曰：“唐国兴，理万年。”（出《太原事迹杂记》）

桑条歌

唐永徽年以后，人唱桑条歌云：桑条蒿女韦也乐。至神龙年中，逆韦应之。谄佞者郑愔，作桑条乐词十余首进之。逆韦大喜，擢为吏部侍郎，赏缣百匹。（出《朝野佥载》）

突厥盐

唐龙朔已来，人唱歌名突厥盐。后周圣历年中，差阎知微和匈奴，授三品春官尚书，送武延秀娶成默啜女，送金银器物锦彩衣裳以为礼聘，不可胜纪。突厥翻动，汉使并没，立知微为可汗。突厥盐之应。（出《朝野佥载》）

封中岳

唐调露中，大帝欲封中岳，属突厥叛而止。后又欲封，土蕃入寇又停。至永淳年，又驾幸嵩岳。谣云：“嵩山凡几层，不畏登不得，只畏不得登。三度征兵马，傍道打腾腾。”岳下遽疫，不愈，回至宫而崩。（出《朝野佥载》）

杨柳谣

唐永淳之后，天下皆唱‘杨柳杨柳漫头驼’。后徐敬业犯事，出柳州司马，遂作伪敕，自授扬州司马，杀长史陈敬之，据江淮反。使李孝逸讨之，斩业首。驿马驮入洛，杨柳杨柳漫头驼，此其应也。（出《朝野佥载》）

黄獐歌

周如意年已来，始唱黄獐歌。其词曰：“黄獐黄獐草里藏，弯弓射你伤。”俄而契丹反叛，杀都督赵翊，营府陷没。差总管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王孝杰前后百万众，被贼败于黄獐谷。诸军并没，罔有子遗。黄獐之歌，斯为验矣。（出《朝野僉载》）

苾挈儿

周垂拱已来，京都唱苾挈儿歌词，皆是邪曲。后张易之小名苾挈。（出《朝野僉载》）

安乐寺

唐景龙年，安乐公主于（“于”字原本无，据明抄本补）洛州道光坊造安乐寺，用钱数百万。童谣曰：“可怜安乐寺，了了树头县。”后诛逆韦，并杀安乐，斩首悬于竿上，改为悖逆庶人。（出《朝野僉载》）

乌鹊窠

唐神龙已后，谣曰：“山南乌鹊窠，山北金骆驼。镰柯不凿孔，斧子不施柯。”此突厥强盛，百姓不得斫桑养蚕种禾刈穀之应也。（出《朝野僉载》）

鲤鱼儿

唐景龙中谣曰：“可怜圣善寺，身着绿毛衣。牵来河里饮，踏杀鲤鱼儿。”至景云中，谯王从均州入都作乱，败走，投洛川而死。（出《朝野僉载》）

挽天枢

唐景云中谣曰：“一条麻线挽天枢，绝去也。”神武即位，敕令推倒天枢，收铜并入尚方，此其应验。（出《朝野僉载》）

黄犊子

唐景龙中谣云：“黄柏犊子挽纆断，两脚踏地鞋纆断。”六月平王诛逆韦。挽纆断者，韦欲作乱，鞋纆断者，事不成。阿韦是黄犊之后也。（出《朝野僉载》）

骆宾王

唐明堂主簿骆宾王，帝京篇曰：“倏忽搏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宾王后与徐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江水而死。此其讖也。（出《朝野僉载》）

天后

唐太宗之代，有秘记云：“唐三代之后，即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风以询其事，淳风对曰：“臣据玄象推

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逾四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唐氏子孙，殆将殄尽。”帝曰：“求而杀之如何？”淳风曰：“天之所命，不可废也。王者不死，虽求恐不可得。且据占已长成，复在宫内，已是陛下眷属，更四十年，又当衰老。老则仁慈，其余陛下子孙，或不甚损。今若杀之，即当复生，更四十年，亦堪御天下矣。少壮严毒，杀之为血仇，即陛下子孙无遗类矣。”（出《谈宾录》，明抄本作出《朝野僉载》）

阎知微

唐麟德已来，百姓饮酒唱歌，由终而不尽者，号为族盐。后阎知微从突厥领贼破赵定。后知微来，则天大怒，磔于西市，命百官射之。河内王武懿宗去七步，射三发，皆不中，其怯懦也如此。知微身上箭如猬毛，锉其骨肉，夷其九族。疏亲先不相识者，皆斩之。小儿年七八岁，驱抱向西市。百姓哀之，掷饼果与者，仍相争夺，以为戏笑。监刑御史不忍害，奏舍之。其族盐之言，于斯应矣。（出《朝野僉载》）

长孙无忌

唐赵公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天下慕之，其帽为赵公浑脱。后坐事长流岭南。深脱之言，于是效焉。（出《朝野僉载》）

魏王

唐魏王为巾子，向前跽，天下欣欣慕之，名为魏王跽。后

坐死。至孝和时，陆颂亦为巾子，同此样，时人又名为陆颂跣。未一年而陆颂殒。（出《朝野僉载》）

武媚娘

唐永徽后，天下唱武媚娘歌。后立武氏为皇后。大帝崩，则天临朝，改号大周。二十余年，武氏强盛。武氏三王：梁、魏、定等并开府。自余郡五（《朝野僉载》四五作“王”）。十余人。几迁鼎矣。（出《朝野僉载》）

孝和

唐咸亨已后，人皆云：“莫浪语，阿婆嗔，三叔闻时笑杀人。”后果则天即位，至孝和嗣之。阿婆者，则天也；三叔者，孝和为第三也。（出《朝野僉载》）

魏叔麟

唐魏仆射子名叔麟。识者曰：“叔麟反语身戮也。”后果被罗织而杀之。（出《朝野僉载》）

武三思

梁王武三思，唐神龙初，改封德靖王。识者言：“德靖鼎贼也。”果有窥鼎之志，被郑克等斩之。（出《朝野僉载》）

孙佺

唐孙佺为幽州都督，五月北征。时军师李处郁谏：“五月南方火，北方水，火入水必灭。”佺不从，果没八万人。昔窦建德救王世充于牛口谷。时谓窦入牛口，岂有还期？果被秦王所擒。其孙佺之北也，处郁曰：“飧若入咽，百无一全。”山东人谓湿饭为飧（音孙），幽州以北，并为燕地，故云。（出《朝野僉载》）

张易之

天后时，谣言曰：“张公吃酒李公醉。”张公者，斥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氏太盛也之的弟弟，李公是说李氏家族太兴盛了。饮酒令

唐龙朔年已来，百姓饮酒作令云：“子母相去离，连台拗倒。”子母者，盏与盘也；连台者，连盘拗盏倒也。及天后永昌中，罗织事起。有宿卫十余人，于清化坊饮，为此令。此席人进状告之，十人皆弃市。自后庐陵徙均州，则子母相去离也；连台拗倒者，则天被废，诸武迁放之兆。（出《朝野僉载》）

白马寺

唐神武皇帝七月即位，东都白马寺铁像头，无故自落于殿门外。自后捉搦僧尼严急，令拜父母等。未成者并停革，后出者科决，还俗者十八九焉。（出《朝野僉载》）

李蒙

开元五年春，司天奏玄象有谶见，其灾甚重。玄宗震惊，问曰：“何祥？”对曰：“当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冤死。今新及第进士，正应其数。”其年及第李蒙者，贵主家婿。上不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游宴，汝爱婿可闭留其家。”主居昭国里，时大合乐，音曲远畅，曲江涨水，联舟数艘，进士毕集。蒙问（明抄本“问”作“闻之”），乃逾垣奔走，群众愜望。才登舟，移就水中，画舸平沉。声妓篙工，不知纪极，三十进士，无一生者。（出《独异志》）

李进周

天宝中，李进（明抄本“进”作“遐”）周颇有道术，多在禁署。徙居宫观，于所居院内，题诗不啻千言，皆预纪上皇幸蜀，禄山僭位之事。初亦不悟，后方豁然。略举一篇云：“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如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贵妃小字阿环，山下鬼嵬字也。（出《抒情诗》）

志公词

刘禹锡曰：“逆胡之将乱中原，梁朝志公大师已赠词曰，‘两角女子绿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两角女子安字也；绿者禄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败亡。圣矣符志公之寓言也。”（出《刘公嘉话录》）

李怀光

马燧讨李怀光，自太原引兵，至实（明抄本实作宝）鼎下营。问其地，名埋怀村。乃大喜曰：“擒贼必矣。”（出《国史补》）

王铎

唐乾符中，荆州节度使晋公王铎，后为诸道都统。时木星入南斗，数夕不退。铎观之，问诸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为灾；惟木当为福耳。”或然之。时有术士边冈，洞晓天文，精通历数。谓晋公曰：“惟斗帝王之宫宿，惟木为福神，当以帝王占之。然则非福于今，必当有验于后，未敢言之。”他日，晋公屏左右密问，冈曰：“木星入斗，当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识者言唐世尝有绯衣之讖，或言将来革运，或姓裴，或姓牛。以裴字为绯衣，牛字著人，即朱也。所以裴晋公主，牛相国僧孺，每罹此谤。李卫公斥周秦行记，乃斯事也。安知钟于礪山之朱乎。”（出《北梦琐言》）

木成文

梁开平二年，使其将李思安攻潞州，营于壶口关，伐木为栅。破一大木，木中朱书隶文六字，曰：“天十四载石进。”思安表上之。其群臣皆贺，以为十四年必有远夷贡珍宝者。其司天少监徐鸿，谓所亲曰：“自古无一字为年号者，上天符命，岂阙文乎？吾以丙申之年，当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两竖画，置天字左右，即丙字也；移四之外围，以十字贯之，即申字也。”后至丙申岁，晋高祖以石姓起并州，如鸿之言。（出

《稽神录》)

草重生

初董昌未败前，狂人于越中旗亭客舍，多题诗四句曰：“日日草重生，悠悠傍素城。诸侯逐白兔，夏满镜湖平。”初人不晓其词，及昌败方悟：草重董字；日日昌字；素城越城，隋越国公杨素所筑也；诸侯者，猴乃钱镠，申生属也；白兔昌，卯生属也；夏满，六月也；镜湖者，越中也。（出《会稽录》）

唐国闰

伪蜀后主王衍，以唐袭宅建上清宫。于老君尊像殿中，列唐朝十八帝真。乃备法驾谒之。识者以为拜唐，乃归命之先兆也。先是司天监胡秀林进历，移闰在丙戌年正月。有向隐者亦进历，用宣明法，闰乙酉年十二月。既有异同，彼此纷诉，仍于界上取唐国历日。近臣曰：“宜用唐国闰月也。”因更改闰十二月。街衢卖历者云：“只有一月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国灭。胡秀林是唐朝司天少监，任蜀，别造永昌正象历，推步之妙，天下一人。然移闰之事不爽，历议常人不可轻知之。（出《北梦琐言》）

竹骝

竹骝者，食竹之鼠也。生于深山溪谷竹林之中无人之境，非竹不食，巨如野狸，其肉肥脆。山民重之，每发地取之甚艰。岐梁睚眦之年，秦陇之地，无远近岩谷之间，此物争出，投城

隍及所在民家。或穿墉坏城，或自门阙而入，犬食不尽，则并入人家房内，秦民之口腹饫焉。忽有童谣曰：“骝骝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岁，杨在蜀江头。”智者不能议之。庚午岁，大梁同州节度使刘知俊叛梁入秦，家于天水。天水破，流入蜀。居数年间，蜀人又谣曰：“黑牛无系绊，棕绳一时断。”伪蜀先主闻之，惧曰：“黑牛者，刘之小字；棕绳者，吾子孙之名也。盖前辈连宗字，后辈连承字为名，棕绳与宗承同音。吾老矣，得不为子孙之患乎？”于是害刘公以厌之。明年，岁在戊寅，先主不豫，合眼刘公在目前。蜀人惧之，遂粉刘之骨，扬入于蜀江。先主寻崩。议者方知骝者刘也，黑牛者刘之小字，戊寅岁扬骨入于蜀江之应。（出《王氏见闻》）

卷第一百六十四 名贤（讽谏附）

郭林宗

郭林宗来游京师，当还乡里，送车千许乘，李膺亦在焉。众人皆诣大槐客舍而别，独膺与林宗共载，乘薄笨车，上大槐坂。观者数百人，引领望之，眇若松乔之在霄汉。（出《商芸小说》）

李膺

李膺恒以疾不送迎宾客，二十日乃一通客。唯陈仲弓来，辄乘舆出门迎之。（出膺《家录》，明抄本“录”作“乘”）

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膺居阳城时，门生在门下者，恒有四五百人。膺每作一文出手，门下共争之，不得堕地。陈仲弓初令大儿元方来见，膺与言语讫，遣厨中食。元方喜，以为合意，当复得见焉。（出《商芸小说》）

膺同县聂季宝，小家子，不敢见膺。杜周甫知季宝，不能定名，以语膺。呼见，坐置砌下牛衣上。一与言，即决曰：“此人当作国士。”卒如其言。（出《商芸小说》）

膺为侍御史。青州凡六郡，唯陈仲举为乐安，视事，其余

皆病。七十县并弃官而去。其威风如此。(出《商芸小说》)

膺坐党事，与杜密、荀翊同系新汲县狱。时岁日，翊引杯曰：“正朝从小起。”膺谓曰：“死者人情所恶，今子无吝色者何？”翊曰：“求仁得仁，又谁恨也？”膺乃叹曰：“汉其亡矣，汉其亡矣！夫善人天地之纪，而多害之，何以存国？”(出李膺《家录》，明抄本“录”作“乘”)

徐孺子

陈仲举雅重徐孺子。为豫章太守，至，便欲先诣之。主簿曰：“群情欲令府君先入拜。”陈曰：“武王轼商容之间，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出《商芸小说》)

徐孺子年九岁，尝月下戏。人语之：“若令月无物，极当明邪？”徐曰：“不尔，譬如人眼中有童子，无此如何不暗。”(出《世说》)

郑玄

郑玄在徐州，孔文举时为北海相，欲其返郡，敦清恳恻，使人继踵。又教曰：“郑公久游南夏，今艰难稍平，倘有归来思，无寓人于室。毁伤其藩垣林木，必缮治墙宇以俟还。”及归，融告僚属，昔周人尊师，谓之尚父，今可咸曰郑君，不得称名也。袁绍一见玄，叹曰：“吾本谓郑君东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长者。夫以布衣雄世，斯岂徒然哉？”及去，绍饯之城东，必欲玄醉。会者三百人，皆使离席行觞。自旦及暮，计玄可饮三百余杯，而温克之容，终日无怠。(出《商芸小说》)

蔡邕

张衡死月，蔡邕母始怀孕。此二人才貌甚相类。时人云：邕是衡之后身。初司徒王允，数与邕会议，允词常屈，由是衔邕。及允诛董卓，并收邕，众人争之不能得。太尉马日磾谓允曰：“伯喈忠直，素有孝行。且旷世逸才，才识汉事，当定十志。今子杀之，海内失望矣。”允曰：“无蔡邕独当，无十志何损？”遂杀之。（出《商芸小说》）

东国宗敬邕，不言名，咸称蔡君。兖州陈留，并图画蔡邕形象而颂之曰：“文同三闾，孝齐参、骞。”（出《邕别传》）

崔仁师

唐崔仁师为度支郎中，奏财物数千言，手不执本，太宗怪之，令杜正伦赍本对唱。一无所误。（出《神异录》）

张文瓘

宰相以政事堂供饌弥美，议减之，张文瓘曰：“此食天子所重，以机务待贤才，吾辈若不任其职，当自陈乞，以避贤路。不宜减削公膳，以邀求名誉，国家所费，不在此，苟有益于公道，斯亦不为多也。”（出《谈宾录》）

虞世南

太宗尝出行，有司请载副书以从。帝曰：“不须。”虞世

南在，此行秘书也。太宗称世南，博闻、德行、书翰、词藻、忠直，一人而兼是五善。太宗闻世南薨，哭之恸曰：“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世南之为秘书，于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号为《北堂书抄》。今此堂犹存，而书盛行于代。（出《国朝杂记》）

马周

马周西行长安，至新丰，宿于逆旅。主人唯供诸商贩而不顾周，遂命酒悠然独酌。主人翁深异之。及为常何陈便宜二十余事，太宗怪其能。问何，何答曰：“此非臣发虑，乃臣家客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间，遣使使催促者数四。及谒见，语甚悦，授监察御史。奏罢传呼，置鼓，每击以惊众，时人便之。迁中书令。周病消渴，弥年不瘳。时驾幸翠微宫，敕求胜地，为周起宅，名医内使，相望不绝。每令常食以御膳供之，太宗躬为调药，皇太子临问。（出《谈宾录》）

员半千

员半千本名余庆，与王义方善。谓曰：“五百年一贤，足下当之矣。”遂改为半千。高宗御武成殿，召举人，问天阵地阵人阵如何？半千曰：“师出以义，有若时雨，天阵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战，地阵也；卒乘轻利，将帅和睦，人阵也。”上奇之，充土蕃使。则天即位，留之曰：“境外不足烦卿。”撰明堂新礼上之。又撰封禅坛碑十二首。迁正谏大夫，兼控鹤供奉。半千以古无此名，又授者皆薄徒，请罢之。由是忤旨。（出《广德神异录》）

严安之

玄宗御勤政楼，大酺，纵士庶观看。百戏竞作，人物填咽，金吾卫士白棒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谓高力士曰：“吾以海内丰稔，四方无事，故盛为宴，欲与百姓同欢。不知下人喧乱如此。汝有何方止之？”力士奏曰：“臣不能也。陛下试召严安之，处分打场。以臣所见，必有可观也。”上从之。安之至，则周行广场。以手板画地，示众人，约曰：“窬此者死。”以是终五日酺宴。咸指其画曰：“严公界”，无一人敢犯者。（出《开天传信记》）

萧颖士

萧颖士，文章学术，俱冠词林，负盛名而淹沈不遇。常有新罗使至，云：“东夷士庶，愿请萧夫子为国师。”事虽不行，其声名远播如此。（出《翰林盛事》，明抄本“翰”作“儒”）

萧嵩为相，引韩休同列。及在相位，稍与嵩不协，嵩因乞骸骨。上慰嵩曰：“朕未厌卿，卿何庸去乎？”嵩俯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已极。幸陛下未厌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厌臣，臣首领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殒涕。上为之动容曰：“卿言切矣。朕思之未决，卿归私第，至夕当有使。如无使，旦日宜如常朝谒。”及日暮，命力士诏嵩曰：“朕惜卿，欲固留。而君臣终始，贵全大义，亦国家之美事也。今除卿右丞相。”是日，荆州始进黄柑，上以素罗帕包其二以赐之。（出《柳氏史》）

于休烈

于休烈，至性真恻，机鉴敏悟。肃宗践祚，休烈自中都赴行在，拜给事中，迁太常少卿，知礼仪使。中原荡覆，文物未备。休烈献五代论，肃宗甚嘉之。迁工部，在朝凡三十余年，历掌清要，家无担石之蓄。恭俭温仁，未尝见喜愠于颜色。而亲贤下士，推毂后进，虽位重年高，曾无倦色，笃好书籍，手不释卷。（出《谈宾录》）

李廌

尚书左丞李廌，有清德。其妹刘晏妻也。晏方秉权，尝造廌。延至寝室，见其帘甚弊，乃令潜度广狭，以竹织成，不加缘饰，将以赠廌。三携至门，不敢发言而去。（出《国史补》）

郑絪

顺宗风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异志。上乃召学士郑絪于小殿，令草立储宫德音。絪搦管不请，而书立嫡以长四字，跪而呈上。顺宗深然之，乃定。（出《国史补》）

独孤郁

独孤郁，权相之子婿也。历掌内外纶诰，有美名。宪宗叹曰：“我女婿不如德與女婿。”（出《国史补》）

赵逢

太傅致仕赵逢，仕唐及梁，薨于天成中。文字德行，风神秀异，号曰玉界尺。扬历台省，入翰林御史中丞，梁时同平章事。时以两登廊庙，四退丘园，缙绅仰之。（出《北梦琐言》）

讽谏晏子

齐景公时，有一人犯众怒，令支解。曰：“有敢救者诛。”晏子遂左手提犯者头，右手执刀，仰问曰：“自古圣主明君，支解人从何而始？”公遽曰：“舍之，寡人过也。”（出《独异志》）

优旃

秦优旃善为笑言，然合于道。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西至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贼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乃止。及二世立，欲漆其城。优旃曰：“善。虽百姓愁费，然大佳哉。漆城荡荡，寇来不能上。即欲漆之，极易，难为荫室。”二世笑而止之。（出《启颜录》）

优旃侍始皇立于殿上。秦法重，非有诏不得辄移足。时天寒雨甚，武士被楯，立于庭中。优旃欲救之，戏曰：“被楯郎，汝虽长，雨中立；我虽短，殿上幸无湿。”始皇闻之，乃令徙立于庑下。（出《独异志》）

东方朔

汉武帝欲杀乳母，母告急于东方朔。曰：“帝怒而傍人言，益死之速耳。汝临去，但屡顾，我当设奇以激之。”乳母如其言。朔在帝侧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岂念汝乳哺之时恩耶？”帝怆然，遂赦之。（出《独异志》）

简雍

蜀简雍，少与先主有旧，随从周旋，为昭德将军。时天旱禁酒，酿者刑。吏于人家索得酿具，论者欲令与造酒者同罚。雍从先主游观，见一男子路中行，告先主曰：“彼人欲淫，何以不缚？”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对曰：“彼有媼具，与欲酿何殊？”先主大笑，而原舍酿者罪。（出《启颜录》）

斛斯丰乐

北齐高祖尝宴群臣。酒酣，各令歌乐。武卫斛斯丰乐歌曰：“朝亦饮酒醉，暮亦饮酒醉。日日饮酒醉，国计无取次。”上曰：“丰乐不谄，是好人也。”（出《谈薮》）

高季辅

唐高季辅切陈得失，太宗特赐钟乳一剂，曰：“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寻更赐金背镜一面，以表其清鉴。（出《谈宾录》）

李景伯

景龙中，中宗游兴庆池，侍宴者递起歌舞，并唱下兵词，方便以求官爵。给事中李景伯亦唱曰：“回波尔时酒卮，兵儿志在箴规。侍宴已过三爵，喧哗窃恐非宜。”于是乃罢坐。（出《国史异纂》）

苏颋

玄宗时，以林邑国进白鹦鹉，慧利之性，特异常者。因暇日，以金笼饰之，示于三相，上再三美之。时苏颋初入相，每以忠说励己，因前进曰：“诗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臣为陛下，深以为志。”（出《松窗录》）

黄幡绰

唐玄宗问黄幡绰，是勿儿得怜（是勿儿。犹言何儿也）？对曰：“自家儿得人怜（时杨妃宠极中宫，号禄山为子，肃宗在东宫，常危。上闻幡绰言，俯首久之）。”（出《因语录》）

李绹

宪宗时，中官吐突承璀，有恩泽，欲为上立德政碑。碑屋已成，磨砻石讫，请宣索文。时李绹为翰林学士，奏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无立碑纪美之事。恐取笑夷夏。上深然之，遽命拆屋废石。承璀奏：“碑屋用功极多，难便毁拆。”欲坚其请。上曰：“急索牛拽倒。”其纳谏如此。（出《卢氏杂说》）

卷第一百六十五 廉俭（吝嗇附）

陆 绩

吴陆绩为郁林郡守，罢秩，泛海而归。不载宝货，舟轻，用巨石重之。人号“郁林石”。（出《传载》）

齐明帝

齐明帝尝饮食，捉竹箸，谓卫尉应昭光曰：“卿解我用竹箸意否？”答曰：“昔夏禹衣恶，往诰流言。象箸豢腴，先（“先”原作“告”，据明抄本改）哲垂诫。今睿情冲素，还风反古。太平之迹，唯竹箸而已。”（出《谈薮》）

甄彬

齐有甄彬者，有器业。尝以一束苕，于荆州长沙西库质钱。后赎苕，于束中得金五两，以手巾裹之。彬得金，送还西库。道人大惊曰：“近有人以金质钱，时忽遽，不记录。檀越乃能见归，恐古今未之有也。”辄以金之半仰酬，往复十余，坚然不受。因咏曰：“五月披羊裘负薪，岂拾遗者也？”彬后为郢令，将行，辞太祖。时同列五人，上诫以廉慎。至于彬，独曰：“卿昔有还金之美，故不复以此诫也。”（出《谈薮》）

高允

后魏高允字伯恭，燕太尉中郎韬之子。早有奇度，博通经史。神嘉中，与范阳卢玄、赵郡李灵、博陵崔鉴等，以贤俊之胄，同被诏征，拜中书侍郎领著作，与崔浩同撰书。及浩遇害，以允忠直不苟，特见原宥。性清俭，虽累居显贵，而志同贫贱。高宗幸其宅，唯草屋数间，布被袍，厨中盐菜而已。帝叹息曰：“古之清贫，岂有此乎？”赐之粟帛。（出《谈薮》）

崔光

后魏自太和迁都之后，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庑间，不可校数。太后赐百姓负绢，任意自量，朝臣莫不称力而去。唯章武王融与陈留侯李崇负绢过任，蹶倒伤踝。太后即不与之，令其空出。时人笑焉。侍中崔光止取两匹。太后问曰：“侍中何少？”对曰：“臣有两手，唯堪两匹，所获多矣。”朝贵服其清廉。（出《洛阳伽蓝记》）

长孙道生

司空上党王长孙道生，代人，性忠谨俭素。虽为三公，而居处卑陋。出镇之后，子颇加修葺。及还叹曰：“吾为宰相，无以报国，负乘是惧。昔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宅为。今强寇尚游魂漠北，吾岂可安坐华美乎？”乃令毁之。时人比之晏婴焉。（出《谈薮》）

唐玄宗

肃宗为太子时，常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臠，上顾使太子割。肃宗既割，余污漫在手，以饼洁之，上熟视不怪。肃宗举饼啖之，上甚悦。谓太子曰：“福当如是爱惜。”（出《柳氏史》）

肃宗

韩择木奏贺肃宗节俭，妓乐无绮绣之饰，饮食无珍馐之具。上因出衣袖以示之，曰：“朕此三浣矣。”（出《谭氏史》）

卢怀慎

唐卢怀慎，清慎贞素，不营资产。器用屋室，皆极俭陋。既贵，妻拿不免饥寒。而于故人亲戚，散施甚厚。为黄门侍郎，在东都掌选事，奉身之具，才一布囊耳。后为黄门监，兼吏部尚书。卧病既久，宋璟、卢从愿常相与访焉。怀慎卧于弊簟单席，门无帘箔，每风雨至，则以席蔽焉。常器重璟及从愿，见之甚喜，留连永日，命设食。有蒸豆两瓿，菜数茎而已。此外慵然无办。因持二人手谓曰：“二公当出入为藩辅，圣上求理甚切，然享国岁久，近者稍倦于勤，当有小人乘此而进。君其志之。”不数日而终。疾既笃，因手疏荐宋璟、卢从愿、李杰、李朝隐。上览其表，益加悼惜。既歿，家无留储，唯苍头白鬻，以给丧事。上因校猎于城南，望墟落间，环堵卑陋，其家若有所营，因驰使问焉。还白：怀慎大祥，方设斋会。上因为罢猎。悯其贫匮，即以缣帛赠之。（出《明皇杂录》）

又云：卢怀慎无疾暴卒。夫人崔氏，止其儿女号哭。曰：“公命未尽，我得知之。”公清俭而洁廉，蹇进而谦退。四方赂遗，毫发不留。与张说同时为相，今纳货山积，其人尚在。而奢俭之报，岂虚也哉。及宵分，公复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启陈。怀慎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炉。日夕为说鼓铸横财。我无一焉，恶可并哉！”言讫复绝。（出《独异志》）

李勉

天宝中，有书生旅次宋州。时李勉少年贫苦，与一书生同店。而不旬日，书生疾作，遂至不救（“不救”二字原无，据明抄本补）。临绝语勉曰：“某家住洪州，将于北都求官。于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两遗勉。曰：“某之仆使，无知有此者，足下为我毕死事，余金奉之。”勉许为办事，余金乃密置于墓中而同葬焉。后数年，勉尉开封，书生兄弟赍洪牒来，而累金寻生行止。至宋州，知李为主丧事，专诣开封，诘金之所。勉请假至墓所，出金付焉。（出《尚书谭录》）

杜黄裳

李师古跋扈，惮杜黄裳为相，未敢失礼。乃命一干吏，寄钱数千绳，并毡车子一乘，亦近直千缗。使者未敢遽送。乃于宅门伺候累日。有绿舆自宅出，从婢二人，皆青衣褴褛。问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归，以白师古。师古乃折其谋，终身不敢失节。（出《幽闲鼓吹》）

阳城

阳道州城，未尝有蓄积，唯所服用不可阙者。客称某物可佳可爱，阳辄喜，举而授之。有陈苕者，候其出始请月俸（明抄本无“始”字，韩愈《顺宗实录》四无“出”字），常往称其钱帛之美，月有获焉。（出《转载》）

城之为朝士也，家苦贫，常以木枕布衾，质钱数万，人争取之。（出《转载》）

郑余庆

郑余庆，清俭有重德。一日，忽召亲朋官数人会食，众皆惊。朝僚以故相望重，皆凌晨诣之。至日高，余庆方出。闲话移时，诸人皆嚣然。余庆呼左右曰：“处分厨家，烂蒸去毛，莫拗折项。”诸人相顾，以为必蒸鹅鸭之类。逡巡，舁台盘出，酱醋亦极香新。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饭一碗，蒸葫芦一枚。相国餐美，诸人强进而罢。（出《卢氏杂说》）

郑澣

郑澣以俭素自居。尹河南日，有从父昆弟之孙自覃怀来谒者，力农自赡，未尝干谒。拜揖甚野，束带亦古。澣子之弟仆御，皆笑其疏质，而澣独怜之。问其所欲。则曰：“某为本邑，以民侍之久矣，思得承乏一尉，乃锦游乡里也。”澣然之。而澣之清誉重德，为时所归。或书于郡守，犹臂之使指也。郑孙将去前一日，召甥侄与之会食。有蒸饼，郑孙去其皮而后食之，

浣大嗟怒。谓曰：“皮之与中，何以异也？仆尝病浇态讹俗，骄侈自奉，思得以还淳反朴，敦厚风俗。是犹怜子力田弊衣，必能知艰于稼穡，奈何器浮甚于五侯家绮纨乳臭儿耶？”因引手请所弃者。郑孙错愕失据，器而奉之。浣尽食之，遂揖归宾阁，赠五缣而遣之。（出《阙史》）

文宗

文宗命中使宣两军中尉及诸司使内官等，不许着纱縠綾罗巾。其后驸马韦处仁见，巾夹罗巾以进。上曰：“本慕卿门户清素，故俯从选尚。如此巾服，从他诸戚为之，卿不须为也。”（出《卢氏杂说》）

夏侯孜

夏侯孜为左拾遗，尝着绿桂管布衫朝谒。开成中，文宗无忌讳，好文。问孜衫何太粗涩，具以桂布为对。此布厚，可以欺寒。他日，上问宰臣：“朕察拾遗夏侯孜，必贞介之士。”宰臣具以密行，今之颜冉。上嗟叹久之，亦效著桂管布。满朝皆仿效之，此布为之贵也。（出《芝田录》）

裴坦

杨收、段文昌皆以孤进贵为宰相，率爱奢侈。杨收女适裴坦长子，资装丰厚，什器多用金银。而坦尚俭，闻之不乐。一日，与其妻及儿女宴饮，台上用碟盛果实，坦欣然，既视其器内，有以犀为饰者，坦盛怒，遽推倒茶台，拂袖而出。乃曰：

“破我家也。”他日，收果以纳赂，竟至不令。宜哉！（出《北梦琐言》）

温琰

幽州从事温琰，燕人也，以儒学著称，与瀛王冯道幼相善。曾经兵乱，有卖漆灯橈于市者，琰以为铁也，遂数钱买之。累日，家人用然膏烛，因拂试，乃知银也。大小观之，靡不欣喜。唯琰惘然曰：“非义之物，安可宝之。”遂访其卖主而还之。彼曰：“某自不识珍奇，鬻于街肆。郎中厚加酬直，非强买也，不敢复收。”琰固还之，乃拜受而去。别卖四五万，将其半以谢之。琰终不纳，遂施于僧寺，用饰佛像，冀祝琰之寿也。当时远近罔不推腹，以其有仁人之行。后官至尚书侍郎卒。（出《刘氏耳目记》）

仲庭预

旧蜀嘉王召一经业孝廉仲庭预，令教授诸子。庭预虽通坟典，常厄饥寒。至门下，亦未甚礼。时方凝寒，正以旧火炉送学院。庭预方独坐太息，以箸拨灰。俄灰中得一双金火箸，遽求谒见王。王曰：“贫穷之士见吾，必有所求。”命告庭预曰：“见为制衣。”庭预白曰：“非斯意。”嘉王素乐神仙，多采方术，恐其别有所长，勉强而见。庭预遽出金火箸，陈其本末。王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还以相示，真有古人之风。”赠钱十万，衣一袭，米麦三十石。竟以宾介相遇，礼待甚厚，荐授荣州录事参军。（出《玉溪编事》）

汉世老人

汉世有人，年老无子，家富，性俭嗇。恶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营理产业，聚敛无厌，而不敢自用。或人从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内，取钱十，自堂而出，随步辄减。比至于外，才余半在。闭目以授乞者。寻复嘱云：“我倾家赡君，慎勿他说，复相效而来。”老人俄死，田宅没官，货财充于内帑矣。（出《笑林》）

沈峻

吴沈峻，字叔山，有名誉而性俭吝。张温使蜀，与峻别。峻入内良久，出语温曰：“向择一端布，欲以送卿，而无粗者。”温嘉其无隐。又尝经太湖岸上，使从者取盐水。已而恨多，敕令还减之。寻以自愧曰：“此吾天性也。”又说曰，姚彪与张温俱至武昌，遇吴兴沈珩。守风粮尽，遣人从彪贷盐一百斛。彪性峻直，得书不答。方与温谈论。良久，呼左右：“倒百斛盐著江中。”谓温曰：“明吾不惜，惜所与耳。”沈珩弟峻，有名誉而性俭吝。（出《笑林》）

李崇

后魏高阳王雍，性奢豪，嗜食味，厚自奉养，一食必以数百万钱为限，海陆珍羞，方丈于前。陈留侯李崇谓人曰：“高阳一食，敌我千日。”崇为尚书令仪同三司，亦富倾天下，僮仆千人，而性多俭吝，恶衣粗食，食常无肉，止有韭茹韭菹。崇家客李元祐语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种。”人问其故。元祐

曰：“二韭十八。”闻者大笑。（出《洛阳伽蓝记》）

南阳人

南阳有人，为生奥博，性殊俭吝。冬至日，女婿谒之，乃设一铜瓶酒，数膾獐肉。婿恨其单率，一举尽之。主人愕然，俯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责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常贫。”及其死后，诸子争财，逐兄杀之。（出《颜氏家训》）

夏侯处信

唐夏侯处信为荊州长史，有宾过之。处信命仆作食，仆附耳语曰：“溲几许面？”信曰：“两人二升即可矣。”仆入，久不出。宾以事告去，信遽呼仆。仆曰：“已溲讫。”信鸣指曰：“大异事（明抄本“异”作“费”，“事”下有“也”字）！”良久乃曰：“可总燔作饼，吾公退食之。”信又尝以一小瓶贮醯一升，自食，家人不沾余沥。仆云：“醋尽。”信取瓶合于掌上，余数滴，因以口吸之。凡市易，必经手乃授直。识者鄙之。（出《朝野僉载》）

柳庆

广州录事参军柳庆，独居一室。器用食物，并致卧内。奴有私取盐一撮者，庆鞭之见血。（出《朝野僉载》）

夏侯彪

夏侯彪，夏月食饮生虫，在下未曾历口。尝送客出门，奴

盗食肉。彪还觉之，大怒，乃捉蝇与食，令呕出之。（出《朝野僉载》）

郑仁凯

郑仁凯为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凯曰：“阿翁为汝经营鞋。”有顷，门夫着新鞋者至，凯厅前树上有鸛（啄木鸟）窠，遗门夫上树取其子。门夫脱鞋而缘之，凯令奴著鞋而去。门夫竟至徒跣。凯有德色。（出《朝野僉载》）

邓祐

安南都护邓祐，韶州人，家巨富。奴婢千人，恒课口腹自供，未曾设客。孙子将一鸭私用，祐以擅破家资，鞭二十。（出《朝野僉载》）

韦庄

韦庄颇读书，数米而炊，称薪而爨。炙少一脔而觉之。一子八岁而卒，妻敛以时服。庄剥取，以故席裹尸。殓讫，擎其席而归。其忆念也，呜咽不自胜，唯慳吝耳。（出《朝野僉载》）

王叟

天宝中，相州王叟者，家邺城。富有财，唯夫与妻，更无儿女。积粟近至万斛，而夫妻俭嗇颇甚，常食陈物，才以充肠，不求丰厚。庄宅尤广，客二百余户。叟尝巡行客坊，忽见一客

方食，盘餐丰盛，叟问其业。客云：“唯卖杂粉香药而已。”叟疑其作贼，问汝有几财而衣食过丰也？此人云：“唯有五千之本，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其余。故衣食常得足耳。”叟遂大悟，归谓妻曰：“彼人小得其利，便以充身，可谓达理。吾今积财巨万，而衣食陈败，又无子息，将以遗谁？”遂发仓库，广市珍好，恣其食味。不数日，夫妻俱梦为人所录，枷锁禁系，鞭撻俱至，云：“此人妄破军粮。”觉后数年，夫妻并卒。官军围安庆绪于相州，尽发其廩，以供军焉。（出《原化记》）

王鐸

王鐸累任大镇，财货成积。有旧客，谕以积而能散之义。后数日，复见鐸。鐸曰：“前所见戒，诚如公言，已大散矣。”客请问其名，鐸曰：“诸男各与万贯，女婿各与千贯矣。”（出《国史补》）

裴璩

裴司徒璩，性靳嗇。廉问江西日，凡什器图障，皆新其制，闲屋贮之，未尝施用。每有宴会，即于朝士家借之。（出《北梦琐言》）

归登

归登尚书，性甚吝嗇。常烂一羊脾，旋割旋啖，封其残者。一日，登妻误于封处割食，登不见元封，大怒其内。由是没身

不食肉。登每浴，必屏左右。或有自外窥之，乃巨龟也。（出《北梦琐言》）

卷第一百六十六 气义一

鲍子都

魏鲍子都，暮行于野，见一书生，卒心痛。子都下马，为摩其心。有顷，书生卒。子都视其囊中，有素书一卷，金十饼。乃卖一饼，具葬书生，其余枕之头下，置素书于腹旁。后数年，子都于道上，有乘驄马者逐之。既及，以子都为盗，固问儿尸所在。子都具言，于是相随往。开墓，取儿尸归，见金九饼在头下，素书在腹旁，举家感子都之德义。由是声名大振。（出《独异志》）

杨素

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后主叔宝之妹，封乐昌公主，才色冠绝。德言为太子舍人，方属时乱，恐不相保，谓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国亡必入权豪之家，斯永绝矣。倘情缘未断，犹冀相见，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镜，各执其半。约曰：“他日必以正月望卖于都市，我当在，即以是日访之。”及陈亡，其妻果入越公杨素之家，宠嬖殊厚。德言流离辛苦，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访于都市。有苍头卖半镜者，大高其价，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予食，具言其故，出半镜以合之。乃题诗曰：“镜与人俱去，镜归（“归”原作“各”，据明抄本、陈校、许本改）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陈氏得诗，涕泣不食。素知之，怆然改容。即召德言，还其妻，仍厚遗之。

闻者无不感叹，仍与德言陈氏偕饮，令陈氏为诗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遂与德言归江南，竟以终老。（出《本事诗》）

郭元振

郭元振，年十六，入太学。薛稷、赵彦昭为友。时有家信至，寄钱四十万，以为举粮，忽有衰服者扣门云：“五代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时迁窆，乏于资财。闻公家信至，颇能相济否？”公即命以车一时载去，略无留者，亦不问姓氏，深为薛赵所诮。元振怡然曰：“济彼大事，亦何诮焉。”其年粮绝，竟不成举。（出《摭言》）

狄仁杰

狄仁杰，太原人，为府法曹参军。时同僚郑崇资，母老且病，当充使绝域。仁杰谓曰：“太夫人有危亟之病，而公远使，岂可贻亲万里之泣乎？”乃请代崇资。（出《谈宾录》）

敬昭道

敬昭道为大理评事。延和中，沂有反者，诖误四百余人。将隶司农事（明抄本“事”作“寺”），未即路，系在州狱。昭道据赦文而免之。时宰切责大理，奈何赦反人家口？大理卿及正等失色，引昭道，执政怒而责之。昭道曰：“赦文云见禁囚徒，反者系在州狱，此即见禁也。反覆诘难，至于五六，执政无以夺之，诖误者悉免。昭道迁监察御史。又先是夔州征人舒

万福等十人，行次巴陵，渡滩溺死。昭道因使巴渝，至万年驿，梦此十人祈哀，至于再三。乃召驿吏问之，吏对如所梦。昭道即募善游者，出其尸，具洒肴以酹之。观者莫不歔歔。乃移牒近县，备槥槨，归之故乡。征人闻者，无不感仰。（出《大唐新语》）

吴保安

吴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义尉。其乡人郭仲翔，即元振从侄也。仲翔有才学，元振将成其名宦。会南蛮作乱，以李蒙为姚州都督，帅师讨焉。蒙临行，辞元振。元振乃见仲翔，谓蒙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姑将行，如破贼立功，某在政事，当接引之，俾其縻薄俸也。”蒙诺之。仲翔颇有干用，乃以为判官，委之军事。至蜀，保安寓书于仲翔曰：“幸共乡里，籍甚风猷。虽旷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国相犹子，慕府硕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将军秉文兼武，受命专征，亲统大兵，将平小寇。以将军英勇，兼足下才能，师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学，长而专经。才乏兼人，官从一尉。僻在剑外，地迩蛮陬。乡国数千，关河阻隔。况此官已满，后任难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选曹之格限。更思微禄，岂有望焉？将归老丘园，转死沟壑。侧闻吾子，急人之忧，不遗乡曲之情，忽垂特达之眷。使保安得执鞭弭，以奉周旋。录及细微，薄沾功效。承兹凯入，得预末班。是吾子丘山之恩，即保安铭镂之日。非敢望也，愿为图之。唯照其款诚，而宽其造次，专策驽蹇，以望招携。”仲翔得书，深感之。即言于李将军，召为管记。未至而蛮贼转逼，李将军至姚州，与战破之。乘胜深入，蛮覆而败之。李身死军没，仲翔为虏。蛮夷利汉财物，其

没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赎之，人三十匹。保安既至姚州，适值军没，迟留未返。而仲翔于蛮中，间关致书于保安曰：“永固无恙（保安之字，“字”原作“子”，据明抄本改）。顷辱书未报，值大军已发。深入贼庭，果逢挠败。李公战没，吾为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顾身世已矣，念乡国眴然。才谢钟仪，居然受縶。身非箕子，且（“且”原作“山”，据明抄本改）见为奴。海畔牧羊，有类于苏武；宫中射雁，宁期于李陵。吾自陷蛮夷，备尝艰苦。肌肤毁剔，血泪满地。生人至艰，吾身尽受。以中华世族，为绝域穷囚。日居月诸，暑退寒袭。思老亲于旧国，望松楸于先茔。忽忽发狂，膈臆流恸，不知涕之无从。行路见吾，犹为伤愍。吾与永固，虽未披款，而乡思先达，风味相亲。想睹光仪，不离梦寐。昨蒙枉问，承间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则请为管记。大军去远，足下来迟。乃足下自后于戎行，非仆遗于乡曲也。足下门传余庆，无祚积善。果事期不入，而身名并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幕府，则绝域之人，与仆何异？吾今在厄，力屈计穷。而蛮俗没留，许亲族往赎。以吾国相之侄，不同众人，仍苦相邀，求绢千匹。此信通闻，仍索百缣。愿足下早附白书，报吾伯父。宜以时到，得赎吾还。使亡魂复归，死骨更肉，唯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请不辞劳。若吾伯父已去庙堂，难可咨启，即愿足下，亲脱石父，解夷吾之骖，往赎华元，类宋人之事。济物之道，古人犹难。以足下道义素高，名节特著，故有斯请，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见哀矜，猥同流俗，则仆生为俘囚之竖，死则蛮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吴君，无落吾事。”保安得书，甚伤之。时元振已卒，保安乃为报，许赎仲翔。仍倾其家，得绢二百匹往。因住嵩州，十年不归。经营财物，前后得绢七百匹，数犹未至。保安素贫窶，妻子犹在遂州。贫赎仲翔。遂与家绝。每于人有

得，虽尺布升粟，皆渐而积之。后妻子饥寒，不能自立。其妻乃率弱子，驾一驴，自往泸南，求保安所在。于途中粮尽，犹去姚州数百。其妻计无所出，因哭于路左，哀感行人。时姚州都督杨安居乘驿赴郡，见保安妻哭，异而访之。妻曰：“妾夫遂州方义尉吴保安，以友人没蕃，丐而往赎，因住姚州。弃妾母子，十年不通音问。妾今贫苦，往寻保安。粮乏路长，是以悲泣。”安居大奇之。谓曰：“吾前至驿，当候夫人，济其所乏。”既至驿，安居赐保安妻钱数千，给乘令进。安居驰至郡，先求保安见之，执其手升堂。谓保安曰：“吾常读古人书，见古人行事，不谓今日亲睹于公。何分义情深，妻子意浅，捐弃家室，求赎友朋，而至是乎？吾见公妻来，思公道义，乃心勤伫，愿见颜色。吾今初到，无物助公。且于库中假官绢四百匹，济公此用。待友人到后，吾方徐为填还。”保安喜，取其绢，令蛮中通信者持（“持”原作“特”，据明抄本改）往。向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状憔悴，殆非人也。方与保安相识，语相泣也。安居曾事郭尚书，则为仲翔洗沐，赐衣装，引与同坐，宴乐之。安居重保安行事，甚宠之。于是令仲翔摄治下尉。仲翔久于蛮中，且知其款曲，则使人于蛮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既至，因辞安居归北，且以蛮口赠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岂待报耶？钦吴生分义，故因人成事耳。公有老亲在此，且充甘膳之资。”仲翔谢曰：“鄙身得还，公之恩也。微命得全，公之赐也。翔虽瞑目，敢忘大造。但此蛮口，故为公求来。公今见辞，翔以死请。”安居难违，乃见其小女曰：“公既频繁有言，不敢违公雅意。此女最小，常所钟爱。今为此女，受公一小口耳。”因辞其九人。而保安亦为安居厚遇，大获资粮而去。仲翔到家，辞亲凡十五年矣。却至京，以功授蔚州录事参军，则迎亲到官。两岁，又以优授代州户曹参军，

秩满内忧。葬毕，因行服墓次，乃曰：“吾赖吴公见赎，故能拜职养亲。今亲歿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义尉选授眉州彭山丞。仲翔遂至蜀访之。保安秩满，不能归，与其妻皆卒于彼，权窆寺内。仲翔闻之，哭甚哀。因制衰麻，环珮加杖，自蜀郡徒跣，哭不绝声。至彭山，设祭酹毕，乃出其骨，每节皆墨记之（墨记骨节，书其次第，恐葬敛时有失之也），盛于练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记贮于竹笼。而徒跣亲负之，徒行数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爱之如弟。于是尽以家财二十万，厚葬保安。仍刻石颂美。仲翔亲庐其侧，行服三年。既而为岚州长史，又加朝散大夫。携保安子之官，为娶妻，恩养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宝十二年，诣阙，让朱紱及官子保安之子以报。时人甚高之。初，仲翔之没也，赐蛮首为奴。其主爱之，饮食与其主等。经岁，仲翔思北，因逃归。追而得之，转卖于南洞。洞主严恶，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弃而走，又被逐得，更卖南洞中。其洞号菩萨蛮，仲翔居中经岁，因厄复走，蛮又追而得之，复卖他洞。洞主得仲翔，怒曰：“奴好走，难禁止邪？”乃取两板，各长数尺，令仲翔立于板，以钉自（“自”原作“其”，据明抄本改）足背钉之，钉达于木。每役使，常带二木行。夜则纳地槛中，亲自锁闭。仲翔二足，经数年疮方愈。木鑱地槛，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其忧。保安之使人往赎也，初得仲翔之首主。展转为取之，故仲翔得归焉。（出《纪闻》）

卷第一百六十七 气义二

裴冕

裴冕为王鉉判官，鉉得罪伏法。李林甫操窃权柄，咸惧之。鉉宾佐数人，不敢窥鉉门。冕独收鉉尸，亲自护丧，瘞于近郊。（出《谈宾录》）

李宜得

李宜得，本贱人，背主逃。当玄宗起义，与王毛仲等立功。宜得官至武卫将军。旧主遇诸涂，趋而避之，不敢仰视。宜得令左右命之，主甚惶惧。至宅，请居上座，宜得自捧酒食。旧主流汗辞之，留连数日。遂奏云：“臣蒙国恩，荣禄过分。臣旧（“旧”原作“曹”，据明抄本改）主卑琐，曾无寸禄。臣请割半俸解官以荣之。愿陛下遂臣愚款。”上嘉其志，擢主为郎将，宜得复其秩。朝廷以此多之。（出《朝野僉载》）

穆宁

穆宁不知何许人，颜真卿奏为河北道支使。宁以长子属母弟曰：“唯尔所适，苟不乏嗣，吾无累矣。”因往平原，谓真卿曰：“先人有嗣矣，古所谓死有轻于鸿毛者，宁是也。愿毕佐公，以定危难。”其后宁计或不行，真卿弃平原，夜渡河。

(出《谈宾录》)

赵骅

赵骅因胁于贼中，见一妇人，问之，即江西廉察韦环之族女也。夫为畿官，以不往贼军遇害。韦氏没入为婢。骅哀其冤抑，以钱赎之。俾其妻致之别院，而骅竟不见焉。明年，收复东都。骅以家财贍给，而求其亲属归之。议者咸重焉。(出《谈宾录》)

曹文洽

曹文洽，郑滑之裨将也。时姚南仲为节度使，被监军薛盈珍怙势于夺军政。南仲不从，数为盈珍谗于上。上颇疑之。后盈珍遣小使程务盈驰表南仲，诬谗颇甚。文洽时奏事赴京师，窃知盈珍表中语。文洽愤怒，遂晨夜兼道追务盈。至长乐驿，及之，与同舍宿。中夜，杀务盈，沉盈珍表于厕中，乃自杀。日旰，驿吏开门，见血伤满地，傍得文洽二缄：一状告盈珍，一表理南仲冤，且陈谢杀务盈。德宗闻其事，颇疑。南仲虑衅深，遂入朝。初至，上曰：“盈珍扰卿甚耶？”南仲曰：“盈珍不扰臣，自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辈所在，虽羊杜复生，抚百姓，御三军，必不能成恺悌父母之政，师律善阵之制矣。”德宗默然久之。(出《谈宾录》)

阳城

阳城，贞元中，与三弟隐居陕州夏阳山中，相誓不婚。暇

菽饮水，莞蕈布衾，熙熙怡怡，同于一（“同于一”三字原作“难名其”，据明抄本改）室。后遇岁荒，屏迹不与同里往来，惧于求也。或采桑榆之皮，屑以为粥。讲论诗书，未尝暂辍。有苍头曰都儿，与主协心，盖管宁之比也。里人敬以哀，馈食稍丰，则闭户不纳，散于饿禽。后里人窃令于中户致糠核十数杯，乃就地食焉。他日，山东诸侯闻其高义，发使寄五百缣。城固拒却，使者受命不令返，城乃标于屋隅，未尝启缄。无何，有节士郑倜者，迫于营举，投入不应，因途经其门，往谒之。倜戚容瘵貌，城留食旬时，问倜所之，及其瘠瘵之端。倜具以情告。城曰：“感足下之操，城有诸侯近贖物，无所用，辄助足下人子终身之道。”倜固让。城曰：“子苟非妄，又何让焉？”倜对曰：“君子既施不次之恩，某愿终志后，为奴仆偿之。”

“遂去。倜东洛莖事罢，杖归城，以副前约。城曰：“子奚如是？苟无他系，同志为学可也，何必云役己以相依？”倜泣涕曰：“若然者，微躯何幸。”倜于记览苦不长，月余，城令讽毛诗，虽不辍寻读。及与之讨论，如水投石也。倜大惭。城曰：“子之学，与吾弟相昵不能舍，有以致是耶？今所止阜北，有高显茅斋，子可自玩习也。”倜甚喜，遽迁之。复经月余，城访之，与论国风，倜虽加功，竟不能往复一辞。城方出，未三二十步，倜缢于梁下。供饬童窥之，惊以告城。城恸哭若裂支体，乃命都儿将酒祭之，及作文亲致祭，自咎不敏。我虽不杀倜，倜因我而死。自脱衣，令仆夫负之。都儿行檣楚十五，仍服纁麻，厚瘞之。由是为缙绅之所推重。后居谏议大夫时，极谏裴延龄不合为国相，其言至恳，唐史书之。及出守江华都，日炊米两斛，鱼羹一大鬻。自天使及草衣村野之夫，肆其食之。并置瓦甌檀杓，有类中衢樽也。（出《乾鐏子》）

王义

王义，即裴度之隶人也。度为御史中丞，武元衡遇害之日，度为人所刺，义捍刃而死。度由是获免，乃自为文以祭。厚给其妻子。是岁，进士撰王义传者，十二三焉。（出《国史补》）

裴度

元和中，有新授湖州录事参军，未赴任，遇盗，勦剽殆尽，告敕历任文簿，悉无子遗。遂于近邑求丐故衣，迤 假货，却返逆旅。旅舍俯逼裴晋公第。时晋公在假，因微服出游侧近邸，遂至湖斜之店。相揖而坐，与语周旋，问及行止。斜曰：“某之苦事，人不忍闻。”言发涕零。晋公悯之，细诘其事。对曰：“某主京数载，授官江湖，遇冠荡尽，唯残微命，此亦细事尔。其如某将娶而未亲迎，遭郡牧强以致之，献于上相裴公，位亚国号矣。”裴曰：“子室之姓氏何也？”答曰：“姓某字黄娥。”裴时衣紫袴衫，谓之曰：“某即晋公亲校也，试为子侦。”遂问姓名而往。斜复悔之，此或中令之亲近，入而白之，当致其祸也。寝不安席。迟明，诣裴之宅侧侦之，则裴已入内。至晚，有颍衣吏诣店，颇匆遽，称令公召。斜闻之惶惧，仓卒与吏俱往。至第斯须，延入小厅，拜伏流汗，不敢仰视。即延之坐。窃视之，则昨日紫衣押牙也。因首过再三。中令曰：“昨见所话，诚心恻然。今聊以慰其憔悴矣。”即命箱中官诰授之，已再除湖斜矣。喜跃未已，公又曰：“黄娥可于飞之任也。”特令送就其逆旅，行装千贯，与偕赴所任。（出《玉堂闲话》）

廖有方

廖有方，元和乙未岁，下第游蜀。至宝鸡西，适公馆。忽闻呻吟之声。潜听而微憊也。乃于间室之内，见一贫病儿郎。问其疾苦行止，强而对曰：“辛勤数举，未偶知音。眊眊叩头，久而复语。唯以残骸相托。”余不能言。拟求救疗，是人俄忽而逝。遂贱鬻所乘鞍马于村豪，备棺殓之，恨不知其姓字。苟为金门同人，临歧凄断。复为铭曰：“嗟君歿世委空囊，几度劳心翰墨场。半面为君申一恸，不知何处是家乡。”后廖君自西蜀回，取东川路，至灵龕驿。驿将迎归私第。及见其妻，素衣，再拜呜咽，情不可任，徘徊设辞，有同亲懿。淹留半月，仆马皆馐。掇熊虎之珍，极賔主之分。有方不测何缘，悚惕尤甚。临别，其妻又悲啼，赠赆缁锦一驮，其价值数百千。驿将曰：“郎君今春所葬胡绾秀才，即某妻室之季兄也。”始知亡者姓字。复叙平生之吊，所遗物终不纳焉。少妇及夫，坚意拜上。有方又曰：“仆为男子，粗察古今。偶然葬一同流，不可当兹厚惠。”遂促辔而前，驿将奔骑而送。复逾一驿，尚未分离。廖君不顾其物，驿将执袂。各恨东西，物乃弃于林野。乡老以义事申州。州将以表奏朝廷。文武宰寮，愿识有方，共为导引。明年，李逢吉知举，有方及第，改名游卿，声动华夷，皇唐之义士也。其主驿戴克勤，堂帖本道节度，甄升至于极职。克勤名义，与廖君同远矣。（出《云溪友议》）

卷第一百六十八 气义三

熊执易

熊执易赴举，行次潼关。秋霖月余，滞于逆旅。俄闻邻店有一士，吁嗟数次。执易潜问之，曰：“前尧山令樊泽，举制科，至此，马毙囊空，莫能自进。”执易造焉，遽辍所乘马，倒囊济之。执易其年罢举，泽明年登科。（出《摭言》）

李约

李约为兵部员外，汧公之子也。识度清旷，迥出尘表。与主客张员外谔同官。并韦征君况，墙东遁世，不婚娶，不治生业。李独厚于张，每与张匡床静言，达旦不寝，人莫得知。赠张诗曰：“我有心中事，不与韦二说。秋夜洛阳城，明月照张八。”约尝江行，与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见，以二女托之，皆绝色也。又遗一珠。约悉唯唯。及商胡死，财宝约数万，悉籍其数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殓商胡时，约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后，死胡有亲属来理资财，约请官司发掘，检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类也。（出《尚书故实》）

郑还古

郑还古，东都闲居，与柳当将军者甚熟。柳宅在履信东街，有楼台水木之盛。家甚富，妓乐极多。郑往来宴饮，与诸妓笑

语既熟，因调谑之。妓以告柳，怜郑文学，又贫，亦不之怪。郑将入京求官，柳开筵饯之。酒酣，与妓一章曰：“冶艳出神仙，歌声胜管弦。眼看白苎曲，欲上碧云天。未拟生裴秀，如何乞郑玄。莫教金谷水，横过坠楼前。”柳见诗甚喜。曰：“某不惜此妓，然吾子方求官，事力空困，将去固不易支持。专待见荣命，便发遣入京，充贺礼。”及郑入京，不半年，除国子博士。柳见除目，乃津置入京。妓行及嘉祥驿，郑已亡歿。旅村寻到府界。柳闻之悲叹不已，遂放妓他适。（出《卢氏杂说》）

江陵士子

江陵寓居士子，忘其姓名。有美姬，甚贫，求尺题于交广间，游索去万，计支持五年粮食。且戒其姬曰：“我若五年不归，任尔改适。”士子去后，五年未归。姬遂为前刺史所纳，在高丽坡底。及明年，其夫归，已失姬之所在。寻访知处。遂为诗，求媒标寄之。诗云：“阴云漠漠下阳台，惹着襄王更不回。五度看花空有泪，一心如结不曾开。纤萝自合依芳树，覆水宁思返旧杯。惆怅高丽坡底宅，春光无复下山来。”刺史见诗，遂给一百千及资装，便遣还士子。（出《卢氏杂说》）

郑畋

郑文公畋，字台文。父亚，曾任桂管观察使。畋生于桂州，小字桂儿。时西门思恭为监军，有诏征赴阙。亚饯于北郊。自以衰年，因以畋托之，曰：“他日愿以桂儿为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讫，泣然流涕。思恭志之。及为神策军中尉，

亚已卒。思恭使人召畋，馆之于第。年未及冠，甚爱之，如甥侄，因选师友教导之。畋后官至将相。黄巢之入长安，西门司空逃难于终南山。畋以家财厚募有勇者，访而获之，以归岐下。温清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终于畋所。畋葬于凤翔西冈。松柏皆手植之。未几。畋亦卒。葬近西门之坟。百官造二垆以吊之，无不堕泪，咸伏其义也。（出《北梦琐言》）

章孝子

章孝子名全益，东蜀涪城人。少孤，为兄全启养育。母疾，全启割股肉以馈，其疾果廖也。他日，全启出游。殁于逆旅。全益感天伦之恩，制斩衰之服。又以全启割肉啖母，遂以火炼指，以申至痛。仍以银字写法华经一部，日夕讽诵，仍通大义。后于成都府楼巷，舍于其间。傍有丹灶。不蓄童仆，块然一室。鬻丹得钱，数及两金，即刻一象。今华亭禅院，即居士高楼之所，人谓之黄白之术。尝言于道友曰：“点水银一两，止一两银价。若丸作三百粒，每粒百钱，乃三十千矣。其利博哉。但所鬻之丹亦神矣。”居士到蜀之后，制土偶于丹灶之侧，以代执热之用。护惜不毁，殆四十年。大顺中物故，年至九十八。寺僧写真于壁，节度判官前眉州刺史冯涓撰赞以美之。（出《北梦琐言》）

发冢盗

光启大顺之际，褒中有盗发冢墓者，经时搜索不获。长吏督之甚严。忽一日擒获，置于所司。淹延经岁，不得其情。拷掠楚毒，无所不至。款古既具，连及数人，皆以为得之不谬矣。

及临刑，傍有一人攘袂大呼曰：“王法岂容枉杀平人者乎！发冢者我也。我日在稠人之中，不为获擒，而斯人何罪，欲杀之？速请释放。”旋出丘中所获之赃，验之，略无差异。具狱者亦出其赃，验之无差。及藩帅躬自诱而问之，曰：“虽自知非罪，而受捶楚不禁，遂令骨肉伪造此赃，希其一死。”藩帅大骇，具以闻于朝廷。坐其狱吏，枉陷者获免，自言者补衙职而赏之。（出《玉堂闲话》）

郑雍

郑雍学士未第时，求婚于白州崔相公远。才允许，而博陵有事，女则随例填宫。至朱梁开平之前，崔氏在内托疾。敕令出宫，还其本家。郑则复托媒氏致意，选日亲迎。士族婚礼，随其丰俭，亦无所阙。寻有庄盆之感，又杖经期周，莫不合礼。士林以此多之，美称籍甚。场中翘足望之，一举中甲科。脱白，授秘校，兼内翰，与丘门同敕入。不数载而卒。（出《玉堂闲话》）

杨晟

杨晟，始事凤翔节度使李昌符。累立军功，因而疑之，潜欲加害。昌符爱妾周氏，悯其无辜，密告之，由是亡去而获免。后为驾前五十四军都指挥使，除威胜军节度使。建节于彭州。抚绥士民，延敬宾客，泊僧道辈，各得其所。厚于礼敬，人甚怀之。李昌符之败，因令求周氏。既至，以义母事之。周氏自以少年，复有美色，恳有好合之情。晟告誓天地，终不以非礼偶之。每旦，未视事前，必申问安之礼。虽厄在重围，未尝废

也。新理之郡，兵力不完，遽为王蜀先主攻围。保守孤垒，救兵不至，凡千日，为西川所破而害焉。有马步使安师建者，杨氏之腹心也，城克执之。蜀先主知其忠烈，冀为其用，欲宽之。师建曰：“某受（某”受”原作其”授”，据明抄本改）杨司徒提拔，不敢惜死。”先主嗟赏而行戮，为其设祭而葬之。（出《北梦琐言》）

王殷

王殷，梁开封尹瓚之犹子也。乾化中，为徐州连率。众叛拒命，杀害使臣，点阅市井而授甲焉。有亲随苗温与数辈，度其必不济，窃谋作乱。吏泄被擒，刳心而死。其妻配隶别部军校，殊不甘，挟短刃，割乳而殒。闻者无下嗟尚。（出《玉堂闲话》）

卷第一百六十九 知人一

陈 实

陈实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栋梁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龙泉。”客有问陈季方曰：“足下家君，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于泰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渊；上为甘露所沾，下为渊泉所润。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出《世说》）

黄叔度

郭泰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千顷之波，澄之不清，挠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矣。”（出《世说》）

郭泰

郭泰秀立高峙，澹然渊停。九州之士，悉懍懍宗仰，以为覆盖。蔡伯喈告卢子干、马日磳曰：“吾为天下作碑铭多矣，未尝不有惭。唯为郭先生碑颂无愧色耳。”（出《世说》）

马融

郑玄在马融门下。融尝不解剖裂书七事，而玄思其五，别令卢子干思其二。融告干曰：“孔子谓子贡，‘回也闻一知十，吾与汝弗如也。’今我与子，可谓是矣。”（出《世说》）

蔡邕

蔡邕评陈蕃、李膺先后，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易（明抄本“易”上有“犯上难摄下”五字）。仲举三君之下（谢沈《汉记》曰：三君者，一时之所重，窦武、刘淑、陈蕃）；元礼八俊之上（“上”原作“重”，据明抄本、陈校本改。薛莹《汉书》曰：李膺、王畅、荀爽、朱宇、魏明、刘佑、杜楷、赵典为俊）。（出《世说》）

顾邵

顾邵尝独谓庞士元曰：“闻子孙人，吾与足下孰愈？”士元曰：“陶冶世俗，与时沉机，吾不如子；论霸王之余策，览倚伏之要最，吾亦有一日之长。邵亦能为之乎？”（出《世说》）

诸葛瑾兄弟

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事一国。时以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出《世说》）

庞士元

庞士元至吴，吴人并友之。见陆绩、顾邵、全琮而为之目曰：“陆子所谓弩马有逸（“逸”字原阙，据世说补）足之用，顾子所谓弩牛可以负重致远。或问，如目陆为胜邪？曰：“弩马虽精速，能致一人耳。弩牛一日百里，所致岂一人哉！”吴人无以难。全子好声名，似汝南樊（“樊”原作“楚”，据世说改）子昭。（出《世说》）

武陔

司马文王问武陔曰：“陈泰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畅，能以天下声教为己任者，不如也；明练简至，立功立事，过之。”（出《世说》）

裴頠

冀州刺史杨淮二子，乔与髦，俱总角为成器。淮与裴頠、乐广友善，遣见之。頠性弘放，爱乔之有风韵。谓淮曰：“乔当及卿，髦小减也。”广性清淳，爱髦之有神检，谓淮曰：“乔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儿之优劣，乃裴、乐之优劣也。”论者评之，以为乔虽高韵而无检局，乐言为得。然并为后之双隼。（出《世说》）

匈奴使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怀远国，使崔季圭代当之，自捉刀立床头。事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使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乃英雄也。”王闻之，驰

杀此使。(出《商芸小说》)

恒温

晋殷浩既废，恒温语诸人曰：“少时与之共骑竹马，我弃去已，浩辄取之，故当出我下。”(出《世说新书》)

谢鲲

明帝问谢鲲：“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出《世说新书》)

唐太宗

贞观五年。上谓长孙无忌等曰：“朕闻主贤则臣直。人固不自知，公宜论朕得失。”无忌曰：“陛下武功文德，跨绝古今，发号施令，事皆利物。臣顺之不暇，实不见陛下有愆失。”上曰：“朕欲闻己过，公乃妄相谀悦。今面谈公等得失，以为鉴诫。言之者可以无过，闻之者足以自改。因曰，无忌善于筹算，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兵机政术，或恐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俊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发言启齿。事朕三载，遂无一言论国家得失。杨师道性纯善，自无愆过，而情实怯懦，未甚更事，急缓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所长，持论恒据经远，自不负于理。刘洎性最坚贞，言多利益，然其意尚，然诺朋友，能自补阙，亦何以尚焉。

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至于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所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既写忠诚，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自加怜爱。”（出《唐会要》）

李绩

武德初，李绩得黎阳仓，就食者数十万人。魏征、高季辅、杜正伦、郭孝恪皆客游其所，一见于众人之中，即加礼敬。平武牢获郑州长史戴胄，释放推荐之。当时认为有知人之鉴。（出《唐会要》）

又贞观元年，绩为并州都督。时侍中张文瓘为参军事。绩曾叹曰：“张稚圭后来管萧，吾不如也。”待以殊礼。时有二僚，亦被礼接。绩将入朝，一人赠以佩刀，一人赠以玉带，文瓘独无所及。因送行二十余里。绩曰：“谚云，千里相送，归于一别。稚圭何以行之远也？可以还矣。”文瓘曰：“均承尊奖，彼皆受赐而返，鄙独见遗，以此于悒。”绩曰：“吾子无苦，老夫有说。某迟疑少决，故赠之以刀，戒令果断也；某放达小拘，故赠之以带，戒令检约也，吾子宏才特达，无施不可，焉用赠焉？”因极推引。后文瓘累迁至侍中。（出《广人物志》）

薛收

唐薛收与从父兄子元敬、族兄子德音齐名，时人谓之河东三凤，收与元敬俱为文学馆学士，时房杜等处心腹之寄，深相友托。元敬畏于权势，竟不狎。如晦常云：“小记室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出《谭宾录》）

王圭

贞观六年，上宴侍臣。谓王圭曰：“卿识鉴精通，尤善谈论，自房玄龄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与诸子孰贤。”圭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彦博；剴繁理剧，众務必举，臣不如戴胄；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征。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为尽己所能，谓之确论。（出《唐会要》）

王师旦

贞观十九年，考功员外郎王师旦知举，考张昌龄、王公瑾策下。太宗叹曰：“二人咸有词华。”对曰：“体性轻薄，文绝浮艳，必不成令器。臣不上拔者，恐变陛下风雅。”帝以为名言。后如其言也。（出《谭宾录》）

杨素

封德彝之少也，仆射杨素见而奇之，遂妻以侄女。常抚座曰：“封郎必居此坐。”后讨辽东，封公船没，众皆谓死。杨素曰：“封郎当得仆射，此必未死。”使人求之。公抱得一板，没于大海中，力尽欲放之，忽忆杨公之言，复勉力持之，胸前为板所摩击，肉破至骨。众接救得之。后果官至仆射。（出《定命录》）

王义方

员半千本名余庆，师事王义方。义方重之。尝谓曰：“五百年一贤，足下当之矣。”因改名半千。（出《谭宾录》）

选将

李绩每临阵选将，必相有福祿者而后遣之。人问其故。对曰：“薄命之人，不足与成功名。”君子以为知言。（出《谭宾录》）

英公

高宗时，蛮群聚为寇。讨之辄不利，乃以徐敬业为刺史。彼州发卒郊迎，敬业尽放令还，单骑至府。贼闻新刺史至。皆缮理以待，敬业一无所问。处分他事毕，方曰：“贼皆安在？”曰：“在南岸。”乃从一二佐吏而往。观者莫不骇愕。贼初持兵觐望，及见舡中无所有，乃更闭营藏隐，敬业直入其营内，告云：“国家知汝等为贪吏所苦，非有他恶，可悉归田，后去者为贼。”唯召其魁首，责以不早降，各杖数十而遣之。境内肃然。其祖英公闻之，壮其胆略。曰：“吾不办此。然破家者，必此儿也。”（出《国史异纂》）

刘奇

唐证圣中，刘奇为侍郎，注张文成、司马隍为御史。二人因申屠场以谢。奇正色曰：“举贤无私，何见谢？”（出《谭

宾录》)

张鷟（自号浮休子）

唐娄师德，荥阳人也，为纳言。客问浮休子曰：“娄纳言何如？”答曰：“纳言直而温，宽而栗，外愚而内敏，表晦而里明，万顷之波，浑而不浊，百练之质，磨而不磷，可谓淑人君子，近代之名公者焉。”客曰：“狄仁杰为纳言，何如？”浮休子曰：“粗览经史，薄闲文笔，箴规切谏，有古人之风。剪伐淫祠，有烈士之操。心神耿直。涅而不淄。胆气坚刚。明而能断。晚途钱癖，和峤之徒与？”客曰：“凤阁侍郎李昭德，可谓名相乎？”答曰：“李昭德志大而器小，气高而智薄，假权制物，扼险凌人，刚愎有余，而恭宽不足。非谋身之道也。”客曰：“俄伏法焉。又问洛阳令来俊臣，雍容美貌，忠赤之士乎？答曰：“俊臣面柔心狠。行险德薄。巧辩似智。巧谀似忠，倾覆邦家，诬陷良善，其汪充之徒欤？蜂虿害人，终为人所害。”客曰：“无何，为太仆卿，戮于西市。又问武三思可谓名王哉？答曰：“三思凭藉国亲，位超袞职，貌象恭敬，心极残忍，外示公直，内结阴谋，弄王法以复仇，假朝权而害物，晚封为德静王，乃鼎贼也，不可以寿终。”竟为节愍太子所杀。又问中书令魏元忠，耿耿正直，近代之名臣也。答曰：“元忠文武双阙，名实两空，外示贞刚，内怀趋附，面折张食其之党，勇若熊罴；谄事武士开之倖，怯如弩犬。首鼠之士，进退两端。虺蜥之夫，曾无一志。乱朝败政。莫匪斯人。附三思之徒，斥五王之族。以吾熟察，终不得其死然。”果坐事长流思州，忧恚而卒。又问中书令李峤何如，答曰：“李公有三戾，性好荣迁，憎人升进；性好文章，憎文才笔；性好贪浊，憎人受赂。亦如古者有

女君，性嗜肥鲜，禁人食肉，性爱绮罗，断人衣锦；性好淫纵，憎人畜声色。此亦李公之徒也。”又问司刑卿徐有功何如？”答曰：“有功耿直之士也。明而有胆，刚而能断。处陵夷之运，不偷媚以取容；居版荡之朝，不逊辞以苟免，来俊臣罗织者，有功出之；袁智弘锻炼者，有功宽之，蹶虎尾而不惊，触龙鳞而不惧。凤跖鸱枭之内，直以全身；豹变豺狼之间，忠以远害。若值清平之代，则张释之、于定国岂同年而语哉？”又问司农卿赵履温何如？答曰：“履温心不涉学，眼不识文，貌恭而性狠，智小而谋大，越趋狗盗，突忽猪贪，晨羊诱外，不觉其死，夜蛾覆烛，不觉其毙，头寄于颈，其能久乎？”后从事韦氏为逆，夷其三族。又问郑愔为选部侍郎，何如？答曰：“愔猖獗小子，狡猾庸人，浅学浮词，轻才薄德，狐蹲贵介，雉伏权门，前托俊臣，后附张易，折支德静之室，舐痔安乐之庭，鸛鵒栖于苇苕，魍魉游于沸鼎；既无雅量，终是凡材。以此求荣。得死为幸。”后果谋反伏诛。（出《朝野僉载》）

李峤

御史裴周使幽州日。见参谋姓胡，云是易州人，不记名。项有刀痕。问之。对曰：“某昔为番官，曾事特进李峤。峤奖某聪明，每有诗什，皆令收掌。常熟视谓之曰：“汝甚聪明，然命薄。少官禄，年至六十已上，方有两政。三十有重厄，不知得过否。尔后轹轳，不得免身名。胡至三十，忽遇孙（“孙原作”张”，据本书卷一六三孙轹条改）佺北征，便随入军。军败，贼刃颈不断。于积尸中卧，经一宿，乃得活。自此已后，每忆李公之言，更不敢免官。于寺中洒扫，展转至六十。因至盐州，于刺史郭某家为客。有日者见之，谓刺史曰：“此人有

官禄，今合举荐，前十月当得官。刺史曰：“此边远下州，某无公望，岂敢辄荐举人？”俄属有恩赦，今天下刺史各举一人。某年五月，郭举此人有兵谋。至十月，策问及第，得东宫卫佐官，仍参谋范阳军事。（出《定命录》）

郑杲

唐圣历中，侍郎郑杲注韩思复太常博士，元希声京兆府士曹参军，尝谓人曰：“今年当选，得韩元二子，是吏部不负朝廷矣。”（出《谭宾录》）

卢从愿

唐景云中，卢从愿为侍郎。杜暹自婺（“婺”原作“虢”，据本书一八六杜暹条改）州参军注郑县尉，后为户部尚书。卢自益州长史入朝，杜立于上。乃曰：“选人定如何？”卢曰：“亦由仆藻鉴，遂使明公展千里之足。”（出《谭宾录》）

裴宽

尚书裴宽罢郡西归，沂流停午，因维舟暂驻。见一人坐树下，衣服故弊，因命与语，大奇之，遂为知心，曰：“以君才识，必自富贵，何贫也？”举一船钱帛奴婢贶之，客亦不让所惠。语讫上船，偃蹇者鞭扑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张徐州（“州”下原有“人”字，据幽闲鼓吹删）也。（出《幽闲鼓吹》）

韦诜

润州刺史韦诜，自以族望清华，尝求子婿，虽门地贵盛，声名籍甚者，诜悉以为不可。遇岁除日，闲无事，妻孥登城眺览，见数人方于园圃有所瘞。诜异之，召吏指其所，使访求焉。吏还白曰：“所见乃参军裴宽所居也，令与宽俱来。”诜诘其由，宽曰：“某常自戒，义不以苞苴污其家。今日有人遗鹿，置之而去。既不能自欺，因于家童瘞于后园，以全其所守。不谓太守见之。”诜因降阶曰：“某有息女，愿授君子。”裴拜谢而去，归谓其妻曰：“尝求佳婿，今果得之。”妻问其谁，即向之城上所见瘞物者。明日复召来，韦氏举家视其帘下。宽衣碧衫，瘦而长（旧制。八品已下衣碧）。入门，其家大噓，呼为鹳鹑。诜妻涕泣于帷下。既退，诜谓其妻曰：“爱其女，当令作贤公侯之妻。奈何白如瓠者人奴之材？”诜竟以女妻之，而韦氏与宽偕老。其福寿贵盛，亲族莫有比焉。故开元天宝，推名家旧望，以宽为称首。（出《明皇杂录》）

裴谈

苏颋年五岁，裴谈过其父。颋方在，乃试诵庾信《枯树赋》。将及终篇，避谈字，因易其韵曰：“昔年移柳，依依汉阴。今看摇落，凄怆江浔。树犹如此，人何以任。”谈骇叹久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出《广人物志》）

卷第一百七十 知人二

姚元崇

姚元崇与张说同为宰辅，颇怀疑阻，屡以事相侵，张衔之颇切。姚既病，诫诸子曰：“张丞相与吾不叶，罅隙甚深。然其人少怀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歿之后，以吾尝同僚，当来吊。汝其盛陈吾平生服玩，宝带重器，罗列于帐前。若不顾，汝速计家事，举族无类矣。目此，吾属无所虞。便当录其玩用，致于张公，仍以神道碑为请。既获其文，登时便写进，仍先砬石以待之，便令镌刻。张丞相事迟于我，数日之后，必当悔。若却征碑文，以刊削为辞，当引使视其镌刻，仍告以闻上讫。”姚既歿，张果至，目其玩服三四。姚氏诸孤悉如教诫。不数日文成，叙述该详，时为极笔。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时成岁，亭毒之功存。”后数日，果使使取文本，以为词未周密，欲重加删改。姚氏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复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犹能算生张说。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远矣。”（出《明皇杂录》）

卢齐卿

卢齐卿开元初为幽州刺史。时张守圭为果毅，齐卿特相礼接。谓曰：“十年内知节度。”果如其言。（出《谭宾录》）

薛季昶

左相陈希烈初进士及第，曾与人制碑文。其人则天时破家，因搜家资，见其文，以为与反者通，所由便以枷杖送陈于府，见河南尹薛季昶，陈神色无惧，自辩其事百余言。薛尹观而奇之，便引上厅。谓之曰：“公当位极台铉，老夫当以子孙见托耳。”后陈位果至丞相。（出《定命录》）

元怀景

燕公说之少也，元怀景知其必贵，嫁女与之。后张至宰相，其男女数人婚姻荣盛，男尚公主，女为三品夫人。（出《定命录》）

张九龄

开元二十一年，安禄山自范阳入奏。张九龄谓同列曰：“乱幽州者，是胡也。”其后从张守圭失利，九龄判曰：“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行令，犹戮宫嫔。守圭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请斩之。”玄宗惜其勇，令白衣效命。九龄执谏请诛之。玄宗曰：“岂以王夷甫识不勒也。”后至蜀，追恨不从九龄言，命使酹于墓。（出《感定录》）

王丘

开元八年，侍郎王丘拔山阴县尉孙逖，进士王冷然，不数年皆掌纶诰。侍郎崔琳收残选人裴敦复、于特卿、卢恺等十数

人，皆入台省。众以为知人。（出《谭宾录》）

杨穆弟兄

贞元中，杨氏、穆氏弟兄，人物气概，不相上下。或云：“杨氏弟兄。宾客皆同；穆氏弟兄，宾客皆殊。以此优劣。穆氏弟兄四人，赞、质、员、赏。时人谓赞俗而有格为酪，质美而多仁为酥，员为醍醐，赏为乳腐。（出《国史补》）

李丹

郎中李丹典濠州，萧复处士寄家楚州白田。闻丹之义，来谒之。且无佣保，棹小舟，唯领一卯岁女僮。时方寒，衣复单弊，女僮尤甚。坐于客次，女僮门外求火燎手，且持其靴去。客吏忽云：“郎中屈处士。”复即芒屨而入，丹揖之坐，略话平素。复忽悟足礼之阙，矍然。乃启（“启”原作“起”，据陈校本改）丹曰：“某为饥冻所迫，高堂慈母处分，令入关投亲知。无奴仆，有一小女僮，便令将随参谒。朝至此，僮駭恐惧公衙，失所在。客吏已通，取靴不得，去就脱，唯惶悚而已。”丹曰：“靴与履，皆一时之礼。古者解袜登席，即徒跣以为礼。靴，胡服也，始自赵武灵王，又有何典据？此不足介君子怀，但请述所求意。”遂留从容，复顾旨趋。乃云：“足下相才，他日必领重事。”于是遣使于白田，馈遗复母甚厚。又饯复以匹马束帛，复后竟为相。（出《乾鐸子》）

郑綯

刘瞻之先，寒士也。十许岁，在郑綯左右主笔砚。十八九，

綱为御史，巡荆部商山，歇马亭，俯瞰山水。时雨霁，岩峦奇秀，泉石甚佳。綱坐久，起行五六里。曰：“此胜概，不能吟咏，必晚何妨？”却返于亭，欲题诗。顾见一绝，染翰尚湿。綱大讶其佳绝。时南北无行人。左右曰：“但向来刘景在后行二三里。”公戏之曰：“莫是尔否？”景拜曰：“实见侍御吟赏起予，辄有寓题。”引咎又拜。公咨嗟久之而去。比回京阙，戒子弟涵、瀚已下曰：“刘景他日有奇才，文学必超异。自此可令与汝共处于学院，寝馔一切，无异尔辈。吾亦不复指使。”至三数年，所成文章，皆辞理优壮。凡再举成名，公召辟法寺学省清级。乃生瞻，及第作相。（出《芝田录》）

苗夫人

张延赏累代台铉。母宴宾客，选子婿，莫有入意者。其妻苗氏，太宰苗晋卿之女也。夫人有鉴，甚别英锐，特选韦皋秀才曰：“此人之贵，无以比侔。”既以女妻之。不二三岁，以韦郎性度高廓，不拘小节，张公稍悔之，至不齿礼。一门婢仆，渐见轻怠。唯苗氏待之常厚。其于众，多视之（明抄本“其于众多视之”作“其余贱视”），悒快而不能制遏也。张氏垂泣而言曰：“韦郎七尺之躯，学兼文武，岂有沉滞儿家，为尊卑见诮。良时胜境，何忍虚掷乎？”韦乃告（“告”原作“武”，据明抄本改）辞东游。妻罄妆奁赠送。延赏喜其往也，赈（“赈”原作“尽”，据明抄本改）以七驮物。每一驿，则附递一驮而还。行经七驿，所送之物，尽归之矣。其所有者，清河氏所赠妆奁及布囊书策而已。延赏莫之测也。后权陇右军事，会德宗行幸奉天，西面之功，独居其上。圣驾旋复之日，自金吾持节西川，以代延赏。乃改易姓名，以书作韩，以皋作翱，

莫敢言之也。至天回驿，去府城三十里（上皇旋驾。因以为名），有人特报延赏曰：“替相公者，金吾韦皋将军，非韩翱也。”苗夫人曰：“若是韦皋，必韦郎也。”延赏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韦生应已委弃沟壑，岂能乘吾位乎？”妇女之言，不足云尔（初，有巫咎姬者，每述祸崇，其言多中。常云：相公当直之神渐减，韦郎拥从之神日增。皆以妖妄之言，不复再召）。苗夫人又曰：“韦郎比虽贫贱，气凌霄汉。每以相公所谈，未尝一言屈媚，因而见尤。成事立功，必此人也。”来早入州，方知不误。延赏忧惕，莫敢瞻视，曰：“吾不识人。”西门而出，凡是旧时婢仆，曾无礼者，悉遭韦公棒杀。投于蜀江。独苗氏夫人无愧于韦郎。贤哉乎！贤哉乎！韦公侍奉外姑，过于布素之时。海内贵门，不敢忽于贫贱之婿。所以郭圆诗曰：“宣父从周又适秦，昔贤谁少出风尘。当时甚讶张延赏，不识韦皋是贵人。”（出《云溪友议》）

杜鸿渐

丞相杜鸿渐，世号知人。见马燧、李抱贞、卢新州杞、陆相贽、张丞相弘靖、李相蕃，皆云并为将相。既而尽然。许郭之徒，又何以加也。（出《嘉话录》）

杜佑

太司徒杜公，见张相弘靖曰：“必为宰相。”贵人多知人也如此。（出《嘉话录》）

梁肃

唐贞元中，李元宾、韩愈、李绹、崔群同年进士。先是，四君子之定交久矣，共游梁补阙肃之门。居二岁，肃未之面，而四贤造肃多矣，靡不偕行。肃异之。一旦延接，观等俱以文学为所称，复奖以交游之道。然肃素有人伦之鉴。观等既去，复止绹、群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子位极人臣，勉旃，勉旃。”后二贤果如所言。（出《摭言》）

吕温

初，李绅赴荐，常以古风求知吕温。温谓员外郎齐照及弟恭曰：“吾观李二十秀才之文，期人必为卿相。”果如其言。诗曰：“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出《云溪友议》）

顾和

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皆少而聪慧。和并知之，而常谓顾胜，亲重偏至，张颇不厌。于时张年九岁，顾年七岁，和俱与至寺中，见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不泣者。和以问二孙。玄之谓：“彼亲故泣，彼不亲故不泣。”敷曰：“不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出《世说新书》）

刘禹锡

刘禹锡曰：季龙挟弹弹人，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犊须

（“须”原作“虽”，据陈校本改）走车破辕，良马须逸鞅泛驾，然后能负重致远。大言童稚，不奇不惠，必非异器定矣。
“（出《嘉话录》）

韩愈

李贺以歌诗谒吏部韩愈。时为国子博士分司，时送客出归，极困。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首篇《雁门太守行》云：“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却插带，急命邀之。（出《云溪友议》，明抄本作《幽闲鼓吹》）

顾况

尚书白居易应举，初至京，以诗谒著作顾况。况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却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出《幽闲鼓吹》）

于邵

于邵性孝悌，内行修洁，老而弥笃。初，樊泽尝举贤良方正，一见于京师，曰：“将相之材也。”不五年，泽为节度使，崔元翰近五十，始举进士。邵异其文，擢首甲科。且曰：“不十年司诰命。”竟如其言。独孤绶举博学宏词，吏部考为第一，在中书，升甲科，人称允当。（出《谭宾录》）

李德裕

中令白敏中方居郎署，未有知者。唯朱崖相李德裕特以国器重之，于是缙绅间多所延誉。然而资用不充，无以祇奉僚友。一旦，相国遗钱十万，俾为酒肴之备。约省阁名士数人，克日同过其第。时秋暮沉阴，涉旬霖沥。贺跋任（《剧谈录》“任作”慧）员外府罢，求官未遂，将欲出薄游。与白公同年登第，羸驹就门告别。阍者以俟朝客，乃以他去对之。贺跋驻车留书，备述羁游之意。白览书曰：“丈夫处穷达，当有时命。苟不才者，以侥幸取容，未足为发身之道，岂得家畜饮饌，止邀当路豪贵。曩时登第贫交，今日闭门不接，纵使便居荣显，又安得不愧于怀？”遽令仆者命贺跋回车，遂以杯盘同费。俄而所约朝客，联骑而至，阍（“阍”原作“间”，据明抄本改）者具陈与贺跋从容，无不愧愕而去（“去”原作“不”，据明抄本、许刻本改）。翌日，于私第谒见。相国询朝士来者为谁？白公对以宾客未至。适有同年出京访别，悯其龙钟委困，不忍弃之，留饮数杯，遂阙祇接。既负吹嘘之意，甘从谴斥之罪。相国称欢逾时云：“此事真古人之道。由兹贵达，可以激劝浇薄。”不旬日，贺跋自使下评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库部郎中入为翰林学士。未薨三载，便秉钧衡。其后五镇藩方，再居廊庙。蹈义怀仁，始终一致。流芳传素，士林美之。大初中（明抄本“初中”作“中初”），边鄙不宁，吐蕃尤恣屈强。宣宗皇帝决于致讨，延英先问宰臣。公首奏兴师，遂为统帅，率沿边藩镇兵士数万，鼓行而前。时犬戎列阵于（明抄本作“平”）川，以生骑马数千匹，伏藏山谷。既而得于牒者，遂设奇兵待之。有蕃酋帅，衣绯茸裘，系宝装带。所乘白马，骏异无比。锋镝未交，扬鞭出于阵面者数四，频召汉军斗将。白公诫兵士

无得而应之。俄而驻军指挥，背（“背”原作“皆”，据明抄本、许本改）我师百余步而立。有潞州小将骁勇善射，驰马弯弧而出，连发两箭，皆中项。跃马而前，抽短剑，踣于鞍上，以手扶挟，如斗欧之状。蕃军但呼噪助之，于鞍脱绯裘，解金带，夺马而还。师旅（“旅”原作“旋”，据明抄本改）无不奋勇。既而大战沙漠，虏阵瓦解，乘胜追奔，几及黑山之下。所获驼马辎重，不可胜计。束手而降四三万人。先是河湟郡界在匈奴者，自此悉为唐土。宣宗初览捷书云：“我知敏中必殄凶丑。”白公凯旋，与同列宰辅（“辅”字原空阙，据明抄本补）进诗云：“一诏皇城四海颁，丑戎无数束身还。戍楼吹笛人休战，牧野嘶风马自闲。河水九盘收数曲，陇山千里诸关。西边北塞今无事，为报东南夷与蛮。”马相植诗云：“舜德尧仁化犬戎，许提河陇款皇风。指挥文武皆神算，恢拓乾坤是圣功。四帅有征无汗马，七关虽戍已韬弓。天留此事还英主，不在他年在大中。”魏相扶诗云：“萧关新复旧山川，古戍秦原景象鲜。戎虏乞降归惠化，皇威渐被慑腥膻。穹庐远戍烟尘灭，神武光扬竹帛传。左衽尽知歌帝泽，从兹不更备三边。”崔相铉诗云：“边陲万里注恩波，宇宙群方洽凯歌。有地名王争解辫，远方戎垒尽投戈。烟尘永息三秋戍，瑞气遥清九折河。共偶圣明千载运，更观俗阜与时和。”（出《剧谈录》）

韦岫

唐丞相卢携，大中初，举进士。风貌不扬，语亦不正，呼“携”为“慧”。盖舌短也。韦氏昆弟皆轻侮之，独尚书岫加敬，谓昆弟曰：“卢虽人物甚陋，观其文章有首尾。斯人也，以此卜之，他日必为大用乎？”尔后卢果策名，竟登廊庙，奖

拔岫至福建观察使。向时轻薄诸弟，率不展分。所谓以貌失人者，其韦诸季乎？”（出《北梦琐言》）

知人僧

唐令公韦昭度少贫窶，常依左街僧录净光太师，随僧斋粥。净光有人伦之鉴，恒器重之。（出《摭言》）

蔡荆

唐蔡荆尚书为天德军使，衙前有小将顾（“顾”原作“颜”，据明抄本改）彦朗、彦晖，知使院宅市买。荆有知人之鉴。或一日，俾其子叔向以下，备酒馔于山亭，召二顾赐宴。荆俄亦即席，约令勿起。二顾惶惑，莫谕其意。荆勉之曰：“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爱。他年愿以子孙相依。”因增其职级。洎黄寇犯阙，顾彦朗领本军，同立收复功，除东川，加使相。蔡叔向兄弟往依之，请叔向为节度副使，仍以丈人行拜之。军府大事，皆谘谋焉。大顾薨（“薨”原作“梦”，据明抄本、陈校本、许刻本改），其弟彦晖嗣之，亦使相。（出《北梦琐言》）

亚子

后唐庄宗年十一从晋王讨王行瑜。初令入覲献捷，昭宗一见，骇异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抚其背曰：“儿将来之国栋，勿忘忠孝于吾家。”乃赐鸕鹚酒卮、翡翠盘。十三读春秋，略知大义。骑射绝伦。其心豁如，采录善言，听纳容物，殆刘

聪之比也。又云，昭宗曰：“此子可亚其父。”时人号曰“亚子”。（出《北梦琐言》）

卷第一百七十一 精察一

李子荏

汉李子荏为政，欲知囚情。以梧楸为人，象囚人形，凿地为陷，以芦为郭，卧木囚其中。囚罪正是，木囚不动；囚冤侵夺，木囚动出。不知囚之精神著木人邪？将天神之气动木囚也！（出《论衡》）

袁安

汉袁安为楚相。会楚王坐事，平相牵引，拘系（“系”字原阙，据明抄本、许本、黄本改）者千余人。毒楚横暴，囚皆自诬。历三年而狱不决，坐掠幽而死者百余人。天用炎旱，赤地千里。安授拜，即控轡而行。既到，决狱事，人人具录辞状，本非首谋，为王所引，应时理遣。一日之中，延千人之命。其时甘两滂霈，岁大丰稔。（出《汝南先贤传》）

严遵

严遵为扬州刺史，行部，闻道傍女子哭而声不衰。问之，亡夫遭烧死。遵敕吏舆尸到，令人守之曰：“当有物往。”更日，有蝇聚头所。遵令披视，鍤锥贯顶。考问，以淫杀夫。（出

《益都耆旧传》)

李崇

北齐顿丘李崇，陈留公诞之子。高祖时，为兖州刺史。兖州比多劫盗，崇乃村置一楼，楼悬一鼓，盗发之处，槌鼓乱击。四面诸村，始闻者挝鼓一通，次闻者复挝以为节，俄顷之间，声布百里。伏其险要，无不擒获。诸州置鼓，自此始也。世宗时，除扬州刺史。崇明察审，奸邪惮之，号曰“卧虎”。（出《谈薮》）

魏先生

魏先生生于周，家于宋，儒书之外，详究乐章。隋初，出游关右。值太常考乐，议者未平，闻先生来，竞往谒问。先生乃取平陈乐器，与乐官林（明抄本“林”作“苏”）夔、蔡子元等，详其律度，然后金石丝竹，咸得其所，内致清商署焉。太乐官敛帛二百段以酬之，先生不复入仕，遂归梁宋，以琴酒为娱。及隋末兵兴，畅玄感战败，谋主李密亡命雁门，变姓名以教授。先生同其乡曲，由是遂相来往。常论钟律，李密颇能。先生因戏之曰：“观吾子气沮而目乱，心摇而语偷。气沮者新破败；目乱者无所主；心摇者神未定；语偷者思有谋于人。今方捕蒲山党，得非长者乎？”李公惊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岂不能救我欤？”先生曰：“吾子无帝王规模，非将帅才略，乃乱世之雄杰耳。”李公曰：“为吾辨析行藏，亦当由此而退。”先生曰：“夫为帝王者，宠罗天地，仪范古今。外则日用而不知，中则岁功而自立。尧询四岳，举鲧而殛羽山，

此乃出于无私；汉任三杰，纳良而围垓下，亦出于无私也。故凤有爪吻而不施，麟有蹄突而永废者，能付其道，而永自集于时者，此帝王规模也。凡为将帅者，募建太一旗，驱无战之师，伐有民之罪。乃凋戈既授，玉弩斯张，诚负羁之有言，那季良之犹在。所以务其宴犒，致逸待劳，修其屯田。观衅（“衅”字原阙，据明抄本补）而动。遂使风生虎啸，不可抗其威，云起龙骧，不可攘其势。仲尼曰：“我战则克，孟柯云：‘夫谁与敌？’此将帅之才也。至有衷其才智，动以机铃，公于国则为帅臣，私于己则曰乱盗。私于己者，必掠取财色，屠其城池。朱亥为前席之宾，樊哙为升堂之客。朝闻夕死，公孙终败于邑中；宁我负人，曹操岂兼于天下。是忘辇千金之赐，陈一饭之恩，有感谢之人，无怀归之众。且鲁史之诫曰度德，连山之文曰待时。尚欲谋于人，不能惠于己。天人厌乱，历数有归。时雨降而祆葬除，太阳升而层冰释。引绳缚虎，难希飞兔之门，赴水持瓶，岂是安生之地？吾尝望气汾晋，有圣人生。能往事之，富贵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隋氏以弑杀取天下，吾家以勋德居人表。振臂一呼，众必响应。提兵时伐，何往不下。道行可以取四海，不行亦足王一方。委质于时，诚所未忍。汝真竖儒，不足以计事。”遂绝魏生。因寓怀赋诗，为乡吏发觉，李公脱身西走，所在收兵。北依黎阳，而南据洛口，连营百万，与王充争衡，首尾三年，终见败覆。追思魏生之言，即日遂归于唐。乃授司农之官。后复桃林之叛。魏生得道之士，不志其名，盖文真之宗亲也。（出《甘泽谣》）

李义琛

太宗朝，文成公主自吐蕃贡金数百，至岐州遇盗。前后发

使案问，无获贼者。太宗召诸御史目之，特命李义琛前曰：“卿神清俊拔，暂劳卿推逐，必当获贼。”琛受命，施以密计，数日尽获贼矣。太宗喜，特加七阶，锡金二十两。（出《御史台记》）

蒋恒

贞观中，卫州板桥店主张迪妻归宁。有卫州三卫杨真等三人投宿，五更早发。夜有人取三卫刀杀张迪，其刀却内鞘中，真等不之知。至明，店人追真等，视乃有血痕，囚禁拷讯。真等苦毒，遂自诬。上疑之，差御史蒋恒覆推。至，总追店人十五已上集。为人不足，且散。惟留一老婆年八十已上，晚放出。令狱典密覘之。曰：“婆出，当有一人与婆语者，即记取姓名，勿令漏泄。”果有一人共语，即记之。明日复尔，其人又问婆：“使人作何推勘。如是者三日，并是此人。恒总追集男女三百余人。就中唤与老婆语者一人出，余并放散。问之具伏。云：“与迪妻奸杀有实。”奏之，敕赐帛二百段，除侍御史。（出《朝野僉载》）

王璿

贞观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谗，前妻子忠，璿其后母，遂私将潜藏。云敕追入内，行廉不知，乃进状。奉敕推诘峻急，其后母诈以领中勒项，卧街中。长安县诘之，云：“有人诈宣敕唤去，一紫袍人见留数宿，不知姓名，勒项送置街中。”忠惶恐，私就卜问，被不良人疑之，执送县。县尉王璿引就房内，推问不承。璿先令一人伏案褥下听之，令一人报云；长使唤，

璫锁房门而去。子母相谓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语。璫至开门，案下人亦起。母子大惊。并具承，伏法。（出《朝野僉载》）

李杰

李杰为河南尹。有寡妇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于母，死所甘分。杰察其状，非不孝子。谓寡妇曰：“汝寡居，唯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无悔乎？”寡妇曰：“子无赖，不顺母，宁复惜乎？”杰曰：“审如此，可买棺木，来取儿尸。”因使人觇其后。寡妇既出，谓一道士曰：“事了矣。”俄持棺至，杰尚冀有悔，再三喻之，寡妇执意如初。道士立于门外，密令擒之。一讯承伏，与寡妇私通，常为儿所制，故欲除之。杰放其子，杖杀道士及寡妇，便同棺盛之。（出《国史异纂》）

裴子云

卫州新乡县令裴子云好奇策。部人王敬戍边，留牝牛六头于舅李进处。养五年，产犊三十头。例十贯已上，敬还索牛。两头已死，只还四头老牛，余并非汝牛生，总不肯还。敬忿之，投县陈牒。子云令送敬付狱禁，叫追盗牛贼李进。进惶怖至县，叱之曰：“贼引汝同盗牛三十头，藏于汝家。”唤贼共对。乃以布衫笼敬头，立南墙之下。进急，乃吐疑云：“三十头牛，总是外甥牝牛所生，实非盗得。”云遣去布衫，进见是敬曰，此是外甥也。云曰：“若是，即还他牛。进默然。”云曰：“五年养牛辛苦，与数头，余并还敬。一县服其精察。”（出《朝

野金载》)

郭正一

中书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丽婢，名玉素，极姝艳，令专知财物库。正一夜须浆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而进。正一急曰：“此婢药我！”索土浆甘草服之，良久乃解。觅婢不得，并失金银器物余十事。录奏，敕令长安万年捉，不良脊烂，求贼鼎沸，三日不获。不良主帅魏昶有策略，取舍人家奴，选年少端正者三人，布衫笼头至街。缚卫士四人，问十日内已来，何人觅舍人家。卫士云：“有投化高丽留书，遣付舍人捉马奴。书见在。”检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无语。不良往金城坊空宅，并搜之。至一宅，封锁甚密。开锁破开之，婢及高丽并在其中。拷问，乃是投化高丽共捉马奴藏之。奉敕斩于东市。(出《朝野金载》)

张楚金

垂拱年，则天监国，罗织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书，割字合成文理，诈为徐敬业反书以告。差使推光，款书是光书，疑语非光语。前后三使推，不能决。敕令差能推事人，勘当取实。金曰：张楚金可，乃使之。楚金忧闷，仰卧西窗。日到，向看之，字似。补作平看则不觉，向日则见之。令唤州官集，索一瓮水，令琛投书于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头伏罪。敕令决一百，然后斩之。赏楚金绢百匹。(出《朝野金载》)

董行成

怀州河内县董行成能策贼。有一人从河阳长店，盗行人驴一头并皮袋。天欲晓，至怀州。行成至街中见之，叱曰：“个贼住！即下驴来，遂承伏。人问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驴行急而汗，非长行也；见人则引缰远过，怯也；以此知之。捉送县。有顷，驴主寻踪至，皆如其言。（出《朝野僉载》）

张鷟

张鷟为河阳县尉日，有构架人吕元伪作仓督冯忱书，盗柴仓粟。忱不认书，元乃坚执，不能定。鷟取吕元告牒，括两头，唯留一字，问：“是汝书，即注是字，不是，即注非字。”元乃注曰“非”。去括，即是元牒，且决五下。又括诈冯忱书上一字，以问之，注曰“是”。去括，乃诈书也。元连项赤，叩头伏罪。又有一客，驴缰断，并鞍失，三日访不获，告县。鷟推勘急。夜放驴出，而藏其鞍，可直五千金。鷟曰：“此可知也。”令将却笼头放之，驴向旧喂处。鷟令搜其家，其鞍于草积下得之。人伏其能。（原阙出处，今见《朝野僉载》）

张松寿

张松寿为长安令，时昆明池侧有劫杀。奉敕，日内须获贼，如违，所由科罪。寿至行劫处，寻踪绪。见一老婆于树下卖食。至，以从骑驮来入县，供以酒食。经三日，还以马送旧坐处。令一腹心人看，有人共婆语，即捉来。须臾，一人来问：明府若为推逐？即被布衫笼头，送县。一问具承，并赃并获。时人

以为神明。(出《朝野僉载》)

苏无名

天后时，赏赐太平公主细器宝物两食合，所直黄金千鎰。公主纳之藏中，岁余取之，尽为盗所将矣。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长史谓曰：“三日不得盗，罪。”长史惧，谓两县主盗官曰：“两日不得贼，死。”尉谓吏卒游徼曰：“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吏卒游徼惧，计无所出。衢中遇湖州别驾苏无名，相与请之至县。游徼白尉：得盗物者来矣。无名遽进至阶，尉迎问故。无名曰：“吾湖州别驾也。入计在兹。”尉呼吏卒，何诬辱别驾？无名笑曰：“君无怒吏卒，抑有由也。无名历官所在，擒奸擒伏有名。每偷，至无名前，无得过者。此辈应先闻，故将来，庶解围耳。”尉喜，请其方。无名曰：“与君至府，君可先入白之。”尉白其故，长史大悦。降阶执其手曰：“今日遇公，却赐吾命，请遂其由。”无名曰：“请与君求见对玉阶，乃言之。”于是天后召之，谓曰：“卿得贼乎？”无名曰：“若委臣取贼，无拘日月，且宽府县，令不追求，仍以两县擒盗吏卒，尽以付臣，臣为陛下取之，亦不出数十日耳。”天后许之。无名戒使卒：缓则相闻。月余，值寒食。无名尽召吏卒，约曰：十人五人为侣，于东门北门伺之。见有胡人与党十余，皆衣衰经，相随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报。吏卒伺之，果得。驰白无名。往视之，问伺者：诸胡何若？伺者曰：胡至一新冢，设奠，哭而不哀。亦撤奠，即巡行冢旁，相视而笑。无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尽执诸胡，而发其冢。冢开，割棺视之，棺中尽宝物也。奏之，天后问无名：卿何才智过人，而得此盗？对曰：臣非有他计，但识盗耳。当

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时。臣亦见即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处。今寒节拜扫，计必出城，寻其所之，足知其墓。贼既设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奠而哭毕，巡冢相视而笑，喜墓无损伤也。向若陛下迫促府县，此（此字原阙，据明抄本补）贼计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缓，故未将出。天后曰：“善。”赐金帛，加秩二等。（出《纪闻》）

赵涓

永泰初，禁中失火，焚屋室数十间，与东宫稍迫近，代宗深惊疑之。赵涓为巡使，令即讯。涓周立案验，乃上直中官遗火所致也。推鞠明审，颇尽事情，代宗甚嘉赏焉。德宗在东宫，常感涓之究理详细。及典衢州，年老，韩滉奏请免其官。德宗见其名，谓宰相曰：“岂非永泰初御史赵涓乎？”对曰：“然。”即日拜尚书左丞。（出《谭宾录》）

袁滋

李汧公勉镇凤翔，有属邑编甿因耨田，得马蹄金一瓮。（汉书武帝诏云：东岳见金，文有白麟神马之瑞。宜以黄金铸麟趾裹蹄金，以叶瑞徵。盖铸金象马蹄之状。其后民间多效之。）里民送于县署。公牒将置府庭。宰邑者喜获兹宝，欲自以为殊绩。虑公藏主守不严，因使实于私室。信宿，与官吏重开视之，则皆为块矣。瓮金出土之际，乡社悉来观验，遽为变更，靡不惊骇。以状闻于府主。议者佥云：奸计换之。遂遣理曹掾与军吏数人，就鞠其案。于是获金里社，咸共证。宰邑者为众所挤，拥沮莫能自由。既而诘辱滋甚，遂以易金伏罪。词款具存，未

穷隐用之所。令拘繫仆隶，胁以刑辟。或云藏于粪壤，或云投于水中。纷纭枉挠。结成，具司备狱，以案上闻。汧公览之亦怒。俄而因有宴，停杯语及斯事。列坐宾客，咸共谈谑。或云效齐人之攫，或云有杨震之癖。谈笑移时，以为肱筐穿窬，无足讶也。时袁相国滋亦在幕中，俯首略无词对。李公目之数四曰：“宰邑者非判官懿亲乎？”袁相曰：“与之无素。”李公曰：“闻彼之罪，何不乐甚乎？”袁相曰：“甚疑此事未了，便请相（相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公详之。”汧公曰：“换金之状极明，若言未了，当别有所见，非判官莫探情伪。”袁相曰：“诺。”因俾移狱于府中案问。乃令阅瓮间，得二百五十余块，诘其初获者，即本质存焉。遂于列肆索金，镕写与块形相等。既成，始秤其半，已及三百斤矣。询其负担人力，乃二农夫，以竹舁至县境。计其金大数，非二人以竹担可举，明其即路之时，金已化为土矣。于是群疑大豁。宰邑者遂获清雪。汧公叹伏无已，每言才智不如。其后履历清途，至德宗朝为宰相。愚常闻金宝藏于土中，偶见者或变其质。东都敦化坊有麟德废观，殿悉皆颓毁。咸通中，毕诚相国，别令营造，建基址间，得巨瓮，皆贮白银。辇材者与工匠三四十人，当昼，惧为官中所取，遂辇材木盖之，以伺昏黑。及夜，各以衣服包裹而归。明旦开之，如坚土削成为银甍。所说与此正同。（原无出处，明抄本作出献二字，按见《剧谈录》卷上）

卷第一百七十二 精察二

韩滉

韩滉在润州，夜与从事登万岁楼，方酣，置杯不悦。语左右曰：“汝听妇人哭乎？当近何所？”或对在某桥某街。诘朝，命吏捕哭者讯之。信宿，狱不具。吏惧罪，守于尸侧。忽有大青蝇集其首。因发髻验之，果妇私于邻，醉其夫而钉杀之。吏以为神。因问，晋公云：“吾察其哭声，疾而不惮，若强而惧者。王充论衡云：郑子产晨出，闻妇人之哭，拊仆之手而听。有间，使吏执而问之，即手杀其夫也。异日，其仆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死于其所亲爱，知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以死而惧，知其奸也。’”（《出西阳杂俎》）

颜真卿

颜鲁公真卿为监察御史，充河西陇右军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狱，久不决，真卿立辩之。天久旱，及狱决乃雨。郡人呼御史雨。（出《传载》）

李景略

李景略，凉州人，寓居河东，阖门读书。李怀光为朔方节度，招在幕府。五原有偏将张光者挟私杀妻，前后不能断。光富于财，货狱吏，不能劾讯得实情。以景略验之，光伏辜。既

而亭午，有女厉被发血身，膝行前谢而去。左右识光妻者。曰：光之妻也。（出《谭宾录》）

李夷简

李相夷简未登第时，为郑县丞。泾军之乱，有使走驴东去甚急。夷简入白刺史曰：“闻京城有故，此使必非朝命，请执问之。”果朱泚使于朱滔者。（出《国史补》）

孟简

故刑部李尚书逊为浙东观察使，性仁恤，抚育百姓，抑挫冠冕。有前诸暨县尉包君者，秩满，居于县界，与一土豪百姓来往。其家甚富，每有新味及果实，必送包君。忽妻心腹病，暴至困（困原作因，据明抄本改）憊。有人视者，皆曰：此状中蛊。及问所从何来，乃因土豪献果，妻偶食之，遂得兹病。此家养蛊，前后杀人已多矣。包君曰：为之奈何？曰：养此毒者，皆能解之。今少府速将夫人诣彼求乞。不然，即无计矣。包君乃当时雇船携往。仅百余里，逾宿方达。其土豪已知，唯（唯字原阙，据明抄本补）恐其毒事露，愤怒彼甚。包君船亦到，先登岸，具衫笏，将祈之，其人已潜伏童仆十余，候包君到，靽履柱球杖，领徒而去。包未及语，诟骂叫呼，遂令拽之于地，以球杖击之数十，不胜其困。又令村妇二十余人，就船拽包君妻出，验其病状，以头猝地，备极耻辱。妻素羸疾，兼有娠，至船而殒。包君聊获余命。及却回，土豪乃疾棹到州，见李公诉之云：“县尉包某倚恃前资，领妻至庄，罗织搅扰，以索钱物，不胜冤愤。”李公大怒，当时令人斋枷锁追。包君

才到，妻尚未殓，方欲待事毕，至州论。忽使急到，遂被荷枷锁身领去。其日，观察判官独孤公卧于厅中睡次，梦一妇人，颜色惨沮，若有所诉者。捧一石砚以献，独孤公受之，意颇凄恻。及觉，因言于同院，皆异之。逡巡，包君到。李公令独孤即推鞠。寻甚辩对。包君所居，乃石砚村也。郎惊异良久，引包君入，问其本末。包涕泣具言之。诘其妻形貌年几，乃郎梦中所见。感愤之甚。不数日，土豪皆款伏。具狱过（过原作遇。据明抄本改。）李公。李公以其不直，遂凭土豪之状。包君以倚恃前资，擅至百姓庄搅扰。决臂（明抄本臂作臀）杖十下。土豪以前当县官，罚二十功。从事宾客，无不陈说。郎亦力争之，竟不能得。包君妻兄在扬州闻之，奔波过浙江，见李公。涕泣论列其妹冤死之状。李公大怒，以为客暗，决脊杖二十，递于他界。自淮南无不称其冤异。郎自此托疾请罢。时孟尚书简任常州刺史。常与越近，具熟其事。明年，替李公为浙东观察使。乃先以帖，令录此土豪一门十余口。到才数日，李公尚未发，尽毙于州。厚以资币赠包君。数州之人闻者，莫不庆快矣。（出《逸史》）

李德裕

李德裕出镇浙右日，有甘露寺主事僧，诉交代得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隐用却常住金若干两。引证前数辈，皆有递相交割传领，文籍分明。众词皆指以新得替引隐而用之。且云，初上之时，交领分两既明，及交割之日，不见其金，鞠成具狱，伏罪昭然。然未穷破用之所。或以僧人不拘僧行而费之，以无理可伸，甘之死地。一旦引宪之际，公疑其未尽，微以意揣之，人乃具实以闻曰：“居寺者乐于知事，前后主之者，积年已来，

空放分两文书，其实无金矣。群众以某孤立，不杂洽辈流，欲乘此挤排之。”流涕不胜其冤。公乃悯而恻之曰：“此固非难也。”俯仰之间曰：吾得之矣。乃立促召兜子数乘，命关连僧人对事，咸（咸原作成，据唐语林改）遣坐兜子。下帘子毕，指挥（挥字原阙，据明抄本补）门下（下学原阙，据唐语林补）不令相见，命取黄泥，各令模前后交付下次金样（样字原阙，据明抄本补）以凭证据。僧既不知形段，竟模不成。公怒，令劾前数辈等，皆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获清雪。（出《桂苑丛谈》）

裴休

裴休尚古好奇，掌纶诰日，有亲表调授邑宰于曲阜者。土人垦田，得古器曰盎，腹容三斗，浅项痹足，规口矩耳，朴素古丑，将蠹土壤者。既洗涤之后，磨堊之，隐隐有古篆九字带盎之腰。曲阜令不能辩。兖州有书生姓鲁，能八体书字者，召致于邑，出盎示之，曰：此大篆也。非今之所行者，虽某颇尝学之。是九字曰：齐桓公会于葵丘岁铸。邑宰大奇其说。及以篆验，则字势存焉。及辇致河东公之门，公以为麟经时物，得以言古矣，宝之犹钟珌郤鼎也。视草之暇，辄引亲友之分深者观之。以是京华声为至宝。公后以小宗伯掌贡举，生徒有以盎宝为请者。裴公一日设食，会门弟子，出器于庭，则离立环观，迭词以质。独刘舍人蛻以为非当时之物，近世矫作也。公不悦曰：“果有（有原作不。据明抄本、许刻本、黄刻本改。）说乎？”紫微曰：“某幼专丘明之书，具载小白桓公九合诸侯，取威定霸，葵丘之会第八盟。又按礼经，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既葬，然后反虞，虞然后卒哭，卒哭然后定谥。则葵丘之

役，实在生前，不得以谥称。此乃近世之矫作也。裴公恍然而悟，命击碎，然后举爵尽饮而罢。（出《唐阙史》）

崔碣

崔碣任河南尹，惩奸剪暴，为天下吏师。先是有估客王可久者，膏腴之室。岁鬻茗于江湖间，常获丰利而归。是年，又笈贿适楚，始返楫于彭门，值庞勋作乱，阱于寇域，逾期不归。有妻美少，且无伯仲息裔之属。妻常善价募人，访于贼境之四裔，竟无究其迹者。或曰：已戕于盗，帑其货矣。洛城有杨乾夫者善卜称。妻晨持一缣，决疑于彼。杨生素熟其事，且利其财，思以计中之。乃为端蓍虔祝，六位既兆，则曰：所忧岂非伉俪耶？是人绝气久矣。象见坟墓矣。遇劫杀与身并矣。妻号啕将去，即又勉之曰：阳鸟已晚，幸择良晨，清旭更问，当为再祝。妻诚信之。他日，复往算，宛得前卦。乃曰：“神也异也，无复望也。”仍言号恸非所以成礼者，第择日举哀，绘佛饭僧，以资冥福。妻且悲且愧，以为诚言，无巨细事，一以托之。杨生主办，雅竭其志。则又谓曰：“妇人茕独，而衷财贿，寇盗方炽，身之灾也，宜割爱以谋安适。”妻初不纳，夕则飞砾以惧之，昼则声寇以危之，次则役媒以饵之。妻多杨之义，遂许嫁焉。杨生既遂志，乃籍所有，雄据厚产。又逾月，皆货旧业，挈妻卜居乐（明抄本乐作洛）渠之北。明年，徐州平，天下洗兵，诏大憨就擒外，胁从其间者，宥而不问，给篆为信，纵归田里。可久髡裸而返，瘠瘁疥秽，丐食于路。至则访其庐舍，已易主矣。曲讯妻室，不知其所。展转饥寒，循路哀叫。渐有人知者，因指其新居。见妻及杨，肆目门首，欲为揖认，则诃杖诟辱，仅以身免。妻愕眙以异，复制于杨。可久不堪其

冤，诉于公府。及法司按劾，杨生贿赂已行，取证于妻，遂诬其妄。时属尹正长厚不能辨奸，以诬人之罪加之。痛绳其背，肩扶出疆。可久冤楚相萦，殆将溘尽，命丝未绝，洛尹改更，则衔血赍冤于新政，亦不能辨。前所鞠吏，得以肆其毒于簧言。且曰：以狱讼旧政者，汉律在焉。则又裂臠，配邑之遐者，隶执重役。可久双眦流血，两目枯焉。时博陵公伊人燕居，备聆始卒。天启良便，再领三川。狱吏屏息，覆盆举矣。揽辔观风之三日，潜命就役所，出可久以至。乃敕吏掩乾夫一家，兼素鞠胥，同梏其颈。且命可久暗籍家之服玩，物所存尚夥，而鞠吏贿赂，丑迹昭焉。既捶其胁，复血其背，然后擢发折足，同瘞一坎。收录家产，手授可久。时离毕作冷，衣云复郁。断狱之日，阳轮洞开，通逵相庆，有出涕者。沉冤积愤，大亨畅于是曰。古之循吏，孰能拟诸。（《出唐阙史》）

赵和

咸通初，有天水赵和者任江阴令，以片言折狱著声。犹是累宰剧邑，皆以雪冤获优考。至于疑似晦伪之事，悉能以情理之。时有楚州淮阴农，比庄俱以丰岁而货殖焉。其东邻则拓腴田数百亩。资镪未满，因以庄券质于西邻，货缗百万，契书显验。且言来岁赍本利以赎。至期，果以腴田获利甚博，备财赎契，先纳八百缗。第检置契书。期明日以残资换券。所隔信宿，且恃通家，因不征纳缗之籍。明日，赍余镪至，遂为西邻不认。且以无保证，又乏簿籍，终为所拒。东邻冤诉于县。县为追勘，无以证明。宰邑谓曰：“诚疑尔冤，其如官中所赖者券，乏此以证，何术理之？复诉于州。州不能理。东邻不胜其愤。远聆江阴善听讼者，乃越江而南诉于赵宰。赵宰谓曰：“县政地卑，

且复逾境，何计奉雪？”东邻则冤泣曰：“此地不得理，无由自涤也。”赵曰：“第止吾舍，试为思之。”经宿召前曰：“计就矣，尔果不妄否？”则又曰：“安敢诬。”赵曰：“诚如是言，当为实法。乃召捕贼之干者数辈，赍牒牒至淮壖，曰：（曰原作口，据明抄本改）有啸聚而寇江者，案劾已具。言有同恶相济者，在某处居，名姓形状，具以西邻指之，请梏送至此。先是邻州条法，唯持刀截江，无得藏匿。追牒至彼，果擒以还。然自恃无迹，未甚知惧。至则旅于庭下。赵厉声谓曰：“幸耕织自活，何为寇江？”囚则朗叫泪随曰：稼穡之夫，未尝舟楫。赵又曰：“证词甚具，姓氏无差，或言伪而坚，则血肤取实。”囚则大恐，叩头见血，如不胜其冤者。赵又曰：“所盗幸多金宝锦彩，非农家所实蓄者，汝宜籍舍之产以辩之。”囚意稍解。遂详开所贮者，且不虞东邻之越讼也。乃言稻若干斛，庄客某甲等纳到者；绡绢若干匹，家机所出者；钱若干贯，东邻赎契者；银器若干件，匠某锻成者。赵宰大喜。即再审其实。谓曰：如果非寇江者，何谓违东邻所赎八百千，遂引诉邻，令其偶证。于是惭惧失色，祈死厅前。赵令梏往本土，检付契书，然后实之于法。（出《唐阙史》）

刘崇龟

刘崇龟镇南海之岁，有富商子少年而白皙，稍殊于稗贩之伍。泊船于江。岸上有门楼，中见一姬年二十余，艳态妖容，非常所睹。亦不避人，得以纵其目逆。乘便复言，某黄昏当诣宅矣。无难色，颌之微哂而已。既昏暝，果启扉伺之。比之未及赴约，有盗者径入行窃。见一房无烛，即突入之。姬即欣然而就之。盗乃谓其见擒，以庖刀刺之，遗刀而逸。其家亦未之

觉。商客之子旋至，方入其户，即践其血，汰而仆地。初谓其水，以手扪之，闻鲜血之气未已。又扪着有人卧，遂走出。径登船，一夜解维。比明，已行百余里。其家迹其血至江岸，遂陈状之。主者讼穷诘岸上居人，云：某日夜，有某客船一夜径发。即差人追及，械于圜室，拷掠备至，具实吐之。唯不招杀人。其家以庖刀纳于府主矣。府主乃下令曰：“某日大设，合境庖丁，宜集于球场。以候宰杀。”屠者既集，乃传令曰：“今日既已，可翌日而至。乃各留刀于厨而去。府主乃命取诸人刀，以杀人之刀，换下一口。来早，各令诣衙请刀，诸人皆认本刀而去。唯一屠最在后，不肯持刀去。府主乃诘之，对曰：“此非某刀。”又诘以何人刀，即曰：“此合是某乙者。”乃问其住止之处，即命擒之，则已窜矣。于是乃以他囚之合处死者，以代商人之子。侵夜毙之于市。窜者之家，旦夕潜令人伺之，既毙其假囚，不一两夕，果归家，即擒之。具首杀人之咎，遂置于法。商人之子，夜入人家，以奸罪杖背而已。彭城公之察狱，可谓明矣。（出《玉堂闲话》）

杀妻者

闻诸耆旧云：昔有人因他适回，见其妻为奸盗所杀。但不见其首，支体具在。既悲且惧，遂告于妻族。妻族闻之，遂执婿而入官丞。行加诬云：尔杀吾爱女。狱吏严其鞭捶，莫得自明，泊不任其苦，乃自诬杀人，甘其一死。款案既成，皆以为不缪。郡主委诸从事，从事疑（疑原作款，据明抄本改）而不断。谓使君曰：“某滥尘幕席，诚宜竭节。奉理人命，一死不可再生，苟或误举典刑，岂能追悔也？必请缓而穷之。且为夫之道，孰忍杀妻？况义在齐眉，曷能断颈。纵有隙而害之，盍

作脱祸之计也。或推病殒，或托暴亡，必存尸而弃首，其理甚明。使君计其谏义，从事乃别开其第，权作狴牢。慎择司存，移此系者，细而劾之，仍给以酒食汤沐，以平人待之。键户棘垣，不使系于外。然后遍勘在城伍作行人，令各供通。近来应与人家安厝坟墓多少去处文状。既而一面诘之曰：“汝等与人家举事，还有可疑者乎？”有一人曰：“某于一豪家举事，具言杀却一奶子，于墙上舁过，凶器中甚似无物，见在某坊。发之，果得一女首级。遂将首对尸，令诉者验认。云：“非也。”遂收豪家鞠之，豪家伏辜而具款。乃是杀一奶子，函首而葬之，以尸易此良家之妇，私室蓄之。豪士乃全家弃市。吁！伍辞察狱，得无慎乎？（出《玉堂闲话》）

许宗裔

蜀之将帅，鲜不好货。有许宗裔者，分符仗钺，独守廉隅。尝典剑州，民有致寇者，灯下认识暴客，待晓告巡，其贼不禁拷捶，远首其罪，囚而送州。宗裔引虑，縲囚纷诉，且言丝钩铐乃是家物，与劫主递有词说。宗裔促命两縲丝车，又各赍细铐卷时胎心，复用何物？一云杏核，一云瓦子，因令相退下细线，见杏核，与囚款同。仍以丝钩安车，量其轻重大小，亦是囚家本物。即被劫者有妄认之过，巡捕吏伏拷决之辜，指顾之间，为雪冤枉，乃良吏也。（出《北梦琐言》）

刘方遇

镇州士人刘方遇家财数十万。方遇妻田氏早卒，田之妹为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发长，为继室。田有令遵者，方

遇之妻弟也。善货殖，方遇以所积财，令令遵兴殖。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家业。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财素为令遵兴殖，乃举族合谋，请以令遵姓刘，为方遇继嗣。即令鬻券人安美，为亲族请嗣券书。即定，乃遣令遵服斩衰居丧。而二女初立令遵时，先邀每月供财三万。及后求取无厌，而石李二夫，教二女诣本府论诉云：令遵冒姓，夺父家财。令遵下狱。石李二夫族与本府要（要原作安，据明抄本改）吏亲党上在府帅判官、行军司马，随使都押衙，各受方遇二女赂钱数千缗，而以令遵与姊及书券安美同情共盗，俱弃市。人知其冤。府帅李从敏，令妻来朝，慎事发，令内弟弥缝。侍御史赵都嫉恶论奏，明宗惊怒，下镇州，委副使符蒙按问。果得事实。自亲吏高知柔，及判官行军司马，并通货僧人、妇人，皆弃市。唯从敏初削官停任，中宫祈哀，竟罚一季俸。议者以受贿曲法杀人，而八议之所不及，失刑也。安重诲诛后，王贵妃用事故也。（出《北梦琐言》）

卷第一百七十三 俊辩一

东方朔

汉武帝见画伯夷、叔齐形象，问东方朔，是何人？朔曰：“古之愚夫。”帝曰：“夫伯夷、叔齐，天下廉士，何谓愚邪？”朔对曰：“臣闻贤者居世，与之推移，不凝滞于物。彼何不升其堂、饮其浆，泛泛如水中之凫，与彼徂游。天子穀下，可以隐居，何自苦于首阳？上喟然而叹。”

又

汉武帝游上林，见一好树，问东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阴使人落其树。后数岁，复问朔，朔曰：“名为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与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为马，小为驹；长为鸡，小为雏；大为牛，小为犊；人生为儿，长为老；且昔为善或，今为瞿所；长少死生，万物败成，岂有定哉！帝乃大笑。（出《小说》）

匡衡

匡衡字稚圭，勤学而无烛，邻人有烛而不与，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之而读之。邑人大姓文不识，家富多书，衡乃为其佣作，而不求直。主人怪而问之，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能说诗，时人为之

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鼎，衡小名也，时人畏服之如此，闻之皆解颐欢笑。衡邑人有言诗者，衡从之，与语质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留听，更理前论。”邑人曰：“穷矣。”遂去不顾。（出《西京杂记》）

边文礼

边文礼见袁奉高，失次序，奉高因嘲之曰：昔尧聘许由，面无忤色，先生何为颠倒衣裳？文礼答曰：“明府初临，尧德未彰，是以贱民颠倒衣裳耳。”（出《世说》）

荀慈明

荀慈明与汝南袁少朗相见，问颖川士，慈明先及诸兄。少朗叹之曰：“但可私亲而已。”慈明答曰：“足下相难，依据何经？”少朗曰：“方问国士，始及诸兄，是以尤之。”慈明曰：“昔祁奚内举不失其子，外举不失其仇，以为至公；公旦周文王之子，诗不论尧、舜之德，而颂文、武者何？先亲之义也。春秋之义，内中国而外诸夏，且不能爱其亲而爱他人者，不当以是勃德乎？”（出《世说》）

曹植

魏文帝尝与陈思王植同辇出游，逢见两牛在墙间斗，一牛不如，坠井而死。诏令赋死牛诗，不得道是牛，亦不得云是井，不得言其斗，不得言其死，走马百步，令成四十言，步尽不成，加斩刑。子建策马而驰，既揽笔赋曰：“两肉齐道行，头上戴

横骨。行至幽士头，崴起相唐突。二敌不惧刚，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泄。”赋成，步犹未竟。重作三十言自愍诗云：“煮豆持作羹，漉豉取作汁。萁在釜下然，豆向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出《世说》）

诸葛恪

孙权暂巡狩武昌，语群臣曰：“在后好共辅导太子，太子有益，诸群厚赏，如其无益，必有重责。”张昭、薛综，并未能对。诸葛恪曰：“今太子精微特达，比青盖来旋，太子圣睿之姿，必闻一知十，岂为诸臣虚当受赏。”孙权尝问恪，君何如丞相？恪曰：“臣胜之。”权曰：“丞相受遗辅政，国富刑清，虽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表，无以远过。且为君叔，何宜言胜之邪？”恪对曰：“实如陛下明诏，但至于仕于污君，甘于伪主，暗于天命，则不如臣从容清泰之朝，赞扬天下之君也。”权复问恪：“君何如步骘？”恪答曰：“臣不如之。”又问何如朱然？亦曰：“不如之。”又问何如陆逊？亦曰：“不如之。”权曰：“君不如此三人，而言胜叔者何？”恪曰：“不敢欺陛下，小国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是以胜也。”（出《刘氏小说》）

车浚

陆逊闻车浚令名，请与相见。谓曰：“早钦风采，何乃龙蟠凤峙，不肯降顾邪？”答曰：“诚知公侯，敦公旦之博纳，同尼父之善诱。然蜥蜴不能假重云以升举，鸚雀不能从激风以飞扬，是以无因尔。”时坐上宾客，多是吴人，皆相顾谓曰：“武陵蛮夷郡，乃有此奇人也。”浚曰：“吴太伯端委之化，

以改被发文身之俗。今乃上挺圣主，下生贤佐，亦何常之有？
逊叹曰：“国其昌也，乃有斯人。”（出《刘氏小说》）

诸葛靓

诸葛靓在吴，于朝堂大会。孙皓问：“卿字仲思，为何所思？”对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出《世说新语》）

蔡洪

晋蔡洪赴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拔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人，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尺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出于西羌，贤圣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又问洪，吴旧姓何如？答曰：“吴府君圣朝之盛佐，明时之俊人，朱永长理物之宏德，清选之高望，严仲弼九皋之鸿鹄，空谷之白驹；顾彦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龙章，张威伯岁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陆士龙鸿鹄之徘徊，悬鼓之待槌：凡此诸君，以洪笔为锄耒，以纸札为良田，以玄墨为稼穡，以义礼为丰年，以谈论为英华，以忠恕为珍宝，著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缙帛，坐谦虚为席荐，张议意为帷幕，行仁义为室宇，循道德为墙宅者矣。”（出《刘氏小说》）

范百年

宋梁州范百年因事谒明帝。帝言次，及广州贪泉，因问之

曰：“卿州复有此水否？”百年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乡，廉泉让水。又问卿宅在何处？”曰：“臣居廉让之间。”上称善。后除梁州刺史。（出《谈薮》）

张融

吴郡张融字思光，长史畅之子，郎中纬之孙。融神明俊出，机辩如流，尝谒太祖于太极西堂。弥时之方登。上笑曰：“卿至何迟？”答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融为中书郎，尝叹曰：“不恨我不见古人，恨古人不见我。”融善草隶，太祖尝语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出《谈薮》）

庾杲之

齐武帝尝谓群臣曰：“我后当何谥？”莫有对者。王俭因目庾杲之对。杲之曰：“陛下寿比南山，与日月齐明，千载之后，岂是臣子轻所度量。”时人称其辩答。（出《谈薮》）

王俭

齐王俭字仲宝，金紫僧绰之子，侍中昙首之孙。少孤，幼有珪璋器，四五岁，与凡童有异。常为五言诗曰：“稷契匡虞夏，伊吕翼商周。抚己愧前哲，衿衽归山丘。”故论者以宰相许之。后为吏部尚书，有客姓谭诣俭求官。俭曰：“齐桓灭谭，那得有汝。”答曰：“谭子奔莒，所以有仆。”俭赏之。帝常幸乐游宴，群臣奉乐。帝曰：“好音乐，孰与朕同？”对曰：

“沐浴皇风，并沾比屋。亦既在齐，不知肉味。”帝称善。俭尝集才学之士，累物而丽之，谓之丽事，丽事自此始也。诸客皆穷，唯庐江何宪为胜，乃赏以五色花簟白团扇。宪坐簟执扇，意气自得。秣陵令王擢后至，操笔便成，事既焕美，词复华丽，擢乃命左右抽簟掣扇，登车而去。俭笑曰：“所谓大力负之而趋。”（出《谈薮》）

周顒

汝南周顒隐居钟山，长斋蔬食。王俭谓之曰：“卿在山中，何所啗食？”答曰：“赤米白盐，绿葵紫蓼。”又曰：“菜何者最美？”顒曰：“春初早韭，秋暮晚菘。”顒历中书侍郎。（出《谈薮》）

王融

魏使宋弁至，敕王融兼主客郎中。融问弁曰：“秦西冀北，实多骏驥，而彼所献，乃弩骀之不若，求名检事，殊为未知。且将信誓有时而爽，而駟駟牧马，或未能嗣。”弁曰：“不容虚为之名，当是不习水土。”融曰：“周穆马迹，遍周天下，若骐驎之性，因地而迁，则造父之策，有时而蹶。”弁曰：“卿何勤勤于千里？”融曰：“卿国既名其优劣，卿以相访，若于千里必至，圣主将驾之鼓车。”弁不能答。（出《谈薮》）

李膺

梁李膺有才辩。武帝谓之曰：“今之李膺，何如昔时李膺？”

答曰：“臣以为胜。昔时李膺，仕桓灵之朝；今之李膺，奉唐虞之主。”众皆悦服。（出《谈薮》）

商铨

东郡商铨名子为外臣。外臣仕为廷尉评，铨入谢恩。武帝问：“卿名子外臣，何为令其入仕？”铨答曰：“外臣生于齐季，故人思匿迹，今幸遭圣代，草泽无复遗人。”上大悦。（出《谈薮》）

萧琛

武帝尝以枣掷兰陵萧琛，琛仍取栗掷帝，正中面。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战栗于陛下。”琛尝于御座，饮酒于北使员外常侍李道固，不受，曰：“公庭无私礼，不容受卿劝。”众皆失色，恐无以酬。琛徐曰：“诗所谓：‘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道固乃屈状受酒。琛历尚书左丞。（出《谈薮》）

朱淹

后魏太皇太后冯氏崩，齐使散骑常侍裴昭明来吊，欲以朝服行事。主客问之。昭明曰：“不听朝服行礼，义出何典？”著作佐郎朱淹接对，谓之曰：“吉凶不同，礼有成数，玄冠不吊，童孺共知。昔季孙将行，请遭丧之礼，千载之后。犹共称之。卿远自江南奉慰，不能式遵成事，乃云义出何典，行人得失，何甚异哉？”昭明曰：“齐帝昔崩，李彪通吊。于时初不素服，齐朝不以为报，那见苦得邀迫。”淹曰：“彼朝不遵高

宗追远之慕，乃逾月即吉，李彪行吊之时，齐之君臣，皆以鸣玉盈廷，朱紫照日。彪既不被主人之命，何容独以素服间厕衣冠之中哉？来责虽高，未敢闻命。我皇帝仁孝之性，侔于有虞，谅暗已来，百官听于冢宰，卿岂得以此方彼也？”明乃摇手而言曰：“三皇不同礼，亦知得失所归。”淹曰：“若如来谈，卿以虞舜高宗非邪？”明对曰：“非孝无亲，请裁吊服，今为魏朝所逼，必获罪于本邦。”淹曰：“彼有君子，卿将命抗中，应有高赏；若无君子，但令有光国之誉，虽复非理得罪，亦复何嫌，南史董狐自当直笔。高祖赏之，转著作郎。齐又使员外郎何宪、主客邢宗庆来朝，遣淹接对。宗庆谓淹曰：‘南北连和既久，而比弃信绝好，为利而动，岂是大国善邻之义？’淹曰：‘夫为王者，不拘小节，中原有菽，工采者获多，岂得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齐先王历事宋朝，荷恩积世，岂应便尔篡夺？’庆等相顾失色。何宪知淹昔从南入北，谓淹曰：‘卿何不作于禁而作鲁肃？’淹曰：‘我舍危就顺，欲追踪陈韩，何于禁之有。’宪不能答。（出《谈薮》）

崔光

后魏高祖名子曰恂、愉、悦、恠。崔光名子勔、勰、勉。高祖谓光曰：我儿名傍皆有心。卿儿名傍皆有力。答曰：“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上大嗟悦。（出《谈薮》）

陈元康

北齐河阳陈元康，刀笔吏也，善暗书。尝雪夜，太祖命作军书，顷尔数十纸，笔不暇冻。太祖喜曰：“此人何如孔子？”

“自此信任焉。故时人谓之语曰：三崔两张，不如一陈元康。三崔：暹、季舒、昂也。两张：德微、纂也。（出《谈薮》）

李谐

北齐顿丘李谐，彭城王疑之孙，吏部尚书平之子。少俊爽，有才辩。为黄门侍郎，除名，作述身赋。其略曰：独浩然而任己，同虚舟而不系。既未识其所以来，岂知其所以逝。于是得丧同遣，忘怀自深。遇物栖息，触地山林。虽类西浮之迹，何异东都之心。除散骑常侍，为聘梁使。至梁，遣主客范胥迎接。胥问曰：“今犹可暖，北间当少寒于此。”谐答曰：“地居阴阳之正，寒暑适时，不知多少。胥曰：“所访邻下。岂是侧景之地。”谐曰：“是皇居帝里，相去不远，可得统而言之？”胥曰：“洛阳既称盛美，何事廷邺？”谐曰：“不常厥邑，于兹五迁。王者无外，所在关河，复何怪。”胥曰：“殷人毁厄，故迁相圯耿，贵朝何为而迁。”谐曰：“圣人藏往知来，相时而动，何必候于隆替。”胥曰：“金陵王气，肇于先代，黄旗紫盖，本出东南，君临万邦，故宜在此。”谐曰：“帝王符命，岂得与中国比隆。紫盖黄旗，终于入洛。”胥默而无答。江南士子，莫不嗟尚。事毕。江浦赋诗曰：帝献二仪合，黄华千里清。边笳城上响，寒月浦中明。（出《谈薮》）

卢恺

礼部尚书范阳卢恺兼吏部选，达野客师为兰州总管，客师辞曰：“客师何罪，遣与突厥隔墙？”恺曰：“突厥何处得有墙？”客师曰：“肉为酪，冰为浆，穹庐为帐毡为墙。”恺，

中书监子刚之子也。(出《谈薮》)

卢思道

武阳太守卢思道，常晓醉。于省门，见从侄贲。贲曰：“阿父何处饮来？凌晨嵬峨。”思道曰：“长安酒，二百价，不嵬峨，何嵬峨？”贲，燕郡公景仁之子，中书侍郎景裕之犹子，位历太常卿。(出《谈薮》)

王元景

王元景尝大醉，杨遵彦谓之曰：“何太低昂？”元景曰：“黍熟头低，麦熟头昂，黍麦俱有，所以低昂矣。”(出《谈薮》)

卷第一百七十四 俊辩二（幼敏附）

阳玠

隋京兆杜公瞻，卫尉台卿犹子也。尝邀阳玠过宅。酒酣，因而嘲谑。公瞻谓：“兄既姓阳，阳货实辱孔子。”玠曰：“弟既姓杜，杜伯尝射宣王。”殿内将军陇西牛子充，寮友推其机辩，尝谓玠曰：“君阳有玠，恐不任厨。”玠曰：“君牛既充，正可烹宰。”又见玠食芥菹，曰：“君身名玠，何得复啖芥菹？”对曰：“君既姓牛，何得不断牛肉？”有太仓令张策者，在云龙门与玠议理屈，谓玠曰：“卿本无德量，忽共叔宝同名。”玠抗声曰：“尔既非英雄，敢与伯符连讳。”太子洗马兰陵萧诩爽俊有才辩，尝谓玠曰：“流共工于幽州，易北恐非乐土。”玠曰：“族欢兜于崇山，江南岂是胜地。”录尚书晋昌王唐邕闻诸省官曰：“卿等宜道本州宝物。定州人以绫绮为宝，沧州人以鱼盐为宝。及至玠，邕曰：“卿幽州人，以何物为宝？答曰：“刺史严明，文武奉法，此幽州之宝也。”邕有愧色。（出《谈薮》）

薛道衡

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尝游钟山开善寺，谓小僧曰：“金刚何为努目？菩萨何为低眉？”小僧答曰：“金刚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萨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恍然不能对。（出《谈薮》）

薛收

唐薛收在秦府，檄书露布，多出收，占辞敏速，皆同宿构，马上即成，曾无点窜。（出《谭宾录》）

张后裔

张后裔在并州，太宗就受春秋左氏传。后因召入赐宴，言及平昔。从容谓曰：“今日弟子何如（如原作知，据明抄本改）？”后裔对曰：“昔孔子领徒三千，徒者无子男之位，臣翼赞一人，即为万乘主，计臣此功，愈于先圣。”太宗大悦，即赐马五匹。后为礼部尚书。陪葬献陵。（出《谭宾录》）

崔仁师

崔仁师为度支郎中，尝陛奏度支钱物数千言没官为轻，改（轻改字原作改轻，据宋孔平仲续世说一改）从死。仁师议，以为父子天属，昆季同气，诛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顾，何爱兄弟。既欲改法，请审商量。竟从仁师议。（出《谭宾录》）

卢庄道

卢庄道，范阳人也，天下称为名家。聪慧敏悟，冠于今古。父彦与高士廉有旧。庄道少孤，年十二，造士廉。廉以故人子，引令坐。会上有上书者，庄道窃窥览，谓士廉曰：“此文庄道所作。”士廉怪谓曰：后生勿妄言，为轻薄之行，请诵之，果通。复请倒通，又通。士廉称叹久之。乃跪谢曰：“此文实非

庄道所作，向傍窥而记耳。士廉取他文及案牘，命读之，一览而倒诵。并呈示所撰文章。士廉具以闻。太宗召见，策试擢第。年十六授河池尉，满二岁，制举擢甲科。召见，太宗曰：“此是朕聪明小儿邪？”特授长安尉。太宗将省囚徒，庄道年才二十，县令以幼年，惧不举，将以他尉代之。庄道不从。时系囚四百余人，俱预书状。庄道但闲暇，不之省也。令丞等忧惧，屡以为言，庄道从容自若。翌日，太宗召囚。庄道乃徐书状以进，引诸囚入，庄道对御评其罪状轻重，留系月日，应对如神。太宗惊叹。即日拜监察御史。（出《御史台记》）

许敬宗

高宗东封，窦德玄骑而从。上问德玄曰：“濮阳古谓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对。许敬宗策马前对所问，上意称善。敬宗退而告人曰：“大臣不可无学，吾向见德玄不能对，心实羞之。”德玄闻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善守其拙，不强所不知也。”李绩曰：“敬宗多闻，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出《谭宾录》）

胡楚宾

胡楚宾属文敏速，每饮酒半酣而后操笔。高宗每令作文，必以全杯盛酒，令饮，便以杯赐之。（出《谭宾录》）

裴琰之

裴琰之作同州司户，年才弱冠，但以行乐为事，略不为案

牋。刺史谯国公李崇义怪之而问户佐。佐曰：司户达官儿郎，恐不闲书判。既数日，崇义谓琰之曰：“同州事物固（明抄本“固”作“困”）系，司户尤甚，公何不别求京官，无为滞此司也。琰之唯诺。复数日，曹事委积，诸窃议以为琰之不知书，但遨游耳。他日，崇义召之，厉色形言，将奏免之。琰之出，谓其佐曰：“文案几何？”对曰：“遽者二百余。”琰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后连纸十张，仍命五六人以供研墨点笔。左右勉唯而已。琰之不之听，语主案者略言事意，倚柱而断之，词理纵横，文华灿烂，手不停缀，落纸如飞。倾州官僚，观者如堵墙，惊叹之声不已也。案达于崇义，崇义初曰：“司户解判邪？”户佐曰：“司户太高手笔，仍未之奇也，比四五十案，词彩弥精。”崇义悚忤，召琰之，降阶谢曰：公之词翰若此，何忍藏锋，成鄙夫之过。是日名动一州。数日，闻于京邑。寻擢授雄（明抄本“雄”作“雍”）州司户。（出《御史台记》）

苏頲

苏祐聪悟过人，日诵数千言。虽记览如神，而父瑰训励严至，常令衣青布襦，伏于床下，出其胫受桢楚。及壮而文学该博，冠于一时。性疏俊嗜酒。及玄宗既平内难，将欲草制书，甚难其人。顾谓瑰曰：“谁可为诏？试为思之。”瑰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頲甚敏捷，可备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以了其事。”玄宗遽命召来，至时宿醒未解，粗备拜舞，尝醉呕殿下，命中人扶卧于御前，玄宗亲为举衾以覆之。既醒，授简笔，立成。才藻纵横，词理典赡，玄宗大喜。抚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邪？”由是器重，已注意于大用矣。韦嗣

立拜中书令，瑰署官告，颀为之辞，薛稷书，时人为之三绝。颀才能言，有京兆尹过瑰，命颀咏尹字。乃曰：“丑虽有足，甲不全身，见君无口，知伊少人。”瑰与东明观道士周彦云素相往来，周时欲为师建立碑碣，谓瑰曰：成某志，不过烦相君诸子，五郎文，六郎书，七郎致石。瑰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公。瑰子颀第五，诜第六，冰第七，诜善八分书。（出《明皇杂录》）

王勳

王勳，绛州人，开元中任中书舍人。先是五王出阁，同日受册，有司忘载册文，百官在列，方知阙礼。勳召小吏五人，各执管，口授分写，一时俱毕。（出《摭言》）

李白

开元中，李翰林白应诏草白莲花开序及宫词十首，时方大醉，中贵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于御前，索笔一挥，文不加点。（出《摭言》）

柳芳

李幼奇者，开元中，以艺干柳芳。尝对芳念百韵时，芳已暗记，便题之于壁，不差一字。谓幼奇曰：“此吾之诗也。”幼奇大惊异之，有不平色。久之徐曰：“聊相戏耳，此君所念也。”因请幼奇更诵所著文章，皆一遍能写。（出《尚书故实》）

王藻

王藻、王素，贞元初应举，齐名第十四。每偕往还通家，称十四郎（明抄本每偕往还通家称十四郎作每诣往还家通王廿四郎），或问，曰：藻、素也。（出《传载》）

韩愈

李河南素替杜公兼。时韩吏部愈为河南令，除职方员外，归朝，问前后之政如何，对曰：将兼来比素。（出传载）李程

李相国程执政时，严谟、严休皆在南省。有万年令阙，人多属之。李云：二年（明抄本作严）不知谟。（出《传载》）

李吉甫

宪宗久亲政事，忽问京兆尹几员。李相吉甫对曰：“京兆尹三员：一员大尹，二员少尹，以为善对。（出《国史补》）

王生

或问罗浮王生曰：为政难易？曰：简则易。又问儒释同否？曰：直则同。（出《国史补》）

辛丘度

元和十五年，辛丘度、丘（丘字原阙，据传载补）纾，杜元颖，同时为遗补。令史分直，故事但举其姓曰：辛、（辛字

原阙，据转载补）丘、杜当入。（出《转载》）

温庭筠

会昌毁寺时，分遣御史检天下所废寺，及收录金银佛像。有苏监察者不记名，巡检两街诸寺，见银佛一尺已下者，多袖之而归。人谓之“苏扛佛”。或问温庭筠：将何对好？遽曰：无以过“密陀僧”也。（出《尚书故实》）

柳公权

柳公权，武宗朝在内庭。上尝怒一宫嫔久之，既而复召。谓公权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学士一篇，当释然也。”目御前蜀笺数十幅授之。公权略不伫思，而成一绝曰：不分前时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长门。今朝却得君王顾，重入椒房拭泪痕。“上大悦，锡锦彩二百匹，令宫人上前拜谢之。（出《摭言》）

权德舆

权丞相德舆言无不闻，又善度词。尝逢李二十六于马上，度词问答，闻者莫知其所说焉。或曰，度词何也？曰：隐语耳。语不曰：“人焉度哉！人焉度哉！”此之谓也。（出《嘉话录》）

东方朔

汉武帝尝以隐语召东方朔。时上林献枣，帝以杖击未央前殿槛曰：叱叱，先生束束。朔至曰：“上林献枣四十九枚乎？

朔见上以杖击檻两木，两木林也，束束枣也，叱叱四十九也。
“(出《东方朔传》)”

又

东方朔常与郭舍人于帝前射覆。郭曰：臣愿问朔一事，朔得，臣愿榜百；朔穷，臣当赐帛。曰：客来东方，歌讴且行。不从门入，逾我垣墙。游戏中庭，上入殿堂。击之拍拍，死者攘攘。格斗而死，主人被创：是何物也？朔曰：长喙细身，昼匿夜行，嗜肉恶烟，常所拍扞，臣朔愚戆，名之曰蚊，舍人辞穷，当复脱褌。(出《东方朔传》)

李彪

后魏孝文皇帝尝殿会群臣酒酣欢极，帝因举卮属群臣及亲王等酒曰：“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钟。”御史中尉李彪曰：沽酒老妪瓮注瓠，屠儿割肉与称同。尚书左丞甄琛曰：吴人浮水自云工，技儿掷袖在虚空。彭城王勰曰：“臣思解此是习字。高祖即以金钟赐彪。朝庭服彪聪明有如。甄琛和之亦速。(出《伽蓝记》)”

班蒙

唐太保令狐相绁，出镇淮海日支使班蒙与从事俱游大明寺之西廊。忽观前壁所题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点去冰旁，二人相连，不欠一边，三梁四柱烈火然，除却双勾两日全。诸宾幕顾之，驻足良久，莫之能辨。独班蒙曰：一人岂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

乎？点去冰，水字；二人相连，天字；不欠一边，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然，无字；两日除双勾，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无比乎？”众皆洗然曰：黄绢之奇智，亦何异哉！称叹弥日。询之老僧曰：顷年有客独游，题之而去，不言姓氏。（出《桂苑丛记》）

幼敏陈元方

汉末，陈太丘实与友人期行，过期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其子元方，年七岁，在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否？”答曰：“待君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时，过申（明抄本申作中）不来，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遂入门不顾。（出《商芸小说》）

孙策

吴孙策年十四，在寿阳诣袁术。始至，俄而刘豫州备到，便求去。袁曰：“刘豫州何关君？”答曰：“不尔，英雄忌人。”即出，下东阶，而刘备从西阶上，但转顾视孙之行步，殆不复前。（出《语林》）

钟毓

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繇曰：“令卿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帝问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

何以不汗出？”会对曰：“战战栗栗，汗不得出。”又值其父昼寝，因共偷服散酒，其父时觉，且假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问之，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出《小说》，明抄本作出《世说》）

孙齐由

孙齐由、齐庄二人小时诣庾公。公问齐由何字，曰：“齐由。”公曰：“欲何齐邪？”曰：“齐许由。”又问齐庄何字，答曰：“齐庄。”公曰：“欲齐何邪？”曰：“齐庄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庄周？”答曰：“圣人生知，故难慕。”庾公大喜小儿答对。（出《世说新语》）

陆琇

后魏东平王陆俟，代人也，聪悟有才略。子馥有父风。高崇见而赏之，谓朝臣曰：“吾常叹其父智过其躯，此逾于父矣。”为相州刺史，迁太仆。馥子琇，年九岁。馥谓曰：“汝祖东平王有十二子，我为嫡长，承袭家业。吾今年老，属汝幼童，讵堪为陆氏宗首乎？”琇对曰：“苟非斗力，何患童稚。”馥奇之，立为嫡。（出《谈薮》）

王绚

宋王景，僧朗之子，美风貌，善玄言。与谢庄、张畅、何偃，俱有盛名。于是景文本名彧。与明帝名同，故称字。长子

绚年五六岁，警悟。外祖何尚之赏异焉。尝教读《论语》，至郁郁乎文哉，因戏之曰：可改邪邪乎文哉。绚应声答曰：尊者之名，安可为戏，便可道草翁之风则舅。论语曰：草上之风则偃，偃尚之子也。绚卒于秘书丞。（出《谈薮》）

萧遥欣

南齐曲江公萧遥欣少有神采干局。为童子时，有一小儿左右弹飞鸟，未尝不应弦而下。遥欣谓之曰：凡戏多端，何急弹此？鸟自云中翔，何关人事？小儿感之，终身不复捉弹。尔时年十一。士庶多竞此戏，遥欣一说，旬月播之，远近闻者，不复为之。（出《谈薮》）

房氏子

唐韦陟有疾，房尚书琯使子弟问之。延入卧内，行步悉籍茵毯，房氏子袜而登阶，侍婢皆笑之。举朝以为韦氏贵盛，房氏清俭。俱为美谈。（出《国史补》）

张琇

张童子者名琇，审素之子也。开元二十二年，琇杀殿中侍御史杨万顷于阙下，复父仇也。初审素受赇事发，诏万顷按之。万顷按审素过入，故坐诛，家属徙边。琇会赦得还，时未冠，乃追复前怨，与其弟瑄手刃万顷于都城。闻者骇之。帝嘉其孝，将释之。有司以专杀抗论，琇坐死。时人哀之，葬于邙山，为疑冢焉：盖惧杨宗之所发也。故虞部员外郎顾云谏之曰：“冒

法复仇，信难逃于刑典，忘身徇孝，诚有契于礼经。且从古以来，谁人不死？得其死矣，夫可恨欤？”（出《顾云文集》）

浑瑊

浑太师瑊年十一，随父释之防冬。朔方节度张齐丘戏问：“将乳母来否？”其年立跳荡功。后二年，拔石堡城，收龙驹岛，皆有奇效。（出《国史补》）

卷第一百七十五 幼敏

贾 逵

汉贾逵五岁，神明过人。其姊韩瑶之妇，瑶无嗣，而妇亦以贞明见称。闻邻里诸生读书，日抱逵隔篱而听，贾逵静听无言，姊以为喜。年十岁，乃暗诵六经。姊谓逵曰：“吾家穷困，不曾有学者入门。汝安知天下有三坟五典，而诵无遗句邪？”逵曰：忆姊昔抱逵往篱下，听邻家读书，今万不失一。乃剥庭中桑皮以为牒。或题于扉屏。且诵且记。期年，经史遍通。门徒来学，不远万里，或襁负子孙，舍于门侧，皆口受经文。赠献者积廩盈仓。或云：贾逵非力耕所得，诵经口倦，世为舌耕。（出《王子年拾遗记》）

李百药

唐李百药七岁能属文。齐中书舍人陆琇，常遇其父德林宴集。有说徐陵文者云：刈琅邪之稻。坐客并称无其事。百药进曰：“传称禹卅人籍稻，注云。禹卅国在琅邪开阳县。”人皆惊喜云：此儿即神童。百药幼多疾，祖母以百药为名。名臣之子，才行相继，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郁，尤长五言。虽樵童牧竖，亦皆吟讽。及悬车告老。怡然自得，穿地筑山，文酒谭宾，以尽平生之志，年八十五。先是和太宗帝京篇，手诏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乎？”子

安期，永徽末迁中书舍人，三代皆掌制诰。安期孙义仲又为中书。（出《谭宾录》）

王勃

王勃字子安，六岁能属文。清才浚发，构思无滞。年十三，省其父至江西。会府帅宴于滕王阁。时帅府有婿善为文章，帅欲夸之宾友，乃宿构滕王阁序，俟宾合而出之，为若即席而就者。既会，帅果授笺诸客，诸客辞。次至勃，勃辄受。帅既拂其意，怒其不让，乃使人伺其下笔。初报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帅曰：“此亦老生常谈耳。”次曰：“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帅沈吟移晷。又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帅曰：“斯不朽矣。”（出《摭言》）

元嘉

元嘉少聪俊，右手画圆，左手画方，口诵经史，目数群羊，兼成四十字诗，一时而就，足书五言绝：六事齐举。代号神仙童子。（出《朝野僉载》）

毛俊男

并州人毛俊诞一男，四岁，则天召入内试字，千字文皆能暗书。赐衣裳放还。人皆以为精魅所托。其后不知所终。（出《朝野僉载》）

苏颋

苏瑰初未知颋，常处颋于马厩中，与佣保杂作。一日，有客诣瑰，候厅事，颋拥彗趋庭，遗堕文书。客取视之，乃咏昆仑奴诗也。其词云：“指头十颋墨，耳朵两张匙。”客心异之。久而瑰出，与客淹留。客笑语之余，因咏其诗，并言形貌，问瑰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邪？瑰备言其事，客惊贺之，请瑰加礼收举，必苏氏之令子也。瑰自是稍亲之。适有人献瑰兔，悬于廊庑之下。瑰乃召颋咏之，颋立呈诗曰：“兔子死阑弹，持来挂竹竿。试将明镜照，何异月中看。”瑰大惊奇，骤加顾礼。由是学问日新，文章盖代。（出《开天传信记》）

刘晏

玄宗御勤政楼，大张乐，罗列百妓。时教坊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状瀛州方丈，令小儿持绛节，出入于其间，歌舞不辍。时刘晏以神童为秘书正字，年方十岁，形状犷劣。而聪悟过人。玄宗召于楼中帘下，贵妃置于膝上，为施粉黛，与之中栴。玄宗问晏曰：“卿为正字，正得几字？”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贵妃复令咏王大娘戴竿，晏应声曰：“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得（明抄本得作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玄宗与贵妃及诸嫔御欢笑移时，声闻于外，因命牙笏及黄文袍以赐之。（出《明皇杂录》）

林杰

林杰字智周，幼而聪明秀异，言发成文，音调清举。年六

岁，请举童子。时（原父作文，据明抄本改）肃为闽府大将，性乐善，尤好聚书，又妙于手谭，当时名公多与之交。及有是子，益大其门。廉使崔侍郎千亟与迁职，乡人荣之。杰五岁，父因携之门脚，至王仙君霸坛，戏问童子能是乎？杰遂口占云：羽客已归云路去，丹炉草木尽凋残。不知千载归何日，空使时人扫旧坛：父初不谓眇岁之作，遽臻于此。群亲益所惊异，递相传讽，乡里喧然。自此日课所为，未几盈轴。明年，遂献唐中丞扶。唐既伸幅窥吟，耸耳皆吹，命子弟延入学院。时会七夕，堂前乞巧，因试其乞巧诗。杰援毫曰：“七夕今朝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唐惊曰：“真神童也。”以是乡人群来求看，填塞门巷。杰又精于琴棋及草隶书，俱自天然，不假师受。唐因与宾从棋，或全局输者。令罩之勿触，取童子来，继终其事。杰必指踪出奇，往往返胜。曲尽玄妙，时谓神助。后复业词赋，颇振声问。有仙客入壶中赋云：仙客以变化随形，逍遥放情。处于外则一壶斯在，入其中则万象俱成。飞阁重楼，不是人间之壮。奇花异木，无非物外之名。至九岁，谒卢大夫贞、黎常侍殖，无不嘉奖。寻就宾见日，在宴筵。李侍御远、赵支使容深所知仰，不舍斯须。和赵支使咏荔枝诗尤佳，云：金盘摘下排朱果，红壳开时饮玉浆。刘副史立作奇童传，刘制使重为序，以贻之。至年十七，方结束琴书，将决西迈。无何七月中，一旦天气澄爽，书堂前忽有异香氛氲，奇音响亮。家人出户观，见双鹤嘹唳，盘空而下，雪翎朱顶，徘徊庭际。杰欣然舍笔，跃下庭前，抱得一只。其父惊讶，恐非嘉兆，令促放，逡巡溯空而去。亲邻闻兹，咸来贺肃曰：“家藏书栝比，乃类筵鱣之表祥也。”及夕，杰偶得疾，数日而终。则知杰乃神仙谪下人世，魂灵已蜕于鹤耳。不然者，何亡之速也？（出《闽川士传》）

高定

高定，真公郢之子。为易合八出，以画八卦，上圆下方，八则为重，转则为演，七转而六十四卦，六甲八节备焉。著外传二十二篇。定小字董二，时人多以小字称。初年七岁，读尚书至汤誓，问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答曰：“应天顺人。”又问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岂是顺人？”父不能对。（出《国史补》）

李德裕

李德裕神俊，宪宗赏之，坐于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辩夸于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谓曰：“吾子在家，所嗜何书？”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应。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戏曰：“公诚陟大痴耳。”吉甫归责之，德裕曰：“武公身为帝弼，不问理国调阴阳，而问所读书，书者成均礼部之职也。其言不当，所以不应。吉甫复告，元衡大惭。由是振名。（出《北梦琐言》）

白居易

白居易，季庚之子，始生未能言，默识之无二字，乳媪试之，能百指而不误。间日复试之，亦然。既能言，读书勤敏，与他儿异。五六岁识声韵。十五志诗赋，二十七举进士。贞元十六年，中书舍人高郢掌贡闱，居易求试，一举擢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习性相近远、求玄珠、斩白蛇等赋，为时楷式，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矣。会宪宗新即位，始用为翰林学士。（出元稹《长庆集序》）

崔铉

魏公崔相铉，元略之子也。为童儿时，随父访于韩公滉。滉见而怜之。父曰：“此子尔来诗道颇长。”滉乃指驾上鹰令咏焉。遂命笺笔，略无伫思，于是进曰：“天边心性架头身，欲拟飞腾未有因。万里碧霄终一去，不知谁是解绦人。”滉益奇之。叹曰：“此儿可谓前程万里也。”大历三年，侍郎崔郾下及第，果久居廊庙，三拥节旄。大中咸通之中，时推清名重德。宣宗皇帝常朝罢，谓侍臣曰：“崔铉真贵人，裴休真措大。”初李石镇江陵，辟为戎卒，一旦拂袖而去。既入京，登上第，俄升翰苑。李未离荆渚，崔既秉钧衡，李乃驰笺贺之曰：“某早拜光尘，叨承眷与，深蒙异分，屡接清言。幸曾顾于厚恩，俯见循于末契。去载分麾南楚，拜节西秦。思贤方咏于嘉鱼，栖止实惭于威凤。宾筵初启，曾陪樽俎之欢。将幕未移，已存陶镕之下。光生邻部，喜溢辕门。岂唯九土获安，斯亦一方多幸。”乃掌记李骢之词也，于今播于众口。（出《南楚新闻》）

李琪

李琪名族也，父敬，唐广明中佐王铎滑州幕。琪生而敏异，十岁通六籍。遂博览文史。如寤宿习。十三，词赋诗颂，大为时贤亲赏。府帅王铎闻而异之。然每见所作。亦有疑志。铎尝留其父敬及幕府帅饮，密遣人以汉祖三杰赋题试之，俟毕持去。赋尾云：“得士则昌，非贤罔共。龙头之友斯贵，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项氏之所以亡，一范增而不能用。”铎骇曰：“此儿大器也。”将欲发其文价，乃以赋示坐客，一席称奖。他日总角谒铎，铎顾曰：“适蜀中诏到，用夏州拓跋思恭为京北收复

都统，可作一诗否？”即秉笔立制云：“飞骑经巴栈，鸿恩及夏台。将从上天去，人自日边来。此处金门远，何时玉辇回。早平关右贼，莫待诏书催。”铎益奇之，因执琪手曰：“此真凤毛也。”时年十四岁。明年丁母忧，因流寓青齐间。然糠照薪，俾夜作昼，览书数千卷，间为诗赋。唐僖宗再幸梁洋，窃赋云：“哀痛不下诏，登封谁上书。”至昭宗庙。联中科第。又忽忽不乐，恨未得转四体，为训诰之语。及梁祖受禅，琪始自前殿中侍御史，擢翰林学士。（出《李琪集序》）

刘神童

刘神童者，昭宗朝以乡荐擢第，时年六岁矣。帝召于便殿复试之，神童朗讽经书，初无微误，帝大称，因掇御盘果实赐之。左右侍臣，俱有羡色。故都官郑谷赠之诗曰：“习读在前生，僧谭足可明。还家虽解苦（明抄本苦作喜），登第未知荣。时果曾沾赐，春关不任情。灯前犹恶卧，呖语诵书声。”（出《郑谷诗集》）

路德延

路德延，儋州岩相之犹子也。数岁能为诗。居学舍中，尝赋芭蕉诗曰：一种灵苗异，天然体性虚。叶如斜界纸，心似倒抽书。诗成，翌日传于都。会儋州坐事诛，故德延久不能振。光化初，方就举擢第，大有诗价。又为感旧诗曰：“初骑竹马咏芭蕉，尝忝名卿诵满朝。五字便容过绛帐，一枝寻许折丹霄。岂知流落萍蓬远，不觉推迁岁月遥。国境永宁身未立。至今颜巷守箪瓢。”天佑中，授左拾遗。会河中节度使朱友谦领镇，

辟掌书记。友谦初颇礼待之。然德延性浮薄骄慢，动多忤物。友谦稍解体。德延乃作孩儿诗五十韵以刺友谦。友谦闻而大怒，有以掇祸。乃因醉沉之黄河。诗实佳作也。尔后虽继有和者，皆去德延远矣。诗曰：“情态任天然，桃红两颊鲜。乍行人共看，初语客多怜。臂膊肥如瓠，肌肤软胜绵。长头才覆额。分角渐垂肩。散诞无尘虑，逍遥占地仙。排衙朱榻上，喝道画堂前。合调歌杨柳，齐声踏采莲。走堤冲细雨，奔巷趁轻烟。嫩竹乘为马，新蒲掉作鞭。鸱雏金旋系，獐子采丝牵。拥鹤归晴岛，驱鹅入暖泉。杨花争弄雪，榆叶共收钱。锡镜当胸挂，银珠对耳悬。头依苍鹤裹，袖学拓枝揎。酒殢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频邀寿花插，时乞绣针穿。宝匣拿红豆，妆奁拾翠钿。短袍披案褥，劣帽戴靴毡。展画趋三圣，开屏笑七贤。贮怀青杏小，垂额绿荷圆。惊滴沾罗泪，娇流污锦涎。倦书饶娅姺，憎药巧迁延。弄帐鸾绡映，藏衾凤结缠。指敲迎使鼓，箏拨赛神絃。帘拂鱼钩动，箏推雁柱偏。棋图添路画，笛管欠声镌。恼客初酣睡，惊僧半入禅。寻蛛穷屋瓦，探雀遍楼椽。抛果忙开口，藏钩乱出拳。夜分围棊枰，朝聚打秋千。折竹装泥燕，添丝放纸鸢。互夸轮水石，相效放风旋。旗小裁红绢，书幽截碧笺。远铺张鸽网，低控射蝇弦。吉语时时道，谣歌处处传。匿窗肩乍曲，遮路臂相连。斗草当春迳，争球出晚田。柳旁慵独坐，花底困横眠。等鹊潜篱畔，听蛩伏砌边。傍枝拈舞蝶，隈树捉鸣蝉。平岛跨跷上，层崖逞捷缘。嫩苔车迹小，深雪履痕全。竞指云生岫，齐呼月上天。蚁窠寻迳属，蜂穴绕阶填。樵唱回深岭，笙歌下远川。垒材为屋木，和土作盘筵。险砌高台石，危挑峻塔砖。忽升邻舍树，逾上后池船。项橐称师日，甘罗作相年。明时方在德，劝尔减狂颠。”

韦庄

韦庄幼时，常在华州下圭卽县侨居，多与邻巷诸儿会戏。及广明乱后，再经旧里，追思往中，但有遗踪。因赋诗以记之。又途次逢李氏诸昆季，亦尝赋感旧诗，下圭卽诗曰：“昔为童（童下原有重字，据明抄本、许本删）稚不知愁，竹马闲乘绕县游。曾为看花偷出郭，也因逃学暂登楼。招他邑客来还醉，才得先生去始休。今日故人无处问，夕阳衰草尽荒丘。”又逢李氏弟兄诗曰：“御沟西面朱门宅，记得当时好弟兄。晓傍柳阴骑竹马，夜隈灯影弄先生。巡街趁蝶衣裳破，上屋探雏手脚轻。今日相逢俱老大，忧家忧国尽公卿。”

卷第一百七十六 器量一

乐广

晋乐令广女适大将军成都王颖。王兄长沙王义，执权于洛，遂构兵相图。长沙亲近小人，远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怀危惧。乐令既处朝望，加有婚亲，小人谗于长沙。尝问（问原作闻。据明抄本改。）乐令，神色自若，徐答曰：“广岂以五男易一女。”由是释然，无复疑意。（出《世说新语》）

刘仁轨

唐刘仁轨为左仆射，戴至德为右仆射，皆多刘而鄙戴。时有一老妇陈牒，至德方欲下笔，老妇顾左右曰：“此刘仆射？戴仆射？”左右以戴仆射言。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仆射，却将牒来。”至德笑，令授之。戴仆射在职无异迹，当朝似不能言。及薨后，高宗叹曰：“自吾丧至德，无所复闻，当其在时，事有不是者，未尝放我过，因出其前后所陈，章奏盈筐，阅而流涕，朝廷始追重之。”（出《国史异纂》）

娄师德

纳言娄师德，郑州人，为兵部尚书，使并州，接境诸县令随之。日高至驿，恐人烦扰驿家，令就厅同食。尚书饭白而细，

诸人饭黑而粗。呼驿长责之曰：“汝何为两种待客？”驿将恐，对曰：“邂逅浙米不得，死罪。”尚书曰：“卒客无卒主人，亦复何损。”遂换取粗饭食之。检校营田，往梁州，先有乡人姓娄者为屯官，犯赃，都督许钦明欲决杀令众。乡人谒尚书，欲救之。尚书曰：“犯国法，师德当家儿子。亦不能舍，何况渠。”明日宴会，都督与尚书：“犯国法俱坐。”尚书（尚书二字上原有谓字。据朝野僉载五删）曰：“闻有一人犯国法，云是师德乡里，师德实不识，但与其父为小儿时共牧牛耳，都督莫以师德宽国家法。都督遽令脱枷至。尚书切责之曰：“汝辞父娘，求觅官职，不能谨洁，知复奈何。”将一碟堆饼与之曰：“噉却，作个饱死鬼去！”都督从此舍之。后为纳言平章事。父（明钞本父作又）检校屯田，行有日矣，谿执事早出，娄先足疾，待马未来，于光政门外横木上坐。须臾，有一县令，不知其纳言也，因诉身名，遂与之并坐。令有一丁，远覘之，走告曰：“纳言也。”令大惊，起曰：“死罪。”纳言曰：“人有不相识，法有何死罪。”令因诉云：有左疑，以其年老眼暗奏解，某夜书表状亦得，眼实不暗。纳言曰：“道是夜书表状，何故白日里不识宰相。”令大惭曰：“愿纳言莫说向宰相。纳言南无佛不说。公左右皆笑。使至灵州，果驿上食讫，索马，判官谿，意家浆水亦索不得，全不祇承。纳言曰：“师德已上马，与公料理。”往呼驿长责曰：“判官与纳言何别？不与供给？索杖来。”驿长惶怖拜伏。纳言曰：“我欲打汝一顿，大使打驿将，细碎事，徒涴却名声。若向你州县道，你即不存生命，且放却。”驿将跪拜流汗，狼狈而走。娄目送之，谓判官曰：“与公蹶顿之矣。”众皆怪叹。其行事皆此类。浮休子曰：司马徽、刘宽，无以加也。（出《朝野僉载》）

李昭德

李昭德为内史，师德为纳言，相随入朝。姿体肥行缓，李屡顾待，不即至。乃发怒曰：可（明钞本作叵）耐杀人田舍汉。娄闻之，乃笑曰：“师德不是田舍汉。更阿谁是？”师德弟拜代州刺史，将行，谓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遽过分，人所嫉也，将何以全先人发肤？”弟长跪曰：“自今后，虽有人唾某面上，某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不为兄忧。”师德曰：此适为我忧也。夫人唾汝者，发怒也。汝今拭之，是恶其唾。恶而拭，是逆人怒也。唾不拭，将自干，何如？”弟笑而受之。武后年，竟保宠禄。（出《国史异纂》）

李勣

唐英公李勣为司空，知政事。有一番官者参选被放，来辞英公。公曰：“明朝早，向朝堂见我来。”及期而至，郎中并在傍。番官至辞，英公皱眉谓之曰：“汝长生不知事尚书侍郎，我老翁不识字，无可教汝，何由可得留，深负愧汝，努力好去。”侍郎等慌惧，遽问其姓名，令南院看榜，须臾引入，注与吏部令史。英公时为宰相，有乡人尝过宅，为设食，客人裂却饼缘。英公曰：“君大年少，此饼，犁地两遍熟，槩下种锄耨，收割打扬讫，碾罗作面，然后为饼。少年裂却缘，是何道？此处犹可，若对至尊前，公做如此事，参差砍却你头。”客大惭悚。浮休子曰：宇文朝，华州刺史王黑，有客裂饼缘者，黑曰：此饼大用功力，然后入口。公裂之，只是未饥，且擎却。客愕然。又台使致黑食饭，使人割瓜皮大厚，投地。黑就地拾起，

以食之，使人极悚息。今轻薄少年裂饼缘，割瓜侵瓢，以为达官儿郎，通人之所不为也。（出《朝野僉载》）

李日知

唐刑部尚书李日知自为畿赤，不曾行杖罚，其事克济。及为刑部尚书，有令使受敕三日，忘不行者，尚书索杖剥衣，唤令使总集，欲决之。责曰：“我欲笞汝一顿，恐天下人称你云，撩得李日知嗔，吃李日知杖，你亦不是人，妻子亦不礼汝。”遂放之，自是令史无敢犯者。设有稽失，众共责之。（出《朝野僉载》）

卢承庆

卢尚书承庆，总章初考内外官。有一官督运，遭风失米。（米原作水、据明抄本改）。卢考之曰：“监运失粮，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无一言而退。卢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无喜容，亦无愧词。又改曰：宠辱不惊，可中上。（出《国史异纂》）

裴冕

（原作张冕。据明抄本、黄刻本改）

李齐物，天宝初为陕州刺史，开砥柱之险，石中铁犁铡有平陆字，因改河北县为平陆县。齐物性褊急，怒陕县尉裴冕于路，冠冕之士鄙之。后冕为宰相，除齐物太子宾客。时人嘉冕不报私怨。（出《谭宾录》）

郭子仪

郭子仪为中书令，观容使鱼朝恩请游章敬寺，子仪许之。丞相意其不相得，使吏讽，请君无往。邠吏自中书驰告郭公，军容将不利於公，亦告诸将。须臾，朝恩使至，子仪将行，士衷甲请从者三百人。子仪怒曰：“我大臣也，彼非有密旨，安敢害我！若天子之命，尔曹胡为？！”独与童仆十数人赴之。朝恩候之，惊曰：“何车骑之省也？子仪以所闻对。且曰：“恐劳恩虑耳。朝恩抚胸捧手，呜咽挥涕曰：“非公长者，得无疑乎？”（出《谭宾录》）

子仪有功高不赏之懼，中贵人害其功，遂使盗于华州，掘公之先人坟墓。公裨将李怀光等怒，欲求物捕其赏。及公入奏，对扬之曰，但号泣自罪。因奏曰：“臣领师徒，出外征伐，动经岁年，害人之兄，杀人之父多矣。其有节夫义士，刃臣于腹中者众。今构隳辱，宜当其辜。（辜原作幸，据明抄本改。）但臣为国之心，虽死无悔。”由是中外翕然莫测。公子弘广常于亲仁里大启其第，里巷负贩之人，上至公子簪纓之士，出入不问。或云：王夫人赵氏爱女，方妆梳对镜，往往公麾下将吏出镇去，及郎吏，皆被召，令汲水持帨，视之不异仆隶。他日，子弟焦列启陈，公三不应。于是继之以泣曰：“大人功业已成，而不自崇重，以贵以贱，皆游卧内，某等以为虽伊霍不当如此也。”公笑而谓曰：“尔曹固非所料。且吾官马粟者五百匹，官饩者一千人，进无所往，退无所据，向使崇垣扃户，不通内外，一怨将起，构以不臣，其有贪功害能徒，成就其事，则九族齑粉，噬脐莫追。今荡荡无间，四门洞开，虽谗毁是兴，无所加也，吾是以尔。”诸子皆伏。（郭氏旧史说：辛云景曾为

公子之吏使。后除潭州都督，将辞，累日不获见。夫人王氏及赵氏爱女及谓云景曰：汝弟去，吾为汝言于令公。云景拜于庭。夫人傅粉于内，曰：吾大喜，且喜汝得一吃饭处。”赵氏女临阶濯手，令云景汲水。夫人曰：“放伊去。”云景始趋而去矣。明抄本郭氏旧史作郭氏旧吏。）永泰元年，仆固怀恩卒，诸蕃犯京畿，子仪统众御之。至泾阳，而虜已合。子仪率甲士二千出入。虜见而问曰：“此何人也？”报曰：“郭令公。”回纥曰：“令公在乎？（乎原作曰，据明抄本改。）怀恩谓吾，天可汗已弃四海，令公殂谢，中国无主，故某来。今令公在，天可汗在乎？”子仪报曰：皇帝万寿无疆。回纥皆曰：“怀恩欺我。”子仪使谕之。回纥曰：“令公若在，安得见之？子仪出。诸将皆曰：“戎狄不可信也，请无往。”子仪曰：“虜有数十倍之众，今力不敌，奈何？但至诚感神，况虜乎？诸将请选铁骑五百为从，子仪曰：“此适足为害也。”及传呼曰：令公来！初疑。皆持兵注目以待之。子仪乃数十骑徐出，免胄劳之曰：“安乎？久同忠义，何至于是。”回纥皆舍兵降马曰：“是吾父也。”子仪长六尺余，貌秀杰。于灵武加平章事，封汾阳王，加中（中原作平，据明抄本改。）书令。图形凌烟阁，加号尚父，配飨代守庙庭。有子八人，壻七人，皆重官。子暖，尚升平公主。诸孙数十人。每诸生问安，颔之而已。事上诚尽，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志。前后连罹幸臣程无振、鱼朝恩等，谮毁百端。时方握强兵，或临戎敌，诏命征之，未尝以危亡回顾。亦遇天幸，竟免患难。田承嗣方跋扈，狼傲无礼，子仪尝遣使至魏州，承嗣辄望拜，指其膝谓使者曰：“此膝不屈于人若干岁矣，今为公拜。”麾下老将若李怀光辈数十人，皆王侯重贵，子仪麾指进退如仆隶焉。始光弼齐名。虽威略不见，而宽厚得人过之。岁入官俸二十四万，私利不预焉。

其宅在亲仁里，居其地四分之一，通求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代宗不名，呼为大臣。天下以其身存亡为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书令考二十四年。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终始人伦之盛无缺焉。卒年八十五。（出《谭宾录》）

宋则

宋则家奴执弩弦断，误杀其子，则不之罪。（出《独异志》）

卷第一百七十七 器量二

陆象先

唐陆充公象先为同州刺史，有家僮遇参军不下马，参军欲贾其事，鞭背见血，曰：“卑吏犯公，请去。”充公从容谓之曰：“奴见官人不下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参军不测而退。（出《国史补》）

元载

鱼朝恩于国子监高坐讲易，尽言鼎卦，以挫元载、王缙。是日，百官皆在，缙不堪其辱，载怡然。朝恩退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测也。”（出《国史补》）

董晋

董晋与窦参同列，时政事决在窦参，晋但奉诏唯诺而已。既而窦参骄盈犯上，德宗渐恶之。参讽晋，奏给事中窦申为吏部侍郎。上正色曰：“岂不是窦参遣卿奏也？”晋不敢隐讳。上因问参过失，晋具奏之。旬日，参贬官。晋累上表辞官，罢相，受兵部尚书。寻除东都留守。会汴州节度使李万荣疾甚，其子乃为乱。以晋为汴州节度使。时晋既授命，唯将判官僉从十数人，都不召集兵马。既至郑，瑄武将吏都无至者。晋将吏

及郑州官吏皆惧，共劝晋云：“都虞候邓惟恭合来迎候。承万荣疾甚，遂总领军事，今相公到此，尚不使人迎候，其情状岂可料耶？恐须且回避，以候事势。”晋曰：“某奉诏为汴州节度使，准敕赴任，何可妄为逗留。”人皆忧其不测，晋独恬然。来自汴州数十里，邓惟恭方来迎候，晋俾其不下马。既入，仍委惟恭以军众。惟恭探晋何如事体，而未测浅深。初万荣既逐刘士宁，代为节度使，委兵于惟恭。及疾甚，李乃归朝廷。惟恭自以当便代居其位，故不遣候吏，以疑惧晋心，冀其不敢进。不虞晋之速至。晋之速至（明抄本无晋之速至四字）留以近。方迎，然心常快快。惟恭以骄盈慢法，潜图不轨，配流岭南，朝廷恐晋柔懦，寻以汝州刺史陆长源，为晋行军司马。晋宽厚，谦恭简俭，每事因循多可，兵粗安。长源性滋彰云为，请改易旧事，务从峭刻。晋初皆许之，及案牒已成，晋乃且罢。又委钱谷支计（计原作许。据唐书一五五董晋传改。）于判官孟叔度，轻佻，好慢易军人，人皆恶之。晋卒于位。卒后十日，汴州大乱，杀长源、叔度，军人啗食之。长源轻言无威仪，自到汴州，不为军州所礼重。及董晋疾亟，令之节度晋后事，长源便扬言：文武将吏多弛慢，不可执守宪章，当尽以法绳之。由是人人怨恨。叔度性亦苛刻，又纵恣声色，数至乐营，与诸妇人戏，自称孟郎。由是人轻而恶之。（出《谭宾录》）

裴度

裴晋公度为门下侍郎，过吏部选人官，谓同过给事中曰：吾徒侥幸至多，此辈优一资半级，何足问也。一生注定未曾退量。公不信术数，不好服食。每语人曰：鸡猪鱼蒜，逢著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即行。其器抱弘达皆此类。（出《因话录》）

又

晋公在中书，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闻之者莫不失色。度即命张筵举乐，人不晓其故，窃怪之。夜半宴酣，左右复白印存，度不答，极欢而罢。或问度以其故，度曰：“此徒出于胥吏辈盗印书券耳。缓之则存，急之则投诸水火，不复更得之矣。”时人伏其弘量，临事不挠。（出《玉泉子》）

于頔

郑太穆郎中为金州刺史，致书于襄阳于司空。郑傲倪自若，似无郡使之礼。书曰：阁下为南溟之大鹏，作中天之一柱。蹇腾则日月暗，摇动则山岳颓。真天子之爪牙，诸侯之龟镜也。太穆孤幼二百余口，饥冻两京。小郡俸薄，尚为衣食之节。赐钱一千贯，绢一千疋，器物一千两，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树一叶之影，即是浓阴。减四海数滴之泉，便为膏泽。于公览书，亦不嗟讶。曰：郑使君所须，各依来数一半，以戎费之际，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庐符戴山人，遣三尺童子赍数尺之书，乞买山钱百万。公遂与之，仍如纸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于汉上，蕴积文艺，而物产罄县。无何与姑婢通，每有阮咸之纵。其婢端丽，饶音伎之能，汉南之最姝也。姑贫，鬻婢于连帅，连帅爱之。以类无双，给钱四十万，宠盼弥深。郊思慕无已，即强亲府署，愿一见焉。其婢因寒食果出，值郊立于柳阴，马上连泣，誓若山河。崔生赠之以诗曰：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写诗于座。于公睹诗，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测也。郊甚忧悔而已，无处潜遁也。及见郊，握手曰：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便是公制作也？四百千小

哉，何惜一书，不早相示。遂命婢同归。至帏幌奁匣，悉为增饰之，小阜崔生矣。初有客自零陵来，称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阳公遽命召焉。戎使君不敢违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伎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业，为异代之所称，岂有夺人姬爱，为己之嬉娱。遂多以缗帛赠行，手书逊谢于零陵之守也。云溪子曰：王敦驱女乐以给军士，杨素归德言妻。临财莫贪，于色不吝者罕矣。时人用为雅谈。历观相国挺特英雄，未有于襄阳公者也。戎使君诗曰：宝钿香娥翡翠裙，装成掩泣欲行云。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阳台梦使君。（出《云溪友议》）

武元衡

武黄门之西川，大宴。从事杨嗣复狂酒，逼元衡大觥，不饮，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动。沐讫，徐起更衣，终不令散宴。（出《乾鑿子》）

李绅

李相绅镇淮南。张郎中又新罢江南郡，素与李隙，事具别录。时于荆溪遇风，漂没二子，悲戚之中，复惧李之仇己，投长笺自首谢。李深悯之，复书曰：“端溪不让之词，愚罔怀怨。荆浦沈沦之祸，鄙实惻然。”既厚遇之，殊不屑意。张感涕致谢，释然如旧交，与张宴饮，必极欢醉。张尝为广陵从事，有酒妓尝好致情，而终不果纳。至是二十年，犹在席。目张悒然，如将涕下。李起更衣，张以指染酒，题词盘上，妓深晓之。李既至，张持杯不乐。李觉之，即命妓歌以送酒。遂唱是词曰：

“云雨分飞二十年，当时求梦不曾眠。今来头白重相见，还上襄王玳瑁筵。”张醉归，李令妓随去。（出《本事诗》）

又

刘尚书禹锡罢和州，为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李绅罢镇在京，慕刘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于座上赋诗曰：“髻髻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髻髻字亦作浮喧。并上声。古今注言。即堕马之遗像。出《本事诗》。《本事诗》“浮喧”作“低堕”）卢攜

故相卢攜为监察日，御史中丞归仁绍初上日，传语攜曰：“昔自涖东推事回，鞞袋中何得有绫四十疋，请出台。”后攜官除洛阳县令，寻改郑州刺史，以谏议征入。至京，除兵部侍郎，入相。自洛阳入相一百日。数日，问何不见归侍郎，或对云：相公大拜请假。攜即除仁绍兵部尚书，人情大洽也。（出《闻奇录》）

归崇敬

归崇敬累转膳部郎中，充新罗册立使。至海中流，波涛迅急，舟船坏漏。众咸惊骇，舟人请以小艇载。崇敬曰：“舟人凡数十百，我岂独济？逡巡，波涛稍息，举舟竟免为害。（出《谭宾录》）

夏侯孜

夏侯孜，有王生与孜同在举场。王生有时价，孜且不侔矣。

尝落第，偕游于京西凤翔，连帅馆之。一日，从事有宴召焉。酣，（明抄本酣上有酒字。）从事以骰子祝曰：“二秀才明年若俱得登第，当掷堂印。”王生自负才雅，如有得色，怒曰：“吾诚浅薄，与夏侯孜同年乎？”不悦而去。孜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生竟无所闻。孜在蒲津，王生之子不知其故，偶获孜与父平昔所尝来往事札札十数幅，皆孜手迹也。欣然掣之以谒孜，孜即见，问其所欲，一以依之。即召诸从事，以话其事。（出《玉泉子》）

陈敬瑄

陈太师敬瑄虽滥升重位，而颇有伟量。自镇西川日，乃委政事于幕客，委军旅于护戎。日食蒸犬一头，酒一壶。一月六设曲宴。即自有平生酒徒五人狎昵。焦菜一碗，破三十千。常有告设吏偷钱，拂其牒而不省。营妓玉儿者，太师赐之卮酒，拒而不饮，乃误倾泼于太师，污头面，遽起更衣。左右惊忧，立候玉儿为齏粉。更衣出，却坐，又以酒赐之。玉儿请罪，笑而恕之。其宽裕率皆此类。（出《北梦琐言》）

葛周

梁葛侍中周镇充之日，尝游从此亭。公有厅头甲者，年壮未婿有神彩，善骑射，胆力出人。偶因白事，葛公召入。时诸姬妾并侍左右。内有一爱姬，乃国色也，专宠得意，常在公侧。甲窥见爱姬，目之不已。葛公有所顾问，至于再三，甲方流眄于殊色，竟忘其对答。公但俯首而已。既罢，公微哂之。或有告甲者，甲方惧，但云神思迷惑，亦不计忆公所处分事。数日

之间，虑有不测之罪。公知其忧甚，以温颜接之。未几，有诏命公出征，拒唐师于河上。时与敌决战。交锋数日，敌军坚阵不动。日暮，军士饥渴，殆无人色。公乃召甲谓之曰：“汝能陷此阵否？”甲曰：“诺。”即揽辔超乘，与数十骑驰赴敌军，斩首数十级。大军继之，唐师大败。及葛公凯旋，乃谓爱姬曰：“大立战功，宜有酬赏，以汝妻之。”爱姬泣涕辞命，公勉之曰：“为人之妻，可不愈于为人之妾耶？”令具饰资妆，其直数千缗。召甲告之曰：“汝立功于河上，吾知汝未婚，今以某妻，兼署列职，此女即所目也。”甲固称死罪，不敢承命。公坚与之，乃受。噫！古有绝缨盗马之臣，岂逾于此。葛公为梁名将，威名著于敌中。河北谚曰：“山东一条葛，无事莫撩拨”云。（出《玉堂闲话》）

卷第一百七十八 贡举一

总叙进士科

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恒不减八九百。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求，苏张之辩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弘羊之书算，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故有诗曰：“太宗皇帝真长算，赚得英雄尽白头。”李肇曰：“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人由此出者，终身为文人。故争名常切，为时所弊。其都会谓之举场；通称谓之秀才；投刺谓之乡贡；得第谓之前进士；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近年及第，未过关试，皆称新及第进士。所以韩中丞仪，常有知闻近过关试。议以一篇记之日，短行轴了付三铨，休把新衔恼必先。今日便称前进士。好留春色与明年。明抄本“议”作“仪”，又明抄本、许刻本记之日作记之曰，轴作纳，街作诗。）有司谓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谓之等第；外府不试而贡者，谓之拔解；（然拔解亦须预托人为词赋，非为白荐。）将试相保，谓之合保；群居而赋，谓之私试；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还往。既捷，列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大燕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曲江大会在关试后，亦谓闻喜宴。后同年各有所之，亦谓之

为离会可也。明抄本闻作关。)籍而入选，谓之春闱；不捷而醺饱，谓之打鼾鼾；匿名造榜，谓之无名子；退而肄业，谓之过夏；执业以出，谓之夏课；挟藏入试，谓之画策：此其大略者也。其风俗系于先达，其制置存于有司。虽然，贤者得其大者，故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而元鲁山、张睢阳有焉，刘关、(国史补关作辟)元修有焉。(出《国史补》)

进士归礼部

俊秀等科，此皆考功主之。开元二十四年，员外郎李昂性不容物，乃集贡士与之约曰：“文之美恶，悉之矣。考校取检，存乎至公。如有请托于人，当悉落之。”昂外舅常与进士李权邻居相善，遂言之于昂，昂果怒，集贡人，数权之过。权谢曰：“人或猥知，窃闻于左右，非求之也。”昂因曰：“观众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云，瑜不掩瑕，忠也。其词或有不典雅，与众详之若何？”皆曰：唯。权出谓众曰：“向之言，其意属我也。昂意在此，吾落必矣，又何籍焉。乃阴求昂瑕。他日，昂果摘权章句小疵，榜于通衢以辱之。权拱而前，谓昂曰：“礼尚往来，鄙文之不臧，既得而闻矣，而执事昔以雅什，尝闻于道路，愚将切磋，可乎？”昂怒而应曰：“有何不可！”权曰：“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岂执事之词乎？”昂曰：然。权曰：“昔唐尧老耄，厌倦天下，将禅许由，由恶闻，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让于足下，而洗耳何哉？”昂闻惶骇，诉于执政，谓权狂不逊，遂下权吏。初昂强复，不受嘱请。及有势位，(明抄本势位作吏议)求者莫不允从。由是廷议以省郎位轻，不足以伏多士，乃命吏部侍郎专知焉。(出《

摭言》)

府解

京兆府解送，自开元天宝之际。率以在上十人，谓之等第。必求名实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选之，或悉中第。不然，十得其七八。苟异于是，则往往牒贡院，请放落之由。暨咸通、乾符，则为形势吞爵临制，近同及第。得之者首相夸诤，车服多侈靡，不以为僭，仍期集人事，真实之士不复齿矣。所以废置不定，职此之由。(出《摭言》)

诸州解

同华解与京兆无异，若首送，无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楚镇三峰，时及秋赋。榜云：“特置五场试。”盖诗歌文赋帖经为五。常年以清要诗题求荐者，率不减十数人。其年莫有至者，虽不远千里而来，闻是皆寝去。惟卢弘正独诣华请试。公命供帐酒馔，侈靡于往时。华之寄客毕纵观于侧。弘正自谓独步。楚命日试一场，务精不务敏也。弘正已试两场，马植下解状。植将家子，从事辈皆窃笑。楚曰：“此未可知。”既而试《登山采珠赋》。略曰：文豹且异于骊龙，采斯疏矣。白石又殊于老蚌，割莫得之。楚大伏其精当，遂夺弘正解头。后弘正自丞郎使判盐铁，俄而为植所据。弘正以手札戏植曰：“昔日华元，已遭毒手。今来嵯务，又中老拳。”(拳原作权，据明抄本改。)大中中，纥干峻与魏鉅争府元，而纥干屈居其下。翌日，鉅暴卒，时父皋(父皋原作又泉；唐摭言二作时峻父方镇南海，峻父当是纥干泉，曾为岭南节度使。见文苑英华沈询撰制词及裴

廷裕《东观奏记》。)方锴(锴当作镇)南海。由是为无名子所谤曰：离南海之日，应得数斤。当北斗(唐摭言二斗作阙)之前，未销一捻。因此峻兄弟皆罢举。皆斯(唐摭言三皆斯作张又新)于时号张三头。(进士状头，宏词敕头，京兆解头。原缺出处，今见《摭言》卷二)试杂文

垂拱元年，吴道古等二十七人及第。榜后敕批云：略观其策，并未尽善。若依令式，及第者惟止一人。意欲广收，通滞并许及第。后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刘恩(唐《摭言》一恩作思)立奏议加试帖经与杂文，文高者放入策。寻以则天革命，事复因循。至神龙二年，方行三场试。故恒列诗赋题目于榜中矣。(出《摭言》)

内出题

开成中，高谐知举。内出霓裳羽衣曲赋，太学创置石经诗。进士试诗赋，自此始也。(出《卢氏杂说》)

放杂文榜

常究为礼部，判杂文榜后云：他日登庸，心无不锐。通宵绝笔，恨即有余。所放杂文过者，常不过百人。鲍祭酒防为礼部，帖经落人亦甚。时谓之“常杂鲍帖”。(出《传载故实》)

放榜

贞观初。放榜日，太宗私幸端门，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进士榜头，竖粘黄纸

四张，以麝笔淡墨，袞转书曰“礼部贡院”四字。或曰，文皇顷以飞帛书之。又云，象阴注阳受之状。进士旧例，于都省御考试，南院放榜。（南院乃礼部主事受领文书于此。凡版样及诸色条流，多于此例之。明抄本“例”作“列”。）张榜墙，乃南院东墙也，别筑起一堵高丈余，外有墉垣。未辩色，即自北院将榜，就南院张之。元和六年，为监生郭东里决破棘篱，（篱在墉垣之下。南院正门外亦有之。）坼裂文榜，因之后来多以虚榜自省门而出，正榜张亦稍晚？（出《摭言》）

又

郑薰知举，放榜日，唯舍人毕诚到宅谢恩。至萧倣放榜日，并无朱紫及门。时论诮之。（出《卢氏杂说》）

五老榜

天复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刘象、柯崇、郑希颜等及第。时上新平内难，闻放新进士，喜甚。诏选中有孤贫屈人，宜令以名闻，特敕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塞诏，各授校正。制略曰：念尔登科之际，当予反正之年。宜降异恩，各膺龙命。松、舒州人。学贾司仓为诗，此外无他能，时号松启事为送羊脚状。希羽，歙州人，词艺优博。松、希羽、甲子皆七十余。象，京兆人；崇、希颜，闽人。皆以诗卷及第，亦俱年逾耳顺矣。时谓五老榜。（出《摭言》）

谢恩

放榜后，状元已下，到主司宅门，下马缀行而立，敛名纸

通呈，门人（按唐摭言三门人作入门。）并叙立于阶下，北上东向。主司列席褥，东面西向。主事揖状元已下与主司对拜。拜讫，状元出行致词，又退著行，各拜，主司答拜。拜讫，主司云：请诸郎君叙中外，状元已下，各各齿叙，便谢恩。余人如状元礼。礼讫，主事云：请状元曲谢（谢原作谋，据唐《摭言》三改。）名第，第几人谢衣钵。（衣钵谓得主司名第。其或与主司先人同名第，即谢大衣钵，如践世科，即感泣而谢。）谢讫，登，即状元与主司对座。于时公卿来看，皆南行叙座。饮酒数巡，便起，赴期集院。（或云。此礼部不恒，即有于都省至谢，公卿来看者，或不坐而即回马也。明抄本“部”作“即”。）三日后，又曲谢。其日，主司方一言及荐导之处，俾其各谢挈维之力。苟特达而取，亦要言之矣。（出《摭言》）

期集

谢恩后，方诣期集院。大凡未敕下已前，每日期集。两度诣主司之门。然三日后，主司坚请已，即止。同年初到集所，团（“团”原作“国”，据唐《摭言》三改。）司所由辈（“辈”原作“攀”，据唐摭言三改。）参状元后，更参众郎君。拜讫，俄有一吏当中庭唱曰：“诸郎君就坐，双东单西。其日釀（“日釀”二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罚不少。又出抽名纸钱，（每人十贯文。其叙名纸，见状元，俄于众中骞抽三五个，便由此钱。唐《摭言》三“骞”作“募”。）铺底钱。自状元已下，每人三十贯文。（出《摭言》）

过堂

敕下后，新及第进士过堂。其日，团司（“团司”原作“

园日”，据明抄本改）先于光范门里东廊（“廊”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供帐，备酒食。同年于此候宰相上堂后，于时主司亦命召知闻三两人，会于他处。此筵罚钱不少。宰相既集，堂吏来请名纸。生徒随座主至中书，宰相横行，都堂门里叙立。堂吏通云：礼部某姓侍郎领新及第进士见相公。俄而有一吏，抗声屈主司。及登阶，长揖而退。立于门侧，东向。然后状元以下叙立阶上。状元出行行，致词云：今月某日，礼部放榜，某等幸忝成名，皆在相公陶镕之下，不任感惧。（状元在左右，即云梦瞿。唐《摭言》梦”三瞿”作”庆惧”。）言揖退位。乃自状元已下，一一自称姓名讫。堂吏云：典（明抄本“典”作”与”，唐《摭言》三”典”作”无”。）客。主司复长揖，领生徒退。诣舍人院，主司栏入。舍人公服鞞鞋，延接主司。然舍人礼貌谨敬有加。随事叙杯酒。然于阶前铺席褥，舍人登席，诸生皆拜，（“拜”字原缺，据明抄本补）舍人答拜。状元出行致词，答拜。又拜如初，便出。于廊下候主司出，一揖而已。当时诣宅谢恩，便致饮席。（出《摭言》）

题名

神龙已来，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塔下题名，同年中推一善书者。已时他有将相，则朱书之。及第后，知闻或遇未及第时题名处，则为添前字。故昔人有诗云：曾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衣。（出《摭言》）

关试

吏部员外于南省试判两节，试后授春关，谓之关试。诸生

谢恩，其日称门生，谓之一日门生。自此方属吏部矣。（原缺出处，今见唐《摭言》卷三）

宴集

曲江亭子，安史未乱前，诸司皆有，列于岸浒。幸蜀之后，皆烬于兵火矣。唯尚书省亭子存焉。进士开宴，常寄其间。既撤饌，则移乐泛舟，都为恒列。宴前数日，行市骈阗于江头。

（“头”原作“颜”，据唐《摭言》三改。）其日，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有若东榻之选者十八九。钿车珠幕，栉比而至。或曰，乾符中，薛能为大京兆尹，杨知至将携家游。致书于能，假舫子。已为新人所假。能答书曰：已为四十子之鸠居。知至得书，怒曰：昨日郎吏，敢此无礼。能自吏部郎中拜京兆少尹，权知大尹。开成五年，李景让中榜。于时上在谅暗，乃放新人游宴，率常雅饮。诗人赵嘏以诗寄之曰：“天上高高月桂丛，分明三十一枝风。满怀春色向人动，遮路乱花迎马红。鹤驭迴飘云雨外，兰亭不在管弦中。居然自是前贤事，何必青楼倚翠空。”宝历，杨嗣复具庆下，继放两榜。时于陵自东洛入觐，嗣复率生徒迎于潼关。既而大宴于新昌里第，于陵与所执坐于正寝，公领诸生翊坐于两序。时元白俱在，皆赋诗于席上，唯刑部侍郎杨汝士诗后成。元白览之失色。诗曰：“隔坐应须赐御屏，尽将仙（“仙”原作“佃”，据唐《摭言》三改，明抄本作“先”。）翰入高冥。文章旧价留鸳掖，桃李新阴在鲤庭。再岁生徒陈贺宴，一时良史尽传馨。当时疏传虽云盛，讵有兹筵醉醖醑。”汝士其日大醉。归来谓子弟曰：我今日压倒元白。（出《摭言》）

卷第一百七十九 贡举二

杜正玄

隋仁寿中，杜正玄、正藏、正伦。俱以秀才擢第。隋代举进士，总一十人，正伦一家三人。（出《谭宾录》）

李义琛

武德五年，李义琛与弟义琰，三从弟上德同年三人进士。义琛等陇西人，世居邺城。国初草创未定，家业素贫之，与上德同居，事从姑，定省如亲焉。随计至潼关，遇大雪，逆旅不容，有咸阳商人见而怜之，延与同寝处。居数日，雪霁而去。琛等议鬻驴，以一醉酬之。商人窃知，不辞而去。复先赠以稻粮。琛后宰咸阳，召商人。与之抗礼亲厚。位至刑部侍郎雍州长史。义琰相高宗，上德司门郎中。（出《摭言》）

陈子昂

陈子昂，蜀射洪人，十年居京师，不为人知。时东市有卖胡琴者，其价百万。日有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于众，谓左右，可辇千缗市之。众咸惊问曰：“何用之？”答曰：“余善此乐”。或有好事者曰：“可得一闻乎？”答曰：“余居宣阳里，指其第处，并具有酒，明日专候。不唯众君子荣顾，

且各宜邀召闻名者齐赴，乃幸遇也。”来晨，集者凡百余人，皆当时重誉之士。子昂大张宴席，具珍羞。食毕，起捧胡琴，当前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所知。此乐贱工之役，岂愚留心哉！”遂举而弃之。昇文轴两案，遍赠会者。会既散，一日之内，声华溢都。时武攸宜为建安王，辟为记室。后拜拾遗。归觐，为段（“段”原作“假”，据新旧唐书《陈子昂传》改。）简所害。（出《独异志》）

王维

王维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闲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之间，尤为岐王之所眷重。时进士张九皋声称籍甚，客有出入公主之门者，为其地，公主以词牒京兆试官，令以九皋为解头。维方将应举，言于岐王，仍求焉。子之旧诗清越者可录十篇，琵琶新声之怨切者可度一曲，后五日至吾。维即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谓曰：子以文士请谒贵主，何门可见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维曰：“谨奉命。”岐王乃出锦绣衣服，鲜华奇异，遣维衣之，仍令赍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贵主出内，故携酒乐奉宴。”即令张筵，诸令旅进。维妙年洁白，风姿都美，立于行，公主顾之，谓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独奉新曲，声调哀切，满坐动容。公主自询曰：“此曲何名？”维起曰：“号郁轮袍。”公主大奇之。岐王因曰：此生非止音律，至于词学，无出其右。公主尤异之。则曰：“子有所为文乎？”维则出献怀中诗卷呈公主。公主既读，惊骇曰：“此皆儿所诵习，常谓古人佳作，乃子之为乎？”因令更衣，升之客右。维风流蕴藉，语言谐戏，大为诸贵之钦瞩。岐王因曰：“若令京兆府今年得此生为解

头，诚为国华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应举？”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荐，义不就试，然已承贵主论托张九皋矣。”公主笑曰：“何预儿事，本为他人所托。”顾谓维曰：“子诚取，当为子力致焉。”维起谦谢。公主则召试官至第，遣宫婢传教，维遂作解头，而一举登第矣。及为太乐丞，为伶人舞黄师子，坐出官。黄师子者，非一人不舞也。天宝末，禄山初陷西京，维及郑虔、张通等，皆处贼庭。洎克复，俱囚于宣杨里杨国忠旧宅。崔圆因召于私第，令画数壁。当时皆以圆勋贵无二，望其救解，故运思精巧，颇绝其能。（“能”原作“皆”，据明抄本改）后由此事，皆从宽典；至于贬黜，亦获善地。今崇义里窦丞相易直私第，即圆旧宅也，画尚在焉。维累为给事中，禄授以伪官。及贼平，凡缙为北都副留守，请以己官爵赎之，由是免死。累为尚书右丞。于蓝田置别业，留心释典焉。（出《集异记》）

杨暄

杨国忠之子暄，举明经，礼部侍郎达奚珣考之，不及格，将黜落，惧国忠而未敢定。时驾在华清宫，珣子抚为会昌尉。珣遽召使，以书报抚，令候国忠，具言其状。抚既至国忠私第，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国忠方乘马。抚因趋入，谒于烛下。国忠谓其子必在选中，抚盖微笑，意色甚欢。抚乃白曰：“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试不中，然不敢黜退。国忠却立大呼曰：“我儿何虑不富贵，岂籍一名，为鼠辈所卖！”即（“即”原作“耶”，据明抄本改）不顾，乘马而去。抚惶骇，遽奔告于珣曰：“国忠恃势倨贵，使人之惨舒，出于咄嗟，奈何以校其曲直？因致暄于上第。既为户部侍郎？珣才自礼部

侍郎转吏部侍郎，与同列。暄话于所亲，尚叹己之淹徊，而谓珣迁改疾速。（出《明皇杂录》）

萧颖士

萧颖士开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曼无与比。常自携一壶逐腾胜郊野，偶憩于逆旅，独酌独吟。会有风雨暴至，有紫衣老人领一小僮避雨于此。颖士见之散冗，颇肆陵侮。逡巡，风定雨霁，车马卒至，老人上马，呵殿而去。颖士仓忙覘之，左右曰：吏部王尚书。（尚书名丘。）颖士常造门，未之面，极惊愕。明日，具长笺造门谢。丘命引至庑下，坐责之。且曰：“所恨与子非亲属，当庭训之耳。”顷曰：“子负文学之名，踞忽如此，止于一第乎？”颖士终扬州功曹。（出《明皇杂录》）

乔彝

乔彝，京兆府解试时，有二试官。彝日午扣门，试官令引入，则已曛醉。视题曰幽兰赋，彝不肯作曰：“两个汉相对，作得此题，速改之。”遂改渥洼马赋。曰：“此可矣。”奋笔斯须而成。警句云：“四蹄曳练，翻瀚海之惊澜。一喷生风，下湘山之乱叶。”便欲首送。京兆曰：乔彝峥嵘甚，以解副荐之可也。（出《幽间鼓吹》）

许孟容

许孟容进士及第，学究登科，时号锦袄子上著莎衣。蔡京与孟容同。（出《摭言》）

张正甫

李丞相绛，先人为襄州督部。方赴举，求乡荐。时樊司空泽为节度使，张常侍正甫为判官。主乡荐。张公知绛有前途，启司空曰：举人中悉不如李秀才，请只送一人。诸人之资，悉以奉之。欣然允诺。又荐绛弟为同舍郎，绛感泽殊常之恩，不十年登庸，泽之子宗易为朝官。人问宗易之文于绛，绛戏而答曰：盖代。时人因以盖代为口实。相见论文，必曰：莫是李三盖代否？及绛为户部侍郎也。常侍为本司郎中。因会，把酒请侍郎唱歌，李终不唱而哂之，满席大噱。（出《嘉话录》）

阎济美

阎济美，前朝公司卿许与定分，一志（明抄本志作忘。）不为，某三举及第。初举，刘单侍郎下杂文落；第二举，坐王（明抄本“王”作“主”。）侍郎杂文落第。某当是时，年已蹭蹬，常于江激往径山钦大师处问法。是春，某既下第，又将出关。因献坐主六韵律诗曰：“謇谔王臣直，文明雅量全。望鉞金自跃，应物镜何偏。南国幽沈尽，东堂礼乐宣。转（“转原作”轮”，据唐《诗纪事》改。）今游异土，更昔至公年。芳树欢新景，青云泣暮天。唯愁凤池拜，孤贱更谁怜。座主览焉。问某，今年何者退落？具以实告。先榜落第，座主赧然变色，深有遗才之叹。乃曰，所投六韵，必展后效。足下南去，幸无疑将来之事。某遂出关。秋月，江东求荐，名到省后，两都置举，座主已在洛下。比某到洛，更无相知，便投迹清化里店。属时物翔贵，囊中但有五缣，策蹇驴而已。有举公卢景庄已为东府首荐，亦同处焉。仆马甚豪，与某相揖，未交一言。

久乃问某曰：“阎子自何至止？”对曰：“从江东来。”敬奉不敢怠。景庄一旦际暮醉归，忽蒙问某行第，乃曰：“阎二十，消息绝好，景庄大险。某对曰：不然，必先大府首荐。声价已振京洛，如某远地一送，岂敢望有成哉？”景庄曰：“足下定矣。”十一月下旬。遂试杂文。十二月三日。天津桥放杂文榜。景庄与某俱过。其日苦寒，是月四日，天津桥作铺帖经，景庄寻被绌落，某具前白主司曰：“某早留心章句，不工帖书，必恐不及格。”主司曰：“可不知礼闈故事。亦许诗赎。某致词后，纷纷去留。某又遽前白主司曰：侍郎开奖劝之路，许作诗赎帖，未见题出。主司曰：赋天津桥望洛阳城残雪诗。某只作得二十字。某诗曰：“新霁洛城端，千家积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阳残。”已闻主司催约诗甚急，日势又晚，某告主司，天寒水冻，书不成字。便闻主司处分，得句见在将来。主司一览所纳，称赏再三，遂唱过。其夕，景庄相贺云：“前与足下并铺，试蜡日祈天宗赋，窃见足下用鲁丘（“丘”原作“血”，据明抄本改）对卫赐。据义，卫赐则子贡也，足下书卫赐作驷马字，唯以此奉忧耳。”某闻是说，反思之，实作驷马字，意甚惶骇。比榜出，某滥忝第，与状头同参座主，座主曰：诸公试日，天寒急景，写札杂文，或有不合法。今恐文书到西京，须呈宰相，请先辈等各买好纸，重来请印，如法写净送纳，抽其退本。诸公大喜。及某撰本却请出，驷字上朱点极大。座主还阙之日，独揖前曰：“春间遗（“遗”原作“遣”，据明抄本改）才，所投六韵，不敢慚忘，聊副素约耳。”（出《乾鐙子》）

潘炎

侍郎潘炎，进士榜有六异：朱遂为朱滔太子；王表为李纳

女婿，彼军呼为驸马；赵博宣为冀（“冀”原作“异”，据许本改）定押衙；袁同直入番为阿师；窦常二十年称前进士，奚某亦有事。时谓之六差。窦常新及第，薛某给事宅中逢桑道茂。给事曰：“窦秀才新及第，早晚得官。”桑生曰：“二十年后方得官。”一坐皆哂，不信。然果耳五度奏官，皆敕不下，即摄职数四。其如命何？（出《嘉话录》）

令狐峘

大历十四年改元建中，礼部侍郎令狐峘下，二十二人及第。时执政间有怒荐托不从，势拟顷覆。峘惶恐甚，因进其私书。上谓峘无良，放榜日窜逐，不得与生徒相面。后十年，门人田敦为明州刺史，峘量移本州别驾，敦始使陈谢恩之礼。（出《摭言》）

熊执易

熊执易通于易义。建中四年，侍郎李纾试易简知险阻论。执易端座剖析，倾动场中，一举而捷。（出《国史补》）

卷第一百八十 贡举三

常 袞

唐德宗初即位，宰相常袞为福建观察使治其地。袞以辞进，乡县小民，有能读书作文辞者，亲与之为主客之礼。观游宴飧，必召与之。时未几，皆化翕然。于时欧阳詹独秀出，袞加敬爱，诸生皆推服。闽越之人举进士，繇詹始也。詹死于国子四门助教，陇西李翱为传，韩愈作哀辞。（出韩愈《欧阳詹哀词序文》）

宋 济

唐德宗微行，一日夏中至西明寺。时宋济在僧院过夏。上忽入济院，方在窗下，犊（“犊”原作“特”，据明抄本改）鼻葛巾抄书。上曰：“茶请一碗。”济曰：“鼎水中煎，此有茶味，请自泼之。”上又问曰：“作何事业？”兼问姓行。济云：“姓宋第五，应进士举。”又曰：“所业何？”曰：“作诗。”又曰：“闻今上好作诗。何如？”宋济云：“圣意莫测……”语未竟。忽从辇递到。曰官家、官家。济惶惧待罪。上曰：“宋五大坦率。”后礼部放榜，上命内臣看有济名。使回奏无名，上曰：“宋五又坦率也。”（出《卢氏小说》）

或有客讥宋济曰：“白袍子何纷纷？”济曰：“为朱袍、紫袍纷纷耳。”（出《国史补》）

牛锡庶

牛锡庶性静退寡合，累举不举。贞元元年，因问日者，曰：“君明年合状头及第。”锡庶但望偶中一第尔，殊不信也。时已八月，未命主司。偶至少保萧昕宅前，值昕杖策，将独游南园。锡庶遇之，遽投刺，并贽所业。昕独居，方思宾友，甚喜。延与之语。及省文卷，再三称赏。因问曰：“外间议者以何人当知举？”锡庶对曰：“尚书至公为心，必更出领一岁。”昕曰：“必不见命。若尔。君即状头也。”锡庶起拜谢。复坐未安，忽闻驰马传呼曰：“尚书知举。”昕遽起。锡庶复再拜曰：“尚书适已赐许，皇天后土，实闻斯言。”昕曰：“前言期矣。明年果状头及第。”（出《逸史》）

崔元翰

崔元翰为杨炎所引，欲拜补阙，恳曰：“愿举进士，由此独步场中。然不晓程试，先求题目为地。崔敖知之。旭日，都堂始开，敖盛气白主司曰：“若出白云起封中题，敖请退。”主司为其所中，卒愕然换之。是岁，二崔俱捷。”（出《国史补》）

湛贲

彭伉、湛贲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又湛姨也。伉举进士擢第，湛犹为县吏。妻族为置贺宴，皆官人名干，伉居席之右，一座尽倾。湛至，命饭于后阁，甚无难色。其妻忿然责之曰：“男子不能自励，窘辱如此，复何为容？”湛感其言，孜孜学业。未数载，一举登第。伉常侮之，其时伉方跨驴，纵游于郊郭。

忽有家僮驰报：“湛郎及第。”伉失声而坠。故袁人谚曰：湛賁及第，彭伉落驴。（出《摭言》）

尹极

贞元七年，杜黄裳知举。闻尹极（《玉泉子》“极”作“枢”，下同。）时名籍籍，乃微服访之，问场中名士，极唯唯。黄裳乃具告曰：“某即今年主司也，受命久矣，唯得一人，其他不能尽知，敢以为请。”极耸然谢曰：“既辱下问，敢有所隐？”即言子弟有崔元略。孤进有沐（明抄本、许本沐作“休”，清徐松唐登科记考十二“沐”作“林”。）藻、令孤楚数人。黄裳大喜。其年极状头及第。试“珠还合浦赋”。藻赋成，忽假寐，梦人告曰：“何不叙珠来去之意。”既寤，乃改数句，又谢恩。黄裳谓藻曰：“叙珠来去，如有神助。”（出《闽川名士传》）

李程

李程贞元中试日五色赋，先榜落矣。初出试，杨于陵省宿归第，遇程于省门，询之所试。程探靴鞞中得赋稿，示之。其破题曰：“德动天鉴，祥天日华。”于陵览之，谓程曰：“公今须作状元。”翌日，杂文无名。于陵深不平。乃于故册子末（“末”原作“未”，据唐摭言改）缮写，而斥其名氏，携之以诣主文。从容给之曰：“侍郎今者新赋试。奈何用旧题？”主文辞以“非也”。于陵曰：“不止题目，向有人赋此，韵脚亦同。”主文大惊。于陵乃出程赋示之。”主文叹赏不已。于陵曰：“当今场中若有此赋，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无则

已，有即非状无不可也。”于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遗贤矣，此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纳而对，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谢，谋之于陵，于是擢为状元，前榜不复收矣。（或云出榜重收。）程后出镇大梁，闻浩虚舟应宏词，复赋此题，颇虑浩愈于己，驰一介取原本。既至，将启缄，尚有忧色。及覩浩破题曰：“丽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裹。”（出《摭言》）

蔡南史

贞元十二年，驸马王士平与义阳公主反目。蔡南史、独孤申叔播为乐曲，号义阳子，有团雪散雪之歌。德宗闻之怒，欲废科举，后但流斥南史乃止。（出《国史补》）

牛僧孺

牛僧孺始举进士，致琴书于灞浐间。先以所业谒韩愈、皇甫湜。时首造愈，值愈他适，留卷而已。无何，愈访湜。时僧孺亦及门。二贤览刺忻然，同契延接，询及所止。对曰：“某方以薄伎小醜呈于宗匠，进退惟命，一囊犹置于国门之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说乐一章。未阅其词，遽曰：“斯高文。且以拍板为何等？”对曰：“谓之乐句。”二公相顾大喜曰：“斯高文必矣。”僧孺因谋所居，二公沈然良久，乃曰：“可于客户税一庙院。僧孺如所教。造门致谢，二公又诲之曰：“某日可游青龙寺。薄暮而归，二公联鑕至彼。因大署其门曰：“韩愈、皇甫湜同访几官不遇。翌日，輶轂名士咸观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僧孺既及第，过堂，宰相谓曰：“扫厅奉候。”僧孺

独出曰：“不敢。”众耸异之。（出《摭言》）

杨虞卿

杨虞卿及第后，举宏词，为校书，来淮南就李鄴婚姻。遇前进士陈商，启护穷窘，虞卿未相识。闻之，倒囊以济。（出《摭言》）

苗缵

苗粲子缵应举，而粲以中风语涩，而心绪至切。临试，又疾亟。缵乃为状，请许入试否？粲犹能把笔，淡墨为书曰：入！其父子之情切如此。其年，缵及第。（出《嘉话录》）

费冠卿

费冠卿元和二年及第，以禄不及亲，永怀罔极之念，遂隐于池阳九华山。长庆中，殿中侍御史李行修举冠卿孝节，徵拜右拾遗。制曰：前进士费冠卿尝与计偕，以文中第。禄不及于荣养，恨每积于永怀。遂乃屏身丘园，绝迹仕进。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节无双，清飏自远。夫旌孝行、举逸人，所以厚风俗而敦名教也。宜陈高奖，以儆薄夫。擢参近侍之荣，载伫移忠之效：可右拾遗。冠卿竟不应徵命。（出《摭言》）

李固言

李固言生于凤翔庄墅，性质厚，未熟造谒。始应进士举，

舍于亲表柳氏京第。诸柳昆仲，率多谑戏。以固言不闲人事，俾信趋揖之仪。候其髻折，密于头巾上贴文字云：此处有屋僦赁。固言不觉。及出，朝士见而笑之。许孟容为右常侍，于时朝中薄此官，号曰貂脚，颇不能为后进延誉。固言始以所业求见，谋于诸柳。诸柳与导行卷去处，先令投许常侍。固言果诣之，孟容谢曰：“某官绪闲冷，不足发君子声彩。虽然，亦藏之于心。”又睹头巾上文字，知其朴质。无何，来年许知礼闱，乃以固言为状头。（出《摭言》）

殷尧藩

元和九年，韦贯之榜，殷尧藩杂文落矣。阳（明抄本“阳”作“杨”。）汉公乃贯之前榜门生，盛言尧藩之屈，贯之为之重收。（出《摭言》）

施肩吾

施肩吾元和十年及第。以洪州之西山，乃十二真君羽化之地，灵迹具存，慕其真风，高蹈于此。尝赋闲居遣兴七言诗一百韵，大行于世。（出《摭言》）

张正甫

张正甫为河南尹，裴度衔命伐淮西，置宴府西亭。裴言一举人词艺，好解头。张正色曰：“相公此行何为也？争记得河南解头。”裴有惭色。（出《摭言》。明抄本作《幽闲鼓吹》）

冯宿

冯宿之三子陶、韬、图，兄弟连年进士及第，连年登宏词科。一时之盛，代无比焉。当太和初，冯氏进士及第者，海内十人。而公家兄弟叔侄八人。（出《传载故实》）

张环

张环兄弟七人并举进士。（出《谭宾录》）

杨三喜

杨敬之拜国子司业，次子载进士及第，长子三史登科，时号杨三喜。（出《摭言》）

卷第一百八十一 贡举四

李逢吉

元和十一年，岁在丙申，李逢吉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时有语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李德裕颇为寒进开路。及谪官南去，或有诗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出《摭言》）

章孝标

章孝标元和十三年下第。时辈多为诗以刺主司，独章为归燕诗，留献侍郎庾承宣。承宣得时，展转吟讽，诚恨遗才，仍候秋期，必当荐引。庾果重典礼曹，孝标来年擢第。群议以为二十八字而致大科，则名路可遵，递相砻砺也。诗曰：“旧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归。连云大厦元栖处，更望谁家门户飞。”（出《云溪友议》）

刘轲

刘轲慕孟轲为文，故以名焉。少为僧，止于豫章高安之果园。后复求黄老之术，隐于庐山。既而进士登第。文章与韩柳齐名。（出《摭言》）

崔群

崔群元和自中书舍人知贡举。夫人李氏因暇，尝劝树庄田，以为子孙之业。笑曰：“予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在天下，夫人何忧？”夫人曰：“不闻君有此业。”群曰：“吾前岁放春榜三十人，岂非良田邪？”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陆贄相门生乎？”曰：“然。”夫人曰：“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约其子简礼，不令就试。如君以为良田，即陆氏一庄荒矣。”群惭而退，累日不食。（出《独异志》）

李翱女

李翱江淮典郡。有进士卢储投卷，翱礼待之，置文卷几案间，因出视事。长女及笄，闲步铃阁前，见文卷，寻绎数四。谓小青衣曰：“此人必为状头。”迨公退，李闻之，深异其语。乃令宾佐至邮舍，具白于卢，选以为婿，卢谦让久之，终不却其意。越月随计，来年果状头及第。才过关试，径赴嘉礼。催妆诗曰：“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后卢止官舍，迎内子，有庭花开，乃题曰：“芍药斩新栽，当庭数朵开。东风与拘束，留待细君来。”人生前定，固非偶然耳。（出《抒情诗》）

贺拔甚

王起长庆中再主文柄，志欲以白敏中为状元，病其人与贺拔甚还往。甚有文而落拓。因密令亲知申意，俾敏中与甚绝。前人复（明抄本“复”作“申”）约，敏中忻然，皆如所教。

既而慕造门，左右给以敏中他适，慕迟留不言而去。俄顷敏中跃出，连呼左右召（“召”字据唐摭言补。）慕，于是悉以实告。乃曰：“一第何门不致？奈轻负至交。”相与尽醉，负阳而寝。前人睹之，大怒而去。告于起，且云：“不可必矣。”起曰：“我比祇得白敏中，今当更取贺拔慕矣。”（出《摭言》）

李宗闵

李宗闵知贡举，门生多清秀俊茂，唐仲、薛庠、袁都辈，时谓之玉荀班。（“荀班”二字原缺，据黄刻本补。出《因话录》）

庾承宣

庾承宣主文后六七年。方授金紫。时门生李石先于内庭恩赐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袍金鱼拜献座主。（出《摭言》）

张祐

张祐元和长庆中深为令狐楚所知。楚镇天平日，自草荐表令以新旧格诗三百篇随表进献。辞略曰：凡制五言，合苞六义。近多放诞，靡有宗师。前件人久在江湖，早攻篇什。研几甚苦，探索（“索”原作“相”，据明抄本改）颇深。流辈所推，风格罕及。谨令录新旧格诗三百首，自光顺门进献，望请宣付中书。祐至京师，方属元稹在内庭。上因召问祐之词藻高下。稹对曰：“张祐雕虫小巧，壮夫耻不为者。或奖激之，恐变陛下

风教。上颌之，由是失意而归。祐以诗自悼曰：“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不更疑。”（出《摭言》）

卢求

杨嗣复第二榜卢求者，李翱之子婿。先是翱典合淝郡，有一道人诣翱言事甚异。翱后任楚州，（或曰桂州）其人复至。其年嗣复知举。求落地。嗣复，翱之妹婿。由是颇以为嫌。因访于道人，言曰：细事，亦可为奏章一通。几砚纸笔，复置醇酎数斗于侧，其人以巨杯引满而饮，寝少顷而觉，觉而复饮酒尽，即整衣冠北望而拜，遽对案手疏二缄。迟明授翱曰：“今秋有主司，且开小卷；明年见榜，开大卷。”翱如所教。寻报至，嗣复依前主文，即开小卷。词云：裴头黄尾，三求六李。翱奇之，遂寄嗣复。已有所贮，彼疑漏泄。及放榜，开大卷，乃一榜焕然，不差一字。其年，裴求为状元，黄驾居榜末，次则卢求耳。余皆契合。后翱领襄阳，其人又至，翱愈敬异之。谓翱曰：“鄙人再来，盖仰公之政也。”因命出诸子，熟视，皆曰不继翱之（唐《摭言》八“之”作“无”。）所得。遂遣诸女出拜之。乃曰：尚书他日外孙三人，皆位至宰辅。后求子携、郑亚子畋、杜审权子让能，皆为将相。（出《摭言》）

杜牧

崔郾侍郎既拜命，于东郡（唐《摭言》六郡作都。）试举人。三署公卿，皆祖于长乐传舍。冠盖之盛，罕有加也。时吴武陵任太学博士，策蹇而至。郾闻其来，微讶之。及离席与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伟望，为明天子选才俊，武陵敢不薄施

尘露。向者偶见大学生数十辈，扬眉抵掌读一卷文书。就而观之，乃进士杜牧《阿房宫赋》。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恐未暇披览。”于是缙笏，朗宣一遍。郾大奇之。武陵请曰：“侍郎与状头。”郾曰：“已有人。”武陵曰：“不然，则第三人。”郾曰：“亦有人。”武陵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对，武陵曰：“不尔，却请此赋。”郾应声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诸公曰：“适吴太学以第五人见惠。”或曰：“为谁。”曰：“杜牧。”众中有以牧不拘细行问之者，郾曰：“已许吴君，牧虽屠狗，不能易也。”崔郾东都放榜，西都过堂。杜紫微诗曰：“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即将春色入关来。”（出《摭言》）

刘蕡

大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登制科。时刘蕡对策万余字，深究治乱之本。又多引春秋大义，虽公孙弘、董仲舒不能肩也。自休已下，靡不敛衽。然以指斥贵倖，不顾忌讳，有司知而不取。时登科人李邵（明抄本“邵”作“郃”。）诣阙进疏，请以己之所得，易蕡之所失。疏奏留中。蕡期月之间，屈声播于天下，（出《摭言》）

刘蕡、杨嗣复之门生也。既直言忤，中官尤所嫉怒。中尉仇士良谓嗣复曰：“奈何以国家科第，放此风汉耶？”嗣复惧，答曰：“嗣复昔与蕡及第时，犹未风耳。”（出《玉泉子》）

薛保逊

薛保逊好行巨编，自号金刚杵。太和中，贡士不下十余人，

公卿之门，卷轴填委，为阍媪脂烛之费。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逊卷，即所得倍于常也。（出《摭言》）

贾岛

贾岛不善呈试，每试，自叠一幅。巡铺（“铺”原作“捕”，据明抄本改）告人曰：“原夫之辈，乞一联，乞一联。”（出《摭言》）

毕诚

毕诚及第年，与一二人同行，听响卜。夜艾人稀，久无所闻。俄遇人投骨于地，群犬争趋。又一人曰：“后来者必衔得。”（出《摭言》）

裴德融

裴德融讳皋，值高锴知举，入试。主司曰：“伊讳皋，某棋（明抄本“某”作“向”，许本“棋”作“某”。）下就试，与及第，困一生事。”后除屯田员外郎。时（“时”原作“将”，据明抄本改）卢简求为右丞。裴与除郎官一人同参，到宅，右丞先屈前一人入。从容多时，前人启云：某与新除屯田裴员外，同祇候右丞，裴员外在门外多时。卢遽使驱使官传语曰：“员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见。”裴仓遑失措，骑前人马出门去。（出《卢氏杂说》）

裴思谦

高锴第一榜，裴思谦以仇士良关节取状头。锴庭谴之，思谦回顾厉声曰：“明年打春取状头。第二年，锴知举，诫门下不得受书题。思谦自怀士良一缄入贡院。既而易以紫衣，趋至阶下，白锴曰：“军容有状，荐裴思谦秀才。”锴不得已，遂接之。书中与思谦求巍峨。锴曰：“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诣。”思谦曰：“卑吏面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锴俯首良久曰：“然则略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便是。”思谦人物堂堂，锴见之改容。不得已，遂从之。（出《摭言》）

李肱

开成元年秋，高锴复司贡籍。上曰：“夫宗子维城，本枝百代。封爵使宜，无令废绝。常年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以忝科名。在卿精拣艺能，勿妨贤路。其所试赋，则准常规，诗则依齐梁体格。”乃试琴瑟合奏赋、霓裳羽衣曲诗。主司先进五人诗，其最佳者李肱，次则王收。日斜见赋，则文选中雪月赋也。况肱宗室，德行素明，人才俱美，敢不公心，以辜圣教。乃以榜元及第。霓裳羽衣曲诗，李肱云：“开元太平时，万国贺丰岁。梨园献旧曲，玉座流新制。凤管递参差，霞衣统摇曳。宴罢水殿空，辇余春草细。蓬壶事已久，仙乐功无替。讵肯听遗音，圣明知善继。”上览之曰：“近属如肱者，其不忝乎？有刘安之识，可令著书；执马孚之正，可以为传。秦（“秦”原作“奏”，据《云溪友议》改。）嬴统天下，子弟同匹夫，根本之不深固，曹阿瞞不非也。”（出《云溪友议》）

苏景胤 张元夫

太和中，苏景胤、张元夫，为翰林（“林”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主人。杨汝士与弟虞卿及弟汉公，尤（“尤”原作“先”，据明抄本改）为文林表式。（“式”原作“试”，据明抄本改）故后进相谓曰：欲入举场，先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大中咸通中，盛传崔慎（明抄本慎下有“由”字。）相公常寓尺题于知闻。或曰，王凝、裴瓚、舍弟安潜，朝中无呼字知闻，厅里绝脱靴宾客。凝终宣城；瓚礼部尚书；安潜侍中。太平王崇、窦贤二家，率以科目为资，足以升沉后进。故科目举人相谓曰：未见王窦，徒劳谩走。（出《摭言》）

后有东西二甲，东呼西为茫茫队，言其无艺也。（出《卢氏杂说》）

开成会昌中，又曰：郑杨段薛，炙手可热。又有薄徒，多轻侮人。故裴泌应举，行美人赋以讥之。又有大小二甲；又有汪已甲；又有四字，言深耀轩庭也。又有四蚤甲。又芳林十哲，言其与内臣交游，若刘晔、任息、姜垕、李岩士、蔡鋌、秦韬玉之徒。鋌与岩士，各将两军书题，求状元。时谓之为对军解头。太和中，又有杜顗、窦紃、肖嶰、极有时称，为后来领袖。文宗曾言进士之盛。时宰相对曰：“举场中自云。乡贡进士，不博上州刺史。”上笑之曰：“亦无奈何。”（出《卢氏杂说》）

卷第一百八十二 贡举五

崔 蠡

唐崔蠡知制诰日，丁太夫人忧，居东都里第。时尚清苦俭嗇，四方寄遗，茶药而已，不纳金帛。故朝贤家不异寒素。虽名姬爱子，服无轻细。崔公卜兆有期，居一日，宗门士人有谒请于蠡者，阍吏拒之，告曰：“公居丧，未尝见他客。”乃曰：“某崔家宗门子弟，又知尊夫人有卜远之日，愿一见公。”公闻之，延入与语。直云：知公居缙绅间，清且约，太夫人丧事所须，不能无费。某以辱孙侄之行，又且背用稍给，愿以钱三百万济公大事。”蠡见其慷慨，深奇之。但嘉纳其意，终却而不受。此人调举久不第，亦颇有屈声。蠡未几服阙，拜尚书右丞，知礼部贡举。此人就试，蠡第之为状元。众颇惊异。谓蠡之主文，以公道取士，崔之献艺，由善价成名。一第则可矣，首冠未为得。以是人有诘于蠡者。答曰：崔某固是及第人，但状头是某私恩所致耳。具以前事告之。于是中外始服。名益重焉。（出《芝田录》）

卢肇

李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于时朝贵朋党，德裕破之，由是结怨，而绝于附会，门无宾客。唯进士卢肇，宜春人，有

奇才，德裕尝左宦宜阳。肇投以文卷，由此见知。后随计京师，每谒见，待以优礼。旧例：礼部放榜，先呈宰相。会昌三年，王起知举，问德裕所欲，答曰：“安用问所欲为，如卢肇、丁棱、姚鹄。岂可不与及第邪？”起于是依其次而放。（出《玉泉子》）

丁棱

卢肇、丁棱之及第也，先是放榜讫，则须谒宰相。其导启词语，一出榜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审。时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棱也。棱口吃，又形体小陋。迨引见，即俛而致词。意本言棱等登科，而棱颀然发汗，鞠躬移时，乃曰：“棱等登，棱等登。”竟不能发其后语而罢。左右皆笑。翌日，有人戏之曰：“闻君善箏，可得闻乎？”棱曰：“无之。”友人曰：“昨日闻棱等登、棱等登，非箏声邪？”（出《玉泉子》）

顾非熊

顾非熊，况之子，滑稽好辩，凌轹气焰子弟，为众所怒。非熊既为所排，在举场垂三十年，屈声聒人耳。会昌中，陈商放榜，上怪无非熊名。召有司追榜，放及第。时天下寒进，皆知劝矣。诗人刘得仁贺诗曰：“愚为童稚时，已解念君诗。及得高科晚，须逢圣主知。”（出《摭言》）

李德裕

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恒嫉进士举者。及居相位，贵要束

子。德裕尝为藩府从事日，同院李评事以词科进，适与德裕官同。时有举子投文轴，误与德裕。举子既误，复请之曰：“某文轴当与及第李评事，非与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出《玉泉子》）

张瀆

张瀆会昌五年陈商下状元及第。翰林覆，落瀆等八人。赵胄南贻瀆诗曰：莫向春风诉酒杯，谪仙真个是仙才。犹堪与世为祥瑞，曾到蓬山顶上来。”（出《摭言》）

宣宗

宣宗酷好进士及第，每对朝臣问及第。苟有科名对者，必大喜，便问所试诗赋题目，拜主司姓名。或有人物稍好者，偶不中第，叹惜移时。常于内自题“乡贡进士李道龙”。（出《卢氏杂说》）

卢渥

唐陕州廉使卢渥，在举场甚有时称。曾于浐水逆旅，遇宣宗皇帝微行，意其贵人，敛身回避。帝揖与相见。乃自称进士卢渥。帝请诗卷，袖之，乘骡而去。他日对宰臣，语及卢渥，令主司擢第。渥不自安，恐僭冒之辱。宰相问渥与主上有何阶缘？渥乃具陈因由，时亦不以为忝。盖事业亦得之矣。渥后自廉察入朝，知举，遇黄寇犯阙，不及终场。赵崇大夫戏之曰：出腹不生养主司也。然卢家未尝知举，卢相携耻之，拔为主文

章，不果也。（出《北梦琐言》）

刘蛻

荆南解比号天荒。大中四年，刘蛻以是府解及第。时崔铉作镇，以破天荒钱七十万资蛻。蛻谢书略曰：“五十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岂曰天荒？”（出《摭言》）

苗台符张读

苗台符六岁能属文，聪悟无比。十余岁博览群籍，著皇心三十卷。年十六及第。张读亦幼擅词赋，年十八及第。同年进士，又同佐郑薰少师宣州幕。二人常列题于西明寺东廊。或窃注之曰：一双前进士，两个阿孩儿。台符十七不禄，读位至礼部侍郎。（出《摭言》）

许道敏

许道敏随乡荐之初，获知于时相。是冬，主文者将莅事于贡院，谒于相门。相大称其卓苦艺学，宜在公选。主文受命而去。许潜知其旨，则磨砺以须，屈指试期，大挂人口。俄有张希复员外结婚于丞相奇章公之门。亲迎之夕，辟道敏为宾。道敏乘其喜气，纵酒飞章，摇珮高谭，极欢而罢。无何，时相敷奏不称旨，移秩他郡。人情恐异，主文不敢第于甲乙。自此晦昧壅坎，不复振举。继丁家故，乖二十载。至大中六年崔玘知举，方擢于上科。时有同年张读一举成事，年十有九。乃道敏败于垂成之冬，宾导张希复之子，牛夫人所生也。（出《唐阙

史》)

崔殷梦

崔殷梦，宗人瑶门生也。夷门节度使龟从之子，同年首冠於壤。(明抄本“壤”作“瓌”。下同。)瓌白瑶曰：“夫一名男子，饰身世以为美，他不可以等将也。近岁关试内，多以假为名，求适他处，甚无谓也。今乞侍郎，不可循其旧辙。”瑶大以为然。一日，瓌等率集同年诣瑶起居。既坐，瑶笑谓瓌等曰：“昨得大梁相公书，且欲崔先辈一到。骏马健仆，往复当不至稽滞，幸诸先辈留意。”瓌以坐主之命，无如之何。(出《玉泉子》)

颜标

郑侍郎薰主文，举人中有颜标者，薰误谓是鲁公之后。时徐方未宁，志在激劝忠烈，即以标为状元。及谢恩日，从容问及庙院，标曰：“标寒进也，未尝有庙院。”薰始大悟，塞默而已。寻为无名子所嘲曰：“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出《摭言》)

温庭筠

温庭筠灯烛下未尝起草，但笼袖凭几，每赋一韵，一吟而已。故场中号为温八吟。(出《摭言》)

卢象

崔沆及第年，为主罚录事。同年卢象俯近关宴，坚请假，往洛下拜庆。既而淹缓久之，及同年宴于曲江亭子，象以雕幃载妓，微服弹铗，纵观于侧。遽为团司所发，沆判之，略曰：“深掩席帽，密映毡车。紫陌寻春，便隔同年之面；青云得路，可知异日之心。”（出《摭言》）

翁彦枢

翁彦枢，苏州人，应进士举。有僧与彦枢同乡里，出入故相国裴公垣（《玉泉子》“垣”作“坦”，下同。）门下。以其年耄优惜之，虽中门内，亦不禁其出入。手持贯珠，闭目以诵佛经，非寝食，未尝辍也。垣主文柄，入贡院。子勋、质，日议榜于私室，僧多处其间，二子不之虞也。其拟议名氏，迨与夺进退，僧悉熟之矣。归寺而彦枢访焉，僧问彦枢将来得失之耗。彦枢具对以无有成遂状。僧曰：“公成名须第几人。”彦枢谓僧戏己，答曰：“第八人足矣。”即复往裴氏之家，二子所议如初，僧忽张目谓之曰：“侍郎知举邪？郎君知举邪？夫科第国家重事，朝廷委之侍郎，意者欲侍郎铲偶人邪？且郎君所与者，不过权豪子弟，未尝以一贫（“贫”原作“平”，据明抄本改）人艺士议之，郎君可乎？”即屈其指，自首及末，不差一人，其豪族私讎曲折，毕中二子所讳，勋等大惧。即问僧所欲，且以金帛啗之。僧曰：“贫僧老矣，何用金帛为？有乡人翁彦枢者，徒要及第耳。”勋等曰：“即列在丙科。”僧曰：“非第八人不可也。”勋不得已许之。僧曰：“与贫僧一文书来。彦枢其年及第，意如其言。”（出《玉泉子》）

刘虚白

刘虚白与裴垣早同砚席，垣主文，虚白犹是举子。试杂文曰：帘前献一绝句云：“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灯烛一般风。不知岁月能多少，犹著麻衣侍至公。”孟棨年长于魏公，放榜日，棨出行曲谢，沆泣曰：“先辈吾师也。”沆泣，棨亦注。棨出入场籍三十年。长孙藉与张公旧交，公兄呼藉。公尝讽其改图。藉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出《摭言》）

封定卿

大中后，进士尤盛。封定卿、丁茂珪，举子与其交者，必先登第，而二公各二十举方成名。何进退之相悬也？先是李都、崔雍、孙瑄、郑嵎四君子，蒙其眄睐者因是进升。故曰：欲得命通，问瑄、嵎、都、雍。（出《北梦琐言》）

冯藻

唐冯藻，常侍宿之子，涓之叔父，世有科名。藻文采不高，酷爱名第，已十五举。有相识道士谓曰：“某曾‘入静’观之，此生无名第，但有官职也。”亦未之信。更应十举，已二十五举矣。姻亲劝令罢举，且谋官。藻曰：“譬如一生无成，更誓五举。无成，遂三十举，方就仕宦。历卿监峡牧，终于骑省。”（出《北梦琐言》）

赵琮

赵琮妻父为钟陵大将。琮以久随计不第，穷悴甚，妻族益

相薄，虽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军中高会，州郡谓（“谓原作”请”，据《玉泉子》改。）之春设者，大将家相率列棚以观之。其妻虽贫，不能无往。然所服故弊，众以帷隔绝之。设方酣，廉使忽驰吏呼将，将惊且惧。既至，廉使临轩，手持一书笑曰：“赵琮得非君子婿乎？”曰：“然。”乃告之：适报至，已及第矣。即授所持书，乃榜也。将遽以榜奔归，呼曰：赵郎及第矣！妻之族即撤去帷障，相与同席，竞以簪服而庆遗焉。（出《玉泉子》）

卷第一百八十三 贡举六

刘 邺

刘邺字汉藩。咸通中，自长春宫判官召入内庭。特赐及第。韦保义以兄在相位，应举不得，特赐及第，擢入内庭。（出《摭言》）

叶京

叶京，建州人也，极有赋名。向游大梁，常预公宴，因与监军使面熟。及至京师时已遂登科，与同年连轳而行。逢其人于通衢，马上相揖。因之谤议喧然，后颇至沈弃。终于太学博士。（出《摭言》）

李蔼

李蔼应举功勤，敏妙绝伦，人谓之束翅鹞子。咸通二年及第。（出《卢氏杂说》）

房珣

房珣，河南人，太尉之孙，咸通四年垂成而败。先是名第定矣，无何写试之际，仰泥土落，击翻砚瓦，污试纸。珣以中

表重地，只荐珙一人，主事不获已，须应之。珙既临曙，更请印副试。主司不诺，遂罢。（出《摭言》）

汪遵

许棠，宣州泾县人，早修举业。乡人汪遵者幼为小吏。泊棠应二十余举，遵犹在胥徒。然善为绝句诗，而深晦密。一旦辞役就贡，会棠送客至灞浐，忽遇遵于途中。棠讯之曰：“汪都，（都者。吏之呼也。）何事至京？”遵对曰：“此来就贡。”棠怒曰：“小吏无礼。”而果与棠同砚席，棠甚侮之。后遵成名五年，棠始及第。（出《摭言》）

刘允章

刘允章题目“天下为家赋”，给事中杜裔休（按唐《摭言》十三“体”作“休”）进疏论。事虽不行，时以为当。崔澹“至仁伐不仁赋”，亦颇招时议。薛耽“盛德日新赋”，韵脚云：循乃无已。刘子震通状，请改为“修”字，当时改正。（出《卢氏杂说》）

王凝

王凝清族重德，冠绝当时。每就寝息，必叉手而卧，或虑梦中见其先祖。曾牧绛州。于时司空图方应进士举，自别墅到郡。谒见后，更不访亲知，阖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郭访亲知，即不造郡齐。王知之，谓其专敬，愈重之。及知举，司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讶其名姓甚暗，成事太速。有

浮薄者号之为司徒空。王知有此说。因召一榜门生开筵，宣言于众曰：“某切忝文柄，今年榜贴，全为司空先辈一人而已。

“由是图声彩益振。（出《北梦琐言》）

卢尚卿

咸通十一年，以庞勋盗据徐州，久屯戎卒，连年飞輓，物力方虚，因诏权停贡举一年。是岁，进士卢尚卿自远至关，闻诏而回。乃赋东归诗曰：“九重丹诏下尘埃，深琐文闱罢选才。桂树放教遮月长，杏园终待隔年开。自从玉帐论兵后，不许金门谏猎来。今日霸陵桥上过，关人应笑腊前回。”（出《年号记》）

李尧

李尧及第，在偏侍下，俯逼起居宴。霖雨不止，因遣赁油幕以张（去声）之。尧先人旧庐升平里，凡用钱七百缗。自所居连亘通衢迨之一里余，参御辈不啻千余人，鞞马车舆，阗咽门巷，往来无有沾湿者。而金壁照耀，别有嘉致。尧时为丞相韦保衡所委，干预政事，号为李八郎。其妻又南海韦宙女，恒资之金帛，不可胜纪。（出《摭言》）

高湜

咸通十二年，礼部侍郎高湜知举。榜内孤贫（“贫”原作“平”，据明抄本改）者，公乘亿有赋三百首，人多书于壁。许棠有洞庭诗尤工，时人谓之许洞庭。最者有聂夷中，少贫苦，

精于古体。有公子家诗云：“种花满西园，花发青楼道。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又詠田家诗云：“父耕原上田，子斫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又云：“锄田当日午，汗滴禾下土。谁念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糴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为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所谓言近意远，合三百篇之旨也。（出《摭言》）

公乘亿

公乘亿，魏人也，以词赋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三十举矣。尝大病，乡人误传已死。其妻自河北来迎丧，会亿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阔别，积十余岁。亿时在马上，见一妇粗纁跨驴，依稀与妻类，因睨之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诘之，果亿。内子与之相持而泣。路人叹异之。后旬日，亿登第矣。（出《摭言》）

孙龙光

孙龙光，崔殷梦下状元及第。前一年，尝梦积木数百，龙光践履往复。既而请一李处士圆之，处士曰：“贺郎君，喜来年必是状元。何者？已居众材之上。”（出《摭言》）

王璘

长沙日试万言，王璘词学寓瞻，非积学所致。崔詹事廉问，持表荐之于朝。先是试之于使院，璘请书吏十人，皆给几砚。

璘絺扞扞腹，往来口授，十吏笔不停辍。首题黄河赋，三十字数刻而成。又鸟散余花落诗三十首，援毫而就。时忽风雨暴至，数幅为回飏所卷，泥滓沾渍，不胜舒卷。璘曰：“勿取，但将纸来。”复纵笔一挥，斯须复十余篇矣。时未停午，已积七千余言。崔公语试官曰：“万言不在试限，但请召来饮酒。黄河赋复有僻字百余，请璘对众朗宣，旁若无人。至京，时路岩方当轴，遣一介召之。璘意在沽激，曰：“请俟见帝。”岩闻之。大怒，亟命奏废万言科。璘杖策而归，放旷于杯酒间，虽屠沽无间然矣。（出《摭言》）

蒋凝

乾符中，蒋凝应宏（“宏”原作“宠”，据明抄本改）词。为赋止及四韵，遂白而去。试官不之信，逼请所谓。凝以实告。既而比之诸公，凝有德色。试官叹息久之。顷刻之间，播于人口。或称之曰，白头花钿满面，不若徐妃半妆。（出《摭言》）

吴融

吴融字子华，广明中和间久负屈声。虽未擢第，同人率多执贽谒之，如先达。有王图者工词赋，投卷凡旬月。融既见之，殊不言图之臧否。但问图曰：“吏（明抄本“吏”作“向”。）曾得卢休信否？何坚卧不起？惜哉！融所得不如他。”休，图之中表，长于八韵，向与融同砚席，晚年抛废，归镜中别墅。（出《摭言》）

卢光启

卢光启先人伏法，光启兄弟修饰赴举，谓亲知曰：此乃开荒也。然其立性周谨。著初举子一卷，即进取诸事，皆此类也。策名后，扬历台省，受知于租庸张浚。浚出征并汾，卢每致书疏，凡一事别为一幅。朝士至今敦之，盖重叠别纸，自光启始也。唐末举人，不问事行文艺，但勤于请谒，号曰精切，亦皆法于光启尔。其族弟汝弼尝为张浚出征判官，传檄四方，其略云：“致赤子之流离，自朱耶之版荡。”自谓人曰：“天生朱耶赤子，供我之笔也。”（出《北梦琐言》）

王彦昌

王彦昌太原人，家世簪冕，推于鼎甲。广明岁驾幸西蜀，敕赐及第。后为嗣薛王知柔判官。昭宗幸石门时，宰臣学士不及随驾，知柔以京兆尹权中书，事属近辅。表章继至，勤于批答。知柔以彦昌名闻，遂命权知学士。居半岁，出拜京兆尹，加左常侍大理卿。为寺胥所累，南迁。（出《摭言》）

杜升

杜升父宣猷终宛陵。升有词藻。广明岁，苏导给事刺剑州，升为军卒。驾幸西蜀，例得召见。特敕赐绯。导寻入内庭，韦中令自翰长拜主文。升时已拜小谏，抗表乞就试，从之。登第数日，有敕复前官并（“并”原作“拜”，据明抄本、陈校本改。）服色。议者荣之。（出《摭言》）

卢光启

升自拾遗赐绯，却应举及第，又拾遗，时号著绯进士。（出《卢氏杂说》）

郑昌图

广明年中，凤翔副使郑侍郎昌图未及第前，尝自任以广度弘襟，不拘小节，出入游处，悉恣情焉。泊至舆论喧然，且欲罢举。其时同里有亲表家仆，自宋亳庄上至，告其主人云：“昨过洛京，于谷水店边，逢见二黄衣使人西来，某遂与同行。至华岳庙前，二黄衣使与某告别，相揖于店后面，谓某曰：“君家郎君应进士举无？”（“无”原作“元”，据明抄本、陈校本改。）仆曰：“我郎主官已高，诸郎君见修学次。”又问曰：“莫亲戚家儿郎应无？”曰：“有。”使人曰：“吾二人乃是今年送榜之使也，自泰山来到金天处，押（“押”原作“抑”，据明抄本改。）署其榜，子幸相遇。仆遂请窃窥其榜，使者曰：“不可，汝但记之。”遂画其地曰：此年状头姓，偏傍有”𠂔”，名两字，下一字在口中。榜尾之人姓，偏傍亦有此”𠂔”，名两字，下一字亦在口中。记之记之？”遂去。郑公亲表颇异其事，遂访岐副具话之。具勉以就试。昌图其年状头及第，榜尾邹希回也。姓名画点皆同。（出《玉堂闲语》）

又咸通中，以进士车服僭差，不许乘马。时场中不减千人，谁势可热手，亦皆骑驴。或嘲之曰：今年敕下尽骑驴，短袖长鞦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相国魁伟甚，故有此句。出《摭言》）

程贺

唐崔亚郎中典眉州，程贺以乡役充厅仆，共弟在州曹为小书吏。崔公见贺风味有似儒生，因诘之曰：“尔读书乎？”贺降阶对曰：“薄涉艺文。”崔公指一物，俾其赋咏。雅有意思，因令归。选日，装写所业执贽，甚称奖之，俾称进士，依崔之门，更不他岐。凡二十五举及第。每入京，馆于博陵之第，常感提拔之恩。亚卒之日，贺为崔公衰服三年。人皆美之。（出《北梦琐言》）

陈峤

陈峤谒安陆郑誡，三年，方一相面。从容誡谓峤曰：“识闕廷言否？”峤曰：“偶未知闻。”誡曰：“不妨与之往还，其人文似西汉。”（出《摭言》）

秦韬玉

秦韬玉出入田令孜之门。车驾幸蜀，韬玉已拜丞郎，判鹺。及小归公主文，韬玉准敕放第，仍编入其年榜中。韬玉致书谢新人，皆呼同年。略曰：“三条烛下，虽阻文闈，数仞墙边，幸同恩地。”（出《摭言》）

陆扈

陆扈举进士，属僖宗幸梁洋，随驾至行在，与中书舍人郑损同止逆旅。扈为宰相韦昭度所知，欲身事之速了，屡告昭度，

昭度曰：“奈已深夏，复使何人为主司？”宸以郑损对。昭度从之。因令宸致意。榜贴皆宸自定。其年六月，状头及第。后在翰林署，时苦热，同列戏之曰：“今日好造榜矣。”然宸名冠一时，兄弟三人，时谓三陆，希声及威也。（出《北梦琐言》）

张曙

张曙、崔昭纬，中和初西川同举，相与诣日者问命。时曙自恃才名籍甚，人皆目为将来状元。崔亦分居其下。无何，日者殊不顾曙，第目崔曰：“将来万全高第。”曙有愠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须待崔家郎君拜相，当此时过堂。”既而曙果以惨恤不终场，昭纬其年首冠。曙以篇什刺之曰：“千里江西陪骥尾，五更风小失龙鳞。昨夜浣花溪上雨，绿杨芳草为何人？崔甚不平。会夜饮，崔以巨觥饮张，张推辞再三。崔曰：“但喫却，待我作宰相，与郎君取状头。”张拂衣而去，因之大不叶。后七年，崔自内廷大拜。张后于裴贻下及第。果于崔下过堂。（出《摭言》）

崔昭矩

崔昭矩，大顺中裴贻下状元及第。翌日，兄昭纬登庸。王侁，丞相鲁公损之子。侁及第。翌日，损登庸。侁过堂别见。归点（按唐《摭言》八“点”作“黯”。）亲迎拜席曰：“状元及第，榜下版巡。脱白期月，无疾而卒。（出《摭言》）

贾泳

贾泳父修有义声。泳落拓，不拘细碎。尝佐武臣倅晋州，

时昭宗幸蜀。三榜裴相贇，时为前主客员外，客游至郡。泳接之傲睨。裴尝簪笏造泳，泳戎装一揖曰：“主公尚书邀放鹞子，勿怪。”如此僛僛而退，裴贇颇衔之。后裴三主文柄，泳两举为裴所黜。既而谓门人曰：“贾泳老倒可哀，吾当报之以德。”遂放及第。（出《摭言》）

卷第一百八十四 贡举七（代族附）

昭 宗

昭宗皇帝，颇为孤进开路。崔凝覆试，但是子弟，无问文章高下，率多退落，其间屈人颇多。孤寒中，唯程晏、黄韬擅场之外，其韦甄

（本条原缺。据明抄本、陈校本补）

韦甄及第，势固万全矣。然未知名第高下，未免挠怀。俄聆于光德里南街。忽睹一人扣一板门甚急。良久，轧然门开。呼曰：“十三官尊体万福。”既而甄果是第十三人矣。（出《摭言》）

刘纂

刘纂者，商州刘蛻之子也，亦善为文。乾宁中，寒栖京师。偶与一医士为邻。纂待之甚至，往往假贷之。其人即枢密使门徒。嗣薛王为大京兆，医工因为知柔诊脉。从容之际，盛言纂之穷且屈。知柔甚领览。会试官以解送等第，稟于知柔。知柔谓纂是开府门前人医者之言，必开府之意也，非解元不可。由是以纂居首送，纂亦莫知其由。自是纂落数学，方悟。竟无以自雪。（出《摭言》）

钟傅

唐朝自广明庚子之乱，甲辰，天下大荒，车驾再幸岐梁。饥殍相望，郡国率不以贡士为意。江西节帅钟傅起于义聚，奄有疆土，充庭述职，为诸侯表式。而乃孜孜以荐贤为急务。虽州里白丁，片文只字求贡于有司者，莫不尽礼接之。至于考试之辰，设会供帐，甲于治平。行乡饮之礼，尝率宾佐临视，拳拳然有喜色。后大会以饯之，筐篚之外，率皆资以桂王。解元三十万，解副二十万，其余皆不减十万。垂三十载，此志未尝稍息。时举子者以公卿关节，不远千里而求首荐，岁常不下数辈。

僖宗广明之乱（庚子误为甲辰），遍地饥荒。僖宗再次逃亡，饿殍相望。各地都不把贡士（乡举为贡士）当作一回事。唯独江西节度使钟傅跟别人不同。钟傅本来是绿林首领，归唐为节度使。他的治境比较安定，各官都能恪尽职守，是诸侯的楷模。钟傅孜孜以求，努力荐贤。即使治下白丁，只要片纸只字，要求举荐，他都能以礼接待。乡考（地方考试）时，给学子们提供优越的食宿，比安定的时代还好。先行乡饮礼（招待学子的仪式和宴会），亲自率领属官参加监试，显得很高兴。考试后，大会学子。除了赠以礼物之外，还颁给奖赏。解元（乡试第一）三十万，解副（第二名）二十万，其余中举者十万。三十年一贯坚持，当时学子们请朝中的大官们介绍，不远千里到钟傅那里去参试，希望得到钟傅的首荐，每年都有好多人。

卢文焕

卢文焕，光化二年状元及第，颇以宴饷为急务。常府开宴，同年皆患贫，无以致之。一旦给以游齐国公亭子，既自皆解带从容。焕命团司牵驴。时柳璨告文焕，以驴从非己有。文焕曰：“药不瞑眩，厥疾弗瘳。”璨甚衔之。居四年，璨登庸，文焕

忧戚日加。璨每遇之曰：“药不瞑眩，厥疾弗瘳。”（出《摭言》）

赵光逢

光化二年，赵光逢放柳璨及第。光逢后三年不迁。时璨自内庭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征入。未几，璨坐罪诛死，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余岁。上表乞骸，守司空致仕。二年，复征拜上相。（出《摭言》）

卢延让

卢延让光化三年登第。先是延让师薛能为诗，词意入癖，时人多笑之。吴融向为侍御史，出官峡中。延让时薄游荆渚，贫无卷轴，未遑贽谒。会融表弟滕籍者，偶得延让百篇。融既览，大奇之。且曰：“此无他贵，语不寻常耳。于是称之于府主成汭。时故相张公职于是邦，常以延让为笑端。及融言之，咸所改观。由是大获举粮。延让深所感激。然犹困循，竟未相面。值融赴急征，寻入内庭，孜孜于公卿间称誉不已。光化戊午岁，来自襄之南。融一见如旧相识，延让呜咽流涕，于是攘臂成之矣。（出《摭言》）

韦贻范

罗隐、顾云，俱受知于相国令狐绹。顾虽鲑贾之子，而风韵详整。罗亦钱塘人，乡音乘刺。相国子弟每有宴会，顾独预之。风韵谈谐，莫辨其寒素之士也。顾文赋为时所称，而切于成名。尝有启事陈于所知，只望丙科尽处，竟列于尾株之前也。

罗既频不得意，颇怨望，竟为贵游子弟所排，契阔东归。黄寇事平，朝贤议欲召之。韦贻范沮之曰：“某与同舟而载，虽未相识，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罗曰：‘是何朝官，我脚夹笔，亦可敌得数辈。必若登科通籍，吾徒为粃糠也，’由是不果召。（出《北梦琐言》）

杨玄同

唐天祐年，河中进士杨玄同老于名场，是岁颇亦彷徨，未涯兆朕，宜祈吉梦，以卜前途。是夕，梦龙飞天，乃六足。及见榜，乃名第六。则知固有前定矣。（出《玉堂闲话》）

封舜卿

封舜卿梁时知贡举。后门生郑致雍同受命，入翰林为学士。致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涩，及试五题，不胜困弊，因托致雍秉笔。当时识者，以为座主辱门生。同光初致仕。（出《北梦琐言》）

高攀

礼部贡院，凡有榜出，书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阴注阳受，淡墨书者，若鬼神之迹耳。此名鬼书也。范质云：未见故实，涂说之言，未敢为是。尝记未应举日，有登第者相告，举子将策名，必有异梦。今聊记忆三数梦，载之于此。高攀应举，梦雷电晦冥，有一小龙子在前，吐出一石子。攀得之。占者曰：雷电晦冥，变化之象，一石十科也。将来科第，其十数矣。及将放榜，有一吏持主文贴子至，问小吏姓名：则曰姓龙。询其

名第高卑，则曰第十人。又郭俊应举时，梦见一老僧履于卧榻上，蹒跚而行。既寤，甚恶之。占者曰：老僧上座也，著履于卧榻上行，履高也，君其巍峨矣。及见榜，乃状元也。王汀应举时，至滑州旅店，梦射王慎征，一箭而中。及将放榜，或告曰：君名第甚卑。汀答曰：苟成名，当为第六人。及见榜，果如所言。或者问之，则告以梦。王慎征则前年第六人及第，今射而中之，故知亦此科第也。质于癸巳年应举，考试毕场。自以孤平（明抄本“孤平”作“幼年”。）初举，不敢决望成名，然忧闷如醉。昼寝于逆旅，忽有所梦。寐未毗间，有九经蒋之才相访。即惊起而坐，且告以梦。梦被人以朱笔于头上乱点，已牵一胡孙如驴许大。蒋即以梦占之曰：“君将来必捷，兼是第三人矣。”因问其说，即曰：“乱点头者，再三得也；朱者、事分明也；胡孙大者为猿，算法圈三径一，故知三数也。”及放榜，即第十三人也。（出《玉堂闲话》）

氏族李氏

后魏孝文帝定四姓，陇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鸣驼，倍程至洛。时四姓已定讫。故至今谓之驼李焉。（出《朝野僉载》）

王氏

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釭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出《国史补》）

七姓

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赵郡陇西二李等七姓，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乃禁其自相姻娶。于是不敢复行婚礼，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出《国史异纂》）

李积

（国史补。积作慎）

李积。酒泉公义琰侄孙，门户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怀州刺史，与人书札，唯称陇西李积。（出《国史补》）

崔湜

崔仁师之孙崔湜、涤（“涤”原作“湜”，据明抄本改。）等昆仲数人，并有（“并有”二字原缺，据唐《摭言》十二补。）文翰，列官清要。每私宴之际，自比王谢之家。谓人曰：“吾之门第（“门第”原作“人门”，据明抄本改。）及出身官历，未尝不为第一。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故进取不已，而不以令终。（出《摭言》）

类例

世有山东士大夫类例三卷。其有非士族及假冒者，多不见录。署云相州僧昙刚撰。后柳冲亦明族姓，中宗朝为相州刺史。询问旧老，云：“自隋已来，不闻有僧昙刚。”盖惧嫉于时，

故隐其名氏。(出《国史补》)

李峤

初，李峤与李迥秀同在庙堂，奉诏为兄弟。又西祖王璋与信安王祹同产。故赵郡陇西二族，昭穆不定，一会之中，或孙为祖，或祖为孙。(出《国史补》)

张说

张说好求山东婚姻，当时皆恶之。及后与张氏亲者，乃为甲门(“甲门”原作“申明”，据明抄本改。)四姓。郑氏不离荥阳，又岗头卢，泽底李，土门崔，皆为鼎甲。(出《国史补》)

杨氏

杨氏，自杨震号关西孔子，葬于潼关亭，至今七百余年，子孙犹在阌乡故宅，天下一家而已。(出《国史补》)

李益

李尚书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于姑臧公。时人谓尚书为文章李益，庶子为门户李益，而尚书亦兼门地焉。尝姻族间有礼会，尚书归，笑谓家人曰：“太甚笑，今日局席，两个坐头，总是李益。(出《因话录》)

庄恪太子妃

文宗为庄恪选妃，朝臣家子女者（明抄本“子女者”作“有女子”。）悉被进名，士庶为之不安。帝知之，召宰臣曰：“朕欲为太子婚娶，本求汝郑门衣冠子女为新妇，（明抄本“妇”下有“扶出来田舍黝黝地如”九字。）闻在外朝臣，皆不愿共联作亲情，（明抄本情作家。）何也？朕是数百年衣冠。无何神尧打（明抄本打作把朕二字。）家罗诃去。因遂罢其选。（出《卢氏杂说》）

白敏中

白敏中为相，尝欲以前进士侯温为子婿。且有日矣，其妻卢氏曰：“身为宰相，愿为我婿者多矣。已既姓白，又以侯氏儿为婿，必为人呼作侯白尔。”敏中为之止焉。敏中始婚也，已朱紫矣，尝戏其妻为接脚夫人。又妻出，辄导之以马。妻既憾其言，每出，必命撤其马，曰：“吾接脚夫人，安用马也。”（出《玉泉子》）

汝州衣冠

汝州衣冠，无非望族，多有子女。有汝州参军亦令族内，于一家求亲，其家不肯曰：“某家世不共轩冕家作亲情。”（出《卢氏杂说》）

黄生

有黄生者，擢进士第。人问与颇同房否？对曰：别洞。黄

本溪洞豪姓，生故以此对。人虽哈之，亦赏其直实也。（出《尚书故实》）

卷第一百八十五 铨选一

蔡 廓

宋废帝时，以蔡廓为吏部尚书。录尚书徐羨之谓中书令傅亮曰：“黄门已下，悉委蔡，吾徒不复历怀。自此已上，故宜共参同异。”廓闻之曰：“我不能为徐羨之署纸尾也。”遂辞不拜。（出《建康实录》）

谢庄

宋谢庄字希逸，侍中微之子，黄门思之孙。美仪容，善谈论，工书属文，好言玄理。少为文帝所赏。帝一见之，辄叹曰：“蓝田生美玉，岂虚也哉？”庄代颜峻为吏部尚书。峻容貌严毅，常有不可犯之色。庄风姿温美，人有喧诉，常欢笑答之。故时人语曰：颜吏部瞋而与人官，谢吏部笑不与人官。庄迁中书令侍中，谥曰宪。庄家世无年五十者。庄年四十二，祖四十七，曾祖四十三，高祖三十。子朏、籥，并知名。（出《谈薮》）

刘林甫

唐武德初，因隋旧制，以十一月起选，至春即停。至贞观二年，刘林甫为吏部侍郎，以选限促，多不究悉，遂奏四时听选，随到注擬。当时以为便。（出《唐会要》）

张说

武德七年，高祖谓吏部侍郎张说曰：“今年选人之内，岂无才用者，卿可简试将来，欲磨之好爵。”于是说以张行成、张知运等数人应命。时以为知人。（出《唐会要》）

温彦博

贞观元年，温彦博为吏部郎中，知选，意在沙汰，多所摈抑，而退者不伏，嚣讼盈庭。彦博惟骋辩与之相诘，终日喧扰。颇为识者所嗤。（出《唐会要》）

戴胄

贞观四年，杜如晦临终，请委选举于民部尚书戴胄。遂以兼检校吏部尚书。及在铨衡，颇抑文雅而奖法吏，不适轮辕之用。物议（“议”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以是刺之。（出《唐会要》）

唐皎

唐贞观八年十一月，唐皎除吏部侍郎。常引入入铨，问何方稳便？或云：其家在蜀，乃注与吴。复有云：亲老，先住江南，即唱之陇右。论者莫测其意。有一信都人希河朔，因给云：愿得江淮，即注与河北一尉。由是大被选人给言欺之。（出《唐会要》）

杨师道

贞观十七年，杨师道为吏部尚书。贵公子，四海人物，未能委练，所署多非其才。深抑势贵及亲党，将以避嫌。时论讥之。（出《唐会要》）

高季辅

贞观十七年，吏部侍郎高季辅知选。凡所铨综，时称允惬。至十八年于东都独知选事，上赐金镜一面，以表清鉴。（出《唐会要》）

薛元超

永徽元年，中书舍人薛元超好汲引寒俊，尝表荐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义方、孟利真等十余人。时论称美。（出《唐会要》）

杨思玄

龙朔二年，司列少常伯杨思玄恃外戚贵，待选流多不以礼而排斥之。为选者夏侯彪所讼，御史中丞郎余庆弹奏免官。时中书令许敬宗曰：“必知杨吏部之败。”或问之，对曰：“一彪一狼，共著一羊，不败何待！”（出《唐会要》）

张仁祚

唐总章二年十一月，吏部侍郎李敬玄委事于员外张仁祚。

有识略干能，始造姓历，改修状抹铨替等程式。敬玄用仁祎之法，铨总式序。仁祎感国士见委，竟以心劳，呕血而死。（出《唐会要》）

裴行俭

咸亨二年，有杨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并以文章见称。吏部侍郎李敬玄咸为延誉，引以示裴行俭。行俭曰：“才名有之，爵禄盖寡。杨应至令长，余并鲜能令终。”是时苏味道、王勣未知名，因调选，遂为行俭深礼异。仍谓曰：“有晚生子息，恨不见其成长，二公十数年当居衡石，愿识此辈。”（明钞本“识此辈”作“此为托”）其后果如其言。行俭尝所引偏裨将有程务挺、张虔勖、崔智昂、王方翼、党金毗、刘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齿常之尽为名将。（出《唐会要》）

三人优劣

长寿二年，裴子余为鄆县尉。同列李隐朝、程行谏皆以文法著称，子余独以词学知名。或问雍州长史陈崇业，三人优劣孰先？崇业曰：“譬之春兰秋菊，俱不可废。”刘奇

证圣元年，刘奇为吏部侍郎。注张文长、（《唐会要》七五“长”作“成”）司马锼为监察御史。二人因申屠场以谢之。奇正色曰：“举贤本自无私，二君何为见谢？”（出《唐会要》）

狄仁杰

圣历初，狄仁杰为纳言，颇以藻鉴自任，因举桓彦范、敬

晖、崔玄暉、张柬之、袁恕己等五人。后皆有大勋。复举姚元崇等数十人悉为公相。圣历中，则天令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仁杰独荐其子光嗣，由是拜地官员外，莅事有声。则天谓之曰：“祁奚内举，果得人也。”（出《唐会要》）

郑杲

圣历二年，吏部侍郎郑杲，注韩思复为太常博士，元稀声京兆士曹。尝谓人曰：“今年掌选，得韩、元二子，则吏部不负朝廷矣。”（出《唐会要》）

薛季昶

长安三年，则天令雍州长史薛季昶，择僚吏堪为御史者。季昶以问录事参军卢齐卿，齐卿举长安县尉卢（“卢”原作“处”，据《唐会要》七五改。）怀慎，李休光。（《唐会要》作季休光。）万年县尉李义，崔湜；咸阳县丞倪若冰；周至县尉田崇壁；新丰县尉崔日用。后皆至大官。（出《唐会要》）

邓渇

弘道元年十二月，吏部侍郎魏克己铨综人毕，放长榜，遂出得留人名。于是衢路喧哗，大为冬集人授（明抄本“授”作“援”。）引指摘，贬为太子中允，遂以中书舍人邓玄挺替焉。又无藻鉴之目，及患消渇，选人因号邓渇。（出《唐会要》）

李至远

如意元年九月，天官郎中李至远权知侍郎事。时有选人姓刁，又有王元忠，并被放。乃密与令史相知，减其点画，刁改为丁，王改为土。拟授官后，即添成文字。至远一览便觉曰：“今年铨覆万人，总识姓名。安有丁土者哉？此刁某王某者。”省内以为神明。（出《唐会要》）

张文成

唐张文成曰：“乾封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人不加众，选人益繁者，盖有由矣。尝试论之。只如明经进士，十周三卫，勋散杂色，国官直司，妙简实材，堪入流者十分不过一二。选司考练，总是假手冒名。势家嘱请，手不把笔，即送东司。眼不识文，被举南馆。正员不足，权补试摄检校之官。贿货纵横，赃污狼籍。流外行署，钱多即留。或贴司助曹，或员外行案。更有挽郎攀脚，营田当屯，无尺寸功夫，（明抄本夫作效。）并优与处分。皆不事学问，唯求财贿，是以选人冗冗，甚于羊群；吏部喧喧，多于蚁聚。若铨实用，百无一人。积薪化薪，所从来远矣。”（出《朝野僉载》）

郑愔 崔湜

唐郑愔为吏部侍郎，掌选，赃污狼籍。引铨，有选人系百钱于靴带上。愔问其故，答曰：“当今之选，非钱不行。”愔默而不言，时崔湜亦为吏部侍郎，掌铨。有选人引过，分疏云：“某能翘关负米。”湜曰：“若壮，何不兵部选？”答曰：

“外边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气力者即得。”（出《朝野僉载》）

糊名

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武后时，投匭者或不陈事，而有嘲谑之言。于是乃置使，先阅其书奏，然后投之。匭院有司，自此始也。（出《国史异纂》）

卷第一百八十六 铨选二

斜封官

唐景龙年中，斜封得官者二百人，从屠贩而践高位。景云践祚，尚书宋璟、御史大夫毕构，奏停斜封人官。璟、构出后，见鬼人彭卿受斜封人贿赂，奏云：见孝和怒曰，我与人官，何因夺却？于是斜封皆复旧职。伪周革命之际，十道使人，天下选残明经进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皆被搜扬。不曾试练，并与美职。尘黷士人之品，诱悦愚夫之心。庸才者得官以为荣，有才得官以为辱。昔赵王伦之篡也，天下孝廉秀才茂异，并不简试。雷同与官，市道屠沽，亡命不轨，皆封侯略尽。太府之铜不供铸印，至有白版侯者。朝会之服，貂者大半。故谣云：貂不足，狗尾续。小人多幸，君子耻之。无道之朝，一何连类也，惜哉！（出《朝野签载》）

卢从愿

景云元年，卢从愿为侍郎，精心条理，大称平允。其有冒名伪选，虚增功状之类，皆能撻发其事。典选六年，颇有声称。时人曰：前有裴马，后有卢李。裴即行俭，马谓戴，李谓朝隐。（出《唐会要》）

韦抗

景云二年，御史中丞韦抗加京畿按察使。举奉天县尉梁升卿、新丰尉王倕、金城县尉王水、（明抄本“水”作“永”，唐会要“水”作“冰”。）华原县尉王焘为判官。其后皆著名位。（出《唐会要》）

张仁愿

景云二年，朔方总管张仁愿奏用监察御史张敬忠、何奕，长安县尉寇泚，鄠县尉王易从，始平县主簿刘体微分判军事；义乌县尉晁良贞为随军。后皆至大官。（出《唐会要》）

杜暹

景云二年，卢从愿为吏部侍郎。杜暹自婺州参军调集，补郑县尉。后暹为户部尚书，从愿自益州长史入朝。暹立在卢上，谓之曰：“选人定何如？”卢曰：“亦由仆之藻鉴，遂使明公展千里足也。”（出《唐会要》）

魏知古

先天元年，侍中魏知古尝表荐洹水县令吕太一、蒲州司功参军齐瀚、右内率府骑曹柳泽。及为吏部尚书。又擢密县尉宋遥，左补阙袁晖、封希颜，伊阙县尉陈希烈。其后咸居清要。（出《唐会要》）

卢齐卿

开元元年，卢齐卿为幽州刺史。时张守珪为果毅，特礼接之。谓曰：“十年内当节度。”果如其言也。（出《唐会要》）

王丘

开元八年七月，王丘为吏部侍郎，擢山阴尉孙逖、桃林尉张镜微、湖城丞张晋明、进士王冷然、李昂等。不数年，登礼闱，掌纶诰焉。（出《唐会要》）

崔琳

十一年十二月，吏部侍郎崔琳铨日，收选残人卢怡、裴敦复、於号卿等十数人。无何，皆入台省。众以为知人。（出《唐会要》）

裴光庭

开元十八年，苏晋为侍郎，而侍中裴光庭每过官，应批退者，但对众披簿，以朱笔点头而已。晋遂榜选院：门下点头者，更引注拟。光庭以为侮己，不悦。时有门下主事阎鳞之，为光庭腹心，专主吏部过官。每鳞之裁定，光庭随口下笔。时人语曰：鳞之口，光庭手。（出《唐会要》）

薛据

开元中，薛据自恃才名，于吏部参选，请授万年录事。诸

流外官共见宰执诉云：“录事是某等清要官，今被进士欲夺，则某等色人，无措手足矣。”遂罢。（出《摭言》）

李林甫

自开元二十年，吏部置南院，始悬长名，以定留放。时李林甫知选，宁王私谒林甫曰：“就中乞一人。”林甫责之。于是榜云：据其书判，自合得留，缘属宁王，且放冬集。（出《国史补》）

张说

中书舍人张均知考，父左相张说知京官考。特注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训。祁奚举子，义不务私。至如润色王言，章施帝载，道参坟典，例绝常功，恭闻前烈，尤难其任。岂以嫌疑，敢挠纲纪？考上下。（出《玄宗实录》）

张奭

苗晋卿典选，御史中丞张倚男奭参选，晋卿以倚子思悦附之。考等第凡六十四人，奭在其首。苏考蕴者为蓟令，乃以选事告禄山。禄山奏之，玄宗乃集登科人于花萼楼前重试，升第者十无一二。奭手持试纸，竟日不下一字。时人谓之拽白。上大怒，贬倚。敕曰：庭闱之间，不能训子；选调之际，乃以托人天下为戏谈。晋卿贬安康。（出《卢氏杂说》）

杨国忠

天宝十载十一月，杨国忠为右相，兼吏部尚书，奏请两京选人，铨日便定留放，无少长各于宅中引注。虢国姊妹垂帘观之。或有老病丑陋者，皆指名以笑。虽士大夫亦遭诟耻。故事，兵吏部事中行列于前曰：“既对注拟，即是过门下了。”希烈等腹诽而已。侍郎韦见素、张倚皆衣紫，与本曹郎官，藩屏外排比案牘，趋走语事。乃谓帘中杨氏曰：“两个紫袍主事何如？”杨乃大噱。选人郑怱（“怱”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附会其旨，与二十余人率钱于勤政楼设斋，兼（“兼”原作“帘”，据明抄本改）为国忠立碑于尚书省南。所注吏部三铨选人，专务鞅掌，不能躬亲，皆委典及令史孔目官为之。国忠但押一字，犹不可遍（出《唐续会要》）

陆贽

贞元八年春，中书侍郎平章事陆贽，始复令吏部每年集选人。旧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后遂三数年一置选。选人并至，文书多，不可寻勘，真伪纷杂，吏因得大为奸巧。选人一蹉跌，或十年不得官。而官之缺者，或累岁无人。贽命吏部分内外官员为三分，计缺集人，岁以为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称之。（出《唐会要》）

郑余庆

刘禹锡曰：“宣平郑相之铨衡也，选人相贺，得入其铨。”
“刘禹锡曰：予从弟某在郑铨，注湖州一尉，唱唯而出。郑呼

之却回曰，如公所试，场中无五六人。一唱便受之，此而不奖，何以铨衡？公要何官，去家稳便。曰：家住常州，乃注武进县尉。选人翕然，畏而爱之。及后作相，过官又称第一，其有后于鲁也。又云：“（“云”原作“去”，据明抄本改）陈讽、张复元各注畿县，请换县，允之。既而张却请不换。郑榜了。

（“了”原作“子”，据明抄本改）引张才入门，已定不可改。时人服之。（出《嘉话录》）

裴遵庆

裴遵庆罢相，知选。朝廷优其年德，令就第注官。自宣平坊榜引士子，以及东市两街。时人以为盛事。（出《国史补》）

李绹

长庆初，吏部尚书李绹议置郎官十人，分判南曹，吏人不便。旬日出为东都留守。自是选曹成状，常速毕。（出《国史补》）

李建

李建为吏部郎中，常曰：方今秀茂，皆在进士。使仆得志，当令登第之岁，集于吏部，使尉紧县；既罢复集，稍尉望县；既罢乃尉畿县，而升于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迟速为宜。既登第，遂食禄，既食禄，必登朝，谁不欲也？无淹翔以守常限，无纷竞以来奔捷。下曹得其循举，上位得其更厉。就而言之，其利甚博。议者多之。（出《国史补》）

崔安潜

崔安潜东洛掌选。时选人中不能显其名姓，窃顾云启事投献者。崔公不之知，大赏叹，召之与语，便注一超资县令。后有人白，崔公方悔。（出《卢氏杂说》）

卷第一百八十七 职官

宰相

凡拜相礼，绝班行。府县载沙填路，自私第至于子城东街，名曰沙堤。有服假，或问疾，百僚就第。有司设幕次，排班。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备珂伞，列烛有五六百炬，谓之火城。宰相火城将至，则皆扑灭以避。宰相判四方之事有都堂，处分有司有堂帖，下次押名曰花押，黄敕既下，小异同曰黄帖，宰相呼为堂老。初百官早朝，必立马建福望仙门外。宰相则于光宅车坊，以避风雨。元和初，始置待漏院。（出《国史补》）

上事

凡中书门下，并于西省上，以便礼仪。五品以上，宰相送上，乃并卿参。（出《国史补》）

苏瑰

景龙三年，苏瑰除尚书右仆射。时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计献食，名曰烧尾。瑰因侍内宴，将作大匠宗晋卿谓曰：“拜仆射，竟不烧尾，岂不善邪？”帝默然。瑰奏曰：“臣闻宰相者，主阴阳，助天理物。今粒食踊贵，百姓不足，臣见宿卫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称职，所以不敢烧尾。”（出《谭

宾录》)

两省

谏议无事不入：每遇入省，有厨食四孔炙。中书舍人时谓宰相判官；宰相亲嫌，不拜知制诰为屣脚。又云：“不由三字，直拜中书舍人者，谓之搥额裹头。其制诰之本，出自王言，皆人主所为。故汉光武时，第五伦为督铸钱掾，见诏书而叹曰：“此圣明主也，一见决矣。”近者凡有诏敕，皆责成群下。褒贬之言，哲王所慎。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褒则谓其珪璋特达，善无可加；旋有贬黜，则比以斗筭下才，罪不容责。同为一士（“士”原作“字”，据明抄本改）之行，固出君上之言，愚智生于倏忽，是非变于俄顷。盖天子无戏言，言之苟失，则取尤天下。（出《卢氏杂说》）

独孤及

独孤及求知制诰，试见元载。元知其所欲，迎谓曰：“制诰阿谁堪？”及心知不我与而与他也，乃荐李纾。时杨炎在阁下，忌及之来，故元阻之，乃二人力也。（出《嘉话录》）

参酌院

长庆初，穆宗以刑法为重。每大狱，有司断罪，又令给事中中书舍人参酌出入之，百司呼为参酌院。（出《国史补》）

阳城

阳城居夏县，拜谏议大夫；郑铤居阆乡，拜拾遗；李周南居曲江，拜校书郎。时人以转远转高，转近转卑。（出《国史补》）

吕温

通事舍人宣诏，旧命拾遗团句把麻者，盖谒者不知书，多失句度，故用拾遗低摘声句以助之。及吕温为拾遗，被唤把麻，不肯去。遂成故事。拾遗不把麻者，自吕始也。时柳宗元戏吕云：“幸识一文半字，何不与他把也？”（出《嘉话录》）

韦绚

开成末，韦绚自左补阙为起居舍人。时文宗稽古尚文，多行贞观开元之事。妙选左右史，以魏谟为右史，俄兼大谏，入阁秉笔。直声远闻，帝倚以为相者，期在旦暮。对别进谏，细大必行。公望美事，朝廷拭目，以观文贞公之风彩。会文宗晏驾，时事变移，遂中辍焉。时绚已除起居舍人，杨嗣复于殿下先奏曰：“左补阙韦绚新除起居舍人，未中谢，奏取进止。”帝领之。李珣招而引之，绚即置笔札于玉阶栏槛之石，遽然趋而致词拜舞焉。左史得中谢，自开成中至武宗即位，随仗而退，无复簪笔之任矣。遇簪笔之际，因得密迩天颜，故时人谓两省为侍从之班，则登选者不为不达矣。（出《嘉话录》）

李程

李程为翰林学士，以阶前砖日影为入候。程性懒，每入必逾八砖，故号为八砖学士。（出《转载》）

杂说

两省相呼为阁老，尚书丞郎相呼为曹长，员外郎御史拾遗相呼为院长。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侍御史相呼为端公。（出《国史补》）

御史

御史故事，大朝会则监察押班，常参则殿中分班，入阁则侍御史监奏。盖含元殿最远，用八品宣政其次，用七品紫宸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花砖，绿衣用紫案褥之类，号为七贵。监察院长与同院礼隔，语曰：事长如事端。凡上堂绝言笑，有不可忍，杂端大笑，则合座皆笑，谓之烘堂。烘堂不罚。大夫中暴入三院，罚直尽放。其轻重尺寸，由于（“于”原作“放”，据国史补改）吏人，而大者存之黄卷。三院上堂，有除改者不得终食。唯刑部郎中得终之。（出《国史补》）

同州御史

王某云：往岁任官同州，见御史出案，回止州驿，经宿不发。忽索杂案，又取印历，锁驿门甚急，一州大扰。有老吏窃哂，乃因庖人以通宪胥，许以百缗为赠。明日未明，御史已启

驿门，尽还案牍，乘马而去。（出《国史补》）

崔遠

崔遠为监察，巡囚至神策军，为吏所陷。张盖而入，又讽军中索酒食，意欲结欢。窦文遠怒，立奏（“立奏”原作“奏立”，据明抄本改）敕就台鞭于直厅而流之。自是巡囚不至禁军。（出《国史补》）

严武

宝应二年，大夫严武奏在外新除御史，食宿私舍非宜。自此乃给公乘。元和中，元稹为监察，与中使争驿厅，为其所辱，始有敕：节度观察使台官与中使，先到驿者，得处上厅。为定制。（出《国史补》）

押班

凡大朝会，监察押班不足，则使下侍御史，因朝奏者摄之。（出《国史补》）

台门

御史台门北开，盖取肃杀就阴之义，故京台门北开矣。按邺郡故事云：御史台在宫城西南，其门北开。史故城御史台亦北开。龙朔中，置桂坊，为东朝宪府，门亦北开。然都御史台门南开。当时创造者不经，反于故事，同诸司，盖以权宜邪？

（御史台记）

又北开者，或云，是隋初移都之时，兵部尚书李圆通兼御史大夫，欲向省便近，故开北门。（出《谭宾录》）

历五院

台仪，自大夫已下至监察，通谓之五院御史。国朝历跋五院者共三人焉：李尚隐、张延赏、温造也。（出《尚书故实》）

韩皋

韩皋为御史中丞，常有所陈，必于紫宸殿，对百僚而请，未尝诣便殿。上谓之曰：“我与卿言，于此不尽，可来延英，当与卿从容，或无遗事。”亲友或谓皋曰：“自乾元已来，群臣启事，皆诣延英，方得详尽。公何独于处庭，对众官以陈之，无失于慎密乎？”韩曰：“御史天下之持平也。摧（“摧”原作“权”，据许刻本改）刚直枉，唯在公共。所言之事，贵人知之，奈何求请便殿，避人窃语，以私国家之法。且延英之置也，肃宗皇帝以苗晋卿年老艰步，故设之。后来臣僚得诣便殿，多以私自售，希求恩宠，欲尽其身。奈何以此为望哉！”（出《传载》）

杂说

谏院以章疏之故，忧患略同。台中则务纠举。省中多事，旨趋不一，故言遗补相惜，御史相憎，郎官相轻。（出《国史补》）

使职

开元已前，于外则命使臣，否则止。自置八节度十采访，始有坐而为使。其后名号益广。于是有为使则重，为官则轻。故天宝末有佩印至三十者，大历中请俸有至千贯者。今在朝太清宫、太微宫、度支、盐铁、转运、知苑、闲廐、左右巡、分察、监察、馆驿、监仓、监库、左右街。外任则节度、观察、诸军、押蕃、防御、团练、经略、镇遏、招讨、榷盐、水陆运、营田、给纳、监牧、长春宫。有时而置者。则大礼、礼仪、会盟、删定、三司、黜陟、巡抚、宣慰、推复、选补、礼会、册立、吊祭、供军、粮料、和籴。此其大略。经置而废者不录。宦（“宦”原作“官”，据国史补改）官内外悉谓之使。旧为权臣所绾，州县所理，今属中人者有之。（出《国史补》）

尚书省

郎官故事：吏部郎中二厅，先小铨，次格式；员外郎二厅，先南曹，次废置。刑部分四复；户部分两赋。其制尚矣。旧说，吏部为省眼，礼部为南省舍人，考功度支为振行，比部得廊（“廊”原作“廓”，据明抄本改）下食。以饭从者，号比盘。二十四曹呼左右司为都公。省中语曰：后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门；中行礼部，（明抄本“部”作“户”。）不博前行驾库。（出《国史补》）

崔日知

崔日知历职中外，恨不居八座。及为太常卿，于都寺厅事

后起一楼，正与尚书省相望。时人谓之崔公望省楼。（出《国史异纂》）

度支

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员外判出，侍郎总疏押案而已。贞元以后，始为使额。郎官当直，发敕为重。水部员外郎刘约值宿，会河北系囚配流岭南，夜发敕，直宿令史不更事，唯下（“下”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岭南，不下河北。旬月后，本州闻奏，约遂出官。（出《国史补》）

柳辟

吏部甲库有朱泚伪黄案数百道，省中常取戏玩，已而藏之。柳辟知甲库，始白执政，于都堂集八座丞郎焚之。（出《国史补》）

省桥

尚书省东南隅通衢有小桥，相目为拗项桥，言侍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拗项南望南宫也。都堂南门道东有古槐，垂阴至广。相传夜深闻丝竹之音，省郎有入相者，欲谓之音声。祠部呼为水（去声）厅，言其清且冷也。（出《因话录》）

秘书省

唐初，秘书省唯主写书贮掌勘校而已。自是门可张罗，迥

无统摄官署。望虽清雅，而实非要剧。权贵子弟及好利夸侈者率不好此职。流俗以监为宰相病坊，少监为给事中中书舍人病坊，丞及著作郎为尚书郎病坊，秘书郎及著作左郎为监察御史病坊。言从职不任繁剧者，当改入此省。然其职在图史，非复喧（明抄本“喧”作“纤”。）卑，故好学君子厌于趋竞者，亦求为此职焉。（出《两京记》）

鱼袋

朝仪鱼袋之饰，唯金银二等。至武后，乃改五品以铜。中宗反正，从旧。（出《国史异纂》）

莎厅

京兆府判司，特云西法士。此两厅事多。东土曹厅，时号为念珠厅，盖判案一百八道；西土曹厅为莎厅，厅前有莎，周回可十五步。京兆府，时云不立两县令，不坐两少尹。两县引马到府门，传门而报。两尹入厅，大尹亦到厅，不得候两尹坐后出，不得候两尹立后出。其京兆府县之重，亦表大尹之尊。京兆府掾曹，时人云倚团省郎。河中府司录厅亦有绿莎。昔好事者相承常溉灌。天佑已后，为不好事者除之。（出《闻奇录》）

卷第一百八十八 权倖

张易之

张易之、昌宗，时初入朝，官位尚卑，谄附者乃呼为五郎、六郎。自后因以成俗。张昌仪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宠，所居奢溢，逾于王者。末年，有人题其门曰：一两丝，能得几时络？昌仪见之，遽命笔续其下曰：一日即足。未几祸及。张昌宗之贵也，武三思谓之王子晋后身，为诗以赠之，诗至今犹存。（出《国史异纂》）

王准

王鉉之子准为卫尉少卿，出入宫中，以斗鸡侍帝左右。时李林甫方持权恃势。林甫子岫为将作监，以入侍帷幄。岫常为准所侮，而不敢发一言。一旦准尽率其徒过驸马王瑶私（“私”原作“弘”，据许刻本改）第。瑶望尘趋拜，准挟弹，命中于瑶巾冠之上，因折其玉簪，以为簪（明皇杂录“簪”作“取”）笑乐。遂致酒张乐，永穆公主亲御匕，公主即帝之长女也，仁孝端淑，颇推于戚里，帝特所钟爱。准既去，或有谓瑶曰：“鼠辈虽恃其父势，然长公主，帝爱女，君待之或阙，帝岂不介意邪？”瑶曰：“天子怒，无所畏；但性命系七郎，安敢不尔？”时人多呼为七郎。其盛势横暴，人之所畏也如是。（出《明皇杂录》）

王毛仲

王毛仲本高丽人，玄宗在藩邸，与李宜得服勤左右，帝皆爱之。每待宴，与姜皎同榻，坐于帝前。既而贵倨恃旧，益为不法。帝常优容之，每遣中官问讯。毛仲受命之后，稍不如意，必恣其凌辱，而后遣还。高力士、杨思勳忌之颇深，而未尝敢言于帝。毛仲妻李氏既诞育三日，帝命力士赐以酒食金帛甚厚，仍命其子为五品官。力士既还，帝曰：“毛仲喜否，复有何词？”力士曰：“出其儿以示臣，熟眄襦中曰：“此儿岂不消三品官？”帝大怒曰：“往诛韦氏，此贼尚持两端，避事不入，我未尝言之。今敢以赤子恨我邪？”由是恩义益衰。帝自先天在位后十五年，至开府者唯四人。后父王仁皎、姚崇、宋璟、王毛仲而已。（出《明皇杂录》）

李林甫

张九龄在相位，有謇谔匪躬之诚。玄宗既在位年深，稍怠庶政。每见帝，无不极言得失。李林甫时方同列，闻帝意，阴欲中之。时欲加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实封，九龄因称其不可。甚不叶帝意。他日，林甫请见，屡陈九龄颇怀诽谤。于时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归燕诗以贻林甫，其诗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暂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九龄洎裴耀卿罢免之日，自中书至月华门，将就班列，二人鞠躬卑逊，林甫处其中，抑扬自得。观者窃谓一雕挟两兔。俄而诏张裴为左右仆射，罢知政事。林甫视其诏，大怒曰：“犹为左右丞相

邪？”二人趋就本班，林甫目送之。公卿已下视之，不觉股栗。（出《明皇杂录》）

卢绚

玄宗宴于勤政楼下，巷无居人。宴罢，帝犹垂帘以观。兵部侍郎卢绚谓帝已归宫掖，垂鞭按辔，横纵楼下。绚负文雅之称，而复风标清粹。帝一见，不觉目送之，问左右曰：“谁？”近臣具以绚名氏对之。帝亟称其蕴藉。是时林甫方持权忌能，帝之左右宠幸，未尝不厚以金帛为贿。由是帝之动静，林甫无不知之。翌日，林甫召绚之子弟谓曰：“贤尊以素望清崇，今南方藉才，圣上有交广之寄，可乎？若惮遐方，即当请老。不然，以宾詹仍分务东洛，亦优贤之命也。”子归而具道建议可否，于是绚以宾詹为请。林甫恐乖众望，出于华州刺史。不旬月，诬其有疾，为郡不理，授太子詹事，员外安置（出《明皇杂录》）

李辅国

玄宗为太上皇，在兴庆宫居。久雨初晴，幸勤政楼。楼下市人及街中往来者，喜且泫然曰：“不期今日再得见太平天子。”传呼万岁，声动天地。时肃宗不豫，李辅国诬奏云：此皆九仙媛、高力士、陈玄礼之异谋也。下矫诏迁太上皇于西内，给（明抄本“给”作“绝”）其扈从部曲，不过老弱三二十人。及中逵，攒刃曜日，辅国统之。太上皇惊，欲坠马数四，赖左右扶持乃上。高力士跃马而前，厉声曰：“五十年太平天子，李辅国汝旧臣，不宜无礼，李辅国下马！”辅国不觉失辔而下。

宣太上皇诰曰：将士各得好生。（明抄本“生”作“在否”二字）于是辅国令兵士咸韬刃于鞘中，齐声云：“太上皇万福。一时拜舞。力士又曰：李辅国拔马！辅国遂著靴，出行拔马，与兵士等护侍太上皇，平安到西内。辅国领众既退，太上皇泣持力士手曰：“微将军，阿瞞已为兵死鬼矣。”既而九仙媛、力士、玄礼。长流远恶处，此皆辅国之矫诏也。时肃宗大渐，辅国专朝，意西内之复有变故也。（出《戎幕闲谈》）

韦渠牟

贞元末，太府卿韦渠牟、金吾李齐运、度支裴延龄、京兆尹嗣道王实，皆承恩宠事，荐人多得名位。时刘师老、穆寂、皆应科目，渠牟主持穆寂，齐运主持师老。会齐运朝对，上嗟其羸弱，许其致政，而师老失授。故无名子曰：“太府朝天升穆老，尚书倒地落刘师。”又渠牟因对德宗，德宗问之曰：“我拟用郑絪作宰相，如何？”渠牟曰：“若用此人，必败陛下公事。”他日又问，对亦如此。帝曰：“我用郑絪定也，卿勿更言。”絪即昭国司徒公也。再入相位，以清俭文学，号为贤相，于今传之。渠牟之毁滥也。（出《嘉话录》）

鱼朝恩

鱼朝恩专权使气，公卿不敢仰视。宰臣或决政事，不预谋者，则睚眦曰：“天下之事，岂不由我乎？”于是帝恶之。而朝恩幼子令徽，年十四五，始给事于内殿。帝以朝恩故，遂特赐绿。未浹旬月，同列黄门位居令徽上者，因叙立于殿前，恐其后至，遂争路以进。无何，误触令徽臂。乃驰归，告朝恩，

以班次居下，为同列所欺。朝恩怒，翌日，于帝前奏曰：“臣幼男令徽，位居众僚之下，愿陛下特赐金章，以超其等。不言其绯而便求紫。帝犹未语，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而至。令徽即谢于殿前。帝虽知不可，强谓朝恩曰：“卿男著章服，大宜称也。”鱼氏在朝动无畏惮，他皆仿此。其同列黄门，寻逐于岭表。及朝恩被杀，天下无不快焉。（出《杜阳杂编》）

元载

元载在中书，有丈人自宣州货所居来投，求一职事。中书度其人材不任职事，赠河北一函书而遣之。丈人惋怒，不得已，持书而去。既至幽州，念破产而来，止得一书，书若恳切，犹可望。乃折视之，更无一词，唯署名而已。大悔，怒欲回。念已行数千里，试谒院僚。院僚问：“既是相公丈人，岂无缄题？”曰：“有。”判官大惊，立命谒者上白。斯须，乃有大校持箱，复请书。书既入，馆之上舍，留连积月。及辞去，奉绢一千匹。（出《幽闲鼓吹》）

又元载子伯和势倾中外，福州观察使寄乐妓十人。既至，半岁不得送。使者窥伺门下出入频者，有琵琶康昆仑最熟，厚遗求通。既送妓，伯和一试奏，尽以遗之。先有段和尚善琵琶，自制西梁州。昆仑求之不与。至是以乐之半赠之，乃传焉。今曲调梁州是也。（出《幽闲鼓吹》）

路岩

路岩出镇坤维也，开道中衢，恣为瓦石所击。故京尹温璋，

诸子之党也。岩以薛能自省郎权知京兆府事，李蟠之举也。至是岩谓能曰：“临行劳以瓦砾相饯。”能徐举手板对曰：旧例，宰相出镇，府司无例发人防守。岩有惭色，懿宗晚节，朝政多门。岩年少固位，邂逅致此，一旦失势，当岐路者，率多仇隙。附丽之徒，钓射时态，志在谀媚，雷同一词。中外腾沸，其实未然也。始岩淮南与崔铉作支使，除监察。不十年，城门不出，而致位卿相。物禁太盛，暴贵不祥，良有以哉！初铉以岩为必贵。常曰：“路十终须与他那一位也。”自监察入翰林，铉犹在淮南，闻之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如何到老！”皆如所言。（出《玉泉子》）

高湘

元和初黜八司马：韦执谊崖州，韩泰虔州，柳宗元永州，刘禹锡朗州，韩晔饶州，凌准连州，程异柳州。及咸通，韦保衡、路岩作相，除不附己者十司户：崔沆循州，李洎绣州，萧遘播州，崔彦融雷州，高湘高州，张颜潘州，李贶勤州，杜裔休端州，郑彦持义州，李藻费州。内绣州、潘州、雷州三人不回。初，高湜与弟湘少不相睦。咸通末，既出高州，湜雅与路岩相善，见岩，阳救湘。岩曰：“某与舍人皆是京兆府荷枷者。”先是刘瞻志欲除岩，温璋希旨，别制新枷数十待之。瞻以人情附己，不甚缄密，其计泄焉。故居岩之后，湜既知举，问岩所欲言。时岩以去年停举，已潜奏，恐有遗滞，请加十人矣，既托湜以五人。湜喜其数寡，形于言色。不累日，十人制下，湜未知之也。岩执诏，笑谓湜曰：“前者五人，侍郎所惠也。今之十人，某自致也。”湜竟依其数放焉。湘到任，嗔湜不佑己，尝赋诗云：唯有高州是当家。（出《玉泉子》）

卢隐

卢隐、李峭皆滑帅王铎之门生，前后黜辱者数矣。隐、峭物议，以为咸衽席不修。隐以从兄携为相，特除右司员外郎。右丞崔沆不听隐省上，仍即见携于私第。携未知之，欣然而出。沆曰：“员外前日入省，时议未息，今复除纠司员外，省中固不敢辞，（按宋王说《唐语林》七“辞”作“从”）他曹唯相公命，携大怒，驰入曰：“舍弟极屈，即当上陈。”既上，沆乃求假。携即时替沆官。沆谓人曰：“吾见丞郎出省郎，未见省郎出丞郎。隐初自太常博士除水部员外，为右丞李景温揖焉。迨右司之命，景温之旨也。至是而遂其志矣。是时谏官亦有陈其疏者，携曰：“谏官似狗，一个吠，则一时有声。”（出《玉泉子》）

卷第一百八十九 将帅一

关 羽

蜀将关羽善抚士卒而轻士大夫；张飞敬礼士大夫而轻卒伍。二将俱不得其中，亦不得其死。（出《独异志》）

简文

晋简文道光武云：“汉世祖雄豪之中，最有俊令之体，贤达之风。高祖则倜傥疏达，魏武则猜忌狭吝。”（出《简文谈疏》）

李密

唐高祖报李密书曰：“天生蒸人，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余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唯冀早膺图箴，以宁兆庶。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荣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执子婴于咸阳，非敢闻命。”密得书甚悦，示其部下曰：“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可定。”后密兵败，王伯当保河阳，密以轻骑归之，谓伯当曰：“兵败矣，久苦诸君。我今自刎，请以谢众。”伯当抱密号叫。密复曰：“诸公幸不相弃，当共归关中。密身虽愧无功，诸君必保富贵。”伯当赞其计。从入关者尚二万人。高祖遣使迎劳，

相望于道。密大喜，谓其徒曰：“吾虽举事不成，而恩结百姓。山东连城数百，知吾至，尽当归唐。比于窦融，勋亦不细。岂不以一台司见处乎？”及至京，礼数益薄，执政者又来求财，意甚不平。寻拜光禄卿，封邢国公。未几，闻其所部将帅，皆不附世充。高祖复使密领本兵往黎阳，招其将士敌时者。以经略王充，王伯当为左武卫，亦令副密。行至桃林，高祖复征之。密惧，谋叛。伯当止密，不从。密据桃林县城，驱掠畜产，直趋南山，乘险而东。遣人使告张善相，令应接，时史万宝留镇熊州，遣盛彦师率步骑数十追蹙。至陆浑县南七十里，彦师伏兵山谷。密军半度，横出击之，遂斩密。年三十七。时徐勣在黎阳，为密坚守。高祖遣使将密首以招之，勣发丧行服，备君臣之礼，表请收葬，大具威仪。三军皆缟素，葬于黎阳山南五里。故人哭之，多有呕血者。（出《谭宾录》）

刘文静

刘文静者为晋阳令，坐与李密连姻，隋炀帝系于郡狱。太宗以文静可与谋议，入禁所视之。文静大喜曰：“天下大乱，非汤、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卿安知无人？禁所非儿女之情相忧而已。故来与君图举大计。”文静曰：“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盈半岁，帝业可成。”太宗笑曰：“尹言正合人意。”后使于突厥，文静谓曰：“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即遣骑二千，随文静而至。高祖每引重臣同座共食。文静奏曰：“宸极位尊，帝座严重，乃使太阳俯同万物，臣下震恐，无以措身。”（出《谭宾录》）

李金才

太宗尝进白高祖曰：“代传李氏姓膺图箓，李金才位望尊贵，一朝族灭，大人受命讨捕，其可得乎？诚能平贼，即又功当不赏。以此求免，其可得乎？”高祖曰：“我一夜思量，汝言大有理。今日破家灭身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出《谭宾录》）

李靖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薛万钧等破高昌，降其王曲智盛，执之，献捷于观德殿。以其地为西州，置交河、柳中等县。其界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汉戊巳校尉之地。初突厥屯兵浮图城，与高昌为影响。至是惧而来降，其地为延（明抄本“延”作“庭”）州。突厥颉利可汗使执失思力入朝谢罪，请为蕃臣。太宗遣唐俭等持节出塞安抚之。李靖、张公谨于定襄谋曰：诏使到彼，虏必自宽。选精骑，赍二十日粮，乘间掩袭，遇其斥候，皆以俘随，奄到纵击。遂灭其国。获义城公主，虏男女十万，颉利乘千里马奔于西偏。灵州行军张宝相，擒之以献。（出《谭宾录》）

郭齐宗

高宗问：“兵书所云，天阵、地阵、人阵，各何谓也？”员半千越次对曰：“臣睹载籍，此事多矣。或谓天阵、星宿孤虚也；地阵、山川向背也；人阵、编伍弥缝也。”郭齐宗对曰：“以臣愚见则不然。夫师出以义，有若时雨，得天阵也；兵

在足食足兵，且耕且战，得地之利，此地阵也；卒乘轻利，将帅和睦，此人阵也。若用兵，使三者去一，其何以战？”高宗嗟赏之，擢拜左卫胄曹也。（出《卢氏杂说》）

唐休璟

西突厥诸蕃不和，举兵相攻。安西道绝，表奏相继。天后命唐休璟与宰相商度事势。俄顷间草奏，使施行。后十余日，安西诸州表奏兵马应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画。天后谓休璟曰：“恨用卿晚。”因任之为相。（出《谭宾录》）

李尽忠

唐天后中，契丹李尽忠，万荣之破营府也，以地牢囚汉俘数百人。闻麻仁节等诸军欲至，乃令守囚璟等给之曰：“家口饥寒，不能存活。求待国家兵到，吾等即降。”其囚日别与一顿粥，引出安慰曰：“吾此无饮食养汝，又不忍杀汝，总放归若何？”众皆拜伏乞命。乃给放去。至幽州，具说饥冻逗留。兵士闻之，争欲先入。至黄獐峪，贼又令老者投官军，送遗老牛瘦马于道侧。麻仁节等三军，弃步卒，将马先争入，被贼设伏横截。军将被索搦之，生擒节等。死者填山谷，罕有一遗。（出《朝野僉载》）

封常清

封常清细瘦目黧，脚短而跛。高仙芝为夫蒙灵察都知兵马使，常清为仙芝僚。会达览部落皆叛，自黑山北向，西趋碎叶。

使仙芝以骑二千邀截之。常清于幕中潜作捷书，仙芝所欲言，无不周悉。仙芝异之。军回，仙芝见判官刘眺、独孤峻等，遂问曰：“前者捷书，何人所作？副大使何得有此人？”仙芝曰：“即僭人封常清也，见在门外马边。”眺等揖仙芝，命常清进坐与语，如旧相识。后仙芝为安西节度使，奏常清为节度判官。仙芝每出征讨，常令常清知留后事。常清有才学，果决。仙芝乳母子郑德铨已为郎将，威望动三军。德铨见常清出其门，素易之，走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密引至厅，经数重门，皆随后闭之。常清案后起谓之曰：“常清起自细微，预中丞僭，中丞再不纳，郎将岂不知乎？今中丞过听，以常清为留后使，郎将何得无礼，对中使相凌。因叱之，命勒回，即杖六十，面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母，于门外号哭救之，不得。后仙芝见常清，遂无一言，常清亦不之谢。后充安西节度使。天宝十四载，朝于华清宫。玄宗问以凶逆之事，计将安出？常清乃大言以慰玄宗之意曰：“臣请挑马榼渡河，计日取逆胡首，悬于阙下。”玄宗忧而壮其言。至东都，旬朔，召募六万。频战不利，遂与高仙芝退守潼关。仙芝副荣王琬领五万人进击。十二月十日至陕州，十一日常清败于东京，十三日禄山入东京。常清奔至陕州。以贼锋不可当，乃烧太原仓，引兵退趋潼关，缮修守具。贼寻至关，不能入，仙芝之力。乃削常清官爵，令白衣于仙芝军效力。监军边令诚每事干之，仙芝多不从。令诚入奏事，具言奔败之状。玄宗怒，遣令诚斩之。常清临刑上表。既刑，陈其尸于蓬蔕之上。令诚谓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至常清所刑处。仙芝曰：“我退罪他，死不敢辞。然以我为减截兵粮及赐物，则诬我也。”谓令诚曰：“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岂不知乎？”兵士齐呼曰：“枉”，其声殷地。仙芝目常清尸曰：“封二，子从微至著，我引拔子，代

我为节度。今日又与子同死于此，岂命也乎？”遂斩之。（出《谭宾录》）

李光弼

李光弼讨史思明，师于野水渡，既夕还军，留其卒一千人。谓雍颢曰：“贼将高晖、李日越、喻文景，皆万人敌也。思明必使一人劫我。我且去之，子领卒待贼于此。至勿与战，降则俱来。其日，思明召日越曰：李君引兵至野水，此成擒也。汝以铁骑宵济，为我取之。命曰：必获李君，不然无归！日越引骑五百，晨压颢军。颢阻濠休卒，吟啸相视。日越怪之，问曰：“太尉在乎？”曰：“夜去矣。”兵几何？曰：“千人，将谓谁？曰雍颢也。”日越沉吟久，谓其下曰：我受命必得李君，今获颢，不塞此望，必见害，不如降之。遂请降。颢与之俱至。光弼悉又尝伏军守河阳，与史思明相持经年。思明有战马千匹，每日洗马于河南，以示其多。光弼乃于诸营检获牝马五百匹，待思明马至水际，尽驱出之。有驹繫于城中，群牝嘶鸣，无复间断，思明战马，悉浮渡河，光弼尽驱入营。光弼又尝在河阳，闻史思明已过河，远回趋东京。至，谓留守韦陟曰：“贼乘我军之败，难与争锋。洛城无粮，又不可守。公计若何？”陟曰：“加兵陕州，退守潼关。”光弼曰：“此盖兵家常势，非用奇之策也。不若移军河阳，北阻泽潞，据三城以抗之。胜即擒之，败即自守。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此则猿臂之势也。思明至偃师，光弼令将士赴河阳，独以麾下五百余骑为殿军，当石桥路，秉烛徐行，贼不敢逼。乙夜达城。迟明，思明悉众来攻，诸将决死而战，杀贼万余众，生擒八十人，器械粮储万计。擒其大将徐璜、王李秦（按《新唐书》一三六李光弼传作

“徐璜玉、李秦授”）思明大惧，退筑城以相拒。光弼将战，谓左右曰：“凡战危事，胜负击之。光弼位为三公，不可死于贼手。事之不捷，誓投于河。”适城上见河稍远，恐或急事难至，遂置剑于靴中，有必死之志。及是战胜，于城西西望拜舞，三军感动。移镇临淮，舁疾而行，径赴泗州。光弼之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刘展后，逗留于杨府，尚衡、殷仲卿相攻于兖郛，来瑱旅拒而还襄阳。朝廷患之。及光弼至徐州，史朝义退走，田神功遽归河南。尚衡、殷仲卿、来瑱皆惧其威名，相继赴关。吐蕃将犯上都，手诏追光弼率众赴长安。光弼与程元振不协，观天下之变，迁延不至。初光弼用师严整，天下服其威名。凡所号令，诸将不敢仰视。及其有田神功等诸军，皆不受其制。因此不得志，愧耻成疾，薨于徐州，年五十七。其母衰老，庄宅使鱼朝恩吊问。（出《谭宾录》）

卷第一百九十 将帅二（杂譎智附）

马 燧

李怀光使徐庭光以精卒六千守长春宫，马燧乃挺身至城下呼庭光，庭光则拜于城下。燧度庭光心已屈，乃谓曰：“我来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庭光复西拜。燧曰：“公等皆禄山已来首建大勋，四十余年功伐最高，奈何弃祖父之勋力，为族灭之计耶？从吾言，非止免罪，富贵可图也。”贼徒皆不对。燧曰：“尔以吾言不诚。今相去数步，尔当射我。乃披襟示之。庭光感泣俯伏，军士亦泣，乃率其下出降。燧乃以数骑径入城，处之不疑，莫不畏伏。众大呼曰：“复得为王人矣！”浑瑊私谓参佐曰：“瑊为马公用兵，与仆不相远，但怪累败田悦。今睹其行师料敌，不及（“及”原作“远”，据明抄本改）远矣。燧勇力智强，常先计后战。将战，亲自号令。士卒无不感动，战皆决死，未尝奔北。兵胜冠于一时。然力能擒田悦，而不能纳蕃师伪疑，（明抄本“纳”作“审”，“师”作“帅”，“疑”作“款”）而保其必盟。平凉之会，为结赞所绐，关中摇动。此所谓才有余而心不正。（明抄本“正”作“至”）（出《谭宾录》）

严振

德宗銮驾之幸梁洋，中书舍人齐映为之御。下洋州青源川，

见旌期蔽野。上心方骇，谓泚兵有谳疾路者，透秦岭而要焉。俄见梁帅严振具橐鞬，拜御马前，具言君臣乱离，呜咽流涕，上大喜。口敕升奖，令振上马前去，与朕作主人。映身本短小，声气抑扬。乃曰：“严振合与至尊导马，御膳自有所司。”顷之，上次洋州行在，召映，责以儒生不达时变，烟尘时，须姑息戎帅。映伏奏曰：“山南士庶，只知有严振，不知有陛下。今者天威亲临，令巴蜀士民，知天子之尊，亦足以尽振为臣子之节。”上深嘉叹。振闻，特拜谢映。时议许映。（出《乾鑿子》）

温造

宪宗之代，戎羯乱华。四方徵师，以静边患。诏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关下。将起，帅人作叛，逐其帅，又惧朝廷讨伐，因团集拒命者岁余。宪宗深以为患。择帅者久之。京兆尹温造请行。宪宗问其兵储所费。温曰：“不请寸兵尺刃而行。”至其界，梁人觐其所来，（“来”原作“求”，据明抄本改）止一儒生，皆相贺曰：“朝廷必不问其罪，复何患乎？温但宣诏敕安存，至则一无所问。然梁帅负过，出入者皆不舍器仗，温亦不械之。他日，球场中设乐，（明抄本“乐”作“宴”）三军下士，（明抄本“士”作“令”）并任执带弓箭赴之，遂令于长廊之下就食。坐筵之前，临阶南北两行，悬（“悬”字原缺，据明抄本补）长索两条，令军人各于面前索上，挂其弓剑而食。逡巡，行酒至，鼓噪一声，两头齐捩其索，则弓剑去地三丈余矣。军人大乱，无以施其勇，然后阖户而斩之。五千余人，更无噍类。其间有百姓随亲情及替人有赴设来者甚多，并玉石一概矣。南梁人自尔累世不敢复叛。余二十年前职于斯，

故老尚历历而记之矣。(出《王氏见闻》)

高骈

咸通中，南蛮围西川，朝廷命太尉高骈，自天平军移镇成都。戎车未届，乃先以帛。书军号其上，仍书一符，于邮亭递之，以壮军声。蛮酋悉交趾之败，望风而遁。先是府无罗郭，南寇才至，遽成煨烬。士民无久安之计。骈窥之，画地图版筑焉。虑畚插将施，亭堠有警，乃命门僧景仙奉使入南诏，宣言躬自巡边。自下手筑城日，举烽直至大渡河，凡九十三日，楼橹矗然，旌旆竟不行。而驃信誓慄，不假兵以诈胜，斯之谓也。(出《北梦琐言》)

南蛮

唐南蛮侵轶西川，苦无亭障。自咸通已后，剑南苦之，牛丛尚书作镇，为蛮寇凭凌，无以抗拒。高骈自东平移镇成都，蛮犹扰（“扰”原作“传”，据明抄本改）蜀城。骈先选骁锐救急。人人背神符一道。蛮觇知之，望风而遁。尔后僖宗幸蜀，深疑作梗，乃许降公主。蛮王以连姻大国，喜幸逾常。因命宰相赵隆眉、杨奇鲲、段义宗来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自淮海飞章云：“南蛮心膂，唯此数人，请止而鸩之。”迺僖宗还京，南方无虞，用高公之策也。杨奇鲲辈皆有词藻。途中诗云：“风里浪花吹又白。雨中风影洗还清。江鸥聚处窗前见，林狖啼时枕上听。”词甚清美。(出《北梦琐言》)

张 浚

张相浚富于权略，素不知兵。昭宗朝，亲统扈驾六师，往讨太原，遂至失律，陷其副帅侍郎孙揆。寻谋班师，路由平阳。平阳即蒲之属郡也，牧守姓张，即蒲帅王珂之大校。珂变诈难测，复虑军旅经过，落其诡计。浚乃先数程而行，泊于平阳之传舍。六军相次，由阴地关而进。浚深忌晋牧，复不敢除之。张于一舍郊迎，既驻邮亭，浚令张使君升厅，茶酒设食毕。复命茶酒，不令暂起，仍留晚食。食讫，已晡时，又不令起，即更茶数瓯。至张灯，乃许辞去。自旦及暮，不交一言。口中咀嚼少物，遥观一如交谈之状。珂性多疑，动有警察。时侦事者寻已密报之云：敕史与相国密话竟夕。珂果疑，召张问之曰：“相国与尔，自旦至暮，所话何？”对云：“并不交言。”王殊不信，谓其不诚，戮之。六师乃假途归京，了无纤虑。后判邦计，诸道各执绮绮之类。并不受之，乃命专人面付之曰：“尔述吾意，以此物改充军行所费之物。锅幕布槽啖马药，土产所共之物，咸请备之。”于是诸蕃镇欣然奉之，以至军行十万，所要无缺，皆心匠之所规画。梁祖忌之，潜令刺客杀之于长水庄上。（出《玉堂闲话》）

刘鄩

后唐晋王之入魏博也，梁将刘鄩先屯洹水，寂若无人。因令觐之，云：城上有旗帜来往。晋王曰：“刘鄩多计，未可轻进。”更令审探，乃缚草为人，缚旗于上，以驴负之，循堞而行，故旗帜婴城不息。问城中羸者曰：“军已去二日矣。”果趋黄泽，欲寇太原，以霖潦不克进。计谋如是。（出《北梦琐

言》)

张勳

伪蜀先主王建始攻围成都，三年未下。其纪纲之仆，有无赖轻生勇悍者百辈，人莫敌也。建尝以美言啗之曰：西川号为锦花城，一旦收克，玉帛子女，恣我儿辈快活也。”他日，陈敬瑄、田令孜以城降。翌日赴府。预戒骄暴诸子曰：“我与尔累年战斗，出死入生，来日便是我一家也。入城以后，但管富贵，即不得恣横。我适来差张勳作斩斫马步使，责办于渠。女辈不得辄犯。若把到我面前，足可矜恕，或被当下斩却，非我能救。”诸子闻戒，各务戢敛。然张勳胸上打人，堆叠通衢，莫有敢犯。识者以建能戒能惜，不陷人于刑，仁恕之比也。（出《北梦琐言》）

王建

邛黎之间有浅蛮焉，世袭王号，曰刘王、杨王、郝王。岁支西川衣赐三千分，俾其侦云南动静；云南亦资其觐成都盈虚。持两端而求利也。每元戎下车，即率界上酋长诣府庭，号曰参元戎。上闻自谓威惠所致，其未参间，潜稟于都押衙，且俟可否。或元戎慰抚大将间，稍至乖方，即教甚纷纭。时帅臣多是文儒，不欲生事。以是都押衙赖之，亦要姑息。蛮延蜚凭凌，苦无亭障，抑此之由也。王建始镇蜀，绝其旧赐，斩都押衙山行章以令之。邛峡之南，不立一堠，不戍一卒。十年不敢犯境。末年，命大将许存征蛮，为三王泄漏军机。于是召三王而斩之。时号因断也。昔日之患三王，非不知也，时不利也。故曰：有

非常之功，许公之谓也。先是唐咸通中，有天竺三藏僧，经过成都。晓五天胡（“胡”原作“湖”，据明抄本改）语，通大小乘经律论。以北天竺与云南接境，欲假途而还。为蜀察事者识之，系于成都府，具得所记朝廷次第文字，盖曾入内道场也。是知外国来廷者，安知非奸细乎？（出《北梦琐言》）

杂譎智魏太祖

魏武少时，尝为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至。”庐中人皆出观，帝乃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积棘中，绍不能动，帝复大叫：“偷儿今在此！”绍惶迫自掷出，俱免。魏武又尝云，人欲危己，己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刃密来，我心必动，便戮汝。汝但勿言，当后相报。侍者信焉，遂斩之。谋逆者挫气矣。又袁绍年少时，曾夜遣人以剑掷魏武，少下不著。帝揆其后来必高，因帖卧床上，剑果高。魏武又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辄斫人，亦不自觉，左右宜慎之。”后乃佯冻，所幸小人，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自尔莫敢近之。（出《小说》）

村妇

昭宗为梁主劫迁之后，岐凤（“岐凤”原作“峻奉”，据明抄本改）诸州，备蓄甲兵甚众，恣其劫掠以自给。成州有僻远村墅，巨有积货。主将遣二十余骑夜掠之。既仓卒至，罔敢支吾。其丈夫并囚缚之，罄搜其货，囊尔贮之。然后烹豕犬，遣其妇女羞饌，恣其饮噉，其家尝收莢蓂子，其妇女多取之熬捣，一如辣末。置于食味中，然后饮以浊醪。于时药作，竟于

腰下拔剑掘地曰：马入地下去也。或欲入火投渊，颠而后仆。于是妇女解去良人执缚，徐取骑士剑，一一断其颈而瘞之。其马使人逐官路，捶而尔遣之，罔有知者。后地土改易，方泄其事。（出《玉堂闲话》）

卷第一百九十一 骁勇一

甌丘诩

周世，东海之上，有勇士甌丘诩以勇闻于天下。过神泉，令饮马。其仆曰：“饮马于此者，马必死。”丘诩曰：“以丘诩之言饮之。”其马果死。丘诩乃去衣拔剑而入，三日三夜，杀二蛟一龙而出。雷神随而击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离闻而往见之，丘诩出送有丧者。要离往见丘诩于墓所曰：雷神击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旋日，人怨不旋踵。子至今弗报，何也？叱之而去。墓上振愤者不可胜数。要离归，谓人曰：“甌丘诩天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于众人之中，必来杀我。暮无闭门，寝无闭户。”丘诩至夜半果来，拔剑柱颈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于众人之中，死罪一也；暮无闭门，死罪二也；寝不闭户，死罪三也。”要离曰：“子待我一言而后杀也。子来不谒，一不肖也；拔剑不刺，二不肖也；刃先词后，三不肖也。子能杀我者，是毒药之死耳。”丘诩收剑而去曰：“嘻，天下所不若者，唯此子耳。”（出《独异志》）

朱遵

汉朱遵仕郡功曹。公孙述僭号，遵拥郡人不伏。述攻之，乃以兵拒述。埋车绊马而战死。光武追赠辅汉将军，吴汉表为置祠。一曰。遵失首，退至此地，绊马讫，以手摸头，始知失

首。于是土人感而义之，乃为置祠，号为健儿庙。后改勇士祠。
(出《新津县图经》)

赵云

蜀赵云，字子龙，身長八尺，姿容雄伟。居刘备前锋，为曹公所围，乃大开门，偃旗鼓。曹公引去，疑有伏兵。云于后射之，公军大骇，死者甚多。备明日自来，视昨日战处，曰：“子龙一身都是胆也。”(出《赵云别传》)

吕蒙

吴吕蒙随姊夫邓当击贼，时年十六，呵叱而前，当不能禁。归言于母曰：“贫贱难可居，设有功，富贵可致。”又曰：“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果就成大名。(出《独异志》)

魏任城王

魏任城王章，武帝子也。少而刚毅，学阴阳纬候之术，诵六韬洪范之书数千言。武帝谋伐吴，问章，取其利师之决。王善左右射，好击剑，百步中于悬发。乐闻国献彪虎，文如锦斑，以铁为栏。骁勇之徒，莫放轻视。章曳虎尾以绕臂，虎弭无声矣。莫不伏其神勇。时南越献白象子，在帝前，手顿其鼻，象伏不动。文帝铸万钧钟置崇华殿前，欲徙之，力士百人，引之不动，章乃负之而趋，四方闻其神勇，皆寝兵自固。帝曰：“以王权武吞并吴蜀，如鸱衔腐鼠耳。”章薨，如汉东平王葬礼。及丧出，空中闻数百人泣声。送丧者皆言，昔乱军伤杀者皆无

惇，王之仁惠，收其朽骨。死者欢于九土，精灵知其怀感。故人美王之德。国史撰《任城旧事》二卷。至东晋初，藏于密阁。（出《拾遗录》）

桓石虔

晋桓石虔有才干，矫捷绝伦，随父豁在荆州。于猎围中，见猛兽被数箭而伏。诸督将素知其勇，戏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一箭，猛虎踞跃，石虔亦跳，高于猛兽。复拔一箭而归。时人有患疾者，谓曰：“桓石虔来”以怖之，病者多愈。（出《独异志》）

杨大眼

后魏杨大眼，武都氏难当之孙。少有胆气，跳走如飞。高祖南伐，李冲典选征官，大眼求焉。冲不许。大眼曰：“尚书不见知，为尚书出一技。”便以绳长三丈，系髻而走，绳直如矢，马驰不及。见者莫不惊叹。冲曰：“千载以来，未有逸材若此者。”遂用为军主。稍迁辅国将军。王肃初归国也，谓大眼曰：“在南闻君之名，以为眼如车轮。今（“今”原作“令”，据明抄本、许刻本、黄刻本改）见，乃不异人眼。”大眼曰：“若旗鼓相望，瞋眸奋发，足使君亡魂丧胆，何必大如车轮？”当代推其骁果，以为张关不过也。（出《谈薮》）

麦铁杖

麦铁杖，韶州翁源人也。有勇力，日行五百里。初仕陈朝，

常执伞随驾。夜后，多潜往丹阳郡行盗。及明，却趁仗下执役。往回三百余里，人无觉者。后丹阳频奏盗贼踪由，后主疑之，而惜其材力，舍而不问。陈亡入隋，委质于杨素。素将平江南诸郡，使铁杖夜泅水过扬子江，为巡逻者所捕。差人防守，送于姑苏，到虔亭，过夜。伺守者寐熟，窃其兵刃，尽杀守者走回，乃口衔二首级，携剑复浮渡大江。深为杨素奖用。后官至本郡太守。今南海多麦氏，皆其后也。（出《岭表录异》）

彭乐

北齐将领彭乐勇猛无双。时神武帝率乐等十余万人，于沙苑与宇文护战。时乐饮酒，乘醉深入，被刺得肝肚俱出，内之不尽，截去之，复入战。护兵遂败，相枕籍死者三万余人。（出《独异志》）

高开道

隋末，高开道被箭，镞入骨，命一医工拔之，不得。开道问之，云：“畏王痛。”开道斩之。更命一医云：“我能拔之。”以一小斧子，当刺下疮际，用小棒打入骨一寸，以钳拔之。开道饮啗自若，赐医工绢三百匹。后为其将张金树所杀。（出《独异志》）

杜伏威

隋大业末，杜伏威与陈棱战于齐州，裨将射中伏威额。怒曰：“不杀射者，终不拔此箭。”由是奋入，获所射者，乃令

拔箭，然后斩首。棱乃大败。（出《独异志》）

尉迟敬德

王充兄子琬使于窦建德军中，乘炀帝所御骏马，铠甲甚鲜。太宗曰：“彼所乘真良马也。”尉迟敬德请往取之。乃与三骑，直入贼军擒琬，引其马以归。贼众无敢当者。敬德常侍宴庆善宫，时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解喻之，敬德勃焉，拳殴道宗，目几至眇。（出《谭宾录》）

柴绍弟

唐柴绍之弟某，有材力，轻矫迅捷，踊身而上，挺然若飞，十余步乃止。太宗令取赵公长孙无忌鞍鞞，仍先报无忌，令其守备。其夜，见一物如鸟，飞入宅内，割双鞞而去，追之不及。又遣取丹阳公主镂金函枕，飞入内房，以手拈土公主面上，举头，即以他枕易之而去。至晓乃觉。尝著吉莫靴走上砖城，且至女墙，手无攀引。又以足蹈佛殿柱，至檐头，捻掾覆上。越百尺楼阁，了无障碍。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处京邑。”出为外官。时人号为壁龙。太宗尝赐长孙无忌七宝带，直千金。时有大盗段师子从屋上椽孔间而下露，拔刀谓曰：“公动即死。”遂于枕函中取带去，以刀拄地，踊身椽孔间出。（出《朝野僉载》）

秦叔宝

唐太宗每临阵，望贼中骁将骁士，炫耀人马，出入来去者，

颇病之。辄命秦叔宝取之。叔宝应命跃马，负枪而进，必刺之于万众之中，人马俱倒。及后叔宝居多疾病，谓人曰：“吾少长戎马，前后所经二百余阵，屡中重疮，计吾出血亦数斛矣，何能不病乎？”（出《谭宾录》）

薛仁贵

唐太宗征辽东，驻蹕于阵。薛仁贵著白衣，握戟囊鞬，张弓大呼，所向披靡。太宗谓曰：“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后率兵击突厥于云州。突厥先问唐将为何，曰：“薛仁贵也。”突厥曰：“吾闻薛仁贵流会州死矣，安得复生？”仁贵脱兜鍪见之，突厥相视失色，下马罗拜，稍遁去。（出《谭宾录》）

公孙武达

唐左武卫大将军公孙武达有膂力。尝遇贼，尽劫其衣物，逼武达索靴，武达授足与之。贼俯就引靴，武达殴之，死于手下，以其兵仗御余寇，获免。（出《谭宾录》）

程知节

唐裴行俨与王充战，先驰赴敌，为流矢所中，坠于地。程知节救之，杀数人，充军披靡。知节乃抱行俨，重骑而还，为充骑所逐，刺槊洞过。知节回身，捩折其槊，斩获者，与行俨皆免。（出《谭宾录》）

薛万

唐契苾阿（明抄本“阿”作“何”，下同），力征辽东。以骑八百，遇贼合战，被槊中腰，为贼所窘。尚辇奉御薛万备单马入杀贼骑，救阿力于群贼之中，与之俱出。阿力气尽，束疮而战，贼乃退。（出《谭宾录》）

李楷固

唐天后时，将军李楷固，契丹人也，善用搦索。李尽忠之败也，麻仁节、张玄遇等并被搦将。獐鹿狐兔，走马遮截，放索搦之，百无一漏。鞍马上弄弓矢矛稍，状如飞仙。天后惜其材，不杀，用以为将。稍贪财好色，出为潭州乔口镇将，愤恚而卒也。（出《朝野僉载》）

王君薁

唐王君薁摄御史中丞，判凉州都督事。玄宗于广达楼，引君薁及妻夏氏宴设，赐金帛。夏氏亦勇决，每君薁临阵，夏氏亦有战功。凉州有回纥契苾思结阵（明抄本“阵”作“战”，按《旧唐书·王君薁传》“阵”作“浑”），四部落为酋长。君薁微时往来凉府，为回纥所轻。及君薁为河西节度使，回纥等怏怏，耻在麾下。君薁奏回纥等部落难制，潜有谋叛，遂留四部都督。后四部落党与谋叛君薁以复怨。会吐蕃间道往突厥，君薁率精骑往肃州掩之。还至甘州南巩笔驿，四部落伏兵突起，君薁与贼力战，自朝至晡，左右尽死，遂杀君薁。（出《谭宾录》）

宋令文

唐宋令文者有神力。禅定寺有牛触人，莫之敢近，筑圈以阑之。令文怪其故，遂袒裼而入。牛犛角向前，令文接两角拔之，应手而倒，颈骨皆折而死。又以五指撮碓髻，壁上书得四十字诗。为太学生以一手挟讲堂柱起，以同房生衣于柱下压之，许重设酒，乃为之出。令文有三子，长之问有文誉，次之逊善书，次之悌有勇力。之悌后左降朱鸢。会贼破欢州，以之悌为总管击之。募壮士得八人。之悌身長八尺，被重甲，直前大叫曰：“獠贼，动即死！”贼七百人，一时俱斃，大破之。（出《朝野僉载》）

彭博通

唐彭博通者，河间人也，身長八尺。曾于讲堂阶上，临阶而立。取鞋一双，以臂夹，令有力者后拔之，鞋底中断，博通脚终不移。牛驾车正走，博通倒曳车尾，却行数十步，横拔车辙深二尺，皆纵横破裂。曾游瓜步江，有急风张帆，博通捉尾缆挽之，不进。（出《朝野僉载》）

李宏

唐定襄公李宏，虢王之子，身長八尺。曾猎，遇虎搏之，踣而卧，虎坐其上。奴走马旁过，虎跳攫奴后鞍。宏起，引弓射之而毙。宏及奴一无所伤。（出《朝野僉载》）

辛承嗣

唐忠武将军辛承嗣轻捷。曾解鞍绊马，脱衣而卧，令一人百步，走马持枪而来。承嗣鞴马解绊，著衣擐甲，上马盘枪，逆拒刺马，擒人而还。承嗣后与将军元帅奖驰聘，一手捉鞍桥，双足直上捺蜻蜓，走马二十里。与中郎裴绍业，于青海被吐番所围。谓绍业曰：“将军相随共出。”绍业惧，不敢。承嗣曰：“为将军试之。单马持枪，所向皆靡，却迎绍业出。承嗣马被箭，乃跳下，夺贼壮马乘之，一无所伤。裴旻与幽州都督孙佺北征，被奚贼所围。旻马上立走，轮刀雷发，箭若星流，应刀而断。贼不敢取，蓬飞而去。（出《朝野僉载》）

卷第一百九十二 骁勇二

来瑱

唐来瑱，天宝中至赞善大夫，未为人所知。安禄山叛逆，召朝臣各举智谋果决才堪统众者。左拾遗张镐荐瑱有纵横才略。表入，即日召见，称旨，拜颍川太守，充招讨使，累奏战功。肃宗继位，以瑱武略，尤加任委。北收河洛，属群贼蜂起，频来攻战，皆为瑱所败。贼等惧之，号为来嚼铁。（出《谭宾录》）

哥舒翰

唐哥舒翰捍吐蕃，贼众三道从山相续而下，哥舒翰持半段折枪，当前击之，无不摧靡。翰入阵，善使枪，追贼及之，以枪搭其肩而喝。贼惊顾，翰从而刺其喉，皆高三五丈而坠。家僮左车年十五，每随入阵，辄下马斩其首。（出《谭宾录》）

马磷

唐广德元年，吐蕃自长安还至凤翔，节度孙守直闭门拒之。围守数日，会镇西节度马磷领精骑千余，自河西救杨志烈回，引兵入城。迟明，单骑持满，直冲贼众。左右愿从者百余骑。磷奋击大呼，贼徒披靡，无敢当者。翌日，又逼贼请战。皆曰

：“此将不惜死，不可当，且避之。”（出《谭宾录》）

白孝德

唐白孝德为李光弼偏将。史思明攻河阳，使骁将刘龙仙卒骑五千，临城挑战。龙仙捷勇自恃，举足加马鬣上，谩骂光弼。光弼登城望之，顾诸将曰：“孰可取者？”仆固怀恩请行，光弼曰：“非大将所为，历选其次。”左右曰：“孝德可。”光弼召孝德前，问曰：“可乎？”曰：“可。”光弼问所加几何人而可？曰：“独往则可，加人多不可。”光弼曰：“壮哉！”终问所欲，对曰：“愿备五十骑于军门，候入而继进，及请大众鼓噪以假气，他无用也。”光弼抚其背以遣之。孝德挟二矛，策马截流而渡。半济，怀恩贺曰：“克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克？”怀恩曰：“观其揽跋便僻，可万全。”龙仙始见其独来，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欲动，孝德摇手止之，若使其不动，龙仙不之测。又止龙仙。孝德曰：“侍中使予致词，非他也。”龙仙去三十步，与之言，褻骂如初。孝德伺便，因瞋（“瞋”原作“瞋”，据明抄本改）目曰：“贼识我乎？”龙仙曰：“何也？”曰：“国之大将白孝德。”龙仙曰：“是猪狗乎？”发声虓然，执矛前突，城上鼓噪，五十骑亦继进。龙仙矢不及发，环走堤上，孝德逐之，斩首提之归。（出《谭宾录》）

李正己

唐李正己本名抱玉。侯希逸为平卢军帅，希逸母即正己姑也。后与希逸同至青州，骁健有勇力。宝应中，军中讨史朝义，

至郑州。回纥方强恣，诸节度皆下之。正己时为军候，独欲以气吞之，因与角逐，众军聚观。约曰：“后者批之。”即逐而先，正己擒其领而批其颡，回纥屎液俱下。众军呼突，繇是不敢暴。会军人逐希逸，希逸奔走。众立正己为帅，朝廷因授平卢节度使。（出《谭宾录》）

李嗣业

唐李嗣业领安西北庭行营，常为先锋将，持棒冲击，众贼披靡。与九节度围贼，因中流矢，数日疮欲愈。卧于帐中，忽闻金鼓声乱。问之，知战。因阢，疮中血如注，奄然而卒。（出《谭宾录》）

马勋

唐德宗欲幸梁洋，严振遣兵五千至周至以俟南幸。其将张用诚阴谋叛背，输款于李怀光，朝廷忧之。会梁州将马勋至，上临轩与之谋。勋曰：“臣请计日至山南，取节度符召之；即不受召，臣当斩其首以复命。”上喜曰：“几日当至？”勋克日时而奏，上勉劳而遣之。勋既得振符，乃与壮士五十人偕行出骆谷。用诚以为未知其叛，以数百骑逐勋。勋与俱之传舍。用诚左右森然。勋曰：“天寒且休。”军士左右皆退，勋乃令人多焚其草以诱之，军士争附火。勋乃令人从容，出怀中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诚惶骇起走，壮士自背束其手而擒之。不虞用诚之子居后，引刀斫勋。勋左右俱承其臂（“臂”原作“背”，据明抄本改），刀不甚下，微伤勋首。遂格杀其子，而仆用诚于地，令壮士跨其腹，以刃拟其喉曰：“声则死之！”

“勋驰就其军，营士已被甲执兵。勋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孥皆在梁州，弃之从人反逆，将欲灭汝族耶？大夫使我取张用诚，不问汝辈。乃何为乎？’众慑伏。于是缚用诚，遣送洋州，振杖杀之。拔其二使总其众。勋以药自封其首，来复命，愆约半日。（出《谭宾录》）

汪节

太微村在绩溪县西北五里。村有汪节者，其母避疟于村西福田寺金刚下，因假寐，感而生节。节有神力，入长安，行到东渭桥，桥边有石狮子，其重千斤。节指而告人曰：“我能提此而掷之。”众不信之。节遂提狮子投之丈余，众人大骇。后数十人不能动之，遂以赂请节，节又提而致之故地。寻而荐入禁军，补神策将军。尝对御，俯身负一石碾，置二丈方木于碾上，木上又置一床，床上坐龟兹乐人一部，奏曲终而下，无厌重之色。德宗甚宠惜，累有赏赐。虽拔山拽牛之力，不能过也。（出《歙州图经》）

彭先觉

唐彭先觉叔祖博通膂力绝伦。尝于长安与壮士魏弘哲、宋令文、冯师本角力。博通坚卧，命三人夺其枕。三人力极，床脚尽折，而枕不动。观者逾主人垣墙，屋宇尽坏，名动京师。尝与家君同饮，会暝，独持两床降阶，就月于庭。酒俎之类，略无倾泄矣。（出《御史台记》）

王俳優

唐乾符中，绵竹王俳優者有巨力。每遇府中飨军宴客，先呈百戏。王生腰背一船，船中载十二人，舞河传一曲，略无困乏。（出《北梦琐言》）

钟傳

安陆郡有处士姓马忘其名，自云江夏人，少游湖湘，又客于钟陵十数年。尝说江西钟傳，本豫章人，少倜傥，以勇毅闻于乡里。不事农业，恒好射猎。熊鹿野兽，遇之者无不获焉。一日，有亲属酒食相会，傳素能一饮。是日大醉。唯一小仆侍行，比暮方归。去家二三里，溪谷深遂，有虎黑文青质，额毛圆白，眈眈然自中林而出。百步之外，顾望前来。仆夫见而股栗，谓傳曰：“速登大树，以逃生命。”傳时酒力方盛，胆气弥粗。即以仆人所持白挺，山立而拒之。虎即直搏傳，傳亦左右跳跃，挥杖击之。虎又俯伏，傳亦蹲踞。须臾，复相拿攫。如此者数四。虎之前足，搭傳之肩，傳即以两手抱虎之项，良久。虎之势无以用其爪牙，傳之勇无以展其心计。两相擎据，而仆夫但号呼与其侧。其家人怪日晏未归，仗剑而迎之。及见相捍，即挥刃前斫。虎腰既折，傳乃免焉。数岁后，江南扰乱，群盗四集，傳以斗虎之名，为众所服，推为酋长，竟登戎帅之任，节制钟陵。镇抚一方，澄清六郡。唐僖昭之代，名振江西。官至中书令。（出《耳目记》）

墨君和

真定墨君和，幼名三旺。世代寒贱，以屠宰为业。母怀妊

之时，曾梦胡僧携一孺子，面色光黑，授之曰：“与尔为子，他日必大得力。”既生之，眉目棱岸，肌肤若铁。年十五六，赵王镒初继位，曾见之，悦而问曰：“此中何得昆仑儿也？”问其姓，与形质相应，即呼为墨昆仑，因以皂衣赐之。是时常山县邑屡为并州中军所侵掠，赵之将卒疲于战敌，告急于燕王李匡威，率师五万来救之。并人攻陷数城。燕王闻之，躬领五万骑，径与晋师战于元氏。晋师败绩。赵王感燕王之德，椎牛酺酒，大犒于槁城。犴金二十万以谢之。燕王归国，比及境上，为其弟匡侑所拒。赵人以其有德于我，遂营东圃以居之。燕主自以失国，又见赵主之方幼，乃图之。遂从下矣上伏甲。（明抄本“从下矣上伏甲”作“遂矣伏兵”，“矣”疑作“以”）俟赵王旦至，即使擒之。赵王请曰：“某承光代基构，主此山河，每被邻寇侵渔，困于守备。赖大王武略，累挫戎锋，获保宗祧，实资恩力。顾惟幼懦，夙有卑诚，望不忽忽，可伸交让。愿与大王同归衙署，即军府必不拒违。”燕王以为然，遂与赵王并轡而进。俄有大风并黑云起于城上。俄而大雨，雷电震击。至东角门内，有勇夫袒臂旁来，拳殴燕之介士。即挟负赵主，逾垣而走。遂得归公府。王问其姓名，君和恐其难记，但言曰：“砚中之物，王心志之。”左右军士，既见主免难，遂逐燕王。燕王退走于东圃，赵人围而杀之。明日，赵王素服哭于庭，兼令具以礼敛。仍使告于燕主。匡侑忿其兄之见杀，即举全师伐赵之东鄙。将释其愤气，而致十疑之书。赵王遣记室张泽以事实答之。其略曰：营中将士，或可追乎；天上雷霆，何人计会？词多不载。赵主既免燕主之难，召墨生以千金赏之，兼赐上第一区，良田万亩，仍恕其十死，奏授光禄大夫。终赵王之世，四十年间，享其富贵。当时闻里，有生子或颜貌黑丑者，多云：“无陋，安知他日不及墨昆仑耶？”（出《刘氏耳目记》）

周归祐

燕之旧将周归祐，蓟门更变之际，以剑柱心，刃自背出而不死。奔于梁，为骑将之先锋焉。十五年，夹河百战，通中之疮，往往遇之。后唐庄宗入洛，为仇者于猎场席地俾坐，满挽而射，贯腋而出，创愈无恙。仕至郡牧节度留后。竟死于牖下。（出《北梦琐言》）

王宰

丁丑岁，蜀师戍于固镇。有巨师曰费铁髯者，本于绿林部下将卒（明抄本“卒”作“率”）。其人也，多使人行劫而纳其货。一日，遣都将领人攻河池县。有王宰者（失其名）少壮而勇，只与仆隶十数辈止于公署。群盗夜至，宰启扉而俟之，格斗数刻，宰中镞甚困，贼将逾其阃。小仆持短枪，靠扉而立，连中三四魁首，皆应刃而仆，肠胃在地焉。群盗于是舁尸而遁。他日，铁髯又劫村庄，才合夜，群盗至村。或排闥而入者，或四面坏壁而入，民家灯火尚莹煌。丈夫悉遁去，唯一妇人以勺挥釜汤泼之，一二十辈无措手，为害者皆狼狈而奔散。妇人但秉勺据釜，略无所损失。旬月后，铁髯部内数人，有面如疮瘢者，费终身耻之。（出《玉堂闲话》）

卷第一百九十三 豪侠一

李 亭

汉茂陵少年李亭好驰骏狗，逐野兽。或以鹰鹞逐雉兔。皆为嘉名：狗则有修豪、周睫、白望、青曹之名；鹰则有青翅、黄眸、青冥、金距之属；鹞则有从风、孤飞之号。（出《西京杂记》）

虬髯客

隋炀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杨素守西京。素骄贵，又以时乱，天下之权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贵自奉，礼异人臣。每公卿入言，宾客上谒，未尝不踞床而见，令美人捧出，侍婢罗列，颇僭于上。末年益甚。一日，卫公李靖以布衣来谒，献奇策。素亦踞见之。靖前揖曰：“天下方乱，英雄竞起，公为帝室重臣，须以收罗豪杰为心，不宜踞见宾客。”素敛容而起，与语大悦，收其策而退。当靖之聘辩也，一妓有殊色，执红拂，立于前，独目靖。靖既去，而拂妓临轩，指吏问曰：“去者处士第几？住何处？”吏具以对，妓颌而去。靖归逆旅，其夜五更初，忽闻扣门而声低者，靖起问焉，乃紫衣戴帽人，杖揭一囊。靖问：“谁？”曰：“妾杨家之红拂妓也。”靖遽延入，脱衣去帽，乃十八九佳丽人也。素面华衣而拜。靖惊。答曰：“妾侍杨司空久，阅天下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丝萝非独生，

愿托乔木，故来奔耳。”靖曰：“杨司空权重京师，如何？”曰：“彼尸居余气，不足畏也。诸妓知其无成，去者众矣。彼亦不甚逐也。计之详矣，幸无疑焉。”问其姓，曰：“张。”问伯仲之次，曰：“最长。”观其肌肤仪状，言词气性，真天人也。靖不自意获之，益喜惧，瞬息万虑不安，而窥户者足无停履。既数日，闻追访之声，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马，排闥而去。将归太原，行次灵石旅舍。既设床，炉中烹肉且熟，张氏以发长委地，立梳床前；靖方刷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驴而来，投革囊于炉前，取枕欹卧，看张氏梳头。靖怒甚。未决，犹刷马。张氏熟观其面，一手握发，一手映身摇示，令忽怒。急急梳头毕，敛袂前问其姓。卧客曰：“姓张。”对曰：“妾亦姓张，合是妹。”遽拜之，问第几？曰：“第三。”问妹第几？曰：“最长。”遂喜曰：“今日多幸。遇一妹。”张氏遥呼曰，李郎且来拜三兄。靖骤拜。遂环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计已熟矣。”客曰：“饥甚。”靖出市买胡饼，客抽匕首，切肉共食。食竟，余肉乱切炉前食之，甚速。客曰：“观李郎之行，贫士也，何以致斯异人？”曰：“靖虽贫，亦有心者焉。他人见问，固不言。兄之问，则无隐矣。”具言其由，曰：“然则何之？”曰：“将避地太原耳。”客曰：“然吾故非君所能致也。”曰：“有酒乎？”靖曰：“主人西则酒肆也。靖取酒一盃。酒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靖曰：“不敢。”于是开华囊，取出一人头并心肝。却收头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乃天下负心者心也，衔之十年，今始获，吾憾释矣。”又曰：“观李郎仪形器宇，真丈夫，亦知太原之异人乎？”曰：“尝见一人，愚谓之真人，其余将相而已。”其人何姓？曰：“同姓。”曰：“年几？”曰：“近二十。”今何为？曰：“州将

之爱子也。曰：“似矣，亦须见之，李郎能致吾一见否？”曰：“靖之友刘文静者与之狎，因文静见之可也。兄欲何为？”曰：“望气者言太原有奇气，使吾访之。李郎明发，何时到太原？靖计之：某日当到。”曰：“达之明日方曙，我于汾阳桥待耳。”

“讫，乘驴而其行若飞，回顾已远。靖与张氏且惊惧。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无畏，但速鞭而行。及期，入太原，候之相见，大喜，偕诣刘氏。诈谓文静曰：“以善相思见郎君。”迎之。文静素奇其人，方议论匡（“匡”原作“斥”，据明抄本改）辅，一旦闻客有知人者，其心可知，遽致酒延焉。既而太宗至，不衫不履，褐裘而来，神气扬扬，貌与常异。虬髯默居坐末，见之心死。饮数巡，起招靖曰：“真天子也。”靖以告刘，刘益喜自负。既出，而虬髯曰：“吾见之，十八九定矣；亦须道兄见之。李郎宜与一妹复入京，某日午时，访我于马行东酒楼下，下有此驴及一瘦骡，即我与道兄俱在其所也。”公到，即见二乘，揽衣登楼，即虬髯与一道士方对饮。见靖惊喜，召坐，环饮十数巡。曰：“楼下柜中有钱十万，择一深隐处，驻一妹毕，某日复会我于汾阳桥。”如期登楼，道士虬髯已先坐矣。共谒文静。时方弈棋，揖起而语心焉。文静飞书迎文皇看棋。道士对弈。虬髯与靖旁立为侍者。俄而文皇来，长揖而坐，神清气朗，满坐风生，顾盼睍如也。道士一见惨然，下棋子曰：“此局输矣，输矣。于此失却局，奇哉。救无路矣，知复奚言？”罢弈请去。既出，谓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图，勉之，勿以为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计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与一妹同诣某坊曲小宅。愧李郎往复相从，一妹悬然如罄，欲令新妇祗谒，略议从容，无令前却。”言毕，吁嗟而去。靖也策马遄征，俄即到京，与张氏同往，乃一小板门，扣之，有应者拜曰：“三郎令候一娘子李郎久矣。”延入

重门，门益壮丽，奴婢三十余人罗列于前。奴二十人引靖入东厅，非人间之物。巾妆梳栉毕，请更衣，衣又珍奇。既毕，传云三郎来，乃虬髯者，纱帽褐裘，有龙虎之姿。相见欢然，催其妻出拜，盖天人也。遂延中堂，陈设盘筵之盛，虽王公家不侔也。四人对坐，牢馔毕，陈女乐二十人，列奏于前，似从天降，非人间之曲度。食毕行酒，而家人自西堂舁出二十床，各以锦绣帕覆之。既呈，尽去其帕，乃文簿钥匙耳。虬髯谓曰：“尽是珍宝货泉之数，吾之所有，悉以充赠。何者？某本欲于此世界求事，或当龙战三二年，建少功业。今既有主，住亦何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内，即当太平。李郎以英特之才，辅清平之主，竭心尽善，必极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蕴不世之略，从夫之贵，荣极轩裳。非一妹不能识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圣贤起陆之渐，际会如期，虎啸风生，龙腾云萃，固当然也。将余之赠，以奉真主，赞功业。勉之哉！此后十余年，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是吾得志之秋也。妹与李郎可沥酒相贺。”顾谓左右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毕，与其妻戎装乘马，一奴乘马从后，数步不见。靖据其宅，遂为豪家，得以助文皇缔构之资，遂匡大业。贞观中，靖位至仆射。东南蛮奏曰：“有海贼以千艘，积甲十万人，入扶余国，杀其主自立，国内已定。”靖知虬髯成功也，归告张氏，具礼相贺，沥酒东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兴，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乎？人臣之谬思乱，乃螳螂之拒走轮耳。或曰，卫公之兵法，半是虬髯所传也。（出《虬髯传》）

彭闳高瓚

唐贞观中，恒州有彭闳、高瓚，二人斗豪。于时大酺，场

上两朋竞胜。闾活捉一猪，从头咬至顶，放之地上，仍走。瓚取猫儿从尾食之，肠肚俱尽，仍鸣唤不止。闾于是乎帖然心服。（出《朝野佥载》）

嘉兴绳技

唐开元年中，数敕赐州县大酺。嘉兴县以百戏，与监司竞胜精技。监官属意尤切。所由直狱者语与狱中云：“倘有诸戏劣于县司，我辈必当厚责。然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观者，即获财利，叹无能耳。”乃各相问，至于弄瓦缘木之技，皆推求招引。狱中有一囚笑谓所由曰：“某有拙技，限在拘系，不得略呈其事。”吏惊曰：“汝何所能？”囚曰：“吾解绳技。”吏曰：“必然，吾当为尔言之。”乃具以囚所能白于监主。主召问罪轻重，吏云：“此囚人所累，逋繯未纳，余无别事。”官曰：“绳技人常也，又何足异乎？”囚曰：“某所为者，与人稍殊。官又问曰：“如何？”囚曰：“众人绳技，各系两头，然后于其上行立周旋。某只须一条绳，粗细如指，五十尺，不用系著，抛向空中，腾掷翻复，则无所不为。官大惊悦，且令收录。明日，吏领戏场。诸戏既作，次唤此人，令效绳技。遂捧一团绳，计百余尺，置诸地，将一头，手掷于空中，劲如笔。初抛三二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牵之，众大惊异。后乃抛高二十余丈，仰空不见端绪。此人随绳手寻，身足离地，抛绳虚空，其势如鸟，旁飞远扬，望空而去。脱身行狴，在此日焉。（出《原化记》）

车中女子

唐开元中，吴郡人入京应明经举。至京因闲步坊曲。忽逢

二少年着大麻布衫，揖此人而过，色甚卑敬，然非旧识，举人谓误识也。后数日，又逢之，二人曰：“公到此境（明抄本“境”作“竟”），未为主，今日方欲奉迓，邂逅相遇，实慰我心。揖举人便行，虽甚疑怪，然强随之。抵数坊，于东市一小曲内，有临路店数间，相与直入，舍宇甚整肃。二人携引升堂，列筵甚盛。二人与客据绳床坐定。于席前，更有数少年各二十余，礼颇谨。数出门，若伫贵客。至午后，云去来。矣闻一车直门来，数少年随后，直至堂前，乃一钿车。卷帘，见一女子从车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花梳满髻，衣则缙素。二人罗拜，此女亦不答；此人亦拜之，女乃答。遂揖客入。女乃升床，当局而坐，揖二人及客，乃拜而坐。又有十余后生皆衣服轻新，各设拜，列坐于客之下。陈以品味，饌至精洁。饮酒数巡，至女子，执杯顾问客：“闻二君奉谈，今喜展见。承有妙技，可得观乎？”此人卑逊辞让云：“自幼至长，唯习儒经，弦管歌声，辄未曾学。”女曰：“所习非此事也。君熟思之，先所能者何事？”客又沈思良久曰：“某为学堂中，著靴于壁上行得数步。自余戏剧，则未曾为之。”女曰：“所请只然，请客为之。遂于壁上行得数步。女曰：“亦大难事。”乃回顾坐中诸后生，各令呈技，俱起设拜。有于壁上行者，亦有手撮椽子行者，轻捷之戏，各呈数般，状如飞鸟。此人拱手惊惧，不知所措。少顷女子起，辞出。举人惊叹，恍恍然不乐。经数日，途中复见二人曰：“欲假盛驷，可乎？”举人曰：“唯。”至明日，闻宫苑中失物，掩捕失贼，唯收得马，是将驮物者。验问马主，遂收此人。入内侍省勘问，驱入小门。吏自后推之，倒落深坑数丈，仰望屋顶七八丈，唯见一孔，才开尺余。自旦入至食时，见一绳绠一器食下。此人饥急，取食之。食毕，绳又引去。深夜，此人忿甚，悲惋何诉。仰望，忽见一物如鸟飞

下，觉至身边，乃人也。以手抚生，谓曰：“计甚惊怕，然某在无虑也。”听其声，则向所遇女子也。共君出矣。以绢重系此人胸膊讫，绢一头系女人身。女人纵身腾上，飞出宫城，去门数十里乃下。云：“君且便归江淮，求仕之计，望俟他日。

“此人大喜，徒步潜窜，乞食寄宿，得达吴地。后竟不敢求名西上矣。（出《原化记》）

卷第一百九十四 豪侠二

昆仑奴

唐大历中，有崔生者，其父为显僚，与盖代之勋臣一品者熟。生是时为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举止安详，发言清雅。一品命姬轴帘，召生入室。生拜传父命，一品欣然爱慕，命坐与语。时三妓人艳皆绝代，居前，以金瓯贮含桃而劈之，沃以甘酪而进。一品遂命衣红绡妓者，擎一瓯与生食。生少年赧妓辈，终不食。一品命红绡妓以匙而进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辞而去。一品曰：“郎君闲暇，必须一相访，无间老夫也。”命红绡送出院。时生回顾，妓立三指，又反三掌者，然后指胸前小镜子云：“记取。”余更无言。生归，达一品意。返学院，神迷意夺，语减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诗曰：“误到蓬山顶上游，明珰玉女动星眸。朱扉半掩深宫月，应照璚芝雪艳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时家中有昆仑奴磨勒，顾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报老奴。”生曰：“汝辈何知，而问我襟怀间事。”磨勒曰：“但言，当为郎君释解，远近必能成之。”生骇其言异，遂具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隐语，勒曰：“有何难会，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返掌三者，数十五指，以应十五日之数；胸前小镜子，十五夜月圆如镜，令郎来耶。”生大喜不自胜，谓磨勒曰：“何计而能导达我郁（“

郁”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结？”磨勒笑曰：“后夜乃十五夜，请深青绢两匹，为郎君制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姬院门，非常人不得辄入，入必噬杀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州孟海之犬也。世间非老奴不能毙此犬耳。今夕当为郎君挝杀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携鍊椎而往。食顷而回曰：“犬已毙讫，固无障塞耳。”是夜三更，与生衣青衣，遂负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内，止第三门。绣户不扃，金釭微明，惟闻妓长叹而坐，若有所俟。翠环初坠，红脸才舒，玉恨无妍，珠愁转莹。但吟诗曰：“深洞莺啼恨阮郎，偷来花下解珠珰。碧云飘断音书绝，空倚玉箫愁凤凰。”侍卫皆寝，邻近阒然。生遂缓褰帘而入。良久，验是生。姬跃下榻，执生手曰：“知郎君颖悟，必能默识，所以手语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术，而能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谋，负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帘外耳。”遂召入，以金瓯酌酒而饮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富，居在朔方。主人拥旄，逼为姬仆。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脸虽铅华，心颇郁结。纵玉箸举饌，金炉泛香，云屏而每进绮罗，绣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愿，如在桎梏。贤爪牙既有神术，何妨为脱狴牢。所愿既申，虽死不悔。请为仆隶，愿待光容，又不知郎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语。磨勒曰：“娘子既坚确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请先为姬负其囊妆奁，如此三复焉。然后曰：“恐迟明，遂负生与姬，而飞出峻垣十余重。一品家之守御，无有警省，遂归学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觉。又见犬已毙，一品大骇曰：“我家门垣，从来邃密，扃锁甚严，势似飞腾，寂无形迹，此必使士而挈之。无更声闻，徒为患祸耳。”姬隐崔生家二岁，因花时，驾小车而游曲江，为一品家人潜志认，遂白一品。一品异之，召崔生而诘之事。惧而不敢隐，遂细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负荷而去。一品

曰：“是姬大罪过，但郎君驱使逾年，即不能问是非，某须为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严持兵仗围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飞出高垣，瞥若翅翥，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所向。然崔家大惊愕。后一品悔惧，每夕，多以家童持剑戟自卫，如此周岁方止。后十余年，崔家有人，见磨勒卖药于洛阳市，容颜如旧耳。（出《传奇》）

侯彝

唐大历中，有万年尉侯彝者好尚心义，尝匿国贼。御史推鞠理穹，终不言贼所在。御史曰：“贼在汝左右膝盖下。”彝遂揭阶砖，自击其膝盖，翻示御史曰：“贼安在？”御史又曰：“在左膝盖下。”又击之翻示。御史乃以鏊贮烈火，置其腹上。烟烽灼，左右皆不忍视。彝怒呼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闻。代宗即召见曰：“何为隐贼，自贻其苦若此？”彝对曰：“贼臣实藏之。已然诺于人，终死不可得。”遂贬之为端州高要尉。（出《独异志》）

僧侠

唐建中初，士人韦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与连镳，言论颇洽。日将夕，僧指路歧曰：“此数里是贫道兰若，郎君能垂顾乎？”士人许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处分从者，供帐具食。行十余里，不至。韦生问之，即指一处林烟曰：“此是矣。”及至，又前进。日已昏夜，韦生疑之，素善弹，乃密于靴中取张卸弹，怀铜丸十余，方责僧曰：“弟子有程期，适偶贪上人清论，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

用行。是僧前行百余步，韦生知其盗也，乃弹之。僧正中其脑。僧初若不觉。凡五发中之，僧始扪中处，徐曰：“郎君莫恶作剧。”韦生知无可奈何，亦不复弹。良久，至一庄墅，数十人列火炬出迎。僧延韦生坐一厅中，笑云：“郎君勿忧。”因问左右：夫人下处如法无？复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韦生见妻女别在一处，供帐甚盛，相顾涕泣。即就僧，僧前执韦生手曰：“贫道盗也，本无好意。不知郎君艺若此，非贫道亦不支也。今日固无他，幸不疑耳。适来贫道所中郎君弹悉在。”乃举手搦脑后，五丸坠焉。有顷布筵，具蒸犊，犊上割刀子十余，以韭饼环之。揖韦生就座，复曰：“贫道有义弟数人，欲令谒见。”言已，朱衣巨带者五六辈，列于阶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即成齏粉矣。”食毕，僧曰：“贫道久为此业，今向迟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过老僧，欲请郎君为老僧断之。乃呼飞飞出参郎君。飞年才十六七，碧衣长袖，皮肉如腊（明抄本“腊”作“脂”）。僧曰：“向后堂侍郎君。”僧乃授韦一剑及五丸，且曰：“乞郎君尽艺杀之，无为老僧累也。”引韦入一堂中，乃反锁之。堂中四隅，明灯而已。飞飞当堂执一短鞭，韦引弹，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觉跃在梁上，循壁虚蹑，捷若猱獾。弹丸尽，不复中。韦乃运剑逐之，飞飞倏忽逗闪，去韦身不尺。韦断其鞭数节，竟不能伤。僧久乃开门，问韦：“与老僧除得害乎？”韦具言之。僧怅然，顾飞飞曰：“郎君证成汝为贼也，知复如何。”僧终夕与韦论剑及弧矢之事。天将晓，僧送韦路口，赠绢百匹，垂泣而别。（出《唐语林》，明抄本作出《酉阳杂俎》）

崔慎思

博陵崔慎思，唐贞元中应进士举。京中无第宅，常赁人隙

院居止。而主人别在一院，都无丈夫，有少妇年三十余，窥之亦有容色，唯有二女奴焉。慎思遂遣通意，求纳为妻。妇人曰：“我非仕人，与君不敌，不可为他时恨也。”求以为妾，许之，而不肯言其姓。慎思遂纳之。二年余，崔所取给，妇人无倦色。后产一子，数月矣，时夜，崔寝，及闭户垂帷，而已半夜，忽失其妇。崔惊之，意其有奸，颇发忿怒。遂起，堂前彷徨而行。时月胧明，忽见其妇自屋而下，以白练缠身，其右手持匕首，左手携一人头。言其父昔枉为郡守所杀，入城求报，已数年矣，未得；今既克矣，不可久留，请从此辞。遂更结束其身，以灰囊盛人首携之。谓崔曰：“某幸得为君妾二年，而已有一子。宅及二婢皆自致，并以奉赠，养育孩子。”言讫而别，逾跨墙越舍而去。慎思惊叹未已。少顷却至，曰：“适去，忘哺孩子少乳。”遂入室。良久而出曰：“喂儿已毕，便永去矣。”慎思久之，怪不闻婴儿啼。视之，已为其所杀矣。杀其子者，以绝其念也。古之侠莫能过焉。（出《原化记》）

聂隐娘

聂隐娘者，唐贞元中，魏博大将聂锋之女也。年方十岁，有尼乞食于锋舍，见隐娘悦之。云：“问押衙乞取此女教？”锋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铁柜中盛，亦须偷去矣。”及夜，果失隐娘所向。锋大惊骇，令人搜寻，曾无影响。父母每思之，相对涕泣而已。后五年，尼送隐娘归。告锋曰：“教已成矣，子却领取。”尼歛亦不见。一家悲喜。问其所学，曰：“初但读经念咒，余无他也。”锋不信，恳诘。隐娘曰：“真说又恐不信，如何？”锋曰：“但真说之。”曰：“隐娘初被尼挈，不知行几里。及时，至大石穴之嵌空数十步，寂无居人，

猿狖极多，松萝益邃。已有二女，亦各十岁，皆聪明婉丽不食。能于峭壁上飞走，若捷猱登木，无有蹶失。尼与我药一粒，兼令长执宝剑一口，长二尺许，锋利，吹毛令割，逐二女攀缘，渐觉身轻如风。一年后，刺猿狖。百无一失。后刺虎豹，皆决其首而归。三年后能飞，使刺鹰隼，无不中。剑之刃渐减五寸。飞禽遇之，不知其来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于都市，不知何处也。指其人者，一一数其过曰：“为我刺其首来，无使知觉。定其胆，若飞鸟之容易也。”受以羊角匕首，刀广三寸。遂白日刺其人于都市，人莫能见。以首入囊，返主人舍，以药化之为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无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决其首来。”又携匕首入室，度其门隙，无有障碍，伏之梁上。至暝，持得其首而归。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见前人戏弄一儿可爱，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后遇此辈，先断其所爱，然后决之。”某拜谢。尼曰：“吾为汝开脑后藏匕首，而无所伤。”用即抽之，曰：“汝术已成，可归家。”遂送还。云后二十年，方可一见。锋闻语甚惧，后遇夜即失踪，及明而返。锋已不敢诘之，因兹亦不甚怜爱。忽值磨镜少年及门，女曰：“此人可与我为夫。白父，父不敢不从，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镜，余无他能。父乃给衣食甚丰，外室而居。数年后，父卒。魏帅稍知其异，遂以金帛署为左右吏。如此又数年。至元和间，魏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协，使隐娘贼其首。引娘辞帅之许。刘能神算，已知其来。召衙将，令来日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卫。至门，遇有鹊前噪夫，夫以弓弹之，不中，妻夺夫弹，一丸而毙鹊者。揖之云：“吾欲相见，故远相祗迎也。”衙将受约束，遇之。

“隐娘夫妻曰：“刘仆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洞吾也，愿见刘公。”刘劳之。隐娘夫妻拜曰：“合负仆射万死。”刘曰：

“不然，各亲其主，人之常事。魏今与许何异，顾请留此，勿相疑也。”隐娘谢曰：“仆射左右无人，愿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知魏帅之不及刘。刘问其所需，曰：“每日只要钱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请。忽不见二卫所之，刘使人寻之，不知所问。后潜收布囊中，见二纸卫，一黑一白。后月余，白刘曰：“彼未知住，必使人继至。今宵请剪发，系之以红绡，送于魏帅枕前，以表不回。”刘听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了，后夜必使精儿来杀某，及贼仆射之首。此时亦万计杀之，乞不忧耳。”刘豁达大度，亦无畏色。是夜明烛，半宵之后，果有二幡子一红一白，飘飘然如相击于床四隅。良久，见一人自（“自”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空而踣，身首异处。隐娘亦出曰：“精儿已毙。”拽出于堂之下，以药化为水，毛发不存矣。隐娘曰：“后夜当使妙手空空儿继至。空空儿之神术，人莫能窥其用，鬼莫得蹑其踪。能从空虚之入冥，善无形而灭影。隐娘之艺，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系仆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颈，拥以衾，隐娘当化为蟻蠊，潜入仆射肠中听伺，其余无逃避处。”刘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闻颈上铿然，声甚厉。隐娘自刘口中跃出。贺曰：“仆射无患矣。此人如俊鹘，一搏不中，即翩然远逝，耻其不中。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后视其玉，果有匕首划处，痕逾数分。自此刘转厚礼之。自元和八年，刘自许入觐，隐娘不愿从焉。云：“自此寻山水，访至人，但乞一虚给与其夫。”刘如约。后渐不知所之。及刘薨于统军，隐娘亦鞭驴而一至京师，枢前恸哭而去。开成年，昌裔子纵除陵州刺史，至蜀栈道，遇隐娘，貌若当时，甚喜相见，依前跨白卫如故。语纵曰：“郎君大灾，不合适此。”出药一粒，令纵吞之。云来年火急抛官归洛，方脱此祸。吾药力只保一年患耳。纵亦不甚信，遗其缁彩，隐娘一无所受，但沉

醉而去。后一年，纵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无复有人见隐娘矣。（出《传奇》）

卷第一百九十五 豪侠三

红线

唐潞州节度使薛嵩家青衣红线者善弹阮咸，又通经史。嵩乃俾掌其笈表，号曰内记室。时军中大宴，红线谓嵩曰：“羯鼓之声，颇甚悲切，其击者必有事也。”嵩素晓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问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放归。是时至德之后两河未宁，以浚阳为镇，命嵩固守，控压山东。杀伤之余，军府草创。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亳节度使令狐章女。三镇交为姻娅，使使日浹往来。而田承嗣常患肺气，遇热增剧。每曰：“我若移镇山东，纳其凉冷，可以延数年之命。”乃募军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号外宅男，而厚其恤养。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选良日，将并潞州。嵩闻之，日夜忧闷，咄咄自语，计无所出。时夜漏将传，辕门已闭，杖策庭际，唯红线从焉。红线曰：“主自一月，不遑寝食。意有所属，岂非邻境乎？”嵩曰：“事系安危，非尔能料。”红线曰：“某诚贱品，亦能解主忧者。”嵩闻其语异，乃曰：“我知汝是异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遗业，受国家重恩，一旦失其疆土，即数百年勋伐尽矣。”红线曰：“此易与耳，不足劳主忧焉。暂放某一到魏城，观其形势，觐其有无。今一更首途，二更可以复命。请先定一起马使，具寒暄书。其他即待某却回也。”嵩曰：“然事或不济，反速其祸，又如之何？”红线曰：“某

之此行，无不济也。”乃入闺房，饬其行具。乃梳乌蛮髻，贯金雀钗，衣紫绣短袍，系青丝轻履，胸前佩龙文匕首，额上书太一神名。再拜而名，倏忽不见。嵩返身闭户，背烛危坐。常时饮酒，不过数合。是夕举觞，十余不醉。忽闻晓角吟风，一叶坠露。惊而起问，即红线回矣。嵩喜而慰劳曰：“事谐否？”红线曰：“不敢辱命。”又问曰：“无伤杀否？”曰：“不至是，但取床头金合为信耳。”红线曰，某子夜前二刻，即达魏城，凡历数门，遂及寝所。闻外宅儿止于房廊，睡声雷动。见中军士卒，徒步于庭，传叫风生。乃发其左扉，抵其寝帐。田亲家翁止于帐内，鼓趺酣眠，头枕文犀，髻包黄绹，枕前露一星剑，剑前仰开一金合，合内书生身甲子，与北斗神名。复以名香美珠，散覆其上。然则扬威玉帐，坦其心豁于生前。熟寝兰堂，不觉命悬于手下。宁劳擒纵，只益伤嗟。时则蜡炬烟微，炉香烬委，侍人四布，兵器交罗。或头触屏风，鼾而弹者；或手持巾拂，寝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摩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归。出魏城西门，将行二百里，见铜台高揭，漳水东流，晨鸡动野，斜月在林。忿往喜还，顿忘于行役。感知酌德，聊副于依归。所以当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经过五六城，冀减主忧，敢言其苦。嵩乃发使入魏，遗田承嗣书曰：“昨夜有客从魏中来云，自元帅床头获一金合，不敢留驻，谨却封纳。”专使星驰，夜半方到。见搜捕金合，一军忧疑。使者以马捶挝门，非时请见。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时，惊惶绝倒。遂留使者，止于宅中，狎以宴私，多其赐赍。明日，专遣使赍帛三万匹、名马二百匹、杂珍异等，以献于嵩曰：“某之首领，系在恩私。便宜知过自新，不复更貽伊戚。专膺指使，敢议亲姻。彼（按《甘泽谣》“彼”作“役”）当捧毂后车，来在麾鞭前马，所置纪纲外宅

儿者，本防他盗，亦非异图。今并脱其甲裳，放归田亩矣。”由是一两个月内，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红线辞去。嵩曰：“汝生我家，今欲安往？又方赖于汝，岂可议行。”红线曰：“某前本男子，游学江湖间，读神农药书，而救世人灾患。时里有孕妇，忽患蛊症，某以茺花酒下之，妇人与腹中二子俱毙。是某一举杀其三人，阴力见诛，降为女子，使身居贱隶，气禀凡俚。幸生于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厌罗绮，口穷甘鲜。宠待有加，荣亦甚矣。况国家建极，庆且无疆。此即违天，理当尽弭。昨往魏邦，以是报恩。今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谋安，在某一妇人，功亦不小，固可赎其前罪，还其本形。便当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长存。”嵩曰：“不然，以千金为居山之所。”红线曰：“事关来世，安可预谋。”嵩知不可留，乃广为饯别，悉集宾友，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红线酒，请座客冷朝阳为词。词曰：“采菱歌怨木兰舟，送客魂消百尺楼。还似洛妃乘雾去，碧天无际水空流。歌竟，嵩不胜其悲，红线拜且泣。因伪醉离席，遂亡所在。（出《甘泽谣》）

胡证

唐尚书胡证质状魁伟，膂力绝人。与晋公裴度同年。常狎游，为两军力人十许辈凌轹，势甚危窘。度潜遣一介，求教于证。证衣皂貂金带，突门而入。诸力士睨之失色。证饮后到酒，一举三钟，不啻数升，杯盘无余沥。逡巡，主人上灯。证起，取铁灯台，摘去枝叶而合跗，横置膝上。谓众人曰：“鄙夫请非次改令，凡三钟引满，一遍三台，酒须尽，仍不得有滴沥。犯令者一铁蹄（自谓灯台）。”证复一举三钟。次及一角觥者，

三台三遍，酒未能尽，淋漓殆至并座。证举跻将击之，众恶皆起设拜，叩头乞命，呼为神人。证曰：“鼠辈敢尔，乞今赦汝破命。”叱之令出。（出《摭言》）

冯燕

唐冯燕者，魏豪人，父祖无闻名。燕少以意气任侠，专为击球斗鸡戏。魏市有争财殴者，燕闻之，搏杀不平。遂沈匿田间，官捕急，遂亡滑。益与滑军中少年鸡球相得。时相国贾耽镇滑，知燕材，留属军中。他日出行里中，见户旁妇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室之。其夫滑将张婴，从其类饮。燕因得间，复偃寝中，拒寝户。婴还，妻开户纳婴，以裾蔽燕。燕卑踏步就蔽，转匿户扇后，而巾堕枕下，与佩刀近。婴醉目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即以刀授燕。燕熟视，断其颈，遂巾而去。明旦婴起，见妻杀死，愕然，欲出自白。婴邻以为真婴杀，留缚之。趣告妻党，皆来曰：“常嫉殴吾女，乃诬以过失，今复贼杀之矣，安得他事。即他杀而得独存耶？”共持婴石余笞，遂不能言。官收系杀人罪，莫有辩者，强伏其辜。司法官与小吏持朴者数十人，将婴就市，看者团围千余人。有一人排看者来，呼曰：“且无令不辜死者，吾窃其妻而又杀之，当系我。”吏执自言人，乃燕也。与燕俱见耽，尽以状对。耽乃状闻，请归其印，以赎燕死。上谊之，下诏，凡滑城死罪者皆免。（出沈亚之《冯燕传》）

京西店老人

唐韦行规自言：少时游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进。店有

老人方工作，谓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盗。”韦曰：“某留心弧矢，无所患也。”因行数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韦叱不应，连发矢中之，复不退。矢尽，韦惧奔焉。有顷，风雷总至，韦下马，负一大树，见空中有电光相逐，如鞞杖，势渐逼树稍，觉物纷纷坠其前。韦视之，乃木札也。须臾，积扎埋至膝。韦惊惧，投弓矢，仰空中乞命。拜数十，电光渐高而灭，风雷亦息。韦顾大树，枝干尽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见老人方箍桶。韦意其异人也，拜而且谢。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须知剑术。”引韦入后院，指鞍馱，言却领取，聊相试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韦请役力承事，不许；微露击剑事，韦也得一二焉。（出《酉阳杂俎》）

兰陵老人

唐黎干为京兆尹时，曲江涂龙祈雨，观者数千。黎至，独有老人植杖不避。干怒杖之，如击鞞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寻之。至兰陵里之南，入小门，大言曰：“我困辱甚，具汤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惧。因衣坏服，与坊卒至其处。时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阙，黎唯而趋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当十死。”老人惊曰：“谁引尹来此。”即牵上阶。黎知可以理夺，徐曰：“某为京尹，尹威稍损，则失官政。丈人埋形杂迹，非证惠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钓人以名，则非义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过。”乃具酒，设席于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语及养生，言约理辨。黎转敬惧。因曰：“老夫有一技，请为尹设。”遂入，良久，紫衣朱鬓，拥剑长短七口，舞于中厅。迭跃挥霍，攬光电激。或横若制帛，旋若规火。有短剑二尺余，时时及黎之衽，

黎叩头股栗。食顷，掷剑于地，如北斗状。顾黎曰：“向试尹胆气。”黎拜曰：“今日已后性命，丈人所赐，乞役左右。”老人曰：“尹骨相无道气，非可遽授，别日更相顾也。”揖黎而入。黎归，气色如病。临镜，方觉须剃落寸余。翌日复往，室已空矣。（出《酉阳杂俎》）

卢生

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猎史传，好道，常居名山。自言善缩锡，颇有师之者。后于楚州逆旅遇一卢生，意气相合，卢亦语及炉火。称唐族乃外氏，遂呼唐为舅。唐不能相舍，因邀同之南岳。卢亦言亲故在阳羨，将访之，今且贪舅山林之程也。中途，止一兰若。夜半，语笑方酣。卢曰：“知舅善缩锡，可以梗概论之。”唐笑曰：“某数十年重迹从师，只得此术，岂可轻道也？”卢复祈之不已。唐辞以师授有时日，可达岳中相传。卢因作色：“舅今夕须传，勿等闲也。”唐责之，某与公风马牛耳。不意盱眙相遇，实慕君子，何至驹卒不落也。”卢攘臂瞋目，盼之良久曰：“某刺客也，如不得，舅将死于此。”因怀中探乌韦囊，出匕首刃，势如偃月。执火前熨斗，削之如扎。唐恐惧具述。卢乃笑语唐曰：“几误杀舅。此术十得五六。”方谢曰：“某师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传黄白术者杀之。至添金缩锡，传者亦死。某久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在。唐自后遇道流，辄陈此事戒之。（出《酉阳杂俎》）

义侠

顷有仕人为畿尉，常任贼曹。有一贼系械，狱未具。此官

独坐厅上，忽告曰：“某非贼，颇非常辈。公若脱我之罪，奉报有日。”此公视状貌不群，词采挺拔。意已许之，佯为不诺。夜后，密呼狱吏放之，仍令狱卒逃窜。既明，狱中失囚，狱吏又走，府司谴罚而已。后官满，数年客游，亦甚羁旅。至一县，忽闻县令与所放囚姓名同。往谒之，令通姓字。此宰惊惧，遂出迎拜，即所放者也。因留厅中，与对榻而寝。欢洽旬余，其宰不入宅。忽一日归宅。此客遂如厕。厕与令宅，唯隔一墙。客于厕室，闻宰妻问曰：“公有何客，经于十日不入？”宰曰：“某得此人大恩，性命昔在他手，乃至今日，未知何报？”妻曰：“公岂不闻，大恩不报，何不看时机为？”令不语。久之乃曰：“君言是矣。”此客闻已，归告奴仆，乘马便走，衣服悉弃于厅中。至夜，已行五六十里，出县界，止宿村店。仆从但怪奔走，不知何故。此人歇定，乃言此贼负心之状。言讫吁嗟。奴仆悉涕泣之次，忽床下一人，持匕首出立。此客大惧。乃曰：“我义士也，宰使我来取君头，适闻说，方知此宰负心。不然，枉杀贤士。吾义不舍此人也。公且勿睡，少顷，与君取此宰头，以雪公冤。”此人怕惧愧谢，此客持剑出门如飞。二更已至，呼曰：“贼首至。”命火观之，乃令头也。剑客辞诀，不知所之。（出《原化记》）

卷第一百九十六 豪侠四

田彭郎

唐文宗皇帝尝宝白玉枕，德宗朝于阆国所贡，追琢奇巧，盖希代之宝。置寝殿帐中。一旦忽失所在。然禁卫清密，非恩渥嫔御莫有至者，珍玩罗列，他无所失。上惊骇移时，下诏于都城索贼。密谓枢近及左右广中尉曰：“此非外寇所入，盗当在禁掖。苟求之不获，且虞他变。一枕诚不足惜，卿等卫我皇宫，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环卫，自兹无用矣。”内宫惶栗谢罪，请以浹旬求捕。大悬金帛购之，略无寻究之迹。圣旨严切，收系者渐多，坊曲间里，靡不搜捕。有龙武二蕃将王敬弘尝蓄小仆，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无往不屈。敬弘曾与流辈于威远军会宴，有侍儿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请度曲。辞以乐器非妙，须常御者弹之。钟漏已传，取之不及，因起解带。小仆曰：“若要琵琶，顷刻可至。”敬弘曰：“禁鼓才动，军门已锁，寻常汝起不见，何见之谬也？”既而就饮数巡，小仆以绣囊将琵琶而至，座客欢笑。南军去左广，往复三十余里，入夜且无行伍，既而倏忽往来。敬弘惊异如失。时又搜捕严急，意以盗窃疑之。宴罢及明，遽归其第。引而问之曰：“使汝累年，不知矫捷如此。我闻世有侠士，汝莫是否？”小仆谢曰：“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川，顷年偶至京国，今欲却归乡里，有一事欲报恩。偷枕者早知姓名，三数日当令伏罪。敬弘曰：“如此事，即非等闲，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

贼在何许，可报司存掩获（明抄本存作府。获作捕）否？”小仆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廛军伍，行止不恒，勇力过人，且善超越。苟非便折其足，虽千兵万骑，亦将奔走。自兹再宿，候之于望仙门，伺便擒之必矣。将军随某观之，此事仍须秘密。是时涉旬无雨，向晓尘埃颇甚，车马腾践，跬步间人不相睹。膨郎与少年数辈，连臂将入军门，小仆执球杖击之，欻然已折左足。仰而窥曰：我偷枕来，不怕他人，唯惧于尔。既此相值，岂复多言。于是舁至左右军，一款而伏。上喜于得贼，又知获在禁旅，引膨郎临轩诘问，具陈常在营内往来。上曰：“此乃任侠之流，非常之窃盗。”内外囚系数百人，于是悉令原之。小仆初得膨郎，已告敬弘归蜀。寻之不可，但赏敬弘而已。（出《剧谈录》）

宣慈寺门子

宣慈寺门子不记姓氏，酌其人，义侠徒也。唐乾符二年，韦昭范登宏词科，昭范乃度支使杨严懿亲。及宴席帘幕器皿之类，假于计司，严复遣以使库供借。其年三月，宴于曲江亭子。供帐之盛，罕有伦拟。时进士同日有宴。都人观者甚众。饮兴方酣，俄睹一少年跨驴而至，骄悖之状，傍若无人。于是俯逼筵席，张目（明抄本“张目”作“长耳”）引颈及肩，复以巨垂柈筑佐酒。谑浪之词，所不能听。诸子骇愕之际，忽有于众中批其颊者，随手而堕。于是连加殴击，又夺所执垂，垂之百余。众皆致怒，瓦砾乱下，殆将毙矣。当此之际，紫云楼门轧然而开，有紫衣从人数辈驰告曰：“莫打。”传呼之声相续。又一中贵驱殿甚盛，驰马来救。复操垂迎击，中者无不面仆于地。敕使亦为所垂。既而奔马而反，左右从而俱入门，门亦随

闭而已。坐内甚忻愧，然不测其来，又虑事连宫禁，祸不旋踵，乃以缗钱束素，召行殴者讯之曰：“尔何人？与诸郎君阿谁有素？而能相为如此。”对曰：“某是宣慈寺门子，亦与诸郎君无素，第不平其下人无礼耳。”众皆嘉叹，悉以钱帛遗之。复相谓曰：“此人必须亡去，不然，当为擒矣。”后旬朔，坐中宾客多有假途宣慈寺门者，门子皆能识之，靡不加敬。竟不闻有追问之者。（出《摭言》）

李龟寿

唐晋公白敏中，宣宗朝再入相（上二句原作“唐晋公王铎禧宗朝再入相”。据《续谈助》知系“广记”纂修时所致。原文本作“外王父中书令普国公宣宗朝再启黄阁。”按指白敏中，改时误为王铎。今依事实文意复之）。不协比于权道，唯以公谅宰大政。四方有所请，碍于德行者，必固争不允。由是征镇忌焉。而志尚典籍，虽门施行马，庭列帛钟，而寻绎未尝倦。于永宁里第别构书斋，每退朝，独处其中，欣如也。居一日，将入斋，唯所爱卑脚犬花鹄从。既启扉，而花鹄连吠，衔公衣却行。叱去复至。既入阁，花鹄仰视，吠转急。公亦疑之，乃于匣中拔千金剑，按于膝上。向空祝曰：“若有异类阴物，可出相见。吾乃丈夫，岂惧于鼠辈而相逼耶？”言讫，歛有一物自梁间坠地，乃人也。朱鬢鬢，衣短后衣，色貌黝瘦。顿首再拜，唯曰死罪。公止之，且询其来及姓名。对曰：“李龟寿，卢龙塞人也。或有厚赂龟寿，令不利于公。龟寿感公之德，复为花鹄所惊，形不能匿。公若舍龟寿罪，愿以余生事公。”公谓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从都押衙傅存初录之。明日诘旦，有妇人至门，服装单急，曳履而抱持襁婴，请于阍曰：“

幸为我呼李龟寿。”龟寿出，乃妻也。且曰：“讶君稍迟，昨夜半自蓊来相寻。”及公（“公”原作“绎”，据《三水小牋》逸文改）薨，龟寿尽室亡去。（出《三水小牋》）

潘将军

京国豪士潘将军住光德坊（忘其名，众为潘鹞肆也），本家襄汉间。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壖。有僧乞食，留止累日，尽心檀施。僧归去，谓潘曰：“观尔形质器度，与众贾不同。至于妻孥，皆享厚福。”因以玉念珠一串留赠之，宝之不但通财，他后亦有官禄。既而迁贸数年，遂镕均陶郑。其后职居左广，列第于京师。常宝念珠，贮之以绣囊玉合。置道场内。每月朔则出而拜之。一旦开合启囊，已亡珠矣。然而缄封若旧，他物亦无所失。于是夺魄丧精，以为其家将破之兆。有主藏者，常识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因密话其事。超曰：“异哉，此非攘窃之盗也。某试为寻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曾过胜业坊北街。时春雨初霁，有三鬟女子，可年十七八。衣装褴褛，穿木屐，于道侧槐树下。值军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数丈。于是观者渐众。超独异焉。而止于胜业坊北门短曲，有母同居，盖以纫针为业。超时因以他事熟之，遂为舅甥。居室甚贫，与母同卧土榻，烟爨不动者，往往经于累日。或设肴羞，时有水陆珍异。吴中初进洞庭橘，恩赐宰臣外，京辇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赠超云：“有人于内中将出。”而禀性刚决，超意甚疑之。如此往来周岁矣。超一旦携酒食与之从容。徐谓曰：“舅有深诚，欲告外甥，未知何如？”因曰：“每感重恩，恨无所答。若力可施，必能赴汤蹈火。”超曰：“潘军失却玉念珠，不知知否？”微笑曰：“从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

密，又曰：“外甥忽见寻觅，厚备缯彩酬赠。”女子曰：“勿言于人，某偶与朋侪为戏，终却送还，因循未暇。舅来日诘旦，于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顷刻至矣。时寺门始开，塔户犹锁。谓超曰：“少顷仰观塔上，当有所见。”语讫而走，疾若飞鸟。忽于相轮上举手示超，欻然携珠而下曰：“便可将还，勿以财帛为意。”超送诣潘，具述其旨。因以金玉缯帛，密为之赠。明日访之，已空室矣。冯緘给事尝闻京师多任侠之徒。及为尹，密询左右。引（“引”原作“述”，据明抄本改）超具述其语。将军所说，与超符同。（出《剧谈录》）

贾人妻

唐余干县尉王立调选，佣居大宁里。文书有误，为主司驳放。资财荡尽，仆马丧失，穷悴颇甚，每丐食于佛祠。徒行晚归，偶与美妇人同路。或前或后依随。因诚意与言，气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谓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里，资用稍备。倘能从居乎？”立既悦其人，又幸其给，即曰：仆之厄塞，阂于沟渎，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焉，子又何以营生？”对曰：“妾素贾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内，尚有旧业。朝肆暮家，日赢钱三百，则可支矣。公授官之期尚未，出游之资且无，脱不见鄙，但同处以须冬集可矣。”立遂就焉。阅其家，丰俭得所。至于扃锁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则必先营办立之一日饌焉，及归，则又携米肉钱帛以付立。日未尝缺。立悯其勤劳，因令佣买仆隶。妇托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强也。周岁，产一子，唯日中再归为乳耳。凡与立居二载，忽一日夜归，意态惶惶，谓立曰：“妾有冤仇，痛缠肌骨，

为日深矣。伺便复仇，今乃得志。便须离京，公其努力。此居处，五百缗自置，契书在屏风中。室内资储，一以相奉。婴儿不能将去，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讫，收泪而别。立不可留止，则视其所携皮囊，乃人首耳。立甚惊愕。其人笑曰：“无多疑虑，事不相萦。”遂挈囊逾垣而去，身如飞鸟。立开门出送，则已不及矣。方徘徊于庭，遽闻却至。立迎门接俟，则曰：更乳婴儿，以豁离恨，就抚子。俄而复去，挥手而已。立回灯褰帐，小儿身首已离矣。立惶骇，达旦不寐。则以财帛买仆（“买仆”原作“仆买”，据明抄本改）乘，游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无所闻。其年立得官，即货鬻所居归任。尔后终莫知其音问也。（出《集异记》）

荆十三娘

唐进士赵中行家于温州，以豪侠为事。至苏州，旅舍支山禅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为亡夫设大祥斋。因慕赵，遂同载归扬州。赵以气义耗荆之财，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弟三十九有爱妓，妓之父母，夺与诸葛殷。李怅怅不已。时诸葛殷与吕用之幻惑太尉高骈，姿行威福。李慎祸，饮泣而已。偶话于荆娘，荆娘亦愤惋。谓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为郎仇之。旦请过江，于润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时待我。”李亦依之。至期，荆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归于李。复与赵同入浙中，不知所止。（出《北梦琐言》）

许寂

蜀许寂少年栖四明山，学易于晋徵君。一旦有夫妇偕诣山

居，携一壶酒。寂诘之，云：“今日离剡县。”寂曰：“道路甚遥，安得一日及此。”颇亦异之。然夫甚少，而妇容色过之，状貌毅然而寡默。其夕，以壶觞命许同酌。此丈夫出一拍板，遍以铜钉钉之。乃抗声高歌，悉是说剑之意，俄自臂间抽出两物，展而喝之，即两口剑。跃起，在寂头上盘旋交击，寂甚惊骇。寻而收匣之，饮毕就寝。迨晓，乃空榻也。至日中，复有一头陀僧来寻此夫妇。寂具道之。僧曰：“我亦其人也，道士能学之乎（时寂按道服也）？”寂辞曰：“少尚玄学，不愿为此。”其僧傲然而笑，乃取寂净水拭脚。徘徊间不见。尔后再于华阴遇之，始知其侠也。杜光庭自京入蜀，宿于梓潼厅。有一僧继至，县宰周某与之有旧，乃云：“今日自兴元来。”杜异之。明发，僧遂前去。宰谓杜曰：“此僧仍鹿卢躄，亦侠之类也。”诗僧齐己于浣山松下，亲遇一僧，于头指甲下抽出两口剑，跳跃凌空而去。（出《北梦琐言》）

丁秀才

朗州道士罗少微顷在茅山紫阳观寄泊。有丁秀才者亦同寓于观中，举动风味，无异常人，然不汲汲于仕进。盘桓数年，观主亦善遇之。冬之夜，霰雪方甚，二三道士围炉，有肥羜美酝之羞。丁曰：“致之何难。”时以为戏。俄见开户奋袂而去。至夜分，蒙雪而回，提一银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帅厨中物。由是惊讶欢笑，掷剑而舞，腾跃而去，莫知所往。唯银榼存焉。观主以状闻于县官。诗僧贯休侠客诗云：“黄昏风雨黑如磐，别我不知何处去。”得非江淮间曾聆此事而构思也。（出《北梦琐言》）

卷第一百九十七 博物

东文朔

汉武帝时，尝有独足鹤。人皆不知，以为怪异。东方朔奏曰：此山海经所谓毕方鸟也。验之果是。因敕廷臣皆习山海经。山海经伯翳所著，刘向编次作序。伯翳亦曰伯益。《书》曰：益典朕虞。盖随禹治水，取山海之异，遂成书。（出《尚书故实》）

刘向

贰负之臣曰危，与贰负杀契窬。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与发，系之山上，在关提西北，郭璞注云。汉宣帝使人发上郡磐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发反缚，械一足。以问，群臣莫知。刘向按此言之。宣帝大惊，由是人争学山海经矣。（出《山海经》）

胡综

胡综博物多识。吴孙权时，有掘地得铜匣长二尺七寸，以琉璃为盖，雕缕其上，得一白玉如意，所执处皆刻龙虎及蝉形。时莫能识其所由者。权以综多悉往事，使人问之。综云：“昔秦始皇东游，以金陵有天子气，乃改县名。并掘凿江湖，平诸

山阜，处处辄埋宝物，以当王土之气。事见于秦记，此盖是乎。
“众人咸叹其洽闻，而怅然自失。（出《综别传》）

张华

魏时，殿前钟忽大鸣，震惊省署。华曰：“此蜀铜山崩，故钟鸣应之也。”蜀寻上事，果云铜山崩。时日皆如华言。（出《小说》）

又

晋陆士衡尝饷张华，于时宾客盈座。华开器，便曰：“此龙肉也。”众虽素伏华博闻，然意未知信。华曰：“试以苦酒灌之，必有异。”试之，有五色光起。士衡乃穷其所由。鲋主曰：“家园中积茅下，得一白鱼，质状殊常，以作鲋过美，故以饷陆。（出《世说》）

又中朝时，有人畜铜澡盘，晨夕恒鸣如人扣。以白张华。华曰：“此盘与洛钟宫商相谐，宫中朝暮撞，故声相应。可鑪令轻，则韵乖，鸣自止也。”依言，即不复鸣。（出《小说》）

又武库内有雄雉，时人咸谓为怪。华云：“此蛇之所化也。”即使搜除库中，果见蛇蜕之皮。（出《小说》）

又吴郡临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无声。以问华。华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鱼形，扣之则鸣矣。”即从华言，声闻数十里。（出《小说》）

又惠帝时，有得一鸟毛长数丈。华见而叹曰：“此所谓海鳧毛。此毛出则天下土崩。”果如其言。（出《异苑》）

又洛中有一洞穴深不可测。有一妇人欲杀夫，谓夫曰：“未曾见此穴。”夫自过视之。至穴，妇推夫坠穴，至底，妇掷饭物，如欲祭之。此人当时颠坠恍惚，良久乃苏。得饭食之，气力稍强。周惶觅路，乃得一穴。匍匐从就，崎岖反侧。行数十里，穴小宽，亦有微明。遂得宽平广远之地。步行百余里，觉所践如尘，而闻粃米香，啗之芬美，过于充饥。即裹以为粮，缘穴行而食。此物既尽，复遇如泥者，味似向尘，又赍以去。所历幽远，里数难测。就明旷而食所赍尽，便入一都：郭郭修整，宫馆壮丽。台榭房宇，悉以金魄为饰。虽无日月，明逾三光。人皆长三丈，被羽衣，奏奇乐，非世所闻也。便告请求哀。长人语令前去，从命进道。凡遇如此者九处。最后所至，苦告饥馁。长人入，指中庭一大柏树，近百围，下有一羊，令跪捋羊须。初得一球，长人取之。次捋又取，后捋令啗食，即得疗饥。请问九处之名，求停不去。答曰：“君命不得停，还问张华当悉。”此人便复随穴而行，遂得出交郡。往还六七年间，即归洛，问华，以所得二物视之。华云：“如尘者是黄河龙涎；泥是昆山下泥；九处地仙名九馆；羊为痴龙；其初一珠，食之与天地等寿，次者延年，后者充饥而已。”（出《幽明录》）

又豫章有然石，以水灌之便热，用以烹煮，可使食成。热尽，下可以冷水灌之更热。如此无穷。世人贵其异，不能识其名。雷焕元康中入洛，乃赍以示华。华云：“此所谓‘然石’。”（出《异物志》）

又嵩高山北有大穴空，莫测其深。百姓岁时每游其上。晋初，尝有一人误坠穴中。同辈冀其倘不死，试投食于穴。坠者得之为粮，乃缘穴而行。可十许日，忽旷然见明。又有草屋一区，中有二人，对坐围棋，局下有一杯白饮。坠者告以饥渴。棋者曰：“可饮此。”坠者饮之，气力十倍。棋者曰：“汝欲停此不？”坠者曰：“不愿停。”棋者曰：“汝从西行数十步，有一井，其中多怪异，慎勿畏，但投身入中，当得出。若饥，即可取井中物食之。坠者如其言。井多蛟龙，然见坠者，辄避其路。坠者缘井而行。井中有物若青泥，坠者食之。了不复饥。可半年许，乃出蜀中。因归洛下，问张华。华曰：“此仙馆，所饮者玉浆，所食者龙穴石髓也。”（出《小说》）

束皙

晋武帝问尚书郎挚仲治：“三月三日曲水，其义何旨？”答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为怪，乃相推之水滨盥洗，因流以滥觞。曲水之义，盖起此也。”帝曰：“若如所谈，便非嘉事也。”尚书郎束皙进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请说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东流。又秦昭王三日上巳置酒河曲，见金人自渊而出，奉水心剑曰，今君制有西夏，乃秦霸诸侯。乃因此处立为曲水。二汉相沿，皆为盛业。”帝曰：“善。”赐金五十斤，而左迁仲治为阳城令。（出《续齐谐记》）

沈约

梁武帝多策事。因有贡径寸栗者，帝与沈约策栗事：帝得十余事，约得九事。及约出，人问今日何不胜？约曰：“此人忌前，不让必恐羞死。时又策锦被事。”（出《卢氏杂说》）

又天监五年，丹阳山南得瓦物，高五尺，围四尺，上锐下平，盖如盒焉。中得剑一，瓷具数十。时人莫识。沈约云：“此东夷孟也，葬则用之代棺。此制度卑小，则随当时矣。东夷死则坐葬之。”武帝服其博识。语在江右（明抄本“右”作“左”）杂事。（出《史系》）

虞世南

唐太宗令虞世南写列女传，屏风已装，未及求本，乃暗书之，一字无失。（出《国史异纂》）

又

太宗常出行，有司请载副书以从。帝曰：“不须，虞世南此行秘书也。”傅奕

唐贞观中，有婆罗门僧言得佛齿，所击前无坚物。于是士女奔凑，其外如市。傅奕方卧病，闻之。谓其子曰：“非佛齿。吾闻金刚石至坚，物莫能敌，唯羚羊角破之。汝可往试焉。”僧缄膝甚严，固求，良久乃见。出角叩之，应手而碎，观者乃止。今理珠玉者用之。（出国史异纂）

郝处俊

唐太宗问光禄卿韦某，须无脂肥羊肉充药。韦不知所从得，乃就侍中郝处俊宅问之。俊曰：“上好生，必不为此事。”乃进状自奏；其无脂肥羊肉，须五十口肥羊，一一对前杀之，其羊怖惧，破脂并入肉中。取最后一羊，则极肥而无脂也。上不忍为，乃止。赏处俊之博识也。（出《朝野僉载》）

孟诜

唐孟诜，平昌人也，父曜明经擢第，拜学官。诜少敏悟，博闻多奇，举世无与比。进士擢第，解褐长乐县尉，累迁凤阁舍人。时凤阁侍郎刘祎之卧疾，诜候问之，因留饭，以金碗贮酪。诜视之惊曰：“此药金，非石中所出者。”祎之曰：“主上见赐，当非假金。”诜曰：“药金仙方所资，不为假也。”祎之曰：“何以知之？”诜曰：“药金烧之，其上有五色气。”遽烧之，果然。祎之以闻。则天以其近臣，不当旁稽异术，左授台州司马，累迁同州刺史。每历官，多烦政，人吏殆不堪。薄其妻室，常曰，妻室可烹之以啖客。人多议之。（出《御史台记》）

唐文宗

唐文宗皇帝听政暇，博览群书。一日，延英顾问宰臣，毛诗云：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时宰相李珣、杨嗣复、陈夷行相顾未对。珣曰：“臣按尔雅，苹是藾萧。”上曰：“朕看毛诗疏，苹叶圆而花白，丛生野中，假非藾萧。”又一日问宰臣，古诗云：轻衫衬跳脱。跳脱是何物？宰臣未对。上曰：即今之腕钏也。《真诰》言，安姑有斫栗金跳脱，是臂饰。（出

《卢氏杂说》)

贾耽

唐贾耽好地理学。四方之使，乃是（明抄本“乃是”作“自乃”）蕃虏来者，而与之坐，问其土地山川之所终始。凡三十年，所闻既备，因撰海内华夷图。以问其郡人，皆得其实，事无虚词。（出《卢氏杂说》）

段成式

唐段成式词学博闻，精通三教；复强记，每披阅文字，虽千万言，一览略无遗漏。尝于私第凿一池，工人于土下获铁一片，怪其异质，遂持来献。成式命尺，周而量之，笑而不言。乃静一室，悬铁其室中之北壁。已而泥户，但开一牖方才数寸，亦絨鐫之。时与近亲辟牖窥之，则有金书两字，以报十二时也。其博识如此。（出《南楚新闻》）

又

成式多禽荒，其父文昌尝患之。复以年长，不加面斥其过，而请从事言之。幕客遂同诣学院，具述丞相之旨，亦唯唯逊谢而已，翌日，复猎于郊原，鹰犬倍多。既而诸从事各送兔一双，其书中徵引典故，无一事重叠者。从事辈愕然，多其晓其故实。于是齐诣文昌，各以书示之。文昌方知其子艺文该瞻。山简云：“吾年四十，不为家所知。”颇亦类似。（出《玉堂闲话》）

江陵书生

江陵南门之外，雍门之内，东垣下有小瓦堂室一所，高尺许，具体而微。询其州人，曰：“此息壤也。”鞠其由，曰：数百年前，此州忽为洪涛所漫，未没者三二版。州帅惶惧，不知所为。忽有人白之曰，洲之郊墅间，有一书生博读甚广，才智出人。请召询之。及召问之，此是息壤之地，在于南门。仆尝读息壤记云，禹湮洪水，兹有海眼。泛之无恒，禹乃镌石，造龙之宫室，置于穴中，以塞其水脉。后闻版筑此城，毁其旧制，是以有此怀襄之患。请掘而求之。果于东垣之下，掘数尺，得石宫室，皆已毁损。荆帅于是重葺，以厚壤培之。其洪水乃绝。今于其上又起屋宇，志其处所。旋以《息壤记》验之，不谬。（出《玉堂闲话》）